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五冊目次

名義考十二卷　（明）周祈撰　明萬曆十二年黄中色刻本	〇〇一
徐氏筆精八卷　（明）徐　撰　明崇禎五年邵捷春刻本	一一四
潛邱劄記六卷　（清）閻若璩撰　清乾隆九年閻學林眷西堂刻本	三二〇
風俗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　元大德九年無錫州學刻本	五五二
東坡先生志林十二卷　（宋）蘇軾撰　明鈔本	六二七

名義考十二卷

（明）周祈撰

明萬曆十二年黄中色刻本

名義考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周祈撰。祈，蘄州人。始末未詳。前有萬歷甲申劉如寵序，稱爲周大夫。又有萬歷癸未袁昌祚重刻序，稱其嘗爲民部郎。又稱其從幼時授經，至綰組擁軺。不知確爲何官也。其書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各因其名義而訓釋之。其有異同，則雜引諸書參互辨證。雖條目浩博，不無譌誤。如論月星則不知推步之術。論河源則全據傳聞之誤。論廣輪則不知周禮先有此文。論化日則不知潛夫論實無此語。論鮮卑以柳城爲柳州。論肉刑以漢文爲魏文。論箜篌爲琵琶。論杜甫詩竹根爲酒杯。如斯之類，牴牾恆有。然訂謬析疑，可取之處爲多。惟援引舊文，往往不著出典，不出明人著書之通病云爾。

刻名義考叙

當三代時。聖[illegible]開物[illegible]下。故士之殖學如初語嬰兒無論纖委。必加隲辨退而考其所由以資見聞。及積久貫通。出其中所素習者。輒有當於世用稱逢原矣。其後人文漸備。往往喜

緣習而樂簡便不復以探討爲功。而博雅之士始起而稱名當世。若吾夫子。其天縱而一貫者本何籍於楛矢萍實諸辨以示淵閎。而當世顧驚詡以是爲聖人。次則論黃熊誦祈招與騶牙貳負之對。學士大夫至遜謝而

豔稱之則博物之難足徵也。自詞賦科紕。而制舉顓用經術。其指歸類能不詭于聖途。乃有專守師說剽拾帖括以牟中有司之繩墨輒謷然溥旁綜者徒多而苦心。及遇所不知則輒以臆對而固諱其短。於是數下功令

士射策非淹貫者不得上澤宮及禮贊選盖維之而未易猝變也。余被

命典博士業每惟西土多賢茂而鮮學兼地僻無從購書以資所見聞適昭守周君持所著名義考質余。因請而授鋟焉。周君

在江黃間其父子兄弟俱以文學起家而君尤稱敦敏從幼時授經至綰組擁軺未嘗手釋卷曩守民部郎而余適同舍嘗過而論六籍沛若懸河數竦然心異之並觀所著考自象緯名物訓詁方言靡不詳析互證孅委

必具並非仕學並茂之符鏡哉世傳爾雅出於周時至郭璞始著嗣是而埤蒼踵起迄于宋而新都羅氏復作爾雅翼以廣其遺近代揚用修姝好古多著述而正揚乃頗爲忠臣夫訛闕固作者之時有也余稽古不及陳

君而君所著視用修氏頗加詳核可以希爾雅埤蒼之武而與之並傳士執經術間舉而游泳其間因所騭辨以蒐羅百氏不復以剽拾自喜庶幾哉可應功令矣若乃理足而神會彼其中且不知胡然而一貫胡然而逢

原也余何能言之是在自得

萬曆十一年癸未秋八月朔粤東袁昌祚叙

重刻名義考叙

名義考今吾蘄周大夫所著書也大夫圻剖崛起才名軋軋傾江漢既束帶為吏益砥志勵精勤勞民事所至轍樹疆埸績崇蔭在人合人人詠歌尸祝之迄於去後不衰也莫耶發硎迎刃支解故官舍多暇日得以其餘力涉經傳之浩瀚擷百氏之精華發為文章深醇爾雅翩翩追秦漢而比肩作者研精愽物細大苞舉不遺自鴻寶明訓以及丘里方言中間奧義僻旨惠龍所不可究詰承訛習礪巧曆所

莫能校讐者無不批郤導窾字訂句析曠若發蒙而洞若觀火者其冥搜苦心立覽獨見謂參萬歲一知其解可也聊手小扎謦乎大札珞珞琭琭恢恑合一大夫之緼籍深宏矣夫曲士繕性於俗學小智睫目於樯糠魚豕雷同燕郢塗戾其究足以眩國是而塗民耳目其關係世教非細也使人間世得覩是書則烱然晰象形於神鑑爟然照昏衢以巨燭雖三尺童子人不能揜之以疑倣而儆之以不知矣是烏可秘之為中郎秘寶而不

廣其傳乎不佞思與博雅之士共此琬琰故出諸巾笥付河内黄令君梓之令君嘉惠盛心功足與大夫相頡頏垂不朽乃不佞籍託餘光國亦大喜過望哉

萬曆十二年十月望後劉如寵書

名義考目録

天部 凡五十六條

天　七襄

房星非馬　烏兎

月星之光　北辰北斗

天一太一　紫微太微少微

台階　五星

二十八宿　牛女

启明長庚　星辰

中星　彗孛長

實沈次壬良星　參商

玄武　分野

薰風　光風化日

扶搖羊角　花信風

黄梅雨　太白

卷二 東隅桑榆　雪用瓊字

雹霰　雷

虹蜺　慶雲甘露

野馬白駒　玉燭醴泉

伏臘　木公金母

扶桑若木　祥瑞
月忌日忌　寒食
五行八卦　昧谷
土牛　納音
常儀占月　正朔
歲本　夜子時
百刻　更鼓
世　節令所起
百六陽九　反支往亡
耗磨刑禁　上戊

名義考卷之一

西楚　周祈
劉如寵
東莞　黄中色　刊

天部

天

蓋天其說出庖犧謂天形如蓋天運如轉磨日月實東行而天牵之以西沒宣夜殷氏之制無傳漢郗萌補其說謂日月五星浮生虚空之中七曜伏見無常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蓋天宣夜驗郗萌無象唯渾天儀自堯舜以来用之其言曰天形如鷄子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渾天圜貌儀即璣衡也今欽天銅儀其遺制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考靈曜注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日月五星右行不易之論也

七襄

大東之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即跂予望之之跂舉踵望也襄說文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箋謂自卯至酉更七次殊非

房星非馬

爾雅天駟房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房東方蒼龍宿龍為天馬故曰天駟非馬也龍也八尺以上馬之最良者故曰龍

非龍也馬也漢儒以馬祖為天駟星史記王良策馬車騎滿
野至有謂龍與馬交生良馬者皆謬也

烏兎

張衡靈憲曰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
者太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論衡曰烏日氣
也酉陽雜俎曰佛氏謂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蟾兎
地影空處水影也此可見烏兎乃日月積氣非實有烏兎也
地影之說恐未然日陽精全體渾融月陰魄猶少有相滓耳

月星之光

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施光水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
生於日所蔽東房云月與星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周髀之說無驗東房精蘊之且日既入矣厚地之下更於何
處照者雖月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斯言得之蓋月星
本自有光獨避日耳朔以後漸遠於日其光漸增故望日光
滿望以後漸近於日其光漸減故晦日明盡日入而星見日
出而星沒猶之月也日食時歷歷有星亦自可驗辟之人臣
在輦轂自藏戢漸遠則漸烜赫矣月食以與日同道相射遙
奪其光雖遠猶逝也

北辰北斗

北辰其星五即北極即中宮天極星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之常居也在紫微中北斗其星七春秋運斗樞云第
一天樞第二旋為魁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
搖光第一至第四為斗第五至第七為杓杓攜龍角衡殷南
斗魁枕參首二星自異又多以北斗為北辰爾雅疏亦誤杓
音標

天一太一

隋書天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
帝之神也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二書所
云不若宋均之說為得均曰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蓋天一
太一天極北極皆謂北辰星也北辰又謂之耀魄寶又謂之
昊天上帝漢祀太一正祀此星耳隋書分為二星非是天官
書太一之常居何也蓋北辰其星有五其一明者為太一之
常居太一猶天子其一明者猶闕庭也

紫微太微少微

紫微即紫宮天官書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
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晉天文志紫宮垣十五星
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晉志十五星兼陰德二星而言
太微一曰衡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庭宋均曰太微天帝南
宮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春秋緯太微為天德中
有五帝座五帝者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

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即五緯星也、座在太微垣中、本五帝座、而曰三光之庭者、幷言之也、五帝亦天帝也、五帝應五行、五行各有德、又曰天德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曰處士、

台階

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春秋元命包云、三台起文昌、抵大微、王公之位、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東方朔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階也、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

下星爲庶人、是台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徵驗皆繫焉、獨曰三公者、非也、能與台同

五星

東方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南方熒惑、三十三歲而周天、西方太白、八歲而周天、北方辰星、一歲而周天、中央塡星、二十八歲而周天、與日月右旋、謂之五緯、同舍爲合、異舍爲易行、有德者慶、亡德者殃、晉書志、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小兒歌舞嬉戲、太白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爲婦女、塡星爲老人婦女、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十二次、在天、東方七宿、其形龍、北方七宿、其形龜蛇、西方七宿、其形虎、南方七宿、其形朱鳥、龍虎南首而北尾、朱鳥龜蛇、西首而東尾、角亢、壽星也、房心尾、大辰也、亦曰大火、箕斗之間、析木也、即漢津、斗牛、星紀也、虛、玄枵也、又名顓頊之虛、又名北陸、室壁、娵訾也、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又名旄頭、又名西陸、觜參、實沈也、井鬼、鶉首也、柳、鶉火也、朱鳥之咮、翼軫、鶉尾也、日月之會、十一月在星紀、十二月玄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會而爲晦、晦而復蘇爲朔、咮音晝

牛女

焦林大斗紀、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牽牛一名河鼓、訛爲黃姑、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故、曰織女暫詣牽牛、此不過武丁一人之謬說耳、至今遂謂織女嫁牽牛、至有謂烏鵲塡河而渡織女、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何誣天之甚也、

启明長庚

启明長庚、二星也、李氏曰、启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夾漈鄭氏曰、启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

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郭璞云启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太白且庚又金屬故人謂長庚爲太白不疑也如李毋夢長庚字名由不知庚續也启明謂旦出長庚謂長續璞亦不免誤李氏以爲太白夾漈鄭氏以爲金水二星然太白辰星俱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又安得毋日東西見也或別是二星非金水

星辰

星陽之榮也萬物之精也辰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日月所會謂之辰謂之次謂之宿亦謂之房

中星

尚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月令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丑龍隤立春昏畢十度中[illegible]立春昴九度中其不同者何也鄭康成謂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月中故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書之中星常在後參昴又在壁前初朔之說亦未然南方七宿鶉火井爲鶉首其度廣參亦星在井度中故易見故書言鳥月令言弧中也心大火也與亢皆東方宿故書言火月令言亢也虛與牽牛皆北方宿昴與東壁皆西方宿故書言虛月令言牽牛書言昴月令言東壁或總言其全或各言其一其爲二十八宿應分至昏見於南方無弗同也至月令與曆不同者孔穎達以爲月令但舉其大畧若然則尚書亦是舉其大畧而劉歆何承天之徒視羲和又精詳矣恐如歲差乃有不同耳

孛字長 孛音逆字音僕

文穎曰孛字長三星其占畧同字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勃勃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也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三丈二丈大法孛彗多爲除舊布新大災長星多爲兵革爾雅彗星爲欃槍郭璞云彗亦謂之孛此說非 欃音[illegible]槍音

實沈次王良星

次有實沈在觜參間而實沈高辛氏子也星有王良在天駟旁而王良趙簡子時人也蓋星家因高辛氏使實沈主參故謂觜參爲實沈之次王良善御故謂天駟旁一星爲王良至傅說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與殷傅說不相蒙莊周謂傅說星爲殷相殊非謂傅說爲列星皆誤也

參商

至親不睦曰參商參參星也商商丘也昔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次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以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以主參曰參商者錯舉以見也亦有言參辰者經言辰夏亦得 晦音過

玄武

玄武天文北宮七宿也盖水之精天一所生者虛危以前其形蛇室壁其形龜居坎位曰玄有鱗介曰武又曰眞武祀玄武即郊祀黑帝之意乃設象散髮跣足身披鎧甲以象鱗介玄纛皂纛以應坎置龜蛇于前明其爲七宿非人也國朝崇祀太和山謂太和形勝惟玄武足以當之故曰武當有曰母某氏生於某代某年爲人天教主者妄也褻天甚矣纛音櫝

分野 分扶問切

古者封國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有土南而星北土東而星西反相屬者何耶先儒以爲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吳越同次者以同日受封也故自昔星家以歲之所在爲福歲之所衝爲災屢有明驗秦以後則一統矣疆域之廢置則又大不侔矣如之何皆驗也

薰風

舜南風歌南風之薰兮薰香草風何以謂之薰按薰蕙也即零陵香是蕙从惠薰从熏以零陵香其氣惠和可熏因名曰蕙曰薰也南風長養萬物有惠和熏蒸之義故得薰名莊子蕙然慈仁謂之君子義取此

光風化日

光風日出而風也爾雅日出而風爲暴夫日出陰消風日明穆故謂之光而曰暴者誤也化日化國之日也漢書論化國之日舒以長日有定晷惟民有餘力故覺其長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也晷音軌

扶搖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暴風相扶而動搖奔疾若犬走然即爾雅所謂猋也羊角旋風望之插天如羊角即爾雅所謂頹也又轉旋如焱輪之狀亦曰焱輪猋音標

花信風

東皐雜錄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絕楝今苦楝木三四月開花紅紫色其餘二十二花當是桃杏荼蘼之屬惜雜錄未具言也楝音練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前雨爲黃梅雨沾衣服皆敗涴埤雅云江湘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令人衣服四五月間爲濕氣所敗謂之上梅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楚辭顏黴黎以沮則梅雨上梅皆當作

黴，因雨當梅熟，遂譌為梅雨，至有迎梅送梅之說，又因梅雨譌為上梅，益謬矣。涚音卧浘音餒礎音楚黴音眉

太白

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洪範五行傳：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然太白八年而周天，周天不免過午，過午不能以巳未為界，不知星家當周天之年，論經天與否，如論是，則紀八年一見矣。

名義考卷之一終

名義考卷之二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充黃山色刊

天部

東隅桑榆

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謂晚也。東隅未有解者，隅當作嵎，即書所謂嵎夷，東方日出之地，故曰東嵎。謂晨也。異與赤眉戰，先敗於回谿，後破於澠池，言失之于前，收之於晚。回谿、澠池所戰地，俱在今河南府界外。

雲用瓊字

古人詠雲多用瓊字，樹瓊、枝瓊，瑤瓊皆誤也。如木華海賦「林挺瓊樹」，李商隱詩「已隨江令誇瓊樹」，瓊，赤玉也。二公且誤，況其他乎。

雹霰雹音薄霰音線

洪範五行傳：陰陽相脅而雹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霰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大戴禮：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說雹霰者莫辨乎此矣。

雷

說文：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明是陽氣激陰而出，故有聲奮

自地者陽欲升也鳴自天者陽欲降也激物乃其過甚然有雷斧雷楔沈括以斧乃銅鐵爲之楔乃石又有雷火揩又云内侍李舜舉家度上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漆器不焦灼一劍亦鎔劍室儼然乃知乃氣聚似斧楔似鐵石即隕星亦似石火乃陽極所也銀與劍鎔而漆器劍室存者何李舜舉家偶見若此耳此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及音起釦音口

虹蜺

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淮南子天二氣則成虹釋名純陽攻陰之氣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之淫氣皆不若詩註爲得詩註螮蝀陰氣所爲迫陽氣下而陰氣弗則爲雲而雨陰氣起而陽不應則爲虹故詩以喩淫奔俗名美人虹以此也螮蝀俱音帝蝀音東

慶雲甘露

爾雅疏云五色爲慶雲三色爲矞雲西京雜記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内青謂之矞雲晉中興書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雲五色者鮮三色二色者常有之松脂有誤以爲甘露者懸尊中華陰縣民以甘露降告縣有道人笑曰此木將槁故耳及春果不復榮槁音宰

野馬白駒

莊子野馬也塵埃也沈括云塵埃與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郭象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注白駒日景也是日氣謂之野馬日景謂之白駒駒與馬以疾馳上騰爲義野言其處白言其色耳

玉燭醴泉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謂四時和光明如玉燭時雨降潤澤如醴泉郭璞注道光照是矣所以致醴泉非不知璞意何以兩釋

伏臘

曆忌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二說似是而非曆家初伏在夏至後第三庚中伏第四庚末伏在立秋初庚則初伏中伏猶在季夏詩張晏曰臘明日爲初歲則臘在除日是非以金代火與以其行之終臘也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祭師古曰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不得升爲伏斯二言者近之矣伏臘皆祭名三戌三庚猶云上辛上戊齊德公六月初作伏祠以夏至後陰氣將起磔狗四門以禦蠱災謂之伏伏者藏也藏陰氣以抑陰也秦惠文王十二月初臘以冬至後陽氣初起報祭百神

謂之臘。臘者接也，接陽氣以扶陽也。皆謂人爲之，周以前無。
是也。曆家與張虎之說亦非。

木公金母

木東方生氣，有父道，故曰公；金西方成氣，有母道，故曰母。曰王公王母者，尊之也。有謂木公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皆稟命焉。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高然白首，石城金屋，穴居其中，在崑崙墟之北。又有謂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張子房拜東王公於道者，妄益甚矣。

扶桑若木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日所出處。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夫日所出入，最爲荒遠，桑曰扶，木曰若，亦以擬似言之耳。根幹花葉孰從而見之。取暘谷、虞淵等稱，亦不過因義立名，非若職方可考而知也。

祥瑞

說文，祥，福也；瑞，以玉爲信也。徐氏曰，天以人君有德，將錫之歷年，錫之五福，先出此以與之爲信也。如景星、慶雲、嘉禾、醴泉之類。然祥兼禍福而言，易注，禍福之祥，漢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書亳有祥，桑穀，將有大祥，吉以兆福，凶以兆禍，皆天之示信也，故曰祥瑞。今人槩以爲福，因說文誤也。俗謂禍淫曰造化，災厄曰星辰，不知造化星辰亦兼禍福二者。

月忌日忌

也俗以正五九月爲月忌，戒殺，不上官。佛家謂帝釋以大寶鏡於此三月照南贍部洲，察人善惡。或謂則今孟春毋覆巢，仲夏毋竭陂池，季秋寒氣將至，民皆入室，時令當然也。又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日忌，不出行，不營爲。陰陽家以此三日爲五鬼下界，爲飛廉小火。或謂此三日由河圖數之中宮五數，五爲君象，非臣庶所得用也。二家可不論，而五數亦何害於用耶。

寒食

荊楚歲時記，以去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是在仲春之末。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其亡月，每冬中禁一月寒食，是在仲冬。二說自異。今寒食在清明前，則是去冬至一百五日，非介子推亡月，而用子推事誤也。歲時記又以是日有疾風甚雨，風雨豈可必，亦是臆說。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禁火則寒食，鑽燧乃出火也。此正謂龍忌之禁。蓋龍星木位，春木行，心大火，火盛，故禁。周制則然，與介子推何與。仲春一月皆然，非獨去冬至一百五日之日也。

五行八卦

五行謂之行者，流行而不息也。八卦謂之卦者，掛萬象於上也。五行各有神以司之，卜者以配卦之六爻，蒼龍木神，朱鳥火神，白虎金神，玄武水神，勾陳土神，而又有螣蛇何也。玄武原有龜蛇二者，既分螣蛇，則玄武獨爲龜矣。勾陳麕頭龍身，天上神獸也。

昧谷

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謂日所入處冥昧之谷也。伏生尚書作眿谷，眿與昧同，古文今文之別耳。徐廣注堯紀以眿爲柳，曰柳谷，已譌矣。周禮縫人注云度西曰柳穀，從宅與谷而變易之，又愈譌矣。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附會有如此者。

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非立春日也。成都記，太平興國二年，縣司以土牛呈知府，就午門前，薦以香燈酒果。知府程給事曰：芒兒耕墾之人，不宜上廳，無祭先農之事也。今有司迎春造土牛芒神，至日於門外，酒果朝服以祭，祭畢搫而碎之，謂祭先農，似大簡，謂祭牛與芒兒，似太過，謂勸耕，不應反碎之以傷牛，謂爲勾芒，不應兼牛以慢神，失不自今，相襲之誤也。

納音

鬼谷子作納音，納者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木音三八，金音四九，土音五十，此生成之數也。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此干支之數也。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水與音假土則激，火與音假水則沸，土與音假火則烈，以干支之數合生成之數，感物助聲而音斯受矣。如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六十甲子皆然。其曰海中、爐中云者，以生旺衰墓爲義，如子屬水，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故曰海中金。丙丁屬火，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他可類推。

常儀占月 儀叶音俄

嫦娥始見淮南子，許慎、張衡又附會之，說者益紛紛矣。案史纙祖引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而所謂嫦娥，即常儀字之誤。儀叶音俄，詩曹惟是儀，樂且有儀，皆作俄音也。近滿增又引通鑑前編，常儀帝嚳之四妃，而人惑於帝妃之文，其辨是矣。然帝嚳後黃帝幾二百年，何得黃帝使占月，又爲

常儀也、蓋羲和古曆官、常儀與羲和等、故黄帝時有羲和、堯時亦有羲和、黄帝時有常儀、帝嚳時亦有常儀也、如善占月、故帝嚳使之、因謂之常儀與、

正朔

正不傳、疏云、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鷄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自漢武以來、皆以寅爲正、而朔不復論矣、今内延歳首朝賀、亦平旦、王國有司多在鷄鳴、是亦不同也、

歳本

胡汝嘉曰、天論則今夜子時即是來日、則今歳子月當爲來

歳、似亦有理、然曆家殺時以春爲首、本于告爲邦以夏正爲善、蓋子時之爲來日、以子、而寅月之爲來歳、亦以子、子爲一陽、日月皆更新焉、太陽每一日所行十二方隅、在子位爲子時、歷十二位而爲十二時也、每一歳遇躔十二星次、當玄枵之次、亦在子位、歷十二次而爲十二月也、胡汝嘉見不及此、

夜子時

夜子時謂本日夜子初初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刻、尚屬本日、正初以後四刻、則爲來日矣、如三月日夜子時立夏、則月將屬巳、日猶本日、立秋立冬皆然、十二月日夜子時立春、則太歳屬改歳、月將屬寅、日猶本日、其子時生人、不復論夜與否、皆以來日之日爲日、似有遺論也、

百刻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均分於十二時之中、爲初初正初也、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非、

更鼓

古者審時以刻漏、晝夜皆然、後用日晷與鼓、從簡便也、鼓謂之更者、率更官名、師古曰、掌刻漏、故曰率更、以漏籌更易爲義、更鼓舉義又祖此、

世

説文、三十年爲一世、又父子相代爲一世、大率父子相代三十年上下耳、佛家謂之劫、西來講説劫及道家謂之塵、一劫謂一千歳、郎君得道、尚隔兩塵、道家以塵埃視人代、佛則梵音不可曉也、又浩劫、廣雅宮殿大階級也、佛書浩劫因土造、今人誤以爲累世無窮之意、先某道德經鍊成浩劫、如一靈元、則又似以世爲言矣、

節令所起

正旦朝賀、始於漢制、朝賀儀元夜燈火、始於漢祠太一、社始於漢以仲春祠社、寒食始於周禁火、三月三始於鄭俗上巳

祓除，魏改用三日。清明墓祭，始於春秋時，有披髮於野而祭者。四月八，始於末[illegible]禪師浴佛。五日競渡，始於楚人拯屈原。伏日，始於秦作伏祠。六月六，始於宋以天書降詔為天貺節。七夕，始於成式丁言織女詣牽牛。中元，始於佛盂蘭盆供養。中秋翫月，始於唐明皇銀橋升月宮。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下元，始於道家謂是日水官詣天闕言事。冬至朝賀，始於魏儀亞於歲朝。臘日，始於劍之請祀，漢以後以運墓為臘無定日。臘八粥，始於佛家作五香粥灌佛。二十四，祭竈，始於陰子方以黃羊祠竈神。除日，始於周大儺。前歲一日擊鼓驅疫厲之鬼，謂之逐除，又闘草。昔人以端午，今在春月。青精飯，昔人以寒食，今在四月八。

百六陽九

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有九厄，陽厄五為旱，陰厄四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則前元之餘氣也，故凡[illegible]者。或曰世際陽九，或曰百六之會也。

亥支往亡

潛夫論注，亥支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亥支申酉朔二日，亥支午未朔三日，亥支辰巳朔四日，亥支寅卯朔五日，亥支子丑朔六日。亥支[illegible]見，云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是謂往亡，古以亥支日不受章奏，往亡日不利行師。

耗磨刑禁

正月十六日，流傳謂之耗磨日，官司不開庫。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釋氏謂之十齋日，官司不行刑。唐并正五九月。　國朝并立春以後秋分以前，皆為刑禁。

上戊

古者舉事，卜用上旬之日，如舜攝位告廟以正月上日，魯郊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之類。　國朝會典，祭社稷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先師孔子以春秋仲月上丁日。戊取義于土，丁取義于文明，非謂戊次于丁也。如仲月十日之丁祭孔子，則當以仲月一日之戊祭社稷，此不待辨而知。若柰何舉事者不察，每以十日之丁祭孔子，次日祭社稷，則是中戊矣，不惟于義未協，抑且于制有違，禮官曾未議及者，何也。

名義考卷之二終

名義考目錄

地部 九八十條

西戎	五服
河源	湖汐
九州道里不一	靈臺
宮殿	[illegible]樓屋
廣輪	[illegible]
辟雍泮宮	納陛
鼇山	[illegible]
三輔	[illegible]

甲第	[illegible]
象魏魏闕兩觀	囿
封	[illegible]
崑崙二赤縣二洞庭二九江三	
函丈方丈扶風	[illegible]
楚建都三郢名二	三楚二吳三晉三蔡
罘罳	華蓋座
蚩尾	鮮卑
[illegible]	街[illegible]
濫觴濫竽	[illegible]

州郡府縣	四牛雙
僑門	康衢擊壤
端門掖門五鳳樓	[illegible]
建瓴	醜虜汙邪
[illegible]	[illegible]卯
白屋衙門	三户
黃鶴樓	沙堤大城
草莽市井	揭涉厲
地上[illegible]	[illegible]
紫微堂	[illegible]集

阡陌	東南西北音義
鄉鄙	古南衙
臨學有三義	井幹
杷巴	銅柱
籍田	行馬
[illegible]	帶礪
胥濤	江黃
瀚海	古今地名不同
雷首	龍門呂梁
辨先儒江漢經文之誤	弱水黑水

三危　舜陵

陝方岳

滄浪蒼梧鳴條熊耳各二

鹵莽滅裂

荊蠻

東陵

名義考卷之三

西楚　周祈　著
劉如寵　校
東兗　黄中色　刊

地部

兩戒

天地山河之[illegible]存乎兩戒北戒則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西至于大華北抵常山乃西循塞垣至于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則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illegible]太山[illegible]南踰江漢乃東循嶺徼而至于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經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illegible]謂之北河又自南紀之首南與地脉相會分而東流與江漢淮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此方輿之大凡也

五服

禹貢五服之制九州方五千里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局猶不出禹貢之域何也禹貢東漸於海東萊之海也漢則遼東之[illegible]之流沙也漢則敦煌之流沙禹貢朔止乎[illegible]南止衡陽漢則盡日南名雖殊而實則不[illegible]之說非也此自武帝開拓時如此高惠文景之時南北才五千里東西猶不及且禹之五服雖東西南為然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僅二

服而巳、

河源

河源諸書所載不一、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云陽紆之山馮夷所居是為河宗、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大山上有大利水即崑崙山、漢書載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皆未有能究其實者、惟元潘昂霄志、謂世祖欲城河源遣都實窮其地、還云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不勝人跡、視若列星名火敦腦兒東騖成川名赤賓、又水西南來名亦

里出、又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俱與赤賓會、其流浸大水清人可涉、又分九派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自此以往、其深叵測流經亦耳麻不剌山、其山最高雪冬夏不消、自河源至此可三十餘日程、又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自亦耳麻不剌至此亦三十餘日程、又四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始入漢地、火敦腦兒漢言星宿、赤賓漢言黃河、亦耳麻不剌漢言崑崙也、朶甘思舊元與地都實為吐蕃招討使、昂霄聞之都實弟闊闊其言當不妄也、宗懍歲時記謂張騫使大夏窮河源至一處見織女牽牛、審止歷大宛月氏等國、即崑崙亦未至況河源乎、河與天漢通亦門氣言之耳牛女果安在也、慄無異病瘧然、博物志乘槎之說亦謬、泑音有泓音翁洳音闊叵音頗剌音辣氏音支瘧音沽

潮汐

漢東方伯聚謝任、圖說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朒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當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此天地之至信而古今不易

考也、其說頗備、朓音挑朒音衂朏音斐、

九州道里不一

冀州九州道里廣狹懸殊、兗州徐州相去僅能千里、豫州千里而近、青州千里而遙、梁州二千里而近、荊州二千里而遙、揚州相距六千里、雍州梁州竄數千里、是何也、徐兗豫在淮河沛濟之間、田可井授為中原要區、故其地狹、荊揚在淮海以南、梁雍在西劍以西、江湖洮灘嶠重複而又僻在邊陬、故其地廣、惟青冀為適中也、

子055-020

堂室

今人以正寢爲堂燕寢爲室殊非。堂蓋正寢前露臺也爾雅堂上爲屋室也爾雅古者爲室百年以前虛之謂之室十以後實之謂之室。堂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若以爲正寢堂豈高九尺三尺耶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爾雅所謂爲室也弗肯堂弗肯虛之也構肯構弗肯實之也虛謂築土實謂架木他如晉語謂廉遠地則堂高末客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鄭本謂張孟京東平長者坐不闚堂淮南書高祐校列坐堂者皆以前虛者爲堂也

宮殿

宮非寢室也墻也殿非正朝之室也亦猶堂也昔君爲廬宮之儒何注宮墻垣也墉堞依墻而生故名守宮不得其門而入者曰宮墻外望宮之爲墻可知已蒼頡篇殿大堂也廣雅云其制有經左城右平平以文甎相亞次城者爲階級足殿與堂同但有大小耳即今所謂二壇者也詩殿天子之邦馬融殿後軍我取此殿之爲堂可知已古儒有一畝之宮演黃霸令計吏條對有舉孝子先上殿宮殿又通上下言之秦以後始爲至尊之稱師古曰屋之高嚴者通呼爲殿周禮六宮注婦人稱寢曰宮則謂宮爲寢室謂殿爲正朝之室者亦有自來矣甎音磚甎與磚同

墻壁

墻非止爲垣壁非止爲室禮大記注帷墻謂帷孔子開居君子墻謂卻就後屏論語蕭墻謂門屏墻垣墻畫晏謂柳衣宋考父稍墻謂幽側之處周禮夫屋謂三夫田三百畝請直屋謂大俎禮大記畢塗屋謂輤攢漢紀黃屋謂天子車蓋漢書崇其巾爲屋謂幘收雜記素錦以爲屋謂小帳顏叔子墻屋以繼謂飼馬具輪音春檽音速

廣輪

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橫量曰廣從量曰輪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輪又謂之袤又謂之運袤音茂

旁午

旁午霍光傳注分布也韻書交橫也按午居正陽位縱也旁則橫矣旁午猶縱橫之意

辟雍泮宮

詩靈臺篇辟雍中言鳥獸足蟲文王有聲篇辟雍言築城作豐魯泮宮言雀覡淮夷皆無預學校漢儒謂辟雍辟作璧爲圓水天子之學泮宮爲半水諸侯之學辟雍亦曰撤遺曰辟雍非學也戴埴鼠璞曰泮宮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亦非學也辟君也雍和也凡天子饗飲曰辟雍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廟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

門之學曰大學取其水圜璧曰辟雍圜璧之說雖非而清廟太廟明堂大學辟雍則同處異名爲甚明也明堂以朝諸侯猶今皇極殿清廟太廟以祭祀猶今太廟太學辟雍以承師問道猶今文華殿戊均上庠東序瞽宗則四門之學也泮宮水名借本作離宮于其上落成之際詩人頌之欲于此而服遠狄文深貴與宣王考室之詩同意頖音泮

納陛

工幼學謂納陛爲從中階而升孟康以鑿殿基際爲陛二說皆非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如今官府升堂有自檐而升者有自階而升者納陛亦自檐之意故曰納之霤下霤音溜

鼇山

列子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後人所稱鼇山出此按鼇海中大鼈豈能負山龍伯雖大亦人耳大抵莊列之言多類此

南北盛衰

天下之大勢兩漢以前皆盛於北魏晉猶然隋唐以下莫盛於南宋猶然元則南北俱衰　國朝則南北俱盛矣雖分天下爲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爲九州北居其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户南二百萬户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彼漢晉時之名家在北且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爲重江湖川廣爲輕不知地與當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爲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南居十七北居十二照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户北五百餘萬户亦僅天下四之一鄉州多僑移於瀛關元所謂盖乃在燕趙秦晉河湟是直遊之耶元則舉天下而混一之固不足道也今南北郡縣相埒人才不殊財賦雖仰給於東南可謂並盛矣埒音劣

三輔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輔翊京師扶風言扶助天子風教皆漢武所置秦有內史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左馮翊左內史也右扶風右內史也京兆今西安府左馮翊今同州右扶風今鳳翔府馮音平

空桑漢書

空桑山名在兗北一云在陳留南一十五里一云在魯南山之空竇中雅辭踰空桑号從女考玄冥于空桑郊祀志空桑琴瑟結從成于寶三月記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

伊尹生於空桑、正此地、列子謂伊尹母視臼水出而東走、身化爲空桑、尚書大傳謂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夫李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皆不經也、漢壽本葭萌縣地、蜀先主置漢壽縣、今保寧之廣元、關羽之封地也、漢制有縣侯、如蕭何酇侯、有鄉侯、如鄭衆鄛鄉侯、有亭侯、如靈帝解瀆亭侯之子、晉封孔子二十三代孫羨爲奉聖亭侯、或以壽亭爲食邑、漢爲國號、誤也、

甲第

漢爲諸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第北室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第非通稱也、武帝爲霍光治第、遂以第爲室、羊祜與從子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遂以第爲通稱、田蚡治宅甲諸第、遂有甲第之稱、唐設甲乙科、射策中者謂之高第、亦謂之甲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又有及第之日、是科目亦謂之甲第、又物品高者謂之上第、漢書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黃、

譙樓

陳勝傳、戰譙門中、馬遂傳、設二門爲譙樓、顏師古曰、門上爲高樓以望曰譙、廣韻譙樓之別稱、古者爲樓以望敵陣、兵列於其間、下爲門、上爲樓、或曰譙門、或曰譙樓也、是譙有望意、俗以觀視爲譙、非、徐無黨稱魏有麗譙、說者謂美麗而嶕嶢、則嶕當从山、又俗謂門樓曰巢門、巢與譙聲相近、巢譙之訛也、一說若巢然、

象魏兩觀

古者宮庭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圓下方、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門在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法象也、魏其狀巍然高大也、以其記列教令、謂之冀闕、冀其記也、闕中央闕然也、以其使民觀之、謂之觀、雙植謂之兩觀、名雖殊、其實一也、猶今午門然、

國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商則二千餘國、周則千八百國、說者以是爲夏商之衰、諸侯轉相吞滅、固然、然帝五服才五千里、以萬國分之、每服得國二千、每國得半里、不應如是之小也、曰萬國、衆言之耳、商建國無考、周地方千里爲縣、百爲郡、四百是得國五百、五服得國二千五百、曰千八百者、或先後盈縮不同也、三代以來之國、則秦以後之縣、

封

古者墓而不墳、墳土起也、亦謂之封、封土隆起也、檀弓若堂若防、若覆夏屋、若斧、皆封之形也、四周而平曰堂、長而如隄曰防、如大俎而垂曰覆夏屋、灰而上銳曰斧、亦曰馬鬣、今亦

多類是、

朝陽夕陽 朝音潮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日暮之謂也、亦猶古者諸侯見天子旦見曰朝、暮見曰夕、云耳、朝日夕月之朝、亦讀作潮音、詩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正謂山東西也、張華有鳳鳴朝陽之說、始指爲曉日、而謂夕陽爲落日者、自昔詩人盖紛紛矣、

崑崙二、赤壁二、洞庭二、九江三、

水經阿耨達山、一名崑崙、恒水出其南、此河源之崑崙也、禹貢雍州崑崙所叙、此酒泉西南之崑崙也、魏志赤壁初戰

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對之赤壁、今謂在黄州者也、綱目冬十二月劉曜自立於赤壁、此趙城霍山西南流之赤壁水名也、北夢瑣言湘江蜀江溢爲洞庭、此岳陽樓之洞庭也、揚州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此姑蘇之洞庭也、禹貢九江孔殷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九水、即岳陽洞庭、亦曰九江也、一統志秦屬名郡置楚郡、漢初爲九江郡、今壽州也、太康地志湖漢九水入彭蠡澤、白蚌烏靡畎源廩提菌九江、今九江府也、

函丈方丈杖函、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爲丈、謂席間之地、可容十尺也、

壽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曲禮伊耆氏共杖函、函匣也、以函藏杖也、

青瑣白間

漢書給事黄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何晏賦皎皎白間、纚纚列錢、張說注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皆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兜籠者、刻鏤爲之、猶文本注

是白間即今菱花窓、隔文如列錢、自生虚白、非所以白塗爲錢文也、鏤音漏 槅音格

楚建都三稱名二

鬻熊重黎之後、爲周文武師、成王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其地枝江、即郢都也、今荊州府、歷三十餘世、秦白起拔郢、頃襄王徙陳、今陳州、才三十餘年、秦日加兵、考烈王徙壽春、今壽州、又十餘年、秦虜負芻而楚亡矣、春秋莊公以前皆稱荊、僖公以後皆稱楚、蓋荊楚一木、或稱荊或稱楚、故人於楚國或稱楚或稱荊也、春秋亦是據當時人所稱而云、然謂成頵始稱楚、非、又謂考烈王名楚、改稱荊、亦非、頵音均

三楚三吳三晉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魏斯趙籍韓虔三晉也章邯司馬欣董翳三秦也

罘罳 罘音浮罳音思

罘罳博雅謂之屏顏師古曰連闕曲閣也二說皆當疑之求之字義亦不合今宮殿檐栱之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初疑即此亦未是後見宴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此即罘罳之遺制唐蘇鶚曰罘罳从网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盖宮殿檐戶之間也唐文宗甘

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溫庭筠上陽武帝書罘罳盡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从网又豈可裂斷可捲耶釋文謂事復思之說爲尤謬 网作四與網同

華盖座

華盖本星名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古者天子所坐曰華盖之座取象於天也沈侍中以華後曲盖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此華盖之制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上有五色雲氣止於帝所因作華盖非 筤音郎

蚩尾 蚩音笞

僕游錄漢以宮殿多火災術士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於屋以禳之類要曰東海有魚似鴟噴浪即降雨唐以來設其象於屋脊蘇氏演義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以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僕游錄所謂魚尾即蚩尾類要所謂有魚似鴟亦即蚩訛爲鴟也程園雜記螭吻形似獸立於屋角上又訛爲螭又云蟠蛭似龍龍魚亦似龍皆立於屋上者今殿庭曰蚴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蚩也殿庭爲龍形衙舍爲獸形或爲魚形以別于宮殿皆以意爲之非其本則然也

鮮卑

鮮卑東胡之支依鮮卑山爲號在柳州界又楚辭小胥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滾帶頭也言好女之狀胥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鮮卑一爲東胡號一爲滾帶頭或是帶出于東胡因以得名云

名義考卷之三終

名義考卷之四

西楚周祈 劉如寵 校

東莞 黃中色 刊

地部

菑畬（菑音淄 畬音予）

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鄭與爾雅小異、鄭說是也、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畬漸和柔也、新謂已成田尚新也、四歲則田矣、

街階裓（裓音皆）

街四通道也、今街衢之街、階陛也、今階級之階、裓磚道也、周禮考工記堂涂注若今令甓裓、令之磚砌地也、令與瓴同、爾雅瓴甋謂之甓、

濫觴濫竽

家語江出岷山、源可濫觴、言其初尚微也、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言非據也、

陽溝

中華古今注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觝觸也、二說皆非、楊當作陽、陰溝水入地潛行、陽溝水出地顯行、見不見之別耳、

州郡府縣

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九州、州之名始見、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縣之名始見、周改郡為州、改大州為府、府縣之名始見、人皇氏之九州、即堯之十二州、秦之三十六郡、兩漢之十三州、唐之十道、宋之二十三路、今之十三布政司也、周制千里百縣、百里之國也、縣有四郡、不能五十里之國也、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又損益於其中、秦以後其制益歷、今之府由漢以來之郡之州也、今之縣由秦以來之縣也、其廣狹大小代有不同耳、

四十雙

金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雲南雜志夷人耕者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約有中原四畝地、蓋一日二牛謂之雙、地則四畝、今粵西計田以工、一工言一人可耕耘也、大率三工為一畝、

衙門

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故有建牙之稱、見魏孫權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視其所向、又立於帳前、謂之牙門、公孫瓚傳後其牙門是也、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遂謂正朝為正衙、後通謂官府為衙門、乃牙門之訛、不知何始、官寺日再視事、謂之旅衙、丁文果射覆為蒨華維無官職、一日兩衙是也、藴

康衢擊壤

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東萊所謂康莊之衢風土記擊壤以木爲之長一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爲戲分部以擿摶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爲上擿音直

端門掖門五鳳樓

端門見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掖門見成帝紀服虔曰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五鳳樓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建周翰所謂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者也

濡須沙羨 須音需 羨音夷

濡須水名在今巢縣南一名天河水須从水俗从彡是須臾之須矣沙羨邑名即今江夏地羨近知切今讀作延面切是欲羨之羨矣形聲少差其義迥別彡音衫

建瓴 建音蹇

史記高屋之上建瓴水注瓴盛水瓶建翻水也顏師古覆也瓴水於高屋之上其下注之勢順也

甌窶汙邪 窶音樓

甌窶偏側之地汙邪下地也滑稽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謂偏側汙下之地皆生五穀蕃熟與車皆滿也

扶根橛 扶音迭

爾雅扶謂之閾根謂之楔橛謂之闑郭璞云閾門限也樴門兩旁木櫬門闑孫炎云門限謂門下横木爲内外之限今亦謂之門限其制有三有一定者今宮府及南人門多用之有起落者有不設者蓋古者多乘車入門必脫限根門兩旁斜柱兩木中爲容以受限耑以便起落也橛門中所豎短木以礙扉此不設限者也二者今驛舍城門及北人門多用之是門限謂之扶曲禮云不履閾是也門兩旁斜木謂之根玉藻大夫中根與闑之間是也門中橛爲闑玉藻君入門介拂闑是也限音欵

榫卯 榫音筍

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榫卯也榫用脊謂榫卯當作篹按篹所以懸鍾鼓者横曰簨卯固當作牡榫亦當作牝蓋牡與卯牝與榫聲相近遂譌也又音雖有榫字只是俗書蓋枘以入鑿其象牡鑿以受枘其象牝今俗猶云公母榫枘音鋭

白屋衡門

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衡門横一木爲門也巖穴之士其居如此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韋昭謂三戶楚三大姓屈景

昭左傳以界翔師於三戶杜預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三戶當是地名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括地志漳水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後項羽渡三戶破章邯軍邯降秦遂亡南公六國時人善讖緯知秦亡必於三戶也昭說雖通非南公術數曰雖者設爲疑辭不顯言也相州今彰德府滏陽縣今磁州

黃鶴樓

黃鶴樓在今武昌唐圖經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張南軒云黃鶴以山得名今黃鶴樓側有山名黃鵠南軒說是也按說文崔豹曰鵠多白色者鴻索隱曰鴻鵠是一鳥若鳳

凰然則鵠鳳類也或稱鵠或稱白或稱黃恐皆與白色相近鴻大也司馬注鵠者鴻鵠小鳥難中者也非屬鴻鵠鵠也鳥之知來者今靈鵲是鴻鵠爲小則鴻鵠爲大矣既以山得名何又云鶴蓋鵠不常有人鮮的識後人因易以鶴圖經妄託之費文禕也鴻鵠後人又妄作乾鵲乾音干

沙堤火城

唐故事凡拜相者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李肇國史補每大朝會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衆皆滅燭以避之唐宋相如此今亦無矣

草莽市井

杜預曰草生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一說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

揭涉厲

爾雅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蓋水淺自膝以下攝衣而渡曰揭差深自膝以上徒行而渡曰涉若深至衣帶以上以衣而渡曰厲攝衣之衣謂裳以衣之衣謂褌也徒行不止攝裳又不必用褌也厲本作濿

圯上脽上 圯音移脽音誰

漢張良傳良游下邳圯上遇老父墮履圯下趙人謂橋爲圯李由詩我來圯橋下懷古欽英風既曰圯又曰橋複矣由誤讀圯爲圯族之圯猶云敗橋不知圯上之圯从巳矣之巳左無缺圯族之圯从人已之已左缺文微不同漢武紀祭后土汾脽上師古曰脽以形高起如人尻脽嘗考鄈河東臨汾地濱祭后土處彼土呼鄈爲誰訛爲脽師古不知而以尻脽釋之鄈在河東岸長四五里廣一里高十餘丈安得似尻脽也圯音夷尻音敲鄈音葵

鴛鴦尾

唐人鴛鴦詩敗霧盡迷宋殿尾魏武帝夢殿上雙瓦落地化

爲鴛鴦以問周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已而果然則鴛鴦
死不惟不吉特文帝所夢則然耳安得謂死爲鴛鴦乎至詠
鴛鴦用死尤爲不通

紫微堂

今藩司堂扁有曰紫微堂者其義不可曉意必因元人行中
書省之故也唐開元間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以中書令掌佐
天子執大政有藩臣宣衛之義取象于紫微星斯微乃微顯
之微今扁者作薇藿之薇殊未考也

虛集

古謂市曰虛曰集集聚也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故謂之集方市則集市罷則虛故謂之虛柳
宗元云虛所賣之[illegible]來趂虛市以易鹽峒[illegible]詩綠荷包飯赴
虛人作墟者誤也況虛本从丠乎丠古丘字

開阡陌

顏師古謂阡陌是商鞅所開朱子謂阡陌之外有地商鞅却
破開了使成田更不要齊整二說恐非先王井田之制阡是
洫上之路陌是遂上之塗有井田便有阡陌豈得是鞅所開
又豈得是鞅破開了若云阡陌之外破開成田則此阡陌尚
存井田猶未廢蓋開猶除也開除阡陌并其經界而去之也
正是廢井田

東南西北音義

東春方又音當丁陳于聲也南夏方又音泥諵以雅以南樂
舞也西秋方又音先漢郊祀歌白集西遐方也北冬方又音
佩書分北三苗分異之也[illegible]十年注戰不逐北敗也

酇鄘　酇音[illegible]鄘音[illegible]

酇則旦切鄘才何切沛郡之縣名酇屬南陽蕭何初以封蕭
何酇屬沛郡後續何之子地本不同字亦各異後漢酇又
才何切鄘亦作酇師古曰酇何子孫所封鄘蕭何初封邑
是二字本同音而亦可互用耶此其必不然也何初封本南
陽之酇非才何切續封則沛郡之鄘亦不可作酇音而乃有誤
者何也蓋其後以初封本酇後雖改封鄘仍稱酇也猶楚初
封郢後徙於壽春仍稱郢也然則郢亦可[illegible]女救二切
陳與壽亦可作郢耶

古南衙

今開封府稱古南衙不知其義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漢
以宮城之東西之南曰南司之南衙五代謂之殿前司宋以
殿前都檢點受周禪都汴梁今開封府治或即宋殿前司治
所猶襲唐南衙之名也

盬字有三義　盬音古

[illegible]其曰食既[illegible]猶頗用盬盬注盬盬池　[illegible]注不

堅固也周禮盬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謂盬鹽不練治也詩禮注謂盬爲不堅固不練治食貨注謂盬鹽爲盬池二說似異然盬池練治後成鹽其爲盬也雖壞出水即成鹽其爲盬也易壞其理一也予又思左傳盬麥字伏已而盬其腦注盬㗱也㗱啖也盬可啖故謂啖爲盬字義固有不同者其因此生彼者甚衆如殿大堂也有鎭意故謂軍後曰殿廉堂垂也有分辨意故謂不苟取曰廉初讀若判然不相蒙細思理實相通也㗱音匝啖音淡

井幹 幹音寒

漢書武帝立井幹之樓師古曰井幹樓名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

按井幹若上木欄其形四角或八角師古曰積木而高於樓若井幹之形司馬曰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之闕下如井幹之狀

杝巴 杝與籬同

通俗文柴垣曰杝木垣曰柵柵音土意以竹爲之籬織者謂之巴飛杝杝本作籬釋名以柴爲之疏離離然爾雅樊注也郭璞云藩籬也

銅柱

銅柱二一在交趾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反光武拜馬援爲伏波將軍討平之標二柱爲漢之極西界一在辰州府城西北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于楚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

耤田 耤音藉

耤田多作藉風俗通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从艸作藉字與訓皆非也國語宣王不耤於千畝月令藏帝耤於神倉从耒昔聲作耤按玉篇鋤耤也天子親耕有事於鋤故曰耤田盧植曰耤耕也引左傳鄅人耤耕意雖得而字不免於誤一曰耤蹈耤也謂天子親蹈之也亦通王制古者公田耤而不稅孟子助者耤也則當从艸作藉

行馬

今制朝門及公府以衡木爲斜好別以木交錯穿之樹于門外俗謂鹿角叉即古之行馬也魏文帝拜楊彪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卒武置掾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行馬即周禮所謂梐枑也夫本以禁馬曰行馬者反言之也今言者謂禁百官馬不得入柞內梐枑疾各切欄也又陟格切除草也並非行馬之義亦非鋤駕切若謂爲遮欄則當用簿字梐胡挂切梐木不入也

澧灃 灃音風澧音禮

澧灃二水名灃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周都酆以灃水得名通作豐詩維豐之垣書王來自商至于豐灃字从水

豐聲，豐从兩丰从山从豆。灃水出衡山，乃江沅之別流，今岳之灃州以灃水得名。書東至于灃，從豊省灃，余偶于灃浦灃字从水豊聲，豊从兩丰从山从豆，文本相似，但其中一从山，一从山耳，豊隸从豊，以豊同豊誤。山音欽。

帶礪

漢功臣誓曰：黃河若帶，泰山若礪。謂河竭若衣帶，山沏如礪石，猶岸為谷，谷為陵之意，俗云海枯石爛也。

胥濤

嗁安吳王既賜子胥死，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或有見其乘素車白馬在潮頭者，虞喜補

謂胥非致怒配濤，作神從布文云伍胥神不滅，玄貞子云濤之靈曰江胥，皆以濤于胥為之也。論衡雖辨其妄，以子胥彭越不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似亦不必以此為證。吳越之中，惟江濤最雄，擁如山岳，奮如雷霆，山海經以為海鰌出入穴層，書以為神龍變化，猶臨安志以為子胥揚波也。素車白馬亦猶李賀所謂連山噴雪耳，或當時為是說以懼吳王，後遂妄傳之也。

江黃

江黃人多以為今九江黃州，不知非也。江，春秋時國名，漢改為陽安縣，晉省，故城在今息縣西南二十里。黃，古黃子國，滅初屬汝南，後屬弋陽郡，省，故城在今光州西一十二里。

瀚海

博物志：四海之外皆復有海，南海之外有漲海，北海之外有瀚海，是以瀚海與漲海等皆水也。不知瀚海在大州柳城東北，地皆沙磧，若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夷人呼為瀚海。塞史云：瀚海沙深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以沙飛若浪，人馬相失若沉，視猶海然，非真瀦晦之海也。

古今地名不同

古今地名不同者甚衆，姑舉一二顯著者。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今保安州涿鹿山，非涿州。舜耕於歷山，今蒲州南有歷

山，非濟南歷城。禹避舜之子于陽城，今登封縣，非澤州陽城。周封熊繹于丹陽之地，今歸州東七里。春秋丹陽邑，秦彭越謂荊墜曰丹陽不足乎，今應天府，又今寧國府，漢初為丹陽郡，俱非鎮江丹陽。陳勝吳廣起兵于蘄，今宿州南四十里，秦蘄縣，非蘄州。圯上老父謂良曰：十三年孺子見我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今東阿縣黃山，非德安穀城。漢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唐山縣，非柏鄉縣。景帝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今六安州。漢衡山國，非衡州衡山。漢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今泰州，非漢陽府。朱邑少為桐鄉嗇夫，今懷寧縣，非嘉興桐鄉。成帝封王根為曲陽侯，今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春秋曲陽

邑非定州曲陽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樂陵縣非
權州富平樂安太守陳俊上書今武定縣非撫州樂安湛援
將兵紹留屯延津今胙縣東二十里漢延津縣非開封延津
董振擊黎川萊以迎賈今武涉縣東南四十里濟源縣非
泉州府丁建說吳主亮弋陽可襲而取今光州潢弋陽國非
廣信弋陽晉燕寇略魯高平今濟寧州晉高平國非濟州高
平劉裕至東莞與燕兵戰于臨朐今沂州[illegible]非密州[illegible]
定州刺史蕭勃會楊瞟于西江今[illegible]州陳定州刺史入山[illegible]
肅以江北叛今盱城縣[illegible]非真定定州若以今之地名而求
古人之蹟則舛矣

雷首

禹貢雷首即首陽山徐廣云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illegible]
所謂薄山也括地志云薄山一名襄山一名雷首山一名首
陽山在蒲縣北十里蒲坂即今蒲州芮縣即今芮城此山盤
亘蒲芮數百里之地或云在蒲坂或云在芮縣也今蒲州首
陽山上有夷齊墓者是一云在偃師縣西北一云在襄城縣
南皆非

桴卯 桴音管

伊川詩錄云枘鑿者桴卯也楊用修[illegible]桴卯當作筭莊子援
筭所以懸鐘鼓者橫曰[illegible]當作北盂牡與卯

龍門伊水所出又以呂梁洪為呂梁夫呂梁洪在徐州雖河
流所經遠去孟門數千里皆非也按龍門古耿國殷王相所
都在今河津縣西北今[illegible]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門下數
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是龍門山也呂梁在今石州書治梁及
岐春秋梁山崩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
里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illegible]流激盪震動天地皆謂在石
州者也龍門呂梁皆晉山故二山未治河出孟門之上也

辨先儒江漢經文之誤

禹貢嶓冢導漾二條先儒疑經文與地理不合朱子謂彭蠡
即今番陽湖乃江東西諸州之水趨湖口以入於江為江水

所過因知而自豬為澤初無所仰於漢水又謂漢水入江之
後未嘗不相持以東惡覩所謂中江北江之別孫沈謂江漢
之間二苗頑不即工禹未嘗親莅即官屬亦未深入其境以
此致誤鄭漁仲謂東滙澤以下十三字為衍文是皆未之考
也嶓冢山在今漢中府縣漢水發源名漾東流至沔縣為漢
又東至均州為滄浪過竟陵三澨至漢陽大別南入於江徐
鉉云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此云南入於江謂漢水入
於南江也東滙澤為彭蠡滙當作會言漢水東會於彭蠡也
為彭蠡者言澤為彭蠡非謂漢為彭蠡也故下文云東迤北
會於滙東為北江即徐鉉所謂江至南徐州為北江灌水至

此爲北江也南徐州即今鎭江府漢至是始揚州之海門縣入海矣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發源東至新繁爲沱又東至於澧澧即離騷澧浦在今慈利者也九江今洞庭湖江水過之至於東陵地志東陵道士狀在今黄州來者也自漢水南入於江二水合流東迤北會於滙滙猶言彭蠡江既言會漢也得言滙乎東爲中江即徐鉉所謂江至潯江爲九道名中江也亦至海門縣入海是南江在今武昌中江在今九江北江在今鎭江揚之三江既入正謂此也書特言揚州治故云三江既入將言荆州治故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漢發源于梁州荆之上流也南江在荆州揚之上流也上流治則下

流無不治矣此書法也韋昭謂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唐仲初謂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張守節謂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與諸家三江之說皆非也如此訓則經文未嘗與地理不合夫何疑乎

弱水黑水

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漢張掖郡今陝西甘州衛合黎其山鎭也弱水與張掖河合則弱水當在甘州境内今甘州一帶環青海溼迹之流受居延鮮卑之水未見有所謂弱水者豈古有而今湮塞耶西域傳弱水在條支縣條支去雍州幾二萬里非是或别一弱水也至謂溺羽弱水則又荒唐矣黑水水經出張掖郡雞山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今敘州府開城縣有川曰大黑水涉去甘州不遠在蜀屬張掖郡雍州西據黑水者此也犍爲郡今敘州府城南馬湖江一名盧水盧黑也梁州西據黑水者此也是黑水有二雍州雞山黑水至三危與梁州汾關山黑水南流入於南海故蘇紳云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或以羆水爲黑水或以西珥河爲黑水俱非是然黑水亦非一今宛州濮故奴盧縣奴不流盧黑以縣有黑水不流故名陝西安化縣及縣山東遼東縣皆有黑水

三危

三危蔡沈云西裔之地又云即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水經黑水南至燉煌過三危山蘇紳云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由蔡說則三危地名由水經蘇紳之說則三危山名按燉煌今陝西赤斤蒙古衛三危既宅見雍州則三危爲燉煌明矣非山也如水經所云則燉煌與三危爲二如蘇紳所云麗水今雲南麗江府則三危既宅當見梁州不應在雍州也二說非是蔡說爲近之但未詳其實也

舜陵

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此馬遷牽合有

舜之事附會家語而不覺其謬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按蒼梧有二、一郡名、今梧州府、一山名括地志李泰云在海州、舜葬當於此、孟子舜卒於鳴條、朱集註舜葬于紀、前孟本云鳴條亭名在陳留縣、紀城名在海州、蒼梧山近曽之紀城、去鳴條不遠、故或言蒼梧、或言鳴條、或言紀也、皆東方之地、若蒼梧郡則南方矣、且蒼梧郡漢武時始置、九疑在蒼梧時零陵郡即零陵猶未有也、何得言葬零陵之九疑、為崩于蒼梧之野、然則此何所本與、孟子舜封象於有庳、有庳今道州也、九疑山在道州、象建國於此、死而葬焉、後人誤以象冢為舜陵、遂因家語有死于蒼梧之文、又因九疑有象冢、遂不疑謂舜崩于蒼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也、使舜南巡崩、當云死于衡山之野而葬焉、不應云死于蒼梧之野也、且衡山去古帝都最遠、黃帝以潛霍二山為副、漢武徙南嶽之祭於潛山、皆以遠故也、九疑去衡山又將千里、舜勤事野死、至衡山足矣、奈衡山已矣、何暇至蒼梧而葬九疑也、今九疑有舜嶺舜源簫韶峯皇陶祠、皆濫觴於遷之說、曰邪帶本辯有相君湘夫人、黃陵廟有舜二妃墓、此又何也、曰湘君湘夫人、不可知為誰、即舜南巡、豈以二妃從、舜既崩、二妃豈涉萬里以殉、皆誣也、

陟方岳

舜年百有十歲崩、尚書陟方乃死、家語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尚書脫一岳字、當以家語為是、孔安國不察、以升遐訓陟、方謂陟為升遐、其義雖通、以方屬陟為讀則不可、且既言升遐為得、又言乃死也、如馬遷所云葬零陵之九疑、當是陟南嶽、據今所考葬海州之蒼梧山、則是陟東嶽、家語所謂陟乃陟彼岵兮之陟、安國所云陟乃殷禮陟配天之陟、自有能辨之者、

滄浪蒼梧鳴條熊耳各二

滄浪水名、一在嶧縣、孟子滄浪之水清兮、一在均州、禹貢又東為滄浪之水、蒼梧二、一郡名、今梧州府、一山名、在海州、家語舜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鳴條二、一亭名、在陳留、孟子舜卒于鳴條、一邑名、今安邑縣、伊訓造攻自鳴條、熊耳山名、一在盧氏縣、禹貢導洛自熊耳、一在洛南縣、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按鹵、鹹地也、莽、草掩地也、滅、赤地也、裂、龜坼地也、四者地之不可耕芸者也、為禾者因其鹵莽而鹵之、滅裂而滅裂之、其實有不鹵莽不滅裂而報于者乎、所謂欲惡之孽、為性萑葦也、善為禾者、去鹵莽之耕

養性者去欲惡之辟善為政者去泛衆之民揚用脩所訓四字殊覺牽強通義從誄

荊蠻

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按吳揚州域非荊不應謂之荊蠻太伯與仲雍初奔所至地為梅里聚梅里聚人立以為君號句吳梅里聚在今吳縣北句發語聲吳大也言太伯當為大也吳之名始此而曰荊蠻者何荊楚也蠻越也梅里聚介在楚越之間故曰荊蠻

東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集傳謂東陵為巴陵按九江今洞庭湖在巴陵不應過洞庭又至巴陵也地志以東陵為道廿洑在黃州東一百二十里與江水經流次第相協史記楚世家秦將白起拔我西陵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以此互證則東陵為道廿洑無疑

名義考目錄

人部凡二百二十三條

姓氏族　國家縣官
黔首蒼頭　黃耇台背
府君家公　主臣
鼻祖耳孫　阿翁姑章賤息子姓
丈夫夫人大夫大人　先生太夫人
伯仲叔姪　昆玉
[illegible]　娣姒
孩咳　誕日初度
六尺之孤　公卿
黃閣內閣　特進開府
尚書　台鼎
黃門　都堂
太史　三法司
翰林院　察院
鳳凰池　玉筍班龍虎榜
守令　蓮幕
稗官　古官名
陪臣陪儓　承學

不速之客 臧獲廝養與臺奚奴
胥靡餘胥 卑卒
五百 官衙官聯
寮 當家
駔儈 日者風角
四凶 三苗
九夷 突厥單于可汗
閼氏閨者居次 小幼
历表 虔婆營婦佤拉姑
生旦淨丑 鬍俚

角觝 于思
踑踞 胼胝皸瘃
瘦 膏肓
朦齶 青白眼
夢 龍鍾潦倒
頳面 奔眡
籧篨戚施 欠伸
扶寸 上頭
半面 輔車
睢盱睚眦 身重

揖拜跪 唱喏
酤大 首鼠童音
敘殤象貨 惡臭
督殷 口行兩頭
如柴如泥 乙澂兩觀
詞辭辭 嗚呼
烏焉咄咄 翹材
瓜葛葭莩肺附 病力力疾
入月不月 休假
物故 登假大行

婚姻 絕句
員 把麻
咸乃辟 古人逸名
名非用之字 書翰刀筆
折簡晶牘 數借用字
御尚 儲胥
多古祇字 寧馨阿堵
行李 能為
臚句鴻臚

名義考卷之五

西楚 周祈 著
[illegible]劉如寵 校
東兗 黃中色 刊

人部

姓氏族

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族者氏之別名也朱子曰伯恭雖嘗有辨亦誤認氏為姓如黃帝公孫姓此百世不別者也少昊黃帝子己氏顓頊黃帝孫姬氏此別子孫所出也又如魯姬氏黃帝後亦公孫姓無駭以字為展氏因以為族楚芈氏亦黃帝後亦公孫姓屈景昭為三族又謂之三閭此族者氏之別名也天子之後別以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諸侯之後別以族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後世氏族通謂之姓而曰姓某氏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即司馬遷亦不免誤况其後乎 芈音米

國家縣官

漢書霍光傳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后令問國家起居國家曰不勞宋王傳令暑執縣官年必推霍光子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曰國家曰縣官皆謂天子也漢書中如此稱甚衆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稱天家唐書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蔡邕集云王者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又曰宅家

黔首蒼頭

秦本紀史名民曰黔首義疏謂以黑布覆首謂之黔首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註謂以青帕首項也又漢名奴亦曰蒼頭黔首則自唐虞以來所謂黎民也亦曰黔黎

黃耇台背

耇老壽也耇者老人面色黃也台鮐河豚也其皮青老人背色若鮐也[illegible]黃髮為凍梨[illegible]代北鄙謂耇為[illegible]又謂老人面凍梨若垢諸說以率強為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此亦是以意擬不若以鮐者也鮐背豐滿但青黑耳 鮐音佞 鮐音胎

府君家公

朱子曰府君漢人碑已有之只是尊神之辭如言官府之君列子云家公執席二者皆父稱也家公稱於存時府君稱於亡日

主臣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陳平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問廉頗李牧為人良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魏志魏武謂陳琳曰卿為本初檄

子055-037

何乃上及父祖耶。謝曰主臣。馬援擒龍虎賊勇怯見之莫不主
臣。文選梁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
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稱沈約彈王源文亦然。主臣
前人多用之。解者皆不得其義。孟康曰主羣臣也。韋昭曰主
臣道不敢欺也。張晏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徐孝白
猶上書前言昧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也。
孟康之說非是。張晏以下亦鮮的見。按古文臣作(臣)如人伏
地也。說文臣擊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蓋人臣對君不容不
惶恐不屈服也。主臣是一於惶恐屈服之意。惶恐乃驚怖非
慚愧也。上表者云誠惶誠恐是驚怖。稽首頓首是屈服。知此

則死罪昧死惶恐擊服之義皆在其中。然某見魏志許褚虎賊
所云主臣意在驚怖。文選所云主臣意在屈服。晏子曰主臣
禮之正也。斯言得之矣。

鼻祖耳孫

鼻祖始祖也。漢書揚雄傳注謂鼻爲祖。獸之初生其鼻先見。故謂
鼻爲祖。耳孫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
帝紀及諸侯王表。昆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則耳仍一也。爲昆
孫之子。來孫之孫。玄孫之曾孫。或云唯耳可得聞非是。

阿翁姑章賤息子姓

阿翁父也。漢書周昌□謂父曰翁。廣韻翁鳥頸毛也。老人
頸毛白而羅短若此鳥也。著見律翁親則謂祖是父祖皆可
稱翁。姑章。姑也。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
或曰尊姑爲尊章。章本作嫜。禮記何以拜姑嫜。又釋名兄公
亦曰兄章。舅公亦曰舅章。息子也。父皆可稱之。所謂□□□公見劉季
曰賤息也。□補史記□□□□言我子息。是子稱息。
曰僕有□□□□□□女。是女亦稱息子。姓孫也。□□□□注姓
之言生也。孫之子所生。故謂之子姓。今人稱□□□□□□稱婿
曰姑夫。稱婦曰息婦。息又从女稱子姪。□□□□子始是始末之
考也。

丈夫丈人大夫夫人

丈。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丈。人。師古曰□□之稱。凡
親而老者皆稱爲。此丈夫丈人之義也。又十寸爲尺十尺爲一丈。
得今六尺六寸。丈夫丈人以身長言也。而倚仗□□之義在
其中。大。夫。周禮注通曰扶達於人者也。夫。人。曲禮注扶持於王
者也。此大夫夫人之義也。又夫本作夫从人一象笄也。男冠
女笄皆須笄焉。男女皆可稱夫也。而扶達扶持之義在其中。

先生太夫人

今尊貴者人稱曰先生。則然稱其母曰太夫人。則不以爲媿。
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先生謂父兄。孟子諸生稱子謂先生于
疑有年矣。一則爲父兄。一則爲師。何怒也。漢書本紀注列侯妻

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是太者，父亡母存之號。今 制猶然。柰何稱者兄稱於人者，不論人父與父存否，率以太爲尊稱，不可怪乎。

伯仲叔姪

伯仲兄弟之稱。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次仲者爲叔，詩叔兮伯兮。次叔者爲季，書伯仲叔季。弟姪對姑而言，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狄仁傑云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此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人謂父之兄弟曰伯叔，謂兄弟之子曰姪，皆舛也。父之兄弟當曰伯父叔父，爾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是也。兄弟之子當曰猶子，檀弓兄

弟之子猶子也。或曰從子，朱子語錄，漢人謂姪爲從子，却得其正是也。晜與昆同

昆玉

謂兄弟曰昆玉者，孟蜀時李金昆玉友之文也。兄弟何以謂之昆友。昆本作䍐，周人謂兄曰䍐，从眔省，弟爲䍐。今猶云沓肩兄弟通作昆，詩謂他人昆是也。說文友从二又相交，徐氏曰二手相順也。友有相左右之義，兄弟如左右手，故謂兄弟爲友，書于兄愛而友是也。金玉言其貴重耳。䍐同眔音沓

槀椹

古樂府槀椹謂夫也。古有罪者，席槀伏於椹上，以鈇斬之，言槀椹則兼言鈇矣。鈇與夫同音，故隱語槀椹爲夫也。槀禾稈椹斫木櫍，俗作砧。鈇斧也。椹與砧同 櫍音質

娣姒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即今妯娌，自以其年爲長幼耳。廣雅娣姒之名，從身長幼。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乃呼夫弟之妻爲姒，不從夫之齒也。

孩咳 咳音孩

廣雅孩小兒將學語時能致頷也。禮未孩，孩而始識，是也。孟子孩小兒笑聲，故以咳而名之是也。孟子孩提之童注知孩笑，是以孩作咳也。禮記傳咳嬰之兒，又禮書孩，蓋皆以

幼小爲義。一曰咳古文作孩 𢿍音合

誕日初度

今人謂生辰曰誕日，又曰初度。詩曰誕彌厥月，傳誕大也。謂大矣。而後之在母然人道十月而生，今曰誕日，則是大日降誕，則是降大矣。離騷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此言今名之初節也，非謂生也。今自幼而壯而老，皆云初度，冥期頤皆三月時矣。其謬誤有如此者。

六尺之孤

周禮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行役是七尺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爲率則六尺十五歲也其五尺之童十歲也。

公卿

背私爲公有制爲卿公之爲字八背也厶私也背私則可以爲公矣卿之爲字卯事之制也有制則可以爲卿矣知二字之義而公卿之職其舉哉八音背厶音私卯音貴

黃閣內閣

按唐門下省以黃塗門謂之黃閣。明興罷中書省永樂初以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謂之內閣則是黃閣亦閣閣之閣

从合爾雅小閨謂之閤漢公孫弘傳出入閨閤公孫弘傳開東閤皆謂門也內閣爲皮閣之閣从各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漢宮殿疏駘盪馺娑枍詣等閣皆謂重屋也又唐制天子日御前朝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有思慕之感御便殿謂之入閤唐志中書舍人以久次者一人爲閤老制本省雜事二閤字皆从合令輔臣延登曰入閣稱謂曰閣老二閣字皆从各名雖同而義則異皮音几

特進開府

特進自漢章帝以許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始開府自安帝以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始魏晉以特進爲加官附唐以爲

文散官宋以特進居文官之首大觀考令非宰臣不除今制亦以爲散官文武之官階也翊大宰以下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公大司馬以下至諸衛[illegible]開府爲武公謂位次三公唐以爲文散官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宋改唐節度使爲使相亦稱開府今巡撫私稱開府者本使相之遺也

尚書

今曹郎自稱曰尚書某部郎何謬也夫尚書本殿官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今武有尚書僕射有尚書本此分曹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南北主客曹五曹後又置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增都官曹爲六曹吏部左

民客曹度支五曹[illegible]爲吏部三公客曹部田度支六部隋置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唐改民部曰戶部部各總四司以本司爲頭司餘爲子司亦謂之部如全部祠部之類六部謂之都省省有尚書令六部有尚書子部有郎六尚書者皆隸尚書省故曰尚書某部也今則異於是矣如之何占之報也

台鼎

後漢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三公台符是承君此台鼎之稱也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

下台司禄為司空晉天文志曰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
開德宣符也環濟要略云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台
鼎之義如此

黄門

今給諫有稱黄門者以周諫議大夫隷門下省開此改省
為黄門省之故不知漢唐以来中書門下二省間雜奄人為
之大抵黄門謂奄人也漢輿服志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
曰黄門百官公卿表中書謁者令中黄門顔師古曰黄門
謂奄人居禁中給事者也佛書僧祇律論般荼迦注此云黄
門謂去勢及天奄者若以開此改省之故諫議與侍中自異
以漢唐以来中黄門内給事之故彼皆奄人也

都堂

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東有吏戸禮三行每行
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
十四司分曹共理今巡撫俗稱都堂無謂

太史

秦漢以来太史之任兼成周太史馮相保章三職以著述為
事而兼掌星曆司馬談父子所職是也至宣帝時著述以他
官領之太史惟知占候而已唐為司天臺宋為司天監 我
朝為欽天監不復稱太史

三法司

唐刑法志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
門下也亦與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
大理寺推案謂之三司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唐
制也

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麟德殿西以處天下藝能技術之士學士院弘
文館集賢院以處文儒玄宗始選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
供奉爾宋令掌詔勅始兼學士之名五代晉翰林學士與中
書舍人分為兩制宋翰林學士掌内制制勅詔赦國書及宫
禁所用文字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今翰林院知制誥
及一應纂修與宋同而入閣辦事自弘正以来為定制矣

察院

今都察院即秦漢以来御史臺也唐御史臺其屬有三一曰
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
察御史隷焉今有監察御史分十三道隷都察院而省察院
其曰察院者相襲如此非官制也

鳳凰池

通典中書省地在樞近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按中書尚書
為兩省魏晉有尚書令屬少府漢以大將軍領尚書事以大尉

錄尚書事、權尊重矣、漢有中書謁者、亦屬少府、自武帝始用
宦者、元帝復委以政事、魏以中書典尚書奏事、而尚書之權
漸減、故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忌曰奪我鳳凰池、

玉筍班龍虎榜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沖、薛庠、袁都輩、時謂之
玉筍。陸贄主試、得韓愈、歐陽詹、李觀、陳羽等、皆天下孤俊偉
傑之士、號龍虎榜。今人謂朝班爲玉筍、揭曉龍虎並於榜
前者、可咲也、

守令

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大縣曰令、小縣曰長、秦制也、漢初因之、

如魏尚爲雲中守、趙佗爲南海尉、董宣爲洛陽令、陳寔爲太丘長之類、
又郡佐亦謂之尉、郡守尉以前稱上大夫、即州牧侯伯、郡名
太守、州名刺史、宋名知州、或加將軍、或賜持節、或帶團練防
禦、或曰總管、皆守也、治中、別駕、長史、司馬、通判、皆郡丞也、軍
事判官、防團推官、司理、司戶、從事、皆佐丞者也、主簿、功曹、
督郵、錄事參軍、曹掾、皆郡尉也。令尉以前稱下大夫、即附
庸、或又稱宰、稱尹、稱公、漢以後俱稱令、宋始稱知縣、有戍兵
則兼兵馬都監押、亦有丞尉、又增主簿、郡守掌治京師曰內
史、曰尹、王國曰相、

蓮幕

齊王儉領吏部、用庾杲之爲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
難其選、使君不得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
花池、今謂幕官曰蓮幕、義出此、

稗官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細米曰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
碎之言、故立稗官、

古官名

古官名、姑舉一二人不常知者、如掬馬、主馬乳酒者。鍾官、主
鑄錢者。大誰長、主問非常者。都船、主徼循京師者。平準、主錢
穀者。司商、主賜族受姓者。將行、主宮掖者。者虞、主弩射者。尚

方、主御刀劍諸好器物者。復陶、主衣服者。卒更、主刻[illegible]者。負
弩、主亭者。督郵、主諸縣糾攝者。水衡、主稅入者。謁人、主宣令
者。郵表畷、主督約農事者。髳昂、主飾馬者。佽飛、主射者。司嫐、
主兵者。掌故、主故事者。鞮鞻、主夷樂者。婕妤、娙娥、嬙、傛
華、皆女官也。中涓、黃門、皆宦官也、

陪臣陪僕

陪重也、陪臣重臣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曰陪臣、陪僕猶陪臣
也、僕亦作臺、左傳僕臣臺、李善南都賦、㕑賤謂之臣、臺輿嫐
隸、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重平聲

承學

承學言學者分門各自承顓其家學如楊何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學易皆祖田何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學書皆祖伏生戴奉尊后蒼而非韓魯蕭初若曾為而詆鄭玄儒林傳所謂斯文未喪亦各有承是也

不速之客

易有不速之客釋曰速徵也猶俗謂請也今折簡不速者正此意

臧獲廝養輿臺奚奴

風俗通云被罪沒官為奴婢獲逃亡獲得為奴婢揚雄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女謂之獲張耳傳廝養卒韋昭注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禮奚八人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官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侍史官婢也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入於皁隸女入於舂槀今人家役使者但可謂之傭王褒云傭賃之人無有功業成出傭保之中師古曰傭賣功傭保可信任皆傭作者今律謂之雇工人也

胥靡餘胥

傳說胥靡莊子注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今本口曾人者謂其餘胥廣韻須者賤妾之稱古人以婢僕為餘須亦作餘

胥

皁卒

左傳士臣皁杜注皁養馬者齊燕之間謂櫪曰皁因謂賤人主馬者曰皁說文卒隸人給事者杜注南楚東海之間或謂卒為赬郭璞曰言其衣赤今隸卒首纓要尚衣赤云 赬音蟶

五百

漢官者儀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五百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鄙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今之皁隸以除路又以行杖

官銜官聯

徐氏曰馬銜所以制馬之行也官吏階位亦曰銜者以尊卑相銜所以制百官也徐又曰周禮宮府之聯事謂大事非一官所了衆共成之也

寮

爾雅寀寮官也郭璞曰官地為寀同官為寮無同地為寀之文郭注以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已有采地及言同寮者皆謂有官者也寮亦作僚說文僚好貌廣韻僚賤稱同官相好曰僚僕臣僚故以為賤稱寮之義如此楊用脩謂寮為小窗以齋署同窗為義不知窗寮之寮从穴不从宀說文寮穿也玉篇寮窗也後人遂以寮為窗是窗寮之寮與采寮之寮文

既不同，我亦自別，安得以同窓釋同寮乎。寀采俱音菜□音

絕。

當家

奴婢之監知家務者，謂之當家。或云管家。霍光傳：愛幸監奴。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在朝之蒼頭廬兒，在官之侍史官婢，皆當家也。當平聲

駔儈 駔子朗切，儈音會

貨殖傳：駔儈。注：會二家交易者，如今度市。師古曰：駔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爲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爲牙行。廣韻：儈，合市人。

日者風角

日者，占候時日者也。風角，占候四方四隅之風者也。

四凶

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按帝鴻氏繼黃帝而爲君，縉雲氏，帝鴻氏之子，與少昊俱去舜三百餘歲，顓頊亦去舜二百餘歲，四凶何若是之壽耶。必四氏之後有若人耳，非子也。渾沌，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訓者謂渾沌爲不開通，窮奇爲其行窮其好奇，檮杌爲頑凶無疇匹，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不知窮奇可以名狀如牛，蝟毛，音如嗥狗，食人。人鬪乃助不直者。饕餮，獸之貪食者，古者象於彝鼎以爲食戒。渾沌，水不通也；檮杌，斷木也。四凶有似於四者，因以目之也。檮音陶，饕音叨，餮音鐵

三苗

書傳：三苗國在江南荊揚之間，地界洞庭，本潭州古三苗國。潭州今長沙，蓋其國在長沙，而所治則江南荊揚也。國中多猫姓。

九夷

九夷，東夷也。有畎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九種。箕子之封國，俗仁而壽。夫子欲居者此也。即今朝鮮。其字从大从弓，皆射也。

男子之所有事也。南蠻，从虫，地多蛇虺也。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此類犬羊也。其不及東夷也有以哉。又同謂之夷者，猶公侯伯子男通謂諸侯也。虫虺俱音卉

突厥單于可汗

突厥，北夷。夏號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北夷謂兜鍪爲突厥，世居金山，山形如兜鍪，因以爲國號。單于，北夷酋長號。北夷謂廣大爲單于，言主北方，象天廣大單于然也。可汗，于闐王號。于闐謂金翅爲硞鱗，黑韓宋封爲硞鱗黑韓王，自稱爲黑汗王，謂爲可汗。

閼氏、須卜居次 閼音煙，氏音支

閼氏○單于妻號，謂可愛如烟支，居者○單于子號，謂賢爲居者，
居次○單于女號，猶漢言公主也、

小幼

歌童俗謂之小幼，柔曼於女德，或謂能佑飲爲小佑，不知幼之名有自來，即漢所謂孺也。高之籍孺，惠之閎孺，皆以姣媚與上起卧，藉閎其名。孺則幼小而可親慕也。三風頑童亦是此輩、

另表 另音拐、

俗謂偶曰表子，私倡者曰另老。表對裹之稱，表子猶言外婦，另秦以市買多得爲另，善賈販之徒，另老猶言客人

虔婆 營妓 依拉姑 依音歪

方言謂賊爲虔，虔婆猶賊婆也。營妓，古以待軍之無妻者，營婦猶軍妻也。依不正也。依拉俗謂一拉依，依拉姑猶不正之婦也、

生旦淨丑

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注，謂俳優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狌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身，聲似小兒啼。旦，狚也。猵狚也。莊子援猵狚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廣韻犬性驕，又狃狸等獸。蹤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獶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猵音扁
狃音述 狌音生 猵音篇 狚音旦 猙音爭

鬝俚 鬝音戛

俗謂白禿曰臘梨，又曰梅花招，或以白如梨與梅花也，不知其字之訛。臘梨蓋鬝俚，梅花招蓋梅花鬝也。俚雅，鬝禿也。丘八切，通作𢪔。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揭，俚當爲鬁也。鬝俚猶言禿鬝也，梅花鬝猶言白鬝也。鬝與𢪔聲相近，俚梨亦聲相近，遂訛也。集韻鬝，禿也。苦骨切，集韻鬍鬜，頭瘡，注，頭口鞋切，頭與鬝一也。集韻文切，是[illegible]注，妄讀作臘音矣 鬜音恰

名義考卷之五終

名義考卷之六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東莞黄中色刊

人部

角羈

内則剪髮為鬌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illegible]也午達曰羈一縱一橫也鬌音朵囟音信

于思

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于思多鬚貌按[illegible]以多鬚也作不思于思尚足不之訛

跠踞

踞蹲也跠亦踞也漢書南越跠踞一說跠踞大坐也張耳傳高祖箕踞即[illegible]以伸兩足狀如箕此因其坐義不知箕本作踑

胼胝皸瘃 胼音[illegible]胝音之皸音均瘃音捉

胼胝皮厚也人勤苦則手足皮厚莊子[illegible]傳手足胼胝皸手足[illegible]而不休息皸本作跰亦胼胝也皸坼裂也瘃寒瘡也漢書趙充國傳[illegible]皸瘃不龜手之藥龜與皸同 跰音[illegible] 龜音均

溲 溲音[illegible]

後漢書張湛溲先[illegible]切便溺也此即小便溲字後人借作小也宋[illegible]

刺傳小遺殿上注小便也張湛傳遺失溲便注溲小便也[illegible]傳以小作溲猶以矢作菌古字假借者多有之漢書溲便是本字注者讀作疎鳩切云溲小便也則失之矣疎鳩切與所九切音訓沃也水調粉麪也以溲為小便因以菌為大便可笑也 [illegible]

膏肓 肓音荒

左傳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按說文肓心上鬲下也膏[illegible]即所謂鬲與

膿齶 膿音[illegible]齶音鄂

膿說文口上阿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膿口下曰函按類篇注口中之上下曰膿齶[illegible]口中斷齶[illegible]書作[illegible]謂齒內上下肉也是膿者猶指口中之上下分之則上為膿下為函斷通指齒根之內外分之則內為齶 斷音銀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母死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弟康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故後人有青盼垂青之語人平視睛圓則青上視睛藏則白上視怒目而視也

夢

說文夢寐而覺者也爾雅有知周禮六夢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又太卜三夢一致夢二觭夢三

感涉列子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入大火而燔焫浮虛爲疾者則夢揚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莊子曰至人無夢佛者曰攝心無寐無夢則可無寐則非

龍鍾潦倒

湘素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欲言癃欲言老即以龍鍾潦倒言之後而釋者皆不得其義而臆說也

顏面

說文顏眉目之閒也增韻額前曰顏方言湘江閒謂之顙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汝潁淮泗之閒謂之顏莊子頟前也象人面形今人顏面通一面而言更不從分別頫音眺頟俗作顔

夸毗夸音誇毗音脾

爾雅夸毗體柔也按夸毗本作骻䶧以體柔爲訓朱子釋詩無爲夸毗曰夸大毗附也言小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失骻䶧之意矣爾雅猶足據也

籧篨戚施

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說文籧篨粗竹席雲氏曰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以爲辭常仰面於人因名爲籧篨戚施本作規䫜爾雅規䫜面柔也說文䫜司人也司與伺同說文謂規从見未聲亦伺也人所巡緝字當作規䫜戚施誤釋蓋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有似於伺人者故曰規䫜譌作戚施古字通用

欠伸

禮記君子欠伸欠張口氣悟也今言呵欠伸舒也今言伸要手足亦然亦作申論語申申如也又作信莊子熊經鳥信蓋人志倦則欠體疲則伸

扶寸

禮投壺堂上七扶室中五扶注鋪四指曰扶通作膚公羊傳膚寸而合注側手曰膚案指曰寸

上頭

女子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俗家處女初傭役於人亦曰上頭俗謂梳攏言上頭須梳攏也

半面

今人謂曾相識曰半面之雅漢應奉少時詣彭城相袁賀賀出閉門造車匠於內啟扉出半面視奉後數年遇於道奉識而呼之至今云半面或云一面也

輔車

左傳輔車相倚注輔頰輔也車牙車也輔乃車兩旁木所以夾車者也字从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倚頰音劫

睢盱睚眦音 睢綏二音盱音吁睚眦崖眥二音自出二

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盱小人喜悅貌恣睢暴戾也漢王衡恣恣睢者暴苟或停頁功次睢盱衡眉上曰衡王莽傳盱衡厲色又非睚眦猶睢盱則元氣也睚眦目際曰眦目相怀貌莊睚眦之怨必報亦作眥孔光傳睚眦莫不誅殺左雄疏見鉗之類生于睚眥

身重

婦人懷娠曰娠通作身詩大任有身注云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今人亦曰有身或曰身重

揖拜跪

手與胷平爲揖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與胷離也厭則著手於胷首與要平爲拜衡平衡曰拜平衡謂磬折正首與要平兩膝屈地危跽爲跪詳支跪拜也周禮大祝九拜以首至地曰稽首以首叩地曰頓首不至地曰空首恐懼蹙迫而下手曰振動雞容而下手曰吉拜泣血而下手曰凶拜拜不再拜曰奇拜答拜曰褒拜頁身肅容而微下手曰肅拜凡言下手與首不至地是立而拜稽首頓首非跪不能拜奇拜褒拜兼跪立二者故跪亦曰拜稽首即稽顙鄭康成曰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稽顙而後拜曰凶拜婦人吉事肅拜凶事手拜肅拜即九拜之肅拜手拜以首至手又謂拜手婦人古無屈膝而拜者有則自武后始也厭音壓跽音忌

唱喏 喏音惹

左傳使訓群騶知禮注騶唱喏聲也喏亦嚴敬言也唱訶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聲行辟人也今俗謂揖曰唱喏不可曉

醋大

資暇錄云世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冠四民之首此說得之猶言酸子也或云衣冠儼然黎於醋更驗或云能攝大事皆非新鄭志謂邑有醋溝溝東多甲族又以爲彼邑之事恐未然

首鼠章首

灌夫傳首鼠兩端吳越春秋章首倚偟也俗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一前一卻壘膽怯飲水見影輒奔走首畏壘鼠無魂

啟處委質

詩不遑啟處左傳策名委質啟處跽也長跪也兩膝著地而

立身委質屈膝也拜則屈膝而委身於地 臨音郎

惡臭

大學如惡惡臭惡今但以穢惡爲義顔師古曰惡即矢也呉邑王傳如是青蠅惡矣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皆指言矢矣本作菌俗作屎借作矢猶溲借作小也

瞽瞍

鄭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按眹兆也無目眹謂目上下相合漫無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瞽說文瞽目但有眹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開有眹而無珠子故曰有目無眸子詩所謂矇瞍也 眹音引

叩首叩頭

叩首以手至首也所謂舉手加額也叩頭以首至地也所謂頓爲叩地也叩一也首與頭一也而其辨如此

如柴如泥

今人謂瘦甚曰如柴醉甚曰如泥埤雅曰柴豺也豺瘦細瘦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毁豺柴通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去水醉如一塊泥因名泥人醉則肢體軟如泥蟲然

九畝兩觀

史記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横九畝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防風亦人耳何至如是之大戮辱也九畝地也毁而辱之陳尸於九畝也猶肆諸市朝之意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事世曰兩觀之誅卯行僻而堅記醜而博罪非死比也攝相七日而誅之毋乃過乎朱子嘗致疑矣予按兩觀即闕以觀體植謂之兩觀以記教令謂之象闕古者刑人於市兩觀豈市耶誅責也周禮宰夫以告而誅之是也故責人之隱曰心誅宰予不足責曰於予與何誅則正卯兩觀之誅或是當時列其罪狀於兩觀使人與效尤也

詞辭辤

詞說文意內而言外徐氏曰語之助也聲成文謂之音詞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爲音之助故曰言之外辭从𤔔辛辭訟也

𤔔說曰𤔔理也辛辠也理辠爲辭辤从受不受也受辛宜辤也三字義異今人辭訟之辭作詞言詞之詞作辭又以辭爲辤受之辤雖經史亦衔用 𤔔古 辤字辛古 平字

嗚呼

說文作烏曰烏呼歎辭也或佳其美或傷其悲古文作於戲其義一也後人于哀誄祭文用嗚呼于封拜冊命用於戲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誦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是傷也書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是歎美也何所分別乎

烏焉咄咄 咄讀若篤

李斯踊爭拊髀而呼烏烏揚懽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見
巽則𪾼烏烏必秦中舊有此曲歎所異也斯下吏作尖鰥位
皆曰以爲照嗟服浩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咄咄怪
聲浩山桑之敗心不能平故自驚惜如此御音氣作吉語也
音可否之否

翹材

說文翹尾長毛也又翹翹高也翹材者猶言長才高才也

瓜葛葭莩肺附

瓜葛蔓延相及繩之緜遠者云瓜葛王連音與其子言爭道
遵笑曰相與瓜葛葭廬也莩蘆中白也纖薄而不相離視之
薄者云葭莩中山王傳非有葭莩之親肺附言肝肺相附着
通鑑綱記心膂者云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病力力疾

漢𧃍傳今病力謂病甚也杜詩力疾坐清曉謂雖病而勉強
之意

入月不月

女子天癸謂之月事以時下曰入月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
入月過時不下爲不月內經女子不月

休假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

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至成帝時賜告亦得歸和
帝賜予皆絶師古曰請休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又漢律吏五
日一休休言休息以洗沐也亦曰休澣今稱日曰上澣下澣
者以此又謂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年以六十日爲
限曰假急請急長假併假今稱給假非李業曰休謂之告
曰假高堂隆傳光武絶告寧之典是休假始絶於光武
再絶於和帝也 今制內臣得告病外臣否正旦放假餘月
否

物故

蘇武傳物故師古曰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也魏太子訪問物
故之義高堂隆荅曰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
二說俱未得蓋人亡則物故不忍直言之也

登假大行 假作遐 行丁孟切

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假已也莊子載營魄而登霞今注
霞與遐同猶言遠適云耳莊子注是或謂霞亦黃氣非作
登假釋音請假爲格俱非周禮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
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
大行皇帝此說近漢書音義作何庚切曰禮有大行小行人
主謚號韋昭曰大行者不在之辭皆非也

婚姻

禮記疏壻曰婚妻曰姻詩疏婿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杜預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爾雅婚婿家姻婿家諸說不同說文婚婦家也禮記娶婦以昏時故曰婚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說文是爾雅如說文杜預說爲近

絕句

絕句謂句絕而意則相承如柳宗元千山鳥飛絕四句是也若兩箇黃鸝一行白鷺之句則句絕而意亦絕矣或云絕取八句律之四句或云絕然之句皆非也

員

說文員物數也徐氏曰古以貝爲貨故數之字從貝猶言一錢二錢也增韻入官數也今官曰官員生曰生員吏曰吏員皆以數爲言也

把麻

唐宋與詞學舍人多不知書至宣詔多失句讀稍遺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麻黃白麻也把持也把持之使無失也

貳乃辟

左傳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祈案謂其字既已臣矣不可貳也貳則不忠莫大焉是天下刑戮之民也故曰貳乃辟又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辟乃刑辟之辟非違辟之辟注謂不可以貳心辟罪殊非

古人逸名

索隱孤竹君本墨胎氏殷湯所封孤竹君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或作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帝王世紀漢太上皇名煓字執嘉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荀悅漢紀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惟綺里季姓名無傳或曰綺里季夏一人即崔廣也惟黃公名無傳古人傳記中無名者史氏偶未之及耳後來別見他書必有所承非盡杜撰也

名非用之字

潁川語小曰左氏云介之推燭之武二之字非名也特語助也荀悅云高祖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此之字非語助亦說文曰之字訓變謂君諱臣下所避者變以相代也諱邦變國字以代之如左傳遇觀之否謂變觀爲否也今以盈之恒之爲名而以滿常爲字益非矣

書翰刀筆

古者用羽翰爲筆以書故曰書翰刀以削簡牘吏以刀筆自隨故曰刀筆今人直以翰爲字以刀爲深文殺人失古人命名之義矣

折簡疊幅

王凌面縛永安遥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折簡猶今拜帖盧承慶受知於張濟每致書凡事別為一紙謂之疊幅疊幅猶今副啟

數借用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此數本字也文省易縱為奸文移家以壹之壹代一以副貳之貳代二以參錯之參代三以狴肆之肆代四以什伍之伍代五以水陸之陸代六以膠柒之柒代七以捌破之捌代八以瓊玖之玖代九以擡拾之拾代十以南北之阡代千以東西之陌代百以蜂萬之萬代万不知起自何時本傳萬乃數漢書阡陌之行利承已久俗呼本字為小借字為大可笑即文移家戶口錢糧當用借字款目次第猶當用本字為是宋俗本字

御尚

凡天子所止謂之御前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四海之義又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前臣下所進御也凡主天子之物皆曰尚主醫曰尚醫主食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尚書之尚陸音常又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又用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使女尚司馬長卿注尚配也

儲胥

長揚賦搖能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注木擁槍相纍以為柵也儲胥館名按雄以上田獵失時使民不得收斂而賦此何得方言田獵而遂及於宮館蓋謂所獲之獸如木之擁如槍之纍可為乾豆可充君庖儲之以待需故曰以為儲胥也斯於上下文義相承

多舌祇字

論書多見其不知量也本傳多見疏也二多字乃古祇字與詩祇自底兮之祇同適所以之辭今讀為多寡之多非甚

寧馨阿堵 寧音甯馨音亨

王衍神情明秀總角時見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性凶悖母疾篤召之不往母恚曰持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寧馨猶言恁地也又衍嫉妻貪鄙口不言錢妻以錢遶床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顧凱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牟耕之女奴却要美容止長子欲烝之詒曰可於東南隅相待以頃燃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貪兒爭敢向這裏宿阿堵猶言這箇也嫗音遇盡音兕

行李

李濟翁資暇錄謂李古文使字誤以為李行李當作行使東

直齋謂行李本作行理古文李與理通皆謂使人其說近奇而黃說爲是左僖傳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用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用理字管子書大理亦作李可見理李通用非治也行理行而治事者也因謂行李曰行理

能爲

說文能熊屬足似鹿獸之堅中而彊壯者故稱人賢能曰能爲母猴其爲禽好爪行作爲之意故凡作造曰爲

臚句鳴臚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

告上爲句百官表典客更名大鴻臚韋昭曰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禮大陳序賓客也蓋臚一以傳語告下一以陳序賓客爲義今鴻臚寺其職也在傳語其聲大在陳序其儀大故總而言之鴻但臚音閭在魚韻今讀作盧音非唐和逢堯傳攝鴻臚卿肝字作壚尤非然臚从肉盧聲亦作膚說文皮也故籀文作膚

名義考卷之六終

名義考目錄

人部 凡八十七條

郊祀　社稷
宗廟　禘祫
六宗　貙膢
射侯正鵠　夫里之布
秦以後取民之制　唐宋青苗
南北軍　左袒爲劉
五刑　象刑
宮刑　上服下服

菹醢傳錄　椓劓黥亂
鬼薪白粲城旦舂　審錄
得財分贓　保辜[illegible]
令甲　花押
左右　左右所尚不同
置草迎新婦　兌運中鹽刻絲
束脩　仰駁雪奪
文移　射策對策
挾書見拳印　雋永傳奇叙錄
入分飛白　訓詁註疏箋

堅白同異　反后之義
健羨　兆朕
裁纔　遲夷
契闊閒闊　鋒起蜂生
乾沒　合從連横
委蛇魚雅　蒼黄
通方　廉隅
颯颯斷斷　矗磽
風流　蹭蹬
依韋依違　歃血

裂繻封傳　不食周粟
施從施施　推轂
博奕　蕆撒
傾蓋掃軌柴門　岸幘倒屣
如廁踞廁　朽鏝
折閱　運甓
結草銜環　後席前席
鼎藻魚求　不三宿桑下
糗盆彩熱　蒸報通
媧皇三事　尹喜

嫪毐乃摎毐　孫臏黥布
班扈焦符四姓　杜康伯樂
曹李敏捷　稽阮醉
跬步　脉脉
暫腰儀狄　酣酗沈湎
陰陽一體

名義考卷之七

西楚周祈著
劉如龍校
泉邑黃中色刊

人部

郊祀

易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書肆類于上帝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其曰上帝曰昊天上帝皆指蒼蒼者爲言曰五帝則孔子所謂天有五行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即易書所謂上帝周禮所謂昊天上帝而上帝則五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即冬至祀天於圜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季秋

大享五帝於明堂明堂有木火土金水五室黃帝祀上帝於明堂趣處祀五帝於五府五府即五室上帝亦謂五帝也有合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郊即兆五帝於四郊配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并孟夏雩祀龍見而雩凡八祭古人郊祀之義如此漢文帝作五帝廟武帝立太一祠漢儒因以耀魄寶爲太一爲昊天上帝以太微五帝座爲五帝又以五緯星爲五帝亦異乎先王之所指矣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文公作鄜畤祠黃帝漢儒又謂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堯赤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號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并前祭而九其妄甚矣畤音止

社稷

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五穀衆多難以徧祀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稷爲長此所以祀社稷也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直以爲人鬼者非鄭康成曰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兼申康通之說爲是然自顓帝祀共工氏子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歷高辛唐虞夏因之商湯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乃止康成以其初即爲后稷亦非或又謂高陽氏子黎亦爲社厲山氏子龍亦爲稷云

宗廟

唐虞五廟夏因之商七廟周因之五廟親廟四與太祖而五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祖謂高祖以下所自出謂太祖黃帝虞夏之所自出契商之所自出后稷周之所自出故四代禘之也[illegible]之初亦是五廟後來以湯文武受命不祧故增爲七[illegible]惟太祖基命與受命之君爲然繼世雖有功[illegible]刑措宣王中興當時皆祧非若後世也有四[illegible]禴夏禘秋嘗冬烝禘其祖之所自出禘禘之禘也[illegible]夏禴以禘爲禘祫又爲新之祭周以孟夏[illegible]

秋嘗猶不疏不怠古人廟祭之義如此鄭康成以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韋玄成傳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不幾於瀆乎（祧音挑）

禘祫（祫音狎）

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謂之殷祭傳曰五年再殷祭鄭康成註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禘以審禘尊卑蓋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廟所謂合食於太祖也以十月者以萬物歸根有合大之義禘則惟及於毀廟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于文武廟中外之所謂先王之祧祔于文武之廟也王季以上于后稷廟祭之所謂

先公之祧附于后稷之廟也所以審禘尊卑以四月者以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二者皆大祭謂之殷祭鄭玄以祫大於禘

六宗

六宗之說十餘家迄無定議孔安國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鄭玄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融以為天地四時孔光劉歆以為水火雷風山澤賈逵以為日月星河海岱歐陽大小夏侯以為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此漢以前之說也或謂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或謂天皇大帝及五帝或謂地有五色合五為六或謂六代帝王或謂三昭三穆或又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可不祀則又謬矣若也就前諸說求之孔安國王肅雖主孔叢子之說謂出於孔子亦無明據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以槱燎祀風師雨師皆天神也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非[illegible]帝亦祭日月可知故又及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先謂五緯星依附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師畢也皆麗於天之神鄭玄此說義似可定餘可不必矣（禋音因 槱音酉 燎音了）

貙膢（貙音樞 膢音婁）

漢制云秋出獵名曰貙膢亦貙常以立秋日祭獸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曰貙膢按說文貙似貍者[illegible]其祭天時伯云虎五指為貙林氏曰膢祭名揚子不膢以膢也與膢臘皆祭也徐廣志作貙劉膢劉聲相近訛也或以劉殺也捕獸為殺也（殺音[illegible]）

射侯正鵠（正音征）

侯其所射者也正鵠射之的也司裘云王虎侯熊侯侯卿大夫豹侯卿大夫之大射君臣皆糜侯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糜侯五十弓侯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虎侯九十弓侯中得一丈八尺也三分侯中而正鵠居其一如侯中

一丈八尺正鵠得六尺也他惟此虎熊豹麋特以其皮緣侯側耳正即今征鳥厲疾本作鵙或作征又作正今鵠也鵠正鵲鴉鵠鳥之知來者今靈鵲也侯的制度賓射正大射鵠正鵠之外所謂二分者以五采畫之王內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卿大夫去白蒼以朱綠燕射之侯無正鵠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庶人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射之而已是侯以布爲質以虎熊豹麋爲緣侯中二分以五采二采二采爲飾一分以正鵠爲的或云正之言正鵠之言較又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及五正三正二正之說皆非也

夫里之布

夫夫稅也二夫百畝之稅使同養公田也布泉也即錢也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漢口率出錢百二十是其遺也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𥝠事上言夫稅未及家稅也家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秦以後取民之制

三代取民之制皆十一秦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於古力役三十倍於古漢田租十五稅一算賦每人錢百二十爲一算孝文令民半出田租始三十稅一孝景則平分而稅一孝武復三十而稅一算舟車榷鹽鐵又紛然雜出東漢以來名三十乃十稅五唐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歲輸絹四丈綾絁二丈布加絹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納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宋果分天下之賦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役三曰留州德宗作兩稅法夏輸不過六月秋輸不過十一月宋沿唐之制賦民已非良法至王安石爲相既變祖宗之制務爲聚斂故曰以後須以巨鎰迄於宋亡由漢以來惟唐制爲善人授田百畝古今不甚相遠以中田所獲計之得粟四百石租庸調當用銀十二兩去粟六十石是十稅一十分一之五今亦大各近之內府供應即上供邊備即送役存留即留州夏稅秋糧即夏秋二輸也

唐宋青苗

唐代宗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不及秋方青苗征之號青苗錢宋神宗任王安石爲相方春貸錢於民出息以償亦謂之青苗錢

南北軍

漢南軍衛尉主之掌宮門屯衛兵北軍中尉主之巡徼京師即周虎賁氏之職也武帝增八校改中尉爲執金吾唐南衙禁兵即漢南軍領以左右衛府上將軍宋爲殿前司官曰都檢點宋祖由此受禪改稱都指揮使北衙衛兵即漢北軍領

以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宋爲武德司後改皇城司官曰皇城使又改爲武功大夫今錦衣衛實兼其職也

左袒爲劉

周勃袒左袒右之令似坐觀成敗之形安在其安劉也使北軍袒右將王吕事使左右相半將安王乎是不然此勃誓師之辭爲劉者袒而立於左左袒吾賞之也爲吕者袒而立於右右袒吾殺之也此所以之下定社稷之安危勃之重厚於此可見予因之以申番故先生之說如此

五刑

古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墨黥也劓割鼻也剕去膝蓋骨宮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舜命皐陶改臏爲剕去足趾周改爲刖去趾漢文帝定律當黥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刖左趾者笞五百刖右趾已論而復有笞罪者棄市宮與大辟猶故也北魏孝文帝詔應宮刑者直沒官于是宮刑始除矣唐宋令應斬者重杖流滑于是大辟亦除矣今人以除肉刑美漢文帝而不知北魏孝文帝之賢也知肉刑當除而不知大辟終不可廢也劓音義臏音牝剕音費刖音月鉗音虔

象刑

書曰象以典刑蔡沈以五刑如天垂象以示人邱濬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黑其臏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而無領緣謂唐虞之世人尚德義但設象而民自不犯也若然何至又有怙終賊刑耶其說出孝經緯云五帝畫象民順機晝家亦猶懸法象魏非指衣服而言蔡沈所說爲是邱濬亦自相兼盡犯墨者蒙巾就刑餘四刑皆然今有罪者亦去平時衣冠也幪音蒙屝扉同扉音肺

宮刑

宮次死之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男女皆下蠶室蠶室密室也又曰蔭室隱於蔭室一百日乃可故曰隱宮割勢若揵牛然幽閉若去牝豕子腸使不復生故曰次死之刑或疑幽閉爲禁錮則視劓刖反輕豈能以蔭室終身哉自北魏文帝除後其法遂泯惟割勢爲閹人進身之階其自蹈之矣揵音堅

上服下服

周禮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上服墨劓也下服宮剕也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剕施於下體故爲下服凡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乃施刑故曰服也書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注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周禮所謂上下身之上下也書刑所謂上下刑之輕重也

菹醢淳錄

古刑有菹醢。者果以爲菹醢與菹酢菜也醢肉醬也酷烈者亦何至以入爲菹醢也漢刑法志當菹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注菹調醢也死刑之極者首則挂之於木若梟骨肉則醢之於市若菹醢今淩遲刑也淳錄猶今言抄劄籍其資產沒官也

椓刮朕軋 椓音卓刮音戛朕音甚軋音揠

椓刮朕軋四者皆刑名也尚書劓刵椓黥注椓者毀陰碎劓刮刵劓法小罪朕之中罪刖之大罪剄之前漢傳有罪小者軋大者死注軋者椓去陰之刑也朕軍法以矢貫耳也說文曰刮剠面也顏師古曰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也厭與

壓同踝尸瓦切讀若花上聲足骨也俗謂螺拐骨厭踝猶今夾棍踝又讀若螺音者一作来可切音倮轉而爲螺音也刵音貳剠音擲轢音歷

鬼薪白粲城旦舂

漢律男子有罪使取薪給宗廟曰鬼薪旦起行治城曰城旦婦人不與外徭使擇米正白曰白粲但舂作米曰舂鬼薪白粲三歲刑也城旦舂四歲刑也

審錄 錄音慮

錄良豫切覓省也漢百官志錄囚徒注錄於狴獄三歲見錄錄與慮同史作慮因謂獄囚必復審思慮之有冤抑即與寬省正書所謂服念要囚也今讀作紀錄之錄而曰審其慮錄誤矣

得財分贓

律強盜已行不得財杖流盜贓窩主行而不分贓斬或疑行不分贓同已行不得財不知得財盜財而出也論夥不論人即一人得財同夥皆斬分贓得財後分受也論人不論夥雖同夥共謀不行不分贓止杖也已雖不行然已分贓已雖不分贓然已得財設皆斬也不得財是一物未得非其有贓某無之謂二行字亦有別已行謂已執仗入其家行不行謂身往不往也

保辜規避

律文有曰保辜有曰規避其義未詳說文辜保任也則保辜之辜當作嫴謂毆者死生未決令毆之者保任之俟其平復與否然後坐罪也前漢書曰規避也唐書規影徭賦

令甲

蕭望之對曰金布令甲邊郡數被兵令天下共給其費章帝詔曰令丙箠長短有數注漢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三言令皆篇令甲乙丙令之篇次猶 國朝大誥三篇律職制公式等篇今稱述法令者不曰有誥有律而曰載在令甲殊非

花押

今之花押，唐以来之花書也。韋陟公署陟字，時號五雲體。王荊公押石字，人有笑押反字者。其用名付，唐宋皆然矣。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以左爲僻，凡幽猥曰僻左，策畫不適事宜曰左計，非正之術曰左道，舍天子仕諸侯曰左官，去朝廷爲州縣曰左遷。

左右所尚不同

古以右爲尊。周制左祖右社，社外神也，祖爲尊。禮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公侯視孤卿爲尊。秦爵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右庶長視左庶長爲尊。漢朝儀功臣列侯將軍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方右也。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平亞於陵也。漢以前皆尚右。吳以陸凱爲左丞相，晉以瑯琊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自是以左爲尊。國朝廟制朝儀從周與秦漢，皆尊右。官制左右都御史、左右副御、左右布政使，則又從三國以後尊左。又今主人肅賓而入，主人從東，居己於左，居賓於右，猶是古人尚右之義。但古人肅賓而出亦然，故阼階爲主人之階。又拜古東西嚮，今北嚮。

南肅賓而東，以東爲左；北肅賓而西，以身左爲左，皆是尚左。至陪祀與參謁上官，尊者居東，亦以東爲左也。

置草迎新婦

京師娶婦之家，置草於門，以緋方尺冪其上，人多未知其故。昔漢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三煞在門，三煞者青羊、青牛、烏雞之神，新婦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使新婦至門，以穀豆與草禳之。京師迎新婦置草者，猶襲此也。

兌運中鹽刻絲

客有問予兌運中鹽刻絲者，其義何居。予曰：兌，增韻通也，交也，猶一口交通也。民出賦而軍運之，有交通之義，故曰兌。中，韻會音衆，其中曰中。今商人先入其直而後鹺司若有其中然，故曰中。或曰種、稱。古[illegible]論曰：宋時織者配色如傅采，謂之刻絲，作是刻絲。宋已有之，而刻之義未詳。廣韻：緙，乞格切，織緯也。則刻絲之刻本作緙，誤作刻。周禮內司服翬衣，其色玄；揄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爲雉形，亦誤作刻。

束脩

曲禮：童子委贄而退。婦人之贄，脯脩棗栗。古者見師以菜爲贄，束脩非童子所得行也。其贄雖非，其意則是。朱子爲以禮來之句，故爲得之。曰束脩其至薄者，則非以上猶云以來也。與今來學曰上學、來任曰上任意同。漢和帝詔束脩良吏，伏

其傳、旨行束脩說無毀玷、二束脩皆謂檢束脩飾、禮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與論語束脩二脩字當从肉、史束脩之脩當从彡、今亦从肉、非也、脩辭立誠書愼厥身脩、皆从肉亂已久矣、不獨史也、彡音衫

仰駁禀奪

仰讀仰舉也、又音望也、蔡注、仰者心慕之辭、說文駁馬色不純、諸呈駁其是、增韻受命曰禀、求中于眾適而無所奪、搯取也、本傳一與十奪四字之訓如此、今行移家以行下爲仰、不允其議爲駁、白事爲禀、詳定爲奪、不知其訓別有所出否也、

文移

文文書也、自劉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始有文書之稱、移移狀也、如張安世移病、劉歆移書太常、始有移狀之稱、文通上下皆謂之文、移公府不相屬、敬則爲移也、

射策對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設爲難問疑義、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謂之射、與射覆之射同、題問以經義政事、對者直陳所見、謂之對、對答問也、今試士兼二者而用之

挾書摹印

宋初、禮部試進士例用書冊、許得通、審禁懷挾、大中祥符元年、試進士出淸明象天賦、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慶曆元年、詔試日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是挾書給燭自唐已然、摹印題目所出則宋事也、

雋永傳奇炙輠 雋音是 傳奇 炙輠音穀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號雋永、業劉者小說號傳奇、唐裴鉶所言神人視爲炙輠、雋肥肉也、稱裕傳、傳也、所以傳示人、徐氏曰、古者車行常載膏以塗軸、輠其器也、通之詩、知爲之悅口而味長、劉之說多奇異、可傳示、見之言如炙輠器雖久而膏不盡、

八分飛白

八分飛白二書、皆蔡邕作也、法書要錄、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

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其爲體、篆多而隸少、所謂漢篆者也、或言上谷王次中所作、又曰、勢如八字、又曰、蔡邕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皆非也、書斷、蔡邕待詔鴻都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翻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是飛白即八分、篆但輕微不滿、施之宮殿題署者也、鄭樵金石錄、任宋好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畫難工、此與蔡邕飛白異、[illegible]武帝謂蔡邕飛而不白、王羲之白而不飛、亦是謬說、[illegible]音[illegible]

名義考卷之七終

名義考卷之八

西　楚　周　祈　著
劉　如　寵　校
東　兗　黄　中　色　刊

人部

訓詁注疏箋

顔師古曰訓者釋故言之理詁者明所載事物之故注會註解也識也疏陳也又記也記又箋表識書也以事物表識者毛萇鄭人謙言不敢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因謂之箋

堅白同異

趙平原君客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辯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堅持其說而守之如墨子墨守之義故曰堅白龍之辯蓋併合異以爲同故曰同異莊子齊物篇之堅白胠篋篇之同異與夫穗本傳注皆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三說亦辯者之事義無甚又別 胠音區篋音怯

反后之義

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臣事事於外與后相反也后道貴專司家務急還於君也夫臣者行君之令者也與君相反遂於君豈制字之義哉君尊臣卑何以反也君逸臣勞勞逸反也君可臣否可否反也君逸臣從從逸亦反也反后之義如此

健羨

說文健伉也羨貪欲也司馬遷傳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以健羨爲嘆美之詞誤矣

兆朕 朕音引

廣韻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按兆灼龜坼朕目睚二者著見幾微故吉凶形兆謂之兆朕或作朕兆而讀者作朕兆謬矣

裁纔

裁度也纔淺也一曰僅也裁何以謂之度裁本制衣制衣者必度其身故謂度爲裁纔何以謂之淺纔本淺色一入謂之纔僅僅而已故謂淺爲纔用易后以財成天地漢書財擇財察財幸引決自財皆當用裁字用財訛也謝鯤傳才小富馬援傳裁知書食裁足裁封數百戸漢末紀見馬遺財足皆當用纔字用才裁財皆訛也後人承訛習而用之以爲出經史是豈可乎

遲夷

古者遲夷二字通用書遲任有言注遲一音夷河伯謂之馮夷或謂之馮遲史傳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

契闊間闊

詩死生契闊注契闊勤苦也諸葛豐傳問何闊今人以契闊作間闊亦誤

鋒起蜂生

東方朔發詐鋒起荀子嘗試之說鋒起謂如鋒刃齊起銳而難犯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蜂生謂衆多也蜂有鋒之義作蠭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

乾沒

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晉人謂得利曰乾亦此意或以爲陸沉之義非徐廣曰隨勢沉浮王義曰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亦非

合從連橫 從音宗橫音宏

天下幅圓之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橫則秦獨居之蘇秦合六國擯秦故曰合從張儀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

委蛇魚雅

華言委蛇晉張華儒雅有籌畧由是稱不迫者曰委蛇不俗者曰儒雅不知委从禾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蛇本虵其行紆曲言大夫動而有法若禾穗之垂與蛇行也故沈詩作委委蛇蛇儒當作魚雅鳥也魚與鳥飛行皆成隊言人動容中禮無錯亂若魚與鳥也故韓愈元和詩云魚魚雅雅 蛇音余詩叶作移又叶作它 殖音魚雅與鴉同

蒼黃

今人謂怱遽曰蒼皇曰蒼惶又曰蒼卒義固不謬而倉蒼之文則不可解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徐氏曰倉黃取也凡入乘蒼黃而取之謹藏戒後時也故以蒼黃爲怱遽義彼作皇作惶者不知其爲黃而誤也作卒者卒不可與蒼并言也作倉者亦非也 卒音猝

通方

方道也漢書傳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武書紀方聞之士皆謂聞道與有道皆聞之士也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語曰且知方也孰謂非道哉今指圓融滑稽之士爲通方此士習之所以日陋也

廉隅

廉徐云稜也隅說文陬也即一物言之如堂之邊曰廉一上一下其稜甚分明句廉遠地之廉也人有分明不苟取者曰廉義取諸此如堂之轉角處一正一旁其角甚峭厲即舉一隅之隅也人外貌端正維德之隅義取諸此

颯颯斷斷 颯音立二音斷音銀

左傳季札觀樂歌魏曰颯颯乎大而婉淵甚周道衰泗之間斷斷如也學者習以颯颯斷斷爲美辭不知其非也颯颯中庸之聲言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斷斷辨爭貌又忿嫉之意

漢書斷斷當作闇闇所謂曾猶有拑遂之風也、

蘓䕯 蘓音喇 䕯音鮓

中谷集蘓䕯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不通軌轍曰川蘓䕯、蘓郎假切䕯音鮓考韻書無蘓䕯有蘓䕯蘓盧下切讀若喇、䕯除兄切讀若鮓當作蘓䕯蘓䕯爲是山谷亦未深考也、

風流

人今稱輕俊者率曰風流南史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宋嬌情鎮物繫天下蒼生之望若東山所爲其亦輕俊矣宜王儉少之也、

轣轆 轣音歷 轆音鹿、

漢人有適吳者吳人設筍問之曰竹也歸而煮其牀簀不熟謂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傅稚車軌道謂之轣轆衍軌道爲轣道吳人轣轆猶言吳人轣道也、

依韋依違

漢郊祀歌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韋玄成傳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歌依韋韋華之韋不相乖離也傳依違違背之違不決也、

歃血

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豭大夫以下用鷄毛遂取鷄犬馬血來盍總盟之用牲也增韻主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顔師古曰預盟者各歃血餘者塗之漢文紀作唼血王陵傳作喋血 喋音劄

裂繻封傳 繻音須 傳張戀反、

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而分之若券契矣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此所謂裂繻也繻者傳傳也轉轉相傳無常人也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者參封之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傳者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再封之一馬一封此所謂封傳也二者皆漢制今路引乃繻之遺意符驗勘合猶封傳也、軺音堯

不食周粟

夷齊耻食周粟與微子我罔爲臣僕同意粟與論語與之粟粟字同訓餓而死謂窮困終身也議者謂微非周土之毛見何陋耶且春秋謂夷齊食微三年顔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三年之久豈盡食薇耶豈必待武王戒之後捐腹以死耶、

施從施施 施從之施音尸 施施之施音移

孟子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本作頤說文頤何人也蚤起伺良人之所之而從之也施施從外來施施當作訑訑廣韻訑訑自得之貌齊人饜足之狀也、

推轂

荊軻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言諸呂奉推高帝、取天下、若推轂然。漢唐傳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言以殊禮寵異之也。一以薦賢爲義、一以遣將爲義。

博奕

奕、圍棊也。博、局戲也。今雙陸、古謂之十二棊、又謂之六博、又謂之五白。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箸、籌也、今名骰子、自幺至六曰六箸。棊、局籥也、內外各六曰六棊。此六博之義也。古者以五木爲䉀、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梟以食爲義、便則食、不便則爲餘、行爲最勝。盧、黑色、亦梟亦爲勝、故博者云呼盧。此五白之義也。李翱五木經謂盧雉紅點、犢塞黑點、漸米塗圍謂唐明皇賜四緋、皆是後來如此。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些。菎蔽以竹爲箸、象棊以象齒飾博局、今猶然。以骨代箸、以兩箸代五木、自陳思王始也。

藏擽 擽音業

宋丁謂爲玉清昭應宮使、其頭爲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擽者、謂曰、古人無咏藏擽詩。頭爲一絕云、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頭蓋諷之也。藏擽不惟古人無詠、其名今亦罕聞、疑即今賭揣戲也。賭音惟

傾蓋掃軌柴門

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注、蓋以爲軒車兩蓋相切小欹之意。漢闕篤集注、衍者却不御也。劉勝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集覽云、掃除轍跡、示不與人交也。楊震收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顏師古以爲雖落、泉陵陳濟云、塞斷其門、不通出入也。

岸幘倒屣

漢書注、幘、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後世爲幘巾。廣韻、露額曰岸。光武岸幘見馬援。徐氏曰、躧履謂足跟不正納履、躧通作屣。倒屣既不着跟、又倒曳。蔡邕倒屣迎王粲。

如廁踞廁

孟康曰、廁、行清也、以其不潔、常清除之也。廣韻、如、往也。霍侯如廁、言往廁也。又曰廁牏。牏、廁中受糞函。萬石君作廁牏。呂諼作𣝗窬、牏窬皆當作窬。𣝗、虎子也、又名獸子、今曰馬子。古人爲虎形、取義於服猛、爲馬可跨也、今則直爲桶矣。又居高臨邊垂曰廁。武帝踞廁見衛青、言臨高蹲踞以見也。

杇鏝 杇音烏 鏝音瞞

杇、說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鏝。增韻、杇、塗鏝器也。因謂塗鏝爲杇、論語糞土之牆不可杇也。鏝、說文鐵杇也。徐氏曰、所以泥也、亦作墁。孟子毀瓦畫墁。杇與鏝一也、即今泥壁是、以鐵爲之。畫墁謂截止而不爲鏝也。

子055-065

折閱 折音舌

南書關石注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謂之關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注閱賣也謂折所閱賣之價則折閱猶俗謂折本也

運甓

陶侃運甓甕甎也說文瓴甓甎也爾雅瓴甋謂之甓甓即甎也詩中唐有甓謂廟中路甎也今俗間若作抱甓之狀誤矣

結草銜環

世言報德曰結草銜環結草出左傳銜環無所出魏顆從武子治命嫁其嬖妾及有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草以抗秦師秦有力人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楊寶見黃雀將死飼巾箱中毛成飛去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言環而非銜隋侯見大蛇被傷因治之後蛇銜珠以報言銜而非環或合二事爲言也

後席前席

孔子開居注云避席却就後席商鞅見秦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古者坐於地以莞簟爲席天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避遜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蓋一席有前後耳

鳧藻魚水

杜詩傳士卒鳧藻蜀志孫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鳧戲於藻光武之士卒以之魚忠于水先主之君臣似之一則保有全蜀一則恢復帝業有以哉

不三宿桑下

襄楷諫漢桓帝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工幼學以桑下爲衛桑中之詩淫奔之事何其窺釋氏之淺且陋也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其再矣不三宿桑下即不再宿樹下之謂也

籸盆彩燕 籸音辛

比俗除夕採竹木葉焚之謂之生盆元日剪金紙翩翩若飛翔之狀簪之謂之黑老婆按荊楚歲時記除夕作黃燭以麻籸灌油如庭燎謂之油籸今生盆之生當作籸元日剪彩爲燕戴之東坡詩綵燕表年春王沂公帖字彩燕迎春入鬢飛燕爲玄鳥遺卵生契故後人目爲黑老婆即彩燕之遺也

蒸報通

下淫上曰蒸上淫下曰報旁淫曰通

媧皇三事

淮南子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鼇足立四極聚蘆灰止滔水人多疑其荒唐不經然此不過言媧皇之功耳江東俗謂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置屋上亦謂之補天鍊石即此意斷鼇足如禹鎖巫支祈聚蘆灰如武王沉璧之

類不必疑也、

尹喜

世傳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勑門吏於其至出迎又中傳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人多讀爲關令尹不知尹姓名喜爲函谷關吏故曰關令且令尹趙上卿執政者非關吏今稱縣令曰令尹亦非、

嫪毐乃摎毐 嫪音勞毐音藹摎音劉

吕不韋傳乃求大陰人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拔其鬚眉爲宦者得侍皆曰嫪毐說文釋毐引嫪毐索隱謂士罵淫曰嫪毐皆非也嫪姻也毐士無行也二字本不相承

嫪當作摎从手、歷論摎居尤切姓也即索隱亦以爲姓、孔叢子顏謂魏王曰今秦四境之内執政以下固曰與摎氏乎與吕氏乎可見蓋大陰人姓摎無行故曰摎毐猶宋景傳稱魏倩也有謂爲劉伯莊者摎與劉同音誤作劉也、

孫臏黥布 臏音牝

齊將孫臏名逸不可考臏非名也孫足爲龐涓所斷故稱爲孫臏臏乃肉刑去膝蓋骨之名漢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嘗坐法黥故人稱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猶曾以黥爲姓今武人有名孫希臏者可笑也、

班厙雋苻四姓 厙音赦雋音選苻音蒲

斑彪史誤作班彪斑姓出趙令尹子文之後子文爲虎所乳名穀於菟其子以虎文斑名斑後遂以爲氏金城太守厙鈞讀者誤作庫鈞韻書厙式夜切从广姓也庫古故切从广兵車藏也或者謂守庫大夫之後爲庫姓不知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此姓乃有厙姓庾姓無庫姓也京兆尹雋不疑誤讀作雋不疑雋从隹乃雋永之雋肥肉也勘海商音姓若雋从住音義與後同苻堅誤作符堅苻从艸乃萑苻之苻堅生背有赤文成艸付祖蒲洪遂改姓苻若符从竹又別爲姓 厙音赦广音儼隹音追住音皆荏書切

杜康伯樂

說文少康一名杜康徐鍇曰孫陽即伯樂也亦曰王良國語謂之郵無恤

曹李敏捷

曹子建七步成詩李太白自言倚馬可待世稱敏捷者無如二子東甫除夕詩五步而成柳公權賜邊衣詩三步而成是又過於子建矣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太白借用其事不然何爲文乃言倚馬耶、

嵇阮醉

庾子山詩玉山自倒非人推此嵇康事康醉倒如玉山之將頹杜甫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此阮咸事咸醉騎馬欹

傾入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二公放達方其山頹波摧胷次悠然豈直跡遠世故哉

跬步 跬音窺

跬半步舉一足行也步再舉足步備陰陽也司馬法六尺曰步跬得三尺俗謂之小步人行左步爲彳右步爲亍合則爲行彳音斥亍音祝

脈脈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杜詩微微向日薄脈脈去人遠古詩以牛女相去河漢一水之間不得與語意甚含蓄此古詩之妙也杜亦是靈詩絶唱然二脈脈字不可解按脈說文血理之分衺行體中者古詩脈脈當作覛覛爾雅覛相視貌謂相去雖近彼此眄視而語不相通意篤至矣杜詩脈脈當作驀驀踏驀越也謂空中之雲愈望愈遠脈脈去人遠猶言越越去人遠也古字通用若直以脈字求之不得其意矣

瞽瞍儀狄

瞽瞍人多以爲無目儀狄人多以爲男子不知瞽瞍有目儀狄女也孔穎達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戰國策曰帝女儀狄所謂帝即禹也

酣酗沈湎 酗許仭切湎音勉

酣酗沈湎四者皆酒失也張晏曰中酒曰酣以酒爲凶曰酗詩疏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湎則湎然但醉顏色齊同

陰陽二體

卵古文作卝來可切男子勢也象形今止讀盧管切訓羽蟲所生也也古文作乁音野女陰也亦象形今止以爲語已辭又峻遵綏切亦子勢也屄篇夷切亦女陰也五方俗呼不同如謂女陰若[illegible]音者也之轉也若卑音者屄之轉也唱赤子勢若鳥音者峻之轉也於是二體隨方言有異而知其字者鮮矣

名義考卷之八終

子055-068

名義考目錄

物部凡一百二十三條

蒲廬　萩竹
苞桑　葑菲
欝鬯　黍稷稙穉
粱粟秔稻　蕑蕙
鳧茈　頻婆
蘋蘩蘊藻　芄蘭
杜衡　菱芡
萑葦　荇蓴
蘼蔦　杜榮芭茭
荷　水紅花
苹萍　莛
芳蘐萱　蘿蔦
菖蒲花　甘菊
遠志寄生　離芪
芹獻葵傾　天棘
南燭　石南花
菟葵燕麥　菘芥蘆菔蔓菁
稂莠　胡麻戎菽

茶即荼　松栢
橘柚　柤
楩梓豫章　女貞合歡
芧栗　木蘭
桐　桂子
陽燧陰燧　崖蜜石蜜木蜜竹蜜波羅蜜
唐棣　沉速
木芍藥木芙蓉　檉櫟
菰　竹
嶰谷　斲
雝雝　鳳
五鳩　九雉
鯤鵬　烏
鴟鴞鸋　黃鸝
鶖　鷁
雉　鶻鳩
鵠　烏隹
鳥鼠　三臭
龍　鱗之而
騶虞斗牛蠋虎　風馬牛

天祿辟邪　角用
牛溲馬勃　太牢少牢一牢五牲八珍
犗牸犍羯　魚須
飛魚門胃　邛邛岠虚
獅子狻猊　魚鬣魚尾
猳豝　鰻魴
蚩蟖　鮪鱘
蛤四蛩二　蛤蟆
背竊貝稜　鼉黿
馬螳　青蚨海月

蠙　馬頸鴂
狼戾很戾　決明各一
蛣蜣　蜥蜴蝘蜓
瑇瑁水母　蝍蛆蜈蚣
鷄尸蚌兩　桂蠹
鎖陽五霞茶靡花　音聲木鸂鶒雛
螽　皮弁
十四物取義　鴟鴞

名義考卷之九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莞黃中色刊

物部

蒲盧

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或問以為果蠃。爾雅果蠃之實栝樓。夫蒲似葦，蓋失也。果蠃蜂也，栝樓天瓜也，不應相遠如此。埤雅曰似匏而圓曰壺，小而細腰曰蒲盧。蒲盧根莖札上而曼，常緣於木，皆浙以浮為義，蒲盧猶言瓠盧，今人以瓠繫物自是浮蔓延敷樹意正合。果蠃腰細有似於蒲盧，因借蒲盧以名果蠃，所謂蜾蜂若壺也，非謂果蠃為蒲盧。栝樓實者兩兩相值有似於果蠃，又借果蠃以名栝樓，所謂果蠃之實栝樓也，非謂栝樓為果蠃。朱子訓蒲盧時意亦未安，故託之沈括也

菉竹

衛風菉竹，毛詩作綠竹，是以竹為冬生草，蓧蕩之屬，綠為色矣。以故二章青青，三章如簀，皆不可訓，不知非也。按爾雅菉，王芻，注云菉蓐也，今呼鴟腳莎。又爾雅竹，萹竹，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罷皆引菉竹猗猗為據，是菉非綠，乃王芻；竹非冬生草，乃萹竹也。詩傳亦主此說，但王芻萹竹識之者鮮。嘗考王芻即今草藎，草萹竹即今萹蓄。慎微云蓄苗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秋

以染黃極鮮好洗瘡有效俗名菉蓐草圖經曰萹蓄一名萹竹生下濕地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二草皆云似竹一生平澤溪澗之間一生下濕地[illegible]淇澳水涯相值今學者尚無的識萹蓄在澳[illegible]入吐鐵線草者是草生於淇澳猗猗初生貌青青盛也如箐[illegible]草如箐[illegible]終朝采綠亦當作采菉若采菉之菉當作綠[illegible]也[illegible]菉菊之菉當作[illegible]若如烏喙也[illegible]

苞桑

[illegible]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傳謂苞桑為安固之道以苞之為物[illegible]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也[illegible]易謂休否之大人[illegible]故於最生之桑[illegible]於春水[illegible]此大人所以吉也凡木擢則叢生喬則特立木有擢而可以為固者也書曰草木漸包包與苞同云水退而草木始叢生也至詩言苞者亦不一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則似下泉浸彼苞稂亦可謂鴇集安固之桑乎浸安固之稂乎此其不然也大人致泰之意在言外稂音[illegible]根者訛

葑菲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謂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也說菲由不辨二物故也[illegible]封蔓菁之類也陸佃云蕪菁一名葑紫華者謂之蘆菔郭璞云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蕪菁即蔓菁與葑相似紫華惟蘆菔為然是葑爲蘆菔故曰蔓菁之類也佃說微有疵吉州人謂蘆菔之脆美者爲羊頭葑葑其名羊其形耳謂蘆菔爲葑者陳楚方言吉州故楚地名猶存也菲今王瓜郭璞云菲菲芴土瓜也唐慎微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絲即月令所謂王瓜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言已之顏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故承言及爾同死也蘆音盧菔音[illegible]絲音[illegible]

鬱鬯

記曰鬱合鬯臭先儒謂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按本草鬱金無定說[illegible]考[illegible]鬱金相名出[illegible]花黃色壓汁為酒[illegible]周以前[illegible]未通中國先王不寶遠物亦何取鬱金也[illegible]鬱非草乃草之春英猶鬯非酒乃酒之條達說文鬱作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故其字从臼从缶又曰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則鬱乃合衆香草春築之故曰[illegible]亦以是得名以是鬱和酒其氣條達故曰鬯衆香草[illegible]文之氣皆備也故曰百草之華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諸侯以下各一物天子備物耳禮記釋鬯誤引鬱金並本草釋鬱金

誤引䆃也於是交亂矣埤雅釋草至以粟亦為草名非甚

黍稷穜稑 穜音童 稑音六

詩黍稷重穋黍即今黍北人曰黃米以釀酒者古以為飯宜
者也亦黍類謂之秬黑黍一稃二米者謂之秠稷
即今穄北人曰小米以炊飯者古以為粢盛者也關西謂之
穈冀州謂之緊重穋本作穜稑於古不可知鄭康成曰先種
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然亦無此種疑即今趙人所謂晝
穀最先種者秋即今趙人所謂晚穀最後種者前與稷穜相
近緣則稑之譌也 穈音門 緊音下 稑音敖 粢音咨 秬音巨

粱粟秫稻

粱與粟同類粱大而粟小說苑曰粱似粟而大是也粱有青
黃白三種黃粱益脾胃但收穫少損地力故人多種粟而少種
粱粟即禾說文禾嘉穀二月始生八月而熟說文粟嘉穀實也春秋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是也粟有黏不黏二種黏者謂之秫
爾雅秫黏粟釀酒汁多於黍為粱益於大麥或以秫為稷之
黏或以禾為苗皆非秔與稻亦同類稻黏而秔不黏也秔
稻屬沛國謂稻為稬是也秔今人所常食米有赤白大小四
五種惟白晚米最勝一名秈別一種謂之占亦不黏秈宋
給江浙兩浙占城種也稻今造酒者是雜記曰醴稻醴字古
解餈稻餅明醴與餈皆稻所為可見稻是稬說文沛國謂稻
為稬無疑此本草所以有秔米稻米而無稬米一名稌爾雅
稌稻孔子曰食夫稻謂飲酒不然居喪者不粒食耶白濁入
置稻田使者字林有稬稻秔稻之說於是始亂矣 稬俗作糯

蘭蕙

古所佩蘭蓋都梁香一名蘭澤與澤蘭又別澤蘭俗名孩兒
菊葉尖微有毛方莖紫節花似蘭澤而不香蘭澤葉似澤蘭
光潤而有岐陰微紫花紅白色而香二蘭相似而小異又有
山蘭似劉寄奴葉無椏馬蘭花似菊而紫今人所種蘭草葉
似麥門冬而闊且韌花黃有細紫點與所釋佩蘭全異陶隱
居以蘭澤為澤蘭本草衍義以今蘭草為蘭澤皆非古所稱

蕙蓋零陵香一名薰草越謂之燕草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
如蘼蕪可以已厲雖乾枯猶香爾雅翼蘭一荑一花蕙一荑
五六花荑初生芽有荑而後有柎有柎而後有花一荑一花
單出者也一荑五六花叢出者也黃山谷曰一幹一花為蘭
一幹數花為蕙並蘭蕙俱不識今人已不識蘭又執此以辨
蘭蕙益謬矣 蘼音眉 荑音移 柎音敷

鳧茈 茈音疵

今果實有曰荸薺諸書無荸薺字必鳧茈也爾雅芍鳧茈郭
璞曰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本草謂之
藉姑又苗曰剪刀草漢劉玄傳掘鳧茈而食是也荸薺書作

符嘗已非今作莘薇冗甚妄矣

頻婆

北方有果六七月熟似林檎而大色通碧注以丹名頻婆按華嚴經脣口丹潔如頻婆果注頻婆果名此果似此方林檎極鮮好者也又西域有頻婆帳頻婆香蓋頻婆梵音猶華言色相端好也此果鮮赤端好得頻婆名故西域種不知何時入中國也帳與香以色似此果故亦謂之頻婆

蘋蘩蕰藻

蘋今浮萍也爾雅萍蓱其大者蘋季春始生可糝為茹蘩今白蒿也埤雅蘩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

艾者陸璣云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爾雅謂之皤蒿蒿蘩蓑亦似艾白色初生即可食蒿食野之苹謂蒿蓬也又非蘩藻陸璣云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皆好聚生故曰蕰藻 蒲音平糝音繖蘮音罽薆音剛

芄蘭 芄音丸

爾雅雚芄蘭注芄蘭莞也莞即蒲一名符離其上臺名蒚一種極纖者名蘪皆可為席但有精粗耳 雚音貫莞音官苻音蒲蒚音歷蘪音眉

杜蘅

陶隱居云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又絶似旋覆根唐慎微云陶所注旋復根即真杜若也一名杜衡又別有杜衡爾雅曰杜衡苗似細辛根黃白色葉似馬蹄之下布者名馬蹄香山海經曰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杜若廣雅所謂楚衡者也杜衡爾雅所謂土鹵者也

蔆芡

蔆今菱角本艸說曰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爾雅蔆蕨攈是也又芰菜名實如山茱萸爾雅謂之薢茩爾雅芡雞頭是也即俗到所若者芡今雞頭子一名鴈頭根謂之蔆莖謂之蔿薂

爾雅所謂鉤芙也蔆華背日性寒芡華向日性暖 攈音買薢音蟹茩音構芙音夾芫音光蔆音韋蔿音委薂音耿芙音襖

萑葦 萑音桓

埤雅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許慎說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埤雅以萑為蒹荻葦為葭蘆許說以萑為葭蘆葦為蒹荻大都不過二種而萑葦所屬不同今南土多蘆小者曰荻以代薪北土多葦以織箔此可見大者為蘆為葭南土所謂荻者萑也小者為荻為蒹為葦許說為得埤雅不及也即爾雅亦未辨曰菼薍中赤黑色曰亂以根旁行曰蘿初生

菂也。茇音發 菂音歷 藕音一謎

荇菜 荇音杏 菜音[illegible]

荇一作莕，一名接余。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水上，莖上青下白，與水淺深等，大如釵股，以苦酒浸之，可案酒。根在水底正白而細，可擣食。詩所謂[illegible]荇菜也。[illegible]一名菲，一名鳧葵，又謂鳧葵。草葉[illegible]圓而色赤，莖大如箸，柔滑可羹，又以命盛漏水中，結如冰柱。張衡所[illegible]是也。鳧音[illegible] [illegible]音鹿

蓬蒿

陸佃云：蓬葉遇風輒拔而旋，未識爲何草。[illegible]葉雖秉風，亦難圓轉。今野外有草，高尺許，[illegible]出白穗，如彈丸，極輕虛，[illegible]因見風[illegible]蓬也。說文[illegible]牡蒿蔚。鄭[illegible]名不同，至秋[illegible]一云皤蒿謂之蓬[illegible]觀欠一音

杜榮　長楚

杜榮，今芒草也，似茅，皮可爲繩索履屩。長楚，今羊桃也，葉長而狹，紫花，實亦似桃，枝莖弱，引蔓草上，莖浸以水，汁出如膠，可以黏土。

荷

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illegible]藕，其中的，的中薏。注：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房也。的，蓮中子也。薏，中心苦。[illegible] 茄音歌 蕸音遐 蔤音密 菡音[illegible] 萏音[illegible]

水紅花

詩：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illegible]今北人多植之院落，生水澤者[illegible]水[illegible]不過二三尺。

苹萍

鄭箋：苹，藾蕭，陸地所生者。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萍，浮萍，水生，楊花所化，一夜七子者。爾雅：萍，蓱，其大者蘋，詩于以采蘋是也。

芝

說文：芝，神草。徐氏曰：芝爲瑞，服之神仙。本草有青赤黃白玄紫六色。今所見者玄紫二色，如鹿角，或如繖[illegible]芳香，叩之有聲。一種木檽，朽木株上生，又名木耳[illegible]氏曰：芝木栮也。一種如菌，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莊注謂之大芝，菌與檽皆得名芝，非芝也。

芀藜蒿 芀音條

芀，說文：葦華也。通作苕。抽條挺遠，生華而無[illegible]，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稍大爲蘆。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芀帚，是也。一名荊，禮注：巫祝桃荊，[illegible]徐鉉曰：今落帚，或謂落藜，初生

可食鄉人以爲主糧爾雅曰蘵之科大爲樹可以爲帚又可爲
杖今人曰枝藜是也子名地膚子可入藥一名落帚此山有
菉雚說文菉之以爲藥也初生可食一種雚雚即登蘆豆

蘿蔦

蘿正名女羅即唐蒙也一名兔絲陸佃云在木爲女蘿在草
爲兔絲爾雅翼云蔓延草上黄而細長絲蘿蔓莖即究竟所生草
也陶隱居云生桑上者爲桑寄生亦有生楊及楓上者各隨
其樹名

菖蒲花

古詩菖蒲開花生藕其莖菖蒲無花也

前菖蒲花問侍者曰安見否曰不見因取吞之是月梁武帝
也猶是異事至蘇子瞻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則誠
有花矣風俗通菖蒲放花人取而食之長年則菖蒲亦有花
但不當有耳

甘菊

風俗通南陽郡酈縣有甘谷其上有大菊水得其滋液飲者
多壽爾雅疏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
者爲真一種莖青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今菊甘
谷者巨矣大抵味甘者甘菊也

遠志寄生

世說謝安始隱東山已而就桓溫辟有餉溫遠志者溫以問
安此藥又名小草何也安未即答郝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
爲小草安有愧色其實苗名小草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覆
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
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搒
舍人注以盆盛物戴於首故以寠數爲之柳惲傳鼠不容穴
銜寠數其實寠數不盡是寄生

雕菰 菰音孤

說文雕一名蔣今所食茭白米也初生苗謂之茭白中心生
臺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蒸食其中有黑點者謂之茭鬱至

後結實可炊爲飯乃雕菰本也爾雅齧雕蓬是也西京雜記
作雕胡楚辭注作影胡枚乘作安胡相如傳作觚盧爾雅翼
云河南人呼茭草刈以飼馬肥土人謂之封田其莖謂之菰
蒿峙乃菰茭即此物又爾雅茭牛蘄郭璞注今馬蘄葉細銳
似芹可食本草注茭生水澤中苗似鬼鍼花青白色子黄黑
色似防風子皆是物也但其名有異爾雅又兩言之耳

芹獻葵傾

今人言芹獻非水芹乃馬芹也言葵傾非蜀葵乃葵菜也芹
獻說出嵇康野人美芹子韻會馬芹俗謂胡芹不可食惟子
可美可調羹飲若水芹則無子故知是馬芹也葵傾說出存

傾葵猶能衛其足莪丈葵菜也有紫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若蜀葵蜀之言獨也無附枝葉不能衛足故知足葵菜也

天棘

杜詩天棘蔓青絲人多不識天棘爲何物鄭樵以爲柳非是學林新編以爲天門冬按博物志天門冬逆捋有刺若葉滑者名絺體一名顛棘抱朴子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南嶽名百部在京陸山阜名顛棘二書所云皆顛棘又按說文天顛也則顛棘即天棘也天棘即天門冬也

南燭

南燭日華子謂即烏飯草也本草圖經葉類苦楝而小冬生紅子作穗謂之南天燭其種是木而似草又曰南燭草木以染飯食之令人健即本草其人青精乾石飿也按陶誤呑銅鐵 飿音訊陶隱居云諸書無此字

石南花

石南花即今白繡毬花本草注石南生石上葉似枇杷但背無毛光而不皺正二月間開花冬有胎蕾苞一苞五六苞一苞中十餘花一花六葉如椿花甚細碎淡白綠色葉多於花既開惟見葉不見花花纔罷舊葉盡脫漸生新者湖南北江浙皆有之此惟白繡毬花爲然故知爲白繡毬花也

菟葵燕麥

爾雅莃菟葵蘥燕麥本草注菟葵苗如石龍芮花白如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其燕麥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二者今在處有之

菘芥蘆菔蔓菁 菘音松菔音白

菘今白菜也芥今辣菜也蘆菔今蘿蔔也一名葑蕪菁即蕪菁也又名蔓菁本草圖經菘與蕪菁相類梗長葉不光者爲蕪菁梗短葉闊厚而肥痺者爲菘衍義曰菘葉似蕪菁綠色差淡其味微苦陶隱居曰芥似菘而有毛味辛辣蘆菔日蘆菔蕪

菁屬紫花大根又云蕪菁根細於溫菘而葉似菘此說四物之最精者也菘謂之白菜者以白菘得名蘆菔謂之溫菘又謂之紫色菘一曰大芥爾雅疏謂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蘱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大葑蘆菔蘆菔一物蕪菁蔓菁蕘一物芥一物須蕵蕪郭璞謂似羊蹄葉細味酢與四物又不類當別一物疏殆未之辨與

稂莠 稂音郎莠音酉

爾雅疏稂一名童梁陸璣云禾秀爲穗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爾雅莠似稷而無實今狗尾草一名蔓蒍注物成自秀蔓始

胡麻戎菽

胡麻似脂麻而大，胡麻稭短而圓，一名藤弦；脂麻稭長而方，一名苣藤，皆可壓油，古以爲飯。鄭司農以居五穀之首。今脂麻南北皆有，胡麻惟陝西近邊一帶有之，云種出大宛，故得胡名。戎菽即今黃黑大豆，大者曰菽，小者曰荅，古以爲粥。鄭司農以居五穀之一，或以爲出山戎得戎名，一曰戎大也，戎菽猶曰大豆也，對小者荅而言。

荼即茶

嘗考荼即茶也。說文荼从艸余聲，有三音，一鉏加切，一同都切。有四義，一苦苣，霜後可食，詩誰謂荼苦是也；一委葉布地而生，花黃如菊，似苦荼而細，終於秋，經冬不死，三節委葉，綠色白，詩有女如荼是也；四苦荼，茗也。爾雅疏：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本草苦荼能云肸使人不眠是也。後人視苦荼委葉爲異，別作荼作同都切，視茗爲嘉木，妄作茶作鉏加切，於是有荼字，又有茶字，不知荼非正文也。陸羽茶經曰：其字或从艸，或从木，或艸木并，从艸者荼正文也，艸木并者旁从木作搽也。巴南人曰搬搽，俗以上从艸下从木作茶，亦曰木并，不知下余聲，非从木也。

松栢

松南土爲多，北鮮，唯塞上者爲尤大；栢南北皆有之，身曲而葉直者，松葉曲而身直者，栢。爾雅：樅，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樅葉與身俱直，檜葉與身俱曲也。爾雅：樅直而從，檜曲而會。栢木理堅緻，美於松，樅又美於栢。爾雅翼云：松栢之屬，不知堂密之材美樅，今塞上大者或即樅，與古以爲太廟梁材者也。

橘柚 柚音右

橘今黃柑也，劉逵傳：江南珍甘，以味甘得名。柑木銜馬口，俗借用耳。柚大於橘，皮厚而苦，不可口，犀中小瓣如麥粒，解之視橘不易敗，汁少而微酸。詩秦風有條，邢昺曰：趙之國有大木，其名爲櫾，皆謂柚也。似橘而小，如彈丸者名橃；似橘而大，皮麁厚，香美者名橙；似柚而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者名櫞；一種皮似橙，狀如手指，俗名佛手柑。橃音奏 櫞音貫

枬

爾雅：梅枬。夫梅之曰枬，猶鯉之曰鱣也。枬即楠，本大木，木理細緻，於豫章一名交讓木。後人因爾雅梅枬之文，遂謂枬爲梅，雖許慎、孫炎亦不復知有楠矣。猶鱣本鱣鮪大魚，鯉亦謂之鱣，不應遂謂鱣獨爲鯉也。

楩梓豫章

古人稱美材曰楩梓豫章，然四木鮮有辨之者。楩蓋椿屬，爾雅：㮇，楩屬；說文：㮇，毋杶。此可見爲椿屬也。梓今梓木，楸屬，陸

疏云楸之白色而生子者爲祥。正義云豫今枕木章今樟木
服虔曰豫章生七年乃可知以枕樟初生相似也。

女貞合歡

女貞一名萬年枝。一名冬青。河東人呼爲凍生。又訛爲粽心
叢發冬不凋。堪染緋。木理白文如象齒。子赤如郁李。山海經
泰山多貞木。合歡。一名夜合。一名青裳。北人謂之馬纓花。木
似梧桐葉。與皂莢槐等。至暮而合。五月花開紅白色。若絲茸
然。嵇康合歡蠲忿

芧栗 芧音序

杜甫詩園收芧栗未全貧。與山裏詞歲暮鋤犁傍空壁。呼兒

登山收橡栗意同。芧栗即橡栗。櫟木子也。材堪爲炭。殼可以
染子。澁腸可禦飢歲。莊子狙公賦芧。即此物。一作杼。莊子食
杼栗。一名栩。詩集於苞栩。一名柞。陸璣今柞櫟也。一名橡。相
如傳採椽不斵。史記作采。俗名皂斗。今刻本與詩者皆云芧
栗。芧爲䳄鴝。栗爲莢蜎。是二物矣。宋山人其爲翁耶

木蘭

世傳木蘭舟。不知木蘭爲何物。陶隱居云似楠木。皮甚薄而
味辛香。相如傳注。如椒而香可作面膏。或云與桂同。或云桂
中之一種。其種檳木蘭也。廣雅檳榿木別名。貝木蘭。其樹
材堅緻。故云似楠。皮亦香。故云似椒桂。

桐

陶弘景謂桐有四種。青桐梧桐白桐岡桐。青桐似梧桐無子。
白桐與岡桐無異。惟白桐有花子。此不足據。賈思勰曰華而
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
油桐也。埤雅曰青桐即今梧桐。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
大而有油。二說爲是。則桐止三種。賈又曰白桐無子。冬結似
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所謂榮桐木者也。鄭氏曰諸桐惟
白桐最大可爲棺槨。爾雅所謂櫬梧者也。注指櫬梧與榮桐
木皆爲梧桐。非即鄭璞亦未辨。究其他子。岡桐。埤雅云桐性
便濕。不生於岡。反得岡名。

桂子

桂子如蓮實。閩粤間多有之。郭璞云。桂花而不著子。謂白花
者也。埤雅桂黄花者著子。謂在閩粤者也。餘則否。

陽燧陰燧

周禮以夫遂取明火於日。謂陽燧也。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
而爲水。謂陰燧也。廣韻陽燧木名。一名木燧。燧與燧同。以其
木謂之燧。以其取火謂之燧。今江浙間燧木也。與榆棗槐檀
皆可取火。淮南子注陰燧大蛤也。說文方石也。諸珠也。周禮
注鏡謂之方諸。韻會方諸鑑名。由淮南子注則方諸爲蛤。由
說文則方諸爲石。與珠由周禮注韻會則方諸爲鑑球胎于

蛤孕月而生以取水氣相感也鏡呵之則水出亦可取水以鏡故又謂之鐩

崖蜜石蜜木蜜竹蜜波羅蜜

杜詩崖蜜亦易求注以爲櫻桃南中八郡志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詩註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孔氏六帖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結窠窠與蜜并紺色甘倍于常蜜丁綬遊安南有波羅蜜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甜香食能飽人

唐棣

爾雅唐棣移注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機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陸佃云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

沉速

本草沉香木類椿櫸多節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色黑而沉水者爲沉香半沉半浮爲雞骨香最粗者爲笺香爾雅翼姐一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雞舌膠曰薰陸一名乳香丁香母亦謂之鷄舌伐樹而得者名生結樹自朽而得者名熟結又曰伐樹去木而得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黃熟速班香諸更不名速何樹或生速熟速即生結熟結也速亦沉香與本產何異域解的名以其沉水謂之沉香以其自腐謂之熟結速又熟音之譌也

木芍藥木芙蓉

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李白序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謂牡丹也拒霜唐人謂之木芙蓉柳宗元詩嘉木開芙蓉李白詩花盡木蓮開皆謂拒霜也

檴櫟 檴音穫櫟音歷

韻會檴似樗北人呼山樗江東呼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名材易大而不中器用今臭椿是爾雅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木雖堅而不堪充材今

櫟炭木是

菰

菰音孤廣韻菰蔣王篇菰草作紫者非又音豹廣韻菰胡柴者非

竹

竹類甚多本草所載惟箽竹淡竹苦竹三竹而已按竹譜箽音斤其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皮白如霜大者宜刺船細者可爲笛淡竹肉薄節間有粉南人以燒竹瀝者苦竹有二種一種出江西及閩中本極麄大味殊苦不可噉一種出江浙肉厚而葉長闊筍微有苦味俗呼甜苦筍食品所最貴者亦不入藥

嶰谷

呂氏春秋伶倫自大夏之西沅渝之陰取竹于嶰谷兩節間注解脫也谷蕭也取竹之無谷節者則嶰當作解兩節間自無谷節故云取竹于解谷兩節間或以為地名者非也

蘄

郡志蘄香草也葉似蘼蕪即今之芹菜此說非[illegible]曰[illegible]蘄通作芹之說兩訣也[illegible]古文作蘄後爲作芹[illegible]云馬蘄馬芹[illegible]謂蘄即芹也[illegible]葉莖潔白有節其氣分香可食蘄一名芷[illegible]蘼蕪爾雅蘄茝蘼蕪[illegible]云香草[illegible]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床那[illegible]茳蘺也本草[illegible]名蘼蕪蘼蕪一名蘄[illegible]所謂江蘺也[illegible]爾雅謂之[illegible]何得謂之芹也[illegible]者節大莖細狀如馬銜謂之馬銜芎藭[illegible]賦結駟方蘄此亦可證蕃郡之得名以此[illegible]曰五沃之土生蘼蕪蘄在荊域中亦沃土[illegible]有蘄[illegible]志江夏郡有蘄春縣蘄在春[illegible]南郡置江夏郡始爲縣也又蘼名山蘄又名白蘄[illegible]名牛蘄又名馬蘄而白芷一名茝是以混而莫辨也茝音[illegible]又昌亥切[illegible]音[illegible]

離灕

詩彼黍離離說文釋穲引詩彼黍穲穲長沙人謂禾把曰穲詳作離離與說文作穲穲俱非是按集韻穲䅻黍稷行列也當作彼黍穲䅻

名義考卷之九終

名義考卷之十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充黄中色刊

物部

鳳

鳳神鳥也朋鵬皆古鳳字其雄曰鳳雌曰凰一名鶠爾雅鳳曰鶠一名鶉南方七宿鶉是也瀨卷衡曰凡鳥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黄色者鵷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鴻鵠蓋鳳五色備舉總言之謂之鳳就其中赤多者獨得鳳名故曰朱鳳或曰丹鳳又曰朱雀鸞也鵷也鸑鷟也鴻鵠也四者皆鳳也其色小異古謂鸞曰青鸞是矣鵷曰鵷鶵鸑鷟曰紫鸑鷟鵠曰鴻鵠皆不言色惟鵠又曰黄鵠爾雅所謂黄鵠比異乎漢始元元年黄鵠下建章宮雖言色而非白大抵與鳳類而稱名或異也今人知鳳不常有而不知鸞鵷鸑鷟鴻鵠亦不常有乃謂其為鸞為鵠妄矣

五鳩

左傳郯子五鳩祝鳩鴡鳩鳲鳩鷞鳩鶻鳩爾雅作其鳩祝鳩云祝鳩也今水鳥是鳥之謹愿與波上下者詩若鴡鳩王鴡也王鴡鶚鳩也今杜鵑是秋則為鷙春復為杜鵑即今鷹化為鳩者此也方其為杜鵑居幽間遠人之地故曰在河之洲及為鷙則能搏擊故曰摯舊註誤以為布穀爾雅鳲鳩鴶鵴今布穀是也杜飛鳴以翼相排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鷞鳩杜云鷹也爾雅謂之鵰鳩鷞鳩若鶻字之誤鶻鳩杜云鶻鵃也一名鶌鳩今鵻鳩是其聲輈轉故謂之鶻陸機以為斑鳩非五鳩之外如鴿而灰色者曰鵓鳩天晴則呼其牝雨則逐之常鬪其聲又曰鳴鳩似鶉鳩而大有繡項者曰斑鳩

隹音錐　鵻音抶　鳲音浮　鴶音甲　鵴音局　鶻音骨　鵃音昭

九雇 雇音戶亦作扈

左傳帝少昊以鳥名官有九雇為九農正註九扈為農桑候鳥扈民不淫者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疏蔡邕獨斷曰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芸除秋扈氏趣民收斂冬扈氏趣民蓋藏棘扈氏常為民驅鳥行扈氏晝為民驅鳥宵扈氏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麥九扈有名而不知為何鳥按直音鳻鶞鳱也爾雅竊玄曰鴳廣韻鳻鶞鷃則春扈為黄鸝夏扈為鷃老扈似鴳餘無可考郭璞曰竊淺也竊藍謂毛羽淺青竊黄竊丹竊脂猶淺黄淺赤淺白也一曰竊脂以盜脂膏而食得名唶唶嘖嘖亦其聲也 鳻音分 鶞音春

鯤鵬

自有北冥稱人疑天壤間有鯤鵬焉若不得見不知無所…

鯤鵬、者鯤魚子、國語禁鯤鮞、鯤古文卵字、鯤雖有而未成魚、鵬不常有、莊子蓋寓言耳、郭象以鯤鵬之實未詳、蓋闕疑之矣、若韻書訓鯤為大魚、陸宣大鵬讚李白大鵬賦皆涉附於此宜矯也、

烏

烏即鴉鵶與雅同、猶鷄與雞無異也、韓文魚魚雅雅是已、小爾雅謂鴨鶌為雅烏失之、復雅正之雅本作疋、古文大疋小疋爾疋是已、後人借作雅、今人止知烏為鴉、雅則語下切、為大小雅、疋則僻吉切、為佁兩之疋矣、

鵙鶗鴃 鵙音抉 鶗音提 鴃音決

爾雅鵙伯勞也、郭璞曰似鶷鶡而大、左傳鵙伯趙氏、說文鵙博勞也、曰鵙曰伯勞曰伯趙曰博勞、不省為何物、服虔曰鶗鴂一名鵙、博雅鶗鴂子規也、知子規而鵙與伯勞伯趙博勞皆可知矣、第服虔所謂鶗鴂、博雅所謂鶗鴂、皆誤也、子規本作鵗鳺、鵗从希音子、从弟乃鵜鶘之鵜、从是乃鶗鴂之鶗、鳺从夫音規、从夬乃鶗鴂之鴂、鵜鶘為淘河、鶗鴂為巧婦、二鳥與子規迥別、鶗鴂為鶪、又子規所化者、烏有一鳥而借三鳥以為名也、曆書子作秭、集韻規作雉、音皆可見、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亦當作恐鵗鳺之先鳴兮、為是非秭子之誤、乃傳寫謬耳、蓋鵙一名鵗鳺、鵗鳺亦作子巂、又作鵗鳺、通借作子規、猶鼠頰之借作秭條也、鵗鳺即郯子所謂鴡鳩、一名杜宇、又名杜鵑、莫春始鳴、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季秋化為鶪、仲春復化為鵗鳺、春鳴百草芳、秋鳴百草死、先鳴恐其未秋即化而鳴也、其曰賊害之鳥、與應陰氣之動者、皆謂化為鶪時也、補七月鳴鵙、七月已化為鶪、復曰鵙者、本始言之也、字林云、鶷鷂似伯勞而小、即今八哥鳥、或呼八八者、鶷胡八切、鷂牙八切、因切音而曰八八也、或呼八哥者、鶷从前上以切音下以所从也、蓋又轉而為哥、由不識二字故也、鶷鷂、一名鸜鵒、陸佃云、鸜鵒似鵙而有幘、今鸜鵒黑而有幘、子規黑而無幘、鸜鵒視子規而小、子規視鸜鵒而大、二鳥始辨矣、韻會并鶷鷂字亦不載、非以其不知而畧乎、鶷鷂俱音 提鶷音宇、鷂音決、鵙音被、鳥音仆、

黃鸝

黃鸝之鸝、本作離、猶烏鴉之鴉本作雅、後人以離為離別、別作鸝字、猶以雅為雅頌、別作鴉字、說文、離黃倉庚也、以是鳥黧黑而黃、因名離黃、黧、黃也、倉與蒼同、亦黧黑也、猶蒼首謂之蒼生、故曰離黃倉庚也、俗呼黃離留、或謂之黃栗留、栗離之訛也、一名商庚、商倉之訛也、或又謂之鶬鶊、一名楚雀、一名摶黍、今所謂黃鶯也、

鸞

錢氏曰詩弁彼鸒斯孔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乃立鸒斯目是不精也此說是矣爾雅卷斯鵯鶋不獨類苑也羅氏爾雅翼亦鸒斯鶅斯又以斯从鳥矣若然則蓼斯之斯當从虫鹿斯之斯當从鹿寧有是理乎

鵜

陸璣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中便群共抒水滿其胡棄之令水竭魚見乃共食之俗名淘河又名鵜鶘以頷下有胡也一名鴮鸅以淘澤食魚也郭璞作洿澤是亦淘河意不知胡何以加鳥作鶘洿澤何以去水並从鳥作鴮鸅也爾雅亦莫之辨然則鵜其名胡其形淘河洿澤鵜之用則然矣

雉

爾雅鷂雉青質五彩鷮雉長尾走且鳴鳪雉黃色鳴自呼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海雉長尾者今白鵫也鸐鶡鳴甚鷂翁不可辨鸐即今錦雞翟即今野雞即今白鷴鷩雉華蟲所謂華蟲者鷩即今錦雞也而鷩雉鵕鸃山雞也今錦雞冠背黃腹赤項綠尾山雞無冠曰似異也華蟲虞以為十二章鷩周以為冕鵔鸃漢以為侍中冠錦雞今以為二品服是知錦雞山雞鵕鸃華蟲鷩一也翟一名鷂王后之服以為飾周禮褘衣畫翬者是也亦作翟書羽畎夏翟又作狄周禮褕狄又南方曰翬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皆翟也因地異名鵗鷂或亦皆翟也色微不同耳又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黑鷴鵕即爾雅所謂秩秩海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

音之鵫音罩鸐音闌鵔音峻鸃音倪鷩音憋鷂音搖鵫音撓鷷音尊
音緇鵗音希鶅音鷷音秩

鵜鶘 鴮音烏鸅音秩

楊用修曰後周皇后服制受爵則服鶡衣亟女教則服鵫衣歸寧則服鳪衣鶡鷮字惟見此蓋宇文所制也用修其亦未讀爾雅耶爾雅秩秩海雉鶾雉鵫雉鷷雉郭璞云秩秩似雉而黑

鵫雉今白鷴也是鵫鳪已見爾雅但鳪作秩古字通用廣韻鳪讀若益飾鼓為未知即秩秩否而云鵫鳪惟見此已非是又云宇文所制尤非

鶂 鶂音逆

鶂鶂也春秋傳六鶂退飛一作六鷁廣韻鷁水鳥亦作鶃鷁鶂是知鷁也鶂也鶃也鷁也四者一鳥也按字書鷁水鳥九頭博物志鷁雌雄相視則孕莊子鷁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然則果何鳥也朱墉注爾雅云鶂鷀鵜是九頭鳥也孔子聞河上人鶂歌曰逆毛衰今一身九尾長今逆當作鷁揚用修曰鬼車九頭鳥也而淵鑑謂之蒼鸆常璩書謂之逆鷁

逆亦當作鴳是知鷃即鴒鴗鴒鴗即鬼車蓋鴒鴗類也爾雅
鶌綬鳥埤雅綬鳥大如鸜鵒有時吐物長數寸故名注綬鳥
行必遠草木處觸其嗉儀依嶽錄吐綬一名真珠雞遇晴日先
出兩肉角然後徐舒其綬蹁跰欲於嗉下爾雅誤以綬鳥釋
鶌陸佃誤人因名生義皆不得其實也方謂吐綬當是鷩苦
者鷩綬綠色施於左右以佩印鷩郭璞云冠背毛黃腹下赤
項綠細辯之冠下別有毛黃而黑文長足覆項及有仰則綠
盡乾俯則綠斷舒若吐綬然是知吐綬乃鷩非鶌也劉禹錫
吐綬鳥詩朱鳥星精鍾異氣鷩鳥亦雉故云朱鳥王介甫錦
鷄詩天日晴明聊一吐鷩一名錦雞吐謂吐綬皆之二詩可

信

鳥隹 隹音錐

說文禽長尾者曰鳥短尾者曰隹尾莫長於鳳故鳳从鳥莫
短於雀故雀从隹亦有不盡然者雉尾本長而从隹鷄尾本
短而从鳥有兩从者雅或从隹或从鳥雞或从鳥或从隹有
並从者雛既从鳥又从隹鷹既从隹又从鳥然雖隹聲鷹唐
省也隺本从冂从隹加鳥作鶴者俗文也 冂音坰 裁同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共處一穴山以
是得名在今臨洮渭源縣南俗名青雀山 鵌音徒 鼵音突 鵽音奪

三狊

爾雅鳥曰狊注張兩翼也論語三狊而作謂雉張兩翼奮其
者一說原於上文色斯舉矣意當相應劉聘君亦主此說
不知朱子何以不取也

龍

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
未升天曰蟠龍其言若辨而實非也按說文龍从肉童省聲
自象宛飛之形何有於翼也龍時飛則飛時潛則潛螭非定
稱也說文蛟龍屬無角曰蛟虬龍子無角者螭若龍無角而

黃北方謂之土螻蛟則謂之蛟虬則謂之虬螭則謂之螭不
可言蛟龍虬龍螭龍也亦猶謂螣為螣蛇也埤雅螣龍類得
亦可謂螣龍哉

鱗之而

考工記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
注謂鷙猛之獸也之而頰頷也按頰面旁須頭有毛與鬚義本
不相承以訓之而似未得且之語助亦不當以之而為句詳
慎云而頰毛也後又从彡作耏鱗謂龍蛇也爲筍簴之獸刻
爲龍蛇之狀殺與殺同齧與噬同言其狀飛動可畏攫著而
欲殺援攬而欲噬如此者必深入其爪突出其目振起其頰

毛也（虞音巨 貘音哭 彡音衫）

騶虞斗牛螭虎

相傳物象有騶虞有斗牛有螭虎而今皆亡之騶虞見詩漢儒以爲義獸合四靈以配五行其說誣罔歐陽脩引賈誼新書亦既辯之矣魏植謂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古來主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嘆美之也至斗牛螭虎別無考見卽其形狀斗牛似龍而觩角螭虎似龍而岐尾乃知所謂斗牛者天文北宮七宿斗牛也埤雅云虫虎以前稱蛇蛇體似龍故以爲人臣最尊貴之服所謂螭虎者傳譌也璽通獨無只太子璽以下螭虎紐衛宏曰秦以前皆以金玉

爲印龍虎紐唯所好或螭或虎或龍或虎非謂螭虎一物也螭若龍傾角而黃亦非岐尾岐尾者蜼也（蜼音壘）

風馬牛

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曰馬牛風逸是末界之末事喻不相干也此訓亦未爲得俞本觕曰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南風則牛南而馬北北風則牛北而馬南相去遂遠正如楚處南海齊處北海也故曰不相及

天祿辟邪

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孟康謂桃拔符拔當作桃枝符枝以是獸能拔除不祥也枝誤作拔曰桃曰符者猶度朔山桃梗之意拔除不祥故謂之辟邪求綏百祿故謂之天祿漢立天祿于閣門古人置辟邪於步搖上南陽宗資碑旁有兩石獸一曰天祿一曰辟邪皆取拔除永綏之意丁紘志忽魯謨斯國產福祿似驢而花文可愛卽天祿也今元旦賜近臣福祿獅子亦其遺與

角甪（角音覺 甪音鹿）

說文角作角吉岳切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崔侄佺云角从刀作角音覺頭骨上出也甪从一點一丿作甪音鹿無訓廣韻甪獸角𧢲蕃陽董敬菴饒魯東皆云甪鳥味骨也味卽喙也予按說文與崔侄佺所云互有得失說文角象形予

謂甪亦象形角本作角上象頭骨有岐下象骨文甪亦當作角上象味骨直而銳下亦象骨文訓甪爲刀魚相似从刀訓甪爲獸角拕及从一點一丿者俱非也甪爲鳥味骨其說始見於董饒二氏最爲得之廣韻猶爲喙也此甪爲觜觜會音觜誰謂雀無甪何以穿我屋古曰雀有甪而能穿屋也漢書孑之齒者去其甪言獸有齒無味骨也顏師古以牛無上齒爲訓非是謂與漢書皆當作鹿音讀（侄音揘 佺音詮 丿音撇 味音晝 觜喙音誨）

牛溲馬勃（溲音小）

溲牛溺也【本草】黄犍牛烏牸牛溺主水腫腹脹馬勃菌也【本草】
注俗呼馬屁勃紫色虛軟狀如狗肺彈之粉出生濕地及腐
木上亡惡疾 癘音[illegible]

大牢少牢一牢五牲八珍

太牢牛也少牢羊也一牢牛羊豕也五牲麋鹿麏狼兔也八
珍牛羊麋鹿麏豕狗狼也

犗騬犍羯 犗音介 騬音[illegible] 犍音[illegible] 羯音竭

【[illegible]】犗騬牛也騬[illegible]馬也羯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多未
諭【[illegible]】凡畜健強者皆為[illegible]以繫馬
亦不可乘是以不剔[illegible]傳宮刑或云犍刑【[illegible]】
劇以刀去其勢也或作犍[illegible]羊
去勢之名【[illegible]】[illegible]行之

魚須 須[illegible]

【[illegible]】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illegible]云[illegible]小魚
鬚文士以竹[illegible]以須為鬚[illegible]
史繩祖辨之足矣即本註亦未為得[illegible]
陽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illegible]亦未明為何物按[illegible]魚獸
名[illegible]云魚獸似豬出東海[illegible]
特兩毛皆起足大夫笏以竹[illegible]以魚斑飾之[illegible]
故曰本象魚斑不獨以飾笏古以為箙[illegible]也

又以為旗【[illegible]】都賦旗魚須【[illegible]】子虛賦靡魚須之撓旃是也

飛魚白澤

飛魚。鰩也【山海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鰩魚鳥翼蒼文
白首赤喙群飛每上常有大風【爾雅翼】鰩長尺許翅與尾齊
一名飛魚 白澤 獏也 說文獏似熊而黃黑色 白居易獏屏贊
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徐氏謂即白
澤也

邛邛岠虛

【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
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呂氏春秋】北方有獸
其名為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邛邛岠虛鼠後而兔
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illegible]】蟨得甘草必齧以遺
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蟨以走【爾雅】與【呂氏春秋】作邛
邛岠虛【[illegible]】作蛩蛩駏驉其說有無不可知【[illegible]】法邛
邛青獸如馬距虛似騾而小岠又作距今驢父馬母生曰駏
或即岠虛也邛邛或亦此類與

獬豸鸂鶒

今制品官服色法官服獬豸七品官服鸂鶒而鵔鸃又諫垣
獨服之【[illegible]】獬豸似山羊一角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爾雅】
鸂鶒性食短狐[illegible]鳥之勑邪[illegible]害者法官與諫垣上則[illegible]違

下則彈惡有鱗不直勅邪逐害之義故服之脫有不然是徒
爲是窮奇矣

象鼻鼉尾

虞衡志象頭不可俛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柱地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取物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徐衷異物志鼉形如龍喙長平其身牙如鋸尾有二鈎極利遇鹿豕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鼉其爲鼉不過一二象食以鼻鼉食以尾物類之異者也象孕五年乃乳鼉生卵爲魚爲鼉天不欲其類繁也

豭豝 豭音加 豝音巴

說文豭牡豕也左傳盍反吾艾豭豭音轉爲牙又轉爲假俗謂牙猪假肉也稱假者今武昌稱牙者所至皆然說文豝牝豕也詩一發五豝南人謂蹇曰巴北人謂女陰曰巴南人有音而無字作粑者俗也北人取義於牝故每鬨南人言輙虛胡

鱣鮪

詩鱣鮪發發鱣今海東黃魚俗作鰉鮪一名鮥俗作鱘郭璞曰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斜行甲肉黃大者長二三丈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陸機曰鮪身形似龍周洛曰鮪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流上能度龍門則爲龍是化龍者鱣鮪也俗謂鯉化龍因鯉亦謂之鱣故譌也埤雅云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三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者也無變又豈能化

鮆鱖 鮆在禮切 鱖居衛切

漢書貨殖傳鮐鮆千斤說文鮆刀魚也飲而不食俗作鱭韻書無鱭字唐人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鱖魚有肚能嚼者扁頭大口細鱗有斑文一名婢魚譌作罽鼻在額上似鱘

鮞鯖 鮞音而 鯖音爰

說文鮞魚子也鯖魚子生者也鮞是子之在胎者鯖是子之散泊在草者

蛤四 蚤二 蜃音刻

蛤蚌也亦曰蜆又曰珧狹而長者曰蠯附石而生者曰蠣又曰蠔海蛤蚌也亦曰魁陸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山蛤石鱗魚也似蝦蟆而大身長黑色無瘢痱三者皆可食蛤蚧似守宮而大長四五寸尾與身等可入藥蜃車螯也似蛤而大其甲可爲器服之以爲灰禮鬯人職四方山川用蜃器杜氏注之以蜃謂薄粉之也又蜃似蛟而無足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謂之海市者此也 珧音姚 蠯音排 蚌音棒 脤音疊 蟡音荒

蛤蠯

今人或以紙或以繒重糊之以爲書衣冠或覆襯曰蛤蠣不
誤其實皆謂當言蛤蚌蛤大曰蛤小曰蜆蠣蚌狹而長者皆
甲蟲也竟衣冠之或覆之襯皆殼也殼甲也借蛤蠣以名
殼也北方呼歌排南人呼格排此蛤蠣之訛也凡俗呼未嘗
無字但人不察耳

蚩蠵 蚼蝥

蚩蠵大龜也似玳瑁而薄有文今龜筒是也又一曰方蚼
名[illegible]一曰蚼蝥龜屬與今碑趺其像以大龜
揚[illegible]皆係臂如龜生於海洲係臂當作係[illegible]即蚼
屬頭也[illegible]以臂係爲海錯之名又以蚼蝥爲蚼之類殆
猶未辨耳

鼃黽 黽音猛

周禮蟈氏掌去鼃黽鼃即蛙[illegible]蝦蟆屬長腳[illegible]青謂
之青蛙一名田雞又曰水雞黽郭璞云蝦蟆屬似青蛙大腹
一名土鴨二者皆可食陶弘景云蝦蟆腹大皮上多痱磊不
可食今但以取蟾酥一名蟾[illegible]蝌斗一名活東形圓有
尾聞雷震則尾脫腳生[illegible]鼃[illegible]其形鼃
黽[illegible]蟾蜍似蝦蟆居陸地[illegible]蟾蜍生角食之壽千
歲[illegible]有趙人以蝦蟆爲上味皮最佳謂之錦襖子非
真蝦蟆蓋謂石鱗魚耳石鱗魚似蝦蟆而大生石澗中此即

所謂蛤所謂龍[illegible]所謂錦襖子者也生角又其異者耳

馬螘 螘與蟻同

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注大螘俗呼爲馬蚍蜉[illegible]註螘
爲玄駒毋以大螘馬小螘駒與或以馬善陳螘亦善陳有似
於馬故得馬名[illegible]謂人成蚊蚋馬成大螘恐非

青蚨海月

博雅[illegible]青蚨也[illegible]詩[illegible]海月青蚨海月二
者[illegible]水蟲也[illegible]南海有蟲名[illegible]如蟬大辛美可食其
子如蠶[illegible]其母塗錢子塗其用錢則自還即青蚨也今閩
廣所食龍虱是[illegible]云海月南海水沫所化煮時猶變爲水
似半月因以名之海蛤類也[illegible]以爲寶名誤矣

貙

按[illegible]貙子也[illegible]凡獸子初生皆曰[illegible]引韓愈猛虎行子食
亦豹麛誤矣羔小羊也北人罵人年少曰羔然則羔亦豈人
與[illegible]爲豹子借用耳

馬頭娘

[illegible]云[illegible]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illegible]皇妃祭先蠶西
陵氏也周禮[illegible]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禁原蠶爲其害馬也由
[illegible]與[illegible]則蠶祖爲西陵氏黃帝妃也由周禮[illegible]則蠶爲馬

之所視以爲盛衰馬胎于蠶也古之可見者如此圖經高辛時蜀蠶女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母誓得父者嫁以女馬振迅去得父還父違誓殺馬曝其皮皮捲女飛去女化爲蠶披馬皮謂之馬頭娘蜀人祀以祈蠶曰娘者因西陵氏而譌也曰馬者因馬同氣而譌也曰祀以祈蠶者托于皇妃祀先蠶之文也其不經如此至有謂高辛氏募得犬戎將吳將軍頭以以女娶盤瓠皆此類也

狼戾很戾 很下懇切

狼性多藉其草穢亂故曰狼藉曰狼貪又曰狼戾皆言多也羊性很愈牽愈不進其曰很戾言不順從也狼从犬良聲很

从彳艮聲字相近而迥異今言不順從者乃曰狼戾或曰貪很則失之矣 彳音尺

决明螵蛸各二

石决明鰒也似蛤附石而生王壽所啗者茮决明芰也葉黄銳赤華實如山茱萸蜀人所啗者桑螵蛸螳蜋子螳蜋逢木便産唯桑上者爲佳陶隱居以爲得桑之津氣也海螵蛸烏賊止背上一骨輕虛而白腹中血及膽如墨本草以爲生東海池澤者也

蟢蟢 蟢音豈

廣韻蟢長足蟲也詩疏蟏蛸長股者一名長蚑詩疏長蟢河內人謂之喜母着人衣當有親客至今産子于牆壁上護以白膜亦有足抱子行者俗謂之喜喜則蟢也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陸賈云蟢子垂而百事喜今俗云人將有喜兆垂於冠兒蜘蛛有三種一種布網簷端一種絡幕草上但蒼黑色一種小而微紅謂之蟢味則蟢也郭璞以小蜘蛛長脚者爲蠨蛸是猶未辨

蜥蜴蝘蜓

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爾雅疏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蜥蜴又名蛇醫又曰龍子其色青綠長二三尺守宮又名蝎虎灰色大如指長數寸居屋中至萬

山嶺有大蜥蜴數百就水飲澆入口即成雹蜥蜴如彈丸忽雷殺蝌蚪皆失去故人用以祈雨蜥蜴龍子信然也雜師市曰守宮術家以器養之飼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臂終身不滅有房室之事則滅故名郭口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任防淫佚也郝此言是矣儒行篇宮牆垣也蝘蜓常居牆垣之中若守然東方朔跂跂脈脈善緣壁是也

瑣蛣水母

郭璞江賦瑣蛣腹蟹水母目蝦松陵集注瑣蛣似蜯有一小蟹在腹中爲瑣蛣出求食或不歸瑣蛣餓死淮南人呼爲

蟲奴虜頷水母名蛣，形如羊胃，無目，以鰕為目。[illegible]水母
腹下有物如絮，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鰕寄腹下，捕者
或遇之即沉，乃是鰕有所見耳。一名蛇，又名摶猶魚，又名海
蛆。二物者亦異矣。

蝍蛆　蜈蚣　蚿

爾雅疾蔾蝍蛆，郭璞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莊子蝍
蛆甘帶是也。埤雅蝍蛆蜈蚣，今俗謂之百足。[illegible]百足之
蟲，三斷不蹶是也。顏[illegible]曰馬蚿蟲，百足，似蜈蚣而小，大多腳，不
能毒人。莊子蚿憐蛇是也。按，疾蔾，莊[illegible]也。爾雅以為蝍蛆，不可
曉。或亦以果蓏為蒲盧之類。郭璞以蝍蛆似蝗，非食蛇，唯蜈
蚣為然。埤雅以為蜈蚣是[illegible]。帶，蛇別名，亦非帶腦也。中州
人謂頭為腦，帶[illegible]謂其頭[illegible]。郭璞所謂食蛇腦也。蜈蚣謂
之百足，蚿亦謂之百足。

雞尸　蚌　兩

戰國策[illegible]說韓宣惠王曰：[illegible]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作雞
尸牛從。戰國策蘇代語趙王曰：[illegible]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
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陸農
師讀雨作兩，兩猶二。後者，將激于怨而從也。[illegible]足以知
大將兩為也。兩即解。六戰國策為是。

桂蠹

漢成帝紀桂蠹花不實。文帝紀賜尉佗書，衣物使者獻桂蠹
一器。東方朔七諫：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illegible]桂蠹[illegible]
色有香，啖之已陰痿之疾。按，桂蠹，桂樹中蝎蟲，食桂，味辛，蜜
漬之可食。成帝紀桂蠹，謂桂有蠹，後二言桂蠹皆指蝎蟲言，
此亦可見桂有實。

鎖陽　虎[illegible]　紫稍花

[illegible]耕錄：[illegible]田地野[illegible]之發起如
筍，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脈連絡，其形類男陰，名曰鎖陽。五
臺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肉翅，不能飛，[illegible]自鳴
口鳳凰不如我，深冬毛羽[illegible]得過
且過。其糞[illegible]生三卵，一為吉吊，上岸與鹿
交，或在水邊遺精，[illegible]浮木枝，如[illegible]紫稍花
道[illegible]謂之龍[illegible]如所云，則三物亦希有矣[illegible]也。

音聲木　鵝灘

因話錄：[illegible]門有[illegible]櫟樹陰[illegible]絲竹
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謂之音聲樹[illegible]南府尹廳前
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灘[illegible]牛僧孺為縣
尉，忽報灘出，[illegible]與同僚[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分司御史。
若是西臺，灘上當有一雙[illegible]下，不數日，拜西臺
御史。由此則人之出處，當有定也。

螽

爾雅蜤螽蜙蝑蠜螽蟿螽土螽蠰谿螽類

有五種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九十九子俗稱飛蝗

螽斯是也蟿螽大小長短如蝗青色好在茅草中因謂

之草螽蜙蝑長而青色長角長股以股鳴者也詩五月斯螽

動股毛鄭誤以蜙蝑爲螽斯也似蝗而細長飛翅作聲蠜

一名蚱蜢似蝗而小

皮革

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韋韋之不均謂之皸

十四物取義

贔屭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

屋角上徒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

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於橋

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蟠蜼形似龍性

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首

金猊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上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

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蚣蝮形似龍而小好立險故

立於護朽上鰲魚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形似

獅好食陰邪故立於門環上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

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見蘇州雜誌得之倪村民家雜錄中

必博雅者有所未也其曰螭虎亦不免訛耳恐訛亦不止此

云

鵂鶹

爾雅鵅鵋鵙怪鴟梟鴟鵂小鳥即鵂鶹也二鳥本不

同盡誤也正名曰鵂鶹分言之或曰鵂或曰鶹又或作梟有

二種一種茅鴟似鷹而白有冠一名鵂一名舊今未知爲何

鳥一種怪鴟又分二種一似鷹性嗜鼠俗名夜食鷹頭圓而

有耳俗又名猫兒頭即鵂鶹也曰角鴟曰鴟鵂曰鵋鵙曰訓

狐曰姑獲皆其名也一似黃鸝背有文如鋤雄鳴扛雌鳴孔

俗名快扛即鶻也曰鴞曰鵩曰鬼車曰車載板曰九頭鳥

皆其名也二鳥晝伏夜見鳴則凶一種梟鴟又名土梟少好

長醜大則食其母夏至捕磔之以頭挂木上因謂挂首爲梟

亦未詳其形似或云即鵂鶹也

名義考卷之十終

名義考目錄

物部 凡一百五條

縕袍　褐寬博
褻衣　端章甫
冕服　冠幘
導　羅縞
款繹鉛　珮
幧　襜褕
副編次　綷縩襪膝
絲綸綍　綬
魚袋　犀比犀毗
紗縠綾綺　六珈六服
襦　半臂背子
重襦重繭　褦襶
禕冕副褘　裼襲
布稱升　玄纁
袒繞　帢毅襴
窮袴犢鼻褌　匹特
端匹　圭璧
瑤瓊玫碧藍　錢

開通元寶　傳國璽勞正斧
五金一金　塗金裹金
錙銖　縮酒茜酒
宗酒下飯　毋母爪刺屈膝叵羅
瑟瑟　刀斗
酒醋食　糗餌粉餈
餅　麴糵
綠蟻白墮　尊彝觴勺
器　飲器
車制　冰鑑水鑑
闌干　鑪瓶
銀囊滚毬　梳枇
蘭膏蓮炬　關鍵管鑰
銓衡文衡　度量衡古今不同
滑稽　舟
箜篌即琵琶　卮匜
白玉珂紫荷囊　虆梩
鹿中　笏手板
竹根藍尾　摴蒱
黄流流黄　鼓角

車蓋　凝釭
風鏡風旌　書籤酒經
骨朵　魁
副紙　樸筏
舡　艑舟
鞶旗纛車黃屋左纛　豹尾保房
筵席　刀圭
金井銀床　轆重
什器家火　磨礱
紫詔黃麻　紙

碑　方策
款識　臨摹硬黃響榻
牌揭　帳目
案字有六義　肉好有二義
廿卅卌

名義考卷之十一

西楚周祈著
東兗劉如寵校
黃中色川

物部

縕袍

玉藻纊為繭縕為袍注纊新綿縕舊絮謂為絲不纜為綿纜餘為絮以絮麤繹而出之曰緒緒之所累曰絲以為蠶敝文章不纜而成之曰綿（書纖織）絲并萍澼絖是也以褚繭纜餘為絮蒯內不護蛹者與其外膜雜為之曷絡有衣被之是也以褚衲繭春秋傳所謂重繭衣之貴者袍即論語所謂縕袍衣之賤者貧者又不可得絮於是雜用枲褚枲麻也以

褚袍亦曰縕袍編而為粗短衣即孟子所謂褐寬博以為褌褧用以行道禦塵即詩所謂褧衣記所謂絅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謝諸注作著（褧音絅褧音綱比與絅同褧衣綿俱音）頃

褐寬博

褐說文編枲韈也馬絡頭也亦謂之馬衣賤者編枲為衣寬大有似於韈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於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罽也亦謂之毼其字从毛康成杜預諸人皆誤釋（罽音計）

毧衣（毧　二音）

毧說文𣯪也爾雅翼𣯪葉似竽而澤今人績為布以為衣不

重曰襌縠謂衣錦褧衣是也亦作絅古以禪爲絅謂禪衣錦
尚絅通作顈古者禮女從者畢袗玄袗顈黼禮三年之喪
既顈又作景儀禮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絅顈景褧通皆嫁
時在途禦塵之衣也

端章甫

端與玄端即緇布衣古者卿士聽朝之服以其正幅不衰殺
故曰端章甫殷冠也其飾漸大故曰章甫亦以緇布爲之所
謂玄冠也毋音牟追音堆

冕服

黃帝垂衣裳有冕服虞舜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有十二章之制周去三辰爲
旂常九章自山龍而下謂之袞冕龍阿曲也七章自華蟲而
下謂之鷩冕鷩赤雉即華蟲也五章自宗彝而下無火謂之
毳冕虎蜼毛縟也三章粉米黼黻謂之希冕所存者少也一
章唯黻而已曰元冕衣玄也此皆祭服而云曰冕者以服得
名也非冕之上有龍鷩毳等也袞冕十二旒王大祀朝覲服
之上公九旒鷩冕九旒王祀先公饗射服之王三公八旒侯
伯七旒毳冕七旒王四望服之王之孤卿六旒子男五旒希
冕五旒王祭社稷五祀服之王之大夫諸侯之孫各四旒元
冕三旒王祭群小祀服之諸侯之公三旒再命大夫二旒一
命大夫一旒王之五冕旒有多寡每旒玉皆十二無增損也
上公以下每旒玉數如其旒數尊卑之等也是冕之與服君
臣所共惟冕旒多寡[illegible]爲[illegible]耳故臣下之冕[illegible]謂之裨冕
裨冕曰冕[illegible]大夫以上冠也玉藻注冕以板爲之飾古注五
冕之板[illegible]八寸長六寸前圓後方有綖綖用三十升布染黃
[illegible]後冕上[illegible]冕前後而垂有紘紘冠卷也有紞即瑱纊以黃綿
爲圓[illegible]冕兩旁當耳處下繫玉瑱謂之瑱有繅繅合五采絲
爲繩垂於綖之前後以貫玉[illegible]成也一玉爲一成結之
不相雜也周制如此[illegible]服[illegible]竹皮因[illegible]其制度
[illegible]此冕者有[illegible]色之[illegible]班固不志輿服也[illegible]音[illegible]

冠幘

冠弁也所以弁髮又曰髮有巾曰幘[illegible]
猶堆也章甫殷冠名章甫也周曰委貌委曲有貌也[illegible]以緇
布爲之故曰緇布冠又曰玄冠纚服甚委貌與皮弁同制長
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似皮弁以鹿皮爲古冠制雖不
可詳今羽流爽髮若大略近之趙惠文冠以冠如蟬翼猶古
之爵弁一名爵弁一名雀冠一名武弁[illegible]勇而有介
今勳臣纏巾抑[illegible]羽其遺意楚獬豸冠以獬豸得名後有
鐵柱又曰桂後謂之法冠今憲臣冠加獬豸於上亦其遺意
也今翼善冠本宋采古制白服之　今乘輿常服亦名翼善

冠或唐制也其他冠名尚多制不可考剃加武將首飾絳帕
後稍稍作顏題須與續其顏卻結之施巾連題卻覆之名之
曰幘孝文乃高顏續爲之耳崇其巾爲屋文者長耳武者短
耳君今喪冠

導

周禮太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南史[illegible]見玉衣中有玉
介導[illegible]門[illegible]謂制書曰檀越既能[illegible]何爲不執
鍮鼠今[illegible]云通天犀導爲釵[illegible]導同音一物也按釋名
儀云導所以建髮於冠卷所以櫟髮於巾幘之裏[illegible]導
也蓋即笄釵或謂導即梳篦之類歟亦以收髮即今掠子導

即今引子以角爲之櫟髮入幘故名引古名導今名引其義
一也[illegible]所以引行故又借爲[illegible]俗呼轉爲敲音俗書
作則字於是引之義晦而導[illegible]不復知爲何物矣[illegible]
二條[illegible]亦未明的[illegible]
音[illegible]

履舄

草曰扉又謂之屨又謂之不借麻曰屨[illegible]亦謂之履皮亦曰
履又謂之鞮又謂之鞻又禪下曰履複下曰舄按舄有三等
赤舄爲上冕服最上達者下有白舄皆複之複底者[illegible]
曰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屨亦得凡履下置木

曰屐複中薦曰襍履不着跟曰屣小兒履曰鞼音貴

韍韠韐 韍音弗 韠音必 韐音閤

說文韍韠也韠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
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韐合韋爲之以茅蒐染之一曰韎韐
以代韠是韍韠韐三者皆蔽膝之衣別同名異韐乃合韋韍
韠不合此其異耳朱子曰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大夫
以上之服韐則士服也玉藻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太子直
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陳氏曰以茅蒐前
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合則曰韎韐詩
疏古者佃漁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絺繡

黑與白相次文[illegible]之紱以韋从韋作韍以絲从常作紱
一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設蔽膝以備濡漬 韎音妹 蒐
音搜 絺音止 與黹同 韍古弗字

珮

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illegible]曰古者君臣
皆佩玉因名爲珮[illegible]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
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朱子曰佩有珩
者佩之上横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
之下端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
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

如牙兩端皆鋭橫繫於珩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耳也

帔

說文弘農謂帬爲帔非帔在肩背也今命婦衣外以織文一幅前後如其衣長中分而前兩開之在肩背之間謂之霞帔即古之帔也

褘揄 褘音暉揄音俞

按王后六服褘衣揄狄褘衣畫翬也揄狄畫鷂也狄本作翟雉名翬鷂皆雉也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是褘揄皆畫雉但質有青素之殊耳文謂翟羽飾衣曰褕翟羽不可以飾衣十二章華蟲作繢宗彝爲繪繪爲畫帝服用繢后服用繪皆畫也

副編次

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按副本作髲首以爲飾若今步摇服之從王祭編者列髮爲之若假紒服之以桑次本作髮次第髮長短爲之若髮鬄服之以見王燕居有纚笄總

綦緤韈縢 綦音其緤音屑縢音滕

古林云文綦綵緤綸韈羅縢綦廣韻履飾也文綦履之有文者緤與紲同廣韻繫也綵緤韈繫之有采色者綸韈文貲布也綸韈以貲布爲韈也縢埤韻約也纏也偪束其足令小男子行縢自足至膝此則施之足羅縢以羅爲之四者皆婦人足飾也 緰音頭

絲綸綍

說文絲蠶所吐也一曰一蠶爲忽十忽爲絲緇衣注綸有秩嗇夫所佩疏云綸如宛轉繩唐韻綍大索一曰引車索又引柩索喪大記注在棺曰綍行道曰引一蠶謂蠶口所吐甚微合十忽而成一絲綸所佩之繩視絲爲大綍引車引柩之索則又大矣

綬

綬有二一以佩玉謂之繸一以佩印謂之組說者未甚分曉古人佩玉以比德必有綬維之乃可佩徐廣曰剌以絲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漢制璲綬之間得施玉環鐍詩所謂鞙鞙佩璲是也今錦綬乃其遺制佩印以檢姦萌亦必有綬以繫之乃可佩霍光進侍亦載綬師古曰韍所以繫印石顯爲中書令民歌曰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淮南子所謂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今印綸綬乃遺意 纍音[illegible]

魚袋

唐百官佩金魚謂之魚袋武后朝佩金龜後乃佩魚郭野錄唐初爲銀菟符以兔爲瑞後爲銀魚符以鯉爲瑞武后以玄武爲瑞乃以銅爲龜符或謂鯉李也龜武也重國姓也[illegible]云古者有算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唐改魚袋本算袋之

子055-096

遺而蠶袋文何取於國姓耶、

犀比犀毗

楚辭招魂晉制犀比費白日些、王逸注、犀比博著比集犀角以爲飾也、前匈奴傳、黃金犀毗一、顏師古注、犀毗胡帶鉤、

紗縠綾綺

師古曰紡絲而織、輕者爲紗、縐者爲縠、說文綾𦆀也、綺繒也、紗即今紗、縠即今皺紗、輕紗、又謂之絹綾、即今綾綺、今細綾統素亦謂之絹、繒亦謂之帛、今言段者統繒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疋也、今人妄从絲作緞非是、

六珈六服

詩副笄六珈、疏云、祭服首飾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制若今步搖、云婦人之副可以當男子之冕、晉志、皇后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辟邪南大豐大特六獸、謂之六珈、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褘當爲翬、揄狄讀爲搖翟、搖本作鷂、闕狄一名屈狄、言屈於二翟也、是謂三翟、唯褘言衣者、爲六服之首、以衣目之也、翬其色玄、揄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爲雉形、五采兼之、綴於衣上、數皆十二、鞠衣黃色、如鞠塵、展衣白、褖衣黑、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見及御於王服褖衣、衣與綴衣其色同、綴亦如其衣之色、謂之六服、珈與服皆以六、六者陰數之中也、褖音彖

襦

說文襦短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謂之袛裯、此說非、劉弘傳持吏老羸疾與襦袷韋袴複帽、謝朓過征、輦時大雪、見輦敝絮單席就學不倦、朓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輦充卧席而去、顏協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懼其清嚴不敢發口、觀此則襦當是緜襦縕袍之類、可以禦寒者、非短衣汗衫也、袛音低、裯音稠、

半臂背子

古者有半臂背子、事物紀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長袖也、又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於衫、身與衫齊而大袖、按方言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袛裯、郭璞云、俗名裾掖、一曰襤褸、即是諸子上加襴褫、如今半臂、漢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此可見大掖衣外加半臂在手臂之間、如今搭護相似、脫去半臂即大掖衣、故曰除即長袖也、又衫子外加背子、在脊背之間、如今披風相似、所謂其制袖短於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也、

重襺重繭

左傳衣重襺、按纊爲襺、新綿也、重襺謂重綿、叙傳申重繭以

存荆按爾本作玼見柢也亦通作爾柢起如爾也（爾玼並音）（爾柢音支）

襪儀（襪音襪 儀音蟻）

襪襪伏日詩人世稱襪子觸熱到人家諸書訓襪襪爲不曉事之人字从衣何以云不曉事義作襪涼笠也以竹爲蒙以帛若絲織爲之以障日者如今涼笠見人必不曉事者也

禪衣 禕（禪音單 禕音揮）

禪之言偏也大常大夫爲上公袞侯伯鷩子男毳偏於天子者也禪衣袞侯伯鷩冕以朝是也副之言貳也王后褘衣上公如天子之服則上公夫人亦后之服貳於后也禪褘夫人謂褘緣也

裼襲（裼音錫）

裼衣乃半袖襌衣加于裘之上以見美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裼之上以充美曲禮注古人近體衣有袍襗其外有裘夏裘葛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與深衣之屬也

布稱升

古者布稱升以精粗之名廣韻升成也布八十縷爲一升一成也二千四百縷爲三十升三十成也猶總小成大成俗謂銀一成二成至十成之意間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鄭注三十升細密難成大布三升雖成猶未成六升始謂之成三十升則又細密難成此亦可見升之爲成也

玄纁

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賈疏云凡染玄纁之法取爾雅考工記相兼乃具然四入六入無文縓竀纁三色皆染以丹秫鄭云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淮南子曰纁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入黑則爲緅朱與紺皆四入也周禮染人六入爲玄以緅更入黑汁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緇與

玄相似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更取周禮染人及鄭氏淮南子諸說始備赤汁以朱湛丹秫丹秫赤粟也黑汁以涅涅黑土在水中者也由朱以前皆赤汁由紺以後則皆黑汁緅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赤多黑少也賈疏緇色一入爲緅緅即纔也（纔音耗）

袒絻（下音問通作免）

禮記注絻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髻喪服小記集解鄭氏曰絻以布爲卷幘以收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在者先着此後加冠按二說絻之義已明而曰袒者何蓋不着冠露髻猶借未成注所稱袒幘也

此服之最輕者。總以下冠各異，而繞周行也。又古者有罪，免冠而關項拆，因謂之免。是知繞不獨喪服，即平時亦有。吉則用皂，所謂緇纚；凶則用素，所謂縞總。緇纚所以韜髮，故用全幅；但繞止於括髮，故廣一寸耳。緇纚今易爲緇巾，但繞猶今之勒頭布也。纚徙灑二音

帢 襬 襴 帢音恰，襬音提，襴音闌

古者以緇布爲冠，止於斂髮。魏武帝裁縑帛以爲帢，按頭使下，今帽也。以皮爲履，止於拘足；趙武靈王作胡服，始爲襬，連脛服之，今靴也。上衣下裳，以隱形自蔽；降後魏，胡俗欲便於鞍馬，施帬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長衫也。帢本軍容，襬與襴皆胡服，古人冠裳之制，於是盡變矣。

窮袴 犢鼻褌

漢昭帝霍光欲后擅寵，左右皆阿意，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注：窮袴有前襠，不得交通。列傳：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褌。注：小褌，形如犢鼻。玉篇：三尺布作，如牛鼻。

匹特

今人稱布帛一馬，一曰匹夫、婦，一曰匹，遂以匹爲獨，不知匹偶也。楚辭孰可與兮匹儔布帛一曰匹者，兩端也。馬一曰匹者，舉口足也。匹夫匹婦曰匹者，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故通謂匹夫匹婦也。特，獨也。書：歸格于藝祖，用特。謂一牛也。又以匹爲偶，詩：實維我特。婦謂夫爲特也。求爾新特，夫謂婦爲特也。

端匹

杜預曰：二丈爲一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東卷其末爲二端，二端兩也。其合只一匹。此胡大監旦致仕，遇赦，賜萬年束帛，當十端，夏東領閣選縑十匹，歸之胡，卻還其五也。又曹子閒疏云：丈八尺爲端，十端六纁四玄，五兩三玄二纁。說又不同。匹與疋同，爾雅：倍兩謂之疋，是也。

圭璧

周官：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以見天地宗廟。鎮圭長尺有二寸，以朝諸侯。大圭或謂之珽，又謂之玠。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檀弓注：四植謂之桓。漢書注：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天子須諸侯以安，猶亭郵須桓楹以安也，故曰桓。長九寸。孔義云：直者爲信，曲者爲躬，皆長七寸。疏云：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皆徑五寸，各以其象爲瑑飾。圭圓而宛之無鋒芒曰琬圭，圭上圓而判之曰琰圭，皆王使之瑞節。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璧孔曰好，邊曰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廣韻：玦如環而有缺。荀子：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子謂大圭長三尺，

恐非紳帶之間所能容長或亦與鎮圭等但以見天地宗廟故曰大鎮圭以朝諸侯鎮安天下故曰鎮桓以植為義信其形伸以直為義躬其形曲以卑為義躬圭在圭為卑也鄭云穀善也天子穀圭以聘女又何取於養瀵制天子卧内以青規地曰青蒲則蒲璧以青玉得名亦未可知若必以瑑飾為言則桓當刻大木雙楹恐無是理新圖亦云信圭直躬圭曲舊圖瑑為人形誤矣又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蓋謂諸侯所受於天子之圭其冒覆之天子來則出以合之非執以為儀也亦取覆冒天下之意半圭曰璋半璧曰璜外八角而中圓曰琮圭邸邸本也璧羨度長也璋邸射謂剡而出也又有圭瓚首形如槃以圭為柄有流前以灌鬯瓚以受灌盂盛之器也 瑑音篆

瑤瓊玟碧藍

瑤白玉瓊亦玉玟黑玉碧石之青美者紀年穆王七年雨碧於郢又萇弘死於蜀埋其血三年化為碧藍玉之次美者王秦記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名蓟田瑤則所謂白如截肪瓊則赤如鷄冠玟則黑如純漆者也碧為石青多而白少藍為玉白多而青少今人秖知瑤為玉即瓊玟不甚辨碧與藍則專指為色矣

錢

夾漈鄭氏云古錢其形如篆几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本鄭氏考云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錢文周曰寶貨秦曰半兩漢曰漢興宋武帝曰孝建魏曰四銖以孝建年鑄重四銖也載年號始此後周宣帝曰永通萬國齊曰五銖唐曰開通元寶東明錢東都亦鑄得一元寶唐高李環鑄永通錢化貨不載年號又多有之稱元寶自唐高祖始稱通寶自唐肅宗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錢文始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今 制錢輕重大小倣唐開通而文則襲宋人之誤讀也 然古錢家宋某文泉字周與圖同皆誤

開通元寶

唐錢平曰開元通寶字語今當曰開通元寶人多未之信按東觀通考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其文歐陽詢制徑八分及篆隸三體文自上及左迴環讀之詢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後錢上有掐文宋東萊曰自漢至隋惟五銖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開通之法不可易然能用此此皆可證而曰開元者何為錢為時鑄開元又唐年號元和至京師上以王太南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耀卿對裴宗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後人遂不知回環讀乃錯綜讀而曰開元通寶也宋亦嘗鑄錢宋璟請行二銖四

參錢謂開通元寶也以是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得輕重之中故再鑄之其錢獨多也子家藏杜佑通典亦云開通今新刻本皆云開元未學妄竄易也錢文不用年號者古比比是即唐後亦有不用者唐則錢文曰永通錢貨與錢文曰皇宋通寶何可以年號拘也

傳國璽　玉斧

傳國璽秦始皇所刻玉出藍田山方四寸上紐交盤五龍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歷漢魏晉沒於劉淵錢氏玉斧或云自殷時流傳以斧水玉碾造高二尺八寸顏平之藻文每朝會一人執之立於陛前元時猶存二物者不幸皆沒於夷狄可惜也

五金一金

說文金五色金也五金黃爲之長師古曰金有五色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絕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曰銀色而鉛質曰錫又曰釘又謂之鑞鐵堅者曰鋼古稱金印金鋪金馬金人皆銅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亦銅也史平準書秦以一鎰爲一金惠本記注晉灼曰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一斤直萬錢秦一金得二十四兩漢一金得十六兩萬錢以今估計之纔足十二兩可見古今不甚相遠今人謂一兩曰一金一錢曰一文不知何起也鎰音溢鑞音臘

塗金褁金

今人謂金飾器外曰鍍包器內曰鑲傳寫不知其非玉篇鍍美金也夫金安得謂之飾外當用塗字塗廣韻飾也謂以金飾其外也譌而爲鍍塗又鋤加切東方朔傳謂銛老柘塗俗書作搽廣韻鑲作型器也兵器安得謂之包內當用襄字襄廣韻包也謂以金包其內也譌而爲鑲俗又作厢尤非楊用修謂當作瓖引東方朔傳成頌金銀玉瓖似爲得之不知瓖馬首飾瓖馬帶玦東京賦鉤膺玉瓖謝靈運撰挾瓖皆指馬帶玦言並非包義又以金飾器曰鍍飾器口曰釦鍍音度釦音叩

錙銖

按說文十黍重曰銖一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一則十黍爲銖一則百黍爲銖孟康曰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百黍爲銖也

縮酒莤酒莤音縮

鄭樵注縮酌用茅泲縮泲也說文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莤泲與縮同左醴齊縮以茅藉滓爵出其汁詩釃酒有藇藇香草亦猶茅也曰縮者去滓若縮飲之耳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士虞禮束茅五寸謂之苴者此也曰莤者从艸酉會意周禮甸師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杜注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注謂束茅

而灌之以酒爲縮也皆混釋也、沛爵俱音淮濟之濟醴師使二
音莫音語、

筿酒下飯

今謂折俎曰筿酒謂腥曰下飯謹按下也亦作筿陸機云
接余浸以苦酒肥美可以筿酒下飯古無是稱今人謂腥可
以下飯也又謂歸餘曰下程夫行者發途曰上路則停驂當
曰下程必有贐儀以食俗所謂下馬飯者也

母母爪刺屈膝叵羅 母音謨

京師人謂餅曰饆饠帽曰爪拉門鐶曰曲須柳斗曰姁羅初
聞不省所謂久而思之乃知饆饠爲母母禮八珍淳母煎醢

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爪拉爲爪刺音會爪刺也帽亦草
也曲須爲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王昌門鐶雙曰金鋪
單曰屈膝言形如膝之屈也古鳥接曲作屈戌李商隱作屈
戌皆誤姁羅爲叵羅李白詩蒲萄美酒金叵羅謂金酒卮也
叵羅本柳斗掌刻文似柳斗故名叵羅

瑟瑟

白居易詩楓葉荻花秋瑟瑟廣韻瑟瑟隕落貌潘岳賦庭樹
槭以灑落韓愈秋山寺詩槭槭風響變後人誤以瑟瑟作瑟
瑟杜甫詩雨多往往得瑟瑟博雅瑟瑟碧珠也益州城西每
雨過人多得瑟瑟唐書高權之眞安石國獠得瑟瑟十餘斛 五

歲四月附錄哇番婦人辮髮戴瑟瑟疏好者一顆易一良
馬瑟瑟本作琵琶夫瑟絃樂也白詩誤以槭作瑟杜詩博雅
與史通以琵作瑟杜用偶以瑟爲碧珠不當秋瑟瑟爲槭
槭乃謂爲碧色失之矣又按風亦謂之颼颼或云秋瑟颼謂
楓葉荻色爲秋風所吹颼颼然也雖非白之舊較用前所說
差勝 颼音瑟

刀斗 刀音貂

李廣傳不擊刀斗古者軍有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形如銅
晝炊夜擊刀即刁兵刀字刀兵之刁都勞切刀斗之刁丁聊
切字同音異作刁若俗之有謂刁爲姦衺者古無是義詳

而獨不見之刀刁以風聲有似於刀斗鳴也 鐎音焦 銅音
宵

名義考卷之十一終

名義考卷之十二

西楚周祈著
劉如寵校
東兗黄中色刊

物部

酒醴食（食音嗣）

酒酉也以米麴酉醳爲義黍所成者醴禮也以汁滓相將爲義稌所成者稌即稻稻即秫詩多黍多稌爲酒爲醴食飯也以炊穀爲義稷所成者詩曰我蓺黍稷以爲酒食又曰黍稷彧彧以爲酒食古人以黍稷百穀之長故祭祀用焉稌則治百禮不用祼獻矣（醳音亦稌音杜）

糗餌粉餈（糗丘救切餈音瓷）

周禮籩之實有糗餌粉餈内則注擣熬穀以爲糗餌與餈同又糗擣粉熬大豆爲之又曰合蒸曰餌粉之曰餈又曰粉稻米餅之曰餈又曰粉米蒸屑皆餌也訓皆未辨按說文糗熬米麥也徐曰熬乾米麥也一曰擣糗也說文餌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爲餅也粉以豆爲粉糁餈上也餈炊米爛乃擣之不爲粉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擣麪俱音叟義同溲音蒐）

餅

釋名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以火炕曰爐餅有巨勝曰胡餅湯餅當所著者即今之餅以水瀹曰湯餅亦曰煮餅束晳云玄冬爲最者即今切麪蒸而食者曰蒸餅又曰籠餅今以餅正令緬卷加肉者即今饅頭饆饠而食者曰環餅又曰寒具相土恐污書畫異乃不復設即今饊子他如不托起溲牢九冷淘等皆餅類

麴蘖

說文麴酒母也徐氏曰麴蘖也酒主於麴故曰酒母玉篇糵麴酒母書康以蘖酒酵蘖麴也周禮媒人注齊人名麴麩曰媒說文玉篇媒人注訓麴巳明徐氏訓麴并及蘖玉篇康所訓俱失之蓋麴今麴餅蘖今麥芽爲餳者故書注曰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今人止用麴不復用蘖矣然麴亦麥所成者酒酵酒滓也麴蘖米以釀酒故釀成其罪者曰媒蘖（媒音枚酵音教）

緑蟻白墮

釋名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汎汎然蓋酒之美者其上有華其色緑斟則沈沈然浮於杯間洛陽伽藍記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謂酒曰白墮者無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意同

尊彝觴勺

周禮春官注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以待祼將之禮獻尊以牛飾尊也象尊三足象其形也著尊著地無足也壺尊以壺爲尊也太尊瓦尊也山尊爲山雲形也壺以壺太以瓦

飾皆木也爲鳳也黃彝目也蜼仰鼻歧尾獸也斝稼也刻而畫之於彝也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雞彝宗廟而已尊受五斗彝受三斗曰罍曰卣尊彝之異名也皆用以盛酒者三禮圖云凡諸觴皆向升數別異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故謂之羽觴曰卮曰觥觴之異名也皆用以飲酒者周禮梓人云勺一升注勺尊升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注爲龍頭狀勺以似斗勺柄似杓有似於斗又謂之斗用以挹酒者此其大畧耳取象之不同所受之不一諸儒之說尚多也 蜼音壘斝音甲

罍

說文罍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云雷古文作回罍刻云回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尚可見謂罍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也今器邊肉廣有迴環文猶是云回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虎子屬也一以爲酒器一以爲溺器按漢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歃血盟然則酒器是也晉灼會說之亦恨深耳 溺音尿

車制

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輪主流運有輻輪中木之直指者上有爪以輳轂下有菑以指輞有轂牙輪之王中而爲輻之所輳三十輻共一轂當輻之空謂之藪大車之轂長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三分其轂之長二在外以置輻一在內以受軸其內大穿謂之賢小穿謂之軹有軝轂之旁出者即長二分在外者也有輞輪之外圍者一曰轔有輨轂中鐵以受軸者亦謂之軑曰輻曰轂曰藪曰賢曰軹曰輞曰轔曰輨軑皆附於輪者也輪行不可載因爲之輿輿車底也主容納有軫車上四面後橫木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

四尺四寸有轖車籍交錯也有軨車籍間橫木已𨎹其縫軨也一曰轛有輢車箱也以障物有𨋳車輢間皮篋以藏兵有軾去輿高三尺三寸有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立則憑較應爲敬則俯憑軾有輢兩旁植木以橫較者曰軫曰轖曰軨曰轛曰𨋳曰軾曰較曰輢居輿之中在輿上者也有軌車下橫木以持輪者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其半濟盈不濡軌是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軌之廣狹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車同軌是也亦謂之軸又謂之轊有轄車軸頭鐵以鍵轄者與車則脫行則設之一作舝有轐伏兔也伏於軸上一作

轐曰軏軸曰轄曰轄曰輹居輿之中在輿下者也有轅兩股木之前後出者長一丈四尺四寸有輈轅之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居衡之上而鉤下鉤之如屋之梁謂之梁輈一曰軏有軶橫居輈下以縛軶者亦謂之衡有軶重縛於衡上以駕馬領者有軥軶之下曲者曰轅曰輈軏曰軶衡曰軏曰軥、在輿前附於轅者也有蓋以覆輿者也有軨車無輻直斫木爲之若推輪也有軔礙輪木也有轃盛實器也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輞音罔、軥音止、軏音過、轃音老、轄音管、軑音地、轖音色、軨音零、轒音貴、轄音當、鎋音怯、轉音轉、轐音復、轄音遂、轝音轃、輹音復、輪音亢、輮音軸、

氷鑑水鑑

鑑鏡所以照物又器名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周禮凌人春治鑑祭祀共氷鑑是也水鑑如水之照物無有遁形者書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無私雅宜漢以司馬德操爲水鑑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鑑、瑩然若見柳莊嘆曰劉陽水鑑後在于茲是也、甀音垂

闌干

階際木勾欄曰欄干亦作闌干、眼眶亦曰闌干、盖闌干以橫斜爲義勾欄木縱橫爲之故曰闌干、以木爲之故字从木、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蘭師古曰萑蘭泣涕闌干也、萑音丸蘭香草躬誤當作渙瀾亦縱橫之意淚出于眼因謂眼眶爲闌干、

胡杜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薛令之詩苜蓿長闌干、近孫太初詩山中芝草闌干長凡橫斜皆可言闌干、

爐瓶

周人尚臭宗廟始有爐漢始爲博山爐其制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無今之爐也所焚唯蘭蕙劉向博山爐銘中有蘭綺朱火青煙古樂府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無今之香也自武帝通南越中國始有龍腦雞舌等香通西域始有安息薔薇水等香而蕙蘭鬱金不復用矣佛氏有供花之說亦未聞用瓶瓶似甁但以汲水今之爐古鼎也今之瓶古觚也付二器若無所用以爇香插花謂之爐瓶後又倣而爲之其制愈巧矣蒻音丙、錡音熱、䒊與爇同爇音熱

銀囊毬

銀囊帳中爐也毬毬中爐也鄴中記石季龍冬月爲複帳四角安金銀鑿鏤爲香爐白居易詩銀囊貯火懸西京雜記長安巧匠丁緩作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故徐麟曰今謂之毬毬銀囊其說毬毬殊不省囊字名之曰金鞠與銀囊正作對也、

梳枇 枇音陛

廣韻梳櫛也枇細櫛也皆理髮之器釋名櫛梳之梳連氏造梳一十四齒取疏通之義故名梳枇似梳齒而密取密比之義故

名枇切漢傳比疎注比疎解髮之飾以金爲之揚雄頭逐不暇疏疏即梳也今枇作篦魏武帝病取令華佗以金篦刮膜篦乃梳器非細櫛也

蘭膏金蓮炬

宋玉招魂蘭膏明燭注以蘭香煉膏取其香也唐令狐綯夜對禁中以金蓮花炬送歸院金蓮花以載炬者範銅爲之天子制也

關鍵管籥

老音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周禮地官掌受管鍵月令謹管籥楗或又从金籥本作闟亦有作籥者訓者多未辨按說

文關以横木持門戶也廣雅楗拒門木月令注鍵謂鑰之入内者籥搏鍵器也以鐵爲之揗鑰内搏取其鍵是知關即今門閂管即今鑰筒鍵即今鑰鍱籥即今鑰匙鍵从金者爲鑰鑰从木者爲關之入牝處總曰拒門木籥从門者以其爲門用从竹者古字通用也 按音捡

銓衡文衡

銓說文衡也非是正韻平木器今俗謂推鉋衡諸書訓平廉韻權衡也今俗謂秤苛唐選法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六品以下選阿衡古官名阿倚也衡平也水衡漢官名主平其稅入今吏部曰銓衡主考官曰文衡顧名思義可不

平乎苛音枰

度量衡古今不同

宋張表臣云劉仲原得銅斛二於永興軍其一云始元四年造一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按永始紀年漢成帝始元漢昭帝年號甘露漢宣帝年號則二銅斛漢器也以此上推之廉頗見趙使一飯斗米肉十斤則是米三升肉三斤十二兩凡言一石准今三斗一斤准今六兩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劉伶飲一石五斗解酲孔珪飲酒七八斗曹操帳下士持雙戟八十斤皆可推且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古權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說漢文輕小矣周尺纔得今六寸六分家語布指知尺謂以拇指食指一參仍以食指屈二節爲一尺湯九尺文王十尺亦可推 參音摻

滑稽

楚辭突梯滑稽注滑稽圓轉貌公孫弘傳滑稽則東方朔注滑稽轉利之稱揚雄酒箴鴟夷滑稽應劭曰鴟夷酒器師古曰滑稽圓轉縱舍無窮之狀是滑稽本圓轉之義或以言人或以言酒器耳酒器何以能圓轉崔浩音義酒器轉注吐酒不已若今之陽燧尊此亦是臆說按韻會說本龜曰酒尊亦作

雲雷象施不窮也。徐氏曰：圜轉之意，故曰不窮，罍既圜轉，則罍亦可稱滑稽，此其義何也？蓋雲雷之文圜轉不窮，非吐酒不窮也。今尊彝諸古器皆有之，人不識，以爲花様耳。揚雄謂鴟夷腹如大壺，[illegible]謂罍似壺，可見鴟夷、罍皆似壺之器。知罍之有雲雷，則鴟夷亦有雲雷，知鴟夷可稱滑稽，則罍亦可稱滑稽。互言之也。鴟當作鵄，[illegible]鵄，酒器，後通作鴟，本左取馬革爲鴟夷，以爲橋也。[illegible]白鵄[illegible]言但可盛酒耳。

舟

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天子以舟爲橋，自此造彼曰造，諸侯以衆舟維持之曰維，大夫二舟相並曰

方舟，士一舟而已，貴賤之分也。後乃以造从舟作艁，方从舟作舫，扁从舟作艑，皆非字之正也。揚用脩謂扁舟作艑舟亦非。

箜篌即琵琶

傳[illegible]故老云：漢遣公主嫁烏孫，令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箏、筑、箜篌之聲，以方語目之曰琵琶。方語，烏孫語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烏孫謂箏、筑、箜篌皆曰琵琶，以有絃可推引也。字本作批把。箏即今箏，筑形似箏，箜篌其說不一。烏孫謂箜篌爲琵琶，則琵琶即箜篌，箏、筑雖可言琵琶，而其名仍舊，獨箜篌易以方語耳。[illegible]箜篌出自西域，又曰琵琶出自西域，皆未深考。[illegible]箜篌，空國之侯所好。林佑謂

[illegible]坎坎應節曰坎侯，[illegible]樂府謂樂人侯暉依琴造坎，故曰坎侯，皆未得其實也。

卮匜

廣韻曰：卮，飲酒禮器，古以角作，受四升。師古曰：飲酒圜器也。漢高紀奉玉卮爲太上皇壽。說文：匜，盥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左傳奉匜沃盥，一爲酒器，一爲洗手器。今[illegible]稱酒器曰卮匜，失之矣。[illegible]杯匜，似瓢，非是。

白玉珂　紫荷囊　荷音賀

昔人誤以白玉珂作佩玉，如杜甫夜宿左省詩：因風想玉珂。又以紫荷囊作荷，從事如宋祁宮[illegible]助荷橐[illegible]

大者珂，黃黑色，其骨白，[illegible]勒飾曰珂，以貝飾馬勒謂之珂。其骨白，謂之白玉珂，非真玉也。[illegible]文武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謂之紫荷，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乃負荷之荷，非荷葉也。今謂[illegible]曰荷包，本此。

蘽梩　蘽音雷　梩音[illegible]

孟子蘽梩注：蘽，籠屬。按[illegible]書蘽盛土籠，或作蔂，[illegible]注築墻者捋聚壤土，盛之以蘽，投於版中是也。梩，[illegible]也，臿本作鍤，鍬也。[illegible]謂之鍤是也。捋音[illegible]　[illegible]

鹿中

禮[illegible]司射奉中，注：士鹿中，大夫兕中。疏云：刻木如兕、虎而伏

皆上立圜圈以爲算者猶今之算盤今但平底不復刻木爲
鹿與兒矣、

笏手板

徐廣車服儀制曰笏即手板也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有事則
揷於紳閒故曰搢紳謂王班之制執手板唐服制以笏爲
宋洪曰周故事搢笏於帶乃出笏於體而使人持之因置
笏囊崔琳曰宋謂丁公以一網置笏稱重積其上是知古
人執笏搢笏不獨左右也、

竹根藍尾

杜甫詩注云竹根白居易詩三杯藍尾酒竹根盃尾

人多未諭東信山杯捧竹根是知竹根杯名須服注玉名貴
者之器竹根山家之器其酹一也藍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
燈前婪尾杯酒東坡謂是謙遜不敢先飲而林鍾謂巡屢
終末座得酒常貪婪二說非也藍飲酒乎貪婪在曰當
作闌尾爲是渾子也所以足而遞當此之時能飲一
石者也宋景文詩云是似故用婪字不然耳、

樗蒱

樗蒱局戲局戲名以樗爲之今雙陸投瓊會樗以椿北人呼山
椿江東呼虎目葉有瑕如樗蒱子故名樗虎目與樗蒱
子皆謂葉脫瓊形迹也知樗以樗蒱得名則知樗蒱以骰子

爲義雙陸有骰子也、

黄流流黄

詩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注黄流鬱鬯也沈佺期詩誰爲含愁
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黄人多未喻流黄蓋謂簟也簟之佳
者織文黄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黄唐人詩珍簟冷流黄是也
韓愈鄭群贈簟詩蘄州新竹簟空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爭看黄琉璃
則又以琉璃比黄色矣

鼓角

衛公兵法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鼓千搥三百三
十搥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一角三鼓而

昏明畢角之曲有三弄一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二曰
創世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曹
子建撰今角聲嗚嗚者皆難字曳聲耳、

車蓋

車上覆者曰蓋其形圓以象天風俗通黄帝戰蚩尤於涿鹿
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武王伐紂大
風折蓋遂爲曲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漢
高紀天子車以黄繒爲蓋裏謂之黄屋續漢志二千石皆皂
蓋皆車上覆者也後世乘蓋輿乃謂繖爲蓋矣

疑缸

書疑釭、注疑定也、釭燈也、釭从缶、盂長頸瓶、佛氏以注油然燈、故謂釭為燈、疑則燈光之凝定也、唐人不知、誤以焚為鋃、以釭為釭、黃氏辨釭為車轂中鐵、是矣、不知二字俱誤、非止釭也、

風鐸　風旌

開元遺事、唐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又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此後世鐵馬定馬旗之始也、

書瓻　酒經

瓻、酒器、亦以盛書、大者一石、小五斗、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後人訛以瓻為癡、謂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誣、經亦酒器、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晉安人餉人酒一經二經至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是酒五瓶、事出聞見後錄、

骨朵　朵本作簻、音撾、

演繁露云、宋景文謂俗以撾為骨朵、古無稽、按字書、撾、竹瓜反、通作簻、徒果反、轉為骨朵、此說亦非、說文、撾、箠也、本作箠、是箠與撾適一也、曰骨朵者、始製以木、从木曰檛、以竹从竹曰簻、曰箠、後以骨飾之、曰骨箠、猶骰子以竹从竹曰篡、以牙曰牙籤、以車渠曰車渠籤、今又範銅為之、侍衛人所執者是也、箠又作可切、後人去竹、直曰骨朵、遂難說也、今人稱花含胎者曰骨朵、上專下枝、與撾類也、撾簻俱音查、箠音色、專音數、

魁

說文、魁、羹斗也、蓋瓢羹之器、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為首、其形方、有似於魁、故名魁、第五至第七為末、其形曲、似魁柄、故名杓、總謂之斗、借羹斗為首言也、凡為首者皆名曰魁、非首曰渠魁、衆首曰倫魁、亦曰大魁、是又借斗首為首言也、又東漢傳、三輔皆魁頭露紒、注、魁頭猶科頭、科當作窠、謂人髮縈繞成窠、有似於羹斗、其取義已遠、作科益謬矣、杓音標、窠音科、

刜綟　刜音沸、綟音句、

史記、驩往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刜綟、按唐韻、刀劍頭纏絲為綟、廣雅、刜、草中屈索、刜綟、言劍綟無絲、以草為之也、

模範

通俗文、規模曰範、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今模範作模範、按說文、出必先告其神、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為範、作範、借用耳、軷音拔、

觚

論語觚、注、或曰酒器、或曰木簡、說文、觚、鄉飲之爵、受四升、誰

詩外傳一升曰觚此酒器之觚也博雅云籧觚觚也小兒所書
通俗文木四方為稜八稜為柧𣏌觚柧通作觚張平衡云或
操觚而率爾此木簡之觚也一名而二物矣予本意所指今
不可知即以木簡言之亦得 籧音古上[illegible]音斗

艤舟 艤音逆

廣雅艤舟也舟行謂之艤今則凡舟皆可言艤有者對尾而
言後誤作艤張協七命乘鷁舟今為水嬉郭璞云鷁水鳥也
今舟艄貴人繪鷁作舟首以之入[illegible]不敢近當者[illegible]即鷁[illegible]
鷁鵒即是吏所謂九頭鳥以鷁鵒類也此舟之所不往舟首何
取于鷁也古首[illegible]為鷁乘又非鷁晉王濬為益州刺史謀伐吳造

戰艦畫注以於其首以懼江神今官舟多獸形無水鳥者是
鷁本無與於艤當作艤者為是後人誤用璞亦誤也

鸞旗屬車 黃屋左纛

邦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
則陳於道而先行鄭服[illegible]諸侯二[illegible]九斿[illegible]九國
其車服太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後一車懸豹尾蔡
邕曰天子車以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左纛[illegible]
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

豹尾 僚房 僚音豹

崔豹古今注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漢制也只行
道豹尾中亦為禁中今鹵簿有旛曰豹尾雖非車亦其遺意
也唐宋新到官府拼上者謂之僚俗謂程司課作者為僚上
增韻吏官連直也今 大內有僚房當是課作連直之所以
為豹房者誤

筵席

古人坐於地以席藉之可几筵疏初地一重者謂之筵重在
上者謂之席皆以莞蒲為之莆上莞下簟是也或以竹書筍
蒲筵席是也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老則設几安坐則設
籩豆今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言楪以代籩豆也
椅棹楪本無此字檮則借椅柅之椅[illegible]俗書也今人

謂尊俎曰筵席至又謂席上筵可哂也

刀圭

本草云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藥准如梧桐子大釋名婦人
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夫刀圭本草以狀藥
之大小釋名以見燕尾之廣狹未有明言其義者蓋刀銳處
如圭首故曰刀圭猶刀尖也匕匙也方一寸得十分一分如
梧桐子大衣下垂者割正幅使一頭狹如燕尾然梧桐子燕
尾其大小廣狹繞刀尖若耳故或言梧桐子或言燕尾或言
刀圭也

金井銀床

褚記室世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俗人謂井欄爲銀床，蒲平由之說不知何據，葉上恐亦無字。今人家甃井有置鉛錫其下者，蓋青金也，或以此得名銀床，亦非井欄，蓋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用以汲水，其木絕以綿纏。碑間之鹿盧，南人謂之油鹿，北人謂之滑車。曰銀者對金而言，或其色白也。平由詩絡緯秋啼金井欄，亦是指井。鞦韆露帳銀床初破睡，誤以銀床爲寢息之具也。

輜重

說文：軿車前衣車後。徐氏曰：所謂庫車。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後漢輿服志注：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輜軿名輜頁

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說文：衣字，即字林與服志蔽字，但說文輜後蔽，字林與志則前後俱蔽，輜當雜廁，正所謂庫也。字林衣物即所謂軍糧什物也。或曰輜載衣車，重載物車，非是。

什器家火

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共其器物，故稱什器。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故稱家火。

屠蘇

博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四時纂要作屠穌。又廣韻：酴酥，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是屠穌爲屋，酴酥爲酒，本不相混也。唐人詩：手把屠穌讓少年，先把屠穌不讓春，誤以屠穌爲酴酥，後人遂謂屠蘇又爲酒。古人正日飲酒，以少者得歲故先飲，老者失時故後飲，是日酒皆然，亦無屠穌先飲之說。或云屠絕鬼氣，穌醒人魂，妄說也。

紫詔黃麻

漢志：凡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封。唐書見後錄，謂武都今階州山水皆赤，而泥紫，用爲印色，故詔有紫泥之稱，亦豈堪作印色，或如今紫粉之類，武都所出爲最，非真泥也。唐本宋詔用麻紙，寫詔勅獨絲以制勅爲永式，今紙多蠹，今並用黃紙，蓋自蔡倫用樹膚敝布爲紙，故有麻紙。遂存開元謂以檗染

紙使不蠹，故曰黃麻。古今書籍亦曰黃卷，不獨詔勅用黃紙也。

紙

古者書用竹，故竹簡策是已，其字从竹；紙是已，其字从糸。一作帋，从巾。漢鄧后紀：始謂蔡倫始造紙。通俗祖引趙飛燕赫蹏書：法赫蹏，小紙也。謂紙已見於前漢，其時似是，而亦未燭其原。按說文：紙，絲滓也，以絲爲之，餘渣爲紙，以是爲書謂之帛書，非真絲帛也。後漢蔡倫始用樹膚及敝布魚網爲紙，今歙樹皮紙即蔡倫樹膚紙，高麗繭紙即古絲滓紙，又有用竹與秸者，因樹膚而生智也。紙一音低，蹏音題，聲相近，謂紙

爲蹏赫亦也赫蹏謂赤紙也孟康謂赫音閱并康謂蹏猶地也晉灼謂薄小物爲赫蹏皆非糸音覓赫音黑蹏音題叡谷端二音赫音覓閱音典

碑

今世所謂碑古無之七十二家封禪言勒石稱某帝言爲名迹於弇茲石上可見者惟此而已儀禮入門當碑揖則廟內之碑用以麗牲者喪大記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謂之桓楹註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則方上之碑用以下棺者臣子因於其上紀述功德今廟堂墓隧及諸創建碑林立而不知非古也

方策

春秋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者書於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事小事謂字有多寡也古者折竹爲簡以火炙之令其汗取其青易書青簡汗青殺青皆取炙竹爲義曰編謂編簡成草也逆編諸簡謂之策以繩次第謂之編此簡編策从竹編从糸也又以木爲方謂之柧作觚故曰操觚又謂之槧故曰鉛槧其體方總謂之方曰劄說文刺著也竹木以刺者爲書竹者當作劄木書當作札曰牒說文以爲札曰牘說文以爲書板皆方也此柧槧札从木牒牘从片說文片判木也大都不過竹木二者後世易之以紙而其稱名猶故也

款識

古器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居外識居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凹窊二音凸突

臨摹硬黃響拓

於古人書畫置紙在傍視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謂之臨以紙覆其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謂之摹置紙於熱釜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謂之硬黃就明窗上以紙覆映光摹之謂之響拓

牌揭

博雅牌籍也周禮職幣以書揭之註謂以牌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今言牌票揭帖義出此

帳目

今俗謂簿籍曰帳以古者帳幬也帷也無有以簿籍爲義者按漢制郡國以歲時上計郡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是師古亦用帳字其來久矣

案字有六義

說文案几屬周禮掌次張氈案魏志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又案食器也漢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後漢逸民傳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史記韓非傳魏大爲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又

掾也、前漢案飾其辭、董仲舒策謹案春秋、又考也、丙吉傳供所案驗、又下也、爾雅疏可以案酒、又止也、周紀案兵無出、

肉好有二義

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禮記寬裕肉好之音、鄭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方氏曰肉好如一旋而不窮者環、肉好之音旋而不窮者也、義亦相貫、

廿卅卌 廿音入 卅音颯 卌音習

說文廿二十幷、卅三十幷、卌數名、顏之推稱[illegible]賦中山何夥、有子百廿、言有子百二十也、韓愈孔戣墓志孔世卅八、謂戣為孔子三十八世孫也、字統卌插臿把皆讀為一字、後人直以廿為二十、卅為三十、卌為四十、是一字而讀為二字矣、至有讀廿為奴店切、又有直作念字者、其謬不知何起也、

名義考卷之十二終

徐氏筆精八卷

（明）徐𤊹撰

明崇禎五年邵捷春刻本

筆精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徐𤊹撰。𤊹有榕陰新檢，已著錄。是編分易、通經、臆詩、談文、字、雜記五門。其曰筆精，取江淹別賦語也。𤊹以博洽名一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見其遺書大半施鉛槧，題端跋尾。然是書踳駁之處乃復不少。如以乾象陽在下爲老子之猶龍。以坤卦黃中、艮卦行其庭爲皆指道家之黃庭。以繫辭遊魂爲變爲釋氏之四生六道。皆不免好爲異說，援儒入墨。從王柏之說，謂野有死麕爲淫詩。從焦竑之說，謂洛書出佛經。從陳元齡之說，謂周實建寅。皆失詳考。他若以鐵𧝣襠爲馬鞍之飾，不知𧝣襠爲袙腹，廣雅本有明文。以漢郊祀歌甯字當增入庚青韻，不知齊梁以前本無四聲。謂杜詩郫筒本李商隱，不知商隱在杜甫後。謂冬青引唐珏、林景熙二集並載，不知景熙有集，珏無集。謂溶溶爲水貌，晏殊詩不應借以詠月，當改爲甬，不知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漢郊祀歌已然。謂一東二冬爲沈約所分，不知約之詩賦二韻實皆同用，據李涪刊誤，分用者乃陸法言。謂蒙齋筆談爲鄭景望作，沿商濬之誤，不知乃葉夢得書。謂李清照爲趙抃子婦，不知趙明誠乃挺之之子。謂琵琶故事皆婦人而男子無聞，不知賀懷智、康昆侖、羅黑黑、紀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涉疎舛。至謂杜牧詩多猥澀，羅隱詩極淺俗，而稱高啟梅詩「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之句，爲在林逋「疎影」「暗香」一聯之上，尤爲鹵莽。甚至謂孟子不深於易理，周公之作金縢爲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縱之習。特其採摭既富，可資考證者頗多，亦不可盡廢。衡其品第，蓋張萱疑耀之流亞也。

徐氏筆精序

文家四部曰經史子集而總之以經爲的易書詩儀禮周禮語孟孝經經而經者也春秋史而經者也曲禮左氏公穀傳而經者也爾雅訓而經者也道德南

華子而經離騷賦而經子經之餘也騷詩之餘也九流十家稗官瑣語偏記小部子與史之餘也經載道史紀事子之理遜經而事或因史若夫理外之乾坤事中之今古則集附益其未備

故釋經與傳註參體辯史與贊評齊行詮文與叙引共紀班氏所謂使遇明主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此徐興公筆精之所爲作也興公箎伯氏惟和狎主三山社筆耕心織盡抽二酉之藏

竹夕花時足當四面之敵而書淫至老不衰異聞必識秘簡必搜即破產典衣不恡當其意所賞會或胸有獨照往往劄記掌錄紛紛綸綸積久成帙因友人鄧道協由寄留都余得授而卒

業焉復爲排纘倫次臚列區分爲卷者十爲類者三十有八義例略倣葉嗣忠海錄孫季昭示兒編以便觀覽蓋是編出經入史而獨詳於詩詩自三百篇以迨我

明亡不品題而櫛比之而記載後先一以世代爲序其闡繹聖真可訂注疏之謬其揚扢韻語可維風雅之衰其摘幽隱可備丹陽之鈔其蒐遺佚可補河東之篋其剖析疑訛可決石渠之

同異其知古知今識大識小可資青藻可扶風教可廣咨諏可長意智允矣學海之津梁秇林之芳潤豈與夫六官五略忽近遺遠齊諧夷堅弄誕争詭者哉余竊怪今之詞人不宗六經而

乞靈於僞子不信正史而拾瀋於野譚不考古博物而餖飣於流俗惡札小才偏見其所爲詩文集亦解裙襦掇含珠安所得五經笥而腹之第七車行秘書而問之余次茲編必首易通蓋

亦尊經之意且以垂老之年獲此瓌寶手持口誦喜荷共弁亦何忍爲帳中秘亟授道協以公同好道協倏捐賓客而邵觀察肇復授之梓興公它著述甚富有鼇峰集南思受司徒序而傳

之茲編以筆精名則本江文通別賦中語亦予類云

崇禎四年歲在重光協洽一陽月中澣白門寓公黃居中書於朝爽閣

徐氏筆精序

予友徐興公所著筆精殫列窔奧剖析同異多擴前哲所未發允爲後進指南丁卯歲友人鄧道協条軍事於陪京僕留以行爲溫

陵黄明立先生所編定俾之剞劂繕寫而道協已溘朝露矣遂不克竟云予浪跡金陵獲從明立游談及其事亟搜舊藁得之梓人恐其日久湮滅也捐

金以成之會工跋明立令予
爲弁數言余謝曰有先生
在安事詹詹者爲興公玄
晏明立曰不然聊以志吾兩
人之苦心云爾予惟古今
騷人韻士嘯咏之餘有所

著述要以原本於經史蒐
擇其義例間有獨得足破
千古之疑不妨躬自翻駁揭
以示人即趙漢晉唐宋諸
儒商榷一堂未嘗不首
服心折乃邊見小儒橫口

雌張韜謂遵王之制日捲
訓詁沾沾不脫不知
國家功令未嘗錮人於向學
之途壹何哉童習白紛達則
述藏乎天下窮亦隱替其
子孫其若風教運會何予

識不逮興公而鈞異之癖則
同學不逮明立而慕古之心
不遠謏意博士家不得於
朝而日取古人陳迹講求而
折衷之未必無補於盛明之
萬一也興公一布衣名譟天

下予安足取重倘附朋立之
後庶幾藉以不朽也夫
崇禎壬申歲冬月
前進士行人尚書文部郎
參知西川行省兩浙觀察
使友弟邵捷春撰

徐氏筆精目錄

卷之一　易通　經牘

潛龍勿用　天行健
陽在下也　雲從龍風從虎
至哉坤元　必有餘慶
黃中　屯其膏
利用刑人　需于沙
天與水違行　或錫之鞶帶
丈人　毒天下之民
風行天上　輿脫輻
有所疑　其旋元吉
苞桑　眷
澤中有雷　不事王侯
雷電噬嗑　噬乾胏得金矢
賁于丘園　以杞包瓜
先王以至日閉關　何天之衢
過涉滅頂　遇坎有酒
坎不盈祇既平　離麗也

咸其拇　肥遯
大壯則止　晉如鼫鼠
箕子　晉晝明夷昧
風自火出　馬爲曳
位正當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龜弗克違　莧陸夬夬
莧陸 二則　萃亨
用大牲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困于赤紱　利用祭祀

木上有水　井收勿幕
巳日乃孚　豹變
厲薰心　上九鴻漸于陸
歸妹以須　帝乙歸妹 二則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史巫紛若
渙王居　豚魚吉
我有好爵 二則　禴祭
曳輪濡尾　濡其首
剝牀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　闔闢往來
游魂爲變　鬼神情狀
冶容誨淫　坤爲柄
震爲龍　寡髮
君不密　潤之以風雨
乾乾夬夬　龍飛虎變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黄矢
洛書方位　終朝三褫

渙奔其机　公用亨于天子
除戎器戒不虞　好遯
鼎折足覆公餗　利用賓于王
易取象 以上易通　賢賢易色
晏平仲　儺
負版　賢者七人
深厲淺揭　蒲盧
多助寡助　仲尼亟稱於水
焚廩浚井　孟子

帝力　垂居
芭杷有三種　茶三種
百穀　淫奔詩
笙詩　相鼠
梟雁　宗法不行
文質　周正辨 以上經臆

卷之二 詩原 詩話 詩句 詩政

古詞有本　討厭垂龍
風雅　繐帳馬策

阿鞞回　釣竿
如花似乳　春晝
東鄰棗　別賦
咀匍句　孝山僧林和靖
宿醒中酒　六朝詩似唐
踏襲古句　唐詩踏襲
滕王閣序 以上詩原　犀渠
獨漉　成噗
博山爐　鈸鉋
破瓜　望羊二則
綠沈　三彭
輞川詩　艇板
弓蛇弩蛇　金盌
柿蒂綾　鶴雲
衣夜䌫帷畫空　走竿九劍
馬飾　雲旍笥簴
略犳　鱒
撲朔撲握　耶三竿

串眉　僑裝
井如六博　欲香
玉衡　雲母箱
勞劍　軒悅
羅塵　單精
薤葉簟　砂叔
委蛇　昔耶
烽　外奐
噫嘻吁　更點 以上詩話

南叶心韵　甯音
疆場　車字協韻
橡字誤　岫
白苧舞　伯奇稱考
騎吹鼓吹　木蘭辭
崔顥李白　匡山
高適學詩　樊川別集
天馬歌　䓫思子
紀　康浪

剔齒纖　詩題誤
葉想衣裳　雲霄一羽毛
歸期無奈何　杜律虞註
冬青行　華淸宮詩
驅雁　郎士元詩
鼉鼓　木華城
右丞詩　面皮黲
唐詩誤字　溶溶雨
淵明采菊詩　銅鞮伯氏

草堂詩餘以[illegible]　[illegible]詩序
詩道之敝　沈韻
賀監湖　趙子昂題陶詩
王李劉詩文以[illegible]詩發
卷之三　詩評一 魏　唐　詩評二 宋　詩評三 元
劉徐贈答　覓句
天子氣象　唐詩溫厚
磨笄戴斗　乾坤
岳陽樓詩　霜雨雲

塞上四聯　任華長篇
贈鄰　言詩
日斜人去　劉方平銅雀臺詩
殺風景　馬汗驚爲
印文硯匣　在官種樹
新竹　幘峰寺三絕
咏艸　池上篇
長吉僞語　下第咏燕
詩用之字　切夢繫腸繫悶割愁

陳陶步虛引　輕薄
蘇武故事　梨岳廟
僧聯　羅隱詩
江湖漁隱　洞賓詩
漁山神祠　陸羽詩
柳 以上唐詩　曹娥廟潘閬詩
王元之詩　響屧廊
落花　西崑
咏梅　瓊林苑

荊公詩　燕子樓
石湖夜步　蔡持正鸚鵡詩
山靜日長　琴臺
龜山詩　宋詩工麗
委羽居士　東臯子
范香溪　岳忠武詩
玉堂陪祀二絕　千巖警句
德壽宮壽詩　仙霞嶺
雲龕先生　祖孫詩

洪陸翁　咏針
王介翁 以上宋詩　鹿皮子
元詩　刺馮道
吳草廬詩　何太虛
題和靖墓　陳剛中
同根竹　盧圭齋詩
月泉吟社　張思廉
岑安卿　趙大年畫
金青村　黃秋聲 以上元詩

卷之四 詩評四 明
恭靖王　宗藩詩
過餘干弋陽詩　汪廣洋
郵亭圖　王止仲
藍明之靜之　瓊姬墓
聽潮軒　黃蔣山 莊擊壤附
贈道士詩　樵林居士
威寧伯　八歲詩
魏竹溪　彭閣老

石田題畫　胡笳圖
唐伯虎　唐寅題畫
伍晏　寶鏡詩
王子淵祠詩　陸子絲
南屏詩　陳高吾桃源詩
陳德音　周所諧
西湖聞笛　楊椒山臨刑詩
鄭養晦　鵝池生
謝司農詩　楊鵬異鞦韆詩
沈明臣苧蘿山詩　纓頭集
黃孔昭　沈佺倜
辨琴聲　梅子馬寄情詩
御溝水　魚鱗雲
江仲魚　何樵仲
張陽生　林時中
鴻門宴　吳非熊
貧況　采蓮曲
顧仲韓　林春秀

白燕詩　黑紗燈
米君夢秋柳詩　問月樓集
長溪小艸 以上明詩
卷之五 詩評五 外夷 方外 詩搜遺 宦闈 妓女
歸宗偈　禪偈
簡堂頌　丹霞
永明禪師　智圓
木菴和尚　端禪師
中峰淨土詩　陳朝檜
天如禪師　怨中偈
宗泐　古村居
天印禪師　雪峰僧詩
五井詩僧　出家偈語 以上釋
玉山道者　顧野王宅
莎衣丐者　癡願子 以上道
乩仙　鬼吟 以上仙鬼
王娩容　薊州溫泉詩
朱靜菴　鄧氏女

青娥居士　姑蘇陸氏
黃氏芍藥詩　張夫人母女倡和詩
黃門淑媛　小青詩以上宮閨
賽濤　秦淮四美
梁玉姬　薛素素王修微
素帯以上妓女　朝鮮詩
朝鮮許氏　朝鮮李媛
倭詩　蠻詩以上外夷
薛禮　歐陽遺詩

衛公漳浦詩　柳公權詩
韓致堯　劉昌言
元章逸詩　萍齋
勸農　徐燉甫詩
岳墓詩　項羽廟
郊居生　陳有定
胡忠臣　花狀元
蒲長源荊門詩　以臣遺詩
吳康齋詩　伯虎逸句

芙蓉園　吳歌
畫蘭詩　黃后谷
林粵山　陳殿元
王無留以上詩搜遺

卷之六 詩話　詞品　文訂　字正解　事物解

古文類詩　警世語
廣廈　空梁落燕泥
三條燭　杜律雙字
後生　驥子熊兒

南海寶玉　古柘行
唐貢荔枝　寉林寺
文士窮　射鴨
善才　樂天買田宅
長吉詩用事　四皓
唐僧不戒酒　僧飲酒
石羊松石　蘭眼鶯唇
阿瞞岩郎君虎　鷓鴣杜鵑
楊大年　張三影

江郎石	橘蟲化蝶
鴨脚子	朱陳村
儲祥宮碑	元暉印章
劉鋹笛	碁
潘紫岩	洞中紅荔枝
燈筆	宋徽宗畫
留夢炎趙孟頫	何潜議留夢炎
夏貴	松雪題畫
高宗書畫	松雪畫馬

王道士梧竹圖	楊世昌
少年致政	春陰詩
交州木山	戒酒詩
陸文定	范青衣
僧道乞詩	上歲詩
下榻	玄虛子
枇杷	靈雞塚
詩讖 以上詩話	經語小詞
鄭松窗	咏蝴蝶

宣廟詞曲	朱竹
六如小調	咏酒
枝山小調	滿江紅詞
燕子不來香 以上詞品	呂氏春秋
治安策	蔡邕五弄
笑林	雞碑
張融海賦	甘石經禽蟲述
刀劍錄唐詩金石錄淳化帖	
王劇般給	薛書記

序曹子建集	送窮乞巧
革華	平淮西碑
平夏平蜀	臨文不諱
昌黎闢佛	李賀文
唐閣遷新社記	摭言
沈崧遺文	千佛賛
續博物志	水經
省心錄	醉翁亭記
山家清供	仲休記右軍書

東坡硯銘　赤壁
遲老　漳州蘭譜
著書　忍卦
悔過銘　戒石銘
簡齋齋約　表文觸忌
倪朴自敘　桑悅硯銘
田子蓺箴銘　悅生篇
警世教言　季漢書 以上文句
硫維　鴂
鎖　譆錯
乙　准字
悞誤　俗書誤
攬序　飲器
赤字　竒字
漣　龍鍾
鄒龍　伯盂
駱背　厘毫絲忽 以上字正譌
陶唐丹朱　盬王

碑陰姓名　石敢當
屆奇　艾綬
犢鼻褌　稽首
返壁　蒙恬筆
哥窰　朱提
五夜　天祿
宮　紫塞
鴞有誰　風馬牛
草堂　不睡龍
食魚 以上事物

卷之七文事 藏書 書學 書 碑版

藏書 二則　楊文貞積書 二則
孟子　帝王好書
書城　保守書籍
聚書十難　觀書三益
讀書樂　四觀
借書　贈遺得人
秘書　販書

書不雙較　兩腳書廚
博物　讀書飲酒
痛飲讀離騷　蠹螢
書畫碑版　趙家書畫
吳興三絕　尾官秘藏 以上藏書畫碑版
書法　右書古帖
八分書　麻書杜詩
四十二章經　楷善書
戲魚堂帖　寶晉齋

鄭同溪父子書學　董山書史
陳述古書　寺額名書
古磚　中元大鵬年號
古鏡　鋼鳴 以上畫
西園雅集　唐文皇像
宋太祖像　膠山絹海 以上畫
古碑　曹娥碑
泰山碑刻　無字碑
番君碑　晝錦堂碑
武夷唐刻　虎渡橋碑
碑厄　黨籍碑重刻
元程二守　丁刻字
柚皮打碑　長慶 以上碑刻
文人
游夏文學　徐氏文人
祖孫　江淹夢
沈約　嚴武不殺杜甫
李杜子孫　李益

賈島馬端臨嚴羽羅願
文士好奇　香山飲酒
樂天詩友　元微之
溫李　誌銘兩手
憐才　進稽古像表
祭文　彭乘鄭景望張世南
黃華潛游　句曲外史
躭耕生　文人慳一第
郎田二先生

人物考

杜宇鶯靈　入公名

兩京房　林閭

白帝非叛　寶誌公楊大年

白馬三郎　陳晃

雲峰徵起　鐵冠道人

龜字諱　潘陳同母辯

菊坡　以字行

葉給事林御史　孫太初考

微禱　滇二孝子

長人　翟母漂母

美人名風　翔風

衛夫人　崔鶯鶯蔡志

李易安　易安再嫁辯

耼倡啞倡

名人生卒塋地

許由塚　扁鵲墓

徐君墓　郭璞墓

李白生卒塋地二則　杜甫卒年

杜甫卒塋　李賀生卒

元微之卒塋　白傅塋地

梅花道人墓　李空同墓

朝雲琴操墓

人倫盛事

兩世史官　八龍五馬

文忠文安　狀元宰相

浙江文場　第十九名

掾曹　父子百歲

福清三老　烏青九老

莆田九老八老　同居

卷之八

妬婦　惡婦

延師舫　狐鼠盜

壽夭　同干支三則

飲食　祈禱

再拜　謗

雅事（附諧謔）

山林公案　睡訣

煮茶　奕棋

鎮冠　竹如意筠籜冠

着裘帶帽　種菜

客酬主　睡丞

蹲鴟　君臣無類

判語諧謔

天象地輿

赤雪　甜雪

金馬碧雞　廬山

山川異聲　武夷木樓

呂梁洪石硯

國憲

國朝事勝前代　國朝御寶

印文　永樂天順正德

周太祖十二樂　金花帖制

茶戶

核疑

孟子出妻　高柴爲武城宰

子平　積惡公忿

大姨夫　太祖御像

玉璽圖說　石鐘

博聞

瓦棺　金蓮炬

鎮硯　琵琶故事

放龜　殺鼈

放鶴　捕蟬

占驗

朱子前定數　吳司空夢

水去就好

醫學

褚氏平脈　學醫五難

喉閉藥　稀痘方

靈輿（果報附）

阿育王塔　金雞洞

金雞洞香爐 石鏡
蛇精蟒精 朱晦菴魏鶴山
人異 鱉異
龜異 魚異
金字牌 黿蟒以下果報
犬異 毀佛
雷震毀寺
珍玩
火玉 奩變
宋硯 流黃劍
軟倭刀 鵲尾爐
料絲燈
花卉果木
桃花故事 凌霄金錢
刺桐 枸杞
大茶 異草
禹餘糧 嘉客紅
龍荔 三寸柑

嘉慶子 丹青樹
蚊樹
鳥獸蟲魚
梟非不祥 念佛鳥
龍九子 猫睡
鮫魚皮 鱟東螯蠣

筆精目錄終

[seal stamps]

徐氏筆精卷一

晉安徐　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黄居中明立編次

易通凡九十一則

夫易廣矣大矣泥章句不可言易考亭夫子作本義從世說易者鏤於肺腸而不能蕩滌局於識也余世學易專其門獨余偃蹇不售其所學間有臆見及覽諸書有與異不符朱

氏旨者輒筆之以資談柄非敢聞於人兒子陸欲取觀余咲而匿之且戒曰而翁之易非世儒之易也余之咲且匿者有深思焉童子何知萬曆甲辰夏日書於鰲峰之讀易園

潛龍勿用

徐氏曰乾初一畫有初九潛龍勿用之象故聖人係之以潛龍勿用之辭朱子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似支離矣如九二見龍在田亦是一氣占坤之六二有占無象是其證也

天行健

胡安定曰天形蒼然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故曰天行健人身小天地上有天關下有地軸若能迴天關轉地軸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矣君子自強不息欲吾身內運轉如天之行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吳東張元蒙曰孔子發明曰陽在下也陽氣潛藏在下者非有時而在上也所在上者當在下也潛藏者非有時而發用也所發用者常潛藏

也此聖人退藏於密老子書皆主此故曰猶龍

雲從龍風從虎

楊氏慎曰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

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徐氏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承順天夫人之元氣藏於腹猶萬物之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氣降而至地氣與神合猶地道而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生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參同契云恒順地理承天布宣本易旨也

必有餘慶

黃氏震曰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兌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

黃中

徐氏曰坤爲腹故太玄以坤爲黃宮黃宮即黃庭也黃屬土而在中又曰黃中艮卦行其庭即黃庭也道書解疏玄與宋儒釋之淺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楊氏曰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利用刑人

張氏鼎思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扑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

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

楊氏曰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鄗行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於沙衍

天與水違行

張氏曰象曰天與水違行必先衍謂天在上水

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或錫之鞶帶 訟上

張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草廬吳氏以爲革帶所以繫韠繫佩凡命服先束革帶乃加大帶禮曰男鞶革即此帶也先儒就以鞶帶爲大帶蓋未詳耳

丈人 師

黃氏曰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丈者忝倫尺引之積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此說亦可補諸說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

毒天下之民

徐氏曰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於民則民弗從許慎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從生毋會意毒音獨傷害也從草毒諧音二字聲音訓義皆有分別

風行天上 小畜

陳潛室曰風行天上似無蓄聚之理何以謂之小畜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于天之上是猶有物止蓄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

輿說輻 小畜九三

吳草廬曰輿說輻與大畜九二輿說輹同殊不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爲同一輹哉蓋輻伏菟也在軸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脫之大畜陽能自止欲不行則說輻也小畜則陽與陰爭有

傷於輻而說之不得行也則輹主於不欲行亦有辨耳

有所疑 小畜上九

張氏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從路必爲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其旋元吉

黃氏曰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苞桑 否九五

張氏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氷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猶覺桑曰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集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

林鵶以簪爲冠簪之簪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竊言爲是

澤中有雷 隨

臨川鄭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于兌之時也

不事王侯

焦氏 竑 曰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此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爲卿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違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雷電噬嗑 噬嗑

黃氏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鄭氏謂象亦云雷電合而

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此卦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爲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妖經文未必誤也

噬乾胏得金矢

徐氏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

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賁六五）

張氏（鳳翼）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才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欽弘奏云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卽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

以杞苞瓜（姤九五）

蔡節齋曰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

苞在地之瓜惟當自畜其德以待之其有隕隧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揚氏曰太玄蓍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慈溪黃氏曰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王人矣

何天之衢（大畜上九）

長洲張氏曰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晦叔王氏曰荷當作何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

過涉滅頂凶无咎

張氏（鳳翼）曰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无咎趙溫與李傕書謂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无咎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所謂

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遇坎有酒

徐氏曰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需九五需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困九二困于酒食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告戒其象見于易三爻皆陽剛制之之意也

坎不盈祇既平（坎九五）

張氏曰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后進九

五坎之陽流而不盈適乎于坻而已葢陽剛中
正而能出險之象

離麗也

黄氏曰古說皆以爲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
皆有華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咸其脢（咸九五）

徐氏曰古註云脢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
退亦不爲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背肉之
說起于程朱

肥遯（遯上九）

焦氏（竑）曰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
蜚字相似後世同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
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
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
飛遯皆可證焦氏之說本姚西溪叢語

大壯則止（雜卦傳）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
止非其象矣止葢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
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說紛紛多牽合無取也

晉如鼫鼠（晉九四）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五艮象
鼠九陽爲大鼠本草指爲螻蛄項本菴以土狗
言皆非

箕子

陸氏（深）曰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
陽之氣荄萬物方荄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晉晝明夷昧（雜卦）

晉晝明夷誅也誅孫奭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
入地中爲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
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昧不明葢傷之也孫奭
本此

風自火出（家人大象）

潛室陳氏曰風自火出何以謂之家人猶言風
化自内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即内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嚴明

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

馬爲曳

其于馬也爲曳邵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爲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位正當也

毛晃曰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龜弗克違

徐氏曰程傳云或益之二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

莧陸夬夬

徐氏曰夬卦九五莧陸夬夬稽攷萈誤作莧朱子注莧即馬齒莧按許氏說文萈音還山羊細角者象山羊蝸角形寬字諧其音易傳澤天夬

爲兌兌爲羊見關朗易傳

萈陸

顏氏玩詞曰萈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按說文萈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萈聲讀若丸萈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萈羊似鹿羊角有文俗作羱

學齋佔嗶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曰莧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爲正且覩因証之爾雅疏草部云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遂薚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

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爲萊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栄謂之萊虞謂之蕢董謂之人莧二家之說得之矣

萃亨

徐氏曰萃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經文原有亨字解之未嘗不通本義以亨字衍文豈以彖文不及亨字乎太拘矣

用大牲

太倉陸氏曰萃卦用大牲吉大牲者坤爲衆爲牛牛乃牲之大者以萃時而有此象知其象而用之可也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困九二

徐氏曰二以剛處困無酒食以施惠困于酒食之少也乃朱紱之貴卒然而來困吝不足可知已利用享祀乃利用禴之意薄祭只可羞鬼神而已豈可以奉王公也哉

困于赤紱

徐氏曰困之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乾鑿度曰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紂也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

利用祭祀

徐氏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以人不能知而鬼獨知之乎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于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大象

張元蒙曰以木爲器汲水而上井之象君子法井之象制爲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助不敢惰農自安亦井養而不窮也卦以養人爲義象以使民交相養之義

井收勿幕　井上

徐氏曰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體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于內井收者所以禦惡于外收以禦惡非拒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

巳日乃孚 革六二

張氏曰經典義理之說最能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縣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如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音矣蓋其義亦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洪适曰昔嘗與易僧曇瑩論及此曰或誤作巳音紀曰何如瑩曰豈惟此也雖作巳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之而陰于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豹變 革上六

君子豹變言變而爲豹也楊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犬人虎變言變而爲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厲薰心 艮九三

學齋佔畢曰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嵒序引頤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猶的切于玄緒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今易作薰心而李本作關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三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薰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爲說非後人之所及又于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爲有理余又按艮爲閽寺乃易繫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上九鴻漸于陸 漸上九

徐氏曰注疏皆言于陸漢儒無釋逵字之說唐陸羽筮得此爻因以爲名爲字何程子臆改之後朱子依之後人習而不察也若謂以韻讀之

則鴻漸于干小子厲亦謂之協韻可乎

歸妹以須 六三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陸氏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之說亦然

帝乙歸妹 六五

王氏應麟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張說郎國公主銘亦曰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楊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刑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皆經之說也后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弊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徐氏曰爀按乾鑿度云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乾鑿度與京氏合湯名帝

乙無疑矣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

徐氏曰王弼注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此說既不失經旨且明徹本義疑賢字衍釋經經文觀漢儒爲烈矣唐郭京周易舉正云俗字上脫一風字良是

史巫紛若 巽

徐氏曰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也巽在床下卑之極矣惟用于史巫則吉觀史之言紛

然而多故異其究爲躁卦

渙王居

黃氏曰此爻渙汗大號之下又曰渙王居者故再提卦名渙字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

豚魚吉

張氏曰中孚豚魚吉豚魚先儒皆以爲二物朱子以爲無知之物則一物耳按吳草廬曰豚魚澤中之物似豬俗謂江豚澤將風則浮出水面

有南風則口南向有北風則口北向舟人稱爲風信其說是也言誠信能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

我有好爵

徐氏曰中孚九二好爵當是好雀孟子爲叢敺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孚卦爻皆取象于禽獸豚魚吉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于天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焦氏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謂之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繮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劘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云劘厲也剴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綸祭

王氏曰漢郊祀志引西隣之綸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蓋以瀹爲綸王輔嗣云綸祭之薄

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綸夏祭之名

曳其輪濡其尾

徐氏曰乾鑿度文王下呂九尾見注云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澗濱供載而歸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當是文王事也三爻則引高宗伐鬼方事

濡其首

徐氏曰未濟上九以剛明處天下之事可以濟

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無災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懷其宴安沉湎無度則又將入于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本義如狐之涉水本爻無狐字

剝床

徐氏曰剝卦初六剝床以足六二剝床以辨朱子注辨床榦也出何故典稽攷床乃狀字之誤按爾雅革中絕謂之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楊氏曰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楊氏曰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不占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戰國策顏蠋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靜寧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巍相佯君安虞而民和睦

闔闢往來

徐氏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蓋人身之陰陽與天地之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于上下使之周流不息則闔闢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通則通吾身之關竅也

游魂爲變

林子曰自太虛中來者元神也智慮日長而元神遂化爲識神矣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釋氏四生六道亦從游魂而變故孔子曰游魂爲變

鬼神情狀

徐氏曰神氣聚則物生神氣散則物死又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冶容誨淫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枘乾性圓轉而曲坤性枘方而直故乾圓坤枘相反也

震為龍 同上

張氏曰說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

龍荀爽九家集解兌后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寡髮

洪景盧曰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

君不密

徐氏曰君不密臣不密幾事不密密者周密也非隱秘也大抵君臣相謀須周詳縝密毋至疎略滲漏致臣下議其短長也若作隱密則君臣相語之際如神出鬼沒之狀矣豈聖人立教之意哉聖人用心光明無不可對人言與天知者也

潤之以風雨 上繫辭

張氏曰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未嘗烜也楊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如此

類者皆是

乾乾夬夬

王氏曰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龍飛虎變

何孟春曰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龍飛虎變惟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矢

黃氏曰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菴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眞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爲況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爲取貨張本亡而卽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眞也

洛書方位

焦氏曰佛典云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于佛書耳

終朝三褫 訟上九

楊氏曰鄭康成古注褫作拕拕以道謂如拕紳之拕蓋上剛之極未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于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渙奔其机 渙九二

徐氏曰机與几同有所憑依之象俗誤爲杌非也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三

蘇氏曰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爲一體四海之衆通爲一家爲公者豈無所以上通于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于君者也

除戎器戒不虞 萃大象

蘇氏睿曰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其橐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爲修治竊所未解

好遯 遯

蘇氏曰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

好者在性天眞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内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未免添足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蘇氏曰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係辭所云者折足矣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凉德

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如刑剭且曰重刑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

利用賓于王 觀六四

蘇氏曰用賓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大有爲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賓

易取象

易重取象龍血玄黄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爲誣歷子不以爲悱何也取象也非實也

經膾凡三十三則

賢賢易色

賢賢易色注訓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能竭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色指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二說謂輕易女色而不以爲重亦通

晏平仲

晏嬰謚平仲朱注未詳

儺

鄉人儺朱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儺旁磔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與土牛同義今不戲磔土牛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若以爲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

負版

鄉黨式負版者注云持邦國圖籍者儀禮注曰前有哀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三者惟子爲父母用之夫子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俱哀有喪也若曰周禮重民數殊附會矣

賢者七人

賢者辟世與作者七人注疏原作一章朱子分爲兩章注云七人者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也陶潛聖賢羣輔錄本漢儒之注而列之朱子云不知其誰何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豈漢晉諸賢之說盡謬耶且接辟世章旨尤有原委另作一章未敢爲然

深厲淺揭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帶以上爲厲帶以下爲揭襄子晉陽之師亦有帶上帶下之說朱子云以衣涉水則本注疏不遵爾雅

蒲蘆

爾雅云蒲盧蜂也唐敬括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蘆而可見負天麼之異族云云全篇以爲蜂屬也韓致堯詩云窓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亦言蜂也朱子引沈存中蒲葦與爾雅唐賦大異

多助寡助

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武帝遣李陵爲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爲陵後武帝所以覆軍敗將此所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者也

仲尼亟稱於水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歟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荀子宥坐篇及劉向說苑子貢問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極詳亦可証亟稱之義

焚廩浚井

爲舜述舜完廩浚井一段當時必書載其事觀

其揖辭命有非春秋戰國之文者將章引書以問孟子必先代相傳非臆說也

孟子

孟子七篇不曾引易一句似不深於易理者也

帝力

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古本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合韻

乘居

陳貞鉉語予云朱注引列女傳關雎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慢也淮南子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不乖居也乘居宜作乖居於義尤得

芑杞有三種

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桋枸檵也

茶有三種

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爲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泛無所指也

淫奔詩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云毋使尨也吠儼然寫出淫奔之態小序乃曰惡無禮也而詩意愈晦

矣淫奔之詩何處無之寧獨鄭衛哉

笙詩

詩南陔以下六篇有其聲而亡其辭亡非亡失之亡乃無也宋人辯之不啻數千百言總之於亡字未嘗深味也

相鼠

埤雅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正謂此也今有人家見鼠作拱揖狀遂以爲妖是未

畿相鼠之性耳

鳬雁

鳬雁常以晨飛故詩曰明星有爛弋鳬與雁

宗法不行

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注云爲之君爲之宗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春秋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云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宗法自夏商至周末猶行秦漢而下無聞矣不知廢于何時也

文質

商尚質周尚文古語也然商頌繁而周頌簡何哉

周正辯

古今周正之辯紛紛不一溫陵陳元龄引六經語孟最爲明白辯曰周正建子六經闕如也其紛紛藉以爲三正遞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大傳如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附會以周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入寸爲律中黃鐘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適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胡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夫王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於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日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爲詳

周之故者莫備於六經六經今犂然在也當商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即細搜博攷而無從一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爲少然徵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而非夏正其非建子而爲建寅又可知也夫六經莫先於書書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二至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二至其何以稱之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盡偃言

未

陳風宛丘篇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夏令也周之秋五六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書莫若詩詩之陳豳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朱元晦以爲追述公劉后稷似也然詩作於周亦用時之云耳強而附於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生今反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勞還卒遣役之詩也今年春暮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

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歸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十月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皆以建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祀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日入月霜木收將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亦明之二月

物古載離寒暑臣工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節節察者其爲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此又詩證也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魯史魯之歷周歷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乎其夏時之夏秋也以爲周而四月夏之二月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月而後雨雪以爲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而

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證也僖五年八月甲午晉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且而鶉火中夏之九十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亡其爲夏之令也徵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尪杜

當陽注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爲災焚巫尩
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冰傳
云啟而無也建子而二之日鑿冰冲冲何以啟
冰耶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傳云寒過節也以爲
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之正又明矣此又春秋
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所謂吾得夏時
者也戴記之月令所謂周時者也今觀月令之
歲月日時星中辰次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
而以爲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

之吉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
吉其安能以始和乎若遂大夫正歲而簡稼器
修稼政也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
孟月之吉而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族師
周粟而春頒而秋斂也山虞而仲冬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也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
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挈壺氏
及冬則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
爲周令也此又禮證也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

成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非夏正也而莫春何以春服既成而浴沂風舞
雩當秋而斂可省而助不給也又曰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間苗豈其盡穫
而無可槁而元晦必以爲周五六也豳風云十
月穫稻又云十月納禾稼稼以十月登場去前
七八月之間尚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一
不雨而槁甚矣而必強而附之五六月何也歲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於農隙之時

以平治道塗而必以爲周之十一十二月信如
所言則築場圃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修造橋
梁不其病民而虐用之豈所稱什一之制耶凡
此皆載在六經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事民
間之所以興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制定里巷之
所以歌謠自上及下自周初至戰國人經數十
代書傳數百年細細搜索無一不合於夏正不
知何故而爲三正之說而後人隨聲逐影至於
大子餘[illegible]如春王正月正叔康侯文之[illegible][illegible]

得其說而一以爲夏時冠周月一以爲夫子曰
行天子之事支離穿鑿遂至厚誣吾夫子也或
曰胡文定曰前乎周者改年而不改月如伊訓
元祀冬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二月此何以稱
也曰商之十二月屢見此二年耳他無所考也
彼凡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此爲建丑定案
則周書中之惟三月亦兩見二月五月十有二
年六月亦數見幾何不以周之建二三五六月
爲歲首耶曰左氏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

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
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頻食所謂
可歷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頻食之
理以失閏亂書夫子仍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
氏正月南至之說正爲是也至二十年二月則
益荒矣今用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即以爲
建子而二月適南至此其爲失閏無疑然亦左
氏傳之夫子未嘗筆之經也左氏出於西漢之
末其爲曾經附會不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爲夏

正十之九獨二至以失閏而偶不合乎左氏吾故
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孟而已

徐氏筆精卷二

晉安徐　𤊹興公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黄居中明立論次

詩原凡十七則

古詞有本

古樂府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杜甫聽猿實下三聲淚本此梁簡文採蓮渡頭擬黄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此古辭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李賀沙浦走魚白石郎本此古辭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李賀陸郎去矣乘斑騅本此唐人作詩必熟讀樂府諸作能化舊為新時時見筆端不為蹈襲

對鳳垂龍

賈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有對鳳垂龍玉鏡臺謝朓咏鏡臺詩云對鏡懸清水垂龍掛明月李賀本此

風雅

留宋之文出于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如曾鞏之言志似風三子之言志似雅伯奇之履霜操似風閔子之失糾語似雅柳詩多似風韓詩多似雅太白風多于雅子美雅多于風至于義山飛卿雖木闗風然篇篇入鄭衛之響矣

總帳馬策

魏武命銅雀臺施六尺床下總帳陸機文曰悼總帳之冥漠至謝朓詩云總帷飄井幹張正見詩云曲罷總帷空乃易帳為帷左傳秦繞朝贈士會以策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乃易策為鞭益帳即帷策即鞭古今更端用之不嫌杜撰

阿鐸回

樂府有阿濫堆名曰阿鐸回李白司馬將軍歌羌笛橫吹阿彈回是也

釣竿

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故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正引伯常子事以諷相如非漫無所指也

如花似乳

梁張率對酒詩云如花良可貴似乳更甘珍言酒之香如花色如乳也孝經緯曰酒者乳也乳字本此

春畫

春畫之設其來久矣張衡詩云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儼然閨房秘戲之像徐陵與周弘讓書云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今用張語至于俯仰升降則道貞房中之術矣豈曰列圖已哉

東鄰棗

庾肩吾云池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鄰之棗杜子美詩堂前剝棗任西鄰用庾語耳

別賦

鮑照升天行云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江淹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年襲其語也

祖陶句

陶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唐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又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

葉落知天下秋王百谷云此地人家無玉曆梅花開處是新年皆從陶詩變化也

茅山僧林和靖

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吳融二絕也羽詩云雖有柴門長不關古烟喬木共身閑猶嫌住近人知處

現欲移居入遠山吳融云石臼山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嫌俗客知蹤跡擬向中峯斷石層

宿醒中酒

詩云憂心如醒徐幹情詩云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唐人下第詩云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本此

六朝詩似唐

六朝人詩與唐逈別然有句法類唐者如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實開盛唐之門戶也

蹈襲古句

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勃滕王閣則襲爲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杜甫陽城郡王新樓又

襲爲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也唐人多讀古賦往往變化而用之若勃序一篇蹈襲甚多前人拔出不獨落霞秋水而已

唐詩蹈襲

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郎士元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則何遜薄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也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巾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

詩話 凡四十則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牀瑤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卽今之鎮子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恐捲動不安犀渠卽硨磲也梁昭明將進酒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卮渠盌亦車渠也

獨漉

傅玄有獨漉篇注云一作獨祿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不知何義汲冢周書王命篇有獨鹿是獸名

歲腴

梁武帝江南弄舞春心臨歲腴歲腴未詳所出似指豐年而言

博山爐

古詞楊叛兒歎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博山爐上有蓋如山形香烟纏繞不相離也

鐵鹿

古詞長檣鐵鹿子鐵鹿者以鐵爲轆轤而拘帆者故下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轤而動之意

操郎按文鳳鳴曰操割而闡其事閑寔以心岐而作操名其由曰操言無失守不失其操也

破瓜

古詞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芙破瓜時春也芙蓉凌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郎顛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望羊

文王操五緯運精合謀房今與我之業望羊來今按竹書紀年武王騎商望羊望羊言目如羊之望視五星聚房亦是當時事此文王望武王克商之意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曰黯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爲此鄭侯升秕言解曰按釋名望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綠沈

綠沈本于杜詩古今辯之多矣筆叢引援極詳曰綠沈者綠色深也或用鐵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弦或用屏風或用扇非專指一物也

三彭

道家說三尸即三彭謂彭琚彭質彭矯也唐詩守庚申之說本此

輞川詩

摩詰輞川詩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注皆未分明蓋輞川舊爲宋之問別業摩詰後改爲莊此兩句蓋指之問而言昔人即之問也余嘗質陳幼孺深然之

艇板

古樂府舊泊千渚磯歎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也刻本誤作莚板非

弓蛇弩蛇

漢應彬爲汲縣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晉樂廣嘗有親客因前蒙賜酒杯中有蛇即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有角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否客曰如初廣告之故沉痾頓愈二事絕相類梁簡文詩云沉痾類弩影杜子美詩云弩影落杯中皆用宣事

金盌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注杜者謂欲避玉魚故改作金曲爲掩護耳金玉兩物安可通用耶焦氏筆乘載盧充金盌事足破諸注之妄

柿蒂綾

杭州古有柿蒂綾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元張翥詩云爲織春袍柿蒂綾樂天自注云柿蒂花者尤佳施肩吾詩云剪織葡萄綾不知出於何地

鶴雲

易緯立春雲如白鶴唐魏徵郊祀樂章云鶴雲旦起言青帝也

衣夜襞帷晝空

王勃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蓋指明

衣夜當䕶而不䕶惟晝當空而不空其淫樂反易晝夜也今本作晝不䕶夜未空凛然無味矣

走竿丸劍

走竿丸劍之戲古已有之至宋齊尤盛何承天詩云脩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標竿也丸劍能縮劍成丸而復伸之也今倭國有軟刀亦丸劍之遺制

馬飾

鐵𧚁襠鐵𨱑鉾鏤渠鞍皆馬上飾鞍之具符融

云齊着鐵𧚁襠又云齊着鐵𨱑鉾徐陵云雕鞍名鏤渠渠車渠也

雲𥲤栒簴

梁雅樂歌云𦍤𥲤清引栒簴高懸皆樂器也

略彴

略彴横木橋也陸龜蒙詩頭經略彴冠微亞腰插笭箵帶蟲類蘇子瞻詩略彴横秋水浮居插暮烟

鱗

風吹水上紋如魚鱗郭璞詩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言兌爲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若認鱗爲魚則索然無味矣

撲朔撲漉

撲朔兔走也木蘭辭雄兔脚撲朔又作撲漉東坡詩寒窓暖足來撲漉

日三竿

今作詩者用日三竿按齊書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黄赤暈三竿之說本此

串眉

美女幫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云長顰串翠眉

僑裝

客裝一曰僑裝鮑照云僑裝多闕絶旅服少裁縫

井如六博

楊用修云二十八宿井星形似六博乃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余按陳謝燮詩云井公能六箸

玉女解投壺周王褒詩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按神異經云穆天子東征與井公博三月不決井公指人也用修語想別有據

狄香

外國香曰狄香張衡詩云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玉衡

張正見雞詩云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按春秋緯玉衡星精散爲雞

雲母箱

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

勞劍

劍屢殺人曰勞劍唐鮑溶詩云開弓失月影勞劍無龍光勞劍即勞薪之例

軒帆

謝惠連詩軒帆遡遙路軒帆即車舟也

羅塵

羅塵羅襪之塵也顧野王艷歌行羅塵咲洛妃又云豈知洛渚羅塵步新奇可愛

單情

今人有單相思雙相思之語不知梁宮人包明月者作前溪歌云單情何時雙古人已先得矣

薙葉簟

薙葉簟紋之細如薙葉也陸龜蒙詩云小簟風來薙葉凉

砂床

陸龜蒙云自拂烟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床

按五溪蠻地產丹砂石之不碎而砂附其上者名砂床見朱輔溪蠻叢咲

委蛇

詩羔羊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劉向九嘆曰遵江之逶移張衡西京賦曰聲清暢而蜲蛇孫綽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詩曰峻坂路威夷漢書作逶蛇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變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佗

昔耶

蒼苔一曰昔耶梁王僧孺詩云夜風吹瑠耀朝光照昔耶又南方草木狀素馨花一名昔耶若

烽

唐邊塞未嘗置驛以烽計程張說云思山烽外陣雲開廻樂烽前沙似雪可證岑參云昔猜烽邊逢立春戎昱云山頭烽子聲聲叫烽子守烽卒也

外獎

謝靈運詩云沮澤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江淹詩云得失非外獎言内有所樂非外人所能勸獎也

噫嘻吁

蜀人見物驚異必曰噫嘻吁李白蜀道難用方言也古文未見此三語耳

更點

唐更漏二十五點故云二十五聲秋點長宋減初更二點五更二點本朝依之

詩訂凡三十七則

南叶心韻

南字古叶心韻詩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漢鐃歌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蘇頲幼稱捷悟避裴談嫌諱枯樹賦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何不押心字韻以諧之以叶江潭之句乎

甯音

甯古韻叶平聲與沈韻庚青通用漢郊祀歌云

穰穰復正直往甯馮鵜切和疏寫平

疆場

疆場左傳讀易韻陳後主馬草報疆場叶陽韻唐人多叶陽亦失攷耳

車字協韻

車叶魚又叶麻韋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有也然易睽卦先張之弧後脫之弧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已協居韻矣

嗇字誤

古詞張罾不得魚不檣罾不歸檣字恐是魚字之誤各本俱作檣于義不暢

岫

爾雅曰山有穴曰岫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是也謝玄暉云窻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龜形在昔誤用耳後世盡以岫為峯去爾雅遠矣

白苧舞

古辭晉白苧舞歌分作三首首章用兩韻至晉世方昌樂未央意盡矣質如輕雲色如銀乃是

二首豈當初編次之誤遂相沿襲耶

伯奇履霜考

尹伯奇履霜操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按父沒則稱考于奇投河而死吉甫尚在此必後人述之之作也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名騎吹

木蘭辭

木蘭辭女子代父從征之作也中有可汗大點兵之句按後魏太武帝時蠕蠕始自號伊利可汗則是辭當是晉以後人所作也或者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如唐人詩遂以為唐人僞為之者不知齊梁如此句甚多也如玉珂鳴戰馬金距鬭場雞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絕漠衡風急交河夜月明等句不類唐人句法耶如當窻理雲鬢掛鏡貼花黃大類齊梁口吻予謂此辭出齊梁作

者無疑

崔顥李白

崔顥黃鶴樓詩古今絕倡首起四句渾然短歌句法也李白鳳凰臺效之聲調亦似歌行今人槩收入律恐未必當唐人律格甚嚴漢陽樹對鸚鵡洲青天外對白鷺洲謂之歌體則自然謂之律體則遷就矣

匡山

子美憶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子

常及諸注皆謂其指廬山五老峰而言也唯修可引白集在蜀之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非潯陽之廬山也余謂以指蜀之匡山爲是蓋甫時在蜀而憶白之在夜郎故云歸來若是廬山則來字無着落而讀書處又無實事矣

高適學詩

史言高適五十始學爲詩辯者以爲不然予觀子美云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曰老曰新則適學詩之遲可見矣

樊川別集

杜牧樊川集語多猥濫惟別集句調新清宋姚西溪以別集爲許渾詩言之有據且今世許集傳本多鬱林詩蓋渾曾至鬱林也杜牧未有粤西之行而別集忽有松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證非牧詩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載而下莫能爲之分別也

天馬歌

李白天馬歌馬之形態悉備儼然相馬經也中云白雲在天丘陵遠崔巍臨車上峻坂諸本天字上增一青字遂失句讀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骰子近方寸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愚按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

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惟和兒子夜歌云紅豆落深坑到底相思子亦沿襲溫語之誤

紕

卿雲歌卿雲爛兮禮漫漫兮禮字乃紕字之誤紕似礼又誤作禮失之遠矣紕紛也注云郁郁紛紛即紕字之義見宋書樂志人皆未攷耳

康浪

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滄當作康齊有康浪

水見一統志滄浪楚水也

剔齒纖

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纖一枚以寄兄所謂纖者疑是此類趙子昂老態詩云食肉先尋剔齒纖今皆作籤

詩題誤

鄭士元送酋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厭貧虫聲粘戸網鼠跡印床

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通篇全非送別語諸選本俱相仍未有考正本題者

葉想衣裳

太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曾書此詩作葉想衣裳劉后村以爲落筆之誤非也蓋端明書不苟作況首字安得有誤然細味之葉想衣裳固自與牡丹穩帖差勝雲字豈端明得正本而後世反誤耶

雲霄一羽毛

杜甫詠諸葛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虞伯生注云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鄉先輩謝大司農漢甫詹言云雖三分割據未伸其籌策而萬古雲霄長瞻其羽毛羽毛猶言羽儀也二說予猶有疑焉予謂武侯三分割據之籌策其功甚大然以武侯視之不過萬古雲霄之上一羽毛耳言視如此大功輕若鴻毛也

歸期無奈何

子美遊何將軍山林六首未首起句云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趙注云自敘客懷謂所以忽不愜者由未有歸期也眞類說夢耳蓋子美前五首俱述何氏山林之勝故末首云幽意忽不愜將別何氏而歸眞無奈何耳故頭聯云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尚有戀戀之意結句云秪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全首俱是眷戀山林之想若作自敘客懷思歸故鄉大無意味矣

杜律虞註

杜律虞註楊文貞作序疑其不出伯生之手然實京口張性伯成所著也性亦元進士後世借伯生之名以行予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世罕知也謝司農公甞言使琉球時見彼國讀書無經而以杜律虞註當之是以燕石寶少陵也今其註具存若鶯啼修竹不知爲梁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爲淮南之宅宗臣之賛不知爲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爲庾亮知意不知爲王戎

下轄不知爲桓虞伐鉞不知爲宗資寨雕不知爲賈琮鬭石不知爲峽長流不知爲江胡語不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榮期息機不知有馬援知泥不知有周澤高門不知有鮑宣郫筒不知有李商隱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鳥皮几不知有謝玄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四離獨夜之本於七哀紛紜之本於賈誼幽側之本於沈約真源之本于昭明青龍之本于嶠陵朱栱之本于西樓伯仲之本于典論指揮之本于漢書莫打鴉

之本于古曲欲敎鋤之本于卜居芰荷之本于離騷蒐葉之本于孔雀賦悲壯之本于漁陽撾奉引之本于聖公傳袈裟之本于四分律甚者金蝦泥于玉蝦步檐訛爲步蟾軍儲自供未稽府兵之制淵明對雪竟昏掖垣之規高葉忽雲石之光打鼓騃發瑞之節芋栗忘其豫實諸天遺于內典柑黃二寸莫憶義康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則其涉於蕪陋也滋甚曾謂聞人之注有是乎嫐拔張本編次與虞本大異而

中訓詁張簡而虞繁必後人以張之舊稿稍增益之僞爲伯生所註蓋伯生位極人臣而張官不達故耳元吳伯慶有挽張伯成詩云何處重逢說別時斯文千載盡交期學憐知已先登早生愧同與後死遲箋疏空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碑寡妻弱子將焉託節傳遺文只益悲楊文貞素以傳洽聞又去元季未遠序文猶未能决其非虞筆宜乎愈久而愈誤也

冬青行

楊眞伽發諸陵骨義士唐珏林景熙收而瘞之後人紛紛不知爲唐爲林李西涯云唐義士林義士千載傳疑定誰是陶九成輟耕錄云唐收者諸陵骨林收者高孝兩陵骨故林詩中有雙匣之語皆拘方之見也夫當時發掘陵寢二義士協力收瘞共賦冬青行二首以紀其事是以唐林二集俱載尤成謂林詩誤入於唐集尤拘泥也今諸誌以冬青行二首分爲兩人所作予未敢謂信史耳

華清宮詩

杜常華清宮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殊覺氣味深長

驅鴈

謝曰可廷讚云王右丞出塞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雁又北風驅雁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爲驅雁無疑矣曰可此辯足破千古之疑

郎士元詩

每讀郎士元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末句又云此心期與故人同重一心字且費解偶見馮元成秋海淵酌云於朱太史家見宋本此心作他時於義了然是以書貴古本也

鼉鼓

鼉鳴如鼓其數應更江淮人以鼉鼓爲鼉更夏

小正剝鼉爲鼓鼉介屬皮不可冒鼓漢儒傳會其說耳鼉鼓卽蛙鼓之例唐李賀詩云吹龍笛擊鼉鼓後人皆襲用之然詩曰鼉鼓逢逢蒙瞍奏公則又似可爲鼓者

木葉城

木葉城在今遼東之地沈雲卿古意九月寒風催木葉是也後人改爲下葉誤矣

右丞詩

右丞詩逬水定侵香案濕魏禹卿辯云定水逬

俊又桃源面面絕風塵可棟辯云桃源西面
對柳市南頭皆破千古疑案

面皮䰇

賀知章回鄉詩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
面皮䰇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今
本俱作鬢毛衰非唐韻矣近覩侯鯖錄始知是
面皮䰇䰇多鬚也

唐詩誤字

鄧泰素語予曰嘗見古本唐詩滿樹枇杷冬着

花滿樹作滿寺近與畢車向洛陽近與作匹馬
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作乍夜驛路兩連漢畤
平驛路作驛樹二水中分白鷺洲二水作一水
細味自得也焦弱侯筆乘云疎松影落空壇靜
細草春香小洞幽春香作香生的對況又有砧
聲近報漢宮秋之句豈嘗復着春字耶

溶溶雨 黃云山酉廟月色溶溶夜豈亦雨耶

世傳晏元獻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爲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
嘗病之近閱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梨花院落溶
溶雨始知月者後人改之雨字自妙

淵明采菊詩

沈彼南咏淵明采菊云無个河山已不支先生
歸去自嫌遲寄奴蔓草無容地慳剩黃花一兩
籬見石田集陳眉公秘笈以爲王行作誤也

銅鞮伯氏

鄭繼之野興詩末云年來混迹漁樵下況有銅
鞮伯氏風按春秋晉叔向其兄銅鞮伯華匿德

藏光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仲尼稱之曰多
聞內植進退兩尊繼之銅鞮句用伯華事耳向
見鄭詩刻本疑其用白銅鞮故事改爲習氏夫
題曰野興用伯氏固宜改曰習氏不惟失作者
本意而于題旨句法不相符矣板本未更因筆
而出之以俟知者

草堂詩餘

宋人選詩餘名曰草堂楊用修疏爲之解曰李
白有草堂集詩餘中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爲

百代詞曲之祖故名草堂殘牽合附會今世此
書盛行人人傳誦然知其說者蓋寡矣胡元瑞
稱博洽亦未釋然于此

詩說 九十六則

西園詩塵

張維城西園詩塵云易象幽微法鄰比興書辭
典暢式用賦物春秋借徵義本風判三禮莊鴻
體類雅頌匯謂六籍同歸於詩抵緣六義觸處
皆是不先窮經而以別才別趣之說自蓋者究
竟與此道何涉又云五言古莫工於漢魏莫盛
於晉七言古莫工於初唐莫盛於盛唐五言律
莫工於盛唐亦莫盛於盛唐絕句莫工於盛唐
莫盛於晚唐獨七言律自盛而工至我明而始
盛又云世謂作詩勿入唐以後事自五代入明
事物人羣之變不知幾許而謂盡不堪入詩料
此詞家習談實藝林之積蠹又云宋三百年間
名卿碩儒高士蹟絕諸代製作纍纍豈無篇句
可追蹤往昔流布來茲者一稱宋詩竟從抹殺

既未目睹且不耳聆相率嗤棄眞可笑可惜右
數段皆發前哲之所未發實論詩之金針也今
人乍占四聲便自負曰詩有別才不屬四部而
欲橫行藝苑試取維誠詩塵讀之

詩道之敝

屠田叔詩談云近時崇尚甫解之乎輒便咿啞
稍習聲偶遽寄聚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摘詩詩
無不丐玄晏而爲序詩道崇尚無過今日清風
輟響亦無過此時

流韻

唐縉眞云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
韻書是也東與二冬上六魚與七虞之屬前此
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斑斑可攷豈
盡譌謬至約始改正耶約吳興人局於方言鑾
俗不審宮羽而敢背越聖賢變亂千古後世遵
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此甚不可曉也約本
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約手後夢齊和帝
引刀斷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天可欺乎古文人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賀監湖

賀知章乞鑑湖歸老時年八十餘矣其詩曰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咲問客從何處來夫少小仕宦至於兒童不相識貪戀祿位亦已久矣及將歸又問明皇乞鑑湖一曲古故鄉之水利推知章之心無一事一息放過後世侈爲賢達高尚不已過乎㳟當時明皇有詩送之在朝各有贈言後世遂因之而重亦知章之幸也

趙子昂題陶詩

趙子昂題陶淵明歸去來圖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妍媸終然不能去俯仰塵埃間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花霜中鮮厓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撫卷當三嘆世久無此賢觀此詩子昂之慕淵明至矣然身事虜廟貽譏後世信能言而行不逮也

王李劉詩文

屠緯真云讀元美詩如入武庫不勝利鈍讀元美文如覽江海終成大觀讀于鱗詩初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于衆作之中則矯然特出不翅衆鳥中一蒼隼矣劉子威文深古類澀驚心聱牙文章如是不妨自成一家詩道必不可廢所謂本性情中宮商被管絃相距萬里矣

徐氏筆精卷之三

晉安徐　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評一　魏 凡三十七則

劉徐贈答

劉楨贈徐幹云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幹荅云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

難涉如九關皆情至之語顏謝以降華藻勝而情語稍減矣

覓句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景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斷數莖鬚如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覓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卻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不寐危坐到晨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宋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此非深於詩者不能道也

天子氣象

唐太宗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便有天子氣象

唐詩溫厚

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唐玄宗不逆其臣得

罪風霜苦今生天地仁劉長卿不怨其君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耿湋不罪其友見詩人溫厚之意

磨笄戴斗

唐張易之出塞曲云轉戰磨笄地橫行戴斗鄉磨笄見戰國策戴斗見爾雅又云將軍占太白小婦怨流黃腰裊青絲騎娉婷紅粉粧一春鶯度曲八月鴈成行皆佳句也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乾坤

杜少陵詩用乾坤字曰乾坤萬里眼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水上浮乾坤一戰收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皆鄙俗可厭惟乾坤日夜浮一句頗佳

岳陽樓詩

杜甫岳陽樓詩大都與浩然伯仲杜起首句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孟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杜首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孟云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皆渾雄警策至于杜次聯親朋無一字孟云端居恥聖明覺無謂而結句各不稱矣

霜雨雪雲

唐張謂餞田尚書還兖州云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霜雨雪雲原非連綿之字張合用之亦新不似盛唐人句

塞上四時

張敬忠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蓋言春之氣候異也盧弼盧龍塞外草初肥燕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蓋言夏之氣候異也王縉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秋風草已枯今日登高尊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蓋言秋之氣候異也李頻關門南北雜戎夷草木秋來即出師落日風沙長暝草窮冬雨雪轉春遲蓋言冬之氣候異也四詩模寫邊塞光景極肖

任華長篇

盛唐任華寄李白寄杜甫懷素草書歌三長篇信口狂叫不遵紀律亦是惟體盧仝飲茶月食詩效之耳

贈鄰

錢起贈鄰居齊六詩云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于鵠題鄰居云蒸藜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僕顧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高季廸贈鄰友云林近書燈露溪迴酒舫通放鳬長合隊移竹每分叢

傳木虛贈隣人馬水箭云樓迥常分月墻低不隔花陳軒伯贈隣友云夜泉皆屋後曉塔共窻中趙仁甫題隣舍云戶外分垂柳墻頭過落花又徐鍇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梅堯臣贈鄰居云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皆能摹寫真切者也予與鄰友吳元化交最密戲贈十韻云草舍相隣並幽居隔短垣山光齊到屋樹蔭兩遮園碧霧籠燈影香醪壓酒尊花分粘戶片苔長過籬痕碩鼠均偷果驕厖互

守門秋蔬先得種蒔竹易移根蛛網牽簷近雞羣鬪爛繁不窺家室好時聽笑聲喧賽社輪僮僕摶沙狎子孫杜華與王翰朝夕往來頻

言詩

令之為官者皆諱言詩蓋言詩往往不利于官也不惟今時為然即唐以詩取士詩高者官多不達錢起有云微官是何物許可廢言詩其意遠矣

日斜人去

賈誼鵬鳥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劉長卿過賈誼宅首聯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用其語畧無痕迹

劉方平銅雀臺詩

劉方平銅雀臺詩云遺令奉君王顰蛾強一妝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玉座生秋氣銅臺下夕陽淚痕沾井幹舞袖為誰長此詩較昔年分背地之作可相伯仲

殺風景

松間喝道甚殺風景嚴維游雲門寺云深木鳴騶馭晴山耀武賁實不雅也蔡襄云欲望喬松却飛蓋為聽山鳥歇鳴騶庶幾免俗

馬汗驚詩

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

印文硯匣

柳子厚柳州詩云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

蓋日封印文生綠公事絕少硯匣留塵私事亦稀投荒情況不盡凄凉況十二年之久乎李杜韓柳輕遭放逐往往文生於情借夫富貴之言難工也

在官種樹

柳子厚貶柳州種木槲花詩云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祗因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白樂天守忠州種荔支詩云紅顆珍珠誠可羨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前種荔枝程師孟守福州種榕樹詩云三樓杉望繞城隅臨去頻栽木萬株試問國人來往處不知凝憶使君無柳詩近怨白詩近達程詩近諂

新竹

昌黎新竹詩云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深得體物之妙

憤峯寺三絕

劉禹錫玄都先後二絕世人傳誦而不知任翻憤峯寺三絕尤委宛可詠也初遊云絕頂清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峯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再遊云靈江江上憤峯寺三十年來兩度登老鶴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三遊云清秋絕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迴惟有前峯明月在夜深猶過半江來

咏草

白樂天咏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已傳播今昔矣又唐僧云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又元楊基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風調情境俱不在樂天之下唐僧句見山谷集或云是蔡襄詩非也

池上篇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

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此篇可當一首園記讀之淵然不獨仲長樂志論擅名千古矣

長吉儁語

長吉詩評者以為牛鬼蛇神二百三十餘篇頗難解說然其佳處固不在于詭恠也如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又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又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

畊烟種瑤草又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又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又終南日色低平灣神今長在有無間又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又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又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又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又天授秦封祚未終袞龍衣染荆卿血又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又春羅書字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却使青龍去又鬢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如此工煉即少陵太白未必能道也

下第詠燕

元和中章孝標下第賦燕詩上主司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又歐陽澥下第亦賦燕詩上主司鄭愚云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新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託諷微婉得風人之體

詩用之字

盧仝詩喜用之字青樓未箔天之涯林花撩亂心之愁此心復在天之側相逢之處花茸茸皆不俗

切夢繫腸繫悶割愁

施肩吾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蘇子瞻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皆有苦思

陳陶步虛引

劍浦陳陶唐末隱西山步虛引云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青編爲我忽降蒼梧雨虹帆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巳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舃奇峭不減李賀

輕薄

溫飛卿聞車駕西遊因而有作云宜曲長楊瑞氣凝上林狐兎待秋鷹誰將詞賦陪雕輦寂寞

相如卧茂陵輕薄之意溢于言外

蘇武故事

溫飛卿蘇武廟詩廻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中語極痛切有味不獨對偶之工也

梨岳廟

唐李頻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跡自相親天下巳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稱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頻詩寫出四皓心事而頻心事亦自可見後爲建州刺史卒于官民懷其德立廟梨岳至今血食不絕可謂千年廟木春矣

僧聰

方千詩云慣采藥苗供野饌每書蕉葉寄新題予曾書爲詩僧房中聯

羅隱詩

羅隱詩極淺俗有江南曲云江烟濕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晴夜槽壓酒

銀船滿綳絲㩻怨凝聴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鸂鶒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壁輕車嫁蘇小奇麗可比溫李然亦不多得也

江湖漁隱

韓偓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司空曙釣罷歸來不繫船江

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陸龜蒙市後沙虛古岸崩魚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墮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四作寫江湖漁隱境界如畫自是一家語也

洞賓詩

世傳呂洞賓詩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嘗題沔南錦屏山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卧巖下石不管人間萬事愁又云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上翠臺本爲君平川裏去不妨却到錦屏來自是仙人風骨

漁山神祠

唐王諲漁山神女祠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鸞雲引領望江遥滴酒白蘋風起水生紋迎神也悵悵山響答琵琶酒滴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飛出木棉花送神也真可泣鬼神矣

陸羽詩

陸羽著書甚富今所傳者茶經一種耳至于詩惟六羨歌最膾炙人口他作鮮有收者嘗題會稽剡溪詩云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斷綠林西昔人已入東流去空見年年江草齊可備選唐絕者

一柳

古人咏柳必比美人咏美人必比柳不獨以其態相似亦柔曼兩相宜也若松檜竹栢用之于美人則乏婉媚耳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憤錢塘蘇小小與郎松下結同心亦謂美人不宜松下也譽柳貶松殊有深興

詩評二 宋凡二十八則

曹娥廟潘閬詩

李文正公題曹娥廟云死隨枯骨葬江濱報德真憐女子身千載斷碑空過眼當時亦有姓曹人用事真切亦堪膾炙然不及宋潘逍遥一絕

云曹娥廟前秋草平曹娥廟裏秋月明扁舟一宿都無寐近聽江聲似哭聲尤含蓄有味

王元之詩

王禹偁過張處士溪居云雲裏寒溪竹裏橋野人居處絶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衣尋晚照靜携茶旅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此為愛山園有藥苗宋詩之絶佳者全集少見謝在杭近抄之内府

響屧廊

王元之題響屧廊云廊壞空留響屧名為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朝諫誰記當時曳履聲

落花

落花詩始于二宋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將飛更作廻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誠絶倡也余襄公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至國朝作者愈盛多至三十首矣文徵仲云丹葩漂泊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沈啓南云錦里門前溪好浣黄陵廟裏鳥還啼近歲演中馬蹀叔云武陵路別廻漁艇金谷春深落妓釵影搖團扇愁班女艷逐微波度洛妃山東于文若云紅樓白日憐珠墜青塚黄昏痛玉埋吾鄉董叔允云拂地霓裳廻妙舞凌波羅襪冷香魂楚妃腰細難勝雨漢女身輕合避風建溪丘文舉云隸亂隋宮拋剪綵漂流秦苑棄餘脂建溪魏君屏云馬嵬妃死香猶在垓下人亡血未乾余少時亦曾賦十首有云麗華魂散胭脂井關盼香消燕子樓雖皆效法二宋然比興之

體亦自俊麗可傳也

西崑

宋楊文公億錢思公惟演李宗諤劉子儀號西崑體組織華麗揚南朝詩云五鼓端門漏滴稀夜籤聲斷翠華飛繁星曉埭聞鷄度細雨春場射雉歸步試金蓮波濺襪歌翻玉樹涕沾衣龍盤王氣終三百猶得澄瀾對敞扉錢和云結綺臨春映夕暉景陽鍾動曙星稀潘妃寶釧光如昔江令花箋落似飛舴艋凌波朱火度觚稜拂

漢紫烟微自從飲馬秦淮水蜀柳無因對殿幃
李和云仙華玉壽曉沉沉三閣荞雲復道深平
昔金舖空廢苑于今瓊樹有遺音珠簾映窓方
成夢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許吟魂
醉魄已相尋劉和云華林酒滿勸長星青漆樓
高未稱情麝壁燈廻偏照畫雀舫波漲欲浮城
鍾聲但恐嚴敉曉衣帶那知敵國輕千古風流
佳麗地盡供哀思與蕪城楊咏始皇云滄波沃
日虛鞭石白刃凝霜枉鑄金錢云金椎浸築廿

泉道七百還隨督亢圖楊咏成都云漫傳西漢
祠神馬已見南陽起卧龍錢云而經蜀市應和
酒琴到臨邛別寄情楊咏漢武云力通青海求
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錢云立候東溟邀鶴駕
窮兵西極待龍媒劉云桑田欲看千年變瓠子
先成此日歌皆用事精確對偶森嚴郎義山丁
卯不是過也豈可槩目宋詩為陳腐哉

咏梅

林和靖暗香疎影一聯歐陽公極賞之黃山谷
以為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為佳我朝高季迪咏梅云詩從十里尋春路愁
在三更掛月村似勝

瓊林苑

唐宴進士於慈恩寺宋宴進士於瓊林苑苑中
松柏森列百花芬郁樓觀對列金碧相射韓琦
詩云春光濃豔寶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嘉節
難逢真上巳賜筵齋入小瀛洲仙囿雨過花遺
闘御陌風長絮滚毬袂欲不須辭白日清明來

日尚歸休其繁盛光景可見

荊公詩

荊公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
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又
戲贈段約之云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
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雖曰
戲謔之詞而人我之相見於筆端矣

燕子樓

白樂天生平風流獨以絕句逼死盼盼稍為缺

昭宋陳薦彥升賦燕子樓云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花一夜休似不能無恨于白公也

石湖夜步

范石湖夜步詩云人家簾模夜香飄燈火蕭疎照市橋滿院月明春意好小樓吹笛近元宵清婉可詠

蔡持正鸚䳇詩

蔡持正人品最汙人羞稱之其安置英州日賦

侍兒琵琶鸚䳇一絕鸚䳇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卽唐人莫是過也

山靜日長

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自羅景綸引之世無不知者但未見其全篇耳其題乃醉眠也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簟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謝泥逢暗筍汲井得飛梅橘林香處飯杉木翠邊程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破窓燈焰走凍硯筆鋒遲皆警句也不獨山靜日長兩句耳

琴臺

蜀中有相如琴臺古今題咏多本琴心事惟宋少傅田況一絕云西漢文章世所知相如閎麗冠當時遊人不賞凌雲賦只說琴臺是故基亦善爲相如解嘲者

龜山詩

楊龜山爲吾閩道學之祖世人但知其語錄而

不知龜山之詩亦有可誦者如含雲寺詩云山前咫尺帝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携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又云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不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又如岳陽樓長歌宛然唐聲絕無宋人習氣

宋詩工麗

宋洪咨夔直玉堂詩云寶鴨炷雲朝太紫玉蜍浥露較鉛黃又云雲妝翠戟龍文潤日透金鋪

獸面明楊萬里云雲翻孔雀金花碧日射鴛鴦玉尾紅皆工麗可誦

委羽居上

宋左緯號委羽居士宣和間以詩名隱黃巖有詩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情惟有夜難過宿處先尋無杜鵑可謂深于旅況矣

東皐子

宋戴敏號東皐子浙之黃巖人小園詩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僮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個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雖調不雖宋而清淡閒適亦可喜也

范香溪

宋香溪范浚南渡後隱居不仕詩有奇思春融融云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叢蕙根芳翠滴柳艷明媚輕畢歷紅顏綠鬢青春容壺中新

龍鴨頭色殘絲冉冉愁如織日暮低迷芳草碧又云海棠紅歇鶯停歌柔風吹煖滿簾垂綠蔽深院靜垂簾細柳陰婆娑池塘正覺閒事如萍葉淨曼石清波一雙胡蝶衣衣外時銜芹泥來補窠世人所知者心箴而已不知淺之深于詩也

岳忠武詩

世傳岳忠武滿江紅詞激烈悲壯溢於言外而忠武詩句有絕閒靜者如池州齊山翠微亭云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又如淨水寺生月松風夜帶寒之句殊似唐人語

玉堂宿祀二絕

宋趙汝談宿玉堂詩云宮井桃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下枝潘物陪祀詩云玉天無滓月光寒齋色分明在露盤一夜九重金不寐時教中使捲簾看攜水有味不似宋格

千巖警句

宋蕭德藻號千巖閩清人以詩名於時采菱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槳不是趁前船又云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烟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玉臺劉後村酷稱之

德壽宮壽詩

唐無壽詩有之自宋始至今則濫觴可厭也宋高宗為太上皇壽日楊萬里作慶壽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

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清蹕鞭聲出禁中鶯聞剩雨又殘風金鷄街取紅鸞扇飛上玻瓈碧海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個家風帝捧瑤觴玉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天父晨興未出房君王恐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聲傳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山何緣子細望龍顏

較與遂同豈伯虎傳將較詳可異

小窺玉色與難老底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裏釀作慈皇萬歲杯堯舜同時已甚難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日擎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甲戌王春試集英小臣曾忝門生蒼顏華髮鵷行裏也聽鈞天九奏聲必如此方可稱壽也

仙霞嶺

宋馬子儼宿仙霞嶺詩云月影白催人起早泉聲不許客眠安摹寫真切予家在閩北上往來

必由斯嶺輒賞此句不置白玉蟾集亦載此首未知孰是

雲龕先生

宋李邴鉅野人參知政事歸隱泉州自號雲龕先生著草堂集一百卷軼弗傳有訪僧詩云數丈招提四面山美師終日掩禪關十年不踏門前路只遣松風送我還瀟爽可味

祖孫詩

宋呂季屋贈陳隨隱父子有句云人羨杜開生

杜甫天教蘇顥繼蘇瓌子以庚戌歲得元孫友人陳伯孺贈子云懃長懃卿終不惡生玄生運總多奇用祖孫父子事皆切當

洪陸翁

宋洪漸字陸翁號芃巖淳安人夜泊詩云月浸蘆花水浸天漁翁醉後正堪眠夜深何處孤篷雨不管江邊有客船清宛可詠

咏針

宋裘萬頃有客令咏針出羨字韻萬頃云一寸

堅剛鏃鑄成綺羅叢裏度平生有時稱子敲成鈎釣得魚兒便作羨亦巧於押韻可喜也

王介翁

括蒼王鎡字介翁宋室播遷義不仕元宋史秇文志謂鎡文集二十卷世罕傳矣近其裔孫之棟丞歐寧掇拾家乘得月洞集一帙特片鱗隻羽耳如塞上曲云馬嘶經戰地鵰認打圍山秋深云千黑石蓮老柿紅霜葉疎山居云香老蒲芽春洞影涼生榭葉午窓風落棊石闌霜信早

敗荷池屋雨聲涼杭州懷古云雲寒廢殿排班石草卧前朝記事碑時事云天生殺氣鵰旗暗風滿軍聲虎帳寒絕句漁父云竹絲篷裡白魚肥日落汀頭換酒歸只恐明朝江雪凍老妻連夜補蓑衣置之晚唐劉許之間誰辨其為宋人作也

詩話二　元十六則

鹿皮子

元初陳樵好衣鹿皮自號鹿皮子有詩一卷如

落葉僧將猿共變賣花人與蝶俱還殊有可思

元詩

趙子昂絕句云春寒惻惻掩重門睡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滕玉霄絕句云吟人瘦倚玉闌干酒醒香消午夢殘燕子不來春社去一簾疎雨杏花寒二首頗相似皆詩餘中絕佳句也唐人無此纖弱之作

眞山民詩

偶於陳幼孺案上檢破冊一帙糜爛蠹蝕前後

但損失不存姓氏幼孺云此册得之邵武仁壽寺僧寮中多佳句如蜂王衙早晩燕子社春秋烟碧柳出色燒青山返魂白沙難認月黃葉易爲霜棠醉風扶起柳眠鶯喚醒檻低簷礙月窓破紙吟風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窓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花影掃不去草根鋤又生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詩猿分野果留鶴守雲林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飛花遊蕩子古木老成人途窮身是累痛定語猶悲葉新林掛綠花

落地生香蕉葉捲舒雨鳩聲問芥春七言如雲開遠嶂碧千叠雨過落花紅半溪塵書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碑因蘚蔓無完字城爲田侵失舊基氣增浙左霜威勁面帶終南山色寒書猶能看未爲老詩亦莫吟方是閒覺着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樹要看山廊下弱粘沿砌蘚佛前蜂戀插瓶花青山隔絕市朝面白髮消磨豪傑心雕鏤花柳春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花影忽生知月到竹梢輕響覺風來皆自刱新意

然有酸餡氣亦可喜向不知誰作近讀元人詩中有與山民一卷即此詩也山民西山先生裔

刺馮道

馮道歷事四朝後世羞之歐公作史謂其無廉耻史斷諸賢紛紛詆訾百千萬言不如元劉静修一絕約而盡也亡國降臣固位難痴頑老子幾朝官朝梁暮晉渾閒事更捨殘骸與契丹獨王荆公以伊尹五就湯就桀稱之近李禿翁亦主其說

吳草廬詩

元吳草廬澄專志理學而詩亦多巧思咏雪云臘轉鴻鈞歲已殘東風剪水下天壇賸添吳楚千江水壓倒秦淮萬里山風竹婆娑銀鳳舞雲松偃蹇玉龍寒不知天上誰横笛吹落瓊花滿世間叠葉梅云羅浮夢斷杳無蹤冰雪仙姿兩兩逢縞袂怯卑寒後襲彩妝嫌薄曉來濃迎風一笑知顔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芙蓉又如百年竹木青春在一

院香花白晝閒屋頭月上元無夜樹杪風來若有期花香靜晝微風裏草色深春一雨餘金鏡南飛光欲半銀潢西去寂無聲定非戰國談天衍疑是仙家縮地房秋隴故園迷蝶夢曉窗客枕厭雞聲等句皆超脫理學蹊徑者也

何太虛

元季詩人雖出知名者無論巳予家藏何中知非集六卷佳句疊見如燕來春巳去花少雨偏多漢殿金人別唐陵石馬嘶落花禁樹轉幽鳥

過林鳴山關雙鷺聽門閉一蟬秋烏語前林日雞鳴曲巷烟年華流水在春事落花知日明山氣改江靜水痕歸七言如赤壁驚烏飛夜月衡陽歸鴈落秋風雨潤寒聲通法席數峰秋影上香臺隔水歸樵分路散衡嵐飛鳥認林還水寒古道鳴駝外雪暗空村落鴈邊馬嘶平野呼鷹吏犬吠寒沙射鴈人中官太虛臨川人集中所往還者吳澄劉會孟揭奚斯程鉅夫諸人至大皇慶間寄寓閩中賦詩頗多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通十卷通鑑測海一卷通書問一卷與才老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逸六書故三十二卷蒯丘游錄二卷揩顧錄十卷知非集十七卷外集十六卷可謂富矣然姓名泯泯不與吳揭虞行胡元瑞詩藪拈拔元人佳句無遺亦不及太虛真有幸有不幸也

題和靖墓

古今題和靖先生墓者不下百篇悉梅鶴封脾數事而巳獨張羽一絕云水蘸荒山路半斜墓

園無主屬官家我來正是梅開日滿目蓬蒿不見花淡而有味更陳剛中一絕云北邙翁仲拱朱門玉盌府驚古帝魂爭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舊月黃昏亦可撼諸作者也

陳剛中

元陳剛中使交南詩云老母粵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寄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真一字一淚

同根竹

武夷城高巖有巨竹二幹雙梢予與謝在杭欲賦詩詠之未就也偶閱元人謝宗可詩云競秀亭亭一種奇斬頭曾脫錦棚兒西山二子情依舊湘浦雙娥影鎮隨高節元非連理樹虛心共是傲霜枝莫教移作仙人杖恐化雌雄下葛陂似不能復繼矣

盧圭齋詩

泉州惠安盧圭齋名琦字希韓登元至正進士令永春改寧德所著有圭齋詩集歲久弗傳近

惠安莊戶部徵甫蒐而梓之悮入鴈門薩天錫詩六十餘首薩詩世有傳本較者一時未之考耳亟當釐正不然恐後世以圭齋爲齊丘之盜化書也盧詩自佳如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潮生遠浦孤帆小雨過蒼崖古木寒小橋跨澗村舂急老樹吹花野店香蘇雲松徑僧歸寺夜雨蓬窻客在船門掩落花春去後夢回棧月酒醒時梧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清典可詠元詩多纖弱若圭齋者實有唐調者也

月泉吟社

元至元間浦江吳清翁渭有月泉吟社預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收卷用好紙楷書謄副聘謝翱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首名羅公福吟社中人詩限五七言律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詩賞者也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

公服羅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詩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秋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李西涯懷麓堂詩話

亦載此事言此集未及昇予家有藏本因錄出之然佳句甚多不獨公福也（公福本姓連名文鳳吾閩人字伯正號應山偶名羅公福集中皆不署的名）如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青林伐鼓村村社綠木平疇處處秧土脉正融催穀鵓林陰微合聽鵓鴣田烏飛逐耕烟犢桑扈鳴隨喚雨鳩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麥壟風微牛睡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小雨杏花村問酒淡烟楊柳巷中車楡莢雨甜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六又皆六十人

中警句也

張思廉

元季詩人竟出語皆奇警會稽張思廉尤峭峻可喜題唐五王擊毬圖云興慶宮前春正熱綠楊夾道花如雪毬門風起日西斜五馬歸來汗成血潞州別駕醉眼纈雙袖傾欹擁岐薛申王按鞚宋王馳楪僕毬囊手親挈草平如掌馬力均玉鞭十里不動塵黃門扶入五花帳大衾長枕娛家人花萼相輝雨氣寒樓中歌管漸闌殘紫騮不踏毬場路萬里毒騾蜀道難又太眞明皇並笛圖黑奴絃索花奴鼓譜奴撫掌閼奴舞阿嬌自品玉玲瓏御手夾猶親按譜風生龍爪玉笙香露濕櫻桃金縷長裳荷花深人不見李暮側足傍宮墻思康有玉笥集十卷詩多富贍蓋熟于史學者以方鐵厓未知厓亦斂手

岑安卿

至正中餘姚岑安卿字靜能號栲栳山人有集一卷平淡不類元習如蛩鳴深巷靜月落半樓

明山高不礙夢落易生愁清新有味亦胡元瑞所未覩也

趙大年畫

元吳淵頴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云老景青黃筆底收晴嵐冷雁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銅駝陌上秋譏刺之意微而婉矣

金青村

元末金青村涓與邑人吳萊宋濂友善有詩名嘗賦詩云燕子飛來近畫簷菜春時節雨纖纖

杏花落盡無情緒何處人家有酒帘又有遠峰晴見色獨樹暝無聲人行秋葉滑鶴立脆松涼皆佳句也

黃秋聲

元季詞人輩出而邵武有黃鎮成詩多奇警秋聲集十卷佳句叠出如王孫不歸怨芳草山鬼欲啼牽女蘿鐵徵召雷秋雨足琉璃滿瓮夜雲高游山採藥歸家早捲石看雲出洞遲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〻〻來天宇〻〻花竹一家巢絕頂烟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佔少賸歸市月上人家木淩空惜梨棗朽腐尠有覩其全稿者

徐氏筆精卷三終

徐氏筆精卷四

晉安徐　𤊹興公纂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同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評四　明五十八則

恭靖王

肅藩恭靖王惇雅善詩塞上曲云遠出漁陽北擊胡將軍談笑挽雕弧千金底購單于首贖得沙場戰骨無有王能標之致

宗藩詩

國朝宗藩之詩寧府為盛諸王孫以詩鳴者多炡多熐其著者也多炡絕句清逸如泊長蕩云兼葭一望暮蒼蒼長蕩湖頭烟水長怪道今朝楓葉盡夜來七十二橋霜湖口縣云湖水澄清江水渾江烟湖靄易黃昏請看湖口江心月一片寒光照縣門清明湖上云湖畔行吟日未斜四年三度客天涯不知鴉鴂驚飛去穿破來禽滿樹花多熐觴對精工如太室出雲來署裏黃

河如帶掛城頭關山腰月趨三輔鴻雁秋霜度九河路經軒后臨戎坂山接高歡避暑宮皆翩翩爾雅無紈袴習氣

過餘干弋陽詩

貞吉王孫過餘干詩云餘汗城頭雲泊天琵琶洲下水如弦推篷理詠隨州句落日平沙似往年謝在杭宿弋陽云華峰廻合俯清溪寂莫荒城古渡西惟有女墻秋月在只今猶照夜烏啼二詩皆用劉隨州句略無痕迹余近過弋陽亦效顰云頗憶文

房舊日題餘干水落弋陽溪平沙亂孤城在朝暮猶聞山鳥啼

汪廣洋

汪廣洋詩云三百六十灘水清桃花春浪近來生催歸不待臨岐語夜夜子規啼到明酷似晚唐

郵亭圖

國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檀槽綠髮娼玉堂見慣可尋常作歌未必腸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先兄惟和曾題秦弱蘭一首足為陶學士解嘲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元已落風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桃畔衣裳看向人

王止仲

吳郡王止仲名行國初布衣也王文恪筆記稱其才敏嘗識姚廣孝于未遇余嘗得楊文敏公遺書中有王行半軒文集十二卷寫本也其詩不甚多如高館疎簾晚年閒讀書聲裏故人來山中本自無塵土催得家僮掃綠苔清逸可誦文敏去止仲甚邇而為之抄錄想當時無刻板耳今又二百餘年恐吳人亦未必有也震澤長語載其

初傭于金閶徐姓家書館之後為南京武臣數授上召見武臣怪其識見時進以實告召見語不合賜死

藍明之靜之

武夷藍明之名智永樂中辟為廣西僉憲與兄布衣靜之齊名詩詞俊逸雅有唐風嘗見其書銅雀臺瓦詩于建陽友人處可泣鬼神詩云曹瞞驕志吞劉社銅雀臺高職中夏徒知扼腕有臥龍豈料垂涎已司馬萬里河山尚出師九原

魂魄歸何時清秋風雨滿茨樹落月笙歌空繐
帷翠蛾紅袖慇情絕廢冢荒臺狐兎穴空餘片
瓦落人間千載奸雄磨未滅藍靜之紙帳詩云
數幅秋藤拂地齊匡牀閒對竹爐低山中一枕
梅花月不識雞聲送馬蹄

瓊姬墓

吳中有夫差女瓊姬墓高季迪詩云夢別吳宮
殿頭墮釵零落誰收上昔青鏡忍曉月冷珠襦
恨秋麋鹿昔來麋苑牛羊今上荒丘香魂若從

亡國莫與西施共遊六言敢難佳此篇警策雋
永求之古今不多見也

聽潮軒

國朝張寧題聽潮軒詩有云天涯共道初來慣
夢裏空驚夜浮時用唐人詩句新巧

黃旂山（黃瑨莊擊壤附）

黃旂山譚浮字敷仲閩之侯官人也永樂辛卯
以詩魁省闈壬辰成進士超拜河南參政繼復
參湖廣擢浙江左轄以憂去再奪情於浙前後

在浙十餘年奏罷無徵米百三十六萬石七冶
課銀九萬兩劾罷貪守令五十七人竟爲其黨
所中逐之去時正統六年也亡何土木變起先
盜充斥而公先憂之計驗歸田後一意著述時
與文人韵士歌頑唱酬其詩閒雜俚語雖未脫
宋元習氣然清揚瀟散婉而多風不作窮愁拂
鬱語今錄其五言古幽居發長嘆嘆彼東隣姬
芳年得佳婿跬步無暌離光陰逐逝水雲鬟今
成絲良人沒沙漠訃聞如不知開窗拂鸞鏡染

黛描雙眉自矜新寵盛却笑傍人癡古來漆室
女何事傾國葵我廬旂山陽我墓旂山麓薄田
百畝餘亦足供饘粥有廬可庇棲有墓足埋骨
人生百年身譬彼高堂燭聖人恒戒盈達士貴
知足嗟嗟旂山翁永言保清福五言律雨歇夕
陽斜孤舟掛落霞城頭聞戍角海口見人家爽
氣驚秋葉歸心逐暮鴉今宵何處泊棹月入蘆
花（直沽晚渡）臨安多沃土宜麥復宜蠶塔影錢王墓
鐘聲淨土菴吳衣輕白苧越果重黃柑父老何

爲者官亭候使驂臨安即景畫舟上石灘沙淺水痕
乾白首忘機久清時謝病難逢隱孤月瞑鄉夢
五更殘明發常山道霜風拂面寒碧溪夜泊臺開雲
霄上蒼蒼日鑒臨莫張庚氏綱須辨漢郎金臣
道如絃直君恩若海深南歸返初服永遂老農
心出山風塵遊歷久天與老來閑去國長憂國還
山少出山人煙秋水外釣艇夕陽間不是無交
接雲深戶自關歸自紹興七言律鰲峰雪霽喜春和
仙佩翩翩候曉過王宇無雲留壁月星橋有路

上銀河九重閶闔喧簫鼓十二街衢度綺羅深
荷幸生堯舜世年年侍宴沐恩波戊戌元夕江水微
茫漾綠波花前勸酒唱離歌郎心似水東流急
妾貌如花奈別何孤棹斜陽郎去遠重門細雨
妾愁多封侯早佩黃金印百歲光陰一織梭惜別
帝城漏盡禁鐘清玉珮瑲瑲進列卿風捲龍旂
開鹵簿雲隨鳳輦出蓬瀛班分銀燭移花影樂
奏仙韶繞仗聲侍宴丹霄歸燭發飛鞭紫陌馬
蹄輕早朝無諸城外雨初收江柳依依暫繫舟上

國風雲憐遠別故山花木憶同遊簾垂畫省晨
開閣門掩孤村夕倚樓返棹重來尋舊好一樽
相候碧溪頭別友天風吹袂上層臺雲外湖山次
第開帆影暝隨孤鳥沒秋聲遙帶暮潮來翫花
池沼餘衰柳尋寺廊空半綠苔寂莫不須傷往
事登臨且醉菊花杯九日登靈岩寺水落蘇堤見斷橋
柄霞嶺下駐蘭橈東西兩樹悲風起南北諸陵
王氣消遺廟殘碑春寂寂臥麟芳艸雨蕭蕭古
今多少登臨恨半付江雲半海潮岳王廟龍躍雲

飛幸有期託交況在布衣時九重詔向桐江起
五夜星從御榻移碧海天空鴻去遠彤庭春曉
鳳歸遲如今寂寞荒臺上烟雨冥濛濕釣絲嚴先
生祠遠山迢遞上青霄回首吳城路轉遙十載功
名勞夢寐半生蹤跡愧漁樵蒼苔古道連危棧
曲澗流澌擁斷橋明出梨關歸興動隔溪音見
木蘭橈自浙回閩客懷寥落歎離居況復他鄉遇歲
除積水連天帆影沒平蕪飛雪雁行疎何須凍
筆題愁劄未必浮雲蔽太虛霄漢春來多雨露

九重應見鳳銜書 睢陽涂夕 柴門雨過稻花香獨步
松陰趁晚涼上疏譎來憐賈誼辭封歸去想張
良山中有豹藏深霧潤曲何人釣夕陽昏黑莫
行林外路淋漓草露濕衣裳 雨後晚步 岧崱峰高紫
翠深閑隨飛錫到雲林橋邊草露霑行屐礀外
松風度梵音霄漢昔勞青嶂夢烟霞今遂白頭
心悠形共了三生約蓮社相過日抱琴 遊鼓山寺 落
職南歸逸興多倚雲閑唱伐檀歌新開池館移
松菊舊隱巖扉剪薜蘿細雨半坡黃犢草清風

一棹白鷗波林泉隔斷紅塵夢不識春城有綺
羅 山莊即事 誰搗霜藤換絳紗吏將涷墨洒寒花剡
溪人去芳魂斷庾嶺春歸別夢賒欲枕醉疑雲
湯滌擁衾吟愛月橫斜清風不逐豪華盡流落
山林處士家 梅花紙帳 一氣初分水最先龍湫源出
此山巔塘開太液池邊石波滌滄溟鏡底天涵
漲落滲紅杏雨晴生淡淡綠蕪烟品題今入歐
蘇筆長得清名在簡編 石塘春波 禹會諸侯在會稽
何緣隣境得玄圭松烟浥露薰龍腦花氣凝香

入麝臍半勿穹窿從地起一峰突兀與天齊摩
英接武青雲上俯視衡嵩嶂嶁低 雙峯鍾英 衰軀漸
覺病來侵炎滲蒸人更不禁解渴每思冰在澗
閑門還怯暑消金涼飄落葉疑秋早月滿虛堂
喜夜深四海蒼生共憔悴濟時誰解作甘霖 病中
苦熱 石仙潭下買荒原綠麓周圍十畝園竹塢疎
籬新院落桃花流水舊溪源青山對酒晴移席
綠樹垂陰晝掩門浮世纖塵飛不到此中此意
自悠言 山居 十二天閑閒苑西奚官調護異後猊

氷刀不剪青絲尾月斧曾修碧玉蹄陪直每知
依仗立向人多是隔花嘶幾回賜浴龍池上
道芳塵過御堤 三髻劉 疊嶂迢遙擁畫屏麦雲寶
剎耀丹青長廊人設松花供丈室僧翻貝葉經
夜永禪燈光耿耿春深祇樹影亭亭隨緣且了
三生約不管流年兩鬢星 翠雲古剎 新種南園玉一
叢半含粉籜半搖風數竿戞戞龍吟水片影翩
翩鳳下空獨伴蒼松霜後綠肯依繁杏日邊紅
白頭野老歌淇澳清節相期保始終 龔侍御玉函 翠竹棲鳳

五言絕門巷蕭條白髮新古來憂道不憂貧一
樽獨向東籬坐却愛黃花似故人 初冬病起 七言歌
行題諸葛武侯像炎精沉亦龍死五陵松栢號
秋雨鑾輿幸許湛巳成天下紛紛各爲主先生
自是人中豪頭顱管樂輕孫曹雲窩久蟄一朝
起三軍奔走隨旌旄問關隴蜀恁勞瘁欲掃妖
氛剪吳魏五丈陰霾暗將星江流不盡當年淚
凜凜英魂今有無錦城冷落故宮蕪汗青千載
芳名在塵世空驚八陣圖題息上人聽松樓南

溟息上人深居絕塵想鋤雲種青松松隨白雲
長禪心何悠悠開樓坐閑散微風天上來木末
動清響初疑琴聲絃上起非角非商亦非徵又
疑山陽鐵笛聲嗚嗚雙蛟夜泣寒潭水清如玄
都仙人騎鸞上玉京疾如長江風帆日走三千
里疾而徐廣庭涼夜吹笙竽芭蕉卷絲雨聲碎
池荷瀉露驚遊魚疏而數九臯月冷聞孤寉蕭
蕭黃葉堦下飛簌簌風泉澗邊落陰晴風雨聲
隨變老衲聽之渾不厭俗耳昏聾豈解聞塵肝

淼昧何由見騑騑四牡黃華使公餘偶向名山
去松下逢人問所之相邀直到雲深處琳宮寶
刹何崔嵬高樓百仞雲中開徂徠秀色滿窗戶
亂枝蔓蔓鳴春雷須臾坐定風轉息萬籟無聲
山寂寂上人索我聽松詩醉墨淋漓掃樓壁詩
成相對巳忘言松月娟娟松露滴上征夷王將
軍金門朝參初日紅珊珊環珮搖春風宰臣稽
首上遊報綸音渙發徵才雄賢侯自是三槐裔
文武全才冠當世品上論兵邁古風搴旗斬將

多奇計清晨受脤辭帝京百官出餞金陵城龍
旗高拂野天迥鼉鼓長擊江湖平樓船六月來
南楚雞犬不驚民晏堵亂角劍士氣成虹碧眼
材官力如虎交城到日瘴烟收馬箠投江江不
流伐謀悉聽將軍令敵愾深紆聖主憂旬宣有
道風行草殲厥渠魁愼天討散財發粟拔沉微
老倪共慶來蘇早九重注意在遺黎露布應將
大筆題請看漢代麒麟閣爲問元勳孰與齊題
余將軍借翠軒括蒼之山淩紫烟石門丹洞遥

相連飛湍千尺瀉寒玉晴峰萬疊開青蓮何人
甲第山之麓鳳舞龍飛長在目暮靄朝雲繞座
浮窩梧疎竹依窗綠公餘對此塵慮消輕裘緩
帶風飄飄芸香積案書千卷花影當簾酒一瓢
君不見謝安石瀟洒東山恣登歷又不見康樂
侯政成好入山中遊將軍愛山不出戶借此翠
色供吟眸笑余亦有林泉癖海內名山徧行跡
明當振屧上蓬萊浩蕩天風送書屐括山青遥
相憶題前嶼莊我志在遺安卜築得前嶼門巷

隱壓囂靜中有真趣別築亭臺大宅西閑時登
眺拂烟霓臺江遠樹雲邊斷岑崩晴峰鳥外低
鳳岡春雨薜苔綠旋曠秋雲長在目南風小閘
荔枝紅香露平疇晚禾熟沙浦寒流漾碧潮樟
林斜日度歸樵漁樵不作桔縲夢蹤跡何由到
市朝石林昏青障曉雀在雲松魚在沼白髮柴
門長子孫江湖故舊歸來少喬木蒼蒼舊縉紳
諸郎守道莫憂貧琳瑯萬卷遺書在期爾清修
繼古人沙蠏歌沙上蠏何橫行爪甲鐵利雙睛
明江湖取食日已飽香膏凝雪光熒熒自矜老
大無驚駭豈料秋容暗中改易牙調味喜清新
玉甕橙虀竟成醢巍巍廊廟委竊權蔽光彩君
不見沙上蠏趣梅花君不見河陽地煖桃花紅
繁英着雨飾空叢又不見湘江蘋蓼含秋色一
夕微霜竟蕭瑟浮艷紛紛不耐看曾似孤芳雪
中白石根鐵幹冰玉胎皴皮半裂封苔暗香
浮動風前度疎影橫斜月下來列仙羅還朝丹
闕羽蓋竟旋起超忽醉乘宿數下瑤臺無數遺

珠落香雪山澤耀宮花映照水懸巖礀總殊楊
王筆意久寂寞當途太守今有無美君家住西
湖曲萬頃湖光映書屋氣接孤山一脈春眼空
浮世千鍾粟豈料功名自有期十年薇省髩成
絲老天堅爾青青實金鼎和羹想未遲白隺歌
松頭隺高日清縞衣玄裳朱頂明林空月冷萬
籟息仰天引頸而長鳴長鳴飛入青雲表俯視
鵰鵬一毫渺鸞臺鳳閣春沉沉不重仙禽重凡
鳥瑤池有水亦有芝不飲不啄心如癡飄然直

返故巢去白雲却訝歸來遲新巢漸多松轉容
此鳴彼和甘岑寂諸雛長大毛骨奇儀表天朝
還有月漁父詞漁翁家住青溪上生來不帶封
侯相早年結得白鷗盟蹤跡萍踪甘蕩漾桃花
源頭春水生執篙童子船邊撐綸竿在手隨所
適眼中萬事鴻毛輕江村只日人為市聒耳煩
囂算緻利蒲帆半幅西復東似厭炎塵上衣袂
新蓴長葉鱸漸肥瓦缸酒熟銜杯時推篷見月
如有待傷舟何事歸來遲同雲作霰風飄忽披

蓑獨釣寒江雪直鈎無餌那得魚坐對空山笑
襄損滄浪濁滄浪清濁斯濯足清濯纓利江一
絲扶九鼎至今清史流芳名題歲寒三友君不
見花與柳嫩綠嬌紅隨處有無情惟解賞芳菲
誰信芳菲易衰朽又不見松竹梅玉幹瓊枝産
深谷幽人擬結歲寒盟移種庭前蔭書屋嚴冬
草木皆零落三樹蒼蒼宛如昨我心相配金石
堅甘抱長材老丘壑九重恩下微賢詔萬里青
雲發長翮濟時事業須早為廊廟未可輕年少

母乜齡以開禧元年
國子吞班佇使之侍
禮樂道以蒞侍子之
未仕者

公以直道被讒一去不復歸居三十年不忘憂
國其清風勁節所謂薑桂老稍辣者鄒汝高閣
中正聲徐惟和晉安風雅廣采之及豈遺集久
湮不獲寓目耶余特為表出以志高山之仰云
又國初有莊希後者亦閩人生元季不仕
亞祖龍興辟倅臨洮撫辭府太守有擊壤集一
卷其咏牡丹云亭臺幽處鎖芳菲一捻春姿百
寶圍色借丹砂連曉瑩肌生紅玉蕩晴暉風飄
香入玻璃酒露潤光添錦繡裳每滯遊人歸興

晚接羅倒着步徐揮紀在清陰玉樹連春深花
笑雨餘天紅潮醉臉施輕粉絲絛愁蛾揚翠烟
合樹天香風細細半窗鸞影月娟娟清平一曲
稀人和且向樽前問絳仙獨揚蒼苔坐錦叢金
尊綠酒蘸輕紅鶴翎濕露梳晴日蝶翅黏香趁
曉風粉黛藏羞綃帳裏丹青難寫素屏中醉來
抵慢窺明鏡似約仙娥在月宮半酣卯酒醉斜
曛絳約宮粧自不群雨弄晴新賜浴薰風照
暖晴飄分錦襠珠佩垂腰衩玉葉瓊枝壓髻雲

崑寶廠隨秋李列殿春獨舞綵羅偎外紅梅云
綺雲散彩篆烟斜萬象光中爾寶花碧玉明珠
天女珮青樓朱箔美人家蘭堂夜暖流蘇帳遂
府春生伏火砂回首桃溪顏色早已隨流水泛
殘霞夜來紋雨浥芳叢洗淨鉛華笑臉紅飛觀
簾開迎海日廣庭鸞舞落天風寬裳光動歌聲
裊繡被香温鋪夢中坐久忽驚清露冷恍疑身
在蕊珠宮膏沐妝殘偷暖曛芳姿步出萬花聲
鳳冠高簇開新髻雅舌初含吐異芬羅襪輕塵

凌洛浦歌臺綏響過郢工可憐飛燕嬌無力臭
遺東風蕩綺稍又灞橋風雪　絕六花飛廉悄
籌低卜申西風楊柳吹箭與不知何處去蹇驢
空過灞橋內又題漁樵問答云漁翁繫舟清溪
濱樵夫息肩臨水灘欣然促掌坐盤石話樂任
妨同討論漁翁問樵長所苦朝去暮來冒風雨
層巒絕壁難躋攀幽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
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颼颼兀颼逢底動春酣去
去來來長自由樵夫答云誰所惱雨笠烟蓑足

風韻曉來腰斧入寒林晚去舒遲忘遠近行行
且誦復歌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
酒醉來和月眠春坡樵夫復問漁翁苦窄窄孤
蓬無定宇風波旦夕相喧厄短棹長篙那得士
何如林下長嬉遊或薪或棘忘春秋時來即作
會稽守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答言余所樂蓼
岸蘋洲隨意泊女兒江口日初長新婦磯頭潮
未落獨酌一杯逢底眠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
若訪玄真子何異隨流覓水仙兩言問答皆云

做書樂平分怨彼此相攜一笑暮雲橫坎遇流
行隨所止詩皆清麗直攄胸臆亦足傳也

贈道士詩

宣德間吉水羅明贈道士云谷碧樓臺倚半空
松花不掃白雲封紫綃製帔烟霞色斑竹裁冠
玳瑁容龍角捲來天上雨鶴翎梳破樹頭風世
人若問長生訣洞裏桃花幾遍紅新巧可味

樵林居士

天順中淮南將王孝恭靖公子也自號樵林居

士諸家選詩皆不及焉有五王擊毬圖云毬門高結春如海紫袖垂垂翦雙彩儞王力倦宋王來興慶宮前花正開侍兒弄笛申王醉更有歧王擁花驄春風不動草如鋪兄弟相隨入畫圖黃門擁入五花帳官奴撾鼓花奴唱博山火熱水沉香富貴從來自天降遲遲春日下龍樓花萼連輝雨氣浮大被漸寒歌管歇三郎別領阿環遊較元張思廉亦伯仲間也

威寧伯

國朝威寧伯王襄敏公以文臣而三佩將印特勑獎諭二十餘次殁後諭祭九壇歷任四十餘年身臨戰陣一百九十四次生擒達賊二百九十名斬首二千二百顆奪獲戰馬騾駝牛羊以數十萬計子孫世世承襲給以鐵券昔生之遭遇未有若此之極者也然公詩氣魄雄壯不事磨鍊自見遠大如斬蛇亦帝留神劍墮淚銅仙泣露盤風向眼中吹出淚霜於鬢上凍成冰三緘已錮金人口百鍊難消鐵漢心六國竟銷蘇子玦萬金空鑄印通錢任宦得間方是貴世途雖好不如歸妄夢幾時曾得鹿多歧何處不亡羊公馳驅戎馬之間而賦咏不輟未可與操觚翰苑者並論也然阿附權閹不無微玷云

八歲詩

弘治間金陵謝子象有詩名八歲時客命賦慕秋詩對曰紫塞風寒雁叫霜秋花薰夢一樓香客驚爲奇兼後從吳郎中元玉學詩有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之句一時傳誦謝

贈刑部主事子應午宦河南黎歲刻其全集佳句甚多不特此也

魏竹溪 黃增

余閱燈市有魏竹溪詩多雋永可味佚其半得之郭垣僕合璧焉初不知竹溪何人也載讀其序言則家學憲木軒先生作乃知竹溪名時敏少游鄉校以才辟爲邑從事治文書之暇不廢翰墨或揮毫作山水而尤篤于詩諸選銓曹家宰尹公試以詩有簡拔白憩非漢吏威儀令喜

識周官之句深加器賞超除無錫丞復除桃源
丞所至皆有題咏致政里居薦紳學士多與酬
唱年八十餘未嘗一日廢吟事也其五言若寄
吳太守孤燈殘夜夢千里故人心送林郎中致
仕禰雲新世態花竹舊郊居其七言若懷江湖
故人千里宦情星拱北百年人事水流東秋日
病起黃花籬落家家酒白雁江天處處砧寄余
汝盛閒吟有客知何遜獨酌無人識馮周尤為
學憲擊節余所賞者五絕亭小貯琴聲池清蘸

花影曉日上窗紗幽人夢初醒（作覺 軒）露濕一庭
苔鴉啼長門樹寂莫對孤螢飛入昭陽去（長門怨）
（六絕）寒裊青山茅屋雨中芳草溪橋野艇空橫古
渡滄江白落寒潮野水渾通籬落川源繞桑
麻雲裏數聲雞犬山深更有人家流水半沉石
脚浮嵐橫抹山腰閒却小亭孤棹幽人遠上雲
宵（題畫）歲晚行尋溪上春風遙憶隴頭何處一
聲長笛月明醉倚南樓（咏梅）七絕郎去西湖莫賦
詩詩情到處誤歸期妾心一似湖中藕不斷長

絲與短絲（竹枝詞）短籬疏雨正離披淡白深紅朶
朶宜自許老年才思減重陽過後不題詩（賞菊）郎
駕扁舟泛五湖不知湖水幾時枯願郎早過黃
陵廟若竹叢邊聽鷓鴣去日栽松一尺強如今
已見倚雲長不知萬里關山夜清夢曾無到故
鄉別後衡門鎮不開年年春雨長莓苔東風似
欲添離恨故引雙飛燕子來（閨思）聞說沙場雪未
乾移師又欲破樓蘭憑誰為借東風力吹轉三
邊地不寒（征婦怨）社鼓聲喧送酒巵春風落盡一

庭梅不知白首狂吟客醉飲屠蘇更幾回（殘年）揚
帝宮前春已深含烟帶雨自陰陰柳條縱有三
千丈難繫離人一寸心嫩葉柔條拂短簷鶯啼
燕語曉風恬傷春無計留春住悄見飛花不捲
簾（揚柳）五律秋夜懷楊大使旅館涼風發長天
斷雁過旅懷秋易闊鄉思夜偏多野曠雲連樹
江寒月浸波不知楊子宅秋興近如何和除夜
梅花送殘臘草色報新年客夢雞聲裡鄉心雁
影邊髮隨時事改酒為故人延却憶滄江上屠

花隱釣船和王文偉蔬菴授開日尋鱸正及秋鐘聲林下寺燈影水邊樓老去仍青眼吟多易白頭還思爲客處梧雨滴鄉愁除夕宿大雲院嚴風吹野樹溪雨浸山田自汲烹茶水誰供買酒錢苦吟方得句多病只貪眠不管人間事清閒過歲年寄始蘇劉欽謨清貧終不厭未老亦宜休楊柳閒門曉蒹葭笠澤秋閒蔬乘雨種林菓帶霜收感概應懷古題詩上虎丘寄周崔洲太守風雨越江邊郵亭對夜眠鄉心孤島迴客

思一燈懸論舊懷他日談詩記往年離魂將別夢幾度到臨川寄幽嶠絕徑春望倚晴闌舉世情皆薄謀生道更艱雲邊雙闕迴林下一官寒自笑卑栖意塵冠未敢彈七律寄余汝盛久早村園豆麥焦鑿池引水灌開苗離疎野竹横窗戶瀰漫春帆舒浦橋酌酒不愁無昔荷擁宅深喜有芭蕉人生適意應如此莫怪淵明嬾折腰琴川道中斷雁聲哀隴日昏盡船撾鼓入孤村燈前感舊無書劄枕上思親有夢魂短髮尚紆

紆宦顏好懷仰負舊琴樽題詩却憶山莊下風雨瀟瀟昔掩門去婦辭鴛帳留春上錦文高堂賓客賀新婚穠華似玉生蘭砌衰落如花棄草根薄命誰垂今日淚愁顏猶憶舊時恩班姬紈扇秋風早滿院蒼苔獨閉門夏日寄高亭卿州守林屋虛寒半掩扉野情偏稱綠荷衣柳風午起燕雛軟梅雨初晴荔子肥歲月無情催客老溪山有意待君歸浮沉世事何須問好整絲綸坐釣磯效李商隱咏瀟香聞頻蹙遠山眉不似

聽君出嫁時有恨象斑淚浦竹多情寶羅覓山碑殘春故國難爲別撫景新亭空對血益世英雄亦如此楚歌聲斷益堪悲橋成織女歛雙眉雨滴人間七夕眠寄邊鴻持舊節匆留孤塚對殘碑鮫人雙袖因珠濕和氏千行有玉垂笑殺步兵狂太甚窮途回首不勝悲寄黃文大化州使節遙臨嶺海西桄榔椰葉暗春溪連村禾黍沉雲綠繞郭桑麻似掌齊夜月滿城無吠犬歲烟隨處有鳴雞太平氣象多吟咏喜可亭前

取次酒懶茶島事無心酒一瓢庭前栽得
滴稽康貧賤真成癖陶令歸來懶折腰有竹無
知傍舍近尋詩生怕出城遙紛紛裘馬紅塵裏
也聽鐘聲趁早朝題淵明歸五柳圖栗里柴桑
去春日送歸舟尤喜蓬初心閑情都付籬邊菊佳
處雅留壁上琴紅葉客來長不埽白衣人去自
成吟二從蓮社攢眉後直向山中醉到今殘年
書事塞雁驚寒下浦沙故人千里未還家暮年
詩酒醫愁藥浮世功名過眼花白屋誰栽高士

柳青門懶種故侯瓜日長粧散歸來晚倚杖行
吟送落霞林泉深處臥烟霞流水寒雲入九家
江客帆檣懸網罟野人籬落帶桑麻柴頭墨蹟
兒孫帖燈下車聲婦絡絲待到春風二三月春
壇敲火試新茶他警句甚多不能殫述再抽一
二以示同好如殘曆愁中盡流年夢裏過客思
秋聞雁鄉心夜聽潮林深芳樹合礀轉夜泉分
流泉分古澗荒蘚上殘碑門掩花空落人聞鳥
不知不蝕苔侵字松杉鳥護林山花籠綠鬢月

鐫筆耕天有田皆種秋無竹不當樓身病仍貌
酒家貧易廢詩悔開人別久書寄歷來進江沙
粘野艇樓月照秋琴交情貧後見鄉夢客邊多
大空孤鳥沒江濶遠帆來野色低青嶂亭陰壓
翠苔世途輕白髮交態重黃金帶雨隨孤艇穿
林翳晚鐘川雲沉野色溪雨亂泉聲畫常從爲
草荷衣不受塵曉日黃泥坂春風綠草坡畫倦
塵隨事減詩倩少時無徑竹籠烟幕池荷戰雨
喧野水帆歸浦秋山燒隔林小村連雲沒方餅

帶月盛蟹井旗翻曉幌雲連塞角奏寒進月滿樓
送都使雨餘一水當溪落嵐淨千峰入戶低松門書院
催我年光惟曉角攪人離思是秋砧雙杵搗殘
千里夢一尊傾盡百年心秋日偶成雉扇影分雙闕
下羊車聲度百花中啼鳥無情過別苑飛花有
意到深宮無題林隱曉嵐山半出湖添秋雨水平
鋪西湖茶竈晚烟籠野色硯池秋雨洗溪聲南寺白
酒熟時留客醉黃花開晚待詩催世事無憑穫
讙鹿聽禪心已作絮沾泥送歸僧數點遙峰天地外一

聲長笛海山秋曲居一樽酒盡空明月千里書來
見故人寫懷南畝躬耕非管樂北窗高臥即羲皇
冬荅草堂江上有詩楓落早籬東無酒菊開遲黃甫嚴仁
南畝雨添畊後草西齋塵掩讀殘書看竹有詩
留野寺尋梅無路到溪橋賴林從韶庭梅破雪回殘
夢林鳥啼春怨落驛酒盃此別恐誰共吟冊乇
生得再回鏡吳摠戴方伯皆惋轉切情新越可喜其爲
名卿虛左引之入林不虛也近有吳章卿者以
老抱關學杜詩積草幾千餘首而於潛尉林登

程休官後亦稱詩其咏餅菊云霜枝分折後猶
貯半餅秋色自離閒出香從凡上流差堪娛衆
目寧許揷盈頭二句涵餘潤能存數日幽梅都
尉園看竹云人去秦臺竹尚青四時疑有彩雲
停霜中節凛孤臣操地下根分貴主靈三徑陰
森連舊闕半溪烟雨暗荒亭孫枝爲染虹橋血
化碧箏頭似有腥二詩爲余鑒賞即未堪雁行
竹溪亦見甫功曹中之不乏人耳

彭閣老

彭文憲閣老時咏陶潛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
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汲江頭水恐是金陵昨
夜潮又咏昭君詩云抱得琵琶馬上彈朔風獵
獵雪漫漫娥中白骨如山積莫怪將軍出塞難
雋永有味堯山堂外紀作彭華詩查文思集無
此詩則出文憲明矣黃谿

石田題畫

流落南畫入神品而詩亦清真可咏予嘗得其
題畫數首不必觀山青水墨而詩亦可當生綃

粉本也獸樹高樓日欲西竹梢晴霧雨簷低流
雲過去青山在恰好捲簾幽鳥啼山隱幽居雲
木深溪鳥啼花落畫沉沉行人杖屨多迷路不是
書聲無處尋愛是垂楊嫩綠斜放舟晴日弄春
溪滄浪自唱無人和飛過水禽能一啼雨跡未
乾花亂飄一溪新水欲平橋有人問我門前路
不覺斜陽在樹腰住處真成與世違一重雲水
一重溪會琴會茗還容客撥木通橋野水西宜右
水升山映杖藜夕陽猶在小橋西微吟不道程

溪鳥飛入亂雲深處啼臨水人家竹樹中只因
孤嶼水船通當門細荇牽微浪繞屋疏花落軟
風水次人家似瀼西參差竹樹路俱迷溪翁兀
坐不出戶日午飯香雞正啼客來客去吾何較
山靜山深事亦無一卷黃庭看未了紫藤花落
鳥相呼山雨欲來雲滿屋溪風未起水生波石
苔坐久人垂釣猶有微陽掛女蘿山徑蕭蕭落
木疎小橋流水限林廬秋風黃葉少人迹雞犬
不聞惟讀書獸坐樹根無一事清風滿袖作微

吟夕陽好在秋水外日閑遠山還未沉右詩皆
石田集所不載皆于畫幅見之錄之以當臥遊
耳

胡笳圖

沈啓南題胡笳十八拍云蘆葉傳聲拍拍鳴畫
圖傳得態如生琰從三姓邕從卓自是人間父
子情猛于斧鉞之誅者矣

唐伯虎

唐伯虎疎狂玩世稽阮之流也詩雖不甚雅馴
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如去日苦多休[illegible]
歷知音諒少莫修琴生涯畫筆兼詩筆蹤跡花
船與酒船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于場
若措險韻避僻和緩旋無籠與妓娛皆自寫胸
次非若組織套語者也近吳閶翻刻伯虎集中
攙入宋張文潛七夕歌宜刪去之

唐寅題畫

偶見唐子畏山水一幅題詩云春風修禊憶江
南酒榼茶爐共一籃寄向人家好花處不通名

姓即停驂極有風致唐集不載

伍嫈

清流伍嫈弘治中貢為廣文能詩如草根蛙鼓
吹花底鳥笙歌閒堦秋埽葉荒徑曉挑蔬隔寺
聞僧磬微燈認釣舟又漁滄廟云漁滄之下滄
水流漁滄之上雲悠悠行雲流水自今古荒城
故壘行人愁龍為蛇兮鼠為虎腥毛臭骨皆塵
土遊魂寂魄無所歸時傍寒螢泣秋雨俱清雋
可誦

寶鏡詩

楊用修寶鏡篇云繡戶無波菱自動紗窗不夜月恒光足稱工巧

王子淵祠詩

楊用修題王子淵祠一絕云曄曄靈芝發秀翹子淵摛藻擅天朝漢皇不貴賢臣頌只教宮人咏洞簫詩意與田況琴臺相類

陸子餘

姑蘇陸子餘夜歌云染藥作儂衣持米置儂枕

城烏夜夜啼寒苦不成寢美人寄書云秋夢無憑客路遙尺書封寄恨迢迢莫綾不及桃花紙顏色都從別後消皆有麗情

南屏詩

四明豐道生雪夜過西湖南屏山詩千岩萬壑玉層層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掃窗塵不到湖床風定中僧清逸逼人

陳高吾桃源詩

武陵陳高吾少司馬題桃源云輪蹄影絡東西路雞犬殷聞遠近村又云有無仙跡在何處今古人家住此山亦佳句也

陳德音

吾鄉嘉靖中有陳翁字德音隱士也詩法唐人人無知者近其孫鴻出遺稿一帙佳句層出如山深僧餉早天遠鶴歸慵日影沉秋磬松聲響暮山歸心秋轉切遠夢老難成窓寒葉落後竹響雨來時久客依人懶虛名到老休行裝銜片雨歸夢落千山棲鴉驚夜火歸雁過更樓殊有

幽人之致

周所諧

周所諧名如塤莆處士也足跡不出戶庭苦吟嗜賦未嘗交與顯者遊里中鄉紳學士罕識其面故其為詩綽有林壑之致有作田家吟云不識市朝車馬喧殘蓑弱笠老田園柴門去郭無多路野竹臨流自一村春雨桑麻終歲足清時雞犬數家存兒孫牧畜南山下為道須防猛虎蹤可以見其逸韻矣他如鳳生極浦潮常白霜

公空林蝉殘鼓蒿里究山横積雪半汀衰草隱
斜陽。百花潭上漁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因嫌
城市非吾土，却傍漁家作比隣。墻壓花枝妨客
過，泥深苔徑喚人扶。等句，今無烟火食氣

西湖聞笛

嘉靖中，餘杭詩人徐後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
客夢醒，笛聲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
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楊椒山臨刑詩

楊椒山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千載之下，猶有生氣。

鄭養晦 黄卿

鄭昭封公字養晦，閩之惠安人，系出莆朱氏，襲
母姓，以子姓馬卿一龍封主事，贈中憲大夫。所
著小園抱甕錄有鑪木賦、何稱孝司空刻之文
徵矣。余錄其桃源行云：當年父老苦秦苛，扶携
去種武陵桃。種桃父老死已久，只有兒孫食土
毛。後來漁者因迷路，忽入桃源驚拊頷鬖鬖相

訊果云何彼此諄諄各言故。我爲先世避秦今
種桃自活山之隈，世世但知桃有實，年年不問
今何時。花開葉落長如此，地析天分豈所知。漁
人爲道秦不久，鹿因爲馬死劉手，炎精尋蝕復
重光，四百餘年有九有。三龍鼎峙難久居，五馬
渡江晉室餘。紛紛胡羯彌寰宇，我欲避秦禍去
諸一聞此語共慨然，自是人間別有天。既脫秦
人狼虎口，又免漢魏幾倒懸。衞今遠來可共處，
倘若辭歸勿浪語，此中奇隱六百年，未許外人

來遊此。漁郎謂我有妻兒，不得久留遂去之。一
行一顧一表誌，去後重來失路歧。世人便作神
仙道，神仙蹤跡豈人到，古多避世深谷中，豈獨
商山有四皓。吁嗟世變日異常，在處無非爭奪
場，不是深居何有鄉，胡能不見網羅傷。手植園
竹云：嗟我先人舊卜居，四圍未有一枝竹，鷦鷯
巢林鼴飲河，環堵蓬蒿豈問俗。邇來學古手移
栽，甫及二年笋插玉，咫尺叟玕迸地穿，須臾不
覺仍有六，居然孫子傍母生，孫子自高母自知

一年勝似一年高四時無改幽軒綠孤風凜凜
道古人夷齊不食周家粟西晉七賢願下隣李
唐六逸愚攻篆嗟予無事時號之日食何須更
有肉此身雖瘦道自淸敢望對之仍大嚼森森
君子立園東安得與時鶯厥宿古人以竹比兒
孫我今作歌歌淇澳二詩淸其簡遠超然塵埃
之外課子及孫有處世寧須辭爵祿立身全賴
有此青之句今孫又煥以名進士官瑣闈能世
其家云

鵝池生

趙郡宋登春自號鵝池生壯歲鬚眉皓白任俠
遊燕趙間後薙髮爲僧不知所之吳郡徐大宗
伯學謨爲之傳而梓其詩詩悲慨豪邁嘗賦俠
客行云賭擲賽劉毅家奴過孟貢千金不肯傾
一劍爲酬恩趙瑟停壓柱燕姬促象箸平生款
段馬鞍入孟嘗門又拋玉幾年終獻楚懷青乖
老莫千秦又酒腸方大黃金盡世事才知白髮
多皆自寫其胸臆者也

謝司農詩

吾鄉謝大司農杰宿雲窩有詩云刀圭有分仙
緣熟雞犬無聲午夢閒佳句也

楊鵬翼鞦韆詩

咏鞦韆詩以洪覺範之作爲最而元人楊鵬翼
一首尤佳也日轉花梢樹影偏謝家庭院簇神
仙綵繩斜掛纖纖指畫板輕承步步蓮弄玉未
升雲漢上綠珠先墜舞樓前不知小徑殘紅裏
明日何人拾翠鈿近徐茂吳有句云蓮生不在

地柳弱會搖空亦自有致

沈明臣苧蘿山詩

沈明臣題苧蘿山云越國輿圖海上多千岩萬
壑繞餘波計然空奏入吳策誰道功成在苧蘿
亦微婉

纏頭集

京口鄔佐卿字汝翼中丞公子也性豪爽喜遊
俠邪著述甚富自文集外有艷詞十卷題曰纏
頭集皆生平贈妓之作佳句麗情可歌可咏如

笛中舊恨留金谷天上新愁問玉扈江柳梢稍
雙鎖恨海棠春盡獨銷魂寶鏡夜寒鸞顧影畫
梁春暖燕歸棲粉曉沾蝴蝶草啼紅杏添杜
鵑枝髻梳蟬影分雙翼衣剪雲綃學六銖小閣
題情緘荳蔻空庭微步出蓮花樓前彩鳳隨仙
史陌上銀箏憶使君春回漢水思捐佩月滿秦
宮照捲衣玉樹輕霜凝屈戍垂楊新月掛鞦韆
楊柳詞翻歌扇月柘枝香度舞裙風翡翠香籠
條脫煖梧桐聲轉轆轤寒明月小樓閑蹀躞垂

楊深院李師師等聯嬪多尤甚義山無題之後
亦不多見也

黃孔昭 黃增

崇武黃孔昭山人名克晦以詩鳴海內舊矣余
曾識之燕市中歿後家遭變故籍盡燬黃太傅
彭湖撫蔡時爲刻之山東今版不知尚存否余
恐其久而湮也時摘其七言律云寒色蒼蒼落
日斜空庭獨立數歸鴉古人此際方無淚羽客
今宵亦有家已判離愁消栢葉誰憐詩句頌椒

花明朝攬鏡休憐色未入新年鬢已華 玄宮除夕 江
城入夜竹煙青急雪飄風玉滿庭亂絮乍欺千
樹火同雲全沒半橋星鼓邊鸞羽飛還下歌裏
梅花落不停四庭同心如朗月瑤臺春酒可教
醒 上元雪夜觀燈 水部宮梅已不存折花何處坐黃昏
故人魚信空烟水歸客春衫漬淚痕樹色雲迷
滄海微濤聲月湧楚江門道憐匹馬長安道偏
有諸生望叔孫 廣陵孫傅十 東粵重來倍黯然荒村
古堡暗蒼烟山中故老無歸業水上新民未種

田江燕春深巢樹腹野猿日落吠谿邊東風那
管亂離事草色藤花似往年 惠陽傷亂 十載珠江又
一樽涼風鶴唳灑江門客談遺事猶能記僧恨
留題已不存暝色未沉天外樹月光欲動水邊
村孤亭坐久人聲絕明滅漁燈兩岸昏 浮珠寺 四
百二峰半是雲丹中終日對氤氳天陰不辨神
仙氣雨過還開錦繡文石洞別時花自落鐵橋
行處水空聞夜來葛令親相語丹竈重泥邦待
君 舟中望羅浮 桃花洞口醉如泥鐵笛橫吹乍出溪

帶月欲歸滄海上隨風忽過書樓西林空巢鶴翛翛起簷迥飛雲片片低半夜何人聞此曲萬家俱向夢中迷 飛雲閣聞笛

千重流水百重花懸磴依然曲曲斜亭下小松青盆個峰頭大字綠苔遮絕憐雲竇教以酒尘愛泉聲聞煮茶借問主人今強出還應誰為作烟霞 宋主蕢上人

一蒹葭霜落夜迢迢汀水無風進自搖正憶高樓坐遊客時聞險語出層霄隔橋人語三家市近浦雞聲半夜潮新酒滿樽懷我否可無白鶴一相招 寒夜

寶雲星湖

風鐸雲門險若何芙蓉步步拂雲多蕭森落蕊披花入兩頰蒼苔轉石過水黑空潭能蛻杖天清萬樹鳥聲和山靈未必欣相迓凝笑逢人帶女蘿 汝陽道中

谷角無力谷神光石像千年草樹徊匪虎不曾悲曠野猶龍何事蛻高岡南深衣袂生秋蘚月曉鬚符帶古霜誰謂西戎終不返山中紫氣夜何長 靈坐石老君

京門分袂各沾衣六載憐生入夜歸征馬何言難復縶離筵只勸莫停揮湖南卑爲王孫縶北渚雲隨帝子飛千古小山稱小雅賦成應寄釣魚磯 送顏觀府左司對

酒常逃醉後狂當歌猶是飲中仙狂來險語爭千古老去降心畏少年燭外天河低入樹簷間露竹暗浮烟相看巳盡清宵樂惟問東公何處遊 宋方世伯閩芳亭

靈峰入暝更嵯峨寺外輕帆泊古津五岳年歸天外客雙林還坐月中人泉聲隨梵颿松響露氣凝雲覆水藏明發山巔更滄海風高從拂百綸巾 鼓山寺

薊門衰鬢驚秋風雨前蕭獨倚樓四海新知名下老頻年多病客中

愁雲連北極迷宮樹水發西湖出御溝京國逢君憐不淺可憐經月不同遊 歐陽中寄顧慎行

夜聽天雞隔碧微五松絕壁倚巍巍雷霆鬭峽雙龍走日月爭池一鳥飛礀下苔花留篆影封中雲氣變秋衣二臺顏色依然好爲我兩山駐落暉 和詹中丞泰山詩

纔過危橋便隔人碉花接巢復迷津朝朝山翠皆成雨樹樹禽聲各爲春任以烹茶知水品不緣垂釣饌江鱗永和千古風流在百罰深杯也莫嗔 暮春集曲水亭

漢家列郡占名州五馬連翩

擁七旅去路雲蒸三伏暑到城月滿一天秋
中遠岫廬山出門外平潮楚水流若問襄陽舊
出牧至今耆舊滿歌謳送黃饒州赴任友之襄陽守纖月西樓
已可望鴈聲斷處一痕霜微紛露葉光猶淡初
上風簾氣日涼羌笛漫教悲舊曲姮娥空與妒
新粧只將今夕娟娟影預下中秋一夜長八月初三
夜月南國斗酒為誰餞節華暗別傷人鬢一風一
雨花奈何春去春來人自換蛺蝶偏隨坐處飛
殘鶯欲向愁時喚年少那能不送歸到是白頭

心易亂送春五言排律元戎不復古伐驕亦無良
遠戾勞占蔡區區守大荒輕車令蒲地北馬各
成行大將高壇上中軍細柳傍留屍方虎嘯尚
交欲鷹揚心苦頭顱白年高膂力剛指揮雲鳥
集訓練蔡兒忘令節春鑽木嘉辰宿在房自余
名下選三屬戰時裴芳草承輪兔飛座繞陣黃
吹笳凝未徹職志遠相望雷鼓聲難及風標勢
莫當止齊刀劃斷立壁鈸迴將府盡雙龍合与
背崩石迸遊鮮櫻白條怒臂到應傷撲客元非

慙鬬儒鬪乃孔觀兵雙雕裂入幕二毛蒼氣借
銜杯漫言因說劍長行看清瀚海坐見擒名王
欲載班生筆還歌吉甫章神機營觀都護車戰江水含
秋淨潮橫帶岸斜午沉青州堰低失白鷗汝夜
色開天鏡晨光盪日華一龍吟自冷乘鴈集何
加碧映臨流郭清涵理釣槎世人多自喜河伯
未應誇水滿澄江七言排律四門已下先生欄雙樹
因過大士家牀上詩書連釋部衍間袍帶雜袈
裟疎簾映日垂垂白絳帳褰風故故斜古調已

知傾海內同聲猶自滿天涯冰河赤鯉羅霜膾
火園黃蔬煮綠茶社友舊曾期慧遠門生今復
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權興轉聆落
日龍鍾扶上馬寞空蕭瑟數歸鴉陰沉九陌雲
如葉颯沓千林雪欲花為問何時還更約吟鞭
早拂五城霞歐博士招飲繡佛齋五言絕遠影亂歸帆孤
烟發長聲垂綸岸岸移楊柳遥相映題畫簷口日
落昏牛羊下長阪笛聲乍有無漁舟知近遠黃郭
草堂七言絕五虎山如五虎蹲盡對無諸舊國門

烏諸去後百公在歟草蕭蕭日又斜　微茫
月下江鄉三十六灣江水長夜半舟人相借問
好風日出到洪塘　靈山廟枕越江邊中使三
年一換袍神去神來人不見滿江風雨浪頭高
渡頭相送泪沾衣日暮相思不下幃潮水莫
言還有信渡船兩日一回歸　南堤楊柳北堤
榆折樹成陰舊樹枯所恨相逢俱窈窕悔將薄
倖怨狂夫　苦竹渡邊苦竹枝常思嶺下常思
誰奴自不言誰得會江風江雨自應知　雲起
草精　卷四　四二
南臺暴未濃俄然一雨晴千峰筍節解說當年
事臺下分明有白龍　越王城裏九山分只見
三山翠入雲山下有山看不徙奴從何處可逢
君欸乃歌　馬上寒風擁紫髯胡沙映月白纖纖淺
家金印元如斗數葉惟看畫戟尖送人出塞懷君山
上白雲巢一雨鳴泉百道交巖下新松今許長
滿庭風影月中梢　懷君水榭枕江流楊柳夫
容夾岸秋明月滿天漁唱罷吟詩誰共白鷗洲
懷君水上木蘭船白什空維柳樹烟一片風

來何處落銀河借泊十牛邊　懷君白鶴太
高夜半寒聲落海濤遊了貂裘今敝盡霜前殘
緑剛風毛四懷寄慶汝欽石鐘秋花結紫藤陰苦如針
疊嶂峰北宗弟子今誰在猶說當年有懶僧融懶
利　虛實明通一指窺風吹塔影落霜幢只緣插
漢千餘丈莫討高標却倒垂塔影亂山無徑不通
樵漁舍陰陰琛絲蕉樹杪泥乾江水落村邊沙
白擁州游東少閣詩昔清哨絕塵戛玉敲金其宅
秀句不可攀進如魚龍夜市鱗滄海星斗春城
草精　卷四　四三
落暮寒氣猶凌風裏樹晴光初閃日邊山得
酒有時還罵坐遊山無處不依僧老知白髮投
人賤貧笑黃金結客稀當樽不乞天孫巧取石
曾逢日者看白髮不堪搖落夜青燈況對別離
樽山市慣嘗元亮酒江門拱揖李膺魚客中良
照秋三五水底青天月一雙元夕中秋月明應作梅
花夢更散還聲竹葉符除夕二人今寒聲萬井傳雙
作隻影空庭過斷鴻江湖結客名終在風雨還
家夢未真水帶平蕪雙鳥下雲連遠寺一僧歸

雲氣未分樵客路錦聲乍動羽人宮山寺湾上
秋霜知歲闌花間春雨待泥乾送熟語語新俊可
喜與劉長卿謝皐羽差堪伯仲矣惜前半偶佚
當覓而補之

沈佺侗

吳人沈愚號佺侗善書工詩雪夜云老爐溫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雀眠不似玉堂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

辨琴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也王百谷曲中有詩云一个秦聲半是楚秦娥調瑟楚娥箏鳳皇城裏家家雪但是紅樓凍不成用事恰當

梅子馬寄情詩

宣城梅蕃祚喜遊平康當意則揮千金不惜有寄馬湘君云流澌十月下雙魚傳得金陵一紙書馬角未寒盟語後蛾頭猶漬淚痕餘夢中喜而題難就鏡奩不盡不如紅杏碧桃千萬樹待儂花下七香車麗情綺句溢于筆端然竟以色死于金陵

御溝水

唐人咏御溝水詩頗多亦有佳者第不如近日章元禮一絕為勝詩云西山千澗水爭流盡入宮墻出御溝紅映芙容青映柳更調鉛粉上朱樓

魚鱗雲

淮南子曰雲如魚鱗湯義仍詩風光散羊角雲氣集魚鱗亦工巧

江仲魚

新安江仲魚諸生也予從王釋夫識仲魚乙未予之武夷仲魚導予遊三十六峰仲魚雖經生有預人之致武夷諸峰各置書帙筆硯隨意所適留連旬月衣道衣冠道冠儼然羽流也仲魚善詩詩不作人間語嘗賦秋風懷友吟二十餘首皆道侶源父樵夫與猿隺而已風塵之客

不預馬如懷朱漁父云九溪深處似嚴灘渺渺
風塵白眼看葉艇每隨幽壑出茅房孤掩落花
殘芙蓉衣上雲千片楊柳磯頭月一竿釣罷兀
瓶曾共醉蒲身零露不知寒未幾仲魚逝矣年
僅三十也舒過武夷不勝山陽之愴

何樵仲

何樵仲名其漁邵之建寧人也爲詩有苦思樵
仲死予哭之詩偶檢其手稿絕句有泠然之韵
梅口待渡云野曠微風起白蘋村居三里若比

隣江干風冷秋山暮立盡斜陽無渡人碧簫洞
云長林簌静自盤桓松露侵衣夜未殘三十六
峰明月曉碧雲吹破洞簫寒山下買酒云隔浦
漁家傍酒家漁翁掩映酒帘斜探囊恰好供歸
興買得黃魚并杏花

張陽生

張陽生者名復亨郡諸生也能詩而名不顯丙
午歲始與予定交一再就質而陽生遂以疫死
年未三十也遺稿散逸予從友人處拾其比征

一集有遊西湖云山翠湖光畫染成珠宮縹緲
晚鐘微僧尋三竺沿堤過宿認孤山背水歸柳
影亂分公子楫荷花輕襯美人衣繁華不醉飄
零客愁聽啼鵑又夕曛又上寧夏黃開府云登
壇十載拜西征部落爭傳建節名虎竹嚴分秦
斥堠狼烟初斷漢長城衛蜀月上降羌舞苜蓿
風寒戰馬鳴幕府能容前著借少年原是棄繻
生又無題法座㴩波淨龍起空山宿雨腥寄食
應尋彈鋏侶埋名終託鼓刀屠春陰香徑宮蕪

沒烟斷松橋岸柳疎五言如花開招客至松老
者書成晚晴催積雪殘雨入輕寒雨聲分夜話
炘火對秋眠皆警句也

林時中

友人林宗大字府中邑諸生也屏居村落不入
城市好吟咏人無知焉獨與余兄弟交最驩歿
後遺稿散落偶得數首亦自有致送人尉西蜀
云百仞高峰入縣門官閒何處不君恩莫將萬
里思家淚落盡巴江一夜猿又范增墓云鴻門

玉玦計難行楚漢雌雄勢已成何待彭城方發憤可知亞父亦虛名孤墳不滅英雄淚落日堪傷鶴唳聲此去赤松應咫尺白雲千載壯留城

鴻門宴

謝皋羽鴻門宴一篇可泣鬼神楊用修極稱之又有楊廉夫韓仲村繼作稍不及也予友林子真後擬一首云翳雲埋空日色黃一龍一蛇開相將指天有約公莫舞後入者臣先者王此日鴻門判生死戰場咫尺華筵裏漢王若失我爲

會寶玦無光玉劍起覆卮壯士怒酒醺芒碭山北愁歸雲一雙玉斗正飛屑漢王間道馳至軍奇崛可喜不減廉夫仲村也

吳非熊

新安吳兆非熊能詩而貧日甚游江湖十年落魄不能爲歸計有詩云谷口鍾聲度嶺微嶺頭嵐氣散朝暉江山處處通鄉路只是遊人不得歸可謂深于貧者矣又如松楸有夢鄉山遠紊柘無烟野市寒歸路馬嘶廬岳雪驛樓人夢秣陵鐘尊前小臥憐多病海內存亡問故人原系漸綠春蘇起岸草初齊候鳥鳴皆雋爽有味予友曹能始交遊遍海內而獨賞心非熊卒之客死粤西悲夫

貧況

陸放翁詩云糴米歸來午未炊家人竊惘老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近友人新安吳兆詩云釜裏生魚甑裏塵非關久病却關貧案頭但有梁鴻傳閉卻荊妻學古人皆深

于貧況者此況難與富兒道耳

采蓮曲

吳門沈從先采蓮曲辭道芙容勝妾容故來江上采芙蓉桓郎何事偏無賴不看芙容却看儂風致可想

顧仲韓　黄增

華亭莫廷韓上洋顧仲韓皆奕奕才情貽倩辭麗稱雲間二韓廷韓文名滿天下有石秀齋集行世仲韓詩勵有存人莫能名者其諱斗英籍

上海諸生符丞名世公子也少有儁才磊落不羈窮服餟娛聲色選伎徵歌座客常滿日費萬錢不惜每出輒載與俱盡舫旅柄盆亦圖書古尊罍彝昗竟以此傾父背鬱鬱貧病以死余薄游海上始知有顧仲韓而墓草宿矣詩多憐風月狎池苑大都流靡以自妍今錄其尤者五律如十五畫新蛾紗窗乍學歌纖腰微約素笑睞睛迴波過賞春愁少逢歡夜態多名花非不艷解語奈卿何（花開有贈）曉夢同金屋簾櫳月色寒難

將鸞鏡擬猶作翠眉看滿過還疑滿殘來似未殘淸光元不異秪惜夜將闌（殘月）如雲巖環四壁愁病掩青眠夕枕頻妨雨晨炊屢罷烟窮交憎體合多技悔膏煎欲識山中傲來聽杖夜絃（答汪君問疾）吾意自從好世情空棄貧食魚慙客舍捫蝨向時人斫槧傭書瀟山花抱甕斫壯心悲櫪驥多病亦精神較稀還復嬾擬庾吏多愁撫笑安甃足癡眞類虎頭捫胸開五嶽搖筆吐千秋不鮮干人策交圉豈倦遊幽棲成獨往孤憤

奴誰論市駿臺空築雕龍筆未貧簡囊差予媿扶病賴君臣不信揮金者終爲泣玉人古人非困極正以不窺園志得貧翻樂生從病益尊滑稽聊玩世聚散漫題門大雅存吾道頹風不可論（病時感懷）七律如春柳傍堤萬縷搖隔年憔悴一時消剪來翠羽初成蔟鑄得黃金乍作條不雨不風猶自怯新鶯新燕共爭嬌行人未許輕攀折留與娥眉照樣描（新柳）西風蕭瑟柳條輕斷似依依乍向城看去尚含南浦恨折來俱是故園

情楓林解點桃花色杜宇能爲黃鳥聲留得舊時餘影在秋江一路月扶行（殘柳）如一白瑶臺換羽衣怕來塵世怨芳菲人間不合釵頭見花底誰知月下歸掠向夜窗驚曉色穿將珠箔亂朝暉婆娑冷艷無消息想爾深深避葉飛（梨花白蝶）衰草荒原野燒生寒消殘燭旅魂驚異鄉兄弟千行淚一枕風濤半夜情欲託緘題無去鳥誰憐蹤跡尚浮萍孤蓬已是腸堪斷況是蛩聲又雨聲（夜泊思家）金閨能綉坐簾櫳忽下霜前片葉紅

無限閒情憑素管好隨流水出深宮空嚴魚鑰門重鎖誰曉鴻書路可通秪恨殷勤題不盡何時芳樹又西風（御溝紅葉）貧如楊子文難送渴似相如賦未成自厭炎霜淹病骨不妨涼燠換人情禦寒裘敝猶誇縕嗜酒囊空每羨醒吾性寡營今有慕何當騎寉穩濤聲七絕如一片春山乍學描纏頭初試紫霞綃章臺無數青青柳最惹東風是嫩條（春作小雅）病臥那知春去來秪看花謝與花開傷心不獨憐春盡虛擲韶光轉自哀（送春）

其它警句如樹鬆先客醉山欲借烟奇苔青山作黛沙白水爲衣窓暗刑花雨池酣織柳烟山從斷處致雲補橋向缺來仗石扶長林輿到頻呼月野渡人偕已上潮江迴斷岸隨逐轉風逐流雲帶葉飛欲延月色窓從破恐礙荷香扉罷焚春老惜花悲甚鳥雨淫憂歲望深農白髮憐人看未滿青秩問我剩還無皆淒清有致讀之欷歔欲絕傷其才而不遇也

林春秀

古田隱士林春秀字子實號雲波性嗜酒就詩家貧不能取酒有友鄭鐸多良醞日往飲焉醉後則酒狂不可禁鄭度其量鑄造一壺刻雲波二字至即盛酒飲之三十年如一日也林詩奇警不凡山居云但住溝西第五村香秔釀熟少開門家僮秪自爲樵牧徑竹悉他長子孫雨過曉山泉嚥瀾花生春菜蝶穿園抱琴客到棠梨下卯酒猶醺籍柳根又云迴巷短垣緣枸杞古塘枯竹立鵁鶄壁間寫遍籬花影雲裏崩來水

碓聲又云野老眼經門刻穴漁郎親見水流碑鄭歸泉下數年林亦髮種種矣每讀其詩輒詫與人兩絕也

白燕詩

白燕詩國朝袁凱最得名而後人和者最多近見江西鄧秦素二律亦新麗可喜從前故壘是耶非别後新姿似者稀春曉玉樓乘霧去夜闌銀漢帶星歸凌波不着鴉頭襪剪水如牽寉氅衣多少伯勞堪遠避輕描淡抹向西飛同去同

來伴侶非異姿異態世全稀鉛華盡洗都無差銀蒜低垂若箇歸遠向吳門栽匠練生從王謝托烏衣惟餘嘴距新紅溜猶啄梨花蹴絮飛

墨紗燈

閩中近製墨紗燈精巧異常海内爭重之曹能始曾於杭州逢元夕人家有張此燈者乃邀友人同詠能始詩云聲裂横疑木光生薄似蒼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烏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諸子罷唱

米君夢秋柳詩　黄增

近賦秋柳詩者數十家無如米君夢之婉轉切悵附物切情原草十二錄其九離亭當日唱離歌秖爲柔條傍渭河恨不任他攀折盡裊來徒自恍傳多百年秋思愁中斷千古春情夢裏過縱是王孫金勒馬也應相向歎蹉跎　一夜西風耐便凋他鄉何處不蕭蕭依稀有葉還無葉搖落長條復短條難忘折來情脈脈更愁看去路迢迢經過若問傷心地凉雨寒煙鎖灞橋　纔失陽和氣便寒遊林遮霧曉漫漫微霜未着枝先勁零露方滋葉已乾弱質纖凋還自惜芳心猶在詎應殘請君試看深秋色不學青楓更染丹　濯濯芳時枉自矜枝頭錯許露珠凝緣曾別去留難住黄葉飄來揣不勝新曲更翻成苦調舊遊重過等寒氷天涯一望同岑寂未必豪華在五陵　名擅章臺第一家忍將憔悴送年華容銷已失如眉葉才盡難迴比雪花纔見高樓堪繫馬俄同寒樹與栖鴉榮枯只是尋常事

忽漫逢時莫自夸　何處相逢最有情平康曲畔大堤横迴腸不忍枝頭望攜手真愁樹底行近浪幾絲渾欲斷牽情千縷苦相縈自經委謝無窮憶應悔風花忒煞輕　寶馬香車滿路塵相看能得幾時新飄將墮地皆成土悲自傷心敢怨人緣謝枉遮千里目青歸難借一絲春蕭條隨分黄泥岸莫把繁華問水濱　不和悲歌也自傷秋來天地慘落落愁生衰草斜陽外悲結歌臺舞榭傍歲歲煖風吹到冷枝枝緑葉變

成黃而今始信栢司馬當墮金城涕兩行　不
作風聲作雨聲牢騷無復繫人情悲來屈宋應
成賦凋後楂楊莫辨名寒露降時渾是殺孤根
隨處合全生秋條好耐三冬過依舊萌芽各自
榮君夢名雲卿生于汴徙于婺卒于苕有山居
詩極幽人之致在南中贈余二律殊獲我心今
佚不存矣

問月樓集

崔孝廉徵仲貽予新梓問月樓詩中多儁語贈
州同王九皋云笑我無魚歌李舍憐君有蟹領
監州送劉之琛將軍云射虎功高偏不賞雕龍
才老竟如斯贈陶嗣蕘云鳥留書法皆成篆龍
足文心不用雕贈王畫卿冉攀子云搗盡玄霜
元得偶捧來明月本成雙吊謝皋羽云魂隨宋
寢冬青樹墓傍嚴陵古釣磯鍛鍊工巧詞壇之
射鵰手也

長溪小草

潮陽吳光卿仕訓以孝廉董長溪致事工於詩
有卓錫寺云老僧舊說留衣地幼婦新題卓錫
碑又贈龔令君云問俗已看馴魯雉隨車復見
舞商羊出都門云能無背水師韓信豈有窮途
放阮公詠懷云少年懶性拋書早暮景微官照
鏡頻潮陽前有周廷尉善鳴今則屈指光卿

筆精卷之四　終

徐氏筆精卷五

晉安徐𤊹興公選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談五 方外 宮閨 外夷

釋十八則

歸宗偈

歸宗芝菴主依黃龍遂領深旨作偈云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雖涉禪機當為佳絕句也

禪偈

象田梵卿禪師茹與人上堂偈云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爲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沕山靈澄禪師偈云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床前雖曰禪機實有詩致

簡堂頌

簡堂和尚頌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破衲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

丹霞

丹霞語錄云長江澄徹秋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永明禪師

杭州永明壽禪師山居詩云且停多事莫矜誇寂寞門中有道華偎嶺靜同猿窟宅栽松閒共鶴生涯祭來祇愛添餘睡春過誰能惜落花唯有臥雲塵外客無思無慮老煙霞又云浮生但向愁時過萬事須從靜裏休師道場故在淨慈寺靈塔故在太慈山歲久廢爲民墓萬曆乙巳法裔大壑論之老農掘得石匣拾舍利十一粒靈骨俱在今移置淨慈後山起塔封焉

智圓

宋孤山智圓法師示寂遺訓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頹貝身不壞爪髮俱長有自悼詩

二子蕭蕭墓後三竿竹鬱鬱墳前幾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木菴和尚

金元時有僧木菴與元好問厚善嘗有七夕感懷詩云銀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

端禪師

元叟端禪師擬寒山子詩云昨日東家死西家聘哭財今朝西家死東家陳酒杯東東復西西

輪環哭哀哀不知本真性憒憒登泉臺又云近來林下人多學座中客養婦兼養兒買田又買宅善果無二三惡因有千百他日閻王前恐難逭其責又絕句云人生在世有何事日用但教心坦平珠與金銀兒屋宇到頭難免北邙行又云天上日沒月又出山中葉落花還開黃泉共見有人去不見一人曾得回讀此可以警世之貪婪富貴而不知返者

中峰淨土詩

中峰淨土詩云富貴之人宜念佛黃金滿庫穀盈倉世間受用無虧缺只欠臨終見閻王貧乏之人念佛時且無家事涉思惟赤條條地空雙手直上蓮臺占一枝身膺華胄與鄭郎蓋世功名勢莫量自性彌陀如不念不知何以敵無常此詩可為富貴人之針砭

陳朝檜

松江上海靜安寺有陳朝檜皮陸俱有詩元僧壽仁云吳楓越柳迷烟空陳檜依然護梵宮可

惜頹明歌舞地後庭無樹著秋風

天如禪師

元末姑蘇城中師子林天如禪師俗姓譚氏江西永新人嘗作楞嚴會解行于世又能詩聊錄數首于後鄉人問我幾時還何道于今又入山一個蒲團半間屋吳淞江上九峰間竹屋茶香滿澗烟綠杉深處響流泉目前有法誰能說落日微風一樹蟬竹根犬吠隔溪雁潮雁聲高木葉飛近聽始知雙髻響一艘浮水夜船歸開柴

築岸篾低田坐聽隣翁說去年賣却犁鋤買漁網兒童蕩槳到床前又如隨緣消舊業任運過時光三界如夢宅四大如漚花一息微如絲寧肯長相續皆警句也

恕中偈

國初恕中和尚名無慍台州臨海人太祖召至闕下留住天界寺時宋景濂在翰苑遇休沐必訪恕中恕中工詩有句云日讀經兮夜讀經眼光直與月爭明有時不受諸天供餓食松花骨

也清又云坐久藜牀穴書多鐵硯穿家貧無咨入山好有僧來皆有清思

宗泐

宗泐洪武中詩僧也祖龍行云祖龍乃好長生者流壁徒來華山下日斷樓船海氣昏鮑車亂臭沙丘野驪山下錮三泉開泉頭宮殿仍崔嵬當時輪作方壺臺函谷無關小龍死百尺降旗軹道傍十二金人淚如水題宋徽宗白鷴圖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雁傳家信賸有松枝喜鵲鳴銅雀臺云西陵樹色鬱蒼蒼明月相將入御床寂寂帳前歌舞歇幾人含涕憶君王皆詩中之斧鉞也

古村居

釋宗泐古村詩云古村民古村居古村有田復有廬屋後桑麻四五區屋前榆柳八九株老婦辟纑兒讀書青燈夜照三更初牛角帶經耕且鋤年年歲歲輸官租聖人治世如唐虞飽來擊壤歌康衢烏紗作巾白布襦東隣西舍相招呼

醉歸兀兀杖自扶古村民古村居寫畫田家樂事如一幅佳畫

天印禪師

天順間延津天寧寺天印禪師年四十足不出閾至八十一歸寂謂衆曰吾寂後三年某日有星自東飛入西楚吾時也僧徒寘肉身于龕中三年蠅蚋不侵及期有星大如斗從東入西遂瘞之所著黃蘗心要天印語錄徹空內集直透禪微崇和永明山居詩有云穿來冷錢多年衲

坐破寒龕幾片雲風寒夢醒巢松宿日暖藤蔭
挂樹猿猱將舊侶穿雲去鶴引新雛背雨還寒
燈一盞半間屋夕磬三聲幾箇山檻羅土牀花
開早竹版泥深筍出長澗水噎空懸瀑布岩松
掛月展冰輪皆警句也

雪峰僧詩

候官雪峰山有二十四景天順中寺僧源潭作
也雪峰云瑤臺凍合深迷路玉樹花開半雜松
藍田庄云分水遠從寒澗落隔雲常見夕陽春

一洞山云松逕月斜巢隺唳石門雲濕雨龍還
無字碑云剝落舊紋惟蘚迹模糊新篆是蝸涎
蔔松關云琥珀氣浮成翠靄黃金花落混香泥
梯雲嶺云雲開鳥道層層險路入松門步步通
藤月池云弄珠神女乘空去臨鏡嫦娥倒影看
閩中詩僧此爲上乘

五井詩僧

四明五井山僧傳慧字朗初余曾見其詩于明
詩正聲中但收五言律絕六首平淡無奇也辛
丑之冬余客四明始與定交見其著述甚富詠
錄如何詩多不能盡憶如寄王百谷云患由泉
水虎丘茶相去柴門路不賒經歲故人書斷絕
夕陽林外即天涯湖上雜咏云草色連雲暗水
陂掠芹乳燕影差池游絲似惜春光盡綰得殘
花挂竹枝湖水無風似鏡淸湖船日日送人行
垂楊浪許關離別有限長條無限情留別念空
云問水尋山各自忙草鞋無底踏秋霜江南遊
遍將江北何日還來共竹房東山紀別云谷口

風斜斗笠狂來囊夾路白於霜山童不拚溪頭
走一任閒雲滿竹廊每詠其詩使有支公之想

出家偈語

皖城趙我聞字用拙萬曆癸巳入閩遊名山
與余交最密用拙深于禪理歸浮山逾年薙髮
爲僧更名法鎧嘗作偈語數十首寄余今擇其
精絕者錄于後貧賤之人及早修彌陀爲爾顯
無休今生苦是前生受莫待來生不盡頭勸爾
做家心早歇閻羅不待你心休黃金難買無常

恨滿目妻兒不自由人生爲寄死爲歸何事苑
華客到稀馬腹牛胎經幾度東鄰西父淚沾衣
年老之人不識羞將心計較幾時休勸君且自
臨臺看鏡裏何人白了頭無端一念撞將來觸
處無明又入胎不願此身生淨土只將皮袋等
人埋獸坐幽齋萬慮忘半窗風動韵幽篁居禪
不落禪中味明月誰知定上方余錄此偈揭之
座右日三復之

道凡四則　仙鬼附

玉山道者

徐冬序錄記玉山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
月天穀聲啼鳥落花前荷知有熱先擎蓋柳爲
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蔭竹籬
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辛丑冬
余偶客邵武見仁壽寺壁間書此一詩起結中
聯稍異今識于此東風不到畫樓前春事闌珊
又一年處處插秧梅子雨家家綠蔭竹籬烟荷
知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盡脫綿莫笑山家滋
味薄鳥聲啼破落花天寺壁詩不書名姓年月
大都類國初人筆近歲寺燬字不存矣漫記以
質博雅

顧野王宅

顧野王舊宅在建寧東觀有道士題詩云天上
歸來幾已曛故山涼月在松蘿自傳一曲廣陵
散幾見桑田生白波正德庚辰改觀爲建安學
宮桑田之歎其先讖歟

莎衣丐者

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交
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傍有丐者負莎衣立
和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
啼殘椿樹老吳蠶嚇了柘陰稀墻頭紅爛梅爭
熟扛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
掛一莎衣問之不答而去

癡順子

武夷汪道人自號癡順子又號麗陽嘉靖初修
真于披衲峰遺蛻葢于峰之石壁予游武夷得

汪手錄吟稿一冊中多佳句有答葉東林云柴扉終日對雲關何事遊人興未闌花雨正迷蹋角韻茶烟初歇雀聲殘閑儲白石貧荒歎旋種丹田不屬官近獲兩枝歐冶劍請君夜傍斗牛看又如石榻枕泉眠竹影柴門留月落金丹又如紫檀匣鎖玄中印白玉絲懸肘後符又如曉炊石鼎二瓯雪午枕山屏一縷烟絕句如幔亭峰下寒雲外流水飛花送小舠夜宿山房清不寐紫簫吹徹月華高又如赤壁玄堂水火交青

山旋繞白雲坳枕琴卧詠黃庭罷新月鈎簾傍雀巢絕無烟火食氣

乩仙

吳門沈貞吉石田之伯父也一日請箕仙有詩云雀背發長歌清風散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又云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獄宿忽不見白雲自來去

鬼吟

嘗聞某寺有旅櫬士人讀書寺中聞窗外吟曰月上梅梢已二更寒窗猶有讀書聲士人開遊魂何不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

宮閨 凡十則 妓女附五則

王婉容

宋道君北轅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道君抆淚許之臨別以常御金蓮杯賜之且期再生偶矣婉容悲泣就輿以刀自刺死轎中有詩云自矜顏色事君王顏色那知作禍殃死別敢忘金蕊萼生飛肯逐野鴛鴦翠華沙漠風霾暗

青塚陰山草樹荒願得遊魂化飛燕春歸歲歲傷宮墻道君見詩大哭曰吾家義氣獨鍾婦珥擇地瘞之以玉杯殉焉宋子虛詠婉容詩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鄰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嗚呼南渡君臣如婉容者鮮矣毋怪乎王嫱蔡琰之失身也

薊州溫泉詩

薊州有溫泉 武宗巡幸有王宮人侍駕至其地題詩云塞外風霜凍異常小池何事煖

如湯可憐一派潺潺水不向人間洗冷腸後人
勒其詩于石曹能始曾見其石嘗爲余誦之近
堯山堂外紀作　武宗賜詩誤矣且云泊
海隆冬全非原詞

朱靜庵

國初海寧閨秀朱靜菴尚寶卿朱祚之女教諭
周汝航之妻也祚以神童見重於仁廟有雪崖
集行于世而女有靜菴集游仙詞云洞天春暖
碧桃芳瑤草金枝滿路香吹徹玉簫天似水笑

騎黃雀過扶桑秋蝶云江空木落雁聲悲霜染
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
枝卽易安淑真莫是過也

鄧氏女

鄧氏女閩邑竹嶼人萬曆中嫁瓊河鄒氏夫不
類女鬱鬱不自得發爲詩詞多幽憤淒怨語居
二年竟以怨死臨終以遺草付其甥張某人爭
傳錄有東園踏青云芍藥栽遲露氣沉步隨芳
草共幽尋桃花薰月紅濃淡柳葉迷烟翠淺深

春秋傳船殿矣於
樹李今兵部尚與
聊李臧

何處香泥惟社燕誰家晴檻噪時禽悄寒羅薦
薄無力斜倚東風碧樹陰又啼鳥落花春已暮
孤燈殘漏夜偏長又垂簾阻歸燕開戶入飛花
皆有情想

青蛾居士

樹李范君和妻姚氏自號青蛾居士年二十六
而夭君和輯其詩名玉鴛閣草有云晚烟翠出
草亭斜曲曲深村小築家幾點病鷗眠夜月半
林殘雪照梨花又云簾捲輕寒春恨空夢殘芳

草雨催風隔窗陣陣聲偏急很窮庭前一夜紅

姑蘇陸氏

吳友趙凡夫博雅士也室人陸氏爲尚寶公師
道女博極群書所著詩賦雜文連珠諸作可方
古人眞徐淑之流亞也佳者不能悉錄今只載
其出郊近體四首于後其一云翠黛凝愁恨不
禁妾身輕薄主恩深梅花自有陽春調楊柳元
無別雀音舊怨已遺湘浦玦新歡元是陌頭心
蛾將雲髮隨宵沐半是狂歌半楚吟其二云嫂

婷仙骨鬬嬋娟自小承恩試玉冠眉黛每欺芳草色花容常比夜光寒情深那肯辭同輦寵極還敎離合歡獨抱瑤琴向何處春風不是故宮看其三云撥盡琵琶奏楚聲多情元是未知情非關公子憐竒是自恨佳人不絕纓䫻炬夜深空有淚桃花日暖却飄英于今玉貌誰堪賞笑對秋霜一片明其四云自將雲雨怨新晴寄與天邊别雁鳴曲斷不知悲調促弦膠還有舊恩縈松頭夜月憐霜景朧上秋風咽水聲謾說昭

君離紫塞夢魂猶在漢宮行

黃氏芍藥詩 黃增

莆田黃氏名幼藻家蘇州倅公議愛女也幼耽風雅韵言雋語皆臻妙境世父給諫公謙深加嗟賞以方謝道韞名其集曰柳絮編孀居無子佚不傳存者十二首其咏雨中紅芍藥云晨妝乍罷自傾城冉冉風生繡閣清厭說廣陵春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恨白芍藥不開云灼灼花開鬬曉紅玉顏寂寞怨東風素妝不理因誰倦一段春痕粉黛中絕流麗有致又余族母郭氏郡守郭敦女亦工詩無子外孫崇仁令宗震收其遺集藏于家

張夫人母女倡和詩 黃增

華亭張夫人王氏名鳳嫺宜春令本嘉妻懷慶丞汝開母也以咏雪之才兼況舟之操課女引元引慶皆工藻翰母子時相倡和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於世夫人賦婕妤怨云轆轤聲斷井梧飄隔院笙歌奈寂寥自向玉階辭鳳輦誰憐

血淚濕鮫綃月寒永巷衾餘冷雲捲長門魄暗銷委砌玉吟如助恨那堪驚夢響芭蕉秋夜寄元慶二女云霜寒烏鵲遶南枝孤客那堪聽漏遲三處離愁悲一夢滿懷別緒屬雙眉賦成宋玉悲秋日琴廢相如病渴時黃葉竹窗添不寐屋梁落月寄遐思引元寄妹用母韻云金風方度井梧枝正是懷人病起遲兩地離愁懸一水三秋新恨上雙眉久虛咏雪聯吟句每憶挑燈共課時寒雁已歸書未達江城寒月照相思和

元兒梅妃怨云深宮靜掩幾更秋紅葉驚看隨
御溝肯把幽懷托流水寧將哀怨賦東樓春深
庭院日蹁蹮閒倚闌干數落紅聽微鸞鈴遙過
闕始知笑語在西宮引元原倡云莫倚長門嘆
月明古來薄命自傾城多才縱有東樓賦不入
離宮絃管聲夫人賦館娃宮云香徑有基惟鳥
跡蘼廊無主剩苔匡花錢旋舞留金靨蝸字縱
橫見玉釵顛栩草深歸燕繞故宮月冷野狐埋
西風禾黍斜陽道過此行人合愴懷引元和云

繁華事去惟荒土麋鹿踪深見鮮匡明月尚疑
懸玉鏡妖桃猶似妒金釵蛾眉一夜歌塵散負
腹千年俠骨埋今日姑蘇重回首嶺雲江水不
勝懷引慶和云禾黍已蒙香徑土蘋臺遺恨鎖
蒼厓雲歸疊疊堆鴉鬢花落紛紛擲燕釵此日
玉笙唯鳥弄當年寶劍自塵埋荒烟古栢西風
裏漫對吳山獨慘懷夫人和燕子樓云燕子樓
頭燕子回何年寉去見歸來相思怨結東風淚
酒向殘花已剩灰久廢殘粧不掃剎看花羞見

金頭拔冬宵夏日愁如許誰道泉臺懶去隨引
元和云人自傷心春自回倚闌愁覩燕歸來玉
簫吹斷秦樓曲贏得紅顏鏡裏灰父疎京兆畫
雙眉每對殘花泣剩枝應有冰心向明月怎知
紅粉不相隨引慶和云風吹簾幙正飛霜香燼
燻籠冷繡牀一自王孫遊碧落湘流不似淚痕
長雒陽三月雨如烟添得離人思黯然惆悵秦
樓分鳳侶清燈寒月自年年母子姊妹賡酬古
今閨閣盛事且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尤為希覯

偕二女皆無年未見其止也夫人又有悲感二
女遺物詩壁網蛛絲鏡網塵花鈿委地不知春
傷心怕見呢喃燕猶在雕梁覓主人
空閨
一點朱
櫻百和香天撓灼灼舊時妝今朝零落空廂底
化作啼鵑血淚長
殘脂
曉粧曾整傳鉛華玉匣新
開鬭雪花今日可憐俱委落餘香猶自鎖窗紗
剩粉
半年花月病中緣猶憶絲桐指下傳腸斷廣
陵聲已絕蕭蕭風雨弔哀絃
廢琴
情致悽惋讀之
一字一淚它警句甚多不能殫述如人世有愁

南叟王臣之自曾祖懇之尚書承史中丞藏忠節傳緒江左爲東漸之青稱其頭會稽王氏

消瘦疑醫方無藥駐朱顏帆帶夕陽催落雁林啼初月隱啼鴉村村米熟新醅酒處處梅含未吐花鷓鴣和歌花外舌鷓鴣催句雨中聲腸斷綠衣分雨地夢懸春艸隔重關皆新俊可喜余尤愛其春朝一絶微雨滋肢占大有手執銀瓶貯花酒籠中鸚鵡報春歸先到庭前五株柳恐詞人學士未易辨此也

黃門淑媛 題贈

先師稱李黃學士家宿青箱人標黃絹不獨子姪爲然也女有閨秀林風婦則郝法鍾禮玄心夙悟禪機彤管並標女史夫公觀察顧素元配沈恭人閨範有效顰集從妹柔卿有遺芳艸女柔嘉有閨檡剩詠猶子茂仲婦項孟畹有栽雲草月露吟咏雪居遺稿沈恭人詩云懶性或成癖偏愁往返頻牛衣思斧泣馬首恨羈身故國梅舒萼江干柳報春盡樓今夜月同照別離人

天外君寄懷 殘月青燈夜幽窗付徑斜愁腸方欲斷孤雁叫天涯 客中聞雁 寒雨瀟瀟掩暮扉長途客裏

怯單衣無端燕子磯頭夢繚繞隨君到處飛 舟蓬

風雪 映日初花隔檻明春風嫋嫋透寒輕傷心怕聽枝頭鳥莫向王孫歸路鳴 早春憶外 西山銜日氣如虹此夜孤舟蘆荻中柳色年年江上綠驚濤何日不隨風 江上春泊 物在人亡空自悲淚痕時共落花垂泉臺若有同聲雁寄我衷腸知不知 柏柔

鄉思 雲連山色水連天悶倚蓬窗一望烟縹緲鄉關重樹隔落霞殘照晚風前 秋日舟中懷孟畹 一天悲喜落孤蓬細認烟波疑夢中停杯急把離愁訴催人舟子又匆匆 寫懷 柔嘉詩云簾外飛鴻只向南離情每借話頭傳年年縹緲郡鄉夢何日尋盟共結庵 女郎見懷 賦婦何堪學遠遊陟阿又問水悠悠痴心只寫燈前恨自古紅顏幾白頭憔悴天涯對阿誰若爲多露獨含悲空憐子夜孤亭淚盡作霜楓帶雨垂 和會稽女子幾 年濠上繫孤舟不到荒臺夢亦遊越女自來傾敵國至今城外水空流 蘇臺懷古次孟畹韵 雲外蒼茫苦問渠午驚鄉夢轉思親幾脊抗疏惟憂國半老

歸田始作民解綬已深泉石願全生何戀宰官
身風前楊柳依然綠誰訊孤舟野水濱家藏作嗇夜放
志歸柔卿詩云陌上柳條新逢春倍惜春忽聞啼
杜宇愁殺未歸人客中子規聞不寐聽鐘聲孤燈滅
復明思君憑夢見愁極夢難成憶夫江頭罷釣歸
月映蘆花白秋山晚更青秋水連天碧秋江晚釣圖
玉露下庭除金風吹綺疏坐看外月斜影到
窗虛夜坐寂寞不禁秋淒淒獨倚樓露凝砧欲動
風冷扇初收征雁驚殘夢吟蛩

外月斜影到林頭秋景落葉報秋聲孤帆景自清
梯跡垂露重風靜遠潮平蛩語牽人怨鳥啼動
客情消消松外月偏向別離明次孟晚之月懷閨閣觀發春風
日日閉深閨柳老花殘鶯自啼寂寞小窗天欲
暮一鉤新月掛樓西春晚彤雲密密四山圍栗烈
寒風撼竹扉萬樹有花蜂不採三山無路客行
稀窗間夜坐衣嫌薄爐到更深火自微惟有炯
波江上月漁翁猶帶滿簑歸冬事孟晥詩云靜夜
砧初動涼風雨乍收一鉤新月上應照故園樓

分袂空江上涼風送客舟離情同岸柳搖落
不勝秋秋別片片度窗紗因風六出斜清光搖
玉樹疑是落瓊花詠雪自君之出矣愁見離亭草
青青襯馬蹄惆悵長安道自君之出矣不忍酌
春酒酒深愁更深春去人歸否自君之出矣懶
上晚粧樓天際團圓月依依伴獨愁古樂府作得
山中信開緘憶昔期別來空有句強半悼亡詩
落葉驚秋早漸鴻天際聞遙思鹿門侶閉看嶺
頭雲答趙夫人見寄曉粧初拂鏡花影落簾櫳寶髻斜

簪鳳纖腰欲舞風眉欺楊柳色裙妒石榴紅閑
倚清溪上人疑洛浦逢美人晚粧萬木盡秋聲花香
入座清心愁千里外目極暮雲平碪杵他鄉思
尊鱸故國情更憐今夜月偏向客邊明泛月懷閨閣覲叔
姊秋思多搖落那堪又送君臨風酒別淚把酒
惜離群客路飛黃葉鄉心繫白雲南來有征雁
信息可相聞送文卿妹北上綠樹陰陰映酒旗欲牽春
色上柔枝年年爲惜征夫別折盡東風總不知
詞柳枝停橈斜倚畫橋東隔浦香聞荷葉風半捲

項士瑶附記
雨當作夜

輕羅遮笑臉恐郎遥在最高峰(採蓮曲)映水臨似
更有情小窗晴日影縱横寒風獨作遊人詠不
向東樓嘆月明氷玉孤清世外姿娟娟新月上
疎枝無情短笛休輕弄未是春風點額時(氷梅)桃
花掩映藏深綠妖姬兩兩新粧束賽社歸來笑
語喧腤中遺却釵頭玉烟雨堤邊簇錦茵遊人
爭愛百花新嬌容何似花容好明歲花開依舊
春笑聲逐隊步香街明月明燈次第排就中亦
有花羞女背立清光整鳳釵柔枝漸漸舒青葉

蚕飢惟恐葉不接待得絲成自有時布裙依舊
元歸妾(鸞窗春雨)小窗晴日綠陰遮簾幙風輕燕影
斜吟罷新詩茶未熟海榴片片正飛花(夏日即事)細
雨淒淒咽暮笳書成無雁寄天涯朦朧一片關
山月偏照愁人萬里家(征人曲)鸞鏡慵開簾霧蒙
笙歌初度粉墻東瑤堦雨歇梧桐雨紫禁秋高
荷芰風鳳輦不來花閣深羊車何處月朦朧此
生難識君王面玉腕年年繫守宫(秋宮怨)盡日思
親淚眼枯倚闌空自羨殘爲夢回彷彿音容在

醒後依然形影孤機杼聲殘餘錦字衾裯香燼
只燻爐青燈慘淡人何處不似當年夜辟纑(懷外)
秋色蕭森夜似年青燈聽雨更凄然堪消俗慮
惟杯酒欲遣閑愁賴簡編瘦骨豈堪搖落後薄
羅不奈曉風前近來臥病眞成癖日影横窗只
懶眠(秋日病中漫書)纍石爲舟擬臥遊翛然一枕即丹
丘雲隨鳥影疑帆樹露濕花茵似水流揮麈不
辭杯在手放歌仍待月當頭知君夙有澄清志
莫畏風波隱釣鉤(外舅山舟賦)空林日暮行人少維

揚古渡聞啼鳥閑雲來去數峰青極浦寒烟孤
樹秋岸濶潮平一雁過木蘭舟蕩采蓮歌荒村
漁火半明滅新月如鈎映薜蘿忽聞野寺初鐘
動棹歌欸乃江風送徘徊桅上意如何清笳吹
起江南夢(晚泊揚州)流鶯啼破曉風涼越女新裁白
苧裳蕩舟來往青山傍輕橈緩緩歌橫塘菱荷
花浮水面香笑聲驚起雙鴛鴦一鈎纖月吐秋
光蓮袂歸來夜未央(采蓮曲)詩皆清婉鮮妍不攜
思而得趙碩人陸卿子序之謂其夙世才情信

不虛矣而范夫人徐玉卿序閒靚詩亦云酒酒朒朒致遠思慾生長聚華就情風雅光儒紳佑俾所難也若柔卿之生死思夢皈依西聖柔嘉之髫年禪悅想絕挑天共誦經聞鳥聲云迦陵可辨再來意又報人間夢不長孫令弘黃媛傳蓮因夙臉絮果陵斷前言得無詩讖耶媛名雙慧孟曉名蘭貞柔卿名淑德恭人名紉蘭一門閨閫之盛罕見其比乃孟曉之戀戀身後名永訣一詩更定數字而逝𣳺矣色根易斷名根難

絕不獨蛾眉男子也

小青詩　黃增

會稽女子廣陵姬小青皆以蘭姿蕙質為人小妻锢下村逆妒婦悒悒幽恨以死為世憐惜新嘉驛題壁詩字內詞人和者非一矣小青焚餘一書一詞十一詩余友孫令弘購得之既繡諸梨棗復圖其小像乞為大令書裝潢什襲珍逾琬琰余一再讀掬泣下沾襟賦十絕弔之情之所至不能已已也集中寄某夫人書絕淒惋絪

至似六朝人語文多不載今載其一古詩七絕句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前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縩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少又是孤鴻淚悄悄

古詩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酒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

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轔轔內信傳來喚踏春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水知是亭亭倩女魂　絕句

小青名玄玄傳者諱其夫併諱其姓嫡妒之徙小悒悒能係日惟臨流語影事從繁一傳嫡妒其一併全詩事載本傳及今題詞中其寄所寄某夫人書及未焚一絕則係訣詞也

西坡製小箋人號薛濤箋

賽濤以下妓女

正德末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携二女觀燈叢雜中少女爲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鴨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汪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於書中撿一紙詩曰日望南雲淚濕衣家園夢想記依稀短墻曲巷池邊屋羅漢松青對紫薇滿城簫鼓元宵節小館燈花孤悶

時料得團圓行坐處有人揮淚說分離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携歸父母即以賽濤配子文爲妾有曲江鶯囀集皆生平所爲詩詞也

秦淮四美 黃僧

胄伯麐選秦淮四美人詩曰馬湘蘭守眞趙今燕彩姬朱泰玉無瑕鄭無美如英皆舊院妓也各以風情韻態價重一時然馬受知于王百谷張幼于趙獲交于沈嘉則鄭汝翼偶因緣綰柳絲遂爾聲蜚桃葉其實慧心艷藻必推朱鄭爲上首朱詩云滴破愁中夢聽殘葉上聲新詩題未得倚送別離情芭蕉雨夜色涼如水霜華共月明誰招青女出來伴素娥行霜月北雁競南飛寒風正凜冽客思倦長途妾心傷久別厭聞殘漏聲愁見不圓月日日數歸期空教淚成血遊子入眼春光長似醉愛春翻作傷春淚牽情惹恨最愁人簾外花飛堦絮墜學語新鶯驚夢起紅妝滿樹催桃李年華不管是風情十二闌干春獨倚亂落桃花飛絳雪柳梢頭上三更月一縷名

香手自焚關山夢斷魂飛越春閨怨鄭詩云我欲留秋住寒衣不忍裁歸期何用遠尚有小桃開留秋送到中情投我以明鏡照妾如蓬首報以凝桂脂餘膏染君手遺我有金墨報君芙容紙含毫若有懷應念人千里答潘景升寄懷曲曲廻廊十二闌風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看欲撫朱絃韵未調琴心不奈可憐宵移來月色簾生白遮莫隣鐘破寂寥閨懷沉沉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覺不知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

斜憶寄相思春深鎖日雨瀟瀟郎是無憐也寂
寥最苦與君初別後孤幃無寐坐通宵春到深
閨徑艸迷柳搭新綠拂墻低天涯人去歸期杳
空立樓頭聽馬嘶月落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
五更寒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對朝曦濕便乾（春日）
（紫霞）其才情流麗婉而多風僅屢爲其手不去昔
朝夕焚香持課居然有出世之想觀其爾矣迷
懷云浪說掌書仙塵心誦九天喧卑良以厭彼
逐苦相牽綠綺音誰賞紅樓任月圓（春題）班女扇

顰學薛濤箋度曲翻成倡鍾情豈其禪皈依元
素志墮落亦前緣以我方未淺逢君轉自憐眼
中知已在說已竟徒妍可謂泥裏蓮花能空色
界者矣趙今燕詩月從今夜滿秋向此時分莫
惜金尊數清光喜共君（中秋對客）獨坐掩羅幃愁看
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歲一來歸（燕來）梆絮春泥
玉壘封珠簾深鎖暮煙濃分明記得雙栖處夢
繞青樓十二重（憶居）桃源人去絳幃寒強折花
枝帶笑看月上梢頭空有影風吹柳絮不成團

楚楚之原見以下三 七三業工昌

桃源人去絳幃寒爲封桃花春未殘渭口有雲
留白雀人間無路見青鸞（錯首似歲前）五絕楚楚風
流音諸句適亦平康之秀也若湘蘭之遊桃花
塢却似武陵迷舊渡翻成我輩是漁郎（夜坐）江光
激灩人千里夜色凄涼角數聲（喜客泉）泉本無心
留客駐客歡清淨自徘徊（答顧太湖索畫）換馬敢希燕
市駿務雲空到楚王臺（讀有）竹榻清人夢花香媚
酒杯覺來有幽趣明月滿粧臺（對茉莉有懷）洛羅坐
合情花囿雲色明香魂乘月度素質傍人清捕

夢覺窺鏡烹茶旋入鐺相思千里外孤枕聽殘
更詞雖俚耳片玉管差窺其一斑矣

梁玉姬　黃增

梁玉姬不知何許人然云避居書水則當爲吳
興人也自署婢嬛女史名其集曰婢嬛集篤志
縹緗游情竹素評史則哀正鉞邪談詩則出風
入雅雖謏隨樂箝而不染鉛華其所得花壇三
秀奉薛洪度主盟而以蘇小闡附亦自況也
七歲賦落花云花神風伯若相殺折我經春莫

逆交丙夜挑燈腸欲斷又聞窗外響枝梢（病起）一
病經春怯軟羅輕拈紅豆打鸚哥詩通近日知
多少三月鶯花夢裏過（偶題）悉得詩家一字禪與
來落筆似仙仙箇中意象何人解鏡裏拱花水
裏天（早起）微朦眼角鬟兒偏一線紅痕印頰邊欲
賦曉寒寫幽思憑誰覓與衍波箋（自題小照）如愁如
媚軟紅枝手按輕羅欲寫詩一段傷心描未得
眼還添筒淚痕兒（春詠）春初早韭白嫩韭紫蔘青
蕻不厭耘欲製荷衣消夏日擬爲蘆被臥秋雲

（作字）近來學得八分書只恐癡肥似墨豬閒傍芭
蕉拈筆處翠華滴滴落衣裾（寄外）春來贏得小宮
腰淡淡纖眉也懶描欲笑欲啼俱未得鳥鳴花
落送良宵七言律云撿點花枝到藥欄深愁容
易散愁難門前有客常題鳳鏡裏何人爲舞鸞
彩筆三春惟剩淚緗衣六月不禁寒醒雲醉月
情何限又自籠燈丙夜看（詠絮）綠戰紅酣意未寬
遊絲不習往來飄落來依草如迴雪聚處爲茵
也怕風非霧非煙紅滿陌然高忽下銷醉叢可

儕金屋盈盈女欲隆泥塗作蟻虱（瀟花十二歲作）新婚詈
云綠鬢女兒顏色濃盈盈十五淡眉峯雲鬟翠
綠俊眼滐朱櫻一點齒牙添準如削玉臉含羊
子妖萬媚難繪容嬌娃合與佳婿逢綺叢擁抱
情所鍾桃花浪裏翻雙龍蓋生兩頰心忪忪欲
推欲就移腕慵半甘半苦曲意從卸去羅襦露
酥胸展舒雪股花城封玉脂填起無蒙茸一朵
出水新芙蓉奇葩不禁驟雨衝丁香荳蔻恣在
蜂纏綿宛轉往來憧意興躍躍未罷蜂汗光點

點髻亂鬟低聲細喘口喁喁宛如碎月泣寒蛩
檀郎憐惜不忍春好爲護持情更濃文鴛彩鳳
樂自雍夕忽寐兮旦忽覆春心透洽奏笙鏞誰
道巫山隔幾重處子應勝卓臨邛（夢遊燕子磯公）昭陽
殿裏趙家妝何處飛來舐大江千古晴空翻瀑
翠擊天風雨未曾降其他艷詞麗句不可勝紀
慧質天成藻思雲湧恐蔡文姬李居士未易頡頏也

薛素素王修微（黃增）

素素居京師時爲緹帥外宅人罕識面余友蘇

時欽以髮帕乞盡蘭竹多方購得之併題一絕云翠竹幽蘭入畫雙清芬勁節件閒窓知君已得嵗眉秀我亦前身在錦江用二姓故實殊有致盡龙楚楚多姿共一歸於余藏之三十五年矣時欽久游岱素素不知落何許也王修微詩云爾別向何遊月明江上見它日思君處憑欄看水流（楚生）月落寒流急風飄桐影斜更堪霜裏雁飛過少年家（賦得）去去應難問寒空葉作紅此生已淪落猶幸得君同（送邵）送春腸已斷況

復送夫君記得前年別勞亭日已曛雨晴山色近風細水光分花事凋殘後奇峰想夏雲（夏日送夫）（上元）憶郎此日不曾癡倚閣凭欄應自知挑盡殘（青燈）一語背人偷看合歡詩（戲贈閨人）半欲窺人半怯人儘教過眼入簾頻篇篇佳鼓非儂意寂寂孤舟愁有因（贈女郎）詩多冷雋微遠蓋深于情者且修與結客與素素俱才而俠然學道不終三嫁未了遂二姬行事頗類夏微舒母以視燕樓章臺不無媿色耳

素帶

吳中有小妓素帶者能詩嘗送情人四言云郎明日別妾心惙惙願作郎車與郎共轍又云妾作五言詩試寫梧桐葉因風寄贈郎期與郎相接余聞之沈從先云

外夷（五則）

朝鮮詩

新都汪伯英從萬中丞經略朝鮮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儼然中華之調今拔其尤者載之金

淨旅懷云江南殘夢晝厭厭愁逐年華日日添鶯燕不來春又去落花微雨下重簾（白元恒）秋夜云早寒清夜雨初收小雨寒螢濕不流獨臥牀頭思往事砌蛩啼破一簾秋申光漢書事云歸思無端夢自迷先生今老小村西杏花繞屋繁如雪春雨霏霏山鳥啼南孝溫寒食詩大陰籬外夕寒生寒食東風野水明無限滿船商客語柳花時節故鄉情又有李媛成氏許妹三人女中之英也詩法尤傷李白迺云雨落殘潮雨

纖纖桃箪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秋恨云絳紗遥隔夜燈紅夢覺羅衾一半空霜冷玉籠鸚鵡語滿堦梧葉落西風成氏楊柳詞云青樓西畔絮飛揚烟鎖柔條拂檻長何處少年鞭白馬綠陰來繫紫遊韁條妒纖腰葉妒眉怕風愁雨盡低垂黃金穗短人爭挽更被東風折一枝許妹塞下曲云寒塞無春不見梅邊人吹入笛聲來夜深驚起思鄉夢月滿陰山百尺臺西陵行云錢唐江上是儂家五

月初開菡萏花半舞鳥雲新睡覺倚欄閑唱浪淘沙至于律詩古風尤多雅調月殿上梁文亦驕麗不能悉錄

朝鮮許氏

新都汪伯英曾刻朝鮮詩余也採錄數首近程將軍相如又輯四女詩行于世許妹氏者狀元許筠正郎許篈之妹也兄弟並著才名而妹詩尤工游仙詞云千載瑤池別穆王暫教青鳥訪劉郎平明上界笙簫返侍女皆騎白鳳凰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鸞簫倚五雲花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乘鸞來下九重城絳節霓旌別太清逢着周靈王太子碧桃花下夜吹笙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令過漢帝家窓下偶逢方朔笑別來琪樹六開花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盡便是人寰一萬年次仲兄望高臺韻云層臺一柱壓嵯峨西北浮雲接塞多鐵峽霸圖龍已去穆陵秋色雁初過山連大陸蟠三郡水劃平原納九河萬里

登臨日將暮醉憑長劍獨悲歌

朝鮮李媛

朝鮮李媛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籠涓涓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

倭詩

倭夷入貢駐舶杭城外湧金門咏柳云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又西風古道摧楊柳落葉不如歸意多

蠻歌

粤東俗淫有蠻歌云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辜負奴唇一點紅

詩揆遺二十五則

薛禮

唐書薛仁貴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按集古錄薛禮字仁貴見天寶二年茵神客所撰碑文軍中之歌碑亦不載

歐陽遺詩

余在白門時編刻歐陽詹集自謂無遺矣偶閱全蜀秇文志詹有新都行云縹緲空中絲蒙蘢道傍樹翻蕊葉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絲意去蕣蒻花枝任何計脫纏綿天長春日暮原本所遺尚俟補續

衛公漳浦詩

李德裕嘗至閩中過漳浦驛詩云高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此詩鮮有知者

柳公權詩

柳公權以書名一代而詩無聞高棅收品彙唐代諸賢無遺而公權名缺焉予得其游底柱山二首云禹鑿鋒鋩后巍峩直至今孤峰浮水面一柱釘波心頂壓三門險根隨九曲深擎天形突兀逐浪勢浮沉蜓響秋濤射祠斑夜浪侵有龍上下飼羽鳥登臨祗有尖迎日曾無影轉陰舊碑文字在遺事可追尋底柱山在陝州

韓致堯卒於閩中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百花長見雨一冬無事却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却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固發視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時於

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斯事尼乃僊之妾耳蒭未
考僊臺于何所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
正相公詩也重名淸望遍華夾恐是神仙不可
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
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
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

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元章逸詩

米元章遺文散落傳者甚少近范長康作志林
收拾殆盡然亦有失收者一絕志載盱眙八仙
臺一首山徑重重鎖綠苔松花會見幾番開神
仙費盡招呼力那得仙官一箇來韻語陽秋載
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
瀾圓滋魚龍濕衆看李郭渡浮玉晴嵐掃出淸
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

蒼壁有垂露照木百怪愁寒烟又柄雲閣云雲
出救世旱澤浹雲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巳如
遺龍騫薦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
何常栖近閱千百年眼載賞心亭一絕晴新山
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宵低細月皆
可補志林之缺者也

萍齋

宋林豪甫人工詩閒行云風捲麥壠東西浪春
入郊原遠近花閒趁溪流到村曲斷垣喬木兩

三家郎事云草上濃霜泫未乾曈曨初日破朝
寒林中槭葉隨風去紅柿猶餘鳥啄殘豪號萍
齋仕道間詔舉遺逸起家爲迪功郎仙遊法華
菴是其隱處

勸農

宋留頎字季唐丞相正之子也官南恩州勸農
詩云春風勾引出郊行小隊迢迢草路平自咲
田蕪不歸去三千里外勸人耕

徐蕣甫詩

宋三山徐範字彝甫慶元中與楊宏中勃學低胄編管遠方禁錮志乘及綱鑑稱爲六君子然未傳能詩也嘗登太行山云茫茫遠樹隔烟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未晴嵐氣濕溪流欲盡水聲微回車廟古丹青老築子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範登嘉定進士通判澤州官終朝奉大夫定不肖族祖也詩所傳者僅此耳見河南通志

岳墓詩

古今題岳王墓者多矣而佳者寔未易得元季韓古遺一篇岳集未收差有溫李之調詩云妖星隕地芒角赤劍龍悲吼國蕭瑟中原王氣挽不回將軍一死如毛擲秦家小兒真戲劇播弄造化樞極指替爲親忠且逆隻手上遮天眼碧九重茫茫隔天日無由下燭臣愚直臣愚萬死不足惜阿龍未消猶憤激古墳埋冤血空漲風雨年年土花蝕我恐精忠埋不得白日英魂土中泣請將裹骨鑄出鐵若夜化作吾王補天

石古遺名信同寧德人

項羽廟

林景熙題項羽廟云英雄蓋世竟何爲故里淒凉越水涯二百勢傾爭逐鹿八千兵散厭乘騅計疎白壁孤臣去淚落烏江後騎追遺廟荒村人酹酒至今春草舞虞姬景熙即收宋六陵骨林義士也

郊居生金銅仙人辭漢歌

余辛丑客郃武於友人徐極家見楊廉夫手書

一卷字法蒼勁其後跋云此乃郊居生題金銅仙人辭漢歌予謂小李絕唱後萬代詞人不可着筆此生膽大而有是作也呼天籟裂地維鼎定天下見於此矣銅臺折當塗高又豈爲魏金氏感慨也哉其詩云神明臺此茂陵鬼六宫火滅劉郎死芙蓉仙掌擎高秋雄雷掣碎銅蛟髓魏官移盤天日昏車聲轔轔繞漢門鐵肝苦淚滴鉛水石馬尚戴西風魂青天爲客驚曉別天籟啼聲地維裂銅臺又折當塗高夜夜樹思淚

拱月劉君此詩人人傳誦此詩可以思其節且康夫受於錄之第不具其姓名可惜也

陳有定

陳有定元末倡義勤王　太祖恨其不歸附置之重辟高皇王世貞郭造卿嘉其忠各為立傳有定據閩有功於閩閩郡志皆出林宗伯司空二公之手林氏世沐國恩自不宜為有定作傳得數君紀之寔不泯其忠義耳有定雖起行伍而亦能詩送趙將軍云縱橫渤海內不輸別離頻幾載飄零意秋風一劍寒及被收之後作詩云失勢非人事重圍戟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

胡忠臣

饒州番君廟壁有畫松元末鄱人胡閏題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閏太祖下饒州見其詩名見越八年太祖即位郡舉秀才授都府都事建文初擢右補闕請不屈死族男女死者二百十七人焉有收其殘骨依依哀號敲骸今有祠在鄱陽近年屠御史初為立祠揭榜文餘忽為旋風捲上天自午至中復還邑學之中毫無毀祭化胡公之神猶在予客饒拜謁公祠為之里人能述其詩亦客事也

花狀元

洪武中狀元歷歷可數有花綸張顯宗狀元不知何年練子寧送花狀元歸娶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濡生況擬供調膳張敞應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綸之少年可知矣然史籍無所表見豈早謝人間耶按䕫唐志花綸洪武十七年浙江解元明叔矛登科考謂顯宗非狀元也王弇州筆記洪武十八年會試黃子澄第

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廷試擬綸第一兩上以夢改用丁顯為狀元子寧第二綸第三則綸乃探花非狀元也其稱狀元或以行擬故狀元考載此詩亦稱花狀元也十七年浙解元乃頭觀非花綸張顯宗唱建宇化人洪武十四年癸許觀榜第一人後譽以清難死籍故是榜以顯宗為第一實榜眼非狀元也

浦長源荊門詩

浦長源送人之荊門詩云長江風颿布帆輕西入荊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買醉不須吊古漫題名近見一詩話載

此詩稍與今錄于後疋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墮淚有碑苔色古甘棠無樹酒旗傾郁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慘客情詩話無名氏予得之杭州僧房

亡臣遺詩

當靖難時翰士出走剃髮爲僧者不可勝數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黎嶺云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逢臨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鬭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鵠稽首無緣

見袞衣擊石歎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又萬州海雲菴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曰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皆逸其姓氏之秀水屠侍御刻朝野彙編不載此二詩故錄以待野史採擇

吳康齋詩

崇仁吳與弼號康齋會元溥之子也當　英宗時講學授徒名重一時　英宗特旨聘至京授左春坊諭德堅辭不就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所著有康齋集皆光風霽月誠意正心道學頭巾語然喜爲詩處處留詠而求其不陳腐者絕少漫錄數首亦見其品也過那城云丹陽古渡接瓜州萬頃黃雲麥正秋一榻午風清夢覺又題新句過揚州夢家云百體衰慵兩眼花雲山久已隔紛華宵來夢水橋邊榻一片離魂只在家見紅樹云船頭時作望鄉吟難寫浮生去住心忽忽不知爲客久誰家紅樹報秋深

伯虎逸句

唐伯虎詩今世傳者十之二三有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佳句也集中不載見郎瑛七修類稿

芙蓉園

傳丁戊山人初家朱紫坊即宋陳忠肅芙蓉園故址也鄭繼之爲題門帖云蒼頭過獲老去無心朱紫園名自宋秋來有意芙蓉晚歲移居桂枝坊有詩云巷隱桂枝堪假息家存土窟省經營

吳歌

吳歌云夜合花開香滿臺夜夜期郎郎不來當初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

畫蘭詩

先君子少時得文徵仲畫蘭一幅文題詩云手培蘭蕙兩三栽日暖風微次第開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時有蝶飛來後宦遊南北此畫寄之親故竟致失落予幼年先君曾爲予誦之至今

歷三十餘年猶不忘也考之甫田集無載因記之

黃后谷

福安黃后谷先生釗字珍夫舉嘉靖丁酉鄉薦爲温州郡丞丙辰倭寇温州將兵拒戰乘勝直進孤軍無援遂大潰賊脅之降叱之索之金復叱之賊怒支解寸斬之年四十七詔贈右叅議祠祀之弇州王元美爲作衣冠墓志先生能詩有隱樵錄野望云連朝微雨恰新晴沙艸含風軟綠平碧水晝船歸棹去夕陽烟村一痕清又云竹松疎護兩三家流水浮香帶落花樵笛數聲烟漠漠隔溪人散夕陽斜曉行云誰家流水石橋邊麴麥花開白滿田日出柴門人未起嵐雲飛滿小樓前先生無子猶子嗣之蔭太學生

林粤山

先輩林粤山純善畫工詩官石城令歸與先君隣居論交最密嘗賦二律詩寄先君於京邸云花屏一別幾經秋錦里長懷舊日遊村碓溪流

春月惡野亭路接白雲幽虛名自笑身爲累往事徒驚髮足愁自道看君高誼在暮烟回首思悠悠自憐野性生來僻愛住溪山斷俗氛林下一筇穿鳥出沙邊半舫與鷗分野僧久別詩還寄隣老頻過酒又醺目送征鴻度天碧悠悠巖際有歸雲遺稿散逸二詩曾書扇頭予至今寶藏之

陳殿元

嘉靖癸丑狀元及第陳先生謹號環江授翰林

修撰左遷惠州府推官終右春坊右中允早卒
所著詩文稿軼弗傳天啓丙寅夏日偶翻舊帙
得先生手書詩一紙貽先大令者先大令與先
生昇厚蠹蝕之餘字蹟尚可辨恐日久湮滅謹
識于後贈林心泉紀績大羅云南滇波靜陣雲
纖暫假行旌閱戰圖殺氣隨風傍戍戟霜威凝
露護戍衣鯨鯢忽報吳江盡狐兎今看越嶺稀
投筆動名成指顧燕然莫數羽書飛幕府軍聲
動太微笑談樽俎破重圍功勞細紀新編簡汗

血環汚舊鐵衣怪洞妖氛須盡掃窮山水火未
全稀沉寃惟仗留氷鑑霜節爭傳雨露飛同林
心泉寓伯赴蒼梧舟行即事嶺海投荒賦式微
得從仙侶解愁圍舟經水寺聞僧磬榜放溪風
上客衣對奕坐忘春雨濕論文閒望暮雲孫酒
闌未盡相看思雨地征帆共晚飛天涯景物轉
霏微多病應寬舊帶圍挍斷短詩傳夜壁彈冠
空自愧宮衣烟深野圃花容老日暗郊原樹影
稀獨羡嚶鳴枝上鳥不因春去更分飛題小金

山控海樓次毛東塘韻爲愛層樓高控海少維
征櫂步菩坡虛窓隔水塵難到芳草傍花景自
多雨過不妨遊屐興風清應送扣舷歌回瞻蘇
老臺前像渺渙春添兩岸波粤南蜃氣噓滄海
遠結樓臺駕水坡畫靜危飛紅雨亂日遲慢捲
白雲多孤吟突起潮頭障好鳥長鳴樹杪歌凭
几凝眸天地濶不知人世有風波登羅浮山悠
悠歸棹渡東洲獨上羅浮作勝遊征旆曉飛千
嶂露振衣涼動一山秋蓬萊積翠侵禪閣錦繡

生花映石樓借問仙蹤何處覓林芝遙指白雲
頭青霞洞新刱明覺樓登眺洞門蘿薜鎖青霞
樓閣新看近築沙謫吏遠縄蘇老跡探奇應訪
葛仙家藥櫃丹竈留真勝晴日和風爲我駐如
意好峰俱着眼仰天長嘯興無涯遊天華宮借
雨天華佳勝近如何乘興登攀載酒過古帝宮
門空蔓草諸賢祠廟已新蘿鶴鳴清漢傳風遠
龍起澄潭帶雨多回望雙流懸絕澗滿前郊野
借餘波

王無留

王無留首翁第五子也文采風流宛有父風惜早夭而未盡其才嘗見其定交行贈黃元常歸建武云阿翁定交從帝里遂得因翁交仲叔名父佳兒秀出塵疑已盡東南美近來復喜得交君面雖初識名常聞翁難爲父仲難弟此外時流何足云我最疎狂君獨取深想談文共揮麈兩人口角生春風清響潺潺不闕雨我也奇窮能作客任取庸夫互彈射千里多尋朋友盟

一身已結溪山癖知君家在麻姑傍頻與得言君勿忘親揭烏衣釀仙酒好待方平來共嘗

徐氏筆精卷六

晉安徐　㶿興公　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　訂定
同邑後學□居中明古　編次

詩話　六

古文類詩

古書何以可入詩者甚多文續後臺樹蔽栗食鬼雁（晏子）門外長荊棘堂前生蓬藜甲胄生蟣虱燕雀處帷幄（曹子荊）強弩已高鳥走犬逐狡兔

（韓非）劬勞始狂兕長蛇鑿熊虎尾石成瑄瓊龍鰲棄林洞鑿石有餘焰年命已殂殒（桓林）典御進新水釘盾獻早今（顏氏家訓）金甲映平陸鐵馬焰長原（杜牧集）

警世語

經鉏堂雜志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可以

警世

廣厦

梵志云多置莊田廣修宅舍都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唐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此可為營廣廈者之戒

空梁落燕泥

小說家皆言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句為煬帝所殺非也按本傳帝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曰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帝怒令自盡又隋唐嘉話道衡因事誅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只

謂其從令不能賦詩耳非緣此一句被殺也不然道衡往行甚多煬帝若果忌之當早誅之矣安能容其至年七十而死耶

三條燭

唐以詩賦取士科試日給燭三條作賦八韻時謠云三條燭盡燒殘士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又云三條燭盡鐘初起九轉丹成鶴未聞然八韻律賦似不待三條燭盡而後成是知唐士才思遲鈍若溫飛卿八叉能有幾耶

杜律雙字

杜律喜用雙字冷冷冥冥皎皎淒淒霏霏細細陰陰娟娟冉冉事事深深欸欸熒熒颯颯丁丁寂寂悠悠處處泛泛納納飛飛蕭蕭滾滾短短輕輕片片娟娟飄飄箇箇擲擲青青白白紛紛漸漸惻惻雙雙的的漠漠遲遲亢亢冥冥欣欣時時村村昕昕惺惺句句哀哀匆匆曄曄蒼蒼落落微微脈脈其混混泉泉戎戎浤浤至古風歌行又不可勝數矣

後生

後生輕侮老成從古為然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雲溪范攄云近來年少輕薄華好奕棊鬚事後生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以二公之名德猶然不滿于後生況其他乎

驥子熊兒

杜甫二子一曰熊兒宗文也一曰驥子宗武也甫詩云驥子好男兒又云驥子春猶隔又云驥

子最憐渠又云詩是吾家事又云汝啼吾手戰而無一語及熊兒何也豈宗文失學耶失學從兒懶豈指宗文耶

一 南海寶玉

唐王珪之孫祕使南海子美詩曰家聲肯墜地寶貝休脂膏魏徵之孫蔚使交廣子美詩曰南游炎海甸世亂輕土宜子美愛惜王魏故戒其孫之却寶貝土宜也至今叅送人尉南海則曰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淸貧乃教之以貪也今之

爲官多喜入廣其嘉州之意乎

古柏行

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者言其餘也二千尺者言其高也語似不經然嘗見文昌武侯廟亦作古柏文云合抱在于旁枝駢梢葉之青青自尋及于半身蒼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見榦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脗合柏樹之大不誣矣

一 唐貢荔枝

唐鮑防襄州人天寶末舉進士大曆中爲福建觀察使時明皇命馬遞進南海荔枝七日七夜達京師防作雜感詩云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寉目擊時艱一念忠懇可見是知貴妃所

嗜荔實出南海也見劉昫唐書并防詩蔡君謨譜謂愛嗜涪州歲命驛致羅景綸以爲一騎紅塵乃瀘戎之產恐誤矣

寉林寺

李涉游寉林寺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曾子固續云昔人春盡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事一尊乘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一 文士窮

孟郊落第云出門自有礙誰謂天地寬于貢息歸云白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文士之窮眞堪涕淚

射鴨

孟郊作射鴨射鴨堂蓋借字射鴨爲樂也有句云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寔自況耳

一詩讖不然

白樂天十八歲時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至七十五黄云樂天以少年多病吾于詩讖故獲長年而詩非讖也

善才

元和中曹保之有子善才孫曹綱俱善彈琵琶有名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用當時事也

樂天賣田宅

白樂天有詩云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居宅彷彿獲緡二三千吾今年紀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

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此語可爲老人求富者之鍼砭也

長吉詩用事

李長吉詩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換字面如吳剛曰吳質美女曰金釵客酒曰箬葉露劍曰三尺水曰玉峰劍具曰屠蘇甲曰金鱗燐火曰翠燭珠釧曰寶粟冰曰泉合嫦娥曰仙妾讀書人曰書客桂曰古香裙曰黃鵝釵曰玉燕鬟曰八繭月曰玉弓日曰碧華日曰白景曰頹玉盤帨曰封巾城曰女垣鼠穴曰竇徑天門曰閶扇王孫曰宗孫禁中曰御光小柳曰拱柳鴟絃曰雞筝竹曰綠粉筍曰龍材漆燈曰漆其旅葵曰旅徇帶曰腰鞓犬曰宋鵲墓曰墳科碑曰黑石折拔曰蠟枚白馬曰白駒髮曰鳳窠懸鶉曰飛鶉日光曰飛光槐曰兔目船背曰船文陶令曰陶宰螢曰淡蛾斂緒曰海素熊掌曰纓拳五星曰五精山曰發龍馬曰神騎犬曰圓蒡女衣曰銀泥符曰合竹錢曰昳母白黑曰粉墨香曰龍腦丹書曰

靈書賓雁曰客雁湘君曰遐君

四皓

楊鐵厓嘗論四老人者秦皇漢帝之不可迹而招者也使爲子房一呼而至子房之奴不翅也豈足爲四老人哉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贋者也蓋子房一時巧術借人冒四老以動漢廷如優孟之衣冠面目鬚髯爲叔敖而出者漢祖驚見以爲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豈料其爲贋也哉漢廷諸人則有覺者隋良之計深矣太史公闕而不錄其知良之所爲歟唐李頎題四皓詩云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稱臣尊之也余曾遊桃源有詩云種得桃花洞裏居子孫相約事耕鋤采芝笑殺龐眉叟輕出商山翼漢儲政謂四老人未宜輕出商山不如秦人之高蹈也

唐僧不戒酒

唐僧多不戒酒余嘗見有元人盡醉僧圓僧可醉乎任華贈懷素上人云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韋應物有寄釋子良史酒云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應泻山瓢裏還寄此瓢來然則唐僧嗜酒者多矣詩人不以爲諱也

僧飲酒

宋蘇子美贈僧秘演詩云簞瓢得錢秖沽酒一飲數斗尤惺惺演全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不謹已爲浮屠罪人公從而暴之可乎懷素工草書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餉酒與魚然則懷素亦飲酒茹葷僧也予游四明時與僧公朗交甚密詩多警警亦終日陶陶然醉屠緯真諸公亦不責之持戒總之未能見性即左持酒杯右持蟹螯何害耶

石羊松石

黄初平叱石爲羊在金華洞金華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陸龜蒙詩云萬古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指東陽松化石也石化羊松化石皆在金華亦一異也

蘭眼鶯唇

蘭眼擡露斜鶯唇映花老陸龜蒙子夜歌中語

阿瞞宮郎君虎

唐玄宗稱阿瞞按唐語林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謔為上客杜氏通典亦云上禁中嘗自稱阿瞞乾符歲僖宗幸蜀羅隱詩云再為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唐德宗小名宮耶宋高宗小字君虎

鷓鴣杜鵑

唐鄭谷作鷓鴣詩得名宋建炎中諫議大夫鄭瑴作杜鵑詩諭百官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稱鄭杜鵑

楊大年

宋楊大年數歲不能言偶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即能語吟詩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然李白峰頂寺詩曰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大年數歲能吟豈前生夙根耶

張三影

張子野號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浮萍斷處見山影也後山詩話又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若然則五影矣

江郎石

江郎三片石相傳有江氏兄弟三人登之化為石宋王禹偁詩云三茅遺蹟在金陵又見江家有弟兄謝朓門前春色好一時分付與客看余觀江郎之石高數十仞非人所化必矣然郡國志亦云江氏兄弟所化歲漸長此尤不根也

橘虫化蝶

蝶之翅文者牝翅純者牡也多橘虫所化范成大詩云周遭如蚕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然蛻作尋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鴨脚子

鴨脚子即銀杏也歐陽永叔和梅聖俞詩云鵞毛贈千里所以重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云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

銀杏貴中州此果北地不能種今人又呼爲白菓其葉頗似鴨脚又鮑照賦聞葵已有鴨脚二字

朱陳村

朱陳村詩見白樂天詩按徐州志亦不詳所在東坡題朱陳嫁娶圖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户買崔盧又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二詩切中時

弊予喜誦之

儲祥宮碑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故東坡自作詩云淮西事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蓋自況也題云不知何人作得于沿流館中蓋避禍而諱之也以韓蘇重名尚遭此厄毋怪今之文人不售于俗眼也

元暉印章

米元章嘗得古印元暉二字後字其子曰元暉黄山谷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父子俱用元字本此

劉鐵笛

武夷五曲舊有鐵笛亭舊志云宋胡寅與劉衡遊此劉善吹鐵笛胡贈之詩云更煩横鐵笛吹與衆仙聽劉沒亭廢朱文公一日與客尋其故

址俄有笛聲發于林外文公驚異因復作亭以鐵笛名之萬曆初吾郡陳司馬于五曲築雲窩凡亭榭皆以雲名更鐵笛之名遲雲泊然無味矣

棊

宋魏寉山贈奕者云少年不識棊但見剝剝琢琢吏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刧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腷腷膊膊還如棊亦有告予者縮巔伏見元有期七年五溪讀書暇時把二字相

悦怡久之劃然悟是間有數人不知三百六十一碁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與碁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客歸後不復思此詩引易以悟碁者也人能精易數不患碁之不擅國手

潘紫岩

癸辛雜識云閩人潘廷堅初名翁殺以前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改名牻殿試第三人牻號紫岩豪宕不羈且醉騎黃犢歌離騷于市人以為仙嘗與社友飲梅花下皆白衣既而俱脫衣飲酒酣客散衣間各潑墨大書一詩矣又同社置酒瀑泉庭堅脫巾裸立流泉之衝且唱濯纓之章衆羅拜以為不可及然寒氣已深入經絡歸即卧病而殂庭堅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六歲時有詩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郡志列庭堅于風槩似未盡其生平豪舉耳

洞中紅荔枝

烏石山有宿猿洞嘗有老翁畜一猿每夜探宿洞中唐季大發城垣因此湮於城外宋熙寧中湛郎中俞棄官歸隱于此程大卿師孟篆書宿猿洞三字於石徑尺許洞前舊有荔枝樹極佳名曰洞中紅古靈陳襄贈湛俞詩云此去蓬萊峰頂月夢魂應到荔枝圍羅源林迥詩云荔枝影裏安吟榻菡萏香中繫釣舟 國朝廢為叢塚荔樹已無存矣謝肇淛有詩云湛侯當年拂衣歸卜築喜就城南隈菡萏香風垂釣裏荔枝實影對僧牕予亦有詩云怪石高於雉堞傍昔人曾此卜幽栖白楊滿地髑髏出蒼蘚上崖名苔迷夜雨徒聞山鬼哭秋風不見野猿啼荔枝樹死洞門塞行到此中生慘悽壁上諸名公題刻具存無人修復良可慨也

瘞筆

隋智永禪師王右軍七世孫臨書三十年取退筆頭瘞之號退筆塚會稽山五雲顯聖寺後有右軍筆倉今為智井清異錄載趙光逢薄遊襄

渼濯足溪上見一方碑類碑題云髡友退鋒郎
功成鬓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獻
孤貞節立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宋徽宗畫

宋徽宗繪畫題咏者多含譏刺元成廷珪題白
頭翁圖云拖子紅時人正愁故宮衰草不勝秋
西風吹落青城月啼得山禽也白頭　國初高
季迪題畫眉百合圖云百合無殘六合塵汴京
啼鳥怨無人不知風塵龍沙地還有圖中此樣

春又題宣和畫云御翰親題賞畫工踈枝野鳥
怨秋風不知回首宣和殿物色淒涼與畫同張
來儀題桂枝圖云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濃淡
月中花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汪
廣洋題雙鴛圖蘆葉青青水滿塘交鴛眠臥落
花香不因羌管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得來
復題白鷴圖黃沙風急蒺藜秋回首中原淚暗
流淚聽當時靈鵲語誰知舊喜是新愁釋宗泐
題小鵲圖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回首幾含

情已無過雁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又雪江
獨棹云艮岳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袞龍衣淒
涼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周伯方題雙
雁圖江南簾幙重重雨艮岳河山處處花兩地
舊巢傾覆盡西風萬里入誰家張璨題墨蘭云
御苑林禽寫楚蘭披圖却憶政宣間分明一種
湘累怨萬里青城似武關夏忠靖題墨竹寶殿
無心論治安碧窗看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
灑爭耐金人不愛看又無名氏題石榴云金風

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
少南枝有子殿秋光王元美題馬圖云天閑萬
馬盡權奇寫出丹青意自悲長白山頭三萬匹
可憐龍種一雄嘶康與之題花鳥云玉輦宸遊
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
在蒼梧夕照中項忠題鶺鴒圖云五國城邊掩
淚時汴梁宮闕了無遺爭如鶺鴒知春意猶占
東風第一枝楊稱題草書云艮岳風清玉几涼
開將心事學鍾王當時肯草平胡詔不使金人

到大梁呂園題鵓鴿圖御墨淋漓玉數枚畫圖
瀟灑使人悲春風鵓鴿渡江景不似龍沙夜雪
時余題秋江獨釣圖鏡水無波釣艇閑人間治
亂豈相關金風忽動黃沙暗不見中原萬歲山
又題墨蘭圖嫩蕊疎花寫澤蘭宣和御墨半凋
殘國香莫道蕭條甚北地風霜不耐寒

留夢炎趙孟頫

留夢炎失身降元有珫科名元世祖問葉李留
夢炎優劣于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

人重厚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
炎爲宋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
依阿取容李乃布衣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
汝以夢炎父友可賦詩譏之孟頫云狀元曾受
宋家恩國破臣強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
將忠直報皇元吁世祖夷狄猶薄夢炎之不忠
乃孟頫猶深許之反夷狄之不若矣

何潛齋譏留夢炎

宋末狀元留夢炎衢州人失身事元遺臭千載
時夢炎北歸就養其子於嚴陵判廳何潛齋孟
林寄之詩曰昆明灰刼化塵淄夢裏功名一黍
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
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
青衫留得累遺屍不知當時夢炎得此詩作何
媿謝

夏貴

淮西閫帥夏貴以至元丙子附大元授中書左
丞至巳卯薨有弔以詩曰自古誰不死惜公遲

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元學士古田張
以寧以洪武二年徵爲原官四年卒與夏貴略
相似

松雪題畫

嘗於故家見趙松雪畫一幅子昂題云昨自杭
回道經茅山之西野時夕陽也松如傅盖水若
鳴琴青山萬重白雲千頃山下有乘駿馬者出
沒於其間乃天然一圖畫心有所得以目疾未
愈不能舉筆因命子雍代之雲白山青幾萬重

溪邊游子馬如龍眼前有景書不盡歸去鷗波
命阿維至大四年五月既望識於鷗波亭

高宗書畫

國初王澤題宋高宗所書杜詩云江頭宮殿日
遲遲朝退千官黙坐時恭書龍沙無雁度素縑
只寫少陵詩高壁云萬里龍沙信不通江頭虛
繇上皇宮中興謀略無心定較得臨池筆法工
吾鄉陳參藩全之題高宗鶺鴒云隴山鸚鵡說
還鄉中使傳宣出禁墻漠北有人歸不得思鄉

愁比隴山長予題敗荷鶺鴒圖云游宴湖山啓
御園紹興粉本至今存弟兄急難龍沙北不獨
悲鳴痛在原

松雪畫馬

趙子昂畫馬近代題詠多含貶辭 國初楊文
貞士奇云天閑第一渥洼姿卓犖騰驤肯受羈
何不翻然絕牽鞚踏雲追電看神奇黃方伯澤
云黑髮王孫舊宋人汴京回首已成塵傷心忍
見胡兒馬何事臨池又寫真李文正東陽云宋
家龍種隋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
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沈處士周云隅目晶熒
耳竹批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
看胡兒買去騎又無名氏云塞馬肥時苜蓿枯
奚官早已著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
寫的盧釋古淵題山水云雪後湖痕上釣磯江
南天水一絲微萋萋芳艸迷禾黍何事王孫尚
不歸予有詩云宋室王孫粉墨工銀鞍金勒貌
花驄天閑十二真龍種空自驕嘶向北風

王道士梧竹圖

楊文貞士奇官春坊日從沈與求王道士梧竹
圖不與後李時勉掌學士印沈遂贈之後文貞
與李對奕文貞奕勝遂捲而去自是李見輒有
不舍之意文貞題一絕識之云永別錫山王道
士空餘翰墨亂人心黃金若縮封侯印曹霸王
維聚若林

楊世昌

東坡游赤壁時有綿竹道士楊世昌同遊赤壁

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即世昌也吳匏菴詩云西
飛孤隺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
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此一證也

少年致政

吳郡楊循吉字君謙登成化甲辰進士爲禮部
主事初授官即致仕歸讀書支硎山南華𡶶沈
石田賦詩以美之云到手功名賦子虛深山長
谷覓安居讀書已足功名事更讀人間未讀書
都門祖餞百花飛多見龍鍾賦式微較取柳條

千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

春陰詩

憲宗朝金陵王給諫欽佩舉進士獨居逆旅有
歌而過者有朝來睡起氣花行香霧襲衣寒氣
重之句後闈試春陰詩遂用之相國李公東陽
謂非世人語遂改庶吉士官終太僕少卿此與
錢起湘靈鼓瑟事同第欽佩不得全篇可惜也

交州木山海南木石

先輩許黃門天錫正德中奉使安南於僧寮中
得枯木一片狀若山峯黃門厚賂主僧携歸閩
中自刻詩云萬年木精化青牛瘦骨不朽沈江
洲江洲水急魚龍湫神物始出隨廻流玲瓏峯
律誰能鍥山僧得之溪峒酋蠻荒僻遠罷貢鑿
木爾翦斲誰然尤洞江先生好事者邂逅願脫
千金裘古今琴材出㸑下援爾幸免爲人櫪風
厓雨苔借我老無復夢想仍升丘歲久流落士
夫家已百年不知寶惜棄之泥滓予友高景倩
博物好古見而賞識遂乞以歸洗刷塵垢置之

齋中名其齋木山同社俱有詩紀其事然竟不
知何木也黃云金陵姚允初觀察海南得一石
如木有枝云出之海中余曾見之

戒酒詩

嘉靖初建州士人陳安性嗜酒落魄不羈好吟
咏嘗作戒酒詩云門前冷落故人疎日日銜杯
世事無寄語東風林下鳥春來切莫喚提壺

陸文定

華亭陸文定公年九十時拔衲衣二襲付慧日

院手書偈于衲表云解組歸來萬事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為乞緣又自題其像留寺作供云豈有文章聖集賢也無勲業到凌烟只應盡作老居士留與香山結淨緣

范青衣

龍田游宗譔有青衣范生能彈琴吹簫亦學為詩王弇州謂之詩云瑤琴罷鼓紫簫來手草新詩阿濫堆除却數行僮約外還應事事勝方回

僧道乞詩

有俗僧欲游錢湖以卷子遍求諸貴人贈詩可厭曹能始題一絕云性內本無文字障緇耶山水亦支離我曾一宿錢湖寺峰頂禪師不要詩偶憶王弇州公曾有樓道人以詩卷索題皆輸花諸名公弇州云囊裡牛腰詩卷麤他年宜汝重還無何如負笈先生好只挾真形五岳圖風旨暗合俱足解頤李白詩云畫禿千兔筆書裁萬牛腰牛腰二字本此

十歲詩

錢唐田稚衡學憲汝成子也十歲從父泛舟采石賦詩云白玉樓成招太白青山相對憶青蓮寥寥采石江頭月曾照仙人宮錦船後竟以廣文老大之生才不畀大用誠不可知

下榻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惟蕃能致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蕃兩設榻今人多用徐孺子事而鮮及周也吾鄉前輩王郡丞鏞咏璆詩云南州只說徐高士能使陳蕃下榻牀北海更憐周隱者不將懸榻使人知

玄虛子

政和徐貞一號玄虛子能詩嘗過仙霞關關吏詰其異服執之貞一瞪目不答吏繫之郵亭迨夜給守者出袖中出大筆書二絕于壁云一劍凌空海色秋玉皇賜宴紫虛樓醉來跨鶴須彌頂指點培塿見十洲碧殿歌傳阿濫堆玉笙吹

徵海桃開仰天一嘯江風發笑挾白雲歸去來乘夜遁去長起盛傳仙人至閣走看墨蹟不絕于道

枇杷

吳中友人嘗言莫雲卿笑同時用琵琶作枇杷詩云枇杷不是這枇杷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然枇杷作琵琶見劉熙釋名亦可通用雲卿未之攷耳

靈雞塚

臨安徑山有靈雞塚唐一欽禪師說法雞時時佇聽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死黃貞父有詩云一靈通妙微萬類等佛種累累生人頭何如死雞壠

詩讖

賦詩不祥人以為讖驗之良然予友林子真少年有雋才甲辰暮春晦日諸同社集王永啓塔影園作送春詩子真有句云花為離愁魂易斷柳當別淚眼難開衆許為工不久逝矣

南武皇帝受法籙 選郎下使女子學 三百教子法中號 稱國子來

詞品十條

經語小詞

辛稼軒多作詞調賦稼軒集經語踏莎行云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衙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栖栖者

鄭松窗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號松窗使虜回有燕谷剖聞二卷紀虜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閒與此最佳麗情云合是一釵雙燕却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咏蝴蝶

元王和卿與關漢卿俱以北調相尚偶見大蝴蝶飛過和卿賦云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座名園一采箇空誰道風流種號殺尋芳的

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搀過橋東漢卿遂罷
咏然和卿此詞妙處在結語然宋謝無逸蝴蝶
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時有
謝蝴蝶之稱和卿蓋襲其意耳

宣廟詞曲

宣宗皇帝御製寄生草云寄閑娩三春景稱清
和四月天綠楊烟罩絨絲線彩蓮木映紅妝面
翠芭蕉風颭青羅扇林塘盡日好留連池塘長
夏宜消遣有馥郁荷香度春微落野色連幾行

鷺印平沙遠一群魚躍清波淺數聲樵唱西山
遠茸茸芳草紫騮嘶陰陰喬木黃鸝囀宣德六
年四月御便殿召錦衣都指揮林觀對奕奕畢
書以賜之觀吾閩邑人其家至今寶藏焉

朱竹

朱竹古無所本起于 國初宋仲溫有一卷不
知何人筆高季迪題水龍吟云淇園丹鳳飛來
幾時留得參差影鸞聲吹斷彩雲忽墮碧雲猶
隔想是湘靈淚彈多處血痕都積看蕭疎瘦影

[illegible]中士大夫家有好竹筆墨見[illegible]道竹大[illegible]入西拼諸[illegible]不顧而去[illegible]今栽竹已何可一日無此君

陽旋欲動應是落花怨結莫道清商也俗再相
逢子猷還惜此君木老歲寒猶有少年顏色詎
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細看來不是天工
却是那春風筆此卷為番為王太史家物伯兄惟
和收得之珍若重寶自題其後云根如頳虬鬚
葉如丹鳳尾有時截作釣魚竿珊瑚亂拂桃花
水有時擕杖化為龍白日青天赤霧起能將紅
雨灑蒼烟疑在朱明發洞天須臾逢節節生形管
只向松間滴露妍伯兄卒卷售他人

六如小詞

唐伯虎黃鶯兒云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
青苔滿院朱門閉燈昏翠幃愁攅黛眉蓄蓄孤
影汪汪淚指芳卉春愁幾許綠草遍天涯又云
細雨濕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
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夜夢魂飛
雲山萬里不辨路東西情致不減金元諸作者

咏酒

吾郡林都憲廷玉咏酒詞云朱明王原掌奇門

印麵將軍會擺迷魂陣水白郎孤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成李白發青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誠諧成調可喜也公善辭章書名山勝處多存手蹟有詩集行世

枝山小調

祝枝山常有幽期賦皂羅袍云為想鸞交鳳友趁殘燈淡月悄悄綢繆一團嬌羞忒風流驚怯樫過佳時候鴛情燕情春光怎留辭嫌蝶妒空撓悶憂恩情不比相思久

滿江紅詞

漠漠輕寒正梅子弄黃時節最惱是欲晴還又雨寒又熱燕子梨花都過也小樓無那傷春別一片片榆錢莢一點點楊花雪傍闌干欲語更沉吟終難說池面盈盈深淺水柳梢淡淡黃昏月是誰人吹徹玉參差情悽切右文衡山先生作也清絕宛媚何減宋人擅場者

燕子不來香

高郵王磐作野菜譜并綴以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也嘉禾周履靖作菊花詩亦效西樓而起編中詠燕子不來香云新蒲正短舊壘猶空繡箔珠簾面面風粘天芳草碧玉茸茸趁泥喃聲杳曉摘芳叢昭陽殿裏嫣綠嬌紅無奈香消一盼中清婉可詠

文訂　冊十四則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引孔子事數十則言必稱孔子讀其書不類其人

治安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近閱田子藝留青日札云新書內剖布一篇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何是全文割耳歷漢至今唯子藝認出真誼之忠臣也

蔡邕五弄

琴書云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東曲常有仙人遊曰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曰淥水中曲鬼谷所居

日幽居北曲高岩役鳥所集感物愁坐日坐愁
西曲灌木吟秋曰愁思三年而成示馬融甚異
之後世作者徒因題命辭無復本意矣

笑林

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宋
秘閣中有古笑林十篇

難碑

蔡邕總角日以雞卵汁溲白芝作鄭玄碑又自
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歲丁用將云學懸鼠

撰智之難碑

張融海賦

張融海賦浮海至交州所作也文詞詭激顧凱
之曰此賦實超玄虛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
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全篇載南齊書本傳楊用修博極群書謂載籍
不見其全亦千慮一失也融為文數十卷自叙
其集名玉海褚淵問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
海崇上善宋王伯厚玉海襲其名耳

甘石星經會要述

余家傳藏甘石星經乃陶隱居重訂者今新安
程榮梓漢魏叢書中一卷此余家十才二三且
缺首篇分野説及五星行例署云漢甘公石申
著按晉志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程
不深考而妄署之急於射利故耳此書盛行天
下恐非以傳訛也予於業刻山居雜志中會要
述一卷乃閩中袁達著達字德修程則署云袁
達德著如此之類甚多若難之後世誰能辨其

姓名乎書之以貽博雅者訂正

刀劍録唐詩金石録淳化帖

陶弘景作刀劍録不載莫邪干將殷璠姚合元
結高仲武芮挺章選唐詩不收李白杜甫歐陽
修作金石録不採衞夫人淳化諸帖不選蘭亭
序俱不可曉者

王勮敘給

人但知王勃賦滕王閣之敍贍而不知王勮之
草冊文尤難也天壽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

百日冊命有司忘載冊文百僚在列相顧失色勑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擧朝嘆服

薛書記

唐摭言云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曰犬離主筆離手等作今諸女史皆編入薛濤集內何附會之甚耶以薛書記認作薛校書以元載認作元微之泥濤蜀人非浙東事可附會彤管遺編詩女史青泥蓮花記及蜀本薛濤詩皆載十離詩故表而出之

序曹子建集

龍城錄云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其文集寤後曹集分為十卷序而傳之今世傳本並無韓序而作序者亦未言及夢中事

送窮乞巧

昌黎揖五鬼而送窮不免垂頭喪氣柳州拜天孫而乞巧終難諂貌淫辭信夫文章最能窮人拙宦與容于世

革華

洪景盧謂革華傳非韓子之筆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託以為東坡大可笑也今世傳本韓集不收革華而蘇集盡收羅文諸傳洪公去蘇未遠尚必知其詳而斥偽也按宋陳善捫蝨新話言葉嘉傳乃陳表民作表民名元規羅源人與蔡同邑

平淮西碑

野客叢書謂唐史與三說皆云退之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于帝謂愈文不實詔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縛殺之卒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勑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傾欹再三吏執之孝忠云云上因得平淮西本末命翰學士更為之截讀李商隱淮西碑詩又非關

老卒推仆乃爲當時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曳倒之別刻文昌之作也又考韻語陽秋謂碑成李愬之子謂沒父之功訴于憲宗使文昌別作此與拾閒而寳康錄何異哉詒論不同竟不知易者何意余取二文反覆誦讀段文才學充實援古證今六朝體格非淺學能辨韓文古健簡約難入時眼憲宗當時易韓爲段自有深意全于姚鉉選粹亦錄段而棄韓宋人宗韓遂大貶段作是爲韓公盛名所揜耳李商隱詩亦只述韓文可惜未嘗見段作使人知韓文之足重也敢作迂評爲臨淄罪臣

平夏平蜀

唐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綏楊惠琳伏誅十月劍南劉闢伏誅韓退之平淮西碑文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誤也新唐書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臨文不諱忌

退之送楊巨源歸鄉序末云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譜似不祥可見古人臨文無所避諱若用之今時則群噪而棄之矣

昌黎闢佛

昌黎諫佛骨并吊武侍御書佛文世謂昌黎闢佛也今其集中有送惠師送靈師送文暢師送無本師聽穎師彈琴送僧澄觀別盈上人和歸工部赴僧約廣宣上人頻見過題秀禪師房送浮屠文暢序送高閑上人序與大顛師書往往見諸篇什何耶

李賀文

東觀餘論云李藩嘗輯李賀詩歌所得甚富聞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因示之其人甚喜且請借閱久之不還李公屢索乃曰素惡賀傲嘗思報之遺文巳投溷中久矣予按杜牧作賀詩序曰集賢學士沈子明授賀詩歌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今集中詩歌巳稱其數則賀之作但在未嘗爲表兄投之溷中也然表兄未嘗言及詩歌今賀文無片語之傳想皆在溷中耳蓋賀

非不能文者天上玉樓成召賀爲記必生于文
章尤奇也

唐閩遷新社記

唐濮陽宁撰新社記卽社稷壇也其文甚古雅歐陽公作集古錄時此碑尚在而今亾矣福州爲石有李陽冰篆書今猶存其墨本歐公又未之見

摭言

稗海摭言一卷此書有十五卷此僅什一掇拾類書而爲之者王定保作保定誤定保光化初進士

沈崧遺文

唐乾寧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父子拜相與羅隱契厚崧爲文皆寫徐庾隱墓志崧筆也駢麗詳正末作兩銘一志兩銘此爲僅見崧集不傳余所見者但此篇耳志云隱曾祖羅仙字童知仕福清縣令福州志失載

千佛贊

宋理宗御製千佛贊云二佛不二千佛奚别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村深雪

續博物志

張華著博物志而有續博物志者宋李石也近年會稽商氏所梓稗海編爲唐人李石著誤也志中言太平興國陳摶林逋魏野及研譜遯齋閑覽諸書則宋人無疑矣焦太史國史經籍志亦編作唐人皆誤然書未有門人廸功郎黃公奉跋廸功郎宋秩也唐無此秩此又一證唐李石河中人官至宰執

木經

宋初有都料匠預浩著木經三卷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此經今軼不傳近代諸秇術皆有著撰獨此技缺焉

省心錄

世傳林和靖省心錄朱子語錄第四十卷云是沈道原作非和靖也宋景濂文集嘗引之爲證

天順正德間刻本俱沿襲郭靖來之深致近日陳眉公續秘笈亦作和靖著道原之名幾晦矣朱子聞之於前景濂辯之于後畢竟傳訛奈之何哉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東坡書於滁州泉洌而酒香改作酒洌泉香水落而石出改作水清石出大有點綴之妙

山家清供

世傳山家清供二卷宋林洪著按本集溫陵鶴黃豆生末云僕遊江淮二十秋每因以起松楸之念將賦歸以償此一大願則洪溫陵人也又按撥霞供云向遊武夷六曲訪止止師止止師者白玉蟾也則洪與玉蟾同時人今泉州郡志逸洪之名似大闕典

仲休記右軍書

上虞縣西四十里舊有舍珠院開僧從契開山也宋沙門仲休作記文甚典而沙門有文集右軍書刻之石鮮有摘者

東坡硯銘

東坡作硯銘二十九而古文品外錄載一銘甚佳集中所無也銘云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爲公覓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軾

赤壁

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郎婦孺亦知之然一篇大旨譏以黃州赤鼻山認爲周瑜破曹操處後人不甚指摘之寔爲盛名所怵耳若今人有此紕繆得無群起唾之乎事不在盤古地不在荒外信筆而書不暇考覈安足傳信耶

暹老

福州西禪寺暹禪師有語錄一卷黃㮣貞爲之序暹老初寄瓶鉢于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長于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

漳州蘭譜

宋龍溪王貴學著王氏蘭譜趙時庚著金漳蘭譜皆紹定淳祐時人所紀藝蘭之法與閩種品目之奇亦岩谷中清士也漳州郡志逸其名即漳州縉紳學士亦不知有此人予近出二書以質鄭瓚思張綸和二孝廉亟將梓板以傳是知古人著作湮沒不稱者多矣微予識其微二孝廉闡其幽不將與草木俱腐耶

著書

宋季著書之富無逾王伯厚計其生平述作七百二十餘卷即鄭漁仲不是過也漁仲位不顯伯厚仕至禮部尚書在官日多尤所難耳

忍卦

忍（刅上心下）元亨初吝終吉悔亡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亦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利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亦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忿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於胯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戒也形而爲鬬自求禍也右吳草廬先生作

悔過銘

穆公悔過爰作秦誓武帝悔過棄輪臺地悔不可有亦不可無不可無也其可長歟悔雖可有然不可再是以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既悔而復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岌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思昔顏子過而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如得一善拳拳服膺終如差失便不更然歉於已者不再萌焉思昔太甲度以欲敗其後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反躬引罪卒爲賢君克終厥德推所從來一悔之力悔心

之生良心之萌乘此憤悱有大發啓當悔之餘惟新是圖朝雖爲蹠暮可爲虞當悔之時不圖改之是乃自棄小人之歸吳草廬作

戒石銘

戒石銘相傳蜀孟昶時作也其文不止四句宋朝但取四句而已元浙江廉訪使徐琰改銘曰天有明鑒國有公法爾畏爾謹以肅刑罰

簡澹齋約

黃州劉秉鑰長史簡澹齋約云予也避世却不

避人惟簡惟澹時俗毋拘不迎客來不送客去一揖而止不嫌爲倨坐不展席茗煮香焚兩般清福與客平分酒則不飯飯則不酒一菜一肉從其時有招未必赴不招自臻無拔送客無受殘賓戒語市朝戒談閨閫問辯商證名理是親如此行徑野性固然喜者入社厭者任焉

表文觸忌

閩人林伯璟字懷之洪武初任福州府學訓導爲按察司撰賀聖節表內用體乾法坤一句又爲福州中衛撰謝賜冬服表用藻飾太平一句被誅以法坤與髮髡聲相似藻飾與早失相似也伯璟有友漁樵者集郡志不[illegible]皇明傳信錄

倪朴自叙

陸儼山常云浦江倪布衣朴著書自叙曰今之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今時著書者亦多求其披閱全終卷者幾何人哉

桑悅硯銘

桑民懌硯銘云孔淵源洙泗之澤不歸于朱則歸于墨

田子秇磬銘

錢唐田子秇泗濱浮磬贊曰泗濱之植玄玉之英琢而爲磬曰浮其名瑩然浮磬既輕且清禹貢夷則之氣萬物之成白虎通乃球乃石擊拊戞鳴率舞者獸書同音惟笙詩響振百里顥項洗明拾遺記夏禹鑄鼎以宜夏情史記仲尼有心鄙哉硜

硜封疆之思君子聽聲（禮記）

悅生篇

仲長統樂志論極閒適之致羅景綸山靜日長備山林之樂偶讀田子藝悅生篇云人之有生田不必廣稼穡足以糊口宅不必美完樸足以栖身背小山面青溪左林而右圃妻有隱志婢則愚足供於內童僕蠢蠢足役于外耕且織自食其力及時輸公不問催科有無貿易免求于人出不必車馬足當徒往來有舟小而安遠

遊不過百里無貽家室憂眾書千金子孫肯習良辰佳節好花能開數命酒有勿使蹉跎而或悔心朋時來不乏雞黍不豐不嗇不孤嘯歌眠起自如屏棄束修無爲理法所苦不服藥不求神仙尚不知有此身無論名利日度一日任其年之所之此外非所知也

警世格言

朱門一夕之宴白屋千日之粮徵聲色則坐揮百萬助貧乏則愛惜錙銖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此俗諺真警世之格言也

季漢書

新安友人謝少連作季漢書自足千古然國初廬陵貢士蕭常有續漢書起昭烈至少帝爲紀魏吳皆爲載記而擇其註之善者併書之至于少連併降魏爲傳又著五十八篇真良史才也

字正解　八則

佑維

佑祐右三字書爲佑易爲祐詩爲右惟唯維三

字書爲惟易爲唯詩爲維其義一也

鳩

今人欲集衆曰鳩鳩者糾也糾者合也桓公糾合諸侯晉書自符鳩舞符合也糾亦合也

鑽

漢書云商鞅挾三術以鑽今之言善宦者必曰鑽本此

亂錯

潘岳西征賦云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

揮霍郭璞傳惡韻然則錯不當讀爲措也

乙

韓文公讀鶡冠子乙者三滅者二十二注十有二字歐文忠詩譜後序云增滅圈乙圈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按史記東方朔上公車三千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准字

今制文移用准字即準也宋以來皆用準字自寇準爲相避其名準減十字至今不改

偰誤

偰謬誤也偰欺也今人通用即宋人詩文亦然

俗書誤

焦氏筆乘云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毀須字作湏不知湏乃音頮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美不知美即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即是既本字作夲不知夲乃音滔盼字作盻不知盻音系圖字作图不知图音鄙趨字作趍不知趍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爲燃岡之崗芻之蒭昏之婚女之汝射之榭與之歟回之廻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掃地矣予見年來以意作俗字尤多如婿本從女今改從士姪亦從女今改從侄相沿傳寫即士大夫亦傚効之殊可笑也

攬序

王右軍祖名覽蘭亭序作攬者避諱也東坡祖名序凡爲人序文皆作敘今人不察一槩學之誤也

飲器

史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韓子云智伯死三國分其首以爲杯杯飲器也或以飲器爲溺器非

赤字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

家赤貧是也今人言不着衣曰赤條條赤字本
此
奇字
漢書云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
時有好事者載酒從遊則載酒學奇字奇字乃
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
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奇字非奇僻之
字也明矣
湩
乳汁爲湩列子乳湩有餘湖本從漢書乳爲生
湩史記匈奴湩酪之美音種

龍鍾
今人謂年老曰龍鍾按裴度曰見我龍鍾故相
戲耳時裴尚少也然則龍鍾不專指老人而言
唐詩云雙袖龍鍾淚不乾
齠齔
男八月而齠齒女七月而齔齒見韓詩外傳齠
齔並用非也

伯孟
禮緯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自有分別
鮐背
鮐河豚也其背皮黃黧老人皮膚索澤不寒
而栗故似之
厘毫絲忽
厘毫絲忽者獸之毛言輕也絲者蠶之所出
比毫尤輕矣忽蜘蛛網也較之絲尤微而細故
取以爲數

事解廿二則
陶唐丹朱
鄴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尚
書逸篇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曰
丹朱
醫王
釋迦佛能醫一切衆生苦惱名大醫王
碑陰姓名
漢孔宙碑陰載門生故吏姓名楊用修云漢儒

開門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古稱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治則曰義士義民皆讀漢碑者所當知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路則豎小石碑鐫曰石敢當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衛有石蜡石買石惡鄭有石癸石楚石制皆為石

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姓源珠璣曰五代劉智遠為晉祖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遇于衛州智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鐵鎚侍晉祖與愍帝議事智遠擁入石敢當格鬪死智遠盡殺帝左右因此傳國璽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凡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或贈以詩曰甲冑當年一武臣鎮安天下護居民捍衝道路三叉口埋沒泥塗百戰身

缺見上

銅柱承陪閉紫褒玉[illegible]英雄來往休相問見盡英雄來往人一二說大不相侔亦日用而不察者也

串眉

美女畫眉須痕成串梁簡文詩云長顰串翠眉

屈奇

屈奇猶長也服之不中曰屈奇淮南子云聖人無屈奇之服

艾綬

漢時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名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後人名為艾綬

犢鼻褌

犢鼻褌注謂形似犢鼻非是按明堂圖人身膝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褌至犢鼻言其短也即甯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骭杜甫同谷歌短衣數挽不掩脛之意

稽首

周禮有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前代表文多

稱稽首頓首今人居喪投刺皆曰稽首則以稽首爲凶拜矣益周禮有凶拜拜而後稽顙是也若以稽首爲稽顙殊非禮也

返璧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飱寘璧焉晉公子重耳受飱返璧故事本此今人悞以爲藺相如事曰完璧曰歸趙非之甚矣

蒙恬筆

蒙恬秦時人古今傳爲造筆之始非也詩云彤

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自周時已有筆矣

哥窰

甆器有哥窰壽州有舜哥山此窰所出今賞鑒家辯哥窰謂其兄所製悞矣

朱提

漢犍爲郡有朱提山出銀銅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然今之銀直與古大異而朱提山不聞有銅矣今人尺牘往往以銀爲朱提譬若以玉爲崑岡珠爲合

浦乎

五夜

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出漢舊儀省中黃門持五夜

天祿

天祿獸名漢時有獲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宮

上古居室皆曰宮不分天子庶人禮記云父子

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孟子云宮室之美自秦漢以後則以天子所居爲宮矣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赤色故稱紫塞

賜有詭

戰國策秦伐魏取賜有詭地名也華不注齊無[illegible]閒山名也

風馬牛 左氏傳僖公四年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曰風馬牛不相及

草堂

杜子美居浣花草堂李太白懷故鄉以草堂名集草堂在成都周顒昔經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懷乃于鍾山立草堂寺今人槩以草堂名屋何耶

不睡龍

錢鏐作警枕名不睡龍取蔡邕警枕銘應龍蟄蟄之訓

食魚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故馮驩歌彈鋏歸來兮食無魚也

徐氏筆精卷之七

晉安徐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溫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文事 載籍 碑版 書 書學 六十一則

孟子

孟子門人見於書者十七人皆配享他無考

帝王好書

歷代帝王皆好典籍秦火爲萬古罪人無論已漢興除挾書律廣開獻書之路景帝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校定光武入洛書二千餘輛後于東觀廣集新書命班固等讎校明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訂群籍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隋文帝遣使四方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帝觀文殿構甲乙丙丁書目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天

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繕寫藏内庫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以千錢購書一卷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者授以官衔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周世宗鋭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宋太宗下詔購募亾書分置書府涉弼等並賜科名太宗搆崇文院以藏書籍分經史子集四庫仁宗詔中外士庶上館閣闕書每一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徽宗詔郡縣訪求秘書助教張顒進二百二十餘卷賜進士出身李東一百六十卷補迪功郎高宗南渡獻書有賞元世祖遣使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我 太祖定鼎之後極重儒臣詔纂國家切要之書 成祖詔脩 永樂大典一時儒臣畢集天下賢才聘辟無筭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各取一部送京以後則杳無求書之令矣國家事事可侔前代獨好文之主稍遜

藏書

海鹽姚叔祥有言今藏書家多秘惜爲戒不知傳布爲藏何者秘惜則細帙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劫傳布則亳楮間自有遞相傳之神理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説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則子孫爲門戶計而不敢傳閟奇核傳樂于我知人不知則實秘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猥瑣復補壞刊謬而點竄還疑一喙則慮借抄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不忍傳凡此四不傳者彼緣不知世變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災橫起流爛滅沒無論藏者且累著作姓名一併抹煞是藏有加于亡何必後來猶猶吾祖龍爲也

又

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退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窶數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善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失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

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搜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寬予藩籬也

楊文貞積書

楊文貞公士奇文籍志序云吾先世藏書數萬卷元季悉燬于兵吾早有志于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事鈔錄無以爲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蓄書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紀杪以之資庶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然以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于廢壞遂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糞瓦礫者矣是書之入不如守也凡書其志吾之所以得

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文貞公勳業名位冠于國初賜賚祿入積爲收書之費足見先輩雅尚

楊文貞母

楊文貞公士奇少孤貧十六歲出爲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畧二冊百錢不能得其母夫人畜一牝雞數歲命以易之世有此母安得不產此子

書城

宋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予友鄧武謝兆申好書盡罄家貲而買墳籍几坐一室四面皆書僅容一身宋世版本未盛恐李公未必如此之富予與謝君極稱與味交謝君藏蓄幾盈五六萬卷又多秘冊合入郡一州未有能勝之者不數古人書城書窟書倉書岩爲奇耳

保守書籍

世之蓄田產屋宇多者子孫稍賢必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衣食不匱也蓄尊罍彝鼎多者子

孫稍賢亦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耳目近玩也惟蓄書籍圖畫多者子孫雖賢未必保守不失何也非深知篤好者鮮不屑越也余見保産業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書籍者不過一二代耳然保之之法當較之田産屋宇尤加嚴密庶幾歷四五代也唐末吳人徐脩矩世守書籍萬卷皮日休常就借讀日休詩云保玆萬卷書守慎如羈紲陸龜蒙詩云吾聞徐氏子奕世皆才賢因之遺孫謀不在黃金錢若才賢不至爽世守

慎不如羈紲并所以論保守也

聚書十難

陳貞鉉曰聚書有十難學無淵源一難也家少赤書二難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難也乏慧鑒四難也隋唐以上書不多見五難也携帶跋涉易致觸損六難也檢曬之勞病于夏暍七難也近無善本授讐斯苦八難也家貧購書九難也尺時不閱便供蛀蟲十難也夫聚必有散物理之常念此十難嗜好彌篤余嘗言曰田宅易購善書難逢緣不相值奇秘終湮昔杜暹藏書每題跋尾曰請俸買來手自校讐及借人爲不孝言雖未大亦自痛切矣

觀書三益

陳貞鉉曰客來觀書病懶時頗厭其煩然有三益不可以厭煩而廢賤仕善忘經日輒忽獨對客搜尋之事雖隔年能記一益也覽所不及度牀便靈因客披搜二益也習懶成病偶因客至整書忘疲亦古人運甓之意三益也夫學求益

也一益尚可況三益乎

讀書樂

余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踰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皆吉哉言也

四觀

友人陳貞鉉曰室廬雖隘取足庇身況有架書

之所作廣厦觀薄田自供取足糊口況棄淡薄之訓作京坻觀擁書萬卷取足娛志況嗜奕摛之玩作極樂觀城居習惱取足鎮喧況躭禪寂之趣作清淨觀

借書

陳貞鉉曰古人衣裘與敝書不借人則疑于不廣非不廣也置書之勞不畢世不已借書之敝多致遺亡點汙則其掛懷不至於再置不已使書可再置抑又何嫌間或重帙善本抄籍集雨

非通都大邑不購非良緣奇遇不值非閱年積時不成偶欲披閱或方借而未還或已借而既失至于撫卷痛恨不如不借之為愈也客曰如是書終不借人乎居士曰書亦何可不借人也賢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書來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來借者或商疑難或稽異同或補遺闕或搜奇秘至則少坐供茶畢然後設几持帙恣所觀覽隨其抄謄請主客無相妨尋常供具不為添設絕不置酒恐緣酒而狼戾書帙夫如是或竟日或數日或十數日予俱不厭客亦無猜若欲以半部一函持借出門僕已具觴酹誓于大聖大賢之前斷斷不爾人各有願幸毋相強

贈遺得人

宋虞世和甫最愛黃庭堅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魯直國初王羽儀之最善揚士奇楊喜收書或數月不相見相見輒贈一書皆贈遺得人者也

秘書

蔡邕秘論衡于帳中或搜得之輒抱以去又家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何私一論衡而萬卷不之惜耶蓋搜得論衡者未必為邕意中人同宜珍秘而仲宣素有異才即捐數車之與不為傷惡要在得其當耳今世以書為羔雁連篇累牘贈送貴人貴人全不知惜嘗蠹飼鼠子者非邕受者非粲徒為典籍一厄與其為貴人所越寧秘帳中

異書

余嘗語曹能始云有異人其家必有異書常人之家必有常書俗人之家無書矣欲求異書先求異人不遇異人勿問異書

書不讐校

比齋書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未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余嘗披覽抄本之書十訛二三難以句讀令人燥熱又無處借書校對偶及邢事心神頓涼

兩脚書厨

永樂中毘陵陳濟善記書文廟謂爲兩脚書厨古人號書厨者有矣此云兩脚文皇亦善諧謔也

博物

史稱張華博物識劍識狸及著博物志信矣然左傳引叔向之言曰子産博物君子也又曰延陵季子閎覽博物君子也然子産孔子不以博物名惟張華爲著

讀書飲酒

謝少連云讀書須少年僻地靜夜早晨既堅之云飲酒須淡酒小杯細談久坐二君得讀書飲酒之趣可謂名言

痛飲讀離騷

離騷悲憤令人讀之不歡故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蓋醉而後讀始不爲鬱悒幽憂之氣所攫耳曹孟德云惟有杜康可以解憂正此意也

囊螢

隋煬帝宮中囊螢爲戲車胤無油囊螢讀書丁朱崖囊螢當火恐熱氣蒸人同一螢火而所用苦樂迥別

書畫碑版

陳眉公云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俗人手見古人廬墓碑版如見先壟問物豈容更落樵采不可護名言也

趙家書畫

趙文敏善書畫而妻管夫人子雍繇弟孟頫孫鳳麟甥王蒙皆以畫名于時惟繇以書名不聞能畫

吳興三絕

元季吳興為應科等與趙子昂字錢舜舉畫稱三絕

兎官秘藏

南部烟花錄得之兎官寺發閣王右軍告誓文眞蹟亦得之兎官寺賜物竹筒中何此寺之

多秘藏也豈支許輩所留耶

書法 以下書學

六一居士筆說云古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遂傳遠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工於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魯公書雖不佳後世見之必寶也又云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摹倣他人謂之奴書今人肉眼妄評某人書體肖某帖不論其人之賢否正蹈六一居士之譏耳嗚乎此但可與知者道也

古書古帖

養生家云目不瞽不瞎耳不挖不聾予嘗言古書古帖嘗語人云書不裝不蛀帖不裱不蝕邇來書板極善但一加外面不久生蟫藏書家須急去之勿惜也

八分書

予美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然此三人書皆不傳

扇書杜詩

宋高宗紹興元年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賜學士王綯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賜尚書胡直孺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賜舍人胡交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高宗之光寵儒臣如此

四十二章經

錢塘六和塔上刻四十二章經乃紹興中諸名臣分寫者沈該湯思退陳誠之陳康伯王綸賀

允中葉義問楊椿周麟之洪遵楊倓沈介趙令詪孫道夫王希亮黃祖舜張孝祥宋棐金安節董苹李洪錢端禮張宗元張運楊朴莫濛路彬張庭實周操葉謙亨胡沂陳俊卿鮑彪陳棠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倓沈樞韓彥直虞允文洪邁共四十一人皆以官爵序次字俱生硬無晉人筆法蓋此四十二人無二人以書名者也惟錢端禮虞允文差勝耳

僧善書

隋唐善書僧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懷素今墨本紛紛摹刻惟高閑罕傳

戲魚堂帖

宋劉次莊謫居臨江卜築蟹池東山自摹淳化帖十卷刻石置堂中時稱戲魚堂帖今在新淦縣東山寺前

寶晉齋

宋元章守無爲州州治東北建寶晉齋有法書碑刻立壁間因名

鄭回溪父子書學

宋乾道五年狀元鄭僑本永福人家與興化隣後寓莆中淳熙間使金不屈官至參知政事著書衡三篇號回溪善行草書其子寅官至樞密承旨著包蒙七卷號肯亭亦善書二公書名不顯著作無傳近見元人鄭杓所傳衍極專論字學多引述之而其論書亦博綜今古惜無全文耳

董山書史

宋鄭昂字尚明號董山祭酒鄭穆之孫也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十五卷今軼弗傳昂善書九仙山蓬萊峰盤石上有題名徑尺許古勁絕倫昂所書也

陳述古書

吾閩古靈先生陳述古書法在蔡君謨之右學柳誠懸酷肖也烏石山平遠臺鼓山臥龍山俱有題名鐫之石壁皆徑五寸鮮有知其妙者

寺額名書

衍極載元人陳旅題署書記畧中一段云閩中風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其外大父趙大遂指寺額曰是古題署法書也古時人人知有是法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者雖徵聘必書也紹興後無論能否官大郎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于今存者什之一耳米南宮黃太史非不爽朗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雄秀而題署李北海爲最云

古磚

杭吳山萬曆乙巳年里人建水神廟于上莫礎日豐草中的皪有光視之則古廢磚方二寸許上有安寧萬姓四字類蘇長公筆法今在廟中

中元大鵬年號

先輩陳中丞達嘗于荒莽得石盆其巨背刻中元庚申僧本嶽造八字按中元乃光武年號光武無庚申庚申乃明帝之永平三年也今不[illegible]尚有近余友林熙工搨地得古[illegible]二年大鵬年號無攷書之以質博雅若

古鏡

餘姚孫忠烈公初巡撫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

銅鼎

嘉靖初海鹽王澄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

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作銅鼎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高宗所賜檜之所受者澄鄙其事乃即家山作萬松樓祀岳武穆而以鼎奉焉黃云以秦鼎祀岳恐岳未必饗也

西園雅集 以下黃

宋駙馬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流當時李伯時寫爲圖今世遞相傳摹歲月既無所攷西園亦莫究何在然其人米元章有圖序甚詳國初黃文獻楊文敏林尚默各有攷據儒衣冠十四人

蘇東坡王晉卿張文潛蔡天啓李伯時蘇子由黃魯直陳無已李端叔晁無咎米元章王仲至劉巨濟秦少游也釋道各一人僧圓通道士陳碧虛也侍女二人晉卿家姬雲英春鶯也

唐文皇像

余嘗見閻立本寫文皇御容絹素僅尺許虬鬚鳳目神彩焕發傍署云臣閻立本寫今藏蒋中丞家

宋太祖像

先伯見舊有趙文敏寫太祖真像蹴毬圖系皮紙游絲金筆潤僅尺餘今在泉南丁司寇家

膠山絹海

古畫多用膠礬着絹唐宋名家皆然惟元倪瓚輩始喜寫生脫畫家蹊徑唐章孝標詠畫屏風云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秋唐炎皇公用膠礬此是一證

古碑 以下碑版

三代碑刻至今存于世者惟岣嶁禹碑與周石鼓文耳秦則李斯嶧碑僅二十九字漢蔡邕石經與孔廟中郎碑陳思王碑蜀有樊侯碑餘俱不可覓

曹娥碑

曹娥江在浙之上虞當時孫權據越不知孟德何因與楊脩至江浙讀其碑也殷芸小說云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見不能曉以問群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之乃禰正平便以離合解爲

絶妙好辭此說與諸書所載大異余謂孟德決無到曹江之理或是當時傳印邯鄲淳曹娥碑文而孟德與楊脩猜度之只見墨本非親摩碑石也禰衡之解又不知何據語林云操讀碑於汝南其爲墨本無疑

泰山碑刻

泰山秦碑李斯篆在秦觀東廡壁僅存數字唐摩崖碑隸字在岳神祠後爲苔蝕其半李白遊泰山詩六章篆刻方石豎會真宮東廡

無字碑

泰山頂有秦無字碑唐武后乾陵亦有無字碑蓋碑緣文而立立而無字誠不可曉

番君碑

饒州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厚七八寸文敏在京郡人欲乞其書碑重不可載乃鋸其碑面寸許載至京文敏書畢仍合竪之予至饒見其合縫宛然昔人之好事如此書法遒勁因搨數紙以歸

晝錦堂碑

姑蘇志云國初陳傳啟公治宅吳城闕地得蔡君謨所書晝錦堂石碑按晝錦堂在相州君謨所書碑字甚鉅何因得至蘇州歐陽文集中亦書碑事甚詳未聞有兩書者豈後人重君謨筆法重摹刻之如今之閶門翻刻法帖碑本之例決非宋碑也

武夷唐刻

武夷三十六峰題刻甚多而唐刻絕少舊傳幔亭峰下唐明皇遣使祀仙刻大唐天寶七載歲在戊子七月封名山大川登仕郎顏行之記共二十四字今不可覓或云石墜水中久矣

虎渡橋碑

漳州江東驛虎渡橋左有碑巍然是宋淳祐中狀元黃朴撰文併書字法全類柳誠懸石材完好惟篆首缺墜耳余以癸卯冬與曹能始觀賞各搨一通第鄉人不知重無有覆庇爲亭者惜哉

碑石

水經注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澠水閒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道山清話云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碑甓　國朝太祖登基金陵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唐歐陽詹集云九江有祖將軍廟碑顏真卿撰文并書後州吏有脩坏之勞求其末蹟刻磨舊文詹作文以弔之平淮西碑

先琢韓退之而刻段文昌宋郡守陳某又琢段
文更刻韓文一石遂遭兩厄湖州天聖寺趙孟
頫撰書錯盤龍碑記國初昇入郡治作太守去
思碑歐陽公金石錄所收古刻千卷今什不得
一二皆遭此數厄耳

黨籍碑重刻

元祐黨籍碑蔡京欲傳示後世使其子孫有餘
辱也弘治中吳興沈暐以其祖沈千名與涑水
伊川聯名喜其久而磨滅取搨本重刻于石今

世所傳碑皆沈氏刻子孫有餘榮矣

元程二守

元絳程師孟宋熙寧中先後守福州山剜石刻
多二公筆至今傳爲佳事佳話與除舉廢皆稱
二公二公俱吳郡人生平稱莫逆交故出守行
事亦大相類

丁刻字

趙承旨時鄱陽丁信可者善刻字凡承旨書極
喜信可鐫刻打搨他工不如也番君廟乾元寺
二碑承旨所書皆信可刻今信可子孫猶日搨
賣丁氏食此碑已七餘世矣他人不得搨也余
至鄱陽目擊之

柚皮打碑

桂海虞衡志云打碑用柚子皮蘸墨以代氈宜
墨而不損紙試之良然

長慶石

萬曆甲申吳興張稱通卜築玲瓏山得一石乃
唐長慶間陸羽故物高可尺許有孟郊題曰長

慶甲辰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鴻漸于法道古
尚未剝蝕稱通造軒貯之名友石軒好事者皆
爲題詠後贈謝在杭爲王百谷索去今爲王氏
家物

文人二十四則

游夏文學

聖門列四科惟以文學許游夏子夏於易則有
傳於詩則有序於禮則有儀禮喪服篇於春秋
則授之公羊高穀梁赤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

子夏與仲弓所撰定者許以文學夫何忝哉不知子游當時有何文學而舉論稱之也當是世遠而撰述不傳耳若非聖論并稱之後世孰知子游亦文學也哉

徐氏文人

古今文人之盛惟徐氏歷代不乏建安七子則有徐幹一代文宗則有徐陵河東三絕則有徐彥伯江南文士則有徐鉉徐鍇詩派法嗣則有徐俯晚宋四靈則有徐道暉徐致中國初四家

則有徐賁盛明四家則有徐禎卿中原七子則有徐中行此皆丁極盛之時而文士輩出名震霄壤者至于單詞片語流傳文苑不可勝紀矣

祖孫

王羲之七世孫曰僧智永謝靈運十世孫曰僧皎然書法詩學皆不愧祖風後世侈譚之不因沙門而薄其祖先也韓侂胄為韓魏公之裔時論為之嘆息豈紫衣宰相反不如緇衣髡徒乎信所重在彼而不在此也

江淹夢

史稱江淹夢張景陽寄錦取還文章日躓又謂夢郭景純索舊筆還爲詩才盡何二夢相似之甚然則淹之詩賦皆少作耶

沈約

獨異志云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噫此謗語也劉勰著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投之車中約取讀大重之肯陳諸几案倘萬箭攢心定不爾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本傳云武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而舊史甫本傳云甫登武床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然則武未嘗欲殺甫也武卒甫賦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甫之感武者至矣豈人有欲殺我者而反哀之耶必不

然矣

李杜子孫

盛唐詩人莫過李杜其子皆早夭至孫曾則泯然矣晚唐詩人莫過元白又皆無嗣惟韓退之子昶孫綰袞俱登進士蟬聯金紫天之報施誠不可知

李益

柳子厚爲其父作神道表碑陰載其先友六十七人凡天下善士舉集焉知名者僅二十人其

中能詩者李益一人而已唐以詩程士爲官者未必人人知詩也六十七人劣得一李益不亦難乎

賈島馬端臨嚴羽羅願

賈島詩歐淸淡奇峭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爲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洽卓絕古今嚴儀卿論詩理入三昧羅端良與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爲立傳并附名亦無之史臣之不公如此蓋冠蓋之華易登史冊布衣之傑難上石渠賈島官不過主簿貴與儀卿終身草萊端良位不甚顯故史臣特畧之然數公之名自有不朽信夫文士不因位顯亦不藉史傳也

文士好奇

唐劉蛻取生平所爲文千一百八十紙起塚以封之自作銘曰文乎文乎其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白居易寫生平所爲詩四部置諸四大藏經中與寺僧約曰不出院門不借官

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唐求詩成置之木瓢任流江中識者得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像設腹中至宋咸淳中里人醉仆其像腹稿始傳南齊褚澄著遺書十卷刻石納之墓中後群盗發墓得蕭廣父子釋義以傳古人藏文各剏獨見不相師襲元鼎脩鄱陽人有詩朋十人皆工詩賦恐罹兵燹失傳埏埴爲甓刻瘞山中名曰詩塚宋濂爲之銘蓋倣劉蛻也劉蛻文塚在今蜀梓州南二里興寧寺

庭前古栢數百株皆虬枝龍幹至今尚存

香山飲酒

白香山喜飲酒每飲必賦集中飲酒詩九百首令人無香山之詩況無麴蘖只可目爲酒囊非真能飲酒者也

樂天詩友

白香山詩與元微之倡和什有六七元白齊名微之爲樂天作詩序手自排纘成五十卷不可謂不密矣乃樂天作醉吟先生傳云與嵩山僧

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獨不及微之誠不可解

元微之

元白雖齊名而微之品格不逮樂天遠甚微之少通崔鶯鶯作會真記暴其事旣適籍又貪緣宦官得知制誥爲武儒衡部厭恬不知恥文人無行殆斯人與

温李

北夢瑣言云温廷筠舊名岐一名廷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今皆以李賀爲温李非也

誌銘兩手

明道間洛陽張堯夫卒尹洙作墓誌歐陽脩爲之銘誌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覯也

倖才

王荆公見劉季孫杖藜攜酒看芝山詩卽判監酒稅見盧秉但得有錢留客醉之句立薦于朝因登卿貳秦檜聞陸士規黃陵廟一絕傾倒如

平生若牢執不倖才反荆公秦檜之不若矣

進稽古錄表

司馬温公撰稽古錄成黃魯直爲作進表今黃集刻之司馬集刪之可見古人文字無所假借亦不掩爲巳有也

祭文 黃祭

宋張子部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其子洪适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

如子部不知省許多紙墨云云文以足言言以
足志如子部云云不幾于沒字碑乎豈可為訓
惟
武廟祭靳文僖云朕在東宮先生為
傳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
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彭乘鄭景望張世南

宋彭乘著墨客揮犀鄭景望著蒙齋筆談張世
南著游宦紀聞三公言閩事甚詳蓋曾官于閩
者郡志俱逸其名尚俟致其人而增之

黃華澹游

金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間舉進士官不
達寓彰德黃華山寺自號黃華老人善草書有
文集四十卷子曼慶亦能詩自號澹游善書竹
仕至行省郎中

句曲外史

元茅山道士張天雨自號句曲外史工書善詩
宋張九成之裔孫也

毓犁生

洪武初長樂鄭琳自號毓犁生讀書播耨不求
聞達同時與鄭定助教友善練子寧有毓犁生
賦張顯宗為之跋又有建安蘇伯厚張智等詩
文子萬奎為廣州教授郡志所不載

文人慳一第

國朝科目限人長才者或慳一第如文徵明王
寵文彭文嘉何良俊田藝蘅歐大任文章俱足
名世獨靳一舉竟以歲貢起家豈非命耶

郎田二先生

杭州近代博雅君子仁和郎瑛錢唐田藝蘅瑛
字仁寶號草橋少孤長為諸生尋謝去家故饒
一以購書所藏載籍古圖畫金石刻甚富而貲
日貧瑛無所顧獨斂大屋樹高庋列置數几危
坐諷誦辨異同所著有訂正孝經大學格物通
各一卷萃忠錄一卷青史衮鉞六十卷後昆斬
然俱軼弗傳傳者七修類稿耳藝蘅字子藝號
香宇性放曠不羈嗜酒任俠喜著書生平所著
文集前後數十卷老子指玄一卷煮泉小品一

卷梅花新譜一卷詩文集二十卷留青日札四
十卷晚歲以貢爲新安博士歸常衣絳衣挾二
小鬟遊湖上或逢友人則令小鬟進酒促坐談
謔時時挾内人遍遊諸山日暮無驢覓得其一
乃與内人共跨一驢入城藝蘅詩文在六朝初
唐間駸駸入作者之室瑛辨証攷核不減藝蘅
至于談詩猶說夢也然瑛事母孝兩割股皆愈
内行尤可述耳

人物攷二十七則女八則男十九則

杜宇鼈靈

戰國時杜宇君于蜀舉荆人鼈靈治水水既平
禪之位死皆葬于郫今郫南一里二塚對峙鼈
靈一云鼈令

入公名

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晉昌

兩京房

漢有兩京房一爲楊何弟子官至郡太守宣帝
時人一爲焦延壽弟子東郡頓丘人其說長于
災變今漢書京房傳及世所傳京氏易傳皆延
壽弟子也

林閭

林閭氏揚雄之師也見路史七卷第十二之註

白帝非叛

王莽篡漢凡世之豪傑有志天下者皆得起而
誅之公孫述欲誅莽非一日也方豪傑群起之
時孰不欲頓入紘都萬乘述不得罪于漢而盡
有益州之地子養一方者十有二年大有功德

于蜀臨陣殞命與國存亡一念不降可謂賢矣
史書述叛豈可與叛漢者同科按更始二年述
自立爲蜀王明年夏四月改元龍興是歲漢世
祖以蕭王即位鄗南改元建武是爲光武皇帝
當是時雌雄未定成敗未分爲一使述功成則
光武亦爲僭亂耳然光武漢裔漢德方與蜀僻
一隅成功匪易述與光武猶項羽之高祖也書
之爲叛不亦過乎

實志 公揚大年

寶誌公宋元嘉中四月于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揚大年始生則一隺雛家人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異之追至江濱開視則隺蛻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旣月乃落世間怪事往往有之不但后稷之生爲異矣

白馬三郎

常山有白馬三郎廟宋季禱旱有應紹興中熊圖梁熙奏于朝曰白馬三郎王審知號也生前已享王爵不宜猶用軍中之號改額昭應常山與閩接壤至今祠祀

陳晃

陳子昂字伯玉晃盧藏用敘并唐書獨雲溪友議載陳拾遺名晃字子昂雲溪唐范攄也當必有據

雪峯檀越

雪峯祖師初至福州求一菴基弗得候官人藍文卿指門首池畔大枯樹下草菴與師居之唐咸通十一年見西方雲物奔湊對安厥衆將所居屋宇三百餘間米倉十二間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頭諸庄田地各立契書分明歲收米一萬一百石淨盡捨入常住建大梵刹卽今之雪峰寺也乾符三年閩忠懿王具奏僖宗勅號禪師與覺大師封檀越藍文卿明護侯王男藍應潮通祐神君今護法伽藍定文卿父子也歷數百年香火不絕使當時不發心捨施豈其道之文卿不難一夾不惟獲福田利益而寺存則香火未以不墜今之擅文卿之富者不乏其家產留以遺所不知何人至於布施錙銖慳惜悲夫悲夫

鐵冠道人

蘇子瞻在海外自號鐵冠道人詹仲和亦號鐵冠道人楊廉夫亦號鐵冠道人洪武初有鐵冠道人張景華常與　太祖言休咎未來事

龜字諱

唐宋人不甚諱龜字張志和始名龜齡開元就

若名李龜年陸魯望名龜蒙白樂天幼子名龜郎咸通中會稽太守王龜殷踐猷號五總龜皇祐殿中丞李龜齡宣和進士戴龜朋彭千壽名龜年善畫者劉宗龜陳朝瑞名總龜王十朋字龜齡楊時號龜山榮寧中黃德邵名龜年淳佑中括蒼教授潘元龜洪駒父兄字龜父咸以龜爲美稱也然蘇子瞻嘲呂微仲晝睡有六眼龜口號則宋時亦以龜爲戲謔耳予謂十朋千壽中立德邵皆在子瞻後豈子瞻時有此謔而後

人徑取以爲號耶大抵子瞻諧事多出宋元小說假托爲多未必有是事耳但不知龜字諱于何代近世以龜命名者絕少獨鉛山費閎卿弟名龜年官廣西灌陽知縣惠安亦有楊龜年官教諭

潘陳同母辯

齊東野語云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之父義榮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我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來往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噫此說荒謬不根之甚也嘗按了翁年譜父陳偁仁宗朝爲吏部尚書以嘉祐二年生了翁年二十三登進士至宣和六年卒享年六十八又按朱子文集良貴父名祖仁贈中奉大夫未受宋官所云官職相似一謬也了翁宣和六年卒良貴宣和

初始爲博士歲月相遠二謬也朱子爲潘時作墓志銘云良貴有兄良佐以儒學教授諸弟良貴從授學是祖仁已有長子安得言無子三謬也了翁閩沙縣人良貴浙金華人其母安能來往兩家四謬也欲誣名賢刱爲不根之說名曰齊東野語豈虛也哉

菊坡

宋季崔丞相與之號菊坡至八世其家有菊數本皆一蔕兩蕋人咸異之

以字行

國初名臣多以字行楊士奇名遇練子寧名安黄子澄名湜李時勉名懋李至剛名銅唐之淳名愚士吳伯宗名祐張孟兼名丁劉伯序名秩董良史名紀鄭居貞名恒許廷慎名伯旅胡虛白名奎李昌祺名禎王汝玉名璲劉三吾名昆孫桂彥良名德稱金幼孜名善劉子欽名敬錢習禮名幹周是脩名德劉季箎名韶王子寒義舊名璐楊榮舊名子榮胡靖舊名廣李騏舊名馬皆出　上賜也

葉給事

秀水屠侍御撰建文朝野類編會輯諸書詳備周悉有葉福字叔晴閩縣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極言宗室之非宜建文君怒杖幾死亟遣人歸養其母靖難兵攻金川門首犯其鋒死衣冠歸塟久諱其事楊文敏公入省求其從孫爲文碣其墓萬曆初奉恩詔祀于鄉賢祠林文恪公脩郡志始爲立傳人鮮知之故屠侍御未之列也當時吾郡死建文之難者止福一人而古田林英字卓叔爲御史自經死妻宋氏亦自經皆葉編所不載按朝野類編乃陳眉公所纂名史待屠侍御借爲已書耳更名彙編志吾閩死事者止陳彥回陳繼之而不及福與英今史相閩世程官南少宰日率同鄉建二忠祠清涼山祀二陳與福英猶缺焉益當時無有知其事者志之以俟後人補此佚典也

孫太初攷

太白山人孫一元同時諸公與之倡和定不知其何許人鄭善夫序其詩曰關西豪傑也李夢陽殷雲霄劉麟皆云關中人惟王世貞云太初齊本王宗託跡方外馮夢禎云關西王孫易名爲孫一元殆近閱徐渭逸稿孫山人考云孫一元父早亡而貧以抄書役其家中麻公嘉之爲山賛特補吏役事多任之會觀察白金四百兩使山人致布政使途被盜無以報命遂亡抵浙稿西初作寧有范燦者其祖與山人交厚燦告

渭曰嘉靖某年諸暨縣丞孫鏞罷官歸寓江都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盖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駭一一道山人出亡事使取所隨譜合之鏞即携其子來子貌亦似山人鏞遂問吾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拖大父偕至湖州拜其世母施氏并其巳嫁妹三人相對而哭渭攷諸暨官師表嘉靖十二年縣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山人舊自稱奈人并志者俣乃山人誤託為奈人也觀渭斯攷則太祖非宗室亦非閩中人也明矣

祿禱

太宰倪公岳父尚書文僖公嘗代祀北嶽以禱祀而生公故名岳豈維嶽降神耶

滇二孝子

滇南范寅為諸生屢試不第遂成心疾出游不知所之嘗語其子師顏云吾葫蘆山人也爾他日於此訪我師顏尚幼既長補諸生以嘉靖壬子舉於鄉鹿鳴次日即裹粮之四方尋父凡山岩市鎮僻壤遐陬無弗到行三年至蜀有葫蘆寺抑主僧即三年前有稱葫蘆山人者竊冠令化而瘞之近閱且出其手札真寅筆也師顏慟絕焚香得穴刺血入骸斂而返葬焉御史黃中疏而旌之又有趙重華大理太和縣人父廷瑞亦諸生亦以不第遠遊莫知所往華甫七歲至年二十一母沒乃出尋父揚其背曰萬里尋親至武當山有字云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廷瑞至此華至日乃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又間關至建康祈于三茅君

夢玄帝謂之曰爾父故在如是者三覺而由丹陽至毗陵遇老僧示往無錫南禪寺語訖不見明日至南禪見皤髮老叟隈昔廊下華心疑之伏地曰我雲南人叟曰我亦滇人出遊時一子七歲亦潸然淚下各道姓名相持而哭迎歸故鄉茅坤為文以紀之

長人

苻堅時有夏默獲磨郍中香三人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翟母漂母以下刻

漢高帝厄於楚餓甚翟母常饋食及帝業成毋已死矣高帝封其墓至今名封丘縣漂母哀韓信而進食後報以千金至今廟祀所謂一飯之德不忘也今人報德如漢君臣者鮮矣

美人名風

晉世美人以風名者惠帝皇后諱南風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石崇婢名翔風

翔風

石崇妾名翔風諸書互見不同有曰翔風有曰翾風翔翔翾三字相類必有一定者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王逸少之師也

崔鶯墓志

志稱崔鶯鶯嫁太常寺協律郎鄭恒恒字行甫文業著于當時享年六十夫人崔氏享年七十有六子六人秦貫蒐為銘其墓誌銘久瘞土中明成化間黎人得諸廢塚塚居邑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乃鶯之崔氏爲中亭香案石又若干年而莫之知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于邑長吏邢公邢置之邑治而其迹始著陳眉公收其文于古文品外錄欲一洗崔氏氷玉之耻予謂會真之記出諸微之鶯鶯之名因以大著若讀秦之墓誌不過尋常一貴人妻耳何足奇

李易安

李易安格非之女也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見張文潜集

易安更嫁

李易安趙明誠之妻也漁隱叢話云趙無嗣李又更嫁非類且云其啓曰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才殊謬妄不足信蓋易安自撰金石錄後序言明誠兩爲郡守建炎己酉八月十八日疾卒且云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

其多也作序在紹興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淸獻公之婦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今各書所載金石錄序皆非全文惟余家所藏舊本序語全載更嫁之說不知起于何人太誣賢媛也容齋隨筆及筆叢古文品外錄俱非全文

盻倡啞倡

泰少游傳盻倡云倡貧不能自贍與母西遊京師京師色府也美盻巧笑以千萬計若其兩目猶恐不售況盻一焉其齊于溝中必矣行抵梁

全於濱河逆旅有少年見而悅之爲留飲終日因大變娶置别第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少年不食或有嘲之少年忿曰自予得若人視世之女子無不舒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奚以多爲楊廉夫傳啞娼云倡錢唐人也生無啼聲父母欲棄之年及笄天質秀利中蠱啞額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愚也賈曰婦以長舌敗人之家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賈侍嬖百十人啞娼能專房一飲食非啞娼不甘賈婦死推啞娼爲繼生三子焉夫倡至于盻啞宜乎無顧盼者乃少年大賈娶之少游廉夫傳之信乎物無定價隨所遇也

名人生卒塋地 十四則 名姬附

許由塚

箕山有許由塚乃石槨歲飢有惡少發之輒合至今猶存

扁鵲墓

湯陰有扁鵲墓墓前有土可以療飢鄉人試之輒驗亦理之渺茫者

徐君墓 黄祭

一統志河南襄城縣城北二十里有徐君墓墓前有樹相傳爲季札掛劍處名曰靈樹按史季札使魯過徐其地今在泗州襄城非徐地安得有墓奚從而掛劍哉史稱札還至徐徐君已死則其死在徐明矣其曰解劍繫其塚樹則其塚

在徐亦明矣襄城靈樹之說何據徐君墓在盱眙安平鎮余舟過其地展墓而解以詩墓上草名劍草可除眼疾

郭璞墓

揚子江金山雲根島在水中特起志以為郭璞墓在焉六朝事迹謂璞墓在真武湖中大墩上璞為王敦所害當時必有收其骨者後世皆指水中之山為璞墓者以璞精地理必擇其奇處而名之金山真武湖之說謬也

李白生卒塋

李白舊史稱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流夜郎赦還醉死于宣城新史稱白生于巴西卒葬姑孰東麓元和末觀察范傳正祭其冢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後改葬青山立二碑焉按全蜀秇文志載唐劉全白作白墓碣記云白廣漢人玄宗辟翰林待詔因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為同列所謗詔命歸山遂放浪天下以詩酒自適代宗登極拜拾遺聞命之後逝矣有子名伯禽全白幼以詩為君所知邑有賢宰顧公遊秦遂表白墳而題其石與傳于將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以此攷之白非生于山東巴西非死于姑孰宣城非葬于東麓青山而生當在廣漢墓當在秦地有子伯禽非斬然後見也全白與青蓮同時墓碣當為實錄二史恐非傳信耳項斯經李白墓云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缺宮家禮詩殘樂府篇歸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沒猶何罪遺墳野火然

又

李白生卒二史既自矛盾後人又有采石捉月之說愈不足信按李陽冰序謂白疾亟挽上授冰俾為集序是白死于牖下非江中明矣梅聖俞詩有云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漫傳又信捉月之事矣陳君公謂李白生于彰明縣青蓮鄉故號青蓮想別有據

杜甫卒葬

甫生于先天元年壬子卒于大曆五年庚戌

享年五十有九傳唐書云甫以永泰二年啗牛
肉白酒一夕卒當是與年歲尚早四年誤也新
史正之云大曆中卒

杜甫卒葬

唐書云杜甫客耒陽嘗遊嶽廟爲暴雨所阻旬
日不得食耒陽聶令棹舟迎之乃得還啗牛肉
白酒一夕卒王洙序杜詩亦沿史氏言醉飽卒
元稹墓志言甫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殁後四十餘年始克葬然則甫之埋骨于

偃師也明矣又按劇談云甫客耒陽一日舟中
飲醉江水暴漲甫爲驚濤漂汎其尸不知落何
處玄宗思甫詔求之聶令積空土于江上曰甫
爲白酒牛炙脹而死按玄宗自蜀歸公方爲諫
官帝晏駕甫在蜀代宗登極八年甫始卒年月
失實不足信也然宋人有題子美墓云一堆空
土烟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捉月走入千尺波
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亦同
歸一水則又言甫死于水矣

李賀生卒

宋祁唐書李賀傳卒年二十七李商隱作賀小
傳年二十四王元美卮言賀年二十六所載不
一商隱與賀同時當爲實錄

元微之卒葬

南部新書云元稹之葬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
以煨燼之餘瘞之予按白居易爲元稹作墓志
以太和五年暴疾薨于位六年七月十二日祔
葬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未嘗言及火焚足

徵南部之妄

白傅葬地

賈氏談錄云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
醉吟先生傳於石立墓側洛陽士人過者莫以
卮酒塚前方丈之石常成泥濘物按居易志銘
墓在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郎僕射二
先塋歿後勿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
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龍門山在今西安府
韓城縣東北八十里下邽縣即古渭南縣在華

州城西五十里相去遠甚賈氏之言似為無據

梅花道人墓

元梅花道人吳仲珪墓在蘇州武塘題曰梅花和尚之塔今有橡樹猶存

李空同墓

李夢陽北地人墓在河南府鈞州大陽山侍郎崔銑作墓志

朝雲琴操墓

朝雲墓在惠州西湖有司為治墓隧琴操墓在天目山石佛殿角後人為之立碑至是山者亦題咏甚矣人之貴附青雲以不朽也

人倫盛事十二則

兩世史官

有兩世為史官者司馬談子遷劉向子歆班彪子固王銓子隱姚察子簡李太師子延壽劉知幾子餗若吾閩林文安二世史官古所希覯

八龍五馬黃參

南齊柳元伯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于亭唐

歐文圭云荀家門內羅列八龍柳氏亭邊參差五馬黃云若吾家璞公驥公兩校書璞公子仁溉三史仁涯太子正字仁滔御史仁藻著作郎仁渭秘書監驥公子仁澤武狀元世稱一門五學士家亦何減八龍五馬

文惠文安

宋陳文惠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二子十人長尚書主客郎中述古次比部員外郎求古次主客員外郎學古次虞部員外郎道古次大理寺評事博古次殿中丞修古次秘書省正字履古次光祿丞游古次大理丞襲古次太常丞太祝象古我朝林文安瀚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六子男九人長鄉進士庭棐次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棉次指揮僉事庭楷次廣東知府庭裀次廣東都司經歷庭杸次潮州推官庭榆次上虞縣丞庭檞次鄉進士庭枝次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庭機今多福多壽多男子兩公而外不多見也二公俱史館知制誥俱謚

父兩子皆列宦籍尤相等也

狀元宰相

宋狀元為宰相者六人呂蒙正王曾李迪宋祁留夢炎文天祥國朝狀元為相者十四人吳伯宗胡廣馬愉曹鼐陳循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朱國祚周延儒商輅

浙江文場

弘治壬子浙江文場中夜半場中人見東西立二巨人一衣緋一衣綠命吉曰三人為做事遂

隱不見是年胡公世寧王公守仁孫公燧同舉于鄉卒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云見王允寧孫忠烈傳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開部舉萬曆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與施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椽曹

國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吏而置身青雲者自況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輿任户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璣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輿天順中楊文達洪

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父子百歲

義烏人陳世恭至萬曆戊寅年一百六歲子陳廸亦壽九十八歲

福清三老

宋季福清有三老政和間林雄年百七歲紹興中林洞年百十七歲並恩授廸功郎張覲公浚名其堂曰眉壽二子年俱九十餘同時有吳齊年九十三亦恩授廸功郎又蔡伯俙三歲登神

童年八十七卒林㻶年九十卒
宣德間湖州烏青鎮有九老趙嶬官序班年九
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年八十九孫孟吉建文
中太常博士年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年八十二
漏瑜建文中御史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敬錢
鄉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
役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盛

莆田九老八老

嘉靖初莆田有逸老會皆鄉邦之望都憲林茂
達年七十五憲副吳希由逸士林嘉績俱年六
十七御史林季瓊知縣宋元翰俱年六十五憲
副林有年年六十四侍郎鄭岳年六十三侍郎
林富寺丞李廷梧亦幾六十有逸老詩集行于
世隆慶己巳有耆老會太守鄭㳐年七十八少
參雍瀾年七十七太守陳叙年七十六運使林
汝永年七十五主事柯維騏年七十四太守林
允宗年七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
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
青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斯會真太平盛事也

同居

世傳同居皆曰張公藝九世難矣熙寧中上虞
劉承詔家同居十世四百餘人趙清獻爲越州
具奏上聞旌表其門人鮮知者田子秇留青日
札序至十八世承詔不與

彙精卷之七終

徐氏筆精卷之八

晉安徐　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黄居中明立編次

人事二十五則

積善之家

人行一善可謂之善矣行數善可謂之積善之人如范希文父子捐麥舟事可謂之積善之家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指一人一事言也

智岩警語

世有慾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今人於四者無不蹈之後患其能免乎

罷官蓋棺

見一人罷官功名富貴之念當添一分淡送一人蓋棺妻妾兒女之情當減一分輕

殺人欠債

諺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之豪家以威勢殺人貨賄官府即脫巨室以厚息逼人致死官府亦不之究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也

裸葬

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乃囑其子裸葬今人家累千金生前藜鹽布素死而求美木紵絲祭而烹豕封羊甚而伐石起塚視王孫孰痴孰達哉

好給沙門

何次道好佛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乏殷仲堪好道不恡財賄而嗇于周急今有佞佛求福者廣施貨財不吝千金而貧交掷一錢之贈與其結納髠徒不如周賑困乏

郡吏碎玉

郡伯喻公政偶裁答遠書呼役取玉印色匣役失手墜地郡伯不問也役請罪反慰諭之次日役重價購匣償公公喜而還其價其雅量與裴行儉吏碎瑪瑙盤談笑自若韓琦吏碎玉杯神

色不興何多讓哉

鬱林石

唐末陸龜蒙績裔孫也其門有巨石是績鬱林樓歸者至龜蒙時猶世保其居李德裕殷勤戒子孫不聞子孫保守信夫子孫賢不肖非祖父文字可訓戒也今鬱林石移置祭院前巍然數尺號廉石吳文定作廉石記

避嫌

宋宰相韓億謚忠憲四子綜絳維縝同奏名禮

部忠憲上疏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天下將謂由臣致此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為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誠懇再三仁宗嘉歎遂命所請我朝陳循王文之子不第因而彈劾試官萬曆初江陵柄國三子皆及第一子進士未幾削奪流貶方之忠憲能無媿乎

妒婦

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后召誡之張雪涕曰業事陛下所藉者駑馬之力未竭耳若縱之反貽其禍將悞於任使矣烈祖獎嘆以銀盤綵段賞之夫妒婦既不利其夫而又甘言以誑人主反獲厚賞可畏哉

惡婦

婦人之惡過於男子生前無論即死後猶能為祟如妒婦津是也溫韜發掘唐帝諸陵剔取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不能發土人云或有游戲侮慢及取其瓦石皆有靈響

延師舫

陳履吉林熙工皆余友也熙工修淨棄足跡尠入城市履吉雅重之一日具贄幣拜熙工為師執弟子禮特造一船扁曰延師舫履吉長熙工一歲鬚髮盡白同輩無不笑之目為病狂履吉曰今之司理縣令皆少年科第無道德學問足以教人而人望風投拜惟恐其不我納也一與晉接人以為榮吾之求師非求少年權貴世白病狂吾何病之有然熙工儼然受其拜坐兩見

其高也

一交友

利瑪竇歐邏巴人也著天主實義人傳誦之而交友論尤切中人情有云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竇法德古之名賢曰既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又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則知其德之薄

死友

張幼于有友姚文學捷言借齋中養疾疾篤其伯氏懋樂欲舁之歸幼于艴然曰生爲吾友死即非吾友耶竟卒于館舍幼于服緦送之嘗聞陳沂蓄德錄載吳文定寬爲脩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易簀託于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舉殯于中堂使其子服衰以答弔者幼于此舉可謂不愧文定矣

通財

余嘗慨朋友無通財之誼聖門諸賢推顏子原憲爲最顏則簞食瓢飲所居陋巷原則三旬九食捉衿見肘甕牖繩樞貧亦極矣乃同時有子貢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最爲饒益且結駟連騎以訪原憲又有公西華乘肥衣輕當時亦不能分給二子稍稍不至乏絕可見通財之義賢者猶難之況末世乎善夫利西泰交友論曰一貧一富號曰相知某人曰既云相知胡爲一貧一富哉

溫公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閑禮節者進輒謝去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用之或詰其故曰聰明過我我反爲其所使矣噫此腐儒之見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使乎使乎未嘗愛愚騃之人也至司馬公爲其僕呼君實乃公之盛德若人家畜此奴不大僨事耶後世腐儒遵此爲訓是主僕皆憒憒者耳閩中福興漳泉人家僕輩頗跳梁然皆識體至延建邵汀主人畜

客而捧茶僮奴隅坐主人不以爲怪僕愚騃垢面終身不知著衣戴帽梟獍之言慢之也

狐鼠盜

晝伏夜動者狐也鼠也敢也盜也四者秉陰氣人之所惡也士君子昏夜乞哀其狐鼠敢賊之類與

壽夭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以安逸者常多疾病勞碌者恒鮮損傷好花易謝不材天年是以智巧

者恒致夭折愚鈍者多享遐齡

同干支

先府君與同邑宋某同生正德癸酉年月日時俱同同補諸生同食餼同月生女又同進副績至丁內外艱偶值疾病無弗同者嘉靖戊午宋以病卒無嗣辛酉府君生余伯兄及爲邑宰并生余及弟犹宋某多二十四年前半世無弗同後則逈異宋號瑤坡忘其名

又 黃參

吉水羅循莆田吳希由同干支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官俱止憲副俱以癸巳卒羅以四月吳以九月但羅子洪先及第第一人而吳子止廣文也吳爲四川憲副備兵威茂斬馘無算而羅或以陰德昌後耳 按貢舉考羅循陝西白河人二甲有羅僑乃吉水循當作僑以部本爲王三元考云洪先父循亦誤

又 黃增

余鄉有干支同者惠安戴一俊與晉江周良賓同生嘉靖戊子年月日時無弗同者戴以壬子癸丑聯第而周至甲子乙丑乃成進士則遲十

二年也然起家俱戶部俱出守戴溫州周明州俱浙東俱轉憲副俱以守調簡同也戴歸田之後周始登第周卒年六十二戴年逾八十戴有子亮機舉癸卯周有孫廷瑛舉乙卯則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也又余友陳封君賓與邑人王惟翰別駕同干支王領丁卯鄉薦而陳以是年舉觀察亮采福澤壽考復過之豈自身科名與子孫榮膴亦互相彀盈耶余同年洪方伯啓睿與韓城薛方同生丙辰乙未辛丑丁酉同第萬曆

壬辰同試吏部然洪舉乙丙薛舉辛卯洪由
祠部郎督學兩浙歷參知廉訪左右轄皆在浙
薛以臨淮令擢民部調銓部歷稽勳考功文選
請告洪亦以其年致政薛後起太常少卿丙辰
不祿洪亦以其年卒壽俱六十一同也又是士
連堪與余言延平羅某與一同年某同干支同
第某科進士同授楚令同行取羅得南刑部某
得南刑科情甚昵晨夕過從比羅會南中大疫
羅舉家死亡略盡羅亦染是病幾殆而某獨無

恙每日輒來視羅羅後疾稍可怪某不來詢之
則先一日死矣蓋羅以闔門代死而某及其身
豈非命耶因閱三命通會記樂善錄云太學二
士人同命又同發解約差遣相近彼此知災福
後一選鄂州授一選黃州授黃州者死鄂州者
為襄事視曰我與公同干支出處同公先我去
我即死亦後七日矣若有知幸入我夢以告其
夜果夢其來云我生富貴享受過故死公寒素
未享用故活後鄂州者官至典郡以壽終同途

約長年者溢損壽此又一徵也又載家司徒懋
官與申副使价命同司徒死亂兵申死牖下而
申先死朱宮保衡李大參廷龍命同朱第壬辰
李第癸丑遲蚤差二十餘年而官之崇卑命之
修短又無論矣萬侍郎寀饒太守才命同然萬
成進士饒止鄉舉萬官卿貳饒止郡守萬以謫
戍死而饒則否饒多子萬又少子豈子孫官爵
生為乘除造物亦忌于多取耶因并述之以質
知命之君子

飲食

高帝不忘情于顏粟韓信不負諾于漂絮靈輒
赴難以酬恩淵明乞食思冥報誰謂口腹之微
無關心身之重

祈禱

武王疾而周公以身代聖人亦不能以命自安
孔子病而子路以禱請賢者亦不免以神為倖
世以聖人賢者作之于前愚夫愚婦惑之于後

再拜

上藻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繆公餽鼎肉
稽首再拜而受孟子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子思孟子先與禮矣毋怪後世之縻
古禮也

諺

今人諺語皆本于古句法恒相類如掩耳偷鈴
刻舟求劍坐井觀天抱薪救火守株待兎膠柱
調瑟落井下石隔靴搔痒炊沙作飯見兎放鷹
灼艾分痛臨寒索裘又如水中撈月佛面削金

管中窺豹夢中說夢屋下架屋人皆常談鮮有
究其義者

雅事 八則 倂詩附五則

山林公案

友人陳履吉云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前花
朝雪夜何事最奇曰釣同寉守果遺猿收華亭
陳仲醇云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
正美秫酒初香勝客晴窓出古人法書名畫焚
香評賞無過此時二語足為山林公案

睡訣

陸文量睡訣云半酣酒獸舟宿軟枕頭煖蓋足
能息心自瞑目余不甚喜睡嘗有訣云俗事簡
聲色恬不怯冷無苦炎厚襯褥低下簾倦即臥
自然甜友人陳履吉云手宋人陳編輙自引寐
此山窓睡訣也過矣過矣

煮茶

友人羅高君曰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
戰儼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瀲灩此時幽趣未

易與俗人言

奕棋

奕雖小技然日長一局是最清境界林君復生
平極清至以著棋與擔糞并稱煞風景矣不如
楊廉夫云棋損閒心盡為人役語稍有致

鐵冠

楊廉夫號鐵冠道人所戴鐵冠重四錢六分向
藏高太醫家陳眉公今收得之嘗以其戴冠時
止在除夕前數日公孜之適鯽集荊州方置此

足稱名士

竹如意笋籜冠

南齊明僧紹隱勞山詔徵不就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

着裘帶帽

華亭孫雪居太守十月便以新草縛柑桔上陳眉公曰此爲木奴着裘余小園中喜種菊結苞時以龍眼殼罩之直至臘後放殼始開陳惟秦嘗戲余云此爲菊花戴帽可爲的對

種菜

宋宇種菜三十品雨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余鼎俎周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三君皆得農圃風味此況未可與肉食肥漢道也

客酬主　以下俳諧

有人宴屠緯眞酒酸持杯勸曰李白斗酒詩百篇君非青蓮後身耶緯眞笑曰令我能吸三斗他日可爲宰相其人悟而易酒張幼于赴吳令招酒酸幼于先以巨觥勸吳令令曰主人未勸客客反勸主人辭再三幼于必勸主人飲一入口知其意卽易酒

睡丞　黃希

張東海睡丞志云嘉興丞某嘗訪一鄉貢坐俟其出輒睡主人出恐覺之相對默坐亦睡丞覺不欲妨主睡坐待又睡主旣覺丞猶睡不欲覺之又睡以待丞覺晚矣主睡方酣遂不交一語而去余友沈從先吳人亦善睡嘗宿予齋頭予

晨起有親故出殯往返七十里暮歸睡猶未覺也黃云余家從兄以葬王父母舉家送殯留一僕守舍與之米使自炊三日歸則反扃其戶呼之不應竊意其斃垣以逾而窺宛然因斬關而入猶在齁鼾中米仍未炊也蓋兩晝夜視沈更酣耳

蹲鴟

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

蹲鴟舉朝驚駭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

君臣無鬚

李勣常疾醫云得龍鬚燒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李勣姊病自爲粥而燎其鬚余嘗戲謂在杭曰貞觀時君臣皆無美鬚在杭詫余無與故余以勣事答之一座絕倒

判語諧謔

鄭安晩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竭守縣犬主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其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浙右有富人捨竹園于寺後其子貧甚取其筍僧執爲盜鬨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旣無福田還他竹園二事出隨隱漫錄亦足解頤又宋季僞嚴酒禁有婦首其姑藏私醞鬨之官官判云姑誠有罪然爲婦者宜代受杖遂杖其婦而遣之亦一快也

天象地輿　七則

赤雪

仙家有絳雪晉朝雜事云太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于京師孫甫有論赤雪疏非祥兆也

甜雪

周穆王時西王母獻嵰州甜雪見拾遺記

金馬碧雞　以下地輿

金馬碧雞二山在雲南神在成都漢遣王褒祀

金馬碧雞之神寔在蜀也蜀有碧雞坊薛濤曾居之

廬山

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君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名廬山又云周威烈王以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惟廬存詔命其山爲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山川異聲

平涼有彈箏峽峽口水流風吹滴瀝如彈箏之

前金陵靈谷寺有琵琶街湖口有石鐘山武夷有鼓子峰皆山川之異聲也

武夷木樓

武夷鼓樓岩舊志云石樓四楹非也萬曆癸未五月陳孔震司馬憑陳羽士引至鼓子峰前鐘樓石下纔石壘至其所見木造鼓樓一區高廣三四尺栭欒皆以木窓櫺户牖皆具制甚精巧釘頭出木外四五分不知何代物傳云飛來或然也司馬至時不難及歸怖甚幾作昌黎華山

之慟程羽士力掖之始得下

呂梁洪石硯

呂梁洪行署之北山糵美石可為硯嘉靖初張鎮為主事分司其地始剖石製硯姚明山淶紀其事云此石貞潤受墨不讓端歙徐州又有一種花斑石非此類也

國憲七則

國朝事勝前代

謝鐸云我　太祖遠過于宋者五事一攘夷狄以收服諸夏一舉甚南服而一統天下二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剏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數事公主寡不再擇壻中官有寵者賜袍帶不與朝臣并任王公不敢擅殺人重臣不得自辟下僚文廟不用塑像只用木主岳鎮海瀆之神不加封號文武官員不得挾妓胥公曰更有十事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九鎮鎮府以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閣臣六卿外廷會

推内廷不得專擅母后不稱制勳戚不干政皇子講官卽宫坊寮家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無殉葬不用黥刖劓閹之刑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典不輕赦三品以上始蔭子入監紈袴不得濫朝籍余日最善者不改元官員蒞任不用謝表大夫士庶俱戴網巾不用團扇用摺扇濱海之地不運糧選官惟進士舉貢監吏不别開科目此尤極便于官民前代未有也

國朝御寶

國初舊製十七顆 皇帝奉天之寶[illegible]
兩郊大祀及聖節青詞宮中用之司官[illegible]
皇帝之寶詔赦用之 皇帝行寶頒賜用之
皇帝信寶徵戎伍用之 天子之寶祀百神用
之 天子行寶冊封蠻夷用之 天子信寶調
番卒用之 皇帝尊親之寶薦徽號用之 皇
帝親親之寶展宗盟用之 廣運之寶諭臣工
鈐號籍用之 制誥之寶凡制用之 敕命之
寶凡敕用之 敬天勤民之寶飭覲吏用之

表章經史之寶 欽文之璽嘉靖十八年新製
七顆 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 大明受命之
寶 巡狩天下之寶 垂訓之寶 命德之寶
討罪安民之寶 敕正萬民之寶 白皇帝之
寶以下十五顆皆司官所得請用 表章經術
以下九顆皆藏乾清宮 萬曆丙申宮燬移貯
文華殿內臣守之司官有時請用用訖仍輸於
內

印文

內外諸司印文俱用叠篆以九疊爲正字用或
雙不及雙者足以之字而總兵所掛印文則用
柳葉篆其玉璽與王府之寶則用玉箸篆其印
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
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廵按御史
鐵印柄端有孔條穿之其餘職衙門則形稍長
不方謂之條記

永樂天順正德

南唐賊張遇賢宋方臘俱改元永樂遼述律號
天順皇帝宋西夏賊號正德我朝同此三號儒
臣失考之過也甚矣宰相須用讀書人

周太祖十二樂

五代周太祖廣順元年邊蔚議改漢十二成爲
十二順之樂祭天神奏昭順之樂祭地祇奏寧
順之樂祭宗廟奏肅順之樂登歌奠玉帛奏感
順之樂皇帝行幸及臨軒奏治順之樂王公出
人送文舞迎武舞奏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康
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雍順之樂皇太

子軒懸出入奏温順之樂正至皇帝酬會登歌奏禮順之樂郊廟組入奏禮順之樂酌獻飲福奏福順之樂祭孔宣父齊太公降神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降及行同用忠順之樂享籍田同用寧順之樂今五代史無志故樂名闕焉十三樂見郭茂倩樂府足補史氏之缺

金花帖剳

唐登進士有金花榜帖用塗金黃紙濶三寸長四寸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大帖貯金花帖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見崑山志

茶户

北苑團茶盛于宋民編徭役名曰茶户及至我朝久罷其貢而茶户子孫年費數十金輸官多至破產歷洪武迄萬曆初無有議免其額者泰和郭公子章理建州廉得其狀請于兩臺蠲其稅夫團茶之貢久廢禍及茶户十數代子孫無名橫征莫此爲甚郭公初仕即能蘇數百年積弊眞有定政在民者不識當時丁蔡輸貢曰民之苦又何如也

楱疑 廿八則

孟子出妻

荀子言孟子惡敗而出其妻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妻因母言而止二說不同書可盡信哉

高柴爲武城宰 黃綮

人知子游爲武城宰不知高柴亦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右見閔元亮士孝傳家語亦云仕爲武城宰按檀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恐成未必爲武城或誤也

子平

宋有徐子平精星學術士宗之但稱曰子平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同隱華山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實非子平也

積惡公忿

人有積惡公忿莫可誰何者著書人多厚誣之

以快天下之忿如秦始皇爲呂不韋子賈似道爲逊婢姦生又謂其母遇賈涉挑而從之又謂賈涉通爨婢生似道嫡不相容賣爲石匠妻暇脉之事誰其知之好惡過甚後世并辱其母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大姨夫

邵氏聞見錄云歐陽文忠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婿文忠先娶長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余按歐公文集公初娶胥氏年十七卒繼娶楊氏年十八卒三娶薛簡肅第四女偕老焉而王拱辰所娶者第三女也拱辰喪室又娶薛氏第五女則王爲大姨夫非歐公也

太祖御像

長洲王錡寓圃雜記云吳故墟之西有天王堂其南廊土地像爲劉總管所塑甚精絕永樂初襄陽閻僞爲蘇州衛百户偶覩此像卽伏地泣人問其故答曰我 高皇帝之容也蓋僞

侍 帝左右五年諦視甚熟故感泣耳自是遍傳吳中余以萬曆壬辰秋客吳友人錢允治與余遊吳故墟入一寺寺前有土地端坐錢曰此我 高皇帝像也余駭詢其故錢以前言對其塑像方面大耳隆準豐額與今蔣所傳畫像大異近聞張氏部萱疑耀云嘗直西省始見内府所藏 高成二祖御容 高皇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亂髯十二黑子也 成祖豹頷環眼兩髭横分鬚長過臍皆異善冠衣絲不正立然則 高皇之像蘇州天王堂土地所傳非謬矣吳黃暐蓬軒類記亦載天王堂事

玉璽圖說

天啓四年九月四日磁州東八里臨漳縣務本村漳河北岸有田夫耶姓者正畊野聞聲見異風數陣河岸摧塌聲震林木隨滾出黃白色物如斗大光芒陸離精彩奪目二尺許乃除去浮土得玉璽不敢自秘因呈本道按而驗之重一

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紐五
一寸八分篆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於都盛
哉余觀此寶埋光掩彩不知閱幾千年　聖明
在御遂獻禎符是天終不愛道地終不愛寶也
所謂旣壽永昌且爲我　皇上發之矣夫黃河
澄清鳳皇來儀諸瑞畢至迺爾未有禎祥迭見
如今日之盛者億萬斯年惟願　皇上相傳若
此敢不靖共厥位以輔受命于無疆哉分巡河
北道副使蒼東張孝甄撰按南村輟耕錄云至

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太師國王之孫曰拾
得者嘗官通政院事旣歿家計窘極其妻脫脫
眞察病一子九歲以玉璽供朝夕及出玉印也
取視色混青綠而玄光彩射人其方可尺四寸
厚方之三背鈕盤螭四厭方際經盡璽埒之上
取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象
文八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其文曰受命于天旣
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
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御史楊桓率百官進

獻皇太后御前傳旨賜妝王之家楮幣二千五
百貫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歷敘累朝傳授
亡失之由見輟耕錄但篆文係鳥跡非若秦篆
四年臨漳所拾者也崔彧璽曰徽宗爲金所虜
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十有四青玉傳國璽
一與至元所獻同則知南渡二百年無傳國璽
也明矣天啓四年所獻璽與至元所獻大小不
侔篆文亦異豈徽宗十四璽中之一乎記之以
俟博古者

石鐘

湖口石鐘山水經注以爲水石相搏若洪鐘鹿
李渤以爲潭上有雙石聲清越若鐘蘇東坡親
履水濱聽風濤鏜鞳遂非李說千百年幾成聚
訟東坡好奇者也又酈道元載之水經可據若
李說山石之響宇內何處無之烏足以名是山
哉

博聞　八則

尨槎

人死藏魄于木古禮也金陵瓦棺僧事甚異陸
放翁筆記云靖康丙午臨卭夾門鎮山險處得
瓦棺長七尺厚二寸與木棺同骨猶不壞然則
昔之以瓦為棺不獨一僧也

金蓮炬

金蓮炬送歸院始于令狐綯宋王珪蘇軾是適
史皆有此寵今人但知蘇軾

銕硯

古人用銕硯者桑維翰也洪厓先生欲歸河內
舍人劉安瑋贈以揚雄銕硯以銕為硯始自揚
雄桑維翰効之耳

琵琶故事 黄麥

琵琶故事烏孫公主王昭君潯陽商婦是皆
婦人也男子無聞黄云善才非男子乎

放龜

毛寶放龜事寔其軍人見寶本傳諸書誤以為
寶相沿不察寶守邾城石虎遣將攻城寶突圍
出溺死江中

戮鱷

人但知韓文公能逐鱷魚遠徙而不知宋陳文
惠堯佐詔縣吏操網捕鱷戮而烹之唐有鱷既
徙至宋猶出食人文惠一戮之後不聞鱷再為
患然則文惠之功在昌黎上矣文惠有自撰戮
鱷文

放隺

徐州雲龍山有山人張天驥放隺亭山人有二
隺甚馴旦則望西山而放莫則望東山而歸蘇

子瞻為作記今人但知林和靖孤山放隺亭而
天驥之名不著特表出之

捕蟬

今之稺子捕蟬每用桃膠塗竹竿稍上粘之郎
得曹子建云恠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纆
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蓋自古已然
矣

占驗三則

朱子前定數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裔孫尚恭重脩墓碑掘數尺見壙臺上有磚方尺許刻聯巷卜葬數云天聖戊辰莛此丘陵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後十七八歲裔孫脩戊辰戊辰新一石重脩重脩千百秋秘書郎朱熹書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至又恰戊辰仍孫劉仕龍在宋贈武節侯脩墓裔巢年十七歲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燁

熺皆文公門人故爲之卜而刻之墓

吳司空夢

新建吳司空桂芳未第時至鯉湖禱夢仙書云蘭陵美酒賞心樂事功蓋天下澤及萬民公審記之入闈夢只以前兩句對及登第出守揚州蒞任之日見酒肆中懸一招牌則前兩句憬然有悟但後兩句未驗耳後公累官漕運總督經畧淮海晉工部尚書以勞瘁卒贈太子少保制云功蓋天下澤及萬民乃歿後始驗也

水去就好

華亭曹別駕蕃爲諸生日禱于鯉湖夢一童子云君榜上已有名但水去就好甲午試北畿從閘河入京竟不第迨丁酉歲焦弱侯爲考官錄其文題禮經寫楊人誤書落字作蕃所謂水去之應也別駕與余言

醫學四則

褚氏平脈

南齊褚澄精于醫著書十篇刻石硐葬後盗發

其冢書傳人間第三篇平脈言女子肺脾命在左心肝腎在右與今人診脈殊異錄之備攷

學醫五難

祝允明云病家貴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復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下之輩不辨良庸時有劣工謬得俗譽愚下必棄上匠而委劣工三也劣繆之徒信其妄施偶中他力自執爲是四也良雖薦藥服者他參用而復疑愈不專工敗乃分謗五也

喉閉藥

喉閉之疾用鴨嘴膽礬調釅醋灌之即吐膠痰見癸辛雜志

稀痘方

王損菴筆塵云姑蘇有一僧貨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荊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玄參兎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即說後罕驗蓋秘方廣傳則不效人莫喻其理王先生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予謂古方療病今人多不驗痘瘡五年一發或府年宜用涼用溫未可執一而治予幼年見閩中治痘什九用參耆近年用補者死多用涼劑此何以破其說矣

靈異 十一則 附果報四則

阿育王塔

四明鄮山阿育王塔晉太康三年從地湧出其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鐘舍利綴于鐘下圓轉不定繞塔四周俱是鏤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像神工聖迹非人力所及萬曆丙子平湖陸五臺公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甚後大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壬子泰和郭孔泰孔陵到山瞻禮舍利初視若黍珠已如豆如蓮子同觀者或見如新菱出殼兩角垂絲絲綴以珠或見如葡萄色或見如桃瓣或見如金蓮花瑞相種種莫可殫述始知佛大神通歷千百年不滅也

金雞

武夷接筍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邃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堆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雀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刳一舟長丈餘濶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

覷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曆丁丑五月有張富
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骸骴香
灰內傍有銅螽覆地富郎翻而視之螽下一雞
遂展翼鼓翁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
山籃縋下半空籃掀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
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
親見應玄紀其實

金雞洞香爐

武夷金雞洞舊志云嘉靖戊午飛來鐵香爐可

三百斤戊戌御史李元陽作記謂洞中見新置
一物如香奩狀丹朱燁燁約方六七尺侍御先
一日望洞中無有次日乃有見洞在二十仞之
上下臨不測何一宿之頃能致之速耶據此二
說則洞中飛來者先爲香爐後飛者不知何物
也邇年陳司馬孔震記云只見洞傍小石岩中
有一爐若盤盂而不見所謂六七尺及三百斤
者豈變幻無常耶

石鏡

高州府城有冼夫人廟祀梁太守馮寶妻廟前
古碑一通厚可尺餘有石鏡一黑白色形類棊
子通明瑩徹視之可見後殿屋宇器物余幼游
高涼及壯所見異物僅此耳

蛇精蟒精

范鎮東齋記事云蔡君謨知福州疾不視事者
累日夜夢登鼓樓憑鼓而聽通判有怪鼓角將
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
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

遂以君謨爲蛇精米襄陽志林云米知無爲軍
嘗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
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
復問故郡人疑其蟒精

朱晦庵魏霍山

宋咸淳間蜀人彭瀞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
獨行林藪入草菴中見二士夫峩冠博帶對食
招彭坐卽中豕首一羊肺一雞一所言皆先天
圖易傳性理之學玄妙深奧不可曉彭問其姓

宇右坐者曰姓魏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問左坐者不答日暮辭出彭明日携僕挈榼再往無徑可達下山至一富家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祠致祭正祖中之翁方悟左者朱晦翁右者魏雀山也此段載異聞總錄可備武夷山志之缺

人異

成化間漳平縣有朱孔良家婦懷孕三年乃生子子生即轉身行步三日升樓而去彌月復來

又去週歲復來自斷髪爲一結取小師盒之與母別曰髪十年髪解則吾復生遂去不復來矣正德間母猶存發視之結如故絕無影響邑志載此事亦大異也

鱉異

錢塘張尚書曾孫某與簿堯恩之子也有塘酒呂氏餽張活鱉張付烹炮俄聞釜中有慨嘆聲張異之取視而鱉斃矣剖其腹中有人長二寸眉目口鼻肢體手足無一不具跏趺坐蓮花上釜中丞公子魯親見之爲余言時萬曆戊申年也

龜異

孫太初居南屏山時養一龜後去道場山遺龜于南屏僧寺孫化十數年僧明鏡夢羽衣人求救曰某孫太初伴也願師明晨索我于花臺之下僧寤往發得一龜徑尺爲石所壓其背半裂而頭叢集僧欲瘞之越夕不知所往然歲歲聞其聲至今不絕

魚異

仁和張問渠者家宰元洲之兒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歿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群客聚觀咸謂魚常變色無異也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金字牌

萬曆己酉五月十四日揚子江心風浪大作有渡船載百餘人幾覆忽見浪中有見面者持一

畢起書金字一字衆謂必有金姓者在舟當死果有姓金者一人衆欲推之入水金本持齋誦經乃曰若活衆命吾何惜死然數止此安能倖免乃躍入水中時風狂舟沒金彷彿若有人扶之者巨浪送上郭璞墓墩而立見舟顛覆俱溺死獨金得生江右劉觀南觀察親見其事

黿蟒 以下果報

趙昭儀既死趙后夢中見帝問昭儀何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

受千歲水寒之苦後北鄙大月王獵于海上見巨黿出于波上首猶貫玉釵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之事答之武帝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一夕聞寢殿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張口向帝帝大驚蛇為人語曰蟒則妾郗氏也以生存嫉妒六宮其性慘毒罪謫為蟒耳無飲食可實只無穴窟可庇身又鱗甲有虫唼嚙肌肉痛苦若加錐刀蒙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託醜形祈一功德拯拔也以妃嬪之尊一旦嫉妒即罰為黿為蟒今之殘忍妒婦亦將來之黿蟒耳二事須頒行以警長舌

犬異

錢唐江氏過淨慈寺歸夢其亡婿卜四為寺之推雲菴犬自言生前為寺定徐氏子因負寺債遂墮狗胎于茲三年願丈人為懺除之明發江氏至寺見犬大慟呼曰卜四官何以至是犬淚下搖尾隨江氏去為厝金寅舟中僧共欷為余

言

毀佛

魏莊宗毀佛提碎六祖遺缽折寺碑無數後嗣之絕與雙江毀寺亦無嗣誰云佛無報應哉

雷震毀寺

蜀成都府彭縣有叙光寺廢衣五六里香火甚盛其地有縉紳劉志淵者垂涎梵宇可拓為居斥逐僧流毀除佛像方埋佛入地忽霹靂一聲震志淵立斃身首異處後有邑司徒之子一范

破産恢復再建叢林劉氏子復爭之事在嘉靖
庚子辛丑間時傳金沙張芝陽俱爲蜀憲仗義
重興焉

珍玩 七則

火玉

唐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積之可
以然鼎寘室內不必挾纊吉所無也

窑變

饒州府學神庫中有窑變香爐一花瓶二相傳
舊爲回青所畫變成赤色今花紋或淡或濃宛
然錦繡上署永樂四年造但神爐非玩器也

宋硯

三十年前吾鄉宋硯最多人不知重故家收藏
與凡硯等余目擊宋硯不下百數二十年間輾
轉爲吳越殆盡蓋鄉人利其厚值故也余友林熙
工家藏一硯石質完好背刻嘉佑御賜鄭穆六
字詠得于鄭之子孫與世寶也穆字閎中侯官
人居館閣三十年官至祭酒閎先達也此硯欲

識宛然當爲吾鄉第一

流黃劍

上元夫人佩流黃劍會王母於漢武宮中

軟倭刀

嘉靖中胡總制宗憲有軟倭刀長七尺出鞘地
上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唐天寶時
有軟玉鞭光可鑑物屈之則如環伸之則如繩
亦異國所獻錸玉最堅剛之物能屈伸之理之
不可曉者

鵲尾爐

費崇先信佛法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胸貞

金鵲尾香爐

料絲燈

料絲出滇金齒者勝詢之土人云以瑪瑙紫石
英諸藥品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
菜點之方可繅爲絲織如絹狀上繪山水人
物五色極晶熒可愛以煮料爲絲故名料絲

花卉果木 十二則

桃花故事

謝在杭文海披沙從其萃事極多謂他不能及是予以桃花為名亦甚夥因列于後

桃花源武陵 桃花渡四明迷名 桃花雨文宗中面有桃花見年有馬嵬之變 桃花水三月之水 桃花浪杜詩桃花浪三月 桃花階唐中風除費瓠盧油桃花酣 桃花硯海鎮 桃花蹊 桃花紙揚炎在中書糊窓用桃花紙以大由 桃花馬名馬 桃花種名闕穀 桃花石在定海桃花山昔安期生以醉墨灑石成桃花 桃花癬 桃花帳 桃花綠二千石名出蓬宮儀 桃花信華夢 桃

花米宋武帝張紀事 桃花瓶 桃花妝貴妃事諸見事 開桃花酒唐清極花盃人頭色見太清升木方 桃花犬宋太宗中淳化州貢 桃花灘在貴溪縣 桃花觀在玄都觀明州 桃花面人面桃花相映 紅崔護詩 桃花賦皮日休 桃花岩在武邵 桃花洞在州花 桃花精博異記紅衣人送酒事 桃花嶺誠國君曼卿判海州泥裡桃核擲嶺上二三歲花開如錦 桃花舖安慶太湖縣 桃花臉 桃花腮 桃花塢杭州皐亭山鍾由罽龍岡 桃花絲咸池絲 桃花犬山民康使趙澤民家獵大見騶及 桃花偶志勤偶師 桃花汗貴妃 桃花井出師嫩罽天老曰井上種桃花落井中不俗 桃花嘸在許州偷堂俞

有詩桃花綠青齊間桃花垂絲二三尺練以松脂相纓織鞋履雲仙雜記桃花詩 桃花骨守宮塗臂而骨紅名桃花骨 桃花行李嶠作桃花行詩帝采入樂府 桃名 桃花寺見宋趙師秀詩 桃花夫人息夫人見杜牧詩 桃花茶東坡詩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

凌霄金錢

凌霄花金錢花皆有毒不宜近眼花露入眼則失明

刺桐

嶺南異物志曰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

繁茂唐陳去疾家于閩郡因言方物云刺桐葉綠花紅今泉州名刺桐城問之泉人亦云不識此樹何狀福州甚未之見矣

枸杞

枸杞續仙傳朱孺子見二犬入杞叢下異之乃尋掘得二杞根形如犬故名狗杞杜子美以狗杞對雞栖白樂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後世方書皆曰枸杞誤也

大茶

天台記丹丘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蒙山頂茶一服祛疾二服無病三服換骨四服卽爲地仙故盧仝歌云旣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欲歸去皆有所據非漫語也

異草

善語國有草食之令人不眠名却睡草洞冥記輿慶地南有草紫葉而香醉者嗅之即醒名醒醉草開元遺事常山有草置諸門夜有人過輒叱之名護門草酉陽東海祖州有草人死三日覆之卽活

一株可活一人名不死草十洲記瓊州有草視其節知一歲風候名知風草一統志黃帝時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指佞草述異記漢武帝時異國獻草似蒲帝思李夫人懷此草輒夢見之名懷夢草酉陽

禹餘糧

張華博物志曰扶海州上有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熟民斂之至冬乃訖名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唐詩云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

嘉客紅

宋一偏清翁邢文先儒允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龍荔

交南有一種龍荔實如小荔枝味如龍眼木與葉亦類閩廣陳剛中詩云龍荔綴如珠

三寸柑

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杜甫詩云

三寸黃柑猶自青三寸言其長也余嘗過臨江府地產黃柑有長三寸者

嘉慶子

唐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極美故稱嘉慶李千百年後稱李乾皆曰嘉慶子他物未有如此之得名悠久也

丹青樹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有合離樹紅綠相雜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蚊樹

嶺南異物志曰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飛惟皮殼而已名蚊子樹今永福山中有之鄉人爲余言

鳥獸蟲魚 六則

梟非不祥

梟惡鳥也人聞其鳴輒爲不祥昔謝艾梟鳴牙旗乃兆軍勝張率更梟鳴庭樹乃兆授官唐韋顓將放榜日梟鳴簷際逐之復還顓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横罹災患須臾榜出顓登第然則梟非惡鳥也

念佛鳥

九華山産念佛鳥形大如鳩色黄褐翠碧間而成文音韵清滑如誦佛聲唐韋蟾詩云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

龍九子

龍生九子所載不同一曰蒲牢好鳴鍾鈕之獸囚牛好音樂器之獸蚩吻好吞殿脊之獸嘲風好險殿角之獸睚眦好殺刀頭之獸負屭好文碑石之獸狴犴好訟獄門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重碑座之獸又云尨猫好險簷前獸饕餮好水橋下獸蟛蛉好傭門前獸憲章好囚獄門獸蜥蜴好腥刀頭獸蒲牢霸下負屭嘲吻與前同

猫睡

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終日跳擲者必不捕鼠見陳止齋集猫不捕鼠者名麒麟猫有味

鮫魚皮

吾閩産鋼鐵鑄刀劍甲天下劍鞘以鮫魚皮爲之堅硬如石海中有魚名鮫魚或以爲鯊魚皮非也李長吉劍子歌云鮫鮐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正指此也魚皮隱起細刺如蒺藜故云

螢車蜚蠅

閩中産螢見韓退之詩車螢見歐陽永叔詩蠅見蘇子瞻詩

卷八終

潛邱劄記六卷

（清）閻若璩撰

清乾隆九年閻學林眷西堂刻本

潛邱劄記六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尚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曰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此書傳本有二一為其孫學林所刻一為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即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刪併為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為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為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為四卷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知錄後次為卷五原本以與人書論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宏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刪去而存其與人書論經史書次為卷六蓋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稾徒欲一字不遺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尚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閒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尚沿原本之誤今悉為刪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釁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綴錄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為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矣

潛邱劄記序

余外舅太原閻先生博學稽古綱羅百代搜釋貫串語之詳而擇之精近世之號爲通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生長世冑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輙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嘆服謂後來者居上年二十餘遊長安時合肥龔大宗伯以文章奔走天下士獨深契先生爲之延譽而先生遂名滿都下及返太原故里適顧寧人處士亦客太原出所撰日知錄相示先生爲之補遺校正處士無以易

也嗣東海徐大司寇邀至京師公家盛賓客爲一世龍門獨首重先生公凡著作必質之先生而後定築其傳是樓所書埒天府先生皆能尋覽記誦與公日夕叅稽上下其議論最後家居益孜孜于學所相與往復辨論者則汪鈍翁朱竹垞爲多晚年撰述益富四方從游者日益衆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舘相與質疑訂難無有虛日蓋先生之學之邃爲當代鉅公所推服類如此余少侍先生先生屬望甚殷教誨懇至顧余性謭劣又方事帖括不知古人何語闊先生言茫乎若河漢之無極也及長稍知嚮學而人萎山頹風流歇絕又不能力爲表章如李漢之傳昌

黎此余之所以撫心欷歔而長嘆者也乙未余在都門與復申申諭商輯先生遺書復申方銳意收拾而倏以疾亡忽忽至今此事遂置高閣先生冢孫信敷佳士也屈于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已未春余南行晤于真州謂之曰眷西堂著述散在人間及今不傳則老人一生心血爲他人作嫁衣裳矣信敷泫然垂涕今困學紀聞注四書釋地二書已鏤板行世而潛邱劄記茲又將告竣皆同人佽助之力余不覺以手加額喜信敷之不墜先業而諸君子倡此義舉其有功于斯文者爲不可沒也時乾隆九年甲子孟秋盥讀門壻沈儼謹序

序

余不學且學為吏胥次日益俗學者亦不顧余
惟是盱目半生欲求一與學者了不可得甲子
夏奉
命來牧吳陵有捧檄為余屬者曰信數閔君名學林
接其言論皆有法度深器之間捧一編示余曰
此先王父徵君潛邱先生所為劄記也向散失
無紀近與昆若季踵十數年辛勤之力收拾編
次將授之梓人為乞序於余余曰嘻
聖祖仁皇帝時徵君名震動宇內一時名公卿皆與
商榷古今文字之業以徵君一言以為宗余何
人乃敢序先生文惟積誠幾三十年欲見一與
學者不得今不見先生得見先生之書亦足以
自雄而無憾矣乃為焚香盥手受集諷誦集凡
若干卷六經子史暨古今人影響疑似之論一
皆取而精晰條辨於中援據禮經論列喪祭禮
儀以及考正方輿沿訛襲謬之說為尤備而確
噫禮有五喪祭為重曲臺石渠反覆致詳他若
杜預衛瓘孔倫劉逵陳銓賀循劉德明孔衍諸
賢皆齗齗辨論自唐李林甫輩上顯慶新禮為
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國恤之典遂闕而禮亦漸
置不講有明至今以制科取士士人半多揣摩
佔括之作謄文涉喪祭者父兄且不令子弟講
誦而喪祭之制幾若擯於六經之外亦可慨然
至若古今方輿之沿革建置上溯軒轅唐虞曰
十二次曰九州曰十二州夏復十二曰九殷周
亦曰九州秦易郡曰三十有六漢易部曰一十
有三蜀魏吳州郡之割裂晉之十九唐之十道
宋三十三路元明之十二十三外如若亳若吳
若楚若齊若晉若秦若魏若越何以皆劃曰三
若京若輔若川何以悉列為四令請執學士之
手而叩之使之矢口而出有能井然理畫不一
謬誤者鮮矣摯儀班固劉昭范處義王應麟之
徒成有考誌非不詳至輿確而各行其是訛亦
互見若寰宇元和諸書引據不經指陳多舛非
閱見博而取舍精直為前賢所詒而不覺今學
者於禮則闕而不講於輿誌則以浩博難稽而
置之使愴然追遠之典體國經野之模使之日
家日汩而無所論列不幾為學者之大懼乎今
躬逢
聖朝
詔修三禮而一統志之成大勝於前代有志稽古之
士得先生是書溯流尋源不囿於一隅延攬學
言折衷至是以應

國家設科取士之實當亦作者之至願也歟集中論述有足補經史子集諸家言所不逮者不可更僕余不多頌頌其詳且至者稍舒領畧以塞信數之請亦以誌嚮往之私云爾信數諸集散失積力十數年裒然成書今且付之梓以公之天下好古之君子當必有取焉者敢為纔類及之是為序者

乾隆十年三月下浣日後學涿澤王允謙頓首拜撰

潛邱劄記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與諒哉斯言況他人哉雖然猶幸有朱子註在焉愚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但中不無未逮不無錯誤處朱子尚存安知不更精為正焉以告無憾於聖賢如改誠意章已事哉愚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說用纂之狀以示兒輩或謂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而已太原閻若璩

學林按劄記卷一至卷六乃先大父有疑即錄自為問難之書其中有已校訂者有止存舊說而未校訂者或謂林曰已校訂者自當付梓未校訂者乃古人舊說似宜刪去林對曰是皆先人疑而未討之義雖存舊說正多創論補前人所不及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之力於風詣往來問難之家夢先人手跡陸續成帙若分門別類林劫而失學不敢漫為分晰惟依箇中原本付梓開雕以成先志云爾乾隆九年歲在甲子仲冬既望孫男學林謹識

潛邱劄記

較閱姓氏

大興黃叔璥玉圃　眞州吳敬雲崧生
平陰朱續晫近堂　眞州蕭　理貫夫
襄平高士鑰景萊　岑山程宗揚東起
安邱曹　涵巨源　岑山程春浩懷遠
閩漳朱　輝實甫　厚村孫士勉佀安
天津王又樸從先　古歙程曰庠虞南
桂林冷時松茂若　維揚許華生西存
吳門周夢華元禮　眞州蕭　曠冰湛
吳門陸廷燦朗亭　武陵胡佑申謙齋
山右李如桂文攀　古歙程　梁禹甸
雲溪丁其祥朗亭　古歙金之洵超寇
毗陵黃　簡應中　古歙方逵泰嚴武
奉天蕭　欽時亮　眞州王國樑廷三
雲南南應心暉東　古歙金文昇曉瞻
淮安吳　泰方岳　古歙方元鵾堯居
淮安周龍官翼皇　西安張世統述先
岑山程振箕澤方　淮安楊嘉紳書佩
岑山程　奎夔州　徽州胡善譽半山
淮安阮學浩裴園　徽州程　瀚匯六
淮安阮學濬澂園　岑山程　佺蔵南

岑山程　鍾馥應　新安江　瀟靜涵
岑山程　鏊藝農　秀水徐高華海文
淮安劉景瑚兩至　眞州汪　楷樹瑞
蒲城王克任志仁
維揚馬曰琯秋玉
維揚馬曰璐半查

此書編次漫無義例校刻出後草草尤有前後重出及脫文
錯簡者昔余刻本多以是正謂書原陳頭目南中未據有
寫本書四冊題為風庭掃葉錄末有跋所輯兩卷中乃
有該及竹垞詩跋處可笑及披閱終卷始知潛邱劄記一二
兩卷與與釋地餘論表所異說也取刻本對勘後二種無異
處前二卷補脫文二十一條訂論不符闕文層上最可異者卷
一竹垞部繆議取刪但一則其前半竟誤入卷二別為一則是俱
謂此本附之殊不可解矣古人著書多手自編定或託諸同志
似此固不致貽是之辭應數先生
歲在壬戌立冬後五日傅沅叔以校藏園

潛邱劄記卷一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出孔庭纂要

禮記疏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宣三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注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

金氏前編註武成云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為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

前編云史記載采薇之歌詞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夸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君道篇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議兵篇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議兵篇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

解蔽篇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註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音剩相土契孫也

解蔽篇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

宥坐篇孔子曰夫水其萬折也必東似志

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註蓋當時以盆為量

魏世家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

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刑法志時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

晉書李密傳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

倉公列傳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逸語云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莊子逸篇金鐵索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朱子論易曰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

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亦以是為虞書

又曰桑穀之祥太戊問伊陟雉雊詩外傳以爲穀生湯
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
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於政事故桑穀
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
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
傳之誤

又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
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
後之質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
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

又曰古者步百爲畝周古之百畝爲今漢四十一畝

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爲今三百七十五畝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諱讖禮而僕讖爲言者所詆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
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
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
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
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
卷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
乎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
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當從國策

黎亭在長治縣西南孔安國傳黎國在上黨東北時
郡治長子也

李善註文選引上谷郡圖經白黃金臺在易水東南
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
也

秦秀議何曾謚曰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
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
哉

魏書辛子馥列傳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
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
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
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
朝廷善而從之

北齊書方伎列傳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
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

之間習儒業
隋書煬帝帝紀大業九年十月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
隋書蘇威列傳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日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隋書周法尚列傳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為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鋭賜奴婢百口

隋書王充列傳大業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
史記晉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鄎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
輟耕錄東觀餘論斷瘞鶴銘為陶隱居書決非右軍亦非顧況其鑒賞可謂精矣
史記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南齊書高逸列傳東陽褸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獸毒螫者皆避之
平揖古賢氣吞時輩　詠歌帝載黼藻王言
楊綰傳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
舊書綰傳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
舊唐傳任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
新唐書列女列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楚幕有烏楚師遁齊城有烏齊師遁
後漢書獨行傳向栩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尚書是正禹貢曰禹得雒書遇事皆成九段猶部子悟易遇事皆成四片古人學有本領非苟焉已也
此本鄭樵
尚書是正金縢曰事有一人然而衆不必然者嚙指動心是也有偶然而後不必然者射石羽沒刺山泉湧是也凡此于理疑無于事信有信信而疑疑固不害也余讀金縢之書可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矣

尚書是正無逸曰文王無日中之食唯不暇也商受
有長夜之飲惟多暇也

尚書是正顧命康王之誥曰是書與金縢皆受道之
事然金縢質而是書文也金縢雷雨滿盈時丁草
昧天地崩毀事起倉卒是書承草昧之後創爲儀
注當倉卒之際示以整暇覺金縢險而是書平矣
讀金縢可以觀仁讀是書可以觀禮金縢周公之
書是書召公之書皆孔子所取也蘇氏謂太保宜
使太史奉册授王于次諸侯宜入哭于路寢見王
于次王宜哭踊答拜嗟乎此豈行哭時耶至譏冕
服爲失禮而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

時而可者此大不然于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
者有三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則三年之喪
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
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
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
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朝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
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删書之意深也

尚書是正呂刑曰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無窮上
下比罪一段猶今之用例矣

紹興古器評曰周犧尊規橅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
兩犧突然而起通體飾以雲雷饕餮蓋周物也自
漢儒釋犧爲莎制器者遂畫刻以鳳皇之象其形
婆娑然由從臆斷還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爲
陋矣

博古圖曰周犧尊二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
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
而鑿背爲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說以謂
犧讀如婆娑之義而刻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方
是時其器秘於潛壤未之或見則由從臆斷而遷
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

周象尊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爲尊禮記曰犧象周尊
也鄭氏則曰以象骨飾尊阮氏則曰以畫象飾尊

殊不合古此作象形而出於冶鑄則鄭阮之謬顯
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
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
是爲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爲一家之論牢不
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
謬邪

周素犧尊考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爲莎又或作獻
戲其字不同其爲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
鳳皇娑娑之狀曾不知止以犧爲飾耳因其字畫
形聲舛譌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犧
爲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罍相類但兩耳連

璟爲小異也
顔眞卿唐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云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焉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　初山中有上淸眞人許名穆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忠備其跡而進上之　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款書尤妙客或貫之云貿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旼彊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
裴度唐西平郡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愬憕[illegible]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旄雄鎭三爲主盟

顔眞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宋公神道碑銘云中書令河東公張公說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激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坐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　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詠諧人輒疏取
顔眞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父惟貞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則亦以舅弟爲內弟然而非空同所知

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旣漢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即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在玄枵禍衝于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愼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爲說

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旣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未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豕韋實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旣水屬何故與宋鄭同火稗竈先知之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錢牧齋後徐世溥巨源書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瀟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柢韓柳所讀之書

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曾侍郎志敘古人讀書
爲學之次第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宋人傳
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
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先時失序者更
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辦也自時厥後踏峙究具
逢原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眷山兄弟
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而
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榛廢
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盛之歲年耗靡
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頗欲以餘
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

所不能况如僕者流浪壯齒汨沒俗學侵尋四十
聵耳慵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
志則其不逮於古人也亦已明矣愚嘗舉此段以
告人其言之沈痛深實直可流涕二百年文章幾
問不能直追配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杜
濬于皇聞之曰三百年畢竟未生出昌黎輩來耳
若生出昌黎輩豈數句時文所能掩其筆端趙琳
石寅聞之又曰韓昌黎雖衍俗下文字畢竟未作
過八股若作過八股其筆端亦必變壞濠謂收齊
自指廢日力言石寅則指壞筆力亦正可相參
况伯恭大事記朱子謂其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

張湯殺狄處皆說得着愧殺人愚謂朱子之說白
樂天也亦然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
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此豈不令人
愧殺乎至論陶淵明則不然曰晉宋間人物雖曰
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
招權納貨淵明眞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
人物嗚呼此可謂深得淵明之心者矣乃蘇子瞻
著生平嘗慕二公至爲之辭曰淵明形神似我樂
天心相似我合二公而並稱之其無乃未識二公
之心也者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

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朱子謂其說爲妄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并
無可考不知漢書固嘗有其說也劉歆移太常博
士書孝文皇帝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
置博士此非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之明驗乎特未
見儒林傳耳其謂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則指
武帝建元間而言蓋武帝以董仲舒對策凡不在
六藝之條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故止
立五經博士然論語孝經謂之非六藝則可謂之
非孔子之道而亦罷黜之可乎哉嘗考諸兩漢論

語雖不立學官如蕭望之張禹包咸包福輩猶以之授皇太子與天子及博士弟子試亦以之射策至和帝末徐防始奏論語勿以射策其令學者專經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夫曰所失或久則論語之與五經同射策固非一日矣此又論經學者不可不知也（按順帝時置醫上古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宣帝詔六題于石渠其講一經）

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註宜採入

萊州府志鄭公鄉在昌邑縣南一百二十里有鄭公社即其地

唐碑稱康成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邑鄭取以歸于我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註防魯地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註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註鄫國今琅邪鄫縣

朱子曰俗傳脈訣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五代高陽生所著

歐陽公曰令狐楚碑文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耶卑蔑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

濟寧州去古鄒國城若干里（古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一十六里）

論衡命祿篇云故曰力勝貧愼勝禍

率性篇云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

書虛篇云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

雷虛篇云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

道虛篇云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

藝增篇云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

非韓篇云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

說日篇云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

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

程材篇云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

程材篇云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
宋史梅堯臣傳工爲詩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
前人所未到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
知言
程材篇云說一經之生治一朝之事旬月能之典一
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
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
考跡民事
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
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
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
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
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
氣滅也
別通篇云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
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
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于都邑者心厭觀于大市
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
別通篇云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
別通篇云是故盜賊宿于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
者無道術也

別通篇云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
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
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
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
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
海經不能定二疑
超奇篇云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
武周公竝出一時也
超奇篇云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
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
超奇篇云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
超奇篇云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
士皆通覽之吏
超奇篇云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
後人新造蜜酪辛苦
寒溫篇云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
譴告篇云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
者必同氣者也
明雩篇云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
順鼓篇云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
洪水之良醫也
商蟲篇云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

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
齊世篇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宣漢篇云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
須頌篇云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祖父不賢故不畫圖也
佚文篇云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佚文篇云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
佚文篇云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

佚文篇云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佚文篇云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佚文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云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然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
言毒篇云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
言毒篇云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
譏日篇有葬歷有堪輿歷
譏日篇云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

所諱未必有凶禍也
定賢篇云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
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
定賢篇云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
正說篇云畧正題目麤麤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
書解篇云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
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
書解篇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案書篇云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

餘溼濕也

案書篇云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對作篇云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

對作篇云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

自紀篇云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自紀篇云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自紀篇云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予手

自紀篇云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入眔禹目當復重瞳

自紀篇云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夸俱旅不貪與跪比跡

北齊書邢邵傳邵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

顏之推顏氏家訓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

後漢書馬援傳耿舒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王丹傳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周禮序杜子春在永平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

宋史藝文志孔叢子七卷（漢孔鮒撰宋咸曰僞書也）

通典宋庾蔚之曰女子旣出則無厭

馬融儀禮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註曰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喪服小功章）

唐書經籍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

唐書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

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
補王者神智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嘗曰研窮義理之
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
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
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舊唐書經籍志孔叢七卷孔鮒撰
舊唐書經籍志今字石經尚書五卷今字石經鄭玄
尚書八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胡渭生朏明解關雎曰流訓求未得也采則得之矣
芼謂既得而擇之也字義具見淺深不必改訓況
詩之用字亦有變文以協韻而義無所別者如寔
命不同寔命不猶何以異之何以予之同猶異乎
豈亦有淺深之序乎
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
開元禮曰出降者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各爲人
後者亦如之
唐岑參驪姬墓下作詩自註云夸吾重耳墓隔河相
去十三里故詩云驪姬北原上閉骨已千秋澮水
日東注惡名終不流蛾眉山月苦蟬鬢野雲愁欲
弔二公子橫汾無輕舟
唐李白有焦山望松寥山詩
唐李白題江夏靜修寺白註云此寺本李北海舊宅
詩云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
周禮太卜卜立君鄭註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
龜人註世本作曰巫咸作筮
校人註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
小司寇詢立君鄭註立君謂無冢適選于庶也
考工記註若世本作者是也
士冠禮鄭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俠音甲
俠拜者前後兩拜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再
一拜謂夾一拜在中
士昏禮婦拜扱音揷地鄭註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
猶男子稽首賈疏手至地則首不至手空首拜頭
至手所謂拜手也
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鄭
註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賈疏衆賓各得主人
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
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鄭註三拜亦徧也衆
賓皆答一拜鄭註壹拜不備禮也
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賈疏衆賓無問多少總三拜
以賤旅之衆賓共得三拜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鄭註三拜旅之示
徧也
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鄭註言三
拜者衆賓賤旅之也
明堂位註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少儀鄭註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
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則不手拜者爲大
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樂記疏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鄭註
南風之詩其辭未聞也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
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
海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
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
以爲知言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晉惠帝年號

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不雜學故明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
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右中說鈔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
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

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兢諸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
行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
夫欲售僞者必假眞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問餘耳曰光初寶濯曰凶終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
書蔑如也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卞出卞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
知可知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右法言鈔
丁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右獨斷鈔
朱子曰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
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
鄭氏註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鄙意舊
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
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爲換却其學
易傳叢子
朱子答程泰之謂禹貢曰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
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
切者明耳
語類中庸曰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
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
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
草廬言鄭康成於中庸二十九字上以十三字註之
朱子深有取焉初不曉所謂後讀朱子語類乃雖
有其位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
之位朱子稱其甚簡當以爲古註有不可易是也
朱子謂伊川易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
物也有未盡
晉鄭樵好說中原山川後識者見之云全不是
東匯澤爲彭蠡多此一句
禹治水時想亦不曾徧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
不成禹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
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
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
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幷看謚却
附會作小序美刺
大序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卜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紀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不關史甚事）
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
也此語甚切當
論抑之詩曰以史記考之衛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
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
友冢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
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

此芽孽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故曰不是鄭書乃成燕說

其變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　春秋甚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

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

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歲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朱子論孔叢子因曰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是無柰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爲之是何所爲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繼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爲子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現降爲大功此說非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

周禮亦如唐六典雖成唐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

直卿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一畝當今二畝四分五厘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爾

古升十六寸二分爲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爲斗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

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

門是外門雙扇户是室中之户隻扇觀儀禮中可見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壘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今日天下且得箇姚崇李德裕來措置看如何

人言何休爲公羊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

孔叢子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不可曉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禮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贓出（見李蔚傳贊論華人增加處）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亟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尚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illegible]死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此條不見語類）

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

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薛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

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可學

論文中子曰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語

注衞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憸挾

人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

肉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及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丼分番入衞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

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
古是今之書又曰是一箇通典節要
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　二十五月祥後
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
年二說俱非
服議漢儒自爲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爲宗禮記
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緻
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
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大當作閒

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
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
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爲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
天禮爛熟也
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
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
上也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
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

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
雜共一廟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
了
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子細
趙順孫孟子纂疏曰滕國在漢沛郡公邱縣東南
密國在今寧州阮國在今涇州共阮地今有共池侵
阮徂共蓋侵阮直至共之地也
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之百畝當
今之四十一畝也

薛國即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爾
古者之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
金曰鎧
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
方法計之爲九萬夫
長洲朱隗序曰詩貴獨立不貴附和當深求本領而
後博以古人之風軌氣韻融液而神明之此昔人
論詩之指也今之爲詩者多矣大抵務華整則病
駁積而聲調未俊習清遠則苦淺弱而神味不深
又往往好言漢魏唐初盛若夫中晚以降概置不
道然其所爲故未盡合也閒子古古自沛來出其

所爲與木居豐字箴示予細秀奇麗當今無兩後以自潛至吳遊西湖諸詩屬予刪定予謬有點竄且以偶見質之謂細秀宜亮惟拗與澀是傷細秀奇麗宜雅入詭與僻乃病奇麗閻子大然之投書于予曰英雄多爲欺人語然欺人也非可以欺英雄也當其造語時已劌劌乎其不自安矣不待人摘之而始見也乃有摘之而于心不服者何也其摘之者未當則猶欲以不服者欺之也若夫言刺其心如藥之攻其病正自有針芥相投之妙且有從來不經意處一加破示而汗流浹背者如兄之刪第之詩之謂也嗟乎閻子之以虛受人則眞不

可及矣其所爲論詩者亦既無餘蘊矣余又安能加一語以序閻子也天下人皆謂閻子狂而自負其才嗟乎豈知閻子者哉若閻子者骨傲而情深學愈博而心愈下者也余蓋自謂與閻子稱知己也夫

歸熙甫上公車賃騾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擲空同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此亦無他只文理不通耳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徵傳後文挾冊朗誦至五十餘遍聽者皆厭倦欲臥而熙甫沉吟咏嘆猶有餘味宗伯每嘆先輩好學深思非後生所能窺也

雲間夏彝仲上公車者六不第者五彝仲曰始我初不第時意中不能無少動已而出都門見吾儕被落者車馬行於道習習若蟻然當此時自視亦蟻中之一也夫蟻一有求而不得豈可遂有憤疾悲怒之心哉即有之人亦何從知之而天亦何能憐之故自此以後失志而愈安處謗而益靜即他人代爲不平而我以爲無傷也彝仲生平不飲酒不作詩諧謔戲弄之事皆所絕意獨端居一室之内而讀書焉

朱子文集答黃商伯書云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

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

答黃商伯書云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編檢諸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爲之說　左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語類及先配後祖之說曰左氏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崑山吳喬論八比時文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惟元人就古事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時文雖闡發聖經非註非就代他人說話亦然我故曰俗體也

傅寅同叔禹貢集解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通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

梁武帝千賦百詩直疏便就

劉熙釋名曰拜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

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曰今皆亡惟堯典存也

說文解字寤一曰晝見而夜寢也

曹丕令曰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

陳思王集桓君山曰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云

唐書李蔚列傳贊曰華人之譎誕者又攫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辭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

董仲舒列傳武帝即位仲舒對策曰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

容齋集曰昔蔡君謨書晝錦堂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

世說新語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晉書王羲之列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云云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張彥遠名畫記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于晉代幃帽興于國朝舉此凡列亦畫之一病也

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七月乙酉並日蝕十二月壬午又日蝕按通鑑目錄是年閏八月

象緯訂曰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爲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爲準而分之爲赤道

天無黃道以日躔之所經爲黃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爲十二次

隋書天文志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歷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

唐書歷志僧一行日度議曰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歷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夫有劾於古者宜

合於今三統歷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歷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輙差達歷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莊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襄二十一年九月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七月昭七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

通鑑天寶九載八月辛卯處士崔昌上言案是年八月丁巳朔無辛卯後讀玄宗本紀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爲三恪

王肯堂曰醫家以幼科爲最難謂之啞科謂其疾痛不能自陳說也

黃太沖曰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在己卯周公營洛在壬辰成王顧命在壬戌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

張以寧曰今既有其定說譬如判榛塞路前之人既已雜而開之以任其甚難者矣而後之人乃不廓而廣之而辭其所差易者爲以一己之嫌疑而廢前人之功力非君子忠厚之心也

又曰先儒謂朱子之學一邊作冊子上工夫一邊作心身上工夫故能上接孔孟也至於天文地理制度名物則多用漢儒之說而不從其悖理害義者若其有疑不能自信於心者則姑闕之如魯論道千乘之國有馬氏包氏二說不同於集註但曰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不知項氏家說攷以開方法馬氏包氏之說一也若此類者甚多其他則曰疑有闕文誤字皆不敢彊爲之說也

隋煬帝時蘇威欲諫不敢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

根證該審　左證其謬　根證實

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發規蠡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　崔植語

高忠憲曰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夫子出以六經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誅夸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即治者以六經在也

讀書劄記曰孟子爲卿於齊終不受祿夫君祿且然況交際乎蓋守身若此其嚴也而彭更猶以爲傳食之泰萬章至比於禦人之貨其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若此而今人誑取與便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蔡公鶴江在詞館與新都楊升菴友善姓名字見升菴文集卷五十七云松江陸子淵深語予杜詩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淮南蔡衡仲昂聞而擊節曰非唯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近錢牧齋徧考宋刻本並無知係楊氏假託余家有宋本檢之亦無因思紅渠羅襪郎用杜詩羅襪紅蕖艷穿鐙銀用韓偓馬上見詩和諾穿玉鐙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故作杜詩者亦須字字有出也疑淮南擊節之言亦係楊氏假託以自重特爲辯之

列朝詩集朱參政應登傳執政多北人忌其文曰此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文學士率不得列清銜何元朗曰空同作朱菱谿志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詩至李杜亦一酒徒此劉晦菴語也晦菴北人樸直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西涯長於詩文一時後進有文者皆出其門而李何及菱谿輩特自立門戶不爲所牢籠云余按菱谿先生墓志銘云執政者惡抑之北人樸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此指劉文靖健又云柄文者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清銜此指李文正東陽空同據其家狀作志文必不誤而牧齋以李語爲劉固誤何元朗又混劉李語而一之尤誤且文靖號晦菴非晦菴也偶得寶應朱氏世錄遂據以正之

攷問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自此以往季氏邪世世執魯國之柄乎余曰未也傳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執政文十年臧孫辰卒而東門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執政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三君文子始見文六年是文子初立猶未相也況前此乎

右司馬范欽字堯卿號東明性喜藏書購海內異本與王鳳洲家歲以書目取較各鈔所未見相易故浙東藏書家以范氏天一閣爲第一

蔣鳴玉曰川西皆岷岷北流爲洮入黃河南流入川爲大江此知岷嶓總是一山只橫障西南二處爲異耳今江水果隨岷嶓雅嘉眉直下中間如嶲州之大渡沫水夾江之青衣雅爲之漢水無不湊集

至嘉定爲一都聚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
愜合 溝水記考
齊東野語永嘉甄雲卿字龍友辨給雄一時談笑皆
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甄
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
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
輟耕錄今人謂駔儈者爲牙即本謂之互郎謂主互
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譌而爲
牙耳
齊東野語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
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旁吾夫子乃作禮於

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倣聖人也一日傳旨俾
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
氏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
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癸辛雜識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疎星
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碧
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
唐書宰相世系表
關氏出自商大夫關龍逢之後蜀前將軍漢壽亭侯
羽生侍中興其後世居信都爲孫播相德宗
陳繼儒見聞錄楊尚書博爲大司馬時鋤過前門武

安王廟必投鄉晚生帖楊亦山西蒲州人也
陳幾亭曰凡事到至當處無不一貫者果合人情決
合天理眞學問只是體得人情透眾便民生決便
國計眞經濟只是算得民瘼到
南齊張融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失文豈有
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
黃太沖論卦變曰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
得其解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竝出則釋爲而
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頗以此說變而以反對者爲
綜奇偶相反者爲錯於頤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
對者而亦覆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

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畧不
之及乎爲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
蔡襄曰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遼絕不比然出政化行
德澤使之達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
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
之宰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
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
魏了翁瀘州學記曰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
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
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
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

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品異物不挑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

鄭樵氏族略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文王爲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

高忠憲言經莫尊于易莫古于書書有四始焉言俊德精案文作而古德者祖之言放勳而立功者祖之

言歷象山川而立法者祖之言典謨而立言者祖之四始備而天下之道具是矣

劉後村克莊題餘干姚三錫書鈔云頃傳湯序心傾艳兹得姚鈔手閱開朱子所疑非孔傳漢儒之罪甚秦灰時書縱未經筵召歲晚寧無掌故來攬攜遠臣慙力薄不能爲國論遺才

汪水雲元量幽州歌漢兒辮髮籠氈笠日暮黃金臺上立

王士禛貽上跋元人畫曰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註廢注疏而專言義理是也

趙氏德曰轉附作轉鮒屬萊州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唐鶴徵揚龜山先生論曰獨晚年一出衆口狺狺楢爲可怪夫所惡於權奸者非爲其擯斥君子耶倘用一人且當究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併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絶無從善之機君子亦無包承之吉置天下之成敗以完一身之名節而後爲君子是沮溺賢於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爲世難勁勤乎爲權門鷹犬也秦王

氏之配享排擠康之和議必非舉王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所爲出正其萬物一體之仁視其君之顛覆有若親之見食於狐狸視其民之陷溺亦何異於孺子之入井宜毀古日至會不足當其一吷矣嗚呼此王大成心法也

韓邦奇曰今尺惟車工之尺最準萬家不差毫釐少不同則不利轂是孰使之然哉古今相沿自然之度也然今之尺則古之尺二寸也所謂尺二之軌天下皆同是也以木工尺去二寸則周尺也

詩詁云九拜鄭說皆非一稽首謂下首至地稽留乃起二頓首謂下手還首於地即起三空首謂下手

首不至地四振動謂恐悚迫蹙而下手五吉拜謂
雍容而下手六凶拜稽顙而後拜七奇拜奇不偶
也謂禮簡不再拜也八褒拜謂答拜也古文報亦
作褒九肅拜謂直身肅容而微下手如今婦人拜
鄭以稽首爲頭至地頓爲叩地空謂頭至手所謂
拜手吉爲拜而稽顙凶爲稽顙而后拜奇爲先屈
一膝或爲倚拜鄭司農以褒拜爲持節拜鄭大夫
以振動爲兩手相擊皆非也

歐陽修得韓愈遺槀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
絶馳而追與之並

張方平曰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雒洛
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

後棠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郝經策得
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
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
兵略皆轉而授於我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
戒也

南齊書目錄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爲
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楊雄傾揖拜辯荀子大畧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
與腰平如衡也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
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折腰揖即古之拜也
今之稽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
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二
事殊與古拜不同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辭用
今之喏亦是兩事疑皆與古揖不同古揖舉手而
無聲也

古者不分銀錫而銀皆稱錫衛風如金如錫金爲黃
金則錫非銀乎

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即銅錫即銀也故曰
金幾分錫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栗氏爲量煎
金錫聲中黃鍾之宮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慘和作
斧斤戟刃而量能聲中宮乎況今之錫與銅亦不
可摻和以冶也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皆稱銀錫武
漢造銀錫爲白金其稱猶爲近古也

越絶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
冶用以爲純鈞之劍尤可證鑄兵用銅蓋必兼以
錫乃淬利也同上

賈公彥曰凡言互文者是二物各擧一邊而省文故
云互文

趙大洲曰物不通方則困窮見不通方則學陋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

餘冬序錄有漢儒引書異字異義

董斯張曰王霸正名篇千古奇作

錢牧齋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譬之有遺矢於此一人逐而甘之以爲能飲也又一人從旁正之曰是自擇焉其可嗜者五穀之精英其他則糞穢也甘之者可謂大愚矣從而正之者亦未可以爲智也引喻不經聊以發去病一笑耳

權會以誦易經散鬼徐份以誦孝經愈親疾

宋史地理志楚州淮陰縣嘉定七年徙治八里莊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册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

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

劉蘭列傳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徐遵明列傳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

劉元城歲晚閑居或問公何以遣日元城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輟耕錄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不可單用

大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

羅廷年王常泰漢印統有韓王印覆斗鈕其文甚工疑爲漢淮陰侯物令兒子詠摹於左

商邱侯太常執蒲家世戍籍子恂爲少司馬將去之太常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

齊東野語周益公嘗過范文穆石湖題名壁間曰吳

臺越壘距門幾十里而堙沈於荒煙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閟絶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

揮麈錄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間稱之於一時者如二蘇文安先生洵文忠軾文定轍

成二年傳宋文公卒始用殉然宣十五年載初魏武子病欲以妾爲殉則已有之若此乃戎俗也始染於秦（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書莊公十六年也）以次延於晉至於宋則中原而亦然矣書曰始用傷中原也朱子歸

其獄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習以爲常無明
王賢伯以討其罪嗚呼豈非拔本塞源之論哉
闕翺曰周成王時蒲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
太公
班志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
封師尚父是爲太公
史記周武王時侯伯尚十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
胡三省註通鑑序曰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
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駮以己
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

剖斷蓋訬管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
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
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
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
大清律田宅條例屯田人等將屯田典賣與人軍丁
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邊外爲民夫典賣尚不可
況挖廢之乎此又律例所未載之大罪也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
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
咳唾皆成珠璣
卑孟既歸猶夢而爭王室之事虞世南既死帝猶夢

其進我讜言直諫死之異關忠臣之盛節也
荀子曰喪事也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
劉攽中山詩話杜曰阜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
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
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江祏常詣謝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
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遂構而害之
黃中字仲昌官修撰與朱文公同時往復講辯欲於
實地上用工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嘗校藝漕闈學
禁方嚴中發策有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
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囘既倒之狂瀾

不用則倡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任此責者誰
與文公後見之曰此等議論令人歎服
唐舒元輿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辭曰斯
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
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上於斯嗚呼主人爲
吾寶之王安石倉頡臺曰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
呼多言祇誤後生此一銘一詩俱有不可名言之
妙宜三復焉
王道思慎中沈青門詩序曰君恂恂恭勤風致藹然
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拘於聲律之外如
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敲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

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拾他人以歆你出鑊
言又如覘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
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拔劍之
怒抑又何也亦抄極形容之文

或疑丙川當是西川蓋綿竹縣唐屬漢州德陽郡西
川所領不知說亦也此自出漢書孫寶傳

錢牧齋曰序項王項伯等其嚮坐者爲下文舞劍翼
蔽張本也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序夫其凡引雜證雖嘗刪次而
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咸在所錄固不
敢過求其眞贋也

任昉述異記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
珠玉不如金錢

程大昌曰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皆在秦關之東漢
關之西

楊文懿公守陳謂舜典象以典刑章乃舜命官語非
史臣記事之詞

湯胤勣字公讓東甌襄武王曾孫也有問古名將者
胤勣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
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勣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
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
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

顏氏大宗碑顏君廟碑俱唐顏眞卿書在今上元縣
金陵鄉宋乾道中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
名顏碑衙

廟碑云含琅邪臨沂人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
上元縣府山西七葉者含髦綝靖之騰之炳之見
遠也八葉曰協爲梁記室九葉曰之推則入北齊
爲黃門侍郎隋東宮學士十葉曰思魯入唐十一
葉曰勤禮十二葉曰昭甫十三葉曰惟貞十四葉
曰眞卿兄弟凡七人眞卿行六碑稱第七子似誤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
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攝二書之勝

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
爲奇怪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
而益暢之并去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
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
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遠矣

齊東野語世傳涪翁喜苦筍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
如忠諫之可活國陸放翁從而獎之曰我見魏徵
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

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
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
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

齊東野語曰書籍之厄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

又曰淳祐己酉直齋陳振孫二卿修吳興人物志

宋眞宗得天書以問孫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明李應祠命寫佛經抗疏言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

語錄武王當時封許多功臣國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

隋大業改漢津縣曰漢陽寰宇記云以在漢水之南章山之陽故名

甬上李鄴嗣曰先輩言古今撰述之盛前無如葛稚川所著書六百餘卷其次即先生所著六百八十九卷亦極盛矣

萬歷中黨論起而吾邑榜名已衰故鄉先生無顯然爲東林以至膠庠閭里間皆莫能辨別邪正奄黨楊維垣戍此十五年間問字者屨陌滿戶楊亦繆爲下上士益日附之家君嘗獨笑曰使此老戍江南不知何法可得生活矣楊又喜談制義毀試童子大署其門曰授小兒祕訣夜半有人續其後曰醫太僕官方明旦楊視之大窘

楊維垣戍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卷以見志屬人題詠適同宗闇用卿先生自浙至謂人曰今聖明在上手定逆案如山楊名在案中果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諸君紛紛何爲者楊聞之立取卷回後直指使者訟劾用卿楊亦與有力焉

黃太冲律呂新書叅義云鄭世子考羊頭山秬黍以時制等則秤之百粒得二分五釐積至兩龠二千

四百黍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爲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一斛度以八爲率量以三爲率權以六爲率

宋程實之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禹皐戒君儆於未然詳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高宗肜日等篇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

癸辛雜識管寧初無白帽事獨杜佑通典幘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

晏侯蕃詠被中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心覓襪羅杜牧

雙行纏云䌷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
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唐書循吏薛克構列傳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
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
旣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刹江賦
鏁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為曲江惟善据枚乘
七發引用因此得名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淛
士誠據吳遂不仕
世說新語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
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

出王公旣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
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
豈可復屈耶 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眞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
平甫曰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鏡塘白塔
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
子語也
程篁墩曰有若天誘其衷而不泯其迹以為後人尋
疑勘誤之地
又曰一書之中固有此得而彼失亦安知無此失而

彼得者若膠於一而盡廢之非善於讀史者矣
唐援懷瓘書品後漢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
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
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為不能濟於亂世常抱經
歎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宏方造林未見則
睹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此道將
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
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平中卒靈帝
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
本為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
汲引予所尤異者濂洛關陝諸賢皆為所薦周茂
叔傳載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為廣
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載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
行義詔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
張子厚傳載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
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為邵堯夫雖未為所薦公
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夫道學
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者
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一一獲其用焉嗚呼若

上獻者不獨得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爲何
如哉
恐當諱太祖高皇帝之所棄易武觀其有常也三之欲之形業有本對去有未藏
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
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户重于師弟以師之
門户爲門户者固多不以師之門户爲門户者亦
不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户有始附正人既而與之
爲敵者有始主邪說既而窺其黨將敗逆反攻之
者皆惑于富貴也

東林書院復於萬歷甲辰首善書院建於天啓 天
下書院毀於天啓乙丑復社起於崇禎辛未會試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

以數而言也理在其中矣 太祖高皇帝有言曰
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
然理無不可爲之善此主理而言也數有所不足
道矣又曰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特時有未
至耳又未嘗不以數言大哉聖訓眞可續入六經
矣

韓文公之壻李漢爲文公作集序止稱門人而不稱
壻朱文公之壻黃榦爲文公作行狀止稱門人而
不稱壻古人重道統而輕私親如此

蘇子瞻一生人知其見阨于荆公而不知極行力於
荆公方新法之行也子瞻力爭以致竄逐瀕死而
不悔既成其爲元祐之正人及新法之敗也子瞻
鑒此遂不復言變更制度一意勸上以安靜又免
其爲早用之安石故內前言之則是其不善者惡
之由後言之則是其不善者而改之子瞻之爲子
瞻其妙正在於此

蘇子瞻不附荆公易不隨温公雖感歐公之知易感
韓公之愛雖辯王鞏之當舉易劾周種之妄舉雖
户最發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
盡性也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安命也
二語之妙置之先儒中殆不可復辨後讀莊子達
生篇乃知其全本于莊子但易生字爲性字便覺

淮南爲勝郭象注曰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二語亦妙

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昔人以此八字爲東坡論道之
語

秦滅魏聞張耳陳餘此兩人魏之名士名士之稱始
于此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齊國之高士也孔子
順與安釐王論天下高士曰其魯仲連乎高士之
稱始于此

唐應德序董中峯集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
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
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

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
立儲與用人同一關紐宋王成器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猶丁度對宋仁宗曰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之論是也然二者俱以人用法不以法勝人即在承平之世要當以治人為急耳豈宜先嫡長而不問賢愚據資格而不覈功罪乎

今人稱廉恥二字輙相連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實根心之

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

三代以下郭子儀之德比於周公而其福則過於周公狄仁傑之志苦於伊尹而其功則過於伊尹何以言之尹猶為其易而仁傑實為其難也尹能見信于百姓而仁傑不免見誣于酷吏尹能感格者太甲之非心而仁傑所轉移者女主之逆志也尹歸嗣上于亳都尚未嘗亡仁傑復廬陵為太子唐祚已久也

天下極厚道之人可以富亦可以貧可以富者天補之也可以貧者人制之也

天下極可憐之人是自滿極可恨之人是自棄

孔子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乎孟子論武成取二三策便識得讀書之法論北山以意逆志便識得讀詩之法

嘗考明世宗初以議禮而獲罪者如喬莊簡宇王文莊俊何文簡孟春楊修撰愼石文隱珤林貞肅俊皆出於李西涯之門以議禮而獲進者如席文襄書方文襄獻夫霍文敏韜黃尚書綰皆出于王陽明之門西涯本以辭章教門人而門人據經守禮百挫不回陽明以理學教門人而門人反依附揣合以致貴顯人固不繫于師承如此

歐陽公議濮禮為臺諫所共非獨蔣之奇傅會之而後之劾歐公者即之奇也張桂議大禮為舉朝所不容獨楊文襄極稱之而後之傾文襄者即張桂也故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歐陽公從祀在嘉靖中實永嘉以濮議而進之雖稱其功同於韓愈實以其議合於己私也又嘗過鈞臺賦詩譏嚴子陵不為光武議禮而去夫已既儌一時之幸得君擅政聲勢烜赫亦可已矣而必欲牽合古人紛紛褒刺吾不知其於永叔何所加而子陵何所損也

宋元祐中朝士以類相從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又

有不立黨者又有韈直無黨者至章蔡用而諸賢
盡錮爲奸黨是君子始異而終未嘗不同也萬歷
中與東林相角者有崑黨宣黨又有齊黨楚黨浙
黨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閹出而諸黨盡化爲逆案
是小人始異而終亦未嘗不同也然君子始異而
終同同歸於禍小人始異而終同同歸于利則其
是非固不待辯而知矣以上二十二則甲戌

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與周茂叔相遇語連日
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荊公博辯騁辭人莫
敢與抗獨呂晦叔以精識約言服之荊公曰疵吝
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荊公之屈服於正

人如此何一旦柄國復誅自信豈真性之不可易
邪抑貧賤時能下人而富貴後遂矜己邪

王莽時求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宋神宗封三閭大
夫屈平爲忠潔侯元至元二年追謚唐杜甫爲文
貞至正十七年追謚唐劉蕡爲文節此數公皆以
曠世之才負忠憤之氣或被讒以死或齎志以歿
而獨見褒於百世後之人主亦可謂藝死之德音
文人之寵遇矣

韓魏公當英宗初屢以危言動太后後簾下忽問漢
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
所問何王耶太后語便塞按兩昌邑王者昌邑王
賀之父名髆武帝子初封昌邑王而賀嗣立者也
公蓋援此以折太后若爲弗識其意者而太后亦
不復敢明言則上以全國體下以消母后之邪心
孰謂宰相而可不用讀書之人乎

近代文士務博而不明理好勝而不平心未有過于
楊用修愼者也楊用修平生不喜朱子以不喜朱
子故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節諸大儒一一
排詆甚至以孟子爲無稽朱子爲不識字以不喜
宋儒故遂并宋人之文章議論爲繁冗爲不公不
明宋人之功業品行爲不及前代以不喜宋人故
遂并宋帝王之統系爲偏安爲似晉無論其言之

是否只此一念之增遷而不已尚可謂讀書識字
者耶噫亦可哀已

徐文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於文貞議
且出畢公於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蹙蹐曰豈
謂畏之黄門切直處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
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
縱可寡過也聞者歎服

南昌王于一爲予言其鄉鄧文潔公深心禪悅嘗閱
戶書經有一筆涉妄想即更書其精嚴如此

金正希太史七歲隨父商嘉魚父爲諸生所訟將責
之父泣曰有一子頗能文願以此自免令異其言

召正希試以學而第一爲政第二爲題正希即作一破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令大驚曰子他日必以文章名世豈終爲商人之子哉

辛京趙公時春年九歲應童子試文佳甚學使者疑其代作面試以子曰二字公應聲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又命自賦其姓名公亦應聲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使者大驚異第一後九年中會元蓋公纔十八歲耳

老杜寫懷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本阮籍大人先生傳中語傳曰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

顏魯公爲盧杞所惡欲出之於外魯公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眞卿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相公忍不見容乎痛哉斯言眞所謂惺惺惜惺惺也吾輩誦魯公之書述魯公之行事未嘗不爲咨嗟之拜服之而終不若盧公之服人之至此極也則知忠義之心發于古人者深而感於今人者淺也豈不悲哉

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眞可以爲人主之龜鑑矣予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聰當英宗時之韓魏公則能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自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識識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故神宗之弊不在於過信大臣而在不信大臣然則神宗之於安石亦爲不信乎曰以宦者而信安石吾猶以爲不信安石也

李方叔責蘇子瞻不薦己子瞻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于道德有邱山之損矣此聖賢信命之言也然天下儘有勸人能信而已未必能信者及觀子瞻對宣仁太后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則公之對朋友即所以對君父者也與姪書曰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老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則公之對朋友即所以對子弟者也蓋子瞻好士出於天性而責善出於血誠故能不欺如此

王濟謂王湛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山簡歎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父所知然則骨肉中知己尤不易得邪乎獨怪以濤之鑒拔而不能識其子以湛

之癡名而獨為父所異知與不知似有風因不訶
彊也
晉明帝微行于湖察敦營壘敦遣五騎追帝帝馳去
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後五騎見馬糞冷以為信
遠而止不追帝乃獲免此智即從虞翻增竈得來
也蓋增竈以示彊彊則不敢追灌糞以示遠遠則
不必追其多方以誤敵之詐則一耳
竟陵鍾伯敬集有遊武夷山記攷其時乃丁憂去職
極遊而為此予謂伯敬素稱嚴冷具至性能讀書
不應昧禮至此晉二蘇兄弟居喪恭斷詩文再期
之內不著一字陸文安稱為知禮何伯敬嚴冷反

不及二蘇之放曠者與登山何事聞訃何時而竟
優游為之邪予尤怪譚友夏撰墓銘不為隱避猶
為微詞反稱其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窺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豈不俗人之所能免與
王通對楊素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與王昶戒子書曰若已有
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
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數語竟如出一口
然昶以此自反通以此自解又似不同雖然通亦
為譎已者言之耳若已果慢人聞人言方且慚謝
之不暇又何敢以人之可侮而為我之得計哉故

觀通之言者尤會於言之外可也
朱子嘗說房杜是村宰相莊周是大秀才村宰相大
秀才正可作對
韋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和作紀昭曰文皇不登
位當為傳不當為紀以此忤旨見殺昭可謂不愧
史職矣近世大臣追崇人主之私親而又儼然纂
實錄以垂後世聞昭之言獨不少愧乎予按以追
謚帝而作本紀者自陳壽始以追尊帝而纂實錄
者自明世宗時始五代之亂典章倒置可謂極矣
而趙鳳撰唐事於懿祖獻祖太祖曰紀年錄於莊
宗曰實錄猶能以一字示輕重歐陽脩因之以君

祖世系事跡冠於莊宗之前而統曰唐莊宗紀嗚
呼其知史職者哉
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
晉亡矣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虞預論
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何曾論阮籍居喪宜擯
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桓溫謂神州陸沈王夷甫
諸人不得辭其責石勒謂衍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則清談諸人之罪在當時已有定論人何煩後人
之置辭哉
雅聞淵虎錄曰嘉靖己亥御史論薛文清應祀與集
羣臣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

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稱中允秦鳴夏疏爭曰與
王之業固有不盡恃于汗馬者而況吾道之於著
述耶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有足多
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諭戶曉枝葉滋甚戕害
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淵孝正脈使學者
既然知所趨向此其功大於著述矣臣以為昭代
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來學非瑄不可鳴夏字子
亨號白涯臨海人嘉靖壬辰進士萬歷甲辰東林
書院九日首會山陰劉念臺講克復章畢坐中尚
論微不滿于薛文清無錫高存之請故念臺徐曰
易簀一事按薛文清公年譜景泰元年二月以大理寺丞督餉四川雲南明年二月歸易簀則景泰三年五月事公方為南大理卿明年九月調北文清時以大理卿理
餉雲南歸而不詳猶曰位不在也于忠肅臨刑文
清時在內閣建言云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
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此事為慊
心否乎存之曰論至此卻不能為文清解可見後
世眼可畏不為你絲毫隱漏也念臺又曰所以文
清不久去位以為曹石之故非也只此事文清已
不能安其位念臺將別去存之曰此會可以千秋
愚按山陰此論其詞雖若不滿亦可謂善體文清
之心矣

按嘉靖間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為

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薛侃也隆慶初王
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歷初而卒成
之者內閣申時行及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
遺力者御史耿定向也噫薛耿二子自以為功在
于門矣豈知其助焰揚波足以燼程漂朱也與觀
於侃之以妄言獲罪及定向之晚年衰節其言又
何足據與方特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
獨上崇正學祀正儒一疏乞以羅從彥李侗祀正
論從之蓋王詆朱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名為
祀羅李正欲尊朱以抑王耳然未能勝也前後疏
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賁亨輩不一而足至萬
歷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尚文上疏侍讀學士何
宗彥等博議禮部侍郎孫慎行主其事覆疏以程
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後孟子接其傳程得羅
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將二
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崇祀詔從之而國家所
以尊朱者亦云備矣乃考慎行之學終不免雜王
殊失請臣初意則信乎時染之難滌也與或問子
為是錄於陳王貶之深矣乃於陳則進諸羽翼之
列而於王獨否何也余曰陽明豈無獨得處但其
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多上得
罪先賢下開誤後學詎今禍尚未艾如何混進得

他
益智錄云椒山劾嵩原疏中有冒功一欵奉旨下部查覆武選主事王遴覆稿言嚴劾忠鬼名實無其人嚴鵠黃口乳臭身未履邊何得冒敘以叨世襲之典兵部尚書聶豹嵩黨也見而令易之遴執不肯豹愠形于色遴曰公講良知之學刻語錄貽盛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于地曰汝爲君子豹爲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辭功而部疏不覆後豹以諛頌齋醮爲世宗所厭斥去之眞枉爲小人矣遴素與椒山交善左右獄中慨然以其女許其次子應尾士皆義之遴萬歷初爲戶部尚書

值議陽明從祀遴曰某曾司理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言此公一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譏論籠罩從學者又曰陽明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大宗伯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不報閣臣申時行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遴號繼津北直霸州人

或問濂洛關閩諸儒眞至繼孟子之後乎柳子亦循用舊說乎余曰少時卽嘗爲之說曰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則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又曰周元公其三代以下之伏羲乎程純公三代以下之文王乎朱文公三代以下之孔子乎斯數言者雖聖人出不廢

或又問子於宋儒之理學既若是其推崇矣而於其經學反多未合何也余曰近代崇奉宋儒經學者太過而貶劍之者亦太過唯歸熙甫一序最爲平允曰宋大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乃淳祐一詔其書已盛行於世而不可止矣間考朱子平生傳註所最得意者四子書然多未盡所拳拳屬意不置者儀禮經傳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之大儒黃楚望氏欲以近代理

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意蓋以朱紫陽猶不足以當也嗚呼豈易言哉

或又問朱子以前之經學可得聞其槩乎余曰先王之造士僅有詩書禮樂四者無所爲六藝也孔子贊周易筆削春秋經始列爲六遭秦滅學而樂獨亡故所立於漢學官者易也書也詩也儀禮也春秋也人各爲專門一家之學孤陋已極至鄭康成始博綜而兼釋之范史謂之自是學者畧知所歸孔穎達紹明其義爲鄭所壓莫敢是正然力亦有不足逮宋慶歷間劉仲原父著七經小傳而說者

遂日新矣王安石又加甚焉朱子出復大折衷定
四子書猶二程子之志也深不滿於安石之棄禮
經任傳上書欲修之而卒未竟然則自宋以迄今
造士之方經術之備尚未及乎漢人況先生哉況
聖人哉此予所爲累欷而增歎也然此亦先儒先
正之緒言予特因子之問而粹成其說如此

歐文云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
達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
山少傅天下名言
邵蒯瞶曰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王胡之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劉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此自是其勝場安
可爭鋒
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何脩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天隨生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
食耶
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一曰直能曲於人
見鍾士季如入武庫但覩矛戟
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廣無可記處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也
公子牟曰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
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
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三國志注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
分也勢使然耳比實然之勢信不虛矣
史大記公之喪疏曰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
故云公之喪

孔疏曰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
義例也
孔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
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
陸德明曰罪本作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
爲罪也
漢書谷永傳書曰自絕于天顏注今文周書泰誓之
辭按此乃僞泰誓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割剝元元李善引高誘
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

好生而惡殺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今文梭此乃僞泰誓

漢書武帝紀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王應麟詩攷自序云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諸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

鐵鹽論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

知其所由來者也

延平府志曰案特奏名不在進士之科考明翰林王贊撰温志謂屢試不第𢙣而收用謂之特奏名而莆田翰林黃仲昭撰通志亦于特奏名明經釋褐學究諸科之下各疏其義大抵謂其亞于進士科蓋宋志如此覽者可類推矣

鄭康成戒子益恩書曰年過四十乃歸供養（游學十餘年）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己酉起癸亥止）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　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袁曹相拒于官度其年六月卒年

七十四（建安六年辛巳）建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之今年歲在辰（庚辰）來年歲在巳（辛巳）

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

鄭興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

范升曰詔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以[illegible]爲人師

桓譚曰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illegible]遂能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illegible]

尹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顯

堪輿出黃帝時見周禮疏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曰武王以銳兵克殷於牧野

[illegible]乃爲俘馘于京太室[illegible]

演繁露曰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

中論治學篇曰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徐本篇曰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又曰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劉勰新論防慾第二曰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

情而慾害情
悖人不復尋其碑證　當是誤證耳　申證申明證也
據證　比偏舉一隅未爲通證　辭證明審義
據通深
文從字順章妥句適
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
詩孔鄉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
三所獸碣具存水經注　今本孔叢子無此文
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
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歸太僕曰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

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
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
授綏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　語付璽書兩龔傳註
遣使者徵勝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　句　南牖下
東首加朝服古人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牖窗
也室之南面左戶而右與牖則居中
雲梯關海口闊處幾十四五里或七八里安東而上
大約二三里此即禹貢以來淮水入海之道也
昔人歎中峯綴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
後招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
誰歸乎

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以後石門妙喜至高峯斷崖
中峯爲一盛由元以迄我國初元叟寂照笑隱至
楚石清菴季潭爲再盛二百年來傳燈寂蔑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具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
之書雜之今之儒者或莫辯別闇亦甚哉
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乎天下無漢以前
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何其幸也
朱子曰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黃魯直
曰棄書册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陸務觀詩曰
睡餘書味在胷中
程伯子曰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易詩春秋不可以

逐句看朱子曰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
隔三重四重又曰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許氏說文解字云豈還師振旅樂也
說文云陶再成邱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邱陶
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
又不喜飲酒光武之見稱於馬伏波也此豈不由
酒陳叔寶之遺笑於隋文也
一統志楚元王廟在府城內舊在西門外宋建炎中
賊李成來攻王顯著靈異乃移建城中
東坡次孔毅父韻第三首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
隨身惟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

且表此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字子京也又云
西蜀道人楊世昌

晉梅將軍廟在江寧府聚寶門外雨花臺東祀晉豫
章内史梅公賾也賾嘗屯營此地舊名東石子岡
後因公名梅嶺岡賾在豫章以古文尚書奏上元
帝

梅將軍廟晉梅賾嘗屯營于雨花臺東岡後即其地
立廟　明王以旂廟碑畧曰留都聚寶山麓有廟
一楹蓋祀晉豫章内史梅公賾也始公居其地或
云嘗屯營焉至今人稱爲梅岡廟圮不治弘治中
有僧感夢葺于永寧寺側凡禱輒應同郡張寅贈

拜廟下酒微言鏡石

聚寶山在城南山麓爲梅岡晉豫章内史梅賾家於
岡下又曰營子岡上　唐李白登梅岡望金陵贈
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南唐書梅賾岡相接處即
謝安墓

李靖列傳妻卒詔贖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
石山以旌其功

李勣列傳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
烈

阿史那社介列傳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

元史地理志元起朔漢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
麗定南詔還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
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
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
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
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
里數限者矣

至元二十年併淮安府城淮陰三縣入山陽

臨川朱思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
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
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内又南流至
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宋史儒林何基傳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
不待論說而自見者

李翺論性書南觀濤江入于越

郭璞註山經泰陸之水曰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
即其水

郭氏註岷山爲大江所出崍山爲南江所出崌山爲
北江所出

山海經曰岷三江首又曰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
南江出高山郭註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至
廣陵郡入海

郭氏曰白水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

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潛邱劄記卷一

潛邱劄記卷二

挍余嘗愛顧大韶仲恭禮記正文[illegible]因加

此其序曰自樂亡而經止于五矣五經

愚謂戴記獨不可名經何者禮之經其

之大戴在周官而周旋曲折之細備于儀禮是二

禮者真經也戴記直爲之傳耳今讀其書大都周

季諸儒之述作論議而秦漢人之所掇拾或厠焉

蓋大戴之傳固已蕪矣小戴頗有刪削然覩其黜

夏小正而存月令則去取之間更多可議者今周

官儀禮並廢而獨尊小戴之所記以爲經恐好古

之士有未安焉或者謂周官止一代之制而虞夏

商之遺法往往散見于記中古稱禮儀三百而儀

禮所存僅十有七則其所闕亡固不啻十之九矣

而推類比附以求見先民之則亦必于記乎取之

則二禮之廢似不爲過而記之獨尊爲經亦未爲

無說也自宋以前爲禮家之學者惟知有鄭註孔

疏耳然康成聽說昔人固已疑之第以其書德雄

辨歷千載而穎達直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

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往往間出于墟塚

伏匿之中而學者始知漢人之多謬然後鄭孔之

說不信而陳氏之集說從此出矣然未有集說以

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旣有集說以後學

若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夫明而不能疑與疑而不能明均之非自得之學也故愚以為不讀鄭註無以窺宋註之源不讀陳說無以證漢註之誤不盡屏漢宋而專讀正文又無以深維作者之意而成自得之學則樸菴之刻正文其殆有微意乎語云熟讀百徧其義自見學者誠能沈酣于正文而後稽之鄭註以窮其源參之陳說以定其歸則于禮經思過半矣案隋經籍志小戴本四十六篇後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方四十九今云小戴存月令未確徽宗大觀初詔倣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宣和蓋殿名非年號時尚

未有此年號當云自大觀有好古之主至不讀陳說無以證漢註之誤陳氏謂犧尊刻為犧牛之形讀為娑音者謂畫為鳳羽婆娑然也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故亦曰犧象又謂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其說仍遵用康成案宣和博古圖錄犧則全作牛形象亦象形鑿其背以受酒者陳氏謂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案博古圖錄簠方簋圓內外並同皆熟食用也之器以銅為之非刻木陳氏謂罍尊畫為山雲之形亦本康成案博古圖錄有犧首罍素犧罍象首罍麟鳳百乳罍饕餮罍諸罍致飾不一僅犧首間

錯雲雷并無畫山雲象者陳氏謂觶三升角四升亦本康成康成則從韓詩說來若以諸觴形制同升數異名遂因之而判殊不知博古圖錄有立戈觶容四合父貝觶容五合較雙弓角容七合者固小不又有容八合之山觶乎是觶角之別以形不盡以量仲恭所云何違反乃爾若通篇謬四十九篇為記末忽云禮經不知禮經者漢儒儀禮之稱云爾

或問博古圖錄亦云木曰豆竹曰籩禮家之言知多出漢儒臆度今豆蓋以銅此足正陳氏禮運之說矣子何獨遺之余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乃

爾雅釋器之文非出漢儒安知始不以木後乃範以金剛傳諸永久乎古器有難以一槩論者

又按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問余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為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為牛象形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律至魏孟康以證律曆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

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
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
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
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
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
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
出古木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
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
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
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
又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

過公傳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
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
古録跋尾因笑劉原父既對客言好箇歐九極有
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他日英宗語及原父韓
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
可稱耳似屬相報原父文字正自佳
愚按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爲婚姻若僅氏
同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姞鄭有
二孔氏出于姬此三孔固可相爲婚何者姓不同
故說是已余謂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
已姓傳至春秋爲莒子爲鄅子祝融之後八姓亦

有已姓傳至商末爲有蘇氏周初爲蘇忿生此二
己何妨爲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
故此亦從來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又按余嘗問人秦始皇何姓或對曰嬴或對曰姜皆
非也此自出史記始皇本紀生於邯鄲姓趙氏蓋
秦猶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之義
猶皇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於姚墟遂姓姚是
也降至於漢人皆識其爲姓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夷涉呼楚近狎
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顏師古注無炊火
言絕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處謂秦以其

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豈其然哉余因思漢家庶
事草創高帝奄有天下不知更姓改物但率天下
曰劉氏劉氏一何陋
帝王世紀帝堯祁姓舜姚姓（此條初稿在傳季石條下）
按孔穎達堯典疏曰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隱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
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
爲宗主此即後代宗法之所由起乎
又按禹貢之水有散大於一州而復總見於導水條
者渭與洛是也所以陳氏櫟于導渭自鳥鼠同穴
曰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

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
既從也灃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
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
此也新安陳氏于導洛自熊耳曰此即豫州伊洛
瀍澗之源流也澗瀍伊皆入洛而洛入河耳又有
散見上文各州而復總結於末者九州攸同六句
是也所以陳氏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於每州
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
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
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之川澤雖多
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

總之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
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又按蔡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
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豫州東境幷無河
惟北境有之當改東境作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
南河合豫州本傳北距大河合蔡氏每自忘前語
何耶
又按書傳會選既修太原下引朱子曰從太原至岳
陽皆修之地他所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
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
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恒衛既從又引呂氏

東萊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
之也言於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並當採
入集傳
又按朱子語類云韓無咎嘗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
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
詔欲頒行王介甫恐壞他新經奏云眞偽不可知
恐爲外裔所欺因止今本亦不傳以其覈之實未
必然蓋紹聖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
甚剛明果有未焚書豈介甫力所能阻記得文昌
雜錄說高麗進孝經緯經只是讖緯之書無進先
秦古書事余案宋史高麗入貢在熙寧四年五月

還經義局熙寧六年三月頒三經新義于學官
又八年六月安石復相時當韓失說皆差元王惲
中堂事記云世祖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元史世祖本紀
高麗史傳並作倎 乃國王倎之父也
植來朝宴于中書省問曰傳聞
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
殊此蓋得其實矣　下
[illegible]說郭震行狀云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
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
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原本兵二萬人歷于闐
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
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于鼓前十

一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乘
陰數頃大車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
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
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
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

音註資治通鑑序云自荀悅漢紀以下獨梁武帝通
史至六百卷按此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
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
就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唯無表耳此豈
編年體哉五季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焚張尊曰或問左氏終智伯
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傳者豈無說乎曰一
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
仁與決水之禍智以驕威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
秦彊秦彊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

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
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
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
止按綱目減省通鑑原文為識者所不取此段則
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然有關係嘗問諸人人
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公十二

月乙亥令然則文公門人學盡博擇亦精矣

按朱錫鬯與顧寧人書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釋者謂
苓藩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七發云蔓草芳苓曹
植七啟云搴芳苓之巢龜李善註並云苓古蓮字
其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茄之
為荷爾蓮水花也而采于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
首陽至齊之地正以諭人言之不足信也鄭氏以
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客與以示余
余曰此作小題時文者劇弄字眼伎倆耳何關經
學試看下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菜正生山田
及澤中然則人言不又足信與客不覺笑且錫鬯
言過矣古人詩皆被諸管弦音長而節舒若只一
章止則短促不成節奏必合二章三章為一闋故
有韻換而義闋合者此苦與下是有韻換而無義
意但取音相諧者又下章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是
余請賦一詩以謝錫鬯曰采薇采薇首陽之西人
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
胡得焉又曰采薇采薇首陽之北人之為言苟亦
無哉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客遂
大笑

嗇思齋李公名昭而其後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
先有成公為二國之臣子者稱昭公成公之謚則

觸孝公平公之名諱孝公平公之名則廢昭公成
公之謚此將若之何曰鄭康成之論諱禮曰於下
則諱上不闕於上則諱下也猶之於後則諱前不
闕於前則諱後也此自謚昭公與名平公者之失
考耳於二公何與哉然則禮旣失於前矣而爲二
國之臣子者終將若之何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諱之故謚之謚者所以易名之典也烏得
而廢諸但爲齊之臣子於昭公則稱昭而餘則否
爲宋之臣子於成公則稱成而餘則否此固諱之
變禮也吾於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
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易及而難避也今獨不可

增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謚乎以謚則將廢此謚矣
明臣如陳文王文皆倒應謚文以名文遂不得謚
文此亦可見矣
王少伯出塞詩但使龍城飛將在編閱文苑英華凡
十數本竝同惟宋槧本王荆公百家詩選龍作盧
或者頗以爲疑來質余余曰盧是也李廣爲右北
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
爲北平郡又名平州治盧龍縣唐書有盧龍府有
盧龍軍杜氏通典盧龍塞在縣西北二百里其地
色黑山如龍形故名若龍城見漢書匈奴傳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崔浩曰西方胡皆事

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所以唐實藏出塞潛軍
度馬邑揚旆捲龍城楊炯從軍行牙璋辭鳳闕鐵
騎繞龍城沈佺期雜詩誰能將騎鼓一爲取龍城
即王少伯又從軍行去爲龍城戰正値胡兵襲
龍城明明屬匈奴中豈得冠於飛將上哉龍城一
名龍庭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註曰龍庭單于祭天所是也或曰宋槧本竟
如是莫可擬議乎余曰亦不然如謝朓據南史改
作朓耿緯據唐書改作湋萊州據李湞集則作萊
洲洽涯縣據通典則作涯他尚不可勝數答李顏
介有言校定書籍夫何容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
職世豈有劉揚其人者乎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
以決亦可矣

臣光曰正名細務也按此非細務當作虛稱也而孔
子先之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
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爲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
爲月之十四日事在前而書于後者從赴也經之
從赴而書者衆矣何獨此而疑其爲夏正邪余曰
蓋從前後之文而決其爲夏正也當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吉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按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草本零落無殺

入山林則所謂落實取材正夏之季秋之事豈焉秋乎已而果九月獲晉侯于韓則占者之言驗矣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死乃圉以二十二年秋逃歸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梁則其言似不驗不知晉用夏正圉歸于二十二年秋者實歸于晉惠十三年之夏也懷殺于二十四年二月者實殺于晉惠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歲則占者之言又合矣此俱傳文用夏正之明驗也大抵春秋之經爲聖人所

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得之也或曰子以傳之九月爲即經之十一月則傳之十一月爲即經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九月十四日上戊數至明年正月朔爲戊申隕石于宋五此即晉侯歸之月也自戊申朔數至正月晦爲丁丑六鷁退飛過宋都此即殺慶鄭而後入之日也或曰晉侯之歸既應在明春而經不見其事何與余曰經從告告則書晉侯之歸不告亦猶晉重耳之入不告經固不得而書也或曰經既不書而傳記之亦應列其事于明春而傳繫之于去年之末者何與余曰此傳之例也傳固有或先經以始事者或後經以終義者如此傳本記韓原之戰而必追敘晉侯之入是先經以始事也此傳本記晉侯之獲並敘及晉侯之歸是後經以終義也只此一傳而春秋之例亦可類推矣

貞觀君臣之盛蓋三代以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然余觀太宗之爲君可謂知求治而不知正心魏徵之爲臣可謂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正程正叔所謂作事無本者故太宗之過滅于此而復生于彼懲于前而復作于後魏徵在則以人爲之鑑魏徵亡

雖以房杜之寵遇猶不敢諫東征之非而況他人乎故一時之所就正可有補偏救弊之術而非有拔本塞源之功也向使太宗得伊傅之臣或濂洛之儒以爲之輔佐則致治之美將上與湯文比烈矣豈直成康而已哉

人知有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後有魏齊從之朝周人知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通典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吳王濞反於廣陵山陽王率衆于此拒之因以山陽爲名按漢有兩山陽王一元帝之子名康曾從爲山陽

王既與吳楚反時絶不相及一梁孝王之子各定景帝中六年立爲山陽王亦後於吳楚之反者十年盡吳楚反乃梁孝王以兵捍之孝王在諸子固未嘗王孝王歿景帝始顧太后意分梁地爲五而盡立其諸子吳王濞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並將楚兵破梁于棘壁乘鋭而前固未聞有人拒之於射陽者且射陽亦非梁所屬安得定于此拒之邪

柳子厚文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此一句直喚醒李斯

按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秘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

如文六年續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杜氏止注鞠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兖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逮取衛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

按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菴寓邸夜飲言今日某直起居注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間董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illegible]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讀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句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辯析議論

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昔此條不及入之也

按西園翰墨林西園二字乃漢靈帝爲宮游戲之所通鑑稱於西園開邸立庫以貯天下之錢於西園弄狗張讓傳所謂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是也於文事無涉建安七子有西園字亦無涉因考舊本張說集是西垣與園同音翰墨林蓋題爲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麗正殿書院卽開元十三年四月改名集賢殿書院者按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爲垣字無疑且以西垣對東壁何等工以天文與起下人文何等

沙編考高棅唐詩品彙李攀龍唐詩選並作閨紅
承譌久矣宜亟正之舊唐書馬燧東年傳史臣曰以酒恆對東咬王指麾北賊
按通鑑元狩元年驃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四
年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太初二年浚
稽將軍趙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本始二年
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期以出塞各二
千餘里無至三千里者東漢永元元年竇憲耿秉
至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永元三年憲欲滅匈
奴遣耿夔任尚破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兩漢追匈奴有里
數者僅此

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
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
岸兵先入廟兵共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
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
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
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
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宮董軍江北韓
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絶江豈能輕騎
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去耶或曰當時有
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
也皆在崑山斬

大清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
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
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
形失之遠矣

余嘗發憤歎息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及
宋元者其故蓋有三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
定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陽
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
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按胡朏明謂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
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
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註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
也獨嘗怪孔文舉并妻子被殺許下止京兆人脂
習撫尸哭之不知何以遠葬揚州府治高士坊疑
唐人云孔北海墓所非實然南史梁武帝諸子傳
又理嘗祭孔文舉墓爲之碑製文甚美下文云赴
其兄南兗州任又兩云廣陵則墓眞在今揚州無
疑蓋梁距建安尚未遠也古今事不可考者此類
是也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有人遮使者曰爲吾遺
滈池君今年祖龍死余嘗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

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邱平臺
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識其
伎倆僅知今年若彼所云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
予幸其言不驗可謂妙解而苦無文字可據今日
讀李白古風詩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
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
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諱通鑑以不語怪
刪此事不載太白詩本搜神記王作明年
按徒步歸行此未抵鄜州乞馬於李公而作當在北
征詩前時尚未見妻子也下二首倣此
按唐書畢耀不見註酷吏敬羽傳羽與毛若虛裴

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恐時稱毛敬裴畢未幾
曜流黔中曜正肅宗時人蓋耀乃俗字也又見叛
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
曜相掉訐是也
東絹註引披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杜
詩我有一疋好東絹蓋謂此也按唐地理志陵州
仁壽郡土貢鵝溪絹
按呂太一注云云余思尚有一呂太一中書舍人為
張嘉貞所薦當時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贈司空王公思禮按舊新二書茲云加司空非贈官
也公未知何據

按姜宸英曰世薄韓退之屢干執政者然子美始入
京師一投張均兄弟再贈鮮于仲通二君皆非端
士而窮途不免為此士之失志寧堪問乎
比史襄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為驥子景鴻為龍文則公字幼子以驥子本此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按姜宸英曰唐書呂向傳
向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
此雖權設亦以士人為之也
鸂鶒承金桃按唐西域康若傳貞觀時歲入貢致金
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為麻蒸續驪按胡麻即巨勝仙藥也不聞桑麻之麻

可以蒸爨服食引南都賦太非
豈書何太苦按遺名子呂總續書評草書十二人張
彪孤峯削成藏筋露節
野望因過常少仙姜宸英曰詩中不見尉意安知非
是人名若稱尉為少仙古人無此稟強丈義又曰
幽人非尉可知
按樓鑰曰嘗與蜀黃文度裴食枇杷因問蜀中有此
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
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顧流而上兩岸黃色照耀
宜似橘柚其實乃此杷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既誤
有好事者欲為解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非土宜

無一活者
滕王注云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都督洪州數犯瀆
章徙按隆州刺史按元嬰從洪州都督謫置滁州
起授壽州刺史方從隆州注又云滕王亭即元嬰
所建在玉臺觀故都楊慎以為嗣滕王湛然誤也
按湛然元嬰之曾孫止從玄宗入蜀耳
玉臺觀注引方輿勝覽在閬州北七里唐滕王嘗遊
有亭及基按元嬰昔葬獻陵
昆吾御宿注云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
按羞宿聲相近亦不是當云羞者珍羞所出宿者
止宿之義又按漢元后傳宴遊御宿鄠杜之間師

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此則
寢者御宿矣
姜宸英曰本紀肅宗寶應元年盜發敬陵惠陵則金
盌之出人間自是實事箋曰發發有發掘之虞下
疎矣按敬陵乃孝敬皇帝弘恭陵惠陵乃讓皇帝
憲墓也
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姜宸英曰公以祖故常愿
筆於武后余所不服
姜宸英曰因秋瓜相映帶故以秋瓜起與此正文情
游戲大機關處處鍥箋欲改為袞州則與上秋瓜
何涉以上二十則自紀錢牧齋草堂詩箋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
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
歷城縣北即古濼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
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
之分予欽齊乘以大清為古濟水而以小清為劉
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
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濼水在中河水最
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
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
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
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濱縣則皆古漯水所行
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

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
故道也
淮安府清河縣臣按清河有三一曰清泗今縣所取
名一曰清濟在今山東東平州界一曰清淇在今
直隸廣平府界即古清河郡也
金華王象之輿地紀勝封州據邕桂賀三江之口子
鴻曰封州即今肇慶府封川縣三江口在縣西
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
張守節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松江東注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顧夷吴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古笠澤江）

蘭陵漢縣故城在今嶧縣東五十里元和志蘭陵故城在承縣東六十里

隋大業初始置東海郡於今海州

宋書徐羡之列傳嘗有一人來謂之曰可以鎮二十八丈龕宅四角可以免災

魏道濟列傳子植等八人又李邕演皆伏誅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袁淑列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

北史劉逖列傳黄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南越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三國志韋曜傳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

詩疏辯家父仍叔凡伯在詩爲一人在春秋又別一人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

宋史河渠志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

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元和志兖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瀛汶柴汶牟汶流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按今乾封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毛詩酌言獻之傳獻奏也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酌言酢之傳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酌言醻之傳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後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
四男四產十六男
陳師道後山談叢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
七
陳第曰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為文字之祖故
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表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
也詞意並佳遂成絕筆
金史河渠志都水監田櫟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
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
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容三二分而已

元史河渠志賈魯嘗言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
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
纜索之功實多
宋史河渠志徽宗宣和三年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
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
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王宗沐曰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
流於此入海安東縣張綱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
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
使安置屯田自是為平陸矣今東平州西十八里

有積水湖尚其遺跡
鉅野縣東五里有大野澤今涸為平陸其東偏為南
旺湖在汶上縣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世所謂鄣城也
按汶上縣東北四十里有桃城在汶水南東平州
東七十里有鄣城在汶水北酈氏合而一之非也
杼布衣病馬曰草獸憫教盛馬樓骨留望與付昭王
自言擬鍾體也
黃宗羲今水經序曰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
江為浦陽江以姚江為大江之奇分若水出山陰
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
者

河水源出吐番朵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又名火敦腦
兒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
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
胡名騰乞里塔者殆為近焉
瓊海潮候天下之潮皆一日兩汛惟瓊海之潮半月
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日之盛
衰
管晏列傳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
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

其夸其夸產襄子武武產景子矸步矸步產徹凡
十代世譜同

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田蚡列傳作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郭璞山海經註曰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景范湖廣總論曰以天下形勢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形勢言之則重在武昌以一省形勢言之則

重在荊州

唐書蔣乂列傳子係善屬文開成末爲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爲桂管觀察使復坐漢與唐州刺史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

西溟曰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別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若夫父止稱伯叔則是以長幼爲次序而以父之晜弟同於凡人之稱矣此後之失禮之甚者也

金輿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

蘇子瞻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

唐德宗以順宗子源爲第六子以孫爲子今吳下多有之謂之過房

宋駙馬尚主多易其名使與父同行大宗之王貽永李遵勗是也王偁曰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神宗始詔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禮

仁宗康定二年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

宋史張洎列傳上疏請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太宗還其疏又先於仁宗

呂溱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仁宗還其疏溱請付執中令自辯還疏之事僅見於此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正二年復舉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唐命魏徵修隋書命長孫無忌修五代史志志成即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發凡起例必有成說也

鄭康成大司樂註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

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倍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註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

唐書路隋列傳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與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捲已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遠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

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魏書高允列傳允字伯恭渤海人晚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龍門山在韓城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諧等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即龍門也

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地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畧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

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爲險阨或云關之下即禹門渡

晉書鄭沖列傳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束晳列傳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晳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正月遣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始列爲五鎮

唐書李吉甫列傳魏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羊祜列傳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
利瑪竇幾何原本序曰我避難難自長大我迎難難
自消微

賈氏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上廟内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内亦有碑據祭義既入廟門麗于碑則諸侯廟内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内不見有廟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晩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白公棟創之東阿後司國計者以爲便遂著爲令甲山陬海澨罔不書然一囊於此法

涇野呂氏曰鹽池之成以大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畜匯有此與衍今陝西花馬池鹽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故唐博士崔敖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浸蓋有所見矣

解州志曰解鹽池堯時洪水方殷池尚淤泥禹貢職締但見青州周官有鹽鹽謂不煉治而成為解鹽也故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

元和志魯城縣（大海在縣東九十里）在滄州北一百里即漢章武縣也滄州東北至天津一百八十里

南史顧歡曰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潛邱語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與太平斯眞可謂之經術矣

唐書姚宋列傳贊曰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宋璟列傳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接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張嘉貞列傳對玄宗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卒年四十八）而沒向使用少晩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

馮山公景曰王勃李當在高宗上元元三

唐書儒學列傳元澹以字顯（沖字行）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疾疢門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元行冲釋疑曰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
劾肅短詔遣傳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
肅酬對疲於歲時

南史張融列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世說新
語注桓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隱逸傳
作盧鴻字顥然楊升菴玄引尸子以為鴻一其名
也綱目書徵處士盧鴻鴻下脫一字竟以鴻為單
名殊誤如此

通鑑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
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祖逖列傳作
荒雞唐韻正古也與邪通用晉書魏舒傳有主人
婦夜產俄聞有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

唐書王璵列傳玄宗在位久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漢
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
事至是璵乃用之

唐書百官志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
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為五經

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
之東則曰寧秦

朔三省通鑑註曰平原本齊地高帝置郡禹疏九河
皆在平原渤海郡界

又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
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
其南者皆此一山也

古今人表敤手舜妹說文作敤首舜女弟名

唐書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
後故字伯施父荔兄世基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頀上言星聚非大
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五井宋盛
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室

春秋長歷論曰書易所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
以驗天者也

宋書天文志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
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
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
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
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齊則永終
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
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晉元帝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
竝中興而魏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宋晉孝武大元十九年安帝義熙三年九年四星各一聚竝更

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塡星太白辰星聚於奎婁從塡星也九年二月壬辰歲星熒惑塡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
唐書天文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里
又曰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尾箕熒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
王勃列傳崔昌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集公卿議可

杏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天寶中
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依復古
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
晉書歷志劉洪爲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書疏云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鄭康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　深州志黃河北流漳水東注之河縱而漳橫故曰橫漳
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
任伯雨奏禹之治水不獨行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而已
滹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即大陸非也按胡盧河在寧晉縣東南二十里與大陸澤判然二處在新河縣不似一處云葫蘆河大陸澤之俗名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五年詔程昉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
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

元豐元年李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
熙寧九年劉瑾言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塔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牧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
俟一元曰蓋志有難者八焉不詳即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畧舉其大則見以爲不勤小物忽瀛豕虺童牛而細故毛舉則謂之不知類遠古之事傳之與忽荒芒昧近於誣而不傳即年去而禮亡文不馴諸古則不雅醇

而古則遠于俗而不適于用當世之顯人善而傳
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
諱則怨興而詆枋頭則傷於直筆章而不微則忤
局身之防而微之則或不習其讀而無以鏡後故
志所以難者也
元史河渠志序昔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
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豬防溝遂之法甚
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
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
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延世輩或獻議穿漕
渠或建策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率

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自時厥後凡好
事喜功之徒率多爲興利之言而其患顧有不可
勝言者矣
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
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
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
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
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
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請以論語孝經孟
子兼爲一經未行
李德裕對武宗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
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
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
唐韓愈將到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詩曲江
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每難願借圖經將入界
每逢佳處便開看
古北口外舊有小興州大興州宜興縣鳳州等處宋
蘇轍古北道中詩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
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明初隸
成祖靖難中棄大寧淪沙漠矣

唐會要諸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建中元年改至五
年一造送宋故事諸州貢地圖初以閏爲限名閏
年圖淳化四年詔自今再閏一造明洪武六年猶
命各行省每于閏年繪圖以獻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
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
之
元和志晉澤在晉陽縣西南六里隋開皇六年引晉
水溉稻田周迴四十一里
通典枯絳渠在經城縣界在絳水之東者古兗州域
絳水之西則古冀州域也經城縣在今順德府廣

宗縣東二十里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沇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
南當鞏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
爲滎今無水成平地
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
也亦曰敖在敖山之陽戰國時韓曰滎陽
滎澤在滎澤縣治南今縣本禹貢溢爲滎之地
敖山在河陰縣西一十里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
即敖也
鞏城在今鞏縣西南三十里周鞏伯邑漢置縣隋大
業初方移治洛口今縣治也在河南府東一百三
十里東至鄭州汜水縣六十里北至懷慶府溫縣
三十五里
故溫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周畿内國漢置縣於
此唐方從今治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又東南至
鄭州汜水縣二十五里
晉書地理志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
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户口爲差降畧封疆之遠
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
今水經曰黑龍江入松花江松花江入混同江混同
江入海此語不確再考
又曰大江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經岳州府臨湘
縣其流清者爲洞庭濁者爲大江
四鎮之增爲五也自隋開皇間始
梁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
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
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
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
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
在東壁下御座旣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
凡爲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唯鞾服以
靴靴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
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
劉子玄曰議者以祕閣梁南郊圖有衣冠乘馬者此
閻後人所爲也古今圖畫多矣如畫群公祖二疏
而有曳芒屩者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帷冒
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京華所爲帷冒創于隋代
非漢宮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爲故實乎謂乘馬衣
冠宜省
宣和四年契丹平州始歸宋
南史謝靈運列傳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
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
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杜預手所定左傳齊武帝以賜晉安王子懋曰知汝
所好也
梁蕭琛得班固漢書序傳與本云是三輔舊書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
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
假題署
沈約嘗語人曰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
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也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
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謝弦景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
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
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王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
人
子瞻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皎然詩式云作詩須知變復之道蓋以復古為復不
滯為變也
三百篇中清廟文王等專為樂而作詩關雎鹿鳴等
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為註使三百篇盡出於

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辭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
不知比興小則為害於唐體大則為害於三百
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
必不孤起仗境方生
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於景
施愚山曰今人祗是做韻誰人做詩
四賓主者一主中主如一家唯有一主翁也二主中
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
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
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
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卻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

見唯以賓中主鈞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入大家無
不然也
鍛者有冷鍛於成刀劍後細密加鍛也精鐵得此愈
見堅利毛鐵則破碎註釋詩文之冷鍛也有意則
得註精彩倍加無意則破碎
元和郡縣圖志寧州定平縣隋大業十年於此築城
置襄社驛
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自鉏遷
于窮石是也
泗州宿遷縣淮水入縣境南與楚州山陽縣分中流
為界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道路所費凡
用百九十二斛乃致一石
解縣與安邑縣鹽池總謂之兩池官置使以領之每
歲收利納一百六十萬貫
郭林宗墳在汾州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時除天下
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古諺曰襄陽無西以其西逼萬山即無東以其東逼
漢江界促近也
裴秀曰漢氏釋淮水改秩漢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
湯居亳與葛為鄰寰宇記曰相去八十里
元和志開元十五年李商隱奏重置亳州

中受降城唐景龍中張仁愿於黄河北岸置賈耽古
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漢書有滎陽曹張如淳曰砱礫溪口是也
中牟縣西北七里有圃田澤范守己據穆天子傳以
為自滎川之北直抵中牟之西東連尉氏西接新
鄭周迴三百餘里總謂之圃田穆天子傳天子次
于軍邱以畋于藪鄭詩叔在藪火烈具舉而左傳
所云取人于萑苻之澤是皆其地矣今中牟得其
地什之四洧川尉氏各什之三
大學衍義補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
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

而東而又之南矣
洪武十八年三十一年及永樂初年皆詔令河南山
東等處荒田許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
宋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庠奏曰青江縣有
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
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
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
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
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
曲洧新聞曰維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
潼關殆四百里重岡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峽中

亡方軌列騎處其間硤石及靈寶閿鄉間尤為險
要古之崤函在此即所謂百二重關也周在東不
能西禦秦在西不能東禦酥山志夫
邊慶府知府紀誠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
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
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
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
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縣可知是
上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飢以其
糧分派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户
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二里修武縣原編户

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且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仍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朱府二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也倘漕河中梗河道未能遽復而又不經黃河之險此亦備急之一策也

玉堂嘉話王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河徙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

流

扶溝縣志田土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買地賣地準此上冊徵糧則以三畝七分六釐五毫為一畝

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有永樂城後周置郡唐為縣

越王句踐世家越王曰夏路以左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

括地志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彊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

一後生問鄧文潔作文之法曰文字須說得汝心明

白

唐書李密列傳武德元年詔密以本兵就黎陽密馳驛東至稠桑驛

布八十縷為升升登也登成也凡織維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緦布

尚書疏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孔安國傳金作贖刑曰金黃金自非疏復附會黃金黃鐵皆銅也尤非

程大昌禹貢論曰孔穎達謂江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此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歟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末入江也

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間九小流者方趙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三名者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有混言者濟之於河猶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為沱潛其嚴於名稱大抵如此

又曰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晁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也

語類謂禹貢只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卻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帝畿始如今人方丈量畢總作一門單耳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

括地志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
相近也　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
城内有張良廟
朽布衣吳先生自誦其詩曰遊客倦懷如晚醉老人
新句似秋花將出京作心裁櫱樹春仍苦淚滚珠
光夜亦明叅禪未得手作
志稱漢中入關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謂
入關中之道三者一曰褒斜道二曰儻駱道三曰
子午道也所謂入蜀中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
曰米倉關道也今由關中以趨漢中由漢中以趨
蜀中者謂之棧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

之金牛而子午儻駱以及米倉之道用之者或鮮
矣
隴山在隴州西北六十里即隴坂也又小隴山在州
西八十里一名關山以近隴關即大震而名也山長
八十里路通臨鞏
天井山在隴州南百里
金門山在隴州南百四十里其山如門渭水經焉
太白山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九十里亦謂之太一山
五經要義武功有太一山一名終南蓋終南山
之總名也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是則非一山
矣山棧郿縣及盩厔縣界北去長安一百里故俗

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太白
柳宗元云其地寒冰雪積之未嘗已又南十里爲
武功山杜彥達曰太白南連武功最爲秀傑冬夏
積雪望之皓然故云太白也軍行山下不得鳴鼓
角鳴則風雨暴至又山半有横雲如瀑布則澍雨
諺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是也
惇物山在武功縣東南二百里漢志垂縣東有垂山
古文以爲敦物孔氏曰敦物即太壹山似誤
武關在商州東百八十里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四
百十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
云

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
太王居岐之陽即此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
若柱然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
之南周原在焉即太王所居詩周原膴膴是也志
云原東西横亘肥美寬平在今縣東北四十里
陽平關在寧羌州東北九十里亦曰陽安關
宋白曰自興元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不過六百五
十二里是往來之道莫便於駱谷也而九李以來
駱谷漸成荒塞何歟
鄭曉解大野既豬曰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

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稍矣
解揚州曰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匯于東南東南地卑萬水所奏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南江東江西諸水以爲澤三江在揚州東南分東江松江婁江諸水以爲名
解浮于江沱潛漢曰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逕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亦不必自江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　路也

又曰正至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
吾學編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諡端毅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撲矩度嘗言我雖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子承裕官南京户部尚書諡康僖
項羽本紀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註欽各坐次不是閒話總爲下文項莊欲擊沛公於坐項伯以身翼蔽沛公兩劍鋒地耳使沛公項王竝坐便有投鼠忌器之事不得擊殺之張良西嚮侍非立也仍是坐不言坐者承上文此有二證一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一樊噲傳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是也
他石錄外編儒辯第二十五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以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眞篇之傳於方外士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二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四共之也乾南

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塡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陽寓二七於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陽寓二八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逆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之意即非儒道之易希夸仙也不妨以丹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丹道蓋有所見不同佛道之茫然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

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許丹道
可以倚易易不為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
一以天地定位章為第一
說苑君道篇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
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
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
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
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
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
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

幽州分齊置營州金履祥曰分冀州自衛水以北
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
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焉
汪詞曰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跡步貿得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沒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
之
可渠書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文穎
曰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
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韓邦奇曰古時汳泗皆在河之東南故灘入泗今河

徙而南灘在河西泗在河東灘為河截斷不復能
入泗矣
王氏炎曰王莽時河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
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頒者支川與
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肇域記滎陽縣北三十里有鴻溝應劭曰鴻溝在滎
陽故城滎澤在東南二十里
河渠書索隱引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
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
流是始皇所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
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

閒陳第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
兩足若拱揖然愚於蔚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
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
之所以起興也今注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
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鼠說也久矣
鹽法考成化年間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
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
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
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
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
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

𦒉田塞下者悉徹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
鹽而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直五兩時議者屢言
虛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郡一
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
患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欲復如祖宗時
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

寶應縣志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
吉甫所築平津堰也[illegible]

邵一泉雷貢岷山導江之爾曰江漢水派彭蠡灣不
流迤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
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

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广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
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
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南
江彭蠡所入為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
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為江也不見其漢
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
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修云實亦
云

王濬子充水經序曰經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
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
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
也　又曰意者桑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
酈二氏為傳注成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
也

王子充曰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
經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
疆界而已

唐書白居易傳贊曰杜牧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
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
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

王忠文公集蘇友龍小傳屢稱老泉為文公蓋不可
誣也

方輿勝覽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
山皆嶓南山皆蒙也

王存上九域志表曰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
貢周官考之皆無其文且非當世先務茲不復著
國朝以來州縣廢置與夫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
衡之利前書所略則謹志之至於道里廣輪之數
昔人罕得其詳今則凡一州之內首敘州封次及
旁郡彼此互舉弗相混殽

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貢雍州有渠搜析支應劭
曰析支在河關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
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於河首

綿地千里皆羌地賜支即禹貢析支也水經注河
司馬彪曰自賜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
東流屈而東北經賜支之地是為河曲
宋河渠志趙伯昌言唐黜陟使李承建捍海堰是承
既建常豐堰於山陽又于鹽城海門建此堰亦奇
矣說但混為一者則非常豐在山陽東南
祝穆方輿勝覽曰五通廟在徽州婺源縣乃祖廟兄
弟凡五人本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
雲集
新志風土論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貫既多
土田不重

淳熙歙縣志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
暑惡衣食
華陽國志元鼎六年分廣漢郡為武都郡屬縣九東
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韓愈曰士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
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徃學焉
郟僑水利書曰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
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
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是也
單鍔吳中水利書曰嘗觀考工記善溝者水漱嚙之

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
泥沙漱去矣
錢有成曰昔周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
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
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
晉隆曰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郟亶曰單鍔郟亶詳于
治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
歸子顧請治吳松江疏宋時江面原闊九里可敵千
浦故與錢塘揚子並稱二江
今四川廣安大竹渠縣鄰水巴州通江南江達州東
鄉太平凡十州縣皆漢宕渠縣地而故城則在渠

縣東今營山縣界有宕渠廢縣乃梁置非漢縣也
無逸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圬布衣欲易堂堂為
寂寂
唐書高崇文列傳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
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藩鎮魏博列傳田承嗣為賊前驅嘗大雪祿山按行
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
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
舊唐書地理志海州東海縣縣治鬱州四面環海
又曰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
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

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

又曰荊南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皆使親王領之

又曰東京在西京之東八百五十里

又曰武德三年置瓜州五年改曰西沙州皆治三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

又曰沙州壽昌壽漢龍勒縣地陽關在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

又曰武州將利縣今附州秦漢白馬氏之地漢置武都郡并縣愚按元和志將利縣本漢羌道縣地非武都縣地也後魏宣武帝於武都鎮城仙陵山之東復置

武都郡廢帝改曰武州唐因之

朏明曰景范云均州禹貢雍豫二州境最合為不知者將雍改作荊非也

朏明又細考均州為雍豫二州境亦非蓋唐宋之均州自為郡兼領鄖鄉即今鄖縣鄖西縣地也此二縣與商州上津縣此指唐接界謂之雍豫二境則可今均州屬襄陽府而明成化間別以鄖縣置鄖陽府則此州直為豫州之地不得言二州之境也鄖及鄖西亦當屬豫其漢南諸縣則荊也

宋史梅堯臣傳工為詩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到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

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

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可感

武公生於成公元二年間

蘇子瞻書傳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況人君乎

賀黃公論王次回二句云舞鬌留釵鬆翡翠歌脣嘗酒濺珊瑚

隋書禮儀志云梁武帝引孔安國傳尚書山龍華蟲曰華者花也今傳無此語

荀子成相篇讓賢推德天下治 周官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

蔡傳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按說文古諸侯也一曰射師

蔡傳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荀子君道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堯問篇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蔡傳伊姓尹字也

史記殷本紀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聽其言也厲鄭註曰厲嚴正無確字解夫子哂之焉註曰哂笑無微笑也之解以杖叩其脛孔註曰叩擊也無微擊之解大抵集註多傳會

士喪禮升公卿大夫繼主以東上乃斂註公大國之孤曰命也春秋傳吾公在壑谷

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註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註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賈疏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喪服君傳曰君至尊也鄭註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賈疏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

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鄭註上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賈疏鄭解公卿大夫天子諸侯竝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耳

喪服公妾賈疏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

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檀弓下公之喪孔疏公者五等諸侯也

蔡傳築居也案說文築擣也凡土功曰築

傳成上書竊謂魯修之費甚於天災

與毛氏李子論子程子曰陳鵠公論顏回范氏子論大學俱在長留天地間條後

拏虞衰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疏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二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

長樂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

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

又云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

止此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
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
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
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
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
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
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
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闕又有不
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
七亦可見矣

林昉字耕叟淳祐辛丑進士衡州州學教授此類見

先生之孫也曰虛齋今文昌趙公僎來文公辭孔叟
國書著本旨明得互相詰難

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illegible]

雜記下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疏女子出適爲父
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

左傳昭七年放五臣公孔疏公者五等諸侯之總名

唐太宗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已
有

范祖禹曰藏金玉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
也豈不殆哉

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宗遂禮藏主之處似在堂
上壁中

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
設于著於逸禮

邱瓊山曰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弱鈔尺者其長
準大明通行寶鈔也今裁縫尺近之

朱子曰府君夫人自漢以來爲尊神之通稱漢碑已
如此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
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
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
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

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漢書高
帝紀止云十二月圍羽垓下而已

呂氏春秋序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
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歐陽曰格物只是辯箇本末要學者認得人分已
分清楚此是學問大關頭一是百是一錯百錯

按室中東南隅謂之窔窔少右開戶戶半門也西南
隅謂之奧奧少左開牖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戶
東而牖西皆南鄉戶牖之間謂之依故曰天子當
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鄭康成曰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

感動也
張耒曰有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謂
私謚也
能過曰周禮掌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於公之
上王蓋后稷也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
冕序先王於公之上王蓋后稷既稱王則祭當稱
王尸今何以稱公尸哉然則鳧鷖之詩殆非武王
成康時詩也
姚鉉唐文粹序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揚以三
盤之體演絲綸　又云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
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

呂氏春秋恃君覽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
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
呂氏春秋愼行論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喜効人
之子姪昆弟之狀
呂氏春秋不苟論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
之也精而熟之也
漢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
六十八里
東坡秦論二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
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
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

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
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
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
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
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南史豫章王綜列傳閭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
即爲父子
南史何佟之傳爲齊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絰屈乎巾
爲冠
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
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
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梁簡文書曰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
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
江霦云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
羅虞臣長子亦可爲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
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
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
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
嫌也以兄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
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
春秋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

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謂被伐者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公羊子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

賈公彥曰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

賈公彥曰在上謂之發聲在下謂之助句義無取則是發聲也

黃宗羲曰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

唐書姚崇傳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愼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姚懿貞觀中謚文獻子崇開元九年謚文獻是父子同謚也

隋書牛弘傳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

月令鄭註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周書常訓解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文酌解民生而有欲程典解遠格而邇安芮良夫解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又云寔蕃有徒

崔文敏公銑曰孔子刪書百篇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迂本曰伯夸作五刑

章帝八王傳濟北孝王次九歲喪父至孝梁太后下
詔曰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
朝廷甚嘉焉

文選傳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註曰墓在彭城
宋公過見故修之

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解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
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
也

董卓傳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因遭崩剥之埶故
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㠯刳肝斮趾之性則羣
生不足㠯猒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

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
玆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天地之不仁甚矣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輿服志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黄帝
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
㠯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
爲始世本之誤史考所說是也

輿服志注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
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
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
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
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
馬鄭玄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
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黄朱乘亦
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隋經籍志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
今又別行

士冠禮 記 士昏禮 記 士相見禮 記無 鄉飲酒禮 記 鄉射
禮 記 燕禮 記 大射儀 記無 聘禮 記 公食大夫禮 記 覲

禮 記 喪服 記 子夏傳 士喪禮 既夕 記 士虞禮 記 特
牲饋食禮 記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 記無

梅福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

劉跂跋曰記劉原先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皃女皆
不能認人言知求與卑多發冢墓求古物致此

梅福曰自陽朔已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㠯明其然也取民所上
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㠯此卜之一矣

南史凡凶勁傳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
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

[illegible]

後漢書楊賜傳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

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三國志注傳巽在荆州目龎統爲半英雄

陸深曰詩中有三章而辭義無大相遠者如樛木螽斯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闋三疊是已

民墜塗炭炭火也非案說文炭燒木餘也正韻燒木未灰

三國志董昭傳太祖將征烏丸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

陳易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

孫策傳注引江表傳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曹操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皆屯田也

漢書敍傳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

唐書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

高文襄曰國初無考察始正統元年嗣是以往亦皆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迄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

南史孔靖傳遷吳興太守郡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

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

宋真宗咸平二年禮官言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

傳冠有古伯樂非徒能相馬也其奇乃在能相相馬者今之大臣其必能相相馬者而後可乎

牧齋曰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吾每嘆之以爲絶學

新安程元初曰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藉讀書臺聚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

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金之將亡也臨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
推讓號醟相體
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
紫荆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驗也
又曰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
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
遠紫荆則夺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
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
楊守謙每閱紫荆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
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
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
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
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
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道漾東流爲漢
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
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
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庾
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

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
原之策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
巳定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
交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
無荆州也無荆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
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
以爲屏蔽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
元有得宋奏議以獻者下諸將議杉經獻議曰彼之
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
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
王宗沐建議於萬曆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巫渭
有險則天寶興元獲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
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
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禍國家都燕北有
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
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
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罝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
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之詳復者
不可不慮也
錢牧齋何季穆墓誌銘云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

如杜鄭馬邱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季穆擠摭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渠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間有所糾正辯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窗户之間而與之抗論也

陳同甫王道甫之沒也葉正則立新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乎如此

錢牧齋馮嗣宗墓誌銘云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

謂遜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弇山烜博妄而繆寡章典則自鄶無譏肯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畧草創未就而沒

唐書后妃列傳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帝為魯王時納為嬪生順宗既即位册號淑妃貞元二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為皇后册禮方訖而后崩羣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葬靖陵李紓上謚册曰大行皇后帝謂不典詔翰林學士吳通玄改撰册曰咨后王氏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長孫氏為得體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丁酉皇后崩

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是父為相子居言職之明驗也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是兄為相弟居言職之明驗也蓋下文云朗開成中擢起居郎開成凡五年其所為中應指三年四年而宰相表覃以開成四年五月罷非適兄弟同時乎同歲同月止後一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李石石當國弟福為監察御史見宗

室宰相列傳福與朗後亦俱至相位若竇參相而族子申為給事中鄭絪相而餘慶子澣為其從孫右補闕皆班班可考惟杜佑之子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僅此一見初非有如宋故事必相避也者

唐書韋貫之列傳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乙丑元豐八年冬十月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

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左正言蘇轍爲右司諫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二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擧然後執政進擬今除自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維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擧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擧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

傳是樓藏李燾長編仁宗皇祐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行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憫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

宋史呂誨列傳仁宗時誨爲殿中侍御史廷臣多上章許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採納以補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訐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

高麗史宣宗世家辛未八年爲宋元祐六年五月丙午戶部尚書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問我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書目則百篇尙書以下計然子十五卷以上凡一百二十九部云內黃帝鍼經九卷宋史高麗列傳元祐七年遣黃宗慤來獻黃帝鍼經哲宗本紀元祐八年春正月庚子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于天下即其事不聞別有所獻則其國之書籍亦未備況百篇尙書乎原哲宗意或聞先臣歐陽修有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擧世無人識古文謂日本既有高麗應不獨無故命其使者往求於海外不知歐特詩人寄興之辭不必核實曷足據乃明豐坊之父豐熙忽稱家藏古書世本曰箕子朝鮮本曰徐市倭國本倭國即日本若以實歐陽公之歌辭殆怪而可笑者矣

梁書高祖三王列傳南康王績天監八年封邑一千

户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時年五歲
晉書顏含傳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命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通鑑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朝廷聲問不通潮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世傳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為四戊午則不可考然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十有二耳不合一戊

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不合二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即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間而傳其為戊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三

陸深書輯曰科斗今之蝦蟆子是也上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麤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

黃氏日抄曰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來作者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隋書經籍志曰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

宋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秤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一兩以古三升為今一升

宋林億等校正仲景醫書序曰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金匱玉函要畧方凡三卷此三卷王洙得之於館閣蠹簡中依舊名曰金匱方論由此觀之則今世所傳傷寒論十卷即首所列者也金匱要畧三卷即未所列者也惟金匱玉函經不傳文獻通考以金匱玉函經為即要畧似非

焦弱侯曰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坡老每有撰著雖目前事亦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

賈誼新書匈奴云舜舞干羽而三苗服又前於淮南子

唐書藝文志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

王肅注孔子家語十卷

韓詩外傳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經典釋文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
肅注堯典從昚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
揮麈錄吳才老舒州人
山陽人云京田一頃算時田四頃二十二畝四分四
釐時田一頃算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

潛邱劄記卷二 壬戌九月二十四日依抄本校閱

潛邱劄記卷三

釋地餘論

按地理之說襲謬踵譌固不勝數而一欲矯之反不如舊說之安者顧寧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是也寧人曰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茲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筆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苦心釋經處乎知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二州之名且不可得況覈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愼爲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宋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雄州起直至金所都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除卻燕山府以南二百四十里止二千五百一十里與此不合然亢宗京直子又下彼中行程無里堠但以行徹一日輸記爲里數故與不同今下說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

遂來賓況在有虞盛世其為營州之地無疑尚得謂非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哉

又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並同此又稱註堯之闕冀之分而幷也幽也既以地廣而帝都所寓民物號稱阜繁亦以人衆說者又謂外厚藩屏而內尊王畿尤其深遠之意青之分而營也則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有涉海之險故別置為州可以從睦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二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者畧同然則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

按錢牧齋引程大昌註杜詩潼關云西征賦溯黃巷以濟潼至唐始于其地立關余每讀此失笑牧齋亦不記後出師表殆死潼關語乎通典華陰縣註云有潼關即左氏桃林塞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脅帝西幸入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一年為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于潼關即是中間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為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

又按史記止言老子去周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書成而去不言關為何名張守節正義引抱朴子作散關又曰或以為函谷關余[illegible]列仙傳之流沙之西高士傳去入大秦過西關謂之散關洵是故王勃散關晨度詩曰馬高譚去青牛真氣來然則杜詩東來紫氣滿函關得毋以散字仄聲易函字以合古乎余曰非也蓋嘗讀錢牧齋註而灑然上句子母指楊貴妃曾為女道士下句則用田同秀事天寶元年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皆借古事以詠今諷刺隱然言之無異性錢獨得其解而非朱長孺輩所能夢及或曰然則函谷關於老子絕無與所謂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者其說非歟余曰亦未盡非鈞景與書者著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此關即函谷關第無青牛紫氣之事耳劉道元注必以尹喜候氣當於西入蜀而不於函出關者過矣

按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偶抽一帙東漢名宦曰歐陽歙揚州牧張禹揚州刺史告之曰東漢揚州非今之揚州也今之揚州在東漢為廣陵郡屬徐州西晉猶然此後僑置更易不一隋開皇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其分畫疆域之精無

踰此詩客曰西漢黃霸揚州刺史亦不當祀於此乎余曰曾亦疑及漢地理志於廣陵國云屬徐州而武帝賜廣陵王策云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却又以廣陵爲揚州意者策文所引乃古人成語而今王之制則屬徐州耳

按近修山陽縣志有以此地何由得名來問者余曰郡名山陽始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者僑置之名不待云郡爲僑置則所治之縣名與之同且又同時立亦應爲僑置可知獨此地山陽宋壽州郡志謂以境內地名得名恰與僑置之郡

巧相符合亦異事曾問人地名爲何俱不能答考諸三國志蔣濟傳文帝欲燒船於山陽池中通鑑注作湖即精湖敷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池也湖也津也一也蓋以水名爲縣名者故孔衍爲廣陵郡石勒常騎至山陽桓溫伐燕回也散卒於山陽是時未置郡縣山陽地名已著聞這其不知誰矣王遵反山陽王率衆於此拒之因名遵反時漢無山陽王山陽王乃在後此十年晉地理志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不知此分與海陵郡者誤繫山陽山陽別領四縣耳宋志吾乎沈約言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昇校推求未易精悉斯可爲知修志之難者矣

按有以小學書引顏氏家訓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問者余曰托跋魏都平城縣縣在今大同府治東五里址猶存縣屬代郡郡屬恒州所云恒代遺風謂是魏氏之舊俗耳

按通典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甚善獨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南越於是特立南越一目以與上九州別併護晉書隋書皆謂交廣二州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非是余請得而析之曰南越尉佗傳秦以幷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揚州之分

故曰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此三郡盡有今廣東廣西交趾之境漢武帝平爲七郡名交州三國吳分交州置廣州晉滅吳因之下逮隋二史並以交州廣州爲禹揚州新唐史亦然豈無所根據者哉至謂九州封域皆以鄰接相屬五嶺之南果禹跡則屬荆不應捨荆而別屬揚斯又不然塞上嶺又名大庾嶺者在南安府城西南與論今入粵王道漢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即此豈是鑿空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有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無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二地補註之正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

時見於他說是也息慎既爲營州如是其遠則揚
州之有交趾亦復何疑且不獨舜撫顓頊已南至
于交趾矣或曰子於上世幅員若是其後言之何
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
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
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
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嚳本紀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豈後世德不及遠
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又按皇華紀聞曰韶州府城東北八十里有韶石相
傳爲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毬門風闕等名

今遂稱韶州爲虞城究其始丕見於傳記余謂特
不見水經注耳吾友胡朏明既王通典兼持此說
作禹貢錐指因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嘗面
質正曰韶州之更名也始自唐貞觀元年計其時
圖經應有舜嘗奏樂于此之說不然昌黎詶張韶
州端公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豈鑿空附會者子所據僧一行山河之象存乎兩
戒云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以限蠻夸故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東甌今溫州
及台閩中今福建明不及嶺之南余謂下文一行
不云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乎又云逾

嶺徼而南爲東甌東似當作西謂駱越別種者又
云南逾領徼爲越分攷歷斥漢之郡若鬱林合浦
蒼梧南海珠崖唐之州若富昭象龔繡容白廉等
所包甚廣不得執一說以相難也復據昌黎送廖
道士序中州清淑之氣於領爲窮最高而橫絕南
北者嶺此即酈注引古語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
意也余謂昌黎在潮州不又云禹跡所揜揚州之
近地乎猶且不謂之遠蔡澤傳吳起爲楚南收揚
越吳起傳作百越貨殖傳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
焉下即云番禺一都會皆足證太史遷昌黎是信
而徒據杜君卿何也且堯典云宅南交證以舜本

紀南撫交趾顓頊本紀南至于交趾則交爲交趾
甸有如小司馬所註者不復疑予讀堯典如是之
閱而讀禹貢乃賴爾臨耶朏明不覺嘆曰吾書刊
矣不及追改奈何
又按楚在春秋地雖廣不瀕於海屈完曰寡人處南
海解者曰對上北海之文以所近者言也而子囊
詡其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夸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南海今廣州府治爲當日百越地雖未
屬楚要爲楚兵力之所及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具有兩層義人多未析
如楚文王滅羅徙羅子於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

若滅得徙於楚之南徼為江南此一義也實海瀕
楚世家作賓之南海古以與字通用言不得徙楚
境内即填實於百越之地為海濱之民此又一義
也亦見楚號令及於南海遠後始皇二十五年王
翦悉定荊江南地因南征百越之君猶前志也然
又按通典謂禹貢物産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
五嶺之外以知嶺南地非九州之境說尤不然今
嶺南多金銀非揚所貢之金乎多孔翠犀象非揚
所貢之齒革及羽乎多蕉多木綿非所貢之卉服
織貝乎君卿曾官節度于嶺南寧不見之耶至職
方川浸原不及海而宣王時江漢之詩謀吞穆谷

虔之成功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遂解據今府縣
之南寧而他有所屬哉
按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北平堯柳楊邗蒼賓甚新
而未詳所出曾偏訪之亦無解者近方悟堯典宅
西曰昧谷虞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見鄭氏本是
卯字曰古大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謂魏
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余
案隋地理志於張掖縣註云有大柳谷張掖為今
甘州衛正在西北故曰北平堯柳上句南通舜玉
升菴誤記作舜梧以為舜梧堯柳極工陳耀文又
以舜蒼梧亦吉祥事余因竄改之曰東平舜蒼

西通堯柳
按杜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考遜為建安王偉記室偉
天監六年遷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
軍將軍揚州刺史七年以疾表解州遜掌其書記
正在揚州故曰何遜在揚州自晉以來揚州刺史
治丹陽郡郡治建鄴縣為今江寧府於廣陵迥不
相涉若徐湛之出為南兗州刺史北却在廣陵起
風亭月觀吹臺琴室亦偶與後來遜詠早梅詩枝
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臺觀之名畧合豈得便附
會為一梁沿晉制州治並同劉穆之所謂揚州根
本所係不可假人又謂為神州治本是建康廣陵

當之乎近杜註號精審勝前代亦不能別白至此
又按杜註漢家山東二百州山東者太行山之東也
殊非從來惟胡三省于通鑑秦孝公時河山以東
彊國六註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
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
于泰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
河山以東爲得其解余案以賈誼言所謂建武關
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則可見自秦
之外皆謂之山東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張
守節註謂華山之西也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秦
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山西班固明言天水

隴西安定北地處埶𡍮近羌胡故秦詩云云知此
西戎知其爲山東矣
人按白詩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范氏
實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若改作飛霜
殿則脗合矣蓋長安志天寶六載改溫泉爲華淸
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
以備齋祀楊升菴又引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
殿玉蕋峯頭王母祠以實其駁正余謂胡三省通
鑑卷二百七長生院註云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
誅二張遷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
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

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
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長生殿則華淸
宮之寢殿也此殿本名飛霜蓋同一長生殿也舉
者讀顧況宿昭應詩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
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當知
爲齋宿之殿李義山驪山有感詩驪岫飛泉泛暖
香九龍呵護玉連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
惟壽王當知爲寢宿之殿

按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
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
縣西二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所起山

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
州南三十餘里者卽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
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精矣或猷疑曰後漢書
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註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
縣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
山九門縣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說尚有未盡余曰
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
城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
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
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康成戒
子書吾嘗遊學往來幽并兗豫之域蓋亦以目驗

知之王伯厚生長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卽以信康
成者例國策不敢古人誤著此如堅壘豈易攻與

按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慮初語碧山堂問曰後漢
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
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
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
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
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彪不過紀
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
遂直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今尚有宗主其說者
余曰枯而復通旣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

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
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
北東北經齊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
註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
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
列子注云齊水出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溫爲濟水
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
郡而入海辨此三說以覆子鴻曰酈注經余更注
酈吾與子同爲篤長之忠臣何如子鴻喜獲所未
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於何代余
曰諾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太子賢

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
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
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然不知中有復通之事今以許敬宗對高宗齊濟
流屢絕是自唐以前亦已復枯竭至今矣
或問北嶽祀典畢竟該在貴省渾源州抑仍曲陽耶
余曰曲陽是也萬歷十六年大同巡撫胡來貢疏
請改北嶽祀沈文端鯉爲宗伯覆疏詳駁此駁出足
以塞異議者之口矣第惜其引史僅及漢宣帝未
上及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徙然後北嶽在天子
郡內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祠常山瘞玄玉二

事引經亦僅及周官禹貢余爲詳補曰舜典十有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曰北岳恒山禹貢太行
恒山疏曰恒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兼殷制釋山
曰河北恒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
註曰恒山在上曲陽是虞夏殷周異代同撰則舜
當日遙觀北諸侯下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
所稱今渾源之北嶽水經所稱之玄嶽歷歷可知
豈容叢議之者以定鼎於燕曲陽在南渾源少北
改而祠之於方位宜余謂則有孔穎達毛詩崧高
之疏在曰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
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

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余嘗愛王
導云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此名相之言也
孔穎達云天子不據己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
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
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執據崧高疏語以
對後不復改明以來之人獨未讀金史乎予思崧
高維嶽非當時以太室山爲嶽乃詩人借嶽來贊
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也山其山高大
上至于天維是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生
申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
遂實指崧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於爾雅後并補

証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耶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嵩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時霍山爲中嶽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盍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訖周秦悉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周不曾以岍爲西嶽岍何[illegible]有嶽名余曰職方河西曰雍州山鎮曰嶽山[illegible]得嶽之名豈待周移嶽於此而後云爾乎漢既移南嶽唐肅宗在鳳翔

亦曾改汧陽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要皆後王事余最愛康成註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偏足少嫌其以嶽爲西嶽不以霍山爲中又嫌其宗何註仍襲爾雅雜以嵩高自忘却大司樂註殆古未善於讀崧高之詩也哉

按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左傳地名說問余成二年鞍之戰杜註止云齊地穀梁傳則云鞍去國五百里恐非以下文有華不注山山下有華泉諸之鞍以去此不遠當屬今歷城縣地余曰通典濟州平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鞍故城在縣東括地志寰宇記蓋唐世鞍故城尚存故杜以爲據余意鞍在今平

陰東作四五十里其去華不注山亦一百三四十里郤乃戰於鞍勝而逐之一百二四十里之山下且三周焉晉人之餘勇可賈哉齊奚足云蓋古卿駕一車車僅三人御復得其法故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今人不明乎此徒以平陰屬兗州歷城屬濟南中隔長清縣境如是其遠豈能一日通作戰場哉祈以見通典亦未知信與

按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二即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綿亘八里許因

數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蕃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能致邕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闇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却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五十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泰志求葬於

先人墓穴孤死正邱首正欲葬其蓬然高阜之旁也玆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胆奈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幷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别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按黄子鳴言趙奢解閼與之圍閼與凡有四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卽閼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𢔶閼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今沁州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劉昭

注云史記趙奢破秦兵於與涅在今武鄉縣隋地理志武安縣有閼與山元和志閼與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卽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東海公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須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乎當在貴省潞州者近是余曰然奢傳云秦伐韓軍於閼與閼與乃韓邑自爲上黨一帶廉頗樂乘並言其道遠閼與去邯鄲四百里故奢言道遠險狹譬鼠鬭穴中以閼與必寧太行山過而沁州武鄉亦多叢山也果在武安豈容作斯語越明日告子鳴曰子柳知止有二閼與乎一爲韓之閼與一爲趙之閼與子鳴驚喈爲趙

奢列傳秦伐韓軍於閼與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此韓之閼與也魏世家哀王八年昔者魏伐趙拔閼與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八年胡傷攻趙閼與王翦列傳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此趙之閼與也韓閼與當幷沁州與武鄉者爲一何者涅故城在武鄉縣西五十五里而武鄉在沁州東北六十里則涅在沁州之北矣閼與又在涅縣西則在沁州西北可知相距幾何正屬一邑趙閼與的在和順縣觀始皇本紀十一年王翦攻閼與橑陽二邑比鄰橑陽今遼州和順距本州九十里若到沁州閼與城幾二百餘里

各爲一邑可知至武安之有閼與則是唐人誤會史遷文義見武安西南有山象以閼與之名山豈有口自鳴曰我非閼與也哉然史記實有疏處蓋秦伐韓軍於閼與此一枝兵也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屋瓦盡振此又一枝兵也秦當日蠶食三晉二晉無歲不被兵所在多有還若作時秦軍有軍武安西者自明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非斬其犯令乃斬其妄言惑衆心也奢受命救閼與不救武安縱解得武安之圍猶非韓昭侯曰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七國悉遵此法秦間來入乃從閼與軍至者間還報秦將輒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
地也此句亦鈔蓋閼與原韓地非關邯鄲者白不
應來救故懈而不設備奢遂窮日夜力趨至據山
以擊破之山自在今沁州武鄉閒此閒豈少山哉
括地志固已疑山在潞州謂其太近恐潞州閼與
聚城是所距遠處眞可爲先得我心世稱魏王泰
括地志爲首于茲益信所云閼與有四謂者刪之
僅存其三析者并之僅存其二混者別之則孰爲
韓閼與孰爲趙縣顯然在吾目前矣故曰閼與有
二後趙明日告了鴻曰子既知二閼與矣抑知二
閼與皆爲趙奢敗秦軍之地乎子鴻益驚余曰戰

國策趙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
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
敗於閼與此即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
傷攻趙閼與不能取之事秦史諱其敗績曰不能
取國策承趙史所書直曰秦敗於閼與下文曰大
敗秦師亦足徵國史書法互異處水經注以梁榆
城爲奢破秦于此亦是但移知惠文王前一年二
十九年事於此則誤道元且勿論史遷生當六國
未遠特其作年表於趙惠文王二十九年曰秦拔
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三十年曰秦擊我閼
與城不拔於前閼與不曰韓曰趙更混而并之爲

一閼與然則地理之學眞難言矣哉
按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
中云乃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
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舉坐默然顧向
余曰某此論爲濟水發枯而復涌畢竟在何時子
其爲我考之余曰唯復考王景傳云初平帝時河
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遠後三十
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
迹陶邱之北漸就壞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
○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

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
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兗
豫無水患郄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
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
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
絕者故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如
王橫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
里九河地已爲海所漸矣今九河故迹固具在鄭
氏言齊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水流逕通余謂
此班氏注於垣縣云王屋山沇水出東南至武德
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

行千八百四十里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會枯絕則妙妙耳輒錄以覆

按自周官屢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盡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光武帝至廣阿登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馬援曉勸隗囂亦曰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武帝封三王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光武封十

子爲公羣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案地圖章帝則篤愛諸弟案輿地圖令諸國户口皆等漢使窮河源莫知何所出山曰崑崙天子按古圖書而名云漢蕃諫詐閩越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漢相私國土多租四百頃曰以平陵佰爲界太守更郡故圖而王之李陵至浚稽山繪圖所過山川地形遣騎以聞趙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李恂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悉奏上齊人延年上言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以開河明帝引見王景賜以山海經河渠

書禹貢圖俾修汴渠渠卒成即謀不軌者如淮南王安曰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江都王建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至張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臧旻口陳西域百餘國狀手畫地形皆得圖之勢覽者猶動人如是圖詎不重哉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麤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輿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寬名以己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王律余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

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新書謂以寸爲百里表獻于上曰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日讀之眞令人爽然晉宮文堂曰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

按余謂窮經者須知地理元董鼎注蔡書傳云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引吳才老戡黎伐紂時事爲證余案紂都朝歌今在衛輝府淇縣北黎陽故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三里武王以

正月二十八日次孟津明日己未至癸亥五日孟
津至朝歌四百餘里故須日行八十里有奇然僅
及商郊而止所以者何赴敵宜速不拘日二十里
成法也牧野跨衛輝之汲淇兩縣界距紂都十有
七里若梨陽則又自朝歌東出七十里豈得須先
經此且武王於紂聲罪致討名其爲殘士女歡迎
問齊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兵行詭
道者比乎儒生不知兵復不諳地理其舛錯如是
按禹貢蔡傳謂者莫過九河苞淪於海且託之酈道
元不知道元水經注凡三見皆指碣石入海未一
及九河云九河者乃王莽時王横一家之言未詳

考驗者兹欲正其謬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
乘二條補於九河既道之下詳四書釋地續
又按蔡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潔爾雅本作絜與簡
各爲一河河以一字名者李巡曰簡大也絜苦也
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共同即
朱子孟子集註亦曰曰簡曰潔然已謬而潔矣
按專門明經於地理有不若人君之言者浮于濟漯
達於河是也穎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上句
眞亂道惟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
濟與漯斷不相屬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
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

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
乘入海也新唐書亦不通地理沇濟自溫入河作
今自濮至溫而入河夫高宗均知濟與漯斷則此
至溫入河乃濟水非漯水明矣敬宗雖姦故而歎
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
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
一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
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故余嘗案漢地理志
河東郡垣縣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
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
漯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
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
亦曰泲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
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
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
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東至臨
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
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
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
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于
河耳至既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

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絶河之說會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濟之性則獨勁也故語云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溢也南岸爲滎仍然至清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濟此地而伏伏而旋出於陶邱之北禹貢九敍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

志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倍此之地乎後代柢緣王莽末濟瀆皆枯不見有溢爲滎又烏知陶邱北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渊如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始善會經旨新書又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濟而出即東出於陶邱北之註脚也合而分即入於河溢爲滎之註脚也

又按胡朏明問滎字說文曰絶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絶流曰亂鄭易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絶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註脚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漢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再見耳又謂曰出者折旋之間因邱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

截河而南之後未嘗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爲偉論然以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即青州貢浮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邱北向所云浮於淮泗當作達於河字者皆亦由萊蕪縣入濟五十里至陶邱北皆至此而止然後舍舟登陸至濟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於河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兗州貢道當如荊梁二州例逾字曰浮於濟復逾於濟達於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荊之漢

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洛者之汭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渭若兗州之濟本發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者乎顧氏第見明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漕舟浮江涉淮泝河絶濟而北達於漳衞輓之太倉無復有陸運之苦因亦上疑濟水此何異元行海運習為坦途明人有更講求其說者輙搖手相戒殺同談虎嘗考唐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

水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宋都大梁四方皆可由水以直抵而開寶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明永樂之初亦經水與陸交運故牒猶存不必弱於今而議古且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於陶邱南不當曰東出於陶邱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參諸古今運道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者其論如此

又按胡朏明聞余論復出一說以助之曰虞夏貢物與後代漕粟不同當時甸服之中納總銍秸粟米其食取諸冀州而已足餘八州所貢初無繁重難致之物即以兗言之曰漆絲織文而已青州所貢較多亦不過曰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檿絲而已他州倣此要非繁重難致者豈惟虞夏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度與虞夏不相遠豈有漕粟數百萬石餉京師如漢唐以下之所行者哉宋史食貨志言川廣所貢之物亦皆輕約易齎故水陸兼運由是推之虞夏貢物間有陸運人必不以為苦濟水斷續何害其為貢

道哉

按孔穎達雖亂道不至如蔡傳之甚疏云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祗沔須陸行而北入渭此自禹迹貢道也蔡傳引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案漢溝洫志上書人言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則禹之時褒雖出衙嶺山入沔斜不得與沔通不可以行漕故斜亦出衙嶺山北

入渭算不得與渭通不可以行漕故經文止言沔
渭不及褒斜當日貢道原無須此二水也非屬脊
文顏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孟
指其武未穿道以前言蔡氏不讀全本漢書似從
一節本書錄來謂因大以見小其臆解有如此者

按蔡傳載濟水李氏曰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
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韓城北安國嶺盡
案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
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豈有
難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蔡傳又云舊
說相傳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余謂尸子古

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
流無有邱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此即欲鑿
之由賈讓奏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即
當鑿之故水經注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
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
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
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
頹疊迄於下口又云梁山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
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
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元和郡縣圖志孟

門山俗名石槽實為黃河巨阨今案河中有山鑿
中如槽束流懸注七十餘尺此皆詳其鑿之之跡
爲云不詳大抵此等書蔡氏并未寓目即見亦不
復能記憶荀卿嘗謂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余則
謂陋也者儒生之公患也

按顧氏肇域記左傳桓二年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
註以為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
晉境不得至介休當以趙世家註引括地志岳陽
縣北九十里有千畝原為是余謂當日千畝之戰
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
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

改曰晉曾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
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曲沃
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
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
鄂侯鄂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吾鄉太原縣也
又後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
亦大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
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兩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
是獨歎晉啓封百里遠成侯時何嘗五倍王綱不
振衆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

又按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此

千畝乃周之籍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未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絶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舄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是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

按寇有來路亦有去路其歷而出之也即從其來路寇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則從一路以出[illegible]

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對太原地名亦即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為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鄭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其地在豳近是要高平曰原豳中地面以原名者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來歸自鎬對句曰千里之鎬顏師古注非豐鎬之鎬至於大原余亦謂雍州之大原必非周并州之大原也更有證者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大原大原與詩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唐叔虞為侯國天子豈

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甸侯之地可知既知國語益知詩矣

按冶梁及岐孔安國傳梁岐二山在雍州是以道本水經注作呂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論其確與否第蔡傳云梁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是今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一百里之呂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黃河一百五十餘里岐在汾州介休縣今却在孝義縣西八十里盤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黃河二百三四十里謂堯時洪水懷襄大河汎濫至此二山下須禹治之則可蔡氏竟認為古河遷之險號與

龍門一般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然幾昧自石道黑白者乎雖生長東南誤不應至此蔡傳書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流合文水入東南入汾今作東北誤之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在今夏縣西北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晉入春秋前後四都相去亦只在平陽府百五十里之內晉孝侯號翼侯翼故城在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為晉侯史記云始都晉國晉國即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在今聞喜縣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都絳絳即今太平縣南

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宛然方悟從前說盡錯東去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澮水西北夾故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人民繁庶貲產富饒西北諸州邑莫有過焉豈非霸國之餘烈哉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據尚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蔡傳駁之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亦是尋好語頭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弱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哉

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按上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妥者尤莫甚通曰碣

不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為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成屬齊鬲津等三在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遶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況平州地形高北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為碣石似無疑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敎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

偉言當移碣石為兗州之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為逆河之地者亦須長闊相等乃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刪禹貢同為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為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紀聯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雕書竝海上北至碣石迴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

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按山西名司自太行山而山東人無解者曾與黃子
鴻討論訖歎曰山東之名起於金本宋之京東東
路京東西路金以都既不在汴易京爲山而不知
山字無著也湖廣之名起於元本宋荆湖北路荆
湖南路止當沿其故稱不必如孫休分交州置廣
州名以廣蓋廣字涉虛也
按局中諸公曾問以何謂之四至何謂八到多笑而
不答反以詰余余曰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
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
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

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此謂之八
到惟杜氏通典依刻本宛然可考若元和郡國志
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
按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在
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
達某縣界最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
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軍臨西采石楊林
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
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
惟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古楊林爲采石之
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詳州所上關

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檢而知不必外
訊諸人矣
按有碣石叢談郭造卿著者疏碣石山所在既小誤復未
盡余爲補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有大
揭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
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
碣石山晉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
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
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
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揭石山今人第
因天橋柱屬諸昌黎臨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

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尾有四
又按齊都賦云海旁出爲渤今海自山東登州成山
折而西逕寧海州福山蓬萊招遠縣又西徑萊州
掖縣昌邑濰縣又西經青州壽光樂安諸城縣北
界折而西北徑齊南利津霑化海豐縣又北徑直
隸河間鹽山滄州靜海縣東界又北至天津衛折
而東經順天寶坻豐潤縣又東經永平灤州樂亭
盧龍昌黎縣又東出山海關經遼東寧遠廣寧衛
南界折而南經海蓋復金四衛西界又折而東徑
金州南界有旅順口南與登州海口相對皆謂之
渤海歷覽太史公書如河渠書同爲逆河入于渤

海謂永平府之渤海也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
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
並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
王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
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衛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
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
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奈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
渤海名郡遂狹覦渤海謂禹貢河入海乃在碣石
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
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
誤也正謂碣石邊之渤海也或曰亦別有證乎余

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
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渤
海碣石錐復明顯是禹貢自碣石入海還與固同
出一口者也
又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
勃海頓丘漢縣名在今大名府清豐縣其東南則
今曹州濟寧州之境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也至於渤海却在頓丘
東北千里豈能東南流入之乎紀文當于東南二
字截住作句謂河水所從之處在頓丘東南一帶
而流入海則自東北至直沽直沽今天津衛是所

以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注云河水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至章武入海章武元和志爲魯城縣在滄
州北百里西去大海九十里此河漢所從之新道
非禹貢故道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地理
志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北入海者
至右北平郡驪城之揭石山入海非章武也或曰
章武亦可稱北海然而溝洫志同爲逆河入于渤
海與河渠書同天文志尾汶於渤海碣石錐加增
釋是禹河入海在碣石固與遷直同出一口者也
通鑑書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削入渤海二字說見考異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尚書古文疏

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省去惟就穎達疏有云
安國傳司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勃海之郡當以
此海爲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
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
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
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入海不得復至碣石謂據經
文王之夾右碣石入於河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
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處從而下亦即在
此處可知證一爲導山固以相覗其源委脈絡實
以治山旁諸水使皆入海而諸水河爲大河果至
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文證二導河北

播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遂以無是三字而謂河入海不在碣石何異癡人說夢證二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島之夸以皮服來貢者僅夾碣石山畔須西上數百里而後達河經文何不見有西字以合荊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然河口碣石斷無疑也後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過酈道元一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余謂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鑿即破也酈注有本如此今人不能取徵乎此復合神聖經文而第指晚近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立說別解可也吾未見其可與論禹迹矣

又按中國山川東北究其維首在龍屬尾沒于勃碣僅十有八字能將禹貢導岍及岐至于碣石入于海導河積石至同爲逆河入于海所謂九十一字吸取殆盡無復遺義錢牧齋謂詩家有撏撦編鍛攢簇烹煉之法以杜律十四字出謝康樂詩四句爲證抑知史家尚有此等神奇處否史記昔人稱其明于山川條例得禹貢遺法茲豈惟條例且縮萬里于尺寸之間可舒三言爲百千言而未有

既者矣

按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修塞令入河身不聞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回河詔書然亦不盡然者太史公不於禹貢北字下過降水之上增其文曰載之高地乎蓋謂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耳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杜佑曰西山則太行太原有恒山字宜行二也余因悟河行乎地易散慢無力惟一邊就西山蹕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堤高數丈許載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趨于勃碣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上指此誰謂金堤非禹作乎又注謂可北有縣堤而無禹堤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稱禹故道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之間上陽然史謂即柱人山要東則大伾上陽西則太行與賈讓所奏無異治河者當識此變處

按尚中復有爲新論者以河自直沽入海不得遠至碣石之旁從漢志不從天官書說有二一說曰滹沱滋易桑乾需路皆爲大川從直沽入于海橫接大河北注之路大河豈能自河間以北遠出漁陽

北平之界抵碣石而入海乎故知亦從直沽入海也余曰詳考水道惟滹沱桑乾易潞入直沽而濡水氐不遠輙合易滱水雖長然亦至長城注易長城在新安安肅界也不自達海止當舉四水耳并及滱濡者非一說曰蘇轍言燕薊地高水皆南流大河豈獨能北注不就近入直沽之海而仰從碣石之海以入乎余曰蘇子由無此言宋河渠志載蘇轍疏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此或指沽河濡水大遼水從塞外來者南入于海而言非上四水之謂愚嘗讀漢志濁漳入清漳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阜城在今阜城縣

東二十里此已與禹貢漳入河處不合蓋河既徙後之新道也水經清漳入于濁漳濁漳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平舒乃東平舒今霸州大城縣此又河既從班氏以後之新道也唐人見漳能獨達海遂請以爲貢宋志神宗熙寧二年前漳變徙復入大河元志無漳而金志雖有不聞其變徙明初忽入衛今且附滹沱而入海不自達海矣其變遷不常如此安知大禹時河直北注碣石之海而滹沱也桑乾也易也潞也不先入於河而可欲以入碣石乎不謂河能統川而反疑川能阻河是枝水加于經水矣不從河未徙之前求禹跡而妄意禹跡於屢徙久湮之日是漳水終古在鄚縣矣且尤可證者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果止于直沽碣石旁焉得有河碣石旁有河爲海口又奚疑是不獨前所稱經證而已或曰瀕海地勢不高乎余曰親至瀕海一帶詢諸士人比海之腹內特高故濤治海口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予水之東注矣曾謂神禹當日智不及此而不濬深海口以任大河百川之滔滔東逝也哉

按一統志在京師輙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行者尤稱有用之書余續得二事一出河汾燕閒錄一出湧幢小品陸文裕深

曰晉水獨行類闖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輙起濤頭作淵瀠洄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堤埽之具爾其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難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蹴瀦則晉水皆利也有可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閭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閒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朱文肅國楨曰隄之功莫利於下鄉之田尤莫利於上鄉辛丑某南歸經磁州過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

二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遂指西山曰此泉流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園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　州遂為樂土余因歎此即青烏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也先參議起家湖司李與宋交好宋亦習口述于爲其事云

按顧寧人謂代凡三遷春秋末趙襄子所言代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也漢高帝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中都晉陽今太原縣中都今平遙縣皆非

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開皇五年始固已不知其光武以盧芳為代王居高柳高柳故城在唐雲州定襄縣晉愍帝以猗盧為代王城盛樂為北都修故平城為南都拓拔珪立為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後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尚有四不止如寧人云三遷也或問古學以何為難曰不誤又問曰不漏

按江西之名有三顧寧人僅知其二謂六朝以前之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府）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唐乾元後則以江南西道省其文曰江西乃今豫章等處是不知三國志吳主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內移民轉相驚廣陵等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南史文學袒皓傳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藏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峨入其府志中亦一典證也

元史河渠志至正十一年賈魯治河工畢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勞績云云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

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按朱子不甚關地學又隨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毛傳云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云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

此與隄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云防人所
築以捍水者余因戲語人原來臧武仲得罪出奔
後築隄障水以其功求立後於魯國人聞之愕然
詰此語何出余曰只管防有築以捍水者解法何
必管是臧氏食邑在今費縣西北六十里乎人聞
之轉大笑

又按不特此也詩王風集傳云甫即呂也今未知其
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詰證以潛夫論炎帝
苗胄四嶽伯夷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
下故詩云亹亹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
一更證齊太公世家註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又

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
在宛縣之西也三證酈注淯水條宛西呂城四嶽
佐禹治水實妥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
信者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
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
里有奇其密邇明析至此而朱子不知嵩淚訣本
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
茫然宜哉

陵晉陶偘歌云江陵去揚州二千三百里已行一千
一所有二千在晉揚州刺史平吳後徙治建業爲
今江寧府治據明一統志相距一千七百二十五

里歌不合及讀宋書州郡志江陵縣去京都水三
千三百八十里故宋襄陽樂亦云江陵三千三西
塞陌中央是也西塞山名在今大冶縣東此則古
今路有不同非里數異也唐杭州勝果寺在鳳凰
山之右僧處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與
春秋時吳越分界不合及讀會稽典錄朱育曰漢
順帝永建四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
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詩蓋用此事界畫宛然
非謂唐之制正弱也枚乘七發云將以八月之望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近解者多知以曲江爲浙江八月之望即俗所云

潮生日濤最迅猛闔郡往觀之事然終無以爲廣
陵二字解案李善曰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
作七發以諫之孝王薨於景帝中六年丁酉則此
七作於丁酉前考爾時會稽郡省幷入江都國是
江都之所統不得至錢塘江且說至今建章福州
古名冶縣者其疆域如此作者本欲云江都之曲
江但以二江字相犯易古地名曰廣陵唐代尚詞
章兼爛地志故李善據文勢已云赤岸當在遠方
非指廣陵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云壽白雲
山來又云八月枚乘筆孟浩然別下浙江舟中口
號云八月觀潮罷僧皎然送劉司法之越州云八

月欲觀濤至昌黎謂李翱觀濤江翱亦自言蘇稿濤江皆錢塘江也其疑似而誤翻在南齊書州郡志山謙之南徐州記耳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黄俞郃俞郃慫慂宜立草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懶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與趙閣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

按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貢道由江順流入海由海逆流入淮入泗是禹時江淮決不相通明矣其通之者在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

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以通糧道然亦是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水道尚相反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睿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至是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況舊迹至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爲據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彭城鄉

宋發運使蔣之奇開災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請繫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二字當作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

上有肯下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迺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閘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實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

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
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
漸成壁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
乃知蔬所謂聖人山者即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
有禹王河即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
一名古河又即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
無稽之言而據爲金條玉律哉人豈可以孟子一
時之誤記而謂禹貢爲不足信哉蔑當闢諸先輩
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海若正行其所無
事以下爲趨也今欲從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
留家岡及分水嶺爲所畫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

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窊下奈何
疏人云循沿河形細覓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
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
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爽此山岡
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
矛盾莫此爲甚至淮徑入江不復遵淮揚運道不
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者不可言者則人所
共曉不復贅云

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
則然而西漢不爾然亦有郡國下所書之第一縣
即爲郡國之治者若南郡之江陵縣是也南郡先

書江陵縣縣即郡治以郡國志知之天水郡先書
平襄縣縣即郡治以五行志知之南陽郡先書宛
縣縣即郡治以地理志貫方進及王莽傳知之潁
川郡先書陽翟縣縣古爲韓都今爲郡治貴陽國
高帝燕國先書薊縣縣古爲召公都今爲國治俱
以地理志知之楚國先書彭城縣縣即國治以楚
元王交及龔勝傳知之趙國先書邯鄲縣縣即國
治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知之齊郡先
書臨淄縣縣即郡治以齊悼惠王子及主父偃傳
知之河南郡先書雒陽縣縣即郡治以伍被及賈
誼及酷吏游俠傳知之廣陵國景帝四年更名江

都先書廣陵縣縣即國治以江都易王非及廣陵
厲王胥傳知之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
國先書昌邑縣縣即國治以昌邑哀王髆傳知之
會稽郡先書吳縣縣即郡治以嚴助朱買臣及梅
福傳知之九江郡先書壽春邑縣即郡治以梅
福傳知之東海郡先書郯縣縣即郡治以丁定國
及尹翁歸傳知之沛郡先書相縣縣即郡治以薛
廣德傳知之蜀郡先書成都縣縣即郡治以王貢
兩龔鮑傳序及循吏傳知之上黨郡先書長子縣
縣即郡治以鮑宣傳知之東郡先書濮陽縣縣即
郡治以王尊及翟方進傳知之東平國先書無鹽

縣縣即國治以東平思王宇及翟方進傳知之魯國先書魯縣縣即國治以孔光傳知之巴郡先書江州縣縣即郡治以揚雄傳知之涿郡先書涿縣縣即郡治以酷吏傳知之犍為郡先書僰道縣牂柯郡先書故且蘭縣越嶲郡先書邛都縣益州郡先書滇池縣縣俱為郡治以西南夷傳知之至梁國先書碭縣却不為治治於睢陽縣以梁孝王式傳知之蓋吳楚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非以睢陽為治而何左馮翊先書高陵縣亦不為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

漢傳及景帝紀注百官公卿表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為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證最分明汝南郡先書平輿縣却不為治治上蔡縣以翟方進傳知之其傳首敘次與賈誼傳正同曾具以告友人友人以為聞所未聞徧考顧寧人顧景范黃子鴻撰著兩漢並同都未解此此而不解何以談地理或以高帝紀南陽守齮戰敗于犨東走保城守宛宛為南陽郡治陳勝傳秦嘉等將兵圍東海守於郯郯為東海郡治項籍傳初起兵吳吳為會稽郡守治此三者何不引而引嚴助朱買臣等傳為問余曰此秦制而非所論于漢也抑知秦與漢有

不同乎如梁國在秦為碭郡治碭縣故沛公軍碭遂以沛公為碭郡長長即守也至漢改為梁國便治睢陽河南郡在秦為三川郡治滎陽縣故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宋白以為是時治此至漢改為河南郡便治雒陽安得謂秦制如此沿而下之漢與之同又安得以東漢制如此溯而上之必西漢已然與或又以郡國一百一據上所考先書縣不為治者僅二而為治者二十有八安知餘七十四不復同余曰生千載下而仰論千載上事苟非典籍具存證佐明白固不可憑私臆度也譬如有物十焉吾數其九悉同而其一未數者安知不忽異

郡國治所亦頗且吾之著書也寧質毋夸寧拘毋達寧闕人之所共信毋徇己之所獨疑此平生志也漢注引茂陵中書有云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珠崖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沈黎郡治莋都去長安二千三百二十五里領縣二十一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雪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治所歷歷今不備知百三郡國之治者以此書亡也噫放失舊聞豈獨地理一事為然哉

又按唐人地理之學的有源委去西漢未遠元和志

曰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則朔方郡治朔方縣縣居班志之第二其第一縣爲三封國注云元狩三年城也勝州榆林縣本漢沙南縣地漢雲中郡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則雲中郡治沙南縣縣居班志之第八長垣故城一名倉垣城在汴州開封縣北二十里漢陳留太守所理縣居班志之第十四漢景帝二年以前濟南郡爲國時理歷城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一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作宛漢千乘國故城在縣北二十五里則千乘郡治高苑縣縣居班志之第十四漢中郡自漢已遷多理南鄭高帝都之縣居班志之第三故漢所理江夏郡前書多言在安陸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四里有古城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改秦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今辰州敘浦縣是縣居班志之第十即昭帝時犍爲郡自僰道移理武陽今眉州彭山縣西北五里有犍爲故城猶歷可考縣居班志之第三其不即治第一縣于茲益驗其不與東漢郡治相同于茲又驗即治第一縣別東郡理濮陽縣東萊郡理掖縣膠東國理即墨縣西河郡理富昌縣常山郡理元氏縣丹陽郡理宛陵縣餘與下鄴注同者不錄

又按元和志容有牴牾如以汝南郡治平輿河內郡治懷自相牴牾如以朔方郡治三封陳留郡治陳留之類酈道元則近而加核矣水經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窳渾縣縣居班志之第六又云元朔二年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朔方城王莽曰武符似又以此城爲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郡治楚王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三唐縣中山郡治漢高祖立縣居班志之第四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漢李廣爲郡於此縣居班志之第二漢武帝元鼎二年改爲天水郡似指隴西郡言治上邽縣縣居班志之第二上蔡縣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

縣居班志之第二十四其第一縣平輿云東漢汝南郡治睢陽縣漢高祖五年爲梁國縣居班志之第八其第一縣碭曰秦立碭郡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爲琅邪郡漢因之班志於琅邪縣下注句踐嘗治此則琅邪郡治琅邪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二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即郡治漢因之縣居班志之第三其第一縣西城則云屬縣也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雒縣居班志之第四漢高祖六年分巴蜀治廣漢郡於乘鄉王莽曰廣信即廣漢縣縣居班志之第六漢高帝六年置江夏郡治安陸縣縣居班志之第八漢

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合浦縣縣居班志之第二莫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縣居班志之第四泉陵縣零陵郡治漢武帝元鼎六年分置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縣居班志之第三而即治書先第一縣者則隴西郡之狄道縣也金城郡之允吾縣也安定郡之高平縣也五原郡之九原縣也鴈門郡之善無縣也上郡之膚施縣也弘農郡之弘農縣也千乘郡之千乘縣也平原郡之平原縣也太原郡之晉陽縣也河東郡之安邑縣也齊陰郡之定陶縣也濟南郡之東平陵縣也山陽郡之昌邑縣也臨淮郡之徐縣也清河郡之清陽縣也魏郡之鄴縣也趙國之邯鄲縣也鉅鹿郡之鉅鹿縣也信都國之信都縣也河間國之樂成縣也涿郡之涿縣也上谷郡之沮陽縣也廣陽國之薊縣也漁陽郡之漁陽縣也遼東郡之襄平縣也玄菟郡之高句驪縣也樂浪郡之朝鮮縣也河南郡之雒陽縣也武都郡之武都縣也潁川郡之陽翟縣也淮陽國之陳縣也楚國之彭城縣也沛郡之相縣也泰山郡之奉高縣也東平國之無鹽縣也魯國之魯縣也東海郡之郯縣也城陽國之莒縣也菑川國之劇縣也齊郡之臨淄縣也高密國

之高密縣也九江郡之壽春邑縣也廣陵國之廣陵縣也南陽郡之宛縣也六安國之六安縣也蜀郡之成都縣也巴郡之江州縣也南郡之江陵縣也越嶲郡之邛都縣也益州郡之滇池縣也牂柯郡之故且蘭縣也鬱林郡之布山縣也九眞郡之胥浦縣也交趾郡之羸𨻻縣也蒼梧郡之廣信縣也南海郡之番禺縣也長沙國之臨湘縣也桂陽郡之郴縣也豫章郡之南昌縣也至云舊朔方郡治臨戎舊定襄郡治善無故河內郡治懷舊代郡治高柳故天水郡治冀故瑯邪郡治開陽茲指東漢而言驗諸司馬彪志而一一扶同矣舊唐書地理志亦及漢郡治錯誤者複者不錄錄其三曰勃海郡即治浮陽縣張掖郡即治觻得縣酒泉郡即治祿福數云

又按余告徐司寇健菴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考者實之不獨以郡曰子能知秦四十郡所治之縣乎曰雖不能盡知要可考者秦內史則治咸陽縣也漢更名渭城漢內史治長安城中三川郡治雒陽縣或曰滎陽潁川郡治陽翟縣南陽郡治宛縣邯鄲郡治邯鄲縣鉅鹿郡治鉅鹿縣上黨郡治長子縣太原郡治晉陽縣雲中郡治遠服縣漢曰雲中或曰王莽始更漢雲中縣爲遠服然焉知莽非本秦舊乎九原郡治九原縣

河東郡治安邑縣東郡治濮陽縣碭郡治碭縣一
曰睢陽上郡治膚施縣上谷郡治沮陽縣漁陽郡
治漁陽縣代郡治高柳縣與東漢同與西漢異觀
西漢西部都尉治高柳不為郡守治可知右北平
郡治無終縣遼西郡治陽樂縣遼東郡治襄平縣
南郡治江陵縣漢中郡治南鄭縣黔中郡治沅陵
縣故郡城在唐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長沙郡治
青陽縣漢曰臨湘薛郡治魯縣泗水郡治沛縣漢
更名沛郡便治相九江郡治壽春縣鄣郡治鄣縣
漢以郡去而名其縣曰故鄣丹陽郡所領唐湖州
長城縣西八十里有鄣郡故城會稽郡治吳縣齊

郡治臨淄縣琅邪郡治琅邪縣巴郡治江州縣蜀
郡治成都縣元和志其理本在青衣閬中郡治回
浦縣東漢更名章安南海郡治番禺縣象郡治象
林縣漢更名曰南郡便治西捲不可考者鴈門隴
西北地桂林郡治耳曰柰四省已進呈不及追補
何余曰李吉甫元和六年復相八年上元和郡縣
圖志內載已所嘗建白者四事論更置省州則在
九年五月計此工成又須兩三月是距其十月薨
相位已無幾書進御彌久猶不憚繕寫增續古大
臣之用心不以小嫌而擁閱計宋司馬公成通鑑
後知有牴牾終以未請旨不敢更此亦足見文網

之密議論之苛宋甚于唐矣張守節云蔚州飛狐
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飛狐漢廣昌縣地
則漢代郡治廣昌縣秦亦稱上云治高柳者恐誤
又按胡身之註通鑑地理號稱精者然亦不知西漢
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
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
郡即秦九原郡治稒陽縣不知班志明言東部都
尉治稒陽郡太守不與都尉同一治所齊孝王孫
澤謀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遂不疑此白青州刺
史遂在臨菑非必治所胡氏乃云臨菑青州刺史
治豈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

者乎又云龔勝楚人史遂其所居縣勝本傳首言
楚人中言勝既歸鄉里又言王莽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等入勝里致即補出勝居彭城廉里文字
針線密如此是不獨所居縣且標名其里胡氏胡
未詳郡國志不純稱司馬彪曰閒稱劉昭不知昭
僅作細注耳須各有析別至楊慎從齊乎勃海以
計朝鮮云僕岸勃海蓋自青萊以北稱千以南皆
濱于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斯
見解出同時王伯厚右矣
又按王伯厚嘗仕吳郡見長洲守扁其閣曰茂苑蓋
取吳都賦中語伯厚告之曰長洲非此地也吳王

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大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此地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余謂是已但未及所以名長洲者爲何案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縣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以名非枚乘所說長洲之苑者又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亦指在蘇州者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元和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吳王闔廬游獵處又一長洲苑矣

又按山陽漢射陽縣地射陽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楚州安宜縣東應劭注地理志在射水之陽張晏注廣陵厲王胥傳射陂下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吟竟不知今何者爲射水近讀寶應縣志白水塘在縣西八十五里舊名白水陂一曰射陂遂躍然曰此其爲射水乎城正在射水北湖亦在射水北明一統志遂以射陽湖即廣陵王胥之射陂大非又思其地素號上膏當廣陵王時尚未經耕墾故相勝之名爲草田奏奪之以賦貧民魏鄧艾於此屯田積穀以制吳唐證聖長慶中兩皆開墾之古今情狀頗不相遠云寶應邑人朱曰藩詩山陽濁水不可白射陂草田那得青不讀濁爲濱解草田爲荒田竟認作清濁之濁草木之草詞人趁

筆之語固無庸苛論耳

又按漢射陽縣高帝以封項伯纏者惠帝三年國絕於楚元王交都彭城王二十六縣皆不相屬自宋迄炎宋城中即有楚元王廟頗著靈異未詳所始楚州淮陰祠唐隸淮南道非江南也武后垂拱四年狄仁傑爲江南道巡撫大使奏焚淫祠留有伍員廟廟自當在吳越間明一統志以爲城外英烈王廟即是且改江南爲江淮殊非漢地節四年封長安男子張章爲博成侯功臣表注曰淮陰蓋博成者淮陰之鄉名也當時此地一鄉至有戶三千九百一十三較之高帝數幽遷爲壯縣僅五千餘戶者不見承平久戶口之滋殖乎曹操拜陳登爲廣陵太守時治射陽孫亮拜吳穰爲廣陵太守即治廣陵但不知中間孫權爲吳王及僭位時皆孫韶爲廣陵太守治於何所而史稱韶爲邊將常遠斥候緣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從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乃知此地又會爲甌脫嗚呼即此地而論古今之變豈可勝道哉

又按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家堰堰不見史而僅見郡志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

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為登築復奚疑猶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幷無有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柳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而不關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茲舉與予於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歷境盬泉及矣乃能與屯殖兵

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

又按寶應縣志載邑人土田議曰竊見直隸各布政司起科則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二四則至數十則之別不但各司不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縣亦多互異蓋地形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成賦因不強之使同也但賦役全書內將各則田地註明折數者固多而遺漏未註者亦復不少某江南揚州人即以揚屬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全書本註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一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為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全書之內皆

未經註明也其未註明不獨某一鄉為然竊謂錢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讀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山陽原額制田一萬零八百四十二頃八十一畝五分一釐六毫六絲一忽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刊諸易知由單者班班可考崇禎及順治間皆然祗緣賦役全書偶遺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九字而河隄使者以為山陽田有隱漏也丈量議起將奪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勢甚洶民執兩易知由單以爭弗省也賴特奏

嚴綸方行停止予因上考魏襄王時史起曰魏氏之

行田也以百畝鄭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此即折數
也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
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
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
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又薄
故家三百晦如此則民授田有多寡而所穫則無
不齊此亦即折數也然則折田之制由來尚矣後
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
然于今制折田之故蓋明國初新罹兵燹地悉拋
荒太祖有儘着開墾永不起科之令由是太平日
久四目加闢無多無糧而有糧者苦其不均也請

行清丈又幷滂下隷薄磽瘠本無糧者一槩丈出
故原額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數不容增損名曰
大地是也今折時田者屢次丈量之實數孚于故
額名曰小地是也當時良有司恐畝數增多取贏
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之
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派
則用小地以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
八分以上折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
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八畝
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中而折畝
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縣之大地投一縣

之原額以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
縣地之折算雖有多寡而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
無不均也山陽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已矣說者謂
起大者閻孫令肇興通行均丈以四畝折一畝私
為惠於邑民不知孫北人也亦舉向來北方之例
而行之議其槩折無差等則可議其隱田損上而
益下豈可哉且清丈較他處最晚而民食均徭之
惠也亦最淺豈忍復有所更變哉或曰如是則山
陽之賦最輕予又以為不然嘗經過保定府新城
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
最勝而田賦最輕合計夏稅秋糧及草每畝僅銀

五釐五毫足矣以山陽視之值米價賤尚一倍有
餘安在其為最輕也且山陽產之腴者水旱成登
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糧而田荒或永沉水底
也不可勝數今不于此等議蠲議減而偏思所以
奪其產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嗚呼果報之說雖
儒者不道然林機議援蜀賦禍至滅門馬默奏除
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譴王僕
射請貸錢夫神報相佐布在傳記歷歷不誣漢武
帝之橫征危而不至亡秖在田賦不加明思宗之
勤樸卒無補于危亡則在屢加田賦此誠古今治
亂之大關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

菴令纂入一統志中公曰是吾心也因記之

按徐司寇健菴問余子知蘇松二府糧重之故乎余曰蓋嘗聞其畧因以日知錄所載考一篇示余其辭曰官田自漢以來有之而宋紹興以後亦嘗詔鬻之矣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没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睎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平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國珍管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拓入白雲宗僧田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時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

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佃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

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冊而徵之猶夫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

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二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羸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

過而聚之以至棄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其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一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

前猶五六倍也損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也立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朝聞而夕行之矣余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權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牽於臣制之不遠下復有行在戶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殷念罔于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視嗚呼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

潛邱劄記卷三

潛邱劄記卷五

潛邱劄記卷四上

策

修史

今夫一代之中必有一代人物事蹟以為之經緯而一代之規以定一代之後必有包舉此一代之人物事蹟以為之纂修而一代之史以成蓋必為之于易世則論定公出之於朝廷則權尤重此我

皇上汲汲以修明史為務也明有天下三百年矣其間人之是非物之臧否事蹟之成敗得失莫不各有其原委使不及時以為之網羅則放失舊聞無論無以昭一代之規耶我

國家之所謂鑒于有夏鑒于有殷者亦且茫無適從矣安得不為之加意哉然愚以不患無作史之意而患無作史之才抑不患無作史之才而患無作史之法此其故何也購遺文開書局選儒臣以從事焉不可謂無意也當此

右文之朝博物洽聞之臣既集于上留心文獻之士亦起于下而能合而聚之以共從事焉亦不可謂無才也而獨所謂法者有編年有紀表志傳而紀表志傳之難有更倍于編年者此不可不預思而熟講之也史固莫重于本紀矣本紀

之修必取徵于實錄然實錄之所載以方正學之抗節而史臣至誣之爲乞哀以謝餘逃之持正而史臣誣之爲蹢后蓋或爲其君諱或爲其身諱遂至顚倒是非而不顧然則彼如沁陽固不足以信矣而賢如方貞柳莊子謂之信史歟他如世廟兩朝獨裁于江陵則信核而可喜神宗一代補綴于衆手則踳駁而不倫光宗欲正其誤而不果懷宗以下欲補其闕而未能誠能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詳其所當詳畧其所必畧而一以謹嚴爲體則一代之紀成矣問同姓之封而玉牒故在也問異姓之侯而兵曹

可考也故公卿則有列署之題名敘時月則有累朝之履歷而一代之表成矣國家之典制百司之職守莫備于會典一書而能發凡起例如歷律禮儀河渠食貨之類不過二十餘目而已統括無遺矣則一代之志又成矣至列傳則更有難言者以實錄之中非大臣不得立傳而人或畧矣非章奏不得載入而事或畧矣故必參之以鄭澹雷禮王世貞之所撰然後旁搜于野史別證于家乘謂野史爲不足信則溫公不廢有考異謂家乘爲不足信則鄭侯不應有家傳要亦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詳其所當詳而

畧其所必畧一以雅馴爲體則一代之傳成矣凡此皆愚之所謂作史之法也又既成而發辨之爲通鑑則編年之法具是也約之爲綱目則褒貶之法具是也分之爲紀事本末則編事之法具是也一書成而三書莫不粲然備矣何怪我

皇上之汲汲以修明史爲務也

郊祀

嘗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援古者必有合於今要未有不達於天人今古之際而可以成一代之鉅典正千載之紛更如郊祀之禮者也

郊祀之禮果安所折衷哉主合祭者本於周頌主分祭者本於周禮其一分一合皆出於周家一代之遺文而莫有定論又何怪後世之旣分而復合與旣合而復分與或分或合而莫知適從者與要其制則可得而詳考也漢成帝匡衡之議始定爲南北郊後又用王莽之議改合祀於南郊光武因之而東京三百年不易焉唐合而行者三百年其間之特祭地祇者睿宗一人焉而已趙宋之制嘗主於分然自元豐政和建炎而外其一祖六宗又未嘗不以合祀天地爲兢兢則分之時少而合之時多亦可概見矣明

太祖分而行者九年合而行之者二十二年而
其後子孫莫不合也世宗合而行者九年分而
行之者三十六年而其後子孫亦莫不分也當
時不以世宗爲加於太祖則分之不如合也故
愚嘗統而論之開創之君多主合而繼體之君
或主分喜更張者多主分而樂循禮者多主合
夫開創之君孰有過於我
世祖而郊祀之禮亦孰有善於我
世祖之定合祀者乎自合舉以來神受其職民樂其
業二十年間莫復有嗟風雨之不節而寒暑之
乖時者則天心之克享抑可見矣論者必以爲

物鈕簠繁人主之出宜簡故合之爲便此出於
弱宋之見而非所論於
本朝又以爲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而食此
近於人道之爲而非所論於上帝爲不瀆諸冥
漠之際乎天之氣一動而地即承之以流行故
地之滋育萬物莫非天之功也天不能離地而
獨生地亦不能離天而獨成蓋天下陽外無陰
而陰外無陽而謂宰此陰陽之氣者有二帝也
吾不信也無二帝而猶謂不可合祭者吾又不
知其何說也當百物告成之時修報本反始之
典日月星辰之屬效一職於天之中者莫不舉

伏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並抗
而獨疑夫地焉亦不怪之甚矣要天與地並列
而天未嘗不獨尊地與天並列而地實有以相
配是以古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即與天地合其
報蓋實有見於天人感格之至理古今制作之
源流而非一切識禮之臣之所能窺測者也後
世之
聖子神孫守茲不變雖與天無極可也又何必
以圜邱方澤之異其地黃琮蒼璧之異其文而
遠從周家一代未成之書也哉

經學

嘗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
存也以無終極視漢唐宋數千歲于其間不過
頃刻爾然經學之爲廢爲興爲隱爲見紛紛于
此數千歲之間而莫知紀極者苟不得大儒之
論定則聖人之意不明苟不輔以人主之表章
則大儒之意亦不明要其明之經學莫得其全
或得其偏與雖得其全而猶有未盡者正賴後
之人各以其心證悟之而非一切傳注與功令
之所得而盡焉者也試進論之漢承秦火之後
而諸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傳易者有田何傳
書者有伏勝詩有申公禮有高堂生春秋有胡

母生皆各執一家以相授受而馬融鄭康成出始兼尋經而纂釋之其間雖遺逸尚存衆家宗深意矣唐貞觀中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代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與漢人重博士之官而經學大盛殆不侔矣宋大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乃淳祐一詔其書已大行于世而明人遂用以取士學校科舉之移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襲故有習于孤陋而不自知者嗟乎此豈其端使然

說亦久而後失之至明太祖詔易主程朱傳義而不廢上本義也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而不斷上蔡氏也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而不關止胡氏也禮記主古注疏而不關有陳澔也後纂修大全皆始一斷于朱蔡胡陳之說而學士大夫有詢以二傳之全文與張洽之姓名且不能曉矣又安望其盡明聖人之意哉今即就四人而論而朱子之易與詩愚固不敢竊議矣然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并採他書之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曰經傳通解而陳澔能之乎書傳雖受命于朱子然古文今文之未正金縢召誥之疎脫有非其遺命者春秋朱子嘗不敢說而胡氏一時進御之言亦存獻納是故不免于數偏窺聖人之精意于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于斷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溫名其不可通者曰變例究之此例變而類于此者又未嘗變于是遷就附會其說而不免于穿鑿嗟乎朱子出而前乎朱子衆儒之說得朱子而論定朱子亡而後乎朱子衆儒之說又安得起朱子而折衷哉要此心同此理亦同也學者誠能以心合聖人之心而即以心證聖人之經沉潛以體之涵泳以

通之不敢以先儒之成說爲可安不敢以後儒之異說爲可廢唯一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主而廣集衆說以成一書以上之

天子焉則六經之在學官有漢人之宏博而無唐人之隘有宋人之精醇而無明人之陋聖人之道不昭昭然若日月之麗于天者吾不信也

守令

令天下守令之苦何其甚也苟不知循當有以察之而況其彰彰者乎夫以朝廷日夜所拊循之民而寄之於守令銓部多方所簡拔之才而後注之爲守令而乃使之居于民上皇皇然但

如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一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終日而使去于是守令之苦已極而待治於守令者之苦益復可知如是而猶以為天下已安已治者吾蓋未之信也今言守令者必曰祿薄不足以養廉權輕不足以行志遷速不足以成功吾即問之必如漢光武之增秩宋藝祖之益俸而後吏無內顧之憂以樂就吾職此可得之事乎必如漢制令之上止二千石二千石之上止刺史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復得而侵撓之者此可得之事乎又必如漢之居官者長子孫少亦不下十餘年即有

報政于天子而賜之璽書以復其任焉此可得之事乎不可得而守令之苦如故即可得而守令之苦猶如故也何也守令之苦在考成而考成之苦在催科昔之設官也以撫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課吏也以催科而撫字不問焉夫府曰知府縣曰知縣謂其于一府之事與一縣之事無所不當知也今則謂之知一府之錢穀而已矣知一縣之錢穀而已矣有為守而敢勑縣不得催科者乎如趙槩者乎有為令而敢詣府請寬限者乎如盧坦者乎但見其戴星而出秉燭而眷著為錢穀也文簿鉤校于其前鞭箠紛飛

于其下者為錢穀也夫現任之錢穀無論已而併前官之所逋與前官之前之所逋而併萃于一人是以一人而兼數人之責也抑令歲之錢穀無論已而併累年之所欠與來年之所預借而併徵于一時是以一時而兼數年之事也此即若救火揚沸如古之嚴酷者之所為吾猶恐不足勝其任而愉快而況猶是一手一足之守令乎始也以為吾以官殉之既也有不止于官者矣始也以為吾以身殉之既也有不止于身者矣嗟乎守令之苦至今日而已極守令之弊亦至今日而已極也愚聞革弊者必追其弊之

所由始立法者必思其法之所由變蓋嘗上下數十年間而知弊之始與法之變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明之懷宗也當懷宗之四年冬考天下有司先核在任之稅糧于是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法制一變而明亦遂不可為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以財用為急沿其法而未改曰是明之固然者也而不知其所弊已二十餘年矣嘗觀漢宣帝號稱綜核名實人莫敢欺獨于偽增戶口之王成丁詔褒之旨是俗吏乘為虛名以應上而傳至章帝已百餘年猶厭苦俗吏緣飾外貌也夫一事之善不旋踵而或變而一事

之害遂至蔓延于無窮則人主之舉動如此者
蓋不可不慎也哉
皇上誠能鑒明之所以失而即知明之所以得鑒明
末之陋規而即復明初之善制則不過一反掌
之間而吏治民生已蒸蒸然起矣議者必以國
用爲言愚請得而詰之夫十八年前之錢穀不
爲少矣我
皇上以軫念民瘼遂盡蠲而去之國用亦未嘗不足
獨柰何踵明末之陋規而遂莫知變計也誠果
能變計矣然後精選銓曹以清守令之始慎擇
督撫以屬守令之終由是而大法小廉共修職

業吏治不遠追乎兩漢之盛者未之有也善乎
朱子知漳州上封事曰安民係守令賢否而本
源則在朝廷故愚以爲今日之事亦在
朝廷而已矣

經筵

嘗謂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天下
之重任惟此而已然以愚論之君德不修雖治
難保君德既成雖亂易治則知經筵之重尤居
於宰相之先是以三代以上宰相與經筵常合
而爲一三代以降宰相與經筵遂未免判而爲
二此主德之所以隆替而君學之所以消長蓋

出於此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經筵者古之所
謂坐而論道者也而三公以之宰相者古之所
謂冢宰掌邦之治者也此其職若不相兼而周
公嘗以冢宰之尊而上兼乎師保以居于王前
則其望重有以生人主嚴憚之心而不至如後
世之說書侍講之職而已其德隆有以起人主
效法之志而不至如後世之徒以解釋經傳而
已且也虎賁宿衛宦寺之流凡布列於王宮而
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使
得治之以有司之法度其時自無敢有導上以
不法者而亦不必如後世經筵之臣之欲識上

之動息矣且也下至酒漿醯醢幕幄次舍之事
無不關由於大府而冢宰得以其制樽節之人
主亦不得以快其私則亦不必如後世經筵之
臣之欲節上之服用矣且人時相對則意通年
相若則易入使伯禽與成王處而示之以君臣
父子之道則亦不必如後世之欲擇臣僚家子
弟十歲以上入侍習業矣凡周公之所爲輔導
者其詳且善至於如此降至於宋文潞公亦賢
相也而未嘗有程子之道故不敢自居乎師傅
程正叔大儒也而未嘗有宰相之權故不能竟
行其志於經筵此判而爲二者之所以難行也

雖然宰相合經筵豈真謂一手一足之力所能
辦哉要必博選天下之名儒精簡在廷之諠士
以環侍左右夾輔前後使所聞者皆正言所見
者皆正事所涵養而熏陶之者無一而不出於
正而後所謂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也
夫日接足矣而必加之以夜對邇英崇政足矣
而必加之以直宿禁中古人之意又曷為是兢
兢也哉蓋以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非聲色之
溺人則宴安之易狎故當晝日便朝為紳儀列
呂古讜論陳說於前不啻與古先王之陟降而
酬對則其保守也猶易若夫深宮之中暮夜之
際所接者貂璫之輩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
交鼓於其目奇技淫巧羣然共蕩乎其心則其
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接入直
禁中所以補經筵講讀之所不逮與嗟乎人主
之學而至於夜猶無間焉則不以盛寒盛暑之
罷講可知也則不以隻日雙日之間講可知也
則不以風雨有故而免講可知也蓋其心無一
日而不向於學無一時而不向於學則其氣質
之變化德器之成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推
此以治天下豈顧問哉故曰經筵之重實居宰
相之先而為宰相者尤不可不合經筵而一之

也

跋

素問

元人葛悅齋即可久諸父行也嘗立說以爲醫嘗視
時之盛衰爲益損劉守眞張子和輩値金人强盛民
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荒之餘饑饉
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王宋
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此說實發內經
所未備

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
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

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即
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恐有衰負版辟領
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
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
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從禫祭得卜日二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
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
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
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
矣唯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
注雖有闕譌差可喜也

火經

余家藏是書不記自何年實方伯公與羣芳譜手授
先祖者後羣芳譜不知何往而此書展轉流傳獨插
架上似冥冥中有相之者今年入長安司寇公聞
之欣然請觀遂以歸池北書庫告題數語以見寔舍
雖衰穉曾與高門有孔李之舊云爾書東饒異本只
將宋王伯厚鈔本集及其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
可以計日盡還長安洒貴或不須我一觚乎預白

金石要例

錢牧齋宗伯告徐巨源曰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
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也余徵之空同文集
凡八篇題有合葬字無暨配字故曰以後其明指王

道思輩歟頗不誤汪苕文亦與人書刻石時篆蓋及
誌文首行宜但云某衛某府君幸勿加暨配字而有
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略之也於此固有深義蓋女
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
而無女尸故曰同几則一尸亦此義吾故古也不可
以人廢
余庚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苕文繆封公墓志載及
高祖謂之曰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
祖者間及高祖亦必以其人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
其名諱而已歷覽韓歐王荊公以及明初宋潛溪皆
然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但古人文多口訣未

當年諸書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雖以君所痛
詆之牧齋猶不失此規矩初學集可按也時若文煞
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
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耶後見三刻堯
峰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此又當為書祖
文廣一例耳惜道遠不及質黃太沖
黃太沖神道解有二余按後漢書中山簡王傳修冢
塋開神道註曰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
是又一神道解引孫何碑解不當還文賦碑披文以
相質以為始李翺又文心雕龍亦單名曰碑高祖上
一世則稱五代祖最確以此例之玄孫下一世則稱

五代孫故漢書孔光傳光孔子之十四世孫是司馬
光以孔負為孔子六世孫蓋自孫數起與古不合矣
權文公為王端碑壽孫以其葬王父白文公碑崔半
書孫以其求文余按元微之誌杜甫書孫以其葬王
父兼求文云至韓昌黎長女改適樊宗懿而李漢猶
自居於子壻其故俟他日詳言之

邵文莊簡端錄

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
不釋於此書間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
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為此自其恒狀越後二
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後

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
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

春秋左傳屬事

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
家世頗希有紙亦靡爛不可久今冬豐暇日以錢百
文付匠裝褫遂新若手未觸顏亦有言借人典籍若
闕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已物乎
吾子孫其謹識之　顧寧人左傳杜解補正止引邵
二泉左觿陸貞山左傳附註及此書辨誤而作未引
趙子常補註緞間及其語似實未見全書近方一刻
於崑山再刻於江都眞元人所謂自科舉之學廢而

古書少出者也或難余今科舉未曾廢余答今科舉
文字無復一毫體要侍中者至為人夢想所不及雖
不廢猶廢矣噫　苟有太倉二王公序元美似一活
套子隨題填寫元馭則道着肯綮或曰元馭以春秋
魁南宮第一人號名家宜乎其言之津津有味余曰
元美習周易何嘗不錯引為陳勝伯所駁正耶不覺
一笑

老蘇集

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刊本尤易致
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
生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

自號不知何年爲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楊君謙見吳原博從新修姑蘇志正館面質其識題概以水濕其使者不開卷擲而還之殆亦未爲過矣

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僭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爲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益智錄

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

過惜未及刊其誤遺寄兒輩為我置春雨堂低一字多孫公自著語當別錄爲一帙然亦有誤者郎老人記

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時年正四十已云備矣又記

江文石遺集

嘗謂天下人莫柔於蘇州而實有勁直如弦者莫鄙於徽州而實有如朱子者士君子好爲高行奇節者蓋風俗之不可概論此二地爲尤著如江文石先生皆吾非朱子之所畏也哉余欲爲之執鞭猶恐所不屑云獨竊怪先生生平師事金文毅徽俗重貨財喜分析兄弟叔姪間錄一毛一粟之爭而起訟必得鄉先生有素望者主之方無憾鄉先生獲遂不負文毅固數數於休寧矣猶可解曰賢者不免乃何爲者浸淫及於歙縣歙縣鄉先生以爲病勿顧也或曰文毅性雖冷而學本禪宗宜乎其多圓通耳矣腎越老人題

堯峰文抄

何屺瞻告余陸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疎纖不撓留香久古硯微凹積墨多等句遂認作蘇州一老清客耳余爲失笑竊以鈍翁詩中沾沾自喜處殆又一清客而兼山人者也嘗以俚語評之曰好喫

怕動或蔬食或服味古及輒津津涎欲流非好喫乎每說休官閒居爲上策及聽味美非怕動乎憶昔與鈍翁辯喪禮初盛氣詆我及重刻豪出盡改以從我安知此評地下聞之不亦笑而首肯乎

戊午己未間聚時集京師馮圖芝摘其裁蜨翩躚排奡過呼此蜨爲蜨中樊噲余舉寂寂精藍晝又開倘雛飛蜨鎮徘徊謂此蜨爲君家之蜨伃圖芝問故余曰合兄所摘句觀之此蜨不如漢書所云能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乎圖芝鼓掌一時喧傳以爲口實回憶已二十一年圖芝鈍翁俱已下世獨余在耳追理緒言不覺惘然

錢牧翁評僞陳仲醇謂聊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人於鈍翁亦云然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士固不浪得名耳

古文尚書寃詞

孔穿曰罚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辭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　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逎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進邃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

僧某某書千字文

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興嗣一蕭子範子範製久失傳而所次韻之書梁書以爲羲之宋史以鍾繇要梁書所而得其眞或曰與嗣當梁武帝朝被勑撰文能不染佛氏一語信有勁骨者余謂四大字有二一出老子一出圓覺經詳篇中四大字非指地水火風乎然則時風衆勢所趨眞能不失其片語隻字者不恭憂憂乎難哉僧家故習懷素書此獨宗懷仁秀潤一洗惡習或疑轉換太方是不知惟宋榻本乃見鋒稜耳

太上感應篇

右太上感應篇不知起自何時而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惟宋理宗命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前代儒者如高忠憲亦兩序其書抑聞之爲惡或見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此主理言也天下孰有尊於理者哉竊以理即感得禍蒙福斯應之矣甚未有感而無應者模園先生外現儒風內修道行宜乎於此篇晨夕誦持不少懈獨歎余少曾有志中道蹉跎對此不覺汗流竟趾

潘孟升詩集

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蹋四四韻註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許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村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傳越明年春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戍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寤硯齋一即此本學人名永宣行一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　大台司道上言潘孟升薄遊長安　貴人素不工詩者寓其邸以所作壽詩就孟升數孟升面告曰姚深楊維聰只會中式耳何以詩爲貴人㦧謝飜爲我代作許焉久而

竟忘几焚棄其稿貴人探知大怒辱之至驅出都令
考集中有癸丑暮春奉寄四七律似不盡然然貴人
不如其伯兄號平原孟嘗者遠甚附記于此　奉寄
詩有亦將檢束酌知故無奈躊躇杜啟年之句恐亦
徵詩云爾己卯除夕題

賀黃公載酒園詩話

老友吳喬字修齡先生嘗言賀黃公載酒園詩話刋定
遽鈍吟雜錄及其圍爐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
急問賀書何處有刻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
三錢付黃命部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
書餘書如余所屬買套櫻桃乾蓋索嗜此也到日同

胡此明大鼓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噢吾老友之
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

變雅堂集

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鉄巻數嘗思安得
有青昳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
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
間忽忽已十餘年矣志不遂良可痛惜曹子楨所致
懈于著書者今則謂鈔書矣夫[illegible]閱此正信其塔葉
畫桐初至以雨阻未晤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
開卷第一行山以南為陰是何等語拜卿老人題年
六十有四

題劉隨州詩集

劉長卿之為盛唐也無可疑而分劉為中唐擇其故
蓋高棅誤讀中興間氣集以中興為中唐于是所選
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冷孟雲卿外盡從而中之
此致誤之由水心猶未核及至謂安祿山天寶三載
為范陽節度使六載進御史大夫劉有落第送楊侍
御赴范陽先安大夫判官詩詩云汝舞三獻王此豈
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如校定集所云者哉可謂具眼人
也

刋正楊升菴石經考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于

太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正始中
邯鄲淳書石經亦立于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唐
裴頠為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為晉石經後魏
孝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字石經
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
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
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
畢是為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篆隸二體石
經後僅孝經尚書論語畢工是為嘉祐石經高宗紹
興間親書易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刋石
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為紹興御書石經

益古來凡七刻矣與升菴所考迥異

春郊送別圖

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獨新城司寇詩爲擅揚抑且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豈是而後作哉文生於情自達勝一切酬應塗鴉者耶爲書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邱弟閻若距癸酉二月已九易春秋矣

周郡守晉祠碑亭記 二則

首論祀典釐正粹然經術之文也末及顧傅兩先生言又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疏略也至其文勢抑揚往復有壹倡三歎之遺亦非歐陽公固不足辨此也愚嘗妄以晉祠有三絕吾師此記爲文絕曹侍郎祝遊十二詠爲詩絕傅先生大書晉源之栢第一章七字爲書絕備此三絕然則晉祠之可堪其爲始不止與觀片石而已也嗚呼此三絕皆出於十數年之間何其盛歟

吾師嘗語愚曰聖母廟既正矣而此地臺駘廟亦不可不正蓋臺駘廟之在晉祠者即左傳所謂障大澤以處太原可以獨祀臺駘而此地則宜并及實沈今廟內雜祀有土地五道二神而不及實沈是有汾神而無參神也是知有地理而不知有天文也豈可乎哉今亦不必別新祠宇惟於廟內去土地五道二神

而增一實沈像而更其額曰臺駘實沈廟則允合於祀典矣蓋臺駘當顓頊世實沈當帝堯世以世次爲位次固不可以左傳所序先後爲拘也凡吾師之釐正祀典皆援經據義不爽錙銖則其涖政以來神和民安亦可槩見於茲矣故附記之

愚既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記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嗌嘆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歷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傅會遂至此也元人弋轂撰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謬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真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倡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已爲他日作縣志者摘焉

錢清溪遺稿

清溪錢先生年少登仕籍上陳八事疏嘉謨盡傾畫

毀撤魏監祠書院開講席守郡縣多毀忠賢祠先從生疏請悉毀改為書院游甸阜子先生受學于鄒南臯正學重名節歷職之所至義聲奪人魄衡文齊魯邦多士手加額至今朝宁問彩鳳奮逸翮雖然遭疑謗微雲掩曦赫其誠能動人賢者脫爲拉先生談中璧語冢宰科之山陰劉子白其寃事遂寢風馳雲影過天膚日復白義熙有全人奄焉歸窀穸人亡四十年流芬動九貊遺文金玉論合輝光四射披卷誦琳琅璨色雅可掬其人邈下古其心通一脈我生在後時幸來未覩炙聞風懷潛德幽明不相隔勿謂微言少字字等拱璧吐談張八表天地亦偪窄襲什緘篋笥永言珍手澤

序

初刻唐百家詩選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右王荆公原序見集中其宋刻殘本失去余從集中取以冠卷端以見復荆公之舊云昔錢牧翁撰列朝詩集先採詩於白下從亡友黃俞邰及丁菡生輩借書每借輒荷數擔至牧翁以人之書也不著筆人不用籤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選者令小胥鈔胥奉命惟謹於掐痕侵他幅者亦並鈔牧翁不復省視

此與犖牧司吏移籤置不取小詩上者何異古今事恒相類說者謂吏失之懶胥失之勤其爲失則一可發一笑也今閱殘本八卷去取頗精足徵老眼無花則邵氏聞見錄云云疑傳聞非事實而牧翁指掐本余猶就俞邰家見之回憶五十載前曾過閩中書賈持翻刻本止二十卷啓中丞公廣購之卒不可得五十載之事約如浮雲須臾變滅豈惟書可勝慨歎雖然羽陵之蠹復完河東之亡再對安知今不有類於古爲報中丞公且珍此以俟何如

補刻唐百家詩選

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余以

病未任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予爲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既而有獻疑者曰吳下人好作僞紙非宋箋刻易而爲繕寫安知不復如楊公齋所爲以博公之一笑乎余獨以爲不然公撫軍久吳人仰若神明非惟不可欺實不忍欺凡事且然况書籍乎有試之之法在高棣見全本以玄宗皇帝早度蒲關爲開卷第一今其書合乎合則真矣陳振孫見全本非惟不及李杜韓一家而王維韋應物元白劉柳孟郊張籍皆不及備關入以上之一皆則不合合又真矣公

鐵書之跋[redacted]月有榮辭照苟出近人假託譬衣百衲者必不能如前刻八卷一色之精公固鑒辨及此而謂其不真可乎焉貴異著文獻通考藏延壽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其父門下士李謹思序按唐張太素叔姪撰魏志百卷天文尤備中州集蔡珪補南北志六十卷今亡矣夫安得二志忽爲呈現以爲君書之助公茲殆有相之道耶雖然余更有請焉者錢牧翁云吳武陵太守謝承後漢書方從哲從史館持去世遂不可得不知吾鄉陽曲縣張氏傅氏黃氏皆有緣城破失去此永樂年間揚州刊本也安知世不更有其書乎牧翁苦求李燾續長[redacted]于內閣鈔本

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遂成燼後數十年錫山人從嘉興高氏購得建隆至治平者質諸牧翁牧翁曰吾焚香一瓣首一叩始敢讀一版其欣賞如此安知世不更有熙寧後以補足乎日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尚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志與經世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又牧翁覽唐會要不可見今復出吳草廬周禮考註儀禮考註年譜且不載其目今復出太常因革禮亡友吳志伊物也既失而復爲司寇所收藏以以公之力上所已出者或寫或刊以廣其傳上所未見者積誠以求之寬歲月以待之如是真大有功於斯文不獨詩已也余終始未見其全本漫以意序之如此云

宋中丞犖七十壽

嘗讀有明實錄而知巡撫江南之設始自宣德初胡公槩繼其任者則吉水周文襄公後此二百年共得七十人計一人一任雖久暫互異要實不能踰三載考績之期而周文襄歷任至二十二年焉是以久道化成民愛戴若慈母尸祝如神明雖以三原王端毅公瓊山海忠介公或重望或有節而輿誦所歸有不以彼易此者則文襄之巡撫可知已入

國朝來未周六十年得巡撫十餘人雖視明代爲差久

求其與文襄後先相輝映歷任至今十有一年猶爲
聖天子簡在方新者則未有如我公商丘先生爲余竊竝
提而論而覺說古今人不相及者固非即說今人得
與古人爭者亦未爲篤論也何以言之文襄撫仁厚
澤在減明初之遺稅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文襄
與賢郡守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民少甦後雖兼
巡撫嘉湖築捍海塘施未及江以北也若先生請蠲
請賑疏數十上皆爲吾江北二郡不惜官爵身家與
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洳扁舟往返若
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文襄未及者一文
襄號善會計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因而問報饋遺往

往不吝各得其歡心余謂此罷晏之餘習也久掌利
權自宜以利啖人使不得有所訾短我若先生弊絶
風青白處蕭然賓客之過吳門者第衆一接見聆其
緒論或懇求文集得所刻之書籍無不各厭飫其意
而去非今之人情廉也以先生無可覬也文襄未及
者二崑山有南禪寺爲文襄所棲止余屢經過之僧
言文襄當年屏騶從自携蒼頭就廚下費每南面坐
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幼叟及婦女皆得至前
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若先生不待下堂而
民隱已無不聞矣又以政事之暇登臨山水置酒言
詠間過書畫古奇器物摩娑鑒別不爽錙銖非惟文

采之勝人而其整以暇之才實過之文襄未及者三
余素嵌強不肯輕下人獨心折於先生晚始歌羅景
鳴壽璡翁之詩白頭王孝還北面敢徐徐先生笑而
頷之茲當七十初度特偕郎子瑶渡江往祝因撰此
序以進先生幕下多鴻生魁士非苟同人者肯以余
文示之其必共勸公陶然浮一大白也

啓

生日展期

意先君子六十初度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時妻喪已除而乎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顣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決矣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微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義也在淮實白先君子始一時稱述如此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遂先事亦展一年刊而此箋以告姻友倘必欲於今歲相存者是如李兌謂肥義曰吾見子已今年耳其奚忍

乞言小奏

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閭人毋納祝者詞璩府未敢違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伏乞俯狥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慼既而輾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慰老懷璩退而自惟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記敢忘敬啣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闡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槩以告於下執事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字再彭號牛叟先是參議公分校闈罣壽丁九經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早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竹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于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間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友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沒脊骨而不能蓋有爲之談也嗜荔枝繪圖以寄遐抱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詞行世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清河丁文恪公季孫家君敬之稱爲齊陽君從郡望也孝慈柔惠大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而能綜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皆之一生無病勿藥垂危前二日猶禮拜先高妣吳氏吉祥而逝享年五十有七母德罔極奈何今日虛擬花甲哉餘見蔡靜子李鏡月先生所著傳并家君書傳後

哀辭

南雷黃氏哀辭

維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啓視乃吾鄉四明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與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予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介智發始夫由暘也兄致故哭諸暘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誤楊子闇沅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奈何嘗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一二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

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錢與家有世誼先祖先考交今不幾而顧余幼尾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邑服我至先生則僅聞其名而莫見其所得而喜者在挹其貌且弟可得矣而況及其門乎歿已矣少生云亡上距牧齋薨也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沒亦且十四五年蓋自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已矣負天喪我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薨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一戴子在旁知狀今日然遂設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畢下拜二鞠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贄顧子令南旌先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負附以往請以侑此負者之文以當贄余曰諸君皆披拳振藻爲先生亟又從游久諗先生爲宜余新繫籍者也且天可繪乎海可引乎敢辭因于諸舜曰子其不得辭於是拜拜而相觸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灑淚爲文以告於

皇清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曰此有東坡南望當訪區區下甲而不能仕衛屑書穹結根黃壤如何叩時熱香敬仰惟先受業二戴顧楊登于黃門首輝後先小子後至久而漸明豈真入晦柳亦望塵嗚呼先生忠臣家嗣真儒高第東成經神邵公學海兼而有之餘事文采襄故難窺驚觀其外蚤宗潛溪晚尊袁元一變至蘇開韓朋源理成照奇千調導門先人攻述許以永存不遠小子有書一卷古文疏證悉辭謬亂逮蒙嘉賞賜序以弁如此錦繡紅細重見書比牧翁又踰二年不識寧人每用悵然詞林鼎峙邑泡後先鬱鬱之安誰表厥阡念先生往獄哀片紙白馬銀寄度侯悲水終期宿草親承音旨沒而不亡庶其鑒止嗚呼尚饗

潛邱劄記卷四上

潛邱劄記卷四下

喪服翼注

按愚向謂有當請於朝早加刊正無疑誤後人者莫過三子有其母死者之註。註引陳氏[illegible]子蒙紀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誤亦有自來趙岐註孟子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康成亦註高子未知其解云何要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康成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若諸侯尊絕旁期已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致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濟所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說與鄭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載記多有厭適母之說流傳至宋闌入集註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始定制為母雖父在庶子為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於序文中特言之何其悲也夫母在為所生斬猶可

言也父在為所生並同不可言也始焉非所厭而云厭猶知有母也既焉竟無復有所厭是不知有父也冠屨倒置至此極矣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且公子為其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為絰帶何竟遺去是不獨請早加刊正且加補正云爾

又按余既據孟子而斷曰母不厭子因徧檢儀禮禮記註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厭孫舅不厭婦姑不厭婦夫不厭妻女君不厭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

又按鄭康成言服之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余謂仍有以餘尊降如父卒服未降而遭母喪仍服期公之庶昆弟為母妻昆弟上大功蓋一為父之餘尊所厭一為先君之餘尊耳又殤以年降是服之降有六也若此者亦可補入註疏

或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則吾既聞命矣乃若宗子母在為妻禫似仍有相厭之意特為宗子妻尊夫為妻伸禫耳余曰否此自為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禫耳故朱子言喪服小記是解喪服傳孔穎達疏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果爾當云雖宗子為妻禮不得有母在

字面陳澔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說益非

又按期之喪有禫者二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三年之喪亦有不禫者二臣爲君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也或曰臣爲君僅十五月輒除無復禫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出二禫曰妻爲夫爲慈母終不曰臣爲君故知之

或又問父在爲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爲妻服與此同得毋甚與曰非甚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解得致

精一切傳註未及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使子夏復生聞之亦應首肯且不特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皆同豈他旁親之期所敢並與

又按禮有六不厭而有二厭一曰君厭臣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降其衆臣布帶繩屨是一曰父厭子父在爲母降至期父卒直伸三年之衰不伸斬是或問何不云夫厭妻余曰妻之言齊也體與夫敵不得厭之使無服或服爲之降當又得一言曰夫不厭妻以補註疏然則妻之不厭也貴也妾之不厭也賤也貴貴賤賤門內之治定矣

又按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祖父母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旁親雖未嫁苟十五已後即逆降父爲嫡子三年斬縗而不去職者蓋崇禮殺情也父在爲母喪周卽罷職居心喪三年則情伸而禮殺

又按范甯言子夏傳旣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以暢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余謂絕有二有天然而絕者有以後人

而絕者苟天然而絕在大宗則爲之置後俾適適相承統領百世之族人若小宗則聽之不必復取他支子以後之蓋彼不過五世則遷耳此大宗小宗之別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斯言得之賈公彥曰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斯言失之

又按汪氏琬予與論禮服京師不合頗聞其盛氣旣而歸近且合刊正續類藁悉改而從我其中儀禮說二條有可喜者亟錄于此一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

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緦先
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謂
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大宗知禮孰不知禮二曰凡
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叔父從
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
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
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
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
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
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
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

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
予謂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若二語
並列即出于夏傳矣汪氏小誤

又按章子留書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
母之夫也姑父之夫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
姑舅父之夫也姑母之夫也白虎通亦云尊如父
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余亦曰男
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爲
舅我亦從而舅之嫌其同於母也故別曰外舅
彼以我之母爲姑我亦從而姑之嫌其同於父與
也故別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

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蓋女
子居然以父母視其夫矣女子以父母視其夫可
以在室服父母之服服舅姑似猶不可

又按三年之喪又有無禫者二一心喪一追服三年
者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見宋元嘉之制追服三
年無禫見梁天監二年何佟之議

又按古者男子有五斬女子止一斬在室爲父出嫁
爲夫當其爲夫且降父之服而爲舅姑矣何有於舅
失禮自唐貞元中始也今也男子除無爲長子之
服臣爲君之服斬反有八蓋母加服斬自明孝慈
錄始也母既然於是承重之祖母所後之母皆然

繼母慈母亦皆然合數之男子有八斬女子服母
繼母與父同是在室有三斬嫁服舅姑并及承重
之祖舅祖姑所後之舅姑繼姑慈姑亦皆斬合數
之女子有九斬爲何斬之多也蓋服制之變於是
爲已極

又按汪氏琬臨及刊其書爲堯峯文鈔載服而沈購
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嘆蓋寫
余所較正者悉刊以從我有所較正而未及刊於彼
者承寫仍故將來恐誤後生不小一爲變服或
問一條一爲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是也西沈請
徵其說余曰同母異父兄弟之服檀弓以謂大功

此同父異母者汪氏乃爲之服曰禮同父母之兄弟期同父異母之兄弟大功總五十人初授翰林官既有同□中人物□何者余答以若是任臣之博覽徐喜炎之强記可稱二妙若李同爲之杜撰故事汪琬之私造典禮則亦未必有一時流傳以爲口實私造典禮工坐此等耳終或人論往禪第一□曰古喪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中月而禪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禪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鄭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鴻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學之徒者一說王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自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故事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哉斯奏僅所謂律言爲亂析諸聖者矣今吳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問無中月而禪之文間傳有之當改作間傳唐儒主二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

合且所據乃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之文尤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謂可特此我曰唐儒有主二十六月者予今之子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則置合人張柬之歷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柬之旨不詭聖人而元感論竟廢此最□史者抄處蓋世違言湮邪說易以誣民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抑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汪氏果指王元感乎則大之拎骨而已矣尚不至此大抵讀書不深又健忘耳東海公曰善第考續宋王銍□□而不果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家禮小注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却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中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乃是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譏王肅杜預以短喪然其從己也書爲一行董竊以此文公既及書始出故不及□修以爲一定遂成萬世闕典豈不昔哉前人公若此於汪氏乎何誅

又按天子三年之喪亦凡經數變但命變愈愈劉

貢父曰漢文制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
之服者蓋謂自既葬後其未葬之前仍服斬衰其
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瞿
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
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余考
考史記漢書遺詔竝云已下無棺字索隱曰已下
謂柩已下於壙柩已下於壙始服大紅小紅等服
則三十六日者在既葬之後明矣行之三百七十
七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為三十六日之
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為除服期而不
論葬與否唐玄肅二宗之喪又降二十六日而為

二十七日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是眞謂以日易
月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竝從夫服但爾時姑尚存自
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貳斬矣抑
不從耶余曰禮有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
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既嫁
從夫夫天也妻其敢貳於天乎余曰夫服祖父母
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
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或問祖卒孫既承重訖矣久之祖母卒孫又應承重
但祖母其所生者也承則無重之可言不承則已
已名為適孫將若何余曰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
為祖母後者三年疏曰此一節論適孫也律文適
孫祖在為祖母承重上齊衰杖期亦指適孫非庶
孫也竊以庶孫可立而為適孫妾必不可以升為
妻仍服期王氏琬有妾宜無服、篇或難妾之子
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推封而家長獨不可援古
而服緦乎琬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
賤其妾律文之與勑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竝行
不悖者也或又難律文緦母有闕與曰國家繼妻
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杜漸也可謂深切著
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

或問古者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謂之母唐開元
禮則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為之緦此子字男
耶女耶余曰開元禮不可知若今律文與此同者
則指男而非女矣何以驗之子即齊衰杖期條之
嫡子衆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
知其非女女無杖此有杖故知指男子也然則宜
何稱律文父妾無子則不得以母稱今既已有女
為吾之姊若妹也者吾亦從而母之矣不可但不
敢加服焉是於明太祖隆妾之後而少寓裁抑之
微意以為先王之所 者
又安里中劉氏之喪兄既不拜弟有以嫂可拜其叔

爲疑者余曰鄭康成有言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兄公今之大伯之稱大伯之尊於弟之妻猶嫂之尊於夫之弟雖在流俗大伯猶於弟妻弗拜則嫂不宜拜夫之弟何疑故曰夫妻胖合也又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又按或有庶母卒者其父既從律服齊衰杖期矣而子來問已宜何服余曰無服蓋律所不載也或因問父既如是其重服子獨不可準之而少降乎余曰此則以意自爲服也不可之甚者也蓋此服載明洪武七年孝慈錄原明太祖溺情于孫貴妃之甍變禮於懿文太子及諸王非其所生者一時制

耳豈眞謂帝王者起禮如金條玉律莫可擬議也哉噫沿之而誤且三百三十有二年矣

又按自唐武后上元初表請升母服與父同然仍齊衰三年耳非至如明孝慈錄之一無差等母同父斬率情變禮之甚者也遵行且三百年未見有人焉議請刊正者豈非一懾於明太祖之嚴威再便於己情之得伸而無所復屈也哉然周公以來制服有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三月與齊衰三年玆列爲四齊自是沒不復見矣傷哉余嘗反覆思維欲上留古制而下適乎時宜不得已如作春秋調人也者爲之議曰父在母沒請爲母服齊衰三年父沒然後服斬衰則厭降之義既行免懷之恩亦報而人道不至於野人者此爲庶幾耳

又按喪服傳曰父在爲母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三條者能日自徧誦之則諸無量所歎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者庶其有悟乎

又按胡致堂眞西山並以漢文短喪詔其大指蓋爲吏民初未及於嗣君說非也漢文明詔天下吏民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三日者吏民之服也殿中當臨者皆已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三十六日者殿中當臨者之服也殿中當臨非太子與百官而誰哉然文帝之意則詔天下以爲已而服非詔天下以盡爲其親而服是文帝固未嘗教天下薄其親也然此詔以後天下不復有喪三年者矣嗚呼豈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與又豈非下之人祇從其意而不從其令與終西漢世服父喪三年惟原涉母喪三年惟薛修河間惠王良後母喪三年惟公孫弘師喪三年惟侯芭外此則杳無聞詩

曰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其殆五子之謂焉

又按杜元凱謂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年之喪在篡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後言之則晉武亦未盡善也

又按古者喪期无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

以前蓋自有天地即有人類有人類即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綴于此小戴輯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

又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蔡傳云百姓圻内之民大非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於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一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内方作此辯證不然果圻内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即此即以經解經恐元陳櫟先生不應獨美於前矣

又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即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

潛邱劄記

補正日知錄

補日知錄曰國語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注南于墜形訓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又牝土之氣御于玄天又所謂地利者左牡而右牝

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云是邱嫂字亦見于此

正日知錄曰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如衞瓘衞玠之流按晉書玠乃瓘之孫非弟也

漢書言李固杜喬同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曰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按桓即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太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

宣防既築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縣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何等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

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縭叶湛露詩儀與椅離叶斯干詩儀與議羅叶若讀爲廷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註曰爲其失事正也陳皓註曰不因避諱而改作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亦未之免耶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于商（左傳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

伐姜不利于商（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按
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宋人爨夏對魯
哀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辟定公諱
也此解絕妙寧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伐
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
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
此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即一姓不再
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竊恐寧老未識當
時立言之意因思僖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
亡乎此處暫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哀九

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
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
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毛詩古音考叶以興兵立）
韻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觀下文伐齊則可敵宋
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
第三則遷頑民于洛邑按寧老云頑民皆叛逆之
徒也其與乎畔而遷者皆商世臣大族不與乎畔
而留於殷者如祝鮀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是
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爲殷之
庶民矣請問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
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
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
此不可解

日知錄豐熙僞尚書云其以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
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爲商書不曰周書說
者謂爲此夫子未删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
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

寧人謂春秋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
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

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
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
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
左傳僖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
所制禮經也

寧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

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
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
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謚案鄭和從杜註
祁謚也是也次見宿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卞莊
子爲魯下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

文十五年按國語有孟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稱子亦當附見又云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於豹稱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倏字而倏字豈一人之身倏貴而倏賤乎竊以為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十二年書季孫行父則皆稱氏之特筆按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二十八年按左傳桓三

年有欒共叔然國語稱為欒共子又先於欒氏之有貞子亦當附見又云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十二年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又云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字為不敢與三家竝也按子叔氏有齊子即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二年誰謂不敢與三家竝乎又昭四年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杜註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第二則又云若前不敢子也按文六年亦稱趙衰為成季非對君言也何解也

前日名禮也孟子稱莊暴於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又云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為政之類按陳子禽謂子貢曰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之於季子然一稱子於季康子曰稱子陳亢問於伯魚亦稱子焚溺問於子路亦稱子子路問於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其說不可通矣或曰然則若何愚曰改皆字為多字庶乎其尚可耳又云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然孟子於平陸大夫蚔鼃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為子豈皆弟子乎

至曹交者集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為子其說尤不可得而通矣

寧老云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按外大夫無謚者而後書字請問齊隰朋謚成子見國語注是隰朋固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為隰朋猶可解曰注也世本再請問鄭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亦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為子產公孫僑與子羹猶可解曰此外傳也再請問鄭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為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問至此當無辭矣

寧老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
人鼓瑟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按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亦自
鼓自歌者又云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
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按國語晉平公說新
聲註曰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
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
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師延爲紂
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
於濮水之上乎當作師涓不當作師延何不用論
語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邢疏曰鏗投瑟聲也此
即有曲而無歌

年之喪云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
其過於古人一也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
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是
也王肅且以此獲短喪之譏寧老豈未之聞耶又
云今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其過於古人二也至詳
考博辯則見于愚菴西堂劄記按婦爲舅姑三年
吳幼清亦嘗辯之見服制考詳序甚佳第二則云
今人以初喪四十九日居於柩側謂之七七唐李翱集
中有楊垂撰喪儀良一篇云七七齋按魏書胡國珍傳詔自始薨至
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

孟子外篇云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顏
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廣韻圭字下註曰孟
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今孟子書皆無
其文豈所謂外篇者耶按王應麟孟子考異焦弱
侯焦氏筆乘所載古人引孟子外篇者其語甚衆
何僅寥寥引此近尤詳繹史

兩漢風俗云云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爲
諫官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
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云云是致毀方敗常之

俗魏文非魏武也愚嘗爲之說曰清談之風一盛
於王何再盛於稽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
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日知錄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
未嘗用銀按東阿于文定公筆麈所載古今用銀
事尤詳又云漢書食貨志言秦幷天下幣爲二等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
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
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
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觀載錢譜可
知所在各不同王莽即眞始有用銀朱提銀重八

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
銀貨二品是也又云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
一以銀按張籍送南遷客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
用銀又云金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
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按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又糜費銀一
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見
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
寧老云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
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
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

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
明經也按愚嘗見茅鹿門評韓昌黎贈張童子序
曰據本與昌黎同舉進士不幾失笑童子自是明
經昌黎方是進士兩人出身各不同今昌黎猶進
士凡三十餘人姓名具在無所爲童子也鹿門甚
亦未識古今貢舉之制乎今見寧老此論實獲我
心又按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進士中兼二種
亦不可不知
進士有甲乙二科按唐書誇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
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
上爲乙第第二則云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

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
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匡
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按漢書蕭望之
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儒林傳房鳳以射策乙科爲
太史掌故太常如此則三科故事俱全
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按歸太僕
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類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
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數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
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
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寧老正同寧老殆
亦習聞鄉先生之緒論者與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
在外準備之文云云又云是當時即以經義爲在
外準備之文矣按前云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
準備之文此自指策而言與經義無干今寧老云
是當時即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當時何曾第
二則云楊文貞言洪武四年十七年開科及十八
年會試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始定令三
場之制令之經義又不如經疑多矣按元試士用
經疑亦用經義此則專用經疑不用經義矣大非
六國獨燕無後云七國之時人多任其貴戚云云
至秦則不用矣按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亦嘗相

武王

日知錄云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按楚非國乎當增一句曰
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
統鄉以鄉統邑又云書邑里而不言鄉史記聶政
軹深井里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衛太子亡
至湖泉鳩里按陳丞相平者陽武户牖鄉人也甚
又書邑鄉而不言里

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按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出入
阡陌止舍離鄉亭是又有鄉亭又必有牢獄詩小
雅宜岸宜獄陸云鄉亭之繫曰岸官府曰獄是也

又云司馬相如往臨卭舍都亭云云按漢書翟方
進傳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
豬連繫都亭下亦宜考及

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琊相憂即日輕
舉按趙相劉衡碑以兄琅琊相亡即日輕舉非憂
字也從金石錄又云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
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按高陽令楊著碑拜
忌善侯相遭從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此作遷高陽令誤

東向坐第一則云古人之坐東向爲尊歷引史云云
以令之南面爲尊非是第二則云舊唐書處簡求

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
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
中讌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
向爲賓位也按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曰上堂
即客階坐必東向亦可證唐人以東向爲尊又按
南唐書伍喬赴試金陵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
鯉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讀至主司
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
上卷主司嘆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
以喬居賓席及覆考喬出喬果爲首洎貞觀次之
時稱主司精於銜鑒賓席者東向者坐也是五代

時亦然又按宋理宗齋居夜夢一真人峩冠佩玉
延帝殿上即東席西向坐以賓禮揖上東向而命
洋洋賦而夢覺見宋史

寺証云後漢書張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証寺門
即平陵縣門也按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証
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闓母
氏疾病辟榮投紱步出城寺

正五九月云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令人相
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云云按宋王勉夫野客
叢書載正五九月爲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二名不偏諱云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

尼春居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按通典載高宗亦有詔不諱其民今亦當引及又註云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相連者並不諱至玄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按吾邑晉祠有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却世字單稱勣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愚嘗謂此段可補史傳之闕寧老素留心金石文字竟未暇考及此耶

祖稱曾祖之父爲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謂之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按周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高祖文武也在康王之世稱文武爲高祖是又以曾祖父祖父爲高祖矣

藝祖第二則云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徂是以宋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按吾太原縣志載元豐八年韓絳崇聖寺碑銘序亦屢稱藝祖神宗神宗即太宗

古時有人臣而陞其稱曰君者君奭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按丞相御史大夫官備尊若嚴助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第二則云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已爲諸侯故曰都君亦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至一國觀泰伯之在荆蠻可見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須知卿大夫之妻亦稱主也須知戰國策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

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孔安國馬鄭玄云按幽幷營三州自九州分出從來說家皆如此而寧老斷然謂在禹貢山川之外謂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幷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莫得而詳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者以是總說不

過從肇十有二州肇者始也看想耳并在石嶺關以北請問周禮幷州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實在大原府祁縣非石嶺關以南乎有爲寧老謾法皆聞之謂顧先生必有出處未可輕議及憑西詰寧老果是臆說人之好名而不務實如此

班固漢書敘傳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崔瑗郡太守箴有龍興降炎與紀舊蕩滅舊叢罷侯置守蓋自漢以下文人之論皆謂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以余觀之殆不然云云按戰國策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又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又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又蒙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頗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又按國語晉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君謂秦君言秦亦自有郡縣則當秦穆公之世而國已有郡有縣矣此證尤妙眞可謂一言破的何必紛紛又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是又先於秦穆公世有縣又云左傳宣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註楚滅諸小國爲九縣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殺夏徵舒轘諸

栗門因縣陳又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獨此條而告寧老以爲然又按哀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滅息見莊十四年是莊十四年已有縣又云昭五年遠啟疆曰晉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按左傳昭三年初州欒豹之邑也又文子曰溫吾縣也又晉之別縣不唯州又余不能治余縣凡四縣字先於遠啟疆曰二年又註云周禮小司徒四甸爲縣按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宜稱於四甸爲縣之下又云戰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則當七國之世而國已有郡矣按史記秦本紀惠文君

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又後十三年置漢中郡又云西門豹爲鄴令云云按史記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又云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按國策此二語乃趙勝謂馮亭非蘇也又按戰國策馬服君曰燕皆以奢爲上谷守又秦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又齊人李伯見孝成王以爲代郡守古郡守止稱守無太守至漢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始爲太守史記於景帝以前事嘗敘太守者此自以後代制度敘前人事迹其誤甚明索隱所謂太者衍字是也然戰國策敘馮亭上黨事凡五稱

太守愚竊以爲此後人傳寫者增加非當時實錄
也古書如此類最多要當識者意會之
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
未嘗亡也按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
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
絶此證尤好又云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
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
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
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如今世之上司是越
未嘗亡也按越世家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
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是不特未亡

於秦且從而亡秦矣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曾子言楚者山東之彊國
也史記方賈生言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
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雒陽都蓋自函谷
關以東總謂之山東也人則以大行山東人也蜀米乃山東杜欲謂山東人也書九
上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按戰國
策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當秦之隆山東之國
從風而服使趙大重又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
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
如此之稱山東不當數百見何不一引證又按漢
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贊所謂山西者明云天水隴西安定北地
諸處正在華山以西亦一鈔證又按太史公自序
蕭何塡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又按漢書
地理志秦地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以之謂秦地
則可謂山西則不可又按史記留侯世家劉敬說
高帝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此
事又先於陳元又按寧老云自函谷之東總謂山
東只當言華山以東不必及函谷關蓋函谷距華
尚遠也蒲原屬晉地又按老杜送舍弟穎赴齊州
詩諸姑今海畔兩地亦山東去旁干戈覓來看道
路通又有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是唐人未嘗

不專以齊魯爲山東也又云古所謂河內者在冀
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
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
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
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
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按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
以河外列城五杜註曰河外河南也亦一證也戰
國策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
外註曰河外即河南地不又一證邪史記廉頗藺
相如傳秦王欲與趙王會於西河外澠池註曰在
西河之南故云外則又一證矣又按戰國策黃

歐說秦昭王曰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註曰屬司隸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為河内也漢書地理志河内郡有懷縣下註曰莽曰河内是莽已以懷為河内不止今

水經注大梁靈邱之誤左傳桓九年云云按戰國策須賈為魏謂穰侯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註曰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内有梁 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地

太原第二則云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

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為便此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舊有梁清洴頹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此即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馬燧俱引晉水架汾河而東去故汾河東有晉祠水利若以語寧老亦不必信又按萬曆間有僧抄募者立願于汾水上建橋繫石於西山石條幾與山齊惜此僧不久即逝後取以包太原縣城者即此石也未用其百之一使此僧尚存橋必有成夫以一僧力尚如此況崔神慶以朝廷之力乎所為跨水聯堞合而一之如傳志所云者正不必為奇

泰山立石云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所立云云又云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按後漢祭祀志乃上石立之泰山顛注引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云云又張純傳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刻石文即事天以禮等語也

潛邱劄記卷四下

潛研劄記卷五

書

與汪舟次

昨過談匆匆未盡欲語弟之偶讒鈍翁先生志文也實以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必以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及也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明初宋潛溪皆然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矩也但古人文多口訣未嘗筆諸書故難卒曉要在讀者善體會耳雖以鈍翁所痛詆之敘齋猶不失此規矩初學集可檢也或曰此本之元人弟對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豈非元人邪乞特致此語於鈍翁願得一言以報弟受益不淺矣

與傅青主丈

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於靈帝戊午日月時茲司案通鑑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

與徐勝力

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此亦見之註疏惜未攜至容他日檢出奉覽也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啞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請爲先生陳之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

薨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所謂歸乎豈論語妄語邪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邪蓋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此非弟旨註疏之言也

與宋旣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與三家絕異哉顯誤如此不待細攻謹告

與陶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古

之冠昏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而有妻而遭姊喪姊尚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元曰諸侯絶旁期此降在緦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夫人服之乎第曰夫人雖無服而却有服之理古五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禮亦當無其昏禮今乃有大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制已不若前乎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殤者亦聞有子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殤女子十五許嫁字而笄之笄卽不爲殤是女子無長殤何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吾欲一以儀禮爲斷此特向吾友第言爾不敢爲純翁道也

序又疑大夫絶緦於其旁親皆然何獨爲貴臣貴妾緦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天子且然而況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

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斷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人誤會中庸之文也復

案王爲諸侯緦衰亦爲弔服然無葬而除亦已服[illegible]矣

又與陶紫司

遠考待與服傳大夫爲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爵命安得有兄若姊之尚在十九以下與鄭注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此說以見世有奇才盛德不必要至五十而卽有幼爲大夫者人以見已爲大夫則用士禮冠婚卽不爲殤不爲殤而後可以服他人之殤鄭注又云昆弟殤死或得爲士者古四十強而仕則四十始爲士今上在殤中亦有未二十得爲士者冠也仕也服官政也若不依當時周公固已有變禮制此服矣若國語載武王始冠文王時年十六七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伯魚季之事以此難純翁純翁不必服固不若以周公所制者還折之也

三與陶紫司

純翁纇稿有宗婦死則夫爲之齊衰三年三年喪唐儒有主三十六月者以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二年而祥爲據竊疑此二禮未知何出或純翁因左氏叔向語遂認王爲宗子后爲宗婦景王卽爲穆后服二年乎杜氏通典折衷鄭王兩家之說斷以禮在二十六月終又終一月禫除徒月樂是且二十八月得毋又誤記爲三十六月乎欲叩之恐嬰其怒也乾轉託人致訊果不出弟所料學術至此竟成塗炭矣

四與陶紫司

承問宗子爲其妻服果有異乎弟曰有異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而已禫乃十五月而禫非二十七月而禫也宗婦死有爲之齊衰三月者未聞二年也凡喪稱三年皆再期之謂及二十五月之謂非眞有

二年近唯窮鄉陋邑目不覩會典等書者喪服至三年不意作五服考異者而亦出此兄嘗謂鈍翁未見大戴使與牧齋遊其學故可不捫然此等與禮亦不必見牧齋而後無誤也

又與徐勝力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鄙說之不誣誣不誣亦何足深討獨怪季孫行父身為權

姦蓄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偶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一千年為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故聊因續札以發一二

與汪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毅詒為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為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任情蔑禮若世俗人所為者其亦必有所恃乎渴恃爾殆恃宋文鑑劉原父為兄後一議乎及歸取其集讀之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載劉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論即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蓋僖公於閔雖庶兄實北面為臣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今鈍翁非諸侯也然猶可諉者曰有嬰齊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服傳君至尊也為之斬故大夫猶得以降其親兄弟之服止大功後世此禮不行而劉炫駁牛弘降服之議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王重適

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旨哉其由此推言之雖鈍翁與子猶不得以弟為之後而況鈍翁之子筠不過一士庶人卒而敢援古大夫之例乎或又為之解曰鈍翁固云權爾權爾竊以天下何事不可權而唯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大經地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為辭者且公羊不嘗以權許祭仲之廢君乎君子深非之漢儒不疑亦嘗以衛蒯拒父春秋是之斷衛太子之獄雖一時君臣相顧嘉歎以為經術之效而後世則深非其說也非善乎鈍翁嘗引蘇氏之言曰就聖人之一端以竊其口夫何說而不可然則斯議也其亦聖人之一端也已矣

五與陶紫司

今日偶見綱目漢惠帝七年尹氏發明曰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惠帝以八月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二十四日而葬葬而後即位則呂氏擅朝之禍可勝言哉不覺失笑兩漢嗣君即位之禮各別西京便殯皆生時為之故升遐後不復循古制多或經月少則旬日便葬嗣君即位猶多在既葬之後蓋葬始可即吉故至東京則葬期寖遲更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下到今皆遵之若以惠帝太子遲立為呂氏之故而高帝崩於四月甲辰惠帝即位於五月丙寅亦二十三日抑豈

呂氏之故邪他若景帝嗣文越九日武帝嗣景越十日皆以既葬為斷也大抵今人不識古人草野人不識朝廷制度而宋儒又苦以道理硬說其不試於用者特幸耳竊念老弟素抱大畧而復探當宋儒故輙獻其說如此

與王山史

頃聞點將錄果出貴鄉王諱紹徽手否何從寄載其事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鋮王偶失魏閹歡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此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此鄉曲所共傳者第思之殊不然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攔穆弘乃大鋮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其由者乎蓋大鋮本東林以求任吏掌垣不久遽彈之歸遂叛去東林諸公留以處魏廣圜也禍由始始凡事實不特鄉曲多承誤即人子孫親述其祖父云何亦互異此史學之所以難也

與李天生

十年仰上始得晤於傳舍親寫何幸何幸先生從橫博辯自一往莫禦但云古人敘其世系即子之於母有疑至者第不勝駭異因云杜公母崔不待言而所作范陽盧大君誌乃云冢婦同郡盧氏冢婦者奉天令之妻是公之母又盧盧亦名族何不見詩由有其舅內弟表姪之稱若崔甫乎第歸而詳考范陽盧太

君誌與他誌例敘者不同先敘三男三女或存或沒次敘一男二女或存或沒然後敘其往葬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皆及見存之子婦此作於天寶二載公母崔已早亡而見存皆繼母也盧即其繼也公家兩世皆娶於盧詩中若十一舅十七舅二十四舅不著崔字面安知非盧從盧十四弟侍御境盧十四侍御弟文明為表弟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太夫人既盧氏小司寇舅應亦盧舅因公之母寘實亦太夫人之姪耳故有斯舉因又歎博極如牧齋亦不免誤曰冢婦盧氏的為傳寫之譌不知

非誤也鄙見如此尚望先生教之

又與傅青主二丈

向在太原日先生曾以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下問云古人既脫屨復脫襪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襪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覗不敢對蓋先生博極羣書而後精析入毫芒覗何人敢知先生之所未逮予讓識之不敢忘越四載讀陳祥道用之禮書始釋然今報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襪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蓋方是時有不跣襪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

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屨以非坐故唯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悟杜注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襪耳

又考得漢哀帝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此賜食也非燕飲比故襪尚存

與馮圃之

承示石林源師義山詩註即世盛行之吳江本然尚苦譌闕如謂李肱以霓裳羽衣曲詩及第而義山不與肱同年何亦有記得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之句不知開成初爲鍇連知貢舉第一榜肱爲首賦試琴瑟合奏詩則霓裳羽衣曲明年復前詩題爲賦題而別試太學創置石經詩茲鍇辭入貢院日文宗面賜故不嫌重複義山畏之王二年進士其同詠見最後何疑焉

又與馮圃之

亡友趙石寅先生琳東萊人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一日謂余詩歸何不學至此遂指宋之問梁宣王魯忠王挽詞中云存沒貴忠良鍾批存不必言誠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此武三思崇訓父子也余對昔收齋笑其以朱仲瑜爲王續鄉人與此以武三思

爲唐室忠臣正可作對然仲瑜之誤實詩紀有以先之

與李公凱

昨酒中縱談云聖人之言進於賢人少有更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兄以爲或過今請以一事實之論語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已亡其七此非宋不足徵之一明徵乎羣言淆亂折諸聖未聞折諸賢今人則信程朱勝於孟子信孟子又勝於信孔子事之不可解者馮氏定遠所深致慨豈欺我哉

六與陶紫司

又考得唐儒學傳王元感論二年之喪至三十六月鳳閣舍人張柬之歷破其說其驗有四具在新唐書當時以衆之言爲允而元感論遂廢豈鈍翁所指唐儒即王元感乎果爾亦犬之拾骨鈍翁尚未至此大抵通典中一段頗難理會下訖宋治平初幾三百年禮官奏祖宗朝據通典爲正以二十五月終大祥二十七月終禫二十八月終禫除是且二十九月亦與杜說異直至弟今日發之然則亦何怪鈍翁之不解邪

與陸冰修

昨紫司見過云人知周公制禮而不知周姥所制之禮弟笑問出何書曰出鈍翁類藁宗婦死夫爲之三年非周姥所制禮邪唐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爲毋與父沒服同請之而未果行後卒行之蓋天下邪說莫患乎倡其端後遂河决魚爛而不可挽止春秋所爲惡始亂也今鈍翁雅有文譽又新領史職趨承羽翼之者惟恐後益多然以三禮自命萬一世建言湮譏以傳譏一時好異之徒起而宗之或著爲律令其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勝言尤酷於武后工老不云乎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先生固素惡夫惑世者願勿以此等議論爲等閒而力排之

顯斥之無讓

與陸翼王

鈍翁毁我於朝又詈我於私室終不肯已曰閻某閻有親在堂柰何用喪禮與僕相往復縱言之是已非因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左氏豫凶事非禮也以佐成其說噫異哉其亦可謂妄之至者矣檀弓所云乃指明器左氏所云乃指生而來贈者皆非親在而言喪禮之謂也古大功廢業況於居父母喪宜一切廢然獨許之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者蓋以二禮繁重苟未平日從師講肄復人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乎度若如鈍翁說是取辦倉卒人縱聖人其能一一中禮乎吾恐文王周公之制也廢且久矣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唐顯慶間許敬宗李義府用事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卹一篇凶禮由是闕今鈍翁得毋類是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毁百四十三人者

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然則旣有林甫又有敬宗義府竝出中吳矣噫士大夫議論若此弟深爲世道懼焉

與張敉文

學者之不能逮古人也無問矣古無槧本書欲外一書必手自繕寫張參曰讀書不如寫書固已勝今人一寫畢必手自讐校不容錯互甚至三十年閒閒人有善本必求而改正之若歐陽公之於韓文故事勝今人二校既必朗然成誦非僅僅寓目而已勝今人三有此三勝而實注以生平全力又不似今人先耗磨於制舉帖括之陋習之中此則有牧齋緒言在不復及念吾兄發憤斯事聊相為云爾

與徐碩林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弟則謂畫彈琴看文君易春風吹鬢影難先生固精於繪理者幸

一參焉

與陳其年

家居時有持鈍翁說鈴以示者皆標榜其所與一時嬉遊之人因大書其端曰羣兒自相貴耳鈍翁聞之以為恨今閱類稾詩有戲蜨翩翩排闥飛又有寂寂精藍晝不開隔籬飛蜨鎮徘徊因拈合亦用漢書書曰此蜨如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書發先生一笑不知鈍翁聞益復何如耳

七與陶紫司

又考得范甯穀梁傳註云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妙在據禮經以正他書不似鈍翁據他書以疑禮經此古今人學術迥別處又引譙周云三十而娶二十嫁者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已稱曰鰥女子二十未有嫁者周官即許其於仲春月奔不為止尤看得活發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豈必定以是期哉宜十九而娶亓官也

八與陶紫司

鈍翁引鶴山雅言經止有曾祖無高祖之文若果有高祖稱則黃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不覺噴飯孝惠嗣立至太上皇廟與羣臣上其父廟號曰太祖諡曰高皇帝史記始謂而為高祖班氏作漢書即正之

曰高帝紀何得誣孝惠憶客居時以明既有世宗而和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蓋代宗即世宗不重出乎意牧齋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致書與化李耕碧先生問之先生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屛手瑞屛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噫其虛懷如是洵有前輩風範也

與徐電發

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黃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何罪而見絕於人

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越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註謂無所受命猶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註曰類不正相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焉得五先生曰然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弟不覺擊節遽起揖曰千年幽室爲予一燈照破可不謂天啟其衷哉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可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苕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二焉語雖戲殆亦實錄云

九與陶紫司

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爲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計此時尚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耶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

三與徐勝力

先生左傳之熟殆無復有兩弟請以一事問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子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幸有以答我焉

與王鶚長

承論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宋又有元凶劭云出南史然思之亦不盡然國語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案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而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穆王之生當於昭王之二年且出於嫡豈獨一商辛哉雖然穆亦非周之令主也

答友人

唐李太白嘲魯儒詩云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其弟之謂乎是以生長黃淮之濱數十年而懵然於水道雖然嘗聞其略矣潘公季馴號印川者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二句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者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

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役者淮不東則淮淮
溜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波不惟周橋翟壩而
已且一帶盡圮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草
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
經久之道哉今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惟當確遵印
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
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
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
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
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
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于內

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第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
之腹內特高但濬治營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此今
日阻撓下河者有三等人爲可痛恨也一鹽城人畏
鹹水入內變傷其田禾一泰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
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澗河邊懼傷其風
水只觀二次勘河疏皆以開廣興文閘言興文閘廣
則澗河亦必挑廣而風水壞第三次便以不必廣而
澗河仍故可見矣昔人謂救荒無奇策第亦謂治水
無奇策苟能守前人成規勿狥近日浮議則兩河並
治萬世永賴矣

又與李公凱

徐健菴先生適至云汪舍覲持親在不得言喪禮益
堅欲折之須經傳有明徵者亦有之乎弟對曰有一
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
子也一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案子張没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
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爲以喪
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果若鈍翁言則曾氏父子
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
茲復質諸吾兄

與趙秋谷宮贊

壬申晏遇馬三兄於王峯嵩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

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
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關
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江南
北盛傳阮亭先生唐賢二昧集專以盛唐爲宗其亦
購而熟讀其盛唐宜收而不收及非盛唐如張旭四
絕句本屬蔡忠惠者亦誤收且勿論其獨怪其於古
今地理之學何不講也如雜詠久次圃田店末云西
還不遑宿中夜渡涇水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於
關中之涇水遠不相涉蓋京水也京水出滎陽經鄭
州入鄭水證以王維宿鄭州詩明當從京水昧曉猶
金谷宛然可見豈選王詩至此旋忘之耶孟浩然夜

洛湘水末云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湘水入洞庭不復至湖北漢尋陽縣在黃州府蘄州東今潯水城是晉尋陽則桓溫移九江府德化縣西於湘水皆遠不相涉證以河嶽英靈集蓋涔陽也涔陽在岳州府豊州北七十里正合豈選河嶽英靈不能擇善而從耶高適燕歌行云摐金伐鼓下榆關燕今宗師榆當作渝音喩水名又曰臨渝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今山海關即其移而更名者證以下文旌旆逶迤碣石間可見所以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閻寧宇畫像贊全遼金甌渝關金湯正從水不從木至王維東南卻亭上莫使有風塵卻當作御蓋吳大帝駐蹕所憩後人因建御亭在晉陵顏魏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以禦蘇峻庾肩吾亂後經吳御亭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千里遠行人蔡州如眼見州茲當作洲蓋後漢蔡瑁居漢水之洲上故名蔡洲魏武帝嘗造其家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見荊州圖經等書竊以阮亭先生才最高名滿海內獨以集衆思廣忠益工夫遂不克無憾偶發憤一一道不敢以聞他人也顧先生爲我秘之頃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游水草間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卻步耶知高文富有日新望錄示一二以警憒憒山川間阻接席末由臨紙曷任依結

答萬公擇

前承下問古止再拜今四拜之禮起自何代弟學淺識劣茫然莫知一對退而竊思此實古今禮制之大者不可不考近少欲得梗概先就古禮以對可乎按古再拜周官之褒讀爲報擇按卽拜今之兩揖是也折腰而已非頭至地今四拜則頭叩地者四是兩拜字雖同而義各別卽唐杜甫詩老病人扶再拜難韓愈稱言見今相國鄭公愈再拜謝亦止如今兩揖耳非連叩頭也或曰拜之數既可得知矣稽首之數亦可得詳乎曰稽首止頭一至地而已矣今所謂四拜八拜者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禮畢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惟左傳定四年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九頓首而坐卽跪也所以下文云秦師乃出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據每章蓋祇宜一頓首今遂三頓首蓋申包胥故重其禮以謝秦君若禮之正如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拜三拜乃三揖耳豈得至頓首而又凡九頓首者乎故曰此禮之至變也又按燕禮有公答拜有公答再拜答拜周官之奇音羈擇按鄭氏註一拜是也因思論語拜而受之今之一揖也再拜而送之今之兩揖也或曰論語之所謂拜止指揖而言乎曰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豈止揖故曰夫

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論語揖所與立上
如揖則皆令之拱手周官肅揖是也又按舜典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止言拜不言再者省文也何以徵之郊特牲拜服也
稽首服之甚也豈有至服之甚而不先再拜者乎尤
當會於言外又按孟子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先言
稽首後再拜再拜稽首而受先言再拜後稽首此何
以別焉曰此從未經拈出者也拜而後稽首周官之
吉拜是也稽首而後拜周官之凶拜是也吉拜拜之
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又按朱子有跪
坐拜說一篇其畧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

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
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
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啟居傳傳當
作跽云啟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
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
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
安爲小不同耳因最賞趙岐孟子註於坐而言曰危
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容跪而言留孟
子之言道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
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煞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
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

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岐註則於勿敢見下先
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絶也爲下文坐字張
本矣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實郝仲輿亦云請勿復敢見者起立
言是之辭

與石企齊

泰園有云在曹縣者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
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故莊周亦
宋之官也竊以史記周嘗爲蒙漆園吏蒙當作宋則
抄不可言註史記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
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也弟嘗要改古人原文此等是
也死罪死罪

又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
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摹以補此
一節而其註跌逸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
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
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
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
見日知錄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末刻儀禮十七篇白
文今監板脫者皆全唯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作哭
者止賓出五字亦不是尊脫毋刪此尤可笑者尊札
竝當作幷雖有竝幷通用俗字書不如廣韻古詩與

竝音義俱異

又

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東所以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於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蓋爲于確萬確者也想像二字弟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之也何如

何如來札云惠王二十一年辛巳秦虜公子卬東地至河卽弟所引商君列傳魏曰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者也但弟素堅持辛巳徙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三十六年丙戌惠王死襄王

立矣襄王五年與秦河西地少梁此自襄王事於惠王無涉不得如通鑑以襄五年作惠四十一年也可查孟子生卒年月考一看更與弟辯頗閒頗閒至魏地今年入於秦如兄所引蒲陽卽其一明年又屬魏後年又屬秦此等事多不可言吾兩人一爲輸攻一爲墨守皆以孔孟爲王朱子大之

又

讀陳幾亭書辯史傳載耿弇屠城三百爲萬不可信以二說破之皆確因檢此語出後漢書耿弇傳而司馬公通鑑刪滅此一句不存眞大見識須知觀鑑要得其所以不載之意此古人絕識也只是不救丙古

問作端則不可解

又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此於壻禮六禮爲請期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後蓋第五禮恐以前壻不得行弔禮也以之歎太僕太僕不受六禮至納吉鄭康成曰婚姻之事於是定前解養尊者必易服亦不確請自攷之

又

頗大用工夫一番叱曙考據亦不足信如䁔明言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穀圭以聘女乃春官典瑞之文無七寸二字并註疏亦無若秋官大行人則諸子執穀璧五寸無七寸之文不知是太何等周禮

又

通鑑有大可議二事一茅焦諫秦王太后復歸咸陽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始皇十年六國表始皇十年太后入咸陽呂不韋列傳秦王十年茅焦說王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并不在九年嫪毐才誅之後不知文正何緣移置早一年是必有故當博考載籍得之於劉向說苑所云遷於萯陽宮茅焦上謁王按劍口沫出後爲母子如初皆說苑之文也在向自有本但豈如太史遷本秦史記年月之足信乎縱不移置紛更須作數句見得本紀列傳六月太皆作十年如此說

死則作九年如彼文正從說死以俾天下萬世人知
我輩讀書精審也一始皇本紀十年止逐客令大梁
人尉繚來說秦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說者謂秦并天下止二
策范雎劇謀遠交近攻於前尉繚收功於賂其豪臣
以亂其謀於後史記凡一百七十一字如何通鑑槩
削不載或曰得毋以梁惠王時有尉繚子此爲重出
乎不知前後各一人也漢志尉繚一見雜家一見兵
家亦二人也自宜刪史記之文補遺恐文正復生不
能不心折氣盡也

孟嘗平原信陵通鑑皆及其食客三千人黃歇呂

不韋亦食客則削之似未允

又

前誣時文大名家如王唐別字講事填塞滿紙可恥
可賤皆時文害之也今讀歸太僕五岳山人前集序
此推爲三百年第一古文今文手者序云荆楚自昔
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
楚人也按荀卿趙人但晚爲楚蘭陵令耳莊周劉向
曰宋之蒙人也蒙城在商邱城外正宋地於楚何涉
太僕尚如此於他人何尤朱子曰莊子自是楚人亦
誤大抵考據文人不甚講理學尤不講死罪死罪

又

看得細甚矣敢不心折但謂國語不足信殊不然大
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
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武于追于正
在牧野之後非如尊旨所謂在既有天下大定之後
是國語此一段正在布戎於牧之野後非前也漢高
帝稱父爲太上皇此不足引乃因家令言方上徽號
當時庶事草創如此無家令言幾終身庶人矣

又

鄭康成註卜得吉兆婚姻之事於是定此謂男家也
賈公彥疏納徵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謂女
家也然則納采問名二禮雖備尚在未定之天古禮

如此不可以今日訂庚帖便算纏之此事得長兒一
難既精思又詳玫似無可疑總之古今不同學不可
不講此講學也

與吳亦韓

按註疏魯侯爵宜九附庸而春秋注止邾小邾二國
旋進爵爲子居然比鄭款圖覬曳在左傳未見爲魯
附庸論語方實指之桓公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
來朝杜預云皆附庸之世子也馬公驌力辯爲聽說
從公羊傳作夸狄最是謝玄暉直中書省詩風動萬
年枝日華承露掌李善注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
年樹十四株韻府羣玉云冬青樹也無所謂春入萬

年杖況曰暇萬年杖乎安得先生而訊後指示我射不主皮解王漢不主宋賤年文公輯儀禮經傳通解不主貫革解試問呂晩村叢舍集註外又讀他書乎且看汪武曹大全何如

與戴唐器

辯志堂解顧命曰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者成王殯在西序以西爲重也吳三凡疑蔡傳止有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無殯在西序之説萬經何從而臆決之如此愚曰此書未可輕議因檢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西序與西階密邇然不如竟作成王殯在西階爲安

又

前承面語經術家參攷指黃東發弟心知其不然以未鉉知攷事官畢也因考肴山家鉉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非參政而何蓋俞郃自以鉉翁授經河間不肯仕比太冲先生未必盡知先生學問出川抄也昔李西涯與謝方石倡和李嘗作廬山詩一聯謝意不滿李以爲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謝又笑曰微我子不至此李又爲端禮門樂府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躍然起即今安石工末句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是也弟料吾兄胸中才思學識尚不止此四十字蓋實爲韻脚所縛不能暢所欲言另作一首不必和韻弟當如謝方石矣

又

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一橋書家力駁董文敏而歸趙松雪皆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適閲明文案目錄可惜其中多生平欲見之文而不得見亦可惜吳園次名綺今揚州人見在且爲湖州郡守豈可與李世熊比而入明文也他文體宜辯行狀豈可合墓文題後豈可作弁首皆紕繆之大者出牧齋手必不如此不識吾兄以爲何如

又

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浙東亦不知何名或者李翺習之全集出尚可得其人然弟老矣倦於尋訪矣張籍寄白樂天使君登第早年同座主非同年進士白貞元十四年見舊書張貞元十五年見韓集但統是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故曰同座主也誰人考究及此唯吾兄賞識我耳杜于皇二丈詩三春看漸好千古竟何如努力努力弟雖老尤當炳燭以行耳尊作竟不梓一帙得毋使臣虎稱山空回邪

又

歸讀陳處士墓表眞正膚筆銘尤不成說話更取黃

先生陳定生墓誌銘參看黃身與其事自然娓娓言之所謂襄昭以下詳是也但定生生母王安人以子貞慧封者乃誤作湯孺人何也生死而肉骨誤作骨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則可笑湯字伯閎宜與人萬歷壬辰進士官止御史贈太僕寺少卿而已何嘗爲左都舍下有十六榜進士履歷及排海堂集可考然則云我先生必不誤者亦所謂惟陰少年有目無睹者也至墓表云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削籍陳中湛以爭驕弁忤崇禎旨去位於廷儒何涉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無此事其說長懷寧起東林無噍類此時大鋮之惡不至於此竟

是說夢徽未布而事泄愈胡說南都防亂揭廣布通衢且傳四方弟幼時穀悉之大鋮竄入其幕中何曾延儒復相阮得入其幕周亦不敢容但許用其同年馬士英而已面時當爲吾兄詳言之此關係甚大也

又

錢牧翁嘗教其族孫遵王作詩法曰元白二公往復論詩司空表聖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鍼藥也弟則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誌序爲一帙以爲古今詩詩源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何必自措一辭若贅疣哉至自宋以下實自鄶無譏爲文寫此甚微有

可議者曰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又曰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王元長江文通何仲言是按靈運惠連元嘉時人元暉永明時人二謝實不同時昔人云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人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不知號永明體豈得推元暉而遠之於元嘉中乎升王昌齡與劉希夸比肩亦實相遠以韋應物祖襲謝康樂似不相似既云李商隱又云李義山歧而二之意義山字傳寫之謂蓋指李羣玉耳詆訶文章第之一癖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倘更爲古人而詆訶第第所傳刑而求者敢不拭目以俟牧翁推震川爲有明第一南雷先生頗

以爲否進辯香於曆溪亦允當弟將購其全集置案上不知何名目爲全帙也乞指示

又

唐書歷志曰九執歷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向承問九執歷不能答今得之矣謹報只是嘉靖初五星聚營室占曰主有兵謀於王陽明之遺何涉而黃先生歸爲陽明之祥與宋乾德五星聚奎一類不大謬乎至天啟曾四星聚於張而黃先生增潤爲五星以爲爲子劉子而現尤奇之奇者似當將蕺山學案此等語刪去勿予後人口實則眞愛我先生與梨洲蒙先生愛者不識高明以爲何

如

又

別後細思憤戈無論不及挺戈且不通之甚止有以黎石鼓歌宣王憤起揮天戈二字原合不來又憤與二字見然相傳及查憤又是忿當熟諸公言汪氏文不堪指摘一指摘粉碎矣誠然誠然爲韓氏作南園記自屬失言若感激爲已至勤勞王事死於行中豈有不與渠往還書札之理但書無乞哀語則可耳雖然後代議論愈刻忌諱愈多子孫自然爲其删除勢所固然老杜進封西嶽賦表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此非楊國忠乎既上書頌吾君自及其時相勢所不得不然若單乞哀獻文於國忠則大不可矣杜於京兆仲通韓於于頔李實亦所不免何如何如教我教我

又

弟嘗謂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茲偶思歷來字書皆是石激水曰礙無有如集注水激石之解者於是講章由爲附會曰礙水激石也當云水激於石也石喻母水喻子愚謂石喻子水喻母石激水而水怒猶子激母而母怒也至所說截萬頃一議論纔引幾以道辯小序一段以浮之亦以其而非此非面叫質之任復辨析不能定也

又

承生付鶴不敢當反復展讀少聽一得之愚老杜用韻最可爲法如一首用庚青兩韻每韻必數押之斷不止押一字押一字是出韻不謹嚴矣論字似宜改也字似誤會不得以吾閻用元韻爲藉口果用元韻亦不止兩押而已仲德非左相第無此議論左相仲德出左傳未易枺樧惟琉證未云古宰相止一人從李燾百官表序其左相或一時權制非恒制也不如用第太甲無稽首爲徵義徒醇二句以折樸書爲允要至其故非函悉不可猜猜犯前斷斷皆疊字歇腳何況鄉里兒意是而語不醒故借易六藝二字欲易曰斯文庶幾繼元祐文潞先生稱爲元祐學術可耳仲車先生元祐無步尋最高終於徽宗朝不如用登進士年號乃英宗治平元祐在前治平反在後然有斟酌死罪死罪

又

莊子徐無鬼云聞人足音跫然而喜郭象曰跫巨恭反李軌曰曲恭反又曲勇反徐邈曰若江反人按扁反則廣韻以跫字入江部者從晉徐邈之音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文鑑者呂祖謙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板周益公奏去取差謬莫若委官

銓擇逆以屬伯恭書進曰上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
海可除直祕閣時益公爲禮部尚書兼學士得旨撰
文海序奏乞名皇朝文鑑從之則陳同甫與呂書稱
文海宜也時未有文鑑之名旣有文鑑之名吾徒仍
稱文海者非也

又

王伯厚余幼好奇等語乃放班氏漢書敘贊體字字
精確竟名曰敘贊似非跋跋多不用韻不識寧見以
爲若何

又

齋心墳待訪錄何異武王下堂東面而立琱冕聽道

丹書之言乎快心且勿論心所不快者謹質諸道兄
乞敘身處南雷先生地一一駁我以歸一是負請祠
而求者勿謂我殊心自是也禪家有言智過於師乃
堪傳授吾黎曰弟子不必不如師非吾兄之謂乎其
原君曰屠毒天下之肝腦當作荼毒見易詩弟嘗笑
道學先生及江西人多寫別字豈南雷先生亦不能
免耶抑書者之過歟以武王爲非弑其君孟子之言
也以武王爲聖人孟子無此言也余雅愛蘇子瞻曰
武王非聖人也爲合於孔子尊富饗保舜武王所同
也德爲聖人舜所獨也則孔子之不以武爲聖殊可
知矣其原臣云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亦

似可而食土之毛此語何解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或曰此主人君言然人君獨不曰此吾之赤子
耶何至視如路人耶其學校曰祭酒南面講學此禮
大不是殆不通經術矣古者師東面弟子西面亦有
北面者所謂北面而修弟子之禮是也其取士上曰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制科二字亦謬錯豈
未讀文獻通考耶制科始於漢文帝二年晁董公孫
之對是也錢牧齋亦以其場屋之文曰制科大非三
百年無制科止有科舉又曰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
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編考文獻通考無此
制不知南雷先生何所本若曰先生博極羣書必有

本非爾所知然先生亦多錯誤不能掩也又曰使爲
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
前而後申之以己意旣寫經文又寫註寫疏此已畢
帖括能事矣又令之寫大全及申以己意是人人如
宋劉恕道原見賞於司馬文正然後可談何容易頓
先生改制何如取士下篇其議論殆全出文獻通考
云按王安石曰若謂此科當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
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先生不
知科目之內十二句全與荊公議論同甚精又科舉
之法云云按第一場旣以左氏爲經第三場又以左
氏爲史自相矛盾朱子貢舉私議亦然然不足從又

第二場云云按董仲舒對策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進于是武帝罷黜百家爲千古盛典南雷先生當以理明義精之代反以管韓老莊爲一科得毋貽譏士林耶又按哲宗元祐二年呂公著當國禁科舉不得以老莊申韓書命題先生豈未之前聞耶又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私南宋嘉泰元年章良能陳王司三弊一曰國朝正史與實錄等書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寒遠之士曷由盡知按明累朝實錄雖未有明禁自申時行當國始少少流布得者至艱豈得與二十一史之宋史爲一私竊以

宋史一書已令人望洋而歎矣其建都篇按都關中者有堂又有奥蜀則帝都之奥也都燕有堂而無奥此論莫妙於于無垢其方鎮云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朱泚何嘗憑方鎮而起如祿山乎彼緣涇原節度姚令言脅之而起圍退聞在第耳何不用李希烈李懷光等其田制一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一段總不曾考江南錢糧致重之由不如顧寧人日知錄一篇彼固費數十年講貫而成者也財計一云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按蔡京何曾爲宰相當國二字誤況元豐起戊午訖乙丑八年爾又按古未用銀之時以黃金爲流通之貨安得云宋元豐時以金銀爲用及元起北方云云此不通古今之説也去金留銀字則可耳財計二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諸臣臣當作生此蔣一个名臣者與吾家有交爲奄宦上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此語亦似可商奄宦下云勢當數千人按天官所屬奄有四十四人地官有十二人春官八人共計六十四人成周號稱百官備庶務繁數僅如此安得有數千人之説鄙見如右佇望賜教幸甚幸甚

又題辭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云云按周敬王四十三爲甲子至康熙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年始交入今甲子爲大壯以卯馬而諫

爲無諸王荊公論之另深信之牧齋言説文長箋行而字學謬弟從事此書凡兩月直不適耳今快先生論正同附聞

又

凡敘人生世皆從曾祖起其間及高祖必高祖顯人或有事蹟宜書區區高祖易一守備耳不足及黃先生及之似不知此例遠觀昌黎近觀牧齋此例井然愚向與汪鈍翁辯者正此一事掌詹事府官銜中有管之一字否宜去當增事字於府下以居黃洲下故謂之下河大非下河對漕運河而言越職上封事越職二字宜去下文明云應詔言事矣小臣可得而

言也將一束𦂳明明是錫字論而不覺何也以上五條不知確否乞覆我

又

淮有程子晟字西平太現成了有字晟字小李不甚通更字西李尤不通盖西李宋丞相李昉之稱明光宗選侍有東李西李之別又偏娟人總之何曾讀唐書李晟字良器乎察字書晟明也熾也器也故名晟字良器愚意更字曰唐器蓋爲唐代之良器也根底西平王亦好不失當年取以表德之意若同陳剩夫字曉夫不唯現成且太勦襲雷同何至堂堂讀書人不能自吐一字乎死罪死罪君子已孤不更名更字

或亦無妨且西洪貴表與西平王光州臨潭人無涉一二日趨訪詩袖上何如地理綜要近代新安李氏刻不足爲異書不過以各省圖說羅念菴纂出尚少少可據有資禹貢耳

又

歸檢始皇本紀並河並海與音傍依也古而且確遠勝循字徼服徼服右佩玦出禮記內則南鄕坐舉右邊所佩者以示東鄕坐者正合若文眞鈔解關雎認作閒情自有白璧微瑕之刺使知終歸閑正曲終奏雅之旨東坡譬以國風賛以屈宋正合矣然則强作解事小兒直不識字耳吾兄云始以體制論猶覓

言之不若第直伐毛洗髓也

又

過字曾大加討論非一朝一夕矣敢詳所聞以待吾兄之自擇可乎案字書過音戈經也度也如三過其門而不入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是也過音簡超也越也如地未有過千里夫子過孟賁遠矣是也又失也罪愆也如可以無大過苟有過不貳過是也是音戈之過無超也越也之解何以杜詩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適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作平聲乎老杜音韻至精必不誤因讀詩集傳永矢弗過音戈踰也非平聲內亦有超也越也之解乎但字書不備耳獨過

失之過抑入平聲似未有明證第生平雅不喜作和韻限韻詩詩而限韻和韻譬猶與人鬪而先自縛其手足豈能勝乎至步韻則昔人所深戒矣小力從壁遺至攜有節蟹分敬三卜隻昔朱登爲東海相遺張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鄕人敬謹分斯餽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此非所論於鄙人也雖然存是荷

又

昨問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壑素如昨日出洞賓不可得遇求檜鶴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徊而不能去又欲至萬柳池以足力不繼遂返偶從

軼係椇綴中得手鈔一紙乃宛邱鄉先輩文恐大家
歐蘇六公外便宜屈指及斯人稟即留硯几上不必
見返也小學紺珠九經雖有其名不曾詳唐九經若
何宋九經若何十三經且缺難言難言

又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觀書欲博常不
盡意用心不純訖無成功此黃山谷語也錄來爲舍
兄共欣賞之黃文如錢龍錫志及毛文龍袁崇煥公
案致確此等文有數十百篇便可懸諸日月將來國
史取法豈不勝爲人作詩序乎偶得舊搨九成宮唐
搨本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李白

詩註從無佳者杜甫詩註亦只牧齋佳耳

又

弟於古文一道雖不甚深然觀近代作者已洞若觀
火承委直筆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
冗曰稚嫩簡可以救冗唯老可以救稚此須多讀書
多講貫非可一蹴至者劉子吉行畧情辭斐亹讀之
惻惻動人書頗稟發則冗稚矣亟經鐫好毛詩補年
十卷韻補止五卷則昨來書還有八本已足不必疑
當亟收之上有弱侯印出於焦氏亦無疑但有一奇
事疑古文尚書自才老始而此書才老又取五子之
歌仲虺之誥伊訓爲用韻最古何也韻補內必有說

他日得購全帙付我一日預計安得其書碑傳忽焉
呈現於吾兄前亦俾我一日乎弟家原有舊唐書久
不全小堂劉紫函忽得其全連披覽如此等史學豈
不經天緯地何苦逃之於詩人逃之於道學詩人道
學皆寡陋可恥者如西園不能辦出爲西垣亦可恥
也唯吾兄祕之韓昌黎餘事作詩人洵有味哉不盡
中所欲云

又

乜作物之初生解欲闓翁矣論亦無韻有自可押通
韻鬐鬣唐人書寫人豈欺我哉欲易末四句云頗風
其再立湖與蜀學新更復追古始長夜方及晨有昌

黎送孟東野序不避而及於古之義胡瑗翼之號湖
學仲車爲其高第弟子愚嘗謂其理學不愧從祀兩
廡元祐學術自指司馬文正一派蘇黃一派程子一
派爲紹聖以後奸臣所厲禁初不及仲卓元祐奸黨
碑凡三百餘人何曾有鄭孝先生哉垜音茶不音差
去聲鈔音抄楚交切取也略也若讀作去聲則錢鈔
之鈔矣臠音臉晉元帝公私交窮得純豚同以爲美
項上一臠似指豬言不指牛言然今亦有指牛言者
此等講究不可不知

又

宋尚默本藏書上二萬卷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

不取葉石林曰吾書每以爲法也南雷葉氏壻也丈
案稱葉爲内弟此明朝人俗稱也儀禮姑之子稱甥
之子曰内兄弟當改作妻弟見史記或婦弟見漢書
孟擧自云擧所刻盡送弟必不欺弟一言慨出百金
葬先友于皇文而謂吝一書乎其不送弟者必是天
蓋樓刊非守愚堂刊也守愚孟擧堂名讀五王列傳
崔玄暐少頗屬辭晩以非己長不復搆思專意經術
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吾兄以爲何如

又

韓昌黎贈太傅董公行狀開首三行大書曾祖仁瑜
祖大禮父伯良各繫官階於其下此即作文之定例

也故崔評事墓銘曾大父知道大父玄同父倚施州
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曾祖隋祖玠考絳河南少尹裴
君墓誌銘曾大父元簡大父曠父虬國子助教河東
薛君墓誌銘曾祖希莊祖元暉父播監察御史元君
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曾祖父伯陽大王父遐王
考晏卿與元少尹房君墓誌曾祖玄靜祖胘父巒河
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曾祖弘泰祖乾秀父璧夫人劉
氏曾祖子玄祖餗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曾祖行
褒祖懷一考平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曾大父延嗣
大父含液父穎唐故河東節度使觀察滎陽鄭公神
道碑文曾祖嘉範祖撫俗父洪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銘大王父融王父琯父乘息國夫人墓誌銘曾祖某
祖某父某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曾祖爽祖微父
蕭唐故校檢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曾大父承慶大父巨敖父訟唐故朝散大夫尚書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曾祖匡時祖千壽父迺虞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曾祖務本祖如珪皇
考岑父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曾祖玄暕祖景肅考政河南府法曹參軍
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曾大父襲夔大父殆庶父
如蘭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況曾祖廷祖琦
父良甫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如唐故朝散大夫越

州刺史薛公墓誌銘是然必其高祖有事足書非空
空名諱比所謂公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
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
是也弟特此論最久恨不縮地質之太沖先生續入
金石要例耳

又

鏤序果詳但四聲始於南齊周顒較沈約少前其誤
一梁武帝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非約語
特見沈約傳耳其誤二二百餘年不還衍正韻太祖
固不甚可此書實錄載之只看初學集正韻序亦知
其誤三予本上聲今作平者非此與離騷九歌等合

矣而違遊命天閽其開闔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
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以入帝宮兮造旬
始而觀清都未嘗不讀如余蓋字有二音善乎鄭庶
成曰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老杜觴日非論故新文
尚起予亦押入六魚韻其誤四上聲脫去二十五坂
止二十九部此近代俗書也不加釐正其誤五以一
序曰五葉而有此五誤豈不可怪此弟之生平苦心
數力晚漸有會盤鬱於胷臆間欲一吐露吾凡之前
者安得數晨夕乎皇明文衡有胡翰衡運論即萬一
千七百八十年分爲十二運今交入大壯卦之說雲
九兄上見其書元大德間曉山老人撰不知曉山虞

陵人姓秦氏弟以仲申論證之耳

又

將如李太白所云今日醉飽樂過千春然不爲折福
者以一日而三善得焉請具陳之第一闢高論鄉經
珠經只算得東坡酒經入文集雜著類中豈得標一
日曰經實以鄉經珠經乎眞不通必非黃先生之本
意也主一爲之弟謂昭明太子選離騷經明曰經矣
列於騷之目之下不敢曰經矣第二全中誦上山採
蘼蕪一首蕪夫夫如殊如去素餘素故凡十一押韻
雖平去相雜實今顧氏四聲一貫之義三百篇多有
以用韻尺約未出無四聲之截然畫界不相通貫者

也切以爲隔句韻大非大非第三枕中思明文授讀
必不出黃先生手果出黃先生手敢直標其父名曰
黃尊素乎竊以元好問中州集選其父德明詩目曰
先大夫不敢標名傳則用墓誌銘他人作者錢牧翁
列朝詩集選其六世祖錢洪詩目曰先竹深府君不
敢標名傳則謹按湯劍事琛徐參政信所作誌碣而
書之并六世伯祖亦不敢標名目曰柳溪府君而已
其得體如此憶邱季貞選淮安詩城標其尊人之名
曰邱安孫爲余懷心所寄諧直攻當燬其板且并追
還其已送人間老無令世謂淮安人不通邱氏子爲
不孝嚴哉嚴哉曾謂黃先生一代文獻而忍出於此

乎敢出於此乎請詳思熟復以答我望望

又

老饕無厭固見諒於知己得毋爲君家庵人所嗤笑
乎雖然杜于皇二丈詩云交道看童僕迎余有好顏
此千古未發之嗤也吾兄可陰爲我察句已童僕庵
人有倦欲之意乎柳曰我家老先生至如洛中待庚
節故事也程篁墩皇明文衡選其父襄毅公奏疏二
篇直標名曰程信亦大不是不得藉口黃先生却從
文衡中論李綱固守京城不是脫胎爲天津迎撫馮
留仙碑誌劉超宗一隅之見便不信此可憐可憐何
况其札奥之孫子哉

又

許遠誤記作雙廟而詩又不佳豈此老耄耶原不在古文名家之列但識見議論也有趣姑取數首作小品文字或亦無不可乎曾蒼山起寧都號詩國此宋時事也天水公作劉室高孺人誌書側室之子某某與嫡子一連以爲合子女皆繞於父而不分書所出之例妙矣及考息國夫人墓誌銘夫人嫡也是其所親生一男一女書出非其所生側室之子不書又添一例蒼崖太沖皆無覺得心花俱開只有學問有味牧齋知之而不盡遵用以合時目汪苕文夢也夢不見

又

夢硯齋似重出古人且有家諱自宜避之愚意作寤硯齋妙絕蓋寤即夢也汲冢周書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曰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云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然以說文解字寤一曰晝見而夜夢此硯非日日見之物而偶夜夢者乎此寤字實自第發之嘗謂本草解藥性不盡顧書解字義不盡當尋名手如鄭汝器八分趙秋谷行書寫之若杜曾昌宋曹惡賴極矣

又

新刊經解復閱一過春秋名號歸一圖宋馮繼先纂繼先九當作偽蜀朝人宜冠宋孫復之前乃屈居劉敞之後何也孟子音義宋孫奭案奭當宣公眞宗朝名臣屈居南宋蔡謨之後又何也宜乎東海云書不經某先生眼過譌謬百出貽笑人口罪過不小至總經解三字不通之至東坡端硯銘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按斤斧類斫木器也莊子運斤成風亦作斫未聞作笄也且徧閱字書無笄字竊以此硯斷送在此一字答我答我

又

通鑑考異引拔中丞傳是司馬文正時猶傳今遂亡逸惜哉今既不徵之於傳則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

萬春自當如茅鹿門作南霽雲三字爲是黃先生說非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用之字也字文法分明照應前邊不然果屬雷萬春南霽雲一人殺無根了文字未有無根者不爲許遠立傳從此爲遠辯白不載雷萬春事首尾後無一字及雷天下有如此文字昌黎不怕人笑倒耶

又

承問雜抄甚只以雜肴蔬今進侯堂者俎實也蔬菜也以一物共薦故曰雜今坡公作雜肴其可通乎似是趁筆之誤未可以出於坡便是金條玉律也忽思昌黎長女初適李漢更適樊宗懿金石要例載之非

實死而後嫁乃出而再嫁於樊者果爾昌黎死後漢爲文集序自稱門人且云辱知最厚且親於韓氏絶矣猶曰且親乎更奇者唐書李德裕惡李漢以漢之友壻蔣係出之外吏係即第三女之夫故與漢曰友壻昌黎死時三女尚未字人後乃嫁蔣係係名乂之子也皆見唐書此時昌黎女更適人久矣猶幷其姻黨譏之乎可見漢終始以韓壻爲重何如當日不出之乎乞爲我一解

又

牧翁曰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錢考功皆於杜老爭勝毫芒初不解錢仲文何以當此今讀載酒園詩話

方知牧翁之推贊不謬也雖然黃公却不極推嘉州自不是且云高勝於岑豈其然嘉州抄絶頷負觀功遇之長安勸人誦法嘉州爲第一且云學杜尚有流弊嘉州無弊載酒園詩話取譬語皆絶佳可尋味之學詩舍唐人而直趨三百篇猶學道舍程朱而直宗堯舜此病狂之言也以爲絶代奇談者反辭耳吾兄豈未解耶五七言古一韻到底者之法馮定遠先生所謂聲律相說是也日從事吟哦大有見解比復吴下阿蒙向來大言餘事作詩人者所謂鄉但未得酒中趣耳

又

百忙中不妨措思若幷不思則非矣晨風蟋蟀皆指詩人而言誦毛詩白文可知自傷留滯去關東去字不是易以向字亦本等唯老字又屬一層意思可加細思他日面語未有不躍然者校太僕集有名介者字安叔其元孫也元孫之子爲五世孫名顧廬字甫吟冒籍嘗熟中癸酉鄉試文人有後須始得知以告同好者

又

吾兄講貫學問字字當行而吟詠性情頗不相及故不憚屢次苦口變顏以諍不意吾兄津津然甘舍所長並玉溪生詩自有仙才自不知者耶良可痛惜不

得已聊就來札對唐宋之分何嘗不在古詩但古詩沾些宋人氣猶可若律詩一見令人惛唐無競正等字面入律詩子美聖俞家有其書從來東而不觀近人詩最愛者父執杜于皇如欲看自洗手呈覽叅合唐宋金元而出之是牧齋宗伯貌顔似宋而中有絶調之作每讀不忍釋手安得向漢王抄其詩註來耶前陶李云牧齋詩不如文非也詩能用意文戰染不能本色排比不能單行却讀書多歷年久有一段精氣結裹而成不可及哉詩第一氣骨次則風調宋人詩有風調乎試看琴堂何羨王堂榮何等意思拂水一枝猶未長何等風致加以彩鵠蘭橈分舊雨朱樓

緣兵鬬新晴何等神理果能篇篇如此句句如此老弟不勸吾兄成爲詩人卓逸一時爲吾黨之光者非人也死罪死罪

人

承詢大加討論謂當廣韻以其備也作詩須韻會以上平十五下平十五上聲三十去聲三十入聲十七適得古今之宜若廣韻上平卜六下平十六上聲三十一去聲三十三入聲十九今作詩者運用之乎即宋禮部韻畧上下平上入三聲同韻會而去聲三十一今作詩遵用乎惟今俗本韻書上聲二十九屆去二十五拯則不可從耳後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

生背汗浹出錢牧翁所謂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眄睞有異耳不知新城王侍郎何以偏掃幾無一足取正恐能詩未必通韻學也又若小韻凡例云平水劉氏上平十五韻下平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七韻黃氏韻會本之只查韻會看便已

又

鈍翁文畧一摺閱竟同嚼蠟無餘味柰何但有一事可感者汪氏族譜序古者宗子之妻死其夫爲之齊衰三年今令甲無是也弟代易其文曰宗子之婦死其夫雖母在爲之禫今令甲無是也今新刻本果如弟所改不可感乎吾兄可覓類稾初本對之獨五服考異云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曾與王篆兄弟笑古無此服制而正公杜撰答或人論祥禫第一書云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凡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二年而祥之說也尤屬妄謬嘗作二十八月與杜氏通典合杜却不曾據喪服四制唐雖有王元感主三十六月已爲鳳閣舍人張柬之蹴倒所謂元感論遂廢是也汪何從而知其所據乎總之通典新唐書不熟當時不曾與之言遺誤到今冥冥之中負此良友老友山右傅青主先生顧寧人極稱其識字却盛稱方日升書自勝正字通妄語然須黃氏韻會原本一對方可決彭城家正原本也

又

北闈策題達震陳櫟衛湜之於禮記皆篤守紫陽者無論衛正叔之於朱子邈不相步達震二字係傳寫之譌乞吾兄爲就禮記大全衛是書所列先儒姓名一正之就一事直窮到底勝凡覽涉觀萬萬也邢子才曰誤書思之亦是一適或曰誤書思之何由便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朱子曰此言雖戲實天下之至言也吾與兄約若考不出達震二字吾兩人亦不勞讀書也陳祥道禮書有拜儀上下二篇眞曠代奇作吾師乎吾師乎三百年無此等人矣

又
顏氏家訓曰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
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
乏天才勿强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
吾徒之藥石已也王深父以鄭州刺史李翱乃另一
人抄絕抄絕古人識見眞不可及也何則蓋新唐書
李翱列傳傳其歷官最詳止出爲朗州刺史又爲廬
州與鄭州刺史之說也自另一人今魏叔子杜于皇
以昌黎送李愿爲西平王之子李愿何異說夢又另
一李愿隱士也凌虛臺記首句云臺於南山之下自
然是臺字言此臺在南山下下四方之山云云又推

闢去說細細體會自知不知何人改臺作國此非口
舌所能辯荆川鹿門皆云此記於太守少同譏試考
太守何人於東坡何嫌而濡揚之而作此議論便是
讀書論世之學吾兒從此等處逐一理會何如
又
方山子傳方屋而高四字妙絕不知何人改屋作聳
按幘崇其中者曰屋故後漢書輿服志未冠童子幘
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句巻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
東坡豈有一字無出處耶古人文可容易竄易耶遑
景樓記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立表一事下漏一事
鳴鼓一事不知何人以立表下爲句不復下文一人
掌鼓一人掌漏又什鼓決漏耶此豈出黄先生手筆
願明試我
又、
昨幾夜不成寐矣長淮大河之英靈節孝文晢之風
未不絕於世間鐘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可不愼重其
軀耶爾雅母之昆弟爲舅舅之名亦古但先舅二字
不見古人有不如用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稱曰
舅氏顏寧人先生爲于確萬當因致國語公父文伯
之母何吾聞之先姑註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又曰
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舅二
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昆弟者又爾雅姑舅在

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黨
矣此等講貫實實知絕無非吾兒雖我亦不及窮析
至此也
又
雖大齋公集序編輯一一字非是按邊幅出後漢書馬
援列傳謂隗囂語耳邊幅指布帛言耳江君于愚嘗
笑其文多別字可恥可賤或曰文章全在道理氣格
不在一二字句間則請質之吳下人不必古也艾下
予亦上林子虛兩京二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
撿兔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一
字出於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此等語話罷不容誅

班固賦曰兩都張衡賦曰二京無兩京名目揚泉物理論云平子二京文章卓然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可見古人稱名無有誤也通考指文獻通考而言乎今學究是何人能據以搜索亦可謂通達國體之人矣類要是何書至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此則愚之獨解非南英所能知南雷先生云艾千子與王李只爭一頭面然有見如不讀唐以後書邪說也詆上林諸賦又寧正論乎均宜服上刑

又

東坡策斷下僭立四都其實遼有五京臨潢遼陽大

定析津大同當坡作策斷時五京已備豈四都乎而謂黃先生一一能道乎恐未必爾若　齋先生則不可知蓋知先時黃石齋祭禹陵南鎮於內閣問前代奉差何大臣一一答之不差一箇聞者大驚因舉他處以難亦能詳對此萬季野謂黃學問斷非錢所夢見決不敢信者也有志之士務在審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擧也

又

李商隱與陶進士書常自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按忠肅謚之最美者言我已生而得美謚矣何幸如之善今謔今正義山輕薄之故態乎衡波傳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懷音槐與他河墮協如何不引

又

虹考去後考得緯書河圖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書符瑞志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非黃帝事也陸氏記誤且星如虹非眞虹若眞感虹而生何不用宋符瑞志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

姚墟乎又考得春秋演孔圖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制赤雀集無虹字面陸氏復記誤弟此等考證辯析在古人中亦屬絕學不論今人不識吾兄信及否所謂虞翻得一人知已死可不恨其在斯乎鈍翁不足攻生平所心慕手追者錢也顧也黃也黃指太沖先生顧指寧人先生贊我觀書眼如月何敢當何敢當又覆不一

又

文鈔一本不曾卒業聊就其序指摘之此正揚之類願爲我作正正揚焉禮記說義纂訂序楊公獨能考

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訓故按西漢有伏勝東漢有伏湛皆於三禮之學無交涉豈鈍翁別讀人間未見之書加我輩之上邪傷寒書序夫庾跗扁鵲之徒按史記扁鵲列傳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臾附應劭曰黃帝時呂氏春秋上古醫曰苗父中古醫曰俞柎周禮鄭氏註岐伯俞柎陸德明曰本亦作俞柎然則必無庾字之理或曰安知鈍翁不別有所本試問上三書不足據而以他雜書籍口乎其爲別字無疑古今五服考異序一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此句大非傷天害理下文五可疑愚皆在京師歷歷與之辯久折其角安安得而

陳之泉部事畧跋序夫舜因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誌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按信傳信疑傳疑出公羊傳文不過如夏五闕月字之類非謂舜因堯太甲誅伊尹此等傷天害理之說聖賢不辭而闢之者鈍翁讀書多不諳文理難言難言又舜因堯太甲誅伊尹出竹書紀年此非書邪公尚書方謂之書邪且尚書無此等言又何待云鈍翁真是癡人說夢詩說序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按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安得謂二家至唐始亡耶又經籍志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可改曰自隋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已亡其區志序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踰字不可解按禁傳傳勝孔徐州南至淮揚州北至淮蓋以淮水爲分界非如今淮安府跨淮南淮北而有也隋煬帝詩惜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何等工確不可移易吳逸民傳序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北吳是也按史記吳世家北吳作虞仲不知鈍翁讀何本史記乃有北吳字而又序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按近代二字誤朱子集註不知史記索隱以虞仲即仲雍是唐人久作此解

矣篆隸考異序古人之書其字則大小篆籀末按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漢人稱爲籀書又謂之籀文豈得二之邪是非一一教我毋謂我老耄姑聽之而棄我也

又

聞諸牧翁云樂府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唐人詩十五嫁王昌王昌且在牆東住當另一王昌風流艷美人也必非襄陽耆舊傳之王昌傳云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昌弟式爲渡遼將軍長史婦尚書令桓楷女昌母聰明有教典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

後楷子嘉尚魏王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以其小
嚴固不聽善耳不須持枉犯人家法其畏如此古人
同姓名者最多陳鶯坐且同字同時人矣袁宗安遂
宋既庭之言曰荊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
編出陳元素手者非其原本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
寄自知之

又

魯氏曰有識汪先生以史證經者汪復之云云萊按
昉夸引文王箕子繫辭引顏氏之子此孔子之以史
證經也明夸引箕子泰引帝乙歸妹引帝乙隨引王
用亨于西山升引王用亨于岐山既濟引高宗伐鬼

方未齊引代鬼方此周公之以史證經也惜堯峯下
世不及以余言告之閻子讀至此不覺笑曰惜石林
下世不及以余言告之孔子時尚可分經分史周公
時有何經史可分此學問源流一毫不明白之論吾
兄試討論之

又

習石塘謚襄愍非襄敏也純翁誤記亦猶涇陽李世
達謚敏肅錢牧齋誤作愍肅乎六經二字見莊子天
運篇孔子稱六經老子亦稱六經安有讀書人上據
莊子天下作文不考及天運者乎傳經堂記是也

又

南宋詩人有永嘉四靈曰翁卷字靈舒曰趙師秀字
紫芝亦稱靈秀曰徐照字道暉亦稱靈暉曰徐璣字
文淵亦稱靈淵無所謂徐靈照也至李天奈何事見
見葉水心集徐文淵墓誌銘故當正其誤曰如徐靈
淵李天奈何耳第最笑京師中一人曰我先生安得
錯我先生高於錢牧齋遠甚繆之甚者也第極推服
黃先生與牧齋寧人鼎峙何嘗有第四人何嘗很於
百年以內人物然受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天下後
世有人不致欺亦不能自欺本心也當與吾兄共勉
之中山程氏以安鄉侯程昱為祖自與新安程黟不
上奈程篁墩博極羣書者也尤精考究其所取則以

開元十六年李邕撰程長史碑曰重安侯嬰即忠壯
公靈洗之孫猶生育生晢晢生知知生大辯林寶
元和姓纂曰大辯實非徙中山忠壯公其五世祖也
果爾二程出自新安亦可故第此一篇文字且輟簡
恨不使黃先生聞之

又

玉谿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豈吾輩所能企及往
嘗受楊孟載和義山無題五首以為逼真義山矣久
之覺義山天女仙骨藏於鉛華之內孟載猶凡胎也
上之遠矣唯錢牧翁和吳梅村艷體四首神矣聖矣
義山後生無以加之矣七百年無此詩也可即列朝

詩有學集無味之爲忠憲與葉園適書大塊百年卩
罵爾相遇毋相孫負也有味哉其言故老弟不惜苦
口饒舌于吾兄前也

又與石企齋

昨讀馬公驌繹史列莊之學公於古今樂錄稱莊子
爲齊人也下辨曰周蒙人屬宋不屬齊不覺吐舌此
老學之確如此鳳陽濠梁爲其游覽之地曹縣漆園
爲其宦游地俱不必言新唐書亳郡蒙城縣自註曰
本山桑天寶元年更名唐何以名爲蒙城不可得而
考矣向劉超宗嘗云池州青陽縣有長白山范文正
子孫繁衍聚族居於此有譜牒乃知長白山在此第

與之辯曰長白山斷斷在今濟南新城長山四縣界
上文正當日讀書於寺中不必云其子孫最爲繁衍
安知不是其一枝流寓占籍於青陽妄指青陽一山
曰此吾祖讀書之長白山乎今寶應現有文正子孫
范姓爲秀才現有譜牒言湯亦此疑耳吾輩當援古
以證今不當以今而疑古耳孟子游宋宋稱王當在
慎靚王三年癸卯莊子書亦有宋王之稱似莊子此
時尚在然莊子書多後人羼入非一一出其手筆不
比孟子故昨以孟子游宋不相遇莊子者以莊子既
死以往游他方耳莊子書云惠施爲梁相莊子曾游
大抵在孟子三十五年游梁之前孟子在梁止一

年餘惠王死襄王立孟子往齊矣凡孟子生卒年月
攷朱子云莊子僻閧至於梁而止不知其書自云游
梁也騰口說多不確安得面一傾吐之

又

於理無礙但以訓詁言之不可鈔鈔兄已就上子靜
船矣可見吾兄心服而口不然弟謂士夫不能陶鑄
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頗自反而欲不敢對吾兄
也謂我欲亦博逸加朱子以罪不敢不敢但林守朱
說遵若金倴王律莫若顧麟士昨見其詩經說約謂
朱子於狐貍貉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
三物也而謂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又言朱子宗何

作此憤憤乎此等出信朱子口當如何責之竊以不
直則道不見吾以明道也豈議朱子乎總之謂吾書
欲無所不有志在駕軼古人此眞不見聯高之言也
謂有意翻駁朱子則決不敢素愛禹定遠之言今人
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信孟子不如信程朱弟則信孔
子過篤者耳

又

魏叔子有言胷無新得數見高人無益此弟怕見吾
兄也又言奇文無共欣賞者如癢極不得搔此若難
向與儻人說此弟思與兄相見也又言古人相見開
口便有到心語也此當與吾兄共勉之未敢以爲能

何如何如。好友為何聞太守蘇客來辭行弟以河
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為記已力任一命道州赴任柳
州以敬大守草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
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
餘年竟無負之歸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
守俾葬二柩於其祖墓之次下古高義令人感泣尤
奇者發端於小孙令讀鄉若宋書勿漬此上不可不
一言以紀載也。

又

尊論云此亦古人同文之一端也同文謂書之點畫
於聲律無涉何不用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名解作字字古曰名今曰字）瞽聲音諱曰達六書之文字
五音之和瞽史之職也故九歲則以屬瞽史且讀諫
時學李少書自知古無叶音之學為精確寧人書亦
非四數升血讀之不可弟莘鄙薄道學先生不博學
如讀壽劄記云漢止文帝武帝宣帝加孝字何異說
夢何異見鬼漢代皇帝諡有孝字唐書顏真卿傳奏
疏曾台之唐書道學先生那裏看須知漢書也該寫
目并哀帝平帝皆冠以孝字也

又

昨承教後又取韓作讀之文真妙竊以改作即以二
雅之舊人如家父凡伯亦云老矣而獲者南山瞻卬

之詩何為今不作也貼在平王宗周之初為終平在
位僅十一年家父凡伯想在世上況又加以老矣二
字元少真抄舌但作板之凡伯不如用作瞻卬之凡
伯何如此猶想像也若鑿鑿可據之舊人莫若衛武
公和四十二年佐周平戎平王命為公又後十一年
即平王在位十三年而薨不當云此會作賓之初筵
之衛武尚在亦不復為雅詩乎此等死證運入文字
中尤妙或曰何不及抑抑威儀詩但序以為刺厲王
厲王已死安容追刺之此序之不足信也或曰炳燭
齋隨筆云幽王八年衛武公相周作抑戒詩此似近
代偽書不足污吾輩齒牙也非吾兄教我不克闡過

謝謝

又

恩制賜食于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此題最古經
品彙便改得時氣不必言弟柳嘗細細考究參以舊
唐書張說傳答徐堅云方知每日在麗正殿皆賜食
不須家人送食此成一代之制故曰恩制與偶然賜
宴不同賦得林字十五字為一句其日賦詩時適為
賜宴一一指帶一指暫字字不苟如此張說卒于開元
十七八年通鑑不載何也乞考以示我向有釋地餘
論謂察之職白華毛華不涯山一一日行一百二四十
里且三周其山為長兄引曹操追先王於當歿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可謂神速除此外更引證一事來
弟不能答今日讀夏侯淵傳注引魏書曰淵爲將赴
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
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三日五百是一日行一百
七十里則晉人自寡戰起勝而逐齊師二周華不注
華不注一點點山兒三周之不多特也可爲抄證書
奉問紫函賞之何如

又

地理三條抄可解頤第解雪宮章亦默許其禮遇之
隆說吾兄引孔僖對章帝云云折之確不可言自孔
氏爲答鄉里人語抄甚但子路歸魯視其家意太鑿

子路自不妨有歸時耳由卞人也卞今泗水縣在曲
阜本以闕里二字證家語爲王肅私定空中寵覶無
可躲閃快快

又

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
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
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
則施吾兄屢下問僕妄亦盡其所有以告忽思孔子
老而不教死無思也之語于我心有戚戚焉又大戴
禮記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
謂無業之人矣因自命其堂名曰老教堂如宋陸放
翁老學菴之義不識吾兄以爲何如果爾是此堂爲
吾兄設也

與劉紫函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
諛我者吾賊也是故君子隆師親友以致惡其賊欲
努步後退思只將且道字亦非至于道不相配合新
增一段仍然刪去何等爽利何等含蓄所謂存及未
死得聞高論者也謝謝天水札子馳覽意思會可即
措諸侯朝于天子言亦爲諸侯如何云頗爲小相相
隨諸侯朝天子之介也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
末介豈是亦親身爲諸侯眞不過眞不通陳介看云

李彭山本極熟禮不如鐘故翁直詆其杜撰不楔是
即當焚棄也此等學問源流窮年累月講之難盡奈
何

又

天子諸侯皆有相而會同則諸侯朝于天子之禮固
禮所載皆是至春秋凡書會書遇皆譏焉爲其非王
事也亦言志于夫子之前不言其常而言其變耶至
謂二子豈妄謂周天子與之一諸侯則顔淵問爲邦
而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是何言也且曾點所以非邦致問夫子明許以爲
諸侯而何立言不當與之相反

又

春秋經襄公六年秋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滅亡之道也范甯註言非以兵滅也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享其祀故言滅後晉武帝太康二年賈充薨其妻郭槐輒以外甥韓謐奉充後博士秦秀議曰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甥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大清律曰其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乃聽收養卽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條例曰一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同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并不許乞養異姓以亂宗族

又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匆匆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謹覆

又

韓昌黎祭十二郎文十二郎韓之姪也文自稱季父愈此卽所說令叔可稱名之證也祭女挐女文女挐韓之女也文自稱阿爹阿八此卽所說尊公不宜稱名者也豈惟父卽姪孫自亦不名祭滴文曰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盧於滴爲叔祖母以異姓故別曰盧氏昌黎行十八對女曰阿八者一十字也闕湖遜民卽書中之應廷吉字棐臣者也慈谿人天啓丁卯順天鄉試舉人與史道鄰同榜故稱同年忍俊不住書中處處露出且暨北話侯石二兄聞范問爲何人手筆可以定吾兩人之優劣矣黃山谷見蘇詩後騎且勿驅前山正可數曰東坡不死百詩不死

又

吳存古大哀賦已有聖安之稱作於丙戌也紀年又稱赧皇帝不知何人諡的赧與聖安俱不確此君非朱姓乃福藩逃難侍衞私擇一人以充福世子弄假成眞耳竊以家既有之國何獨不然可勝浩歎賢壻定默喻此意

又

賈讓上策當日不曾行行則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矣屯氏河絶不絶不要緊要緊在北決於館陶溝洫志兩篇決於館陶夬館陶則從渤海郡章武縣入海

即今之大津衛即書所稱漢以後宋熙寧以前將千年入海之大道此須合地理志水經注觀之班固敘傳述溝洫志第九曰成有平年何嘗不以成帝河平紀元爲盛事與宣房一般至河河成二年而決後河成九歲而決乃河決之常事未嘗抹煞王延世之功也安得面一指抹乎昌黎三女見皇甫持正所撰文長女嫁李漢次嫁樊宗懿次女俾陳氏三女并未聘蓋昌黎死二女俱幼也後考唐書方知三女嫁蔣乂之子蔣係有文名見唐列傳今之宜興蔣家正其後也家譜畫然可稽來明季讀閣一本此書第一次張縉彥題第二次李明睿屬妝點粉飾總不足信已被

蕭震特疏參處但也有些好處此萬季野所以不廢也

又

異哉晨與檢註疏喪服小記獨脫落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張舍丁豈無他本參看索爲全書公跋太歪今不歸乞將鄭註聆所歷歷誦者鈔示來并以時賢意見詳及之僕嘗笑人不好學不好問豈容自犯之耶聆云單子字未必指女以禮記儀禮皆稱女子子或女子也此最高明之見但曲謂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豈無女子在內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非女子耶論語以其子妻之直指女矣

又

孝琓鄭註子兼男女辟亦未爲不可但今之時賢執此句爲吾妾現有子吾故爲之服此萬萬不可唐開元禮妾無服司馬文正書儀朱子家禮及明孝慈錄寵妾而作者妾俱無服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王莽文曰令卿大夫絕凡服其餘親莫不競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故可謂刺心之論

又

李本寧先生跋來禽館帖曰舊史氏本不善書亦不善鑒無纇癡一毛令坤明都煥此石梁館所爲致嘆于竹西者也

又

錢遵王講貫之精不必云學問之博則未也如汲齋有學集載與遵王書云如何蕭欵腊事但文旨云寓遮叫閽則此易容有之但不記所自出耳錢牧齋老盡健忘不足怪如何遵王顯然聽其流通不爲天下人笑破口邪何蕭無欵腊事乃爲南王放見漢書鮑宣傳遮道叫閽四字見柳文陽城遺愛碣亦卑用欸鮑宣可隸事遵王并班書柳集不讀矣可博嚴一笑

又

唐方面官有節度使有採訪使節度使統兵乃鎮將故稱其鎮如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是也採訪使非鎮將故其稱但曰某道如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是也然採訪不言鎮而節度亦可言道據屢見之如天寶四載謂王忠嗣兼領兩道節度制是歷要害悉列置城堡六載謂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號矣十四載謂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此知謂節度使不可言道者非也致唐制太宗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云云玄宗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共十五道各置採訪使故山南江南等可

稱得其道採訪使而節度使止名鎮不名道也此皇時文名士所知未自執己見不直則道不見道固如是互質情一覽笑之不可示人項聞吳嵩山選考卷及此叢錄之去公室文是載綴自記即不安議論荊山駁之王之亦是先儒已以者意只在遵朱子集註如金條玉律一字不可搖動耳寬哉寬哉荊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贈貴同作僕之畏友乎眞令人心折氣盡

又

臨對頌暢歸查玉海無所爲芙蓉宮殿門闕者老杜芙蓉別殿漫焚香乃曲江芙蓉苑意其有殿故曰芙蓉殿豈有此處會百官而勅賜櫻桃乎老杜千門下省賜櫻桃昌黎于直殿衙賜櫻桃不聞有甚芙蓉闕也乃虛字面點綴耳此千年未經拈出者

與劉頌叔

昨承問詩有句對法淸晨起檢杜詩如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此露對雨成對生自對法也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南對西九對十亦自對法句狗黃牛峽朝雲落雨祠黃牛對句狗暮雨對朝雲羈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詩八篇也棲也愁也二字自對內十也四也三字自對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四也十也二字自對飛也騰也二字自對氣色皇居近金銀

佛寺闇色對氣銀對金各自爲對社稷堪流弟安危在運籌稷對社危對安知仁才有數先落意無窮仙對神落對先毛骨豈殊參馬良猶至今骨對毛良對馴風塵遙放地江漢哭君時塵對風漢對江凡十條是覽可以推類而知其餘亦可自己思路得對偶處矣古大云夫人目之所及不百里而天地之際合及至百里以迄千萬里未嘗合也其去之乃愈遠此賤勝二句之所本也文可以入詩但要融化耳

又

考萬歷六年潘司空季馴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陳瑄遠比賈魯無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決范家口水灌

崔城全城幾奪又決天妃壩尋塞治之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寳等處皆患水災以按臣牛應元河臣楊一魁言患少息天啓元年河決王公堤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匯成巨浸郡守宋統殷等力塞王公堤患始殺焉所云蟻城而居者即余幼聞父老亣人在新城西門城垛上垂足洗滌是也安得云潘司空治後無水患六十年之說大抵司空成規具在縱有天災縱有小通變治法不出其範圍之外故曰河防一覽爲平成之書云

又

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杜氏無註林氏註云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安得以其南字懸揣有南北二史官眞妄而謬矣太沖先生序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南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此何異于送死且與自已飯管人家閑事乎太沖之徒麤此其一班

又

明一統志如皐縣本漢廣陵郡地晉分廣陵五縣置山陽郡時已有如皐縣莫知爲縣之始隋初省入寧海屬江都郡唐析海陵地置如皐鎭南唐復陞鎭爲縣屬泰州按此即邵詩之所出但查晉書止云晉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而已說不詳詳則見沈約宋書宋書云海陵郡晉安帝分廣陵立領縣六曰建陵曰臨江曰如皐曰寧海曰蒲濤曰臨澤又山陽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領縣四曰山陽曰鹽城曰東城曰左鄉無如皐屬山陽之文且沈約明云如皐晉安帝立安得云莫知爲縣之始眞不通安得天順朝臣泼尋全史地志之理然則作詩者不必與之言

與沈敬存

承屬將陳大士禹疏九河一一駁正今請駁之提比

云外國之人爲患中國外國之水亦爲患中國最爲奇妙而艾南英批曰鐵何也中國之水亦常主合外國之水流或主分不知何以見得且外國之水必指河言昔人云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此不竟說反乎中比云至于積石何以不分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西北七十里水經注云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此地距九河入海處不啻數千里何故分又何以分得眞眞說夢至于王屋何以不分王屋即太行山別支之名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八十里此山安得有河謂此山爲濟水之源則合矣而至大陸乃分者大陸在元邢枘深二州之地俱今直隸孔

安國書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兖州界平原以北是若將大陸二字改爲平原則合矣至南英總批曰中二比詰熟河勢眞眞究哉又曰此九河入海故道禹特疏之而已亦非導河自積石以下開天闢地直至禹始如此豈禹之前有甚故道乎幾於見鬼善乎元人于欽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夏允彝曰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始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

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愚謂若將此等議論做禹疏九河文眞正古學眞正經術可以爲三百年制義之光數千年聖經賢傳不至爲窮措大弄壞試問有誰能見及此者唯有仰天太息而已以俟百世聖人耳先質我執友石二兄倬塤石梁劉子達則應敬存之求也

又

劉克猷禹疏九河文讀之甚佳非一切時文所及但有小小謬處亦不可不指摘出如漳以汾衛來矣汾發源管涔山至平陽滎河縣入河不入漳衛在禹貢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亦不入漳若今衛河乃源於蘇門山者又一衛水然則當改作何語曰漳以清濁來矣漳有清有濁清漳入濁漳濁漳然後入于河至今漳自入海矣水道變遷如此海雖遠可以徐達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在今平原鄃邑北至滄州逼近海安得謂之遠乎決九川九川九州之川於九河不相涉中二比起云史謂禹之治河自龍門始者不知此導河序次第之文也而非其功之所始又謂治河自冀州始者不知此禹貢尊京師之文也而

非其事之所始鑿鑿名言眞與經傳相表裏可傳無疑雖然此猶第二義若將河何以分而爲九卻在此地說明水之性地之勢則天地間第一義矣豈經生所能及哉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潘司空季馴語也實自宋史河渠志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殺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來貌謂經綸大手不從屈首受書出哉錢相國士升曰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每誦其言而三歎之

又

斜兄桓弟此篇萬無可疑者不特前人歷歷辯證僕亦有謨著至七公子爭國無大優劣其說最長非由

陳不可啟公年譜鄭為歐陽觀元配非繼娶果少二
十九歲此亦疑得好服服表明云觀少孤力學故晚
婚乎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
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夏小正丁亥
萬舞入學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
聖先師迄唐不改遂為萬世之定制韓昌黎詩多情
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昌黎以古文為根柢詩為雕蟲
小技不比老杜以生平全副精力萃於詩故詩云詩
是吾家事韓杜之言如此故曰詩可以觀王孝逸事
見文中子王孝逸陳留人先輩之傲者也然而白首
北面於文中子文中子十五而為人師豈以年哉明

羅圭峯西涯之門生也其稱壽之詞曰白頭王叔騷
北面致徐徐正用此事葛生蒙棘蘞蔓于域毛傳域
塋域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云居墳墓也百歲
之後歸于其室鄭箋云室猶冢壙此衛先生以詩為
婦人臨墓而作亦非無因但不如僕駁正之尤確

與劉超宗丈

博考羣書舜之時禹征三苗事頗夥其說干戚舞兩
階而遂服者則韓非子也淮南子也今一槩抹殺如
左氏僖十九年傳文王退修教而崇國豐而降何以
解焉一念感人動物後世尚有見大聖人乎只言此
時三苗丕敘那有弗率之事或可然苗頑弗即工亦
難解頗先生精思詳慮彌縫其說使無憾則幸耳又
考禹錫玄圭在堯受命神宗在舜相距年頗遠必難
以向之丕敘關後之徂征也傳曰三苗負固不服乍
臣乍叛似獨得之前語非聊札尤非郢好白攻擊其
說此亦一端也鈍翁類稾已覓得一寓目不但不及
叔子并其同儕中葉子吉方諸亦不及横得重名非
進賢冠及蘇州人之力乎為之貴絶鈍翁有說鈴一
帙皆記同時交游之人之言多黨同護前語不肖人
書其端曰羣兒自相貴耳或詰何解曰出前漢霍光
傳先生忽自為王郎作與圖書序日不待請而得之
何幸也覗亦將援例以請矣都超無聞高隱者輒為

辦百萬貲不肖之于人著書也亦然雖無百萬貲然
心則不啻過之矣

又

白忙中簡野客叢書云唐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
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視兩漢不啻數倍當時詞
人見於歌詠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今日俸錢過
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十萬正十萬貫也先生以為
然乎抑别有證否宋陳振孫以水經所敘為鄙誕全
無憑據何也豈不足信乎乞示陳壽進諸葛亮故事
表云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
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

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此段與先生舜傳禹無人心道心等語相表裏的的高明之見難以言傳鄭氏言之而未妙安得先生暢言之而見妙乎

又

來札云舞最在後當升歌下管之時尚未及舞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云云又云下管象舞大武當下管象于堂下即舞大武于庭中不得歧爲二時此報或曰歐公不信河圖洛書得一參倆與己同輙喜不自勝子得彭城先生爲知己反攻之可乎余曰此愚之所以報先生也不然先生愛小子何如教小子何如而小子故隱匿之以自欺其本心哉且此曾足損先生之毛髮乎或者慙而退并次其語以報先生蚤凉萬唯努力二帝三王實鑒臨之閒絳雲樓作史羣鬼皆夜哭且見形焉以刪成案而不公也若此書當何如哉不覺落筆一笑

又

今日清晨方敢取達于淵長橐讀之音辯長箋三誤益信 老爲不邪之典不特此也泗受沭水東入淮長箋譌爲沛沛出遼東塞外西南入海于淮曷與哉他可知矣但云古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後易濟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淮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河至漢曰徙而東者也不聞濟爲河奪漢遂獨尊之說于所詳示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曷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多水亦有達海者曷爲不瀆不經中國不得列於川也大界如鄙吏得故人手札及爲人解一結或不啻清風至耳笑上彭城先生

又

昨閱集聖賢羣輔錄以王霸封淮陰侯頗訝其異及歸檢後漢書乃淮陵侯非淮陰也註云淮陵縣屬臨淮郡唐淮安郡即唐州隋又曾改桐柏縣爲淮安古今郡縣名有三淮安矣二十八將功次云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陽乃陵字之譌

又

偶思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如笛而六孔豈徒執爲而無聲乎質諸家大人家大人曰汝當博極羣書以釋斯惑因考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註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註云內舞去

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註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小舞者有聲明矣書以爲助所關似非小也

又

連百忙中又細讀虞書數過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與策欽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截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水土豈特格文祖後即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平水土者錄其舊績兼百揆皆勉其新功即稷播穀契敷教皐陶明刑亦中命其舊職而

已數下合一段孟子解非至此始爲是官也蔡傳精確者已萬不可易況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誤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誤此愚之所以欲博極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既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辭之決抄抄敬受教矣

又

四六比畨洗發得明白委曲毫髮無憾然非小子一點先生恐無暇及此聖門起予助我不端在今日乎泗水出乘氏此出字乃孔穎達疏尚書所加班書句註原無抄哉抄哉漢書未可輕也陳氏譏水經謂其全書不指泗水大抵昔人多輕水經似自蔡中默始引入經傳耳此書斷爲東漢和帝以後人所著出通典以爲成帝時桑欽大非

又

十二日至塔莊掃墓并看梅花奈爲雨上丙舍中闊懷欲絶忽捧先生手札及評駁拙卷喜極而涕虞翻所稱一人知己死可不恨者舍先生而誰哉潤色詞令吾未之敢聞發經史哉庶幾焉但葉公好龍舉世

皆然即漢廷兩司馬一遇一不遇遇者靡麗之長卿不遇者質直之子長亦可槩見矣承教敢闞二字不可用極是此不肖讀牧齋文不覺受其筆底者即拈破二字敬謝教周官經有正月正歲之別正歲建寅正月建子非妄用但先生謂語氣松了恐人謂持論不堅不知是指何條以此標題稍易不了的知耳容面領益杜于皇言吳梅村嘗云吾于五七言見于皇金焦詩而一變竊疑其言爲謙兒達自十皇或加粉飾今購梅村五律徧讀之不及于皇遠矣豈惟于皇即不及于皇者亦不及焉向來爲其名重遂壓折耳牧齋古文名最重獨不肖以爲不佳蓋古文宜本色

而敎齋則點染矣宜罷行而敎齋則排偶矣其于詩厥有原故此老亦自負不似謙謙于古文也向見先生以鵞毛管印紅圈子于古詩上以爲選得精當一吴未能辨此安得爲我一選陶菴錢吴諸詩乎

又

而中已將十六字大肆發揮只言其有依傍非能鑿空譔出者不似鄭氏幷十六字亦罵倒太武斷矣魏疑叔謂今天下有不可少之書二與化李廷相南北史合註仁和吴任臣文學十國春秋當孰顧處士祖禹方輿紀要愚謂此史也若經著述則鄒平馬宛斯繹史中儀禮十七篇太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眞可超前絶後安得有如大手筆者將此作我弁言予義仍集序果佳他文遂不稱數過而後得之甚矣吾之鈍也幷聞以志愧

又

註綱目地名者乃一明人案一統志註之若一統志無壽河故云未詳此不足怪獨怪胡三省註通鑑其於地理最稱詳確于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註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此今日顧景范黄子鴻統爲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杜海塘備載范文正條塘方畧眞正有用之書我問出何書景范曰從范

文正文集攖記一篇文字錄來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又郡志人物缺載頗多如列女則楊國夫人梁氏見趙雄所撰韓忠武墓碑在靈巖山下壳偶見郁根矩見三國志俱宜補入

又

王汲公不肖素所弟畜者尚唯其直言是受況父執如先生者乎汲公之言曰潛邱劄記此固後世左補闕右補闕左拾遺右拾遺之所由始乎何不將右補闕左拾遺六字剷去僅存左補闕右拾遺此古人之互文也互文者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曰互文不肖跽而受之其虛也如是願先生勿疑不然特論不堅不在小子而在長者矣

又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傳以爲帝堯蔡傳以爲告成功于舜舜即堯堯時尚在而舜攝也此明白瞭然可見先生疑端必有所起願告我至竄三苗分北不敘弗即工實不能定其前後況又有僞書徂征一事雖之乎即呂刑一篇或以皇帝爲堯或以爲舜亦不能定總之書傳如此甚夥非得理精證確者斷斷不宜下論斷也

又

連爲古文尚書兼及說文引書處因編緝長箋大可

貞鼓信乎牧齋先生云說文長箋行而字學謬矣以固陋如小子猶能出囊底智以攻之況牧齋乎故愚嘗謂人謗錢牧齋學識杜于皇五言律詩輒掩耳而走用是得罪于當代君子亦曾欲變易議論以媚于世奈良心難昧鬼神不容故不得已昌言王論期與天下共明此學不識先生以爲何如恭識冏在安邑坊出程大昌雍錄則的在長安無疑并報

又

歸舟依稀憶得及徒二字出詩緯及結簡參○果然深用慚愧向見亡友張季紀兄手錄欽定逸詩云係先生家本舍下久有此書乃桐城左忠毅公家所重刻宮爵地里一一具載爲彙集之所采狠者今已亡之矣家炎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不久稽也與西山文章正宗在唐者川批評者其本最佳鄴架上必有之或多方轉覓付一目尤感

又

後漢河內郡有山陽邑山陽郡則治昌邑劉光武之子也其所封當在此或郡或邑不敢定若必以在山陽乃此地何苦關西兗有變徙封廣陵止道之於三百里乎惟其或爲金鄉之山陽或爲河內之山陽方徙之爾至於山陽爲此地鄉名亦不可定但不可謂其爲縣爲郡耳至西漢梁孝王子封爲山陽王定陶共王初曾從山陽王皆不聞在此地何獨於荊而疑之又偏檢東漢諸王或初封或徙封皆是郡或縣無取鄉亭爲名者此可謂苦辯然有益死罪死罪

又

昨札共尚有考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疏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人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又曰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特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箾皆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然則文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禮書未詳者當補之又竊以猶知回護于經即孔疏亦然獨孔傳不知蓋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蔡傳則究無一字及之其寡昧如此也考得微仲乃答之夫子亦奇

又

不曾留考得韓非子五蠹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又考偽古南子繆稱訓曰忠信形于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有苗服此二段皆繹史所本較似去執干戚而

階舞之事矣查揚州府志通州有軍山而無君山冢墓類亦無春申君似是土人傳聞要當購通州專志詳考也樓山集有精論何不當日逐條標出使小子開光明耶張雲子有書來云人生讀書攻苦得達之九重足矣此語可泣亦曉爲先生泣耳

又

細閱漢地理志泗水有二一出乘氏入淮一出卞縣入泲各自分路揚鑣未可混而爲一或班氏不能如水經分爲西東丰誤合而爲一乎願先生更加詳核勿爲古人所眩此亦大關係也班氏自註顚畫然不糊塗必是誤認何如如文水亦有二見水經見漢志

泗得爲稱是仁山謂泗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非通淮也晩已撰一段幾之亦據水經云爾漢志泗入泲似誤乃而入泗說文所謂泗受泲水東入淮是也蔡傳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達河上原字唯否恐誤與仁山同近代有春秋列傳一書係大庾劉節字介夫者重編不知劉節是何時人何等人不曰著而曰重編者何也豈劉之前已有此本乎又春秋議論中有李琪者又有呂大圭者皆不知其爵里朝代生平乞老杜師爲我一詳攷之又元虞集爲趙汸序春秋云近代論筆削有依據無出陳氏右者係陳氏非經氏不知此陳氏何人幷望詳示不宣

又

春秋原非本經纔涉一過遽敢立論放膽極矣不知先生屬辭比事之學如此之精且細也但有一端可疑者謂春秋初有失禮而無僭禮不必遠徵只以史記所載秦襄公祀上帝于西時其子文公也亦然皆在周平王初非僭禮乎然有可證者曰未見於春秋經也再以春秋經證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夫曰初獻六羽則前此用八佾可知矣非僭禮而何乞先生爲我釋此一疑則大快矣他端瑣瑣固不足云

又

昨云苗安得有君子小人晩獨從旁擊節蓋擡着我癢處也退而考之呂刑曰唯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吉人非君子乎此亦妙解書發先生一粲國子學王梅鷟曰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師還兵有苗格諸語前所言即指與霍兀崖書偶因其中有虞元山諸公字面遂以爲與元山諸公其實與元山別有書陽明所謂草草作答者是也今不復傳矣吳氏疑泰誓爲晩出之書自是吳才老棫無疑才老嘗撰傳凡八篇末曰孔傳蓋辯古文之非其說實與

朱子相表裏而朱子之疑古文又不一而足焉
人
吳草廬春秋備忘序曰觀范氏寗傳序辜其是非之
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助趙匡纂例辯
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
書始於孫明復劉敞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
不能一也請問趙呂是何人又尊札云春秋有四傳
三家三家是那三家此名定於何人俱乞詳示不吝
又
蔡傳徐之川莫大於淮徐之浸莫大於沂愚謂淮海
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不過言其疆界所至非不

曾泛濫為患揚州但在徐耳故徐曰其人此最易了
了先生得毋過尒之恥寗人著有字書五種尒之匠
繕寫授梓力臣曾寄一樣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及也
嘗私傾此地縉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如
傅青主顧寗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
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
又
前札謂不肖虛己亦虎于先生之前耳豈他鄉里小
兒所能得其心折哉今亦有不虛者是尚書古文疏
證得大關鍵處傳經的派得于漢書蔡篇名目得于

汪疏然後持此以攻擊句字之舛誤迎刃而解矣此
古人先河後海從源及流之學問若沾沾以句字賞
其工猶未為盡也何如何如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
伊深快人意遂欲移書都下責君家宗袞之官廷尉
者家有名士二十年而不知猶可言也豈竟忘所師
承乎然師承為時文原不知古學根柢此或可恕故
中止一嘆作字與季貞云友得將杜于皇閻古古
爾梅周茂三容屈翁山大均姜西溟宸英彭躬菴士
望邱邦士維屏顧景范祖禹劉超宗某顧寗人炎武
嚴蓀友繩祖彭爰琴桂顧梁汾貞觀一輩數十人盡
登於事齊集金馬門眞可賀野無遺賢矣不肖雖日
夕塡溝壑猶含笑語出血誠至性非汎汎故并錄聞

又
前偶以僭禮一則奉詢未及詳語今敢不避狂瞽之
罪而縷陳焉一尊札謂用牲於社常禮也用幣於社
變禮也竊以為用牲于社亦未必盡為常禮何以言
之周宣王當大旱之時作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又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集傳曰社祭土神也是宣王因嘗
因旱災而用牲于社矣豈得盡謂為常禮耶謂為常
禮者可通於王制而不可通于毛詩也一尊札謂惟
康侯從千載之後斷為鼓社禜以為公羊傳及何休

注公羊傳皆以數字屬社是連讀者不始於康侯也一尊礼謂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一時拉雜兩地偕作有不可以先後分者竊以爲以杜預爲不足信則已如以杜預爲足信杜預明云諸侯用幣於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所謂退而自責者正指諸侯親身而言若一時竝舉諸侯將置其身於社乎抑置其身於朝乎豈能化一身而爲二人乎若止置其身於社而朝廷之上雖鼓聲淵淵乃虛無諸侯之跡焉吾不知所謂自責者何等也此三則吾實所不安于心若其他屬辭之精比事之切覡雖欲辯之亦爲從而辯之且唯有嘆服唯有仰慕而已曰

來讀尚書至今文古文之別頗覺紫陽草廬諸大儒所疑的不可易安得階前一尺地跪而進其所得乎

又與戴唐器

長洲苑對短簿祠自工但作詩則可若講學問長洲苑三字加不得蘇州我唐器兄知之乎請備言之一枚乘說吳王曰不如長洲之苑一左思吳都賦似長洲之茂苑長洲指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焉東陽今盱眙是也於蘇之長洲縣絕不相涉縣長洲名縣起於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以名縣又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亦指

在蘇州者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張籍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詩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則以長洲茂苑貼蘇州此借用詞人之常不必核實原有所遷興經乎昨席上吳儂聞吾兩人之言若罔聞也與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學問當何思太史以爲千古大受用人也

又

昨云象鐵山依稀記是唐代事無工夫查今趁早涼查出李靖列傳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特遣力乘報刻王臨川集作序者不知荊公墓所在可笑極矣荊公說居金陵死

即葬金陵一統志明載之

又

歸查漢藝文隋經籍新唐藝文三志俱無農書二字直至宋史始有陳旉農書三卷近代則上海徐文定公光啓著農書八本可見一部大經濟有用書也放齋稱陸放翁梨東望農詩查付一讀學問只得零星捃拾以補少壯寡陋可憐可憐尚書大傳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又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然則陳範在來朝之日鮮亦新紗

又

令曰讀魏叔子歙縣程君墓表首云程氏出周程伯
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不覺
大駭太守安得有持節事因攷晉書職官志文獻通
考並云持節有二上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中
曰持節得殺無官位人下曰假節惟行軍得殺犯令
者至太守持節乃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
刺史方加號持節然則刺史方持節大守斷斷無之
節即今之王命旗也吾兄所謂若輩兒自跨大其遠
祖而不知國典朝章者也此等經牧齋手筆必無此
杜撰官守次則我黎州寧人尤熟典故但不作文字
耳天下此三人而已太子太傅是宮非爵也爵則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謂汪苕文謂爵至太子太傅豈不
可笑之至即吾兄毋輕覷而重汪林未允

又

金石自仍奉上嘗對楊道傳有此書序如何不刻可
怪可怪偶繙德政碑式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下
註蘇靈芝唐之能書者非文人遂證以金石錄之先生
一可見本卷六第一千一百六十五唐易州刺史田仁琬
德政碑下註徐安貞撰蘇靈芝行書果然鄙人不謬
吾兄能於金石例瀏覽翻閱亦人人學皆一衆兼得卓
然千古矣區區詩人云乎哉詩人云乎哉明日有人
招弟爲與二十里往看胡鋪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
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潛心佳句今人能
到乎弟眼白令人詩非過也凡句不覺耳不宜

又

牧齋於同時文士不見集中者黃先生耳鼻咄咄怪
事杜二大五言律則丁家永閣留題絶句至竟離騷
屬楚人是也跋沈石田卷有張祜金山詩是學究對
聯等語皆爲杜而發詆其中風狂走可謂至矣極矣
其故甚長此老之春秋不足作準客兩樓陳乃詞場
文章升降關係古人妄口訣以此吾兄細讀指示必
有妙處不妨就此真窮到底絶學豈外是乎努力努
力

又

陸去疾兄孫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
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且互相
考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真
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
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詩不中用不見刻下一序
本詩集送人有一毫關係耶董文敏客臺集止題跋
四卷作耳然其論書觸趙吳興琴川馮嘉定婁諸
公深不以爲然

又

前問崔蔡崔是何人㥯對曰名駰字亭伯又考蔣之

趙至柳河東集崔驅蔡邕然考後漢崔駰列傳子瑗
孫寔俱盛有文學未知誰屬考唐書藝文志駰集十
卷瑗集五卷蔡邕集二十卷亦不能定唯唐盛行之
文選載崔瑗一篇伯喈二三篇其崔瑗蔡邕乎考據
之學弟所長也然美芹不知柰何

又

武帝紀恩澤侯表總無若干戶封冠軍侯之說史記
霍去病列傳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漢書作一千五百戶封冠軍侯無如尊扇上所書數
目柰何但即用史記故事對千六百戶冠軍侯區區
千六百戶耳何足與二十四考作對達比趙公三十

六年宰輔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趙公長孫無忌
也久而後知辛稼軒紹興末屢立戰功嘗作九議及
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酌古陳同甫美芹辛稼
軒也

又

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
汪苕文宋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
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
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杜于皇他詩未見得
若茶村五言律二山倦游二種非今日詩聖乎無功
兄弟以查夏仲門神詩宣明面日依稀似優孟神情

刻嵩眞宣明故事見訊弟記謝氏有字宣明者果得
之南史謝晦傳中拜關以當一眞珠船

又

昔人以謂篆文字須黑夜作以喪心也然未至如江
琬此文喪心之甚者也收齋太中必不至此文章家
架子豈容倒却容面一抹掌更可笑者光時亨降賊
爲弘光所誅惡名萬代其力白公被誣狀何苦據而
引之耶可引據者皆則徐石麒次或沈惟炳乎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出史記爲申包胥語三尺童
子皆知之東坡不過引之耳以爲東坡語可乎至
明制有官有階有爵爵者公侯伯子男是也太子大

傅乃官非爵亦人所共曉者何錯互至此

又

趙克國辛慶忌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
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
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
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按史記漢書
通鑑騎俱音奇今人多讀作其果爾射當讀作石眞
不識字之傖溫庭筠贈知音詩翠羽花冠碧樹雞竹
垞花冠雞即此事

又

昌黎詩蘄州笛竹天下奇註云一統志蘄州今屬湖

廣黃州府其地出竹以色瑩者爲簟節疎者爲笛帶鬚者爲杖蘇東坡寄蘄簟與蒲傳正詩云蘭溪美箭不成笛註云蘭溪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本是笛材而以爲簟耳請吾書說凡先讀昌黎此首全詩數諸唐人已少變若東坡此首全詩讀之不甚好看無甚意趣此唐宋之別也何苦苦受宋人走入邪路永斷正宗戕之哉愚意當將選詩蘇李七首古詩十九首四愁四首魏武帝樂府二首魏文帝芙蓉池作樂府二首雜詩二首陳思王除責躬應詔朔風三四言詩且不讀餘自公讌至情詩二十一首通共五十七首親手錄成一帙細加丹鉛熟誦爛翻有不拔

去胃中宿垢乎汪苕文詩學范石湖何嘗有一腐句有一熟調然我輩舍古人而偏學他此老杜所謂遞相祖述復先誰愈趨愈下矣可懼哉周密癸辛雜識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千初盡然祭必用亥日見儀禮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愚按沈約宋書曰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請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游苑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昨有疑笛牀二字偶思王徽之泊舟青溪桓伊於岸上過徽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據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此笛牀二字之所自來江止菴草草一過眞可不刻安得有如黃先生選明文案手爲揀存一二篇俾天下後世人有不得其全集而讀之之恨豈不快哉

又與劉超宗丈

所諭變禮有二一昔無而今有者謂之變禮如用牲于日食是也一對四時常祭而言者亦謂之變禮如日食之災異是也此雖變亦常剖析精微眞堪羽翼經傳敢不心折心折但愚謂鼓字連讀不始於康侯公羊何休已先康侯爲之其語意原輕非敢謂公羊

何休眞勝于穀梁范甯也若以春秋大義論公羊之所得自不如穀梁穀梁又不如左氏左氏又不如本文程子所謂以經別傳之眞僞此固曉之素心也豈待今日而始曉然哉又論鼓以助陽非以聲罪竊謂鼓以助陽者其一說也以聲罪者又一說也若謂非以聲罪則小子鳴鼓而攻之謂何且向來第二札謂天子以鼓責勾龍以鼓責勾龍非聲其罪乎不與其說自相背馳乎大抵著一書立一說必處處圓通不至有一毫隔礙而後可何如何如又來札謂魯止有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不知此事出何書實曉所不知者非敢與先生辯也伏乞并切獻六羽義統示

埋坎

又

求八謂魯不祭地故無方澤竊謂此止據明堂位之
文而未嘗參考諸祭焼也祭焼明云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非曾有方澤之明
驗乎又來教謂隱桓以下六七公無僭禮樂事竊謂
左傳僖二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
公以爲備物辭不敢當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
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其敢干大禮以自取
戾杜註雖未詳言然陳氏皆引以爲魯僭禮樂之事

乞先生更將此三條爲我一釋則無容置喙矣敬懇
敬懇

又

發商猶憂明刑治之而有餘四裔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此王伯學之言也取以證禹
無加兵有苗事且絕矣必欲謂五見爲一事更考
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
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確是舜徵庸事
苗頑弗即工上呼爲帝下亦呼爲帝斷已在位雖有
善辯者馳波濤之口亦不能少移動也先生他日論
大禹謨只言禹不煩征皐陶之刑具在兩階之舞非

于已定以折其喙矣至分北三苗爲史家補敘例此
則出人意表曉殆于文章學長一格價矣敬謝敬謝

又

丁綝有言能籌功微得鄉亭厚矣豈有堂堂天子之
子爵名爲王而取鄉亭以爲名乎何也建武中此地
山陽未名爲郡爲縣或止以名亭名鄉果光武子判
封山陽王是此地是取鄉亭以爲名恐必無此事且
光武十一子東海沛濟南阜陵中山楚東平廣陵臨
淮琅邪有一不取郡國及縣者乎阜陵原封淮陽王
以罪故徙爲阜陵王食二縣阜陵即富陵其地下溼
即今阜陵湖地然終是縣名也先生篤信古文尚書

非真而於劉注反不敢一筆抹殺得毋過信分明道
元以山陽從廣陵王相近附會之耳不可信也

又

向延陵仲子云有人持奉誠園在貴州山右甚堅者
愚曰此必誤讀唐賭子唐詩解矣問何故愚曰唐詩
解云奉誠園在安邑坊安邑乃長安坊非山右縣名
也有一鈔證昌黎馬少監墓誌余以故人稚弟謁北
平莊武王于安邑里第其時昌黎纔進士在京師窮
不自存故往拜謁之則可證安邑之在長安中矣不
識仲子能解此語否要唯先生可言之耳

又

屢承下問敢不竭其管見以蹈瞞心昧己之譏乎夜來思荊封山陽唯其在今之兗州或懷慶方以西先有警徙居東南廣陵蓋當時以兗懷爲中原而廣陵則僻在南服也若如今山陽去廣陵二百里耳何取乎其從封大抵山川有不可改者如鄭樵有言兗州可移而濟河不可移也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不可改也此禹貢以山川定州疆界爲萬世之書也至於區區郡縣故墟以不可盡以爲據試觀塔兒頭纖然舊治故基土人尤言之鑿鑿以爲古淮安在此此豈足信乎不妨故城土城盡屬射陽山陽舊治但不可繫之山陽王荊耳再試觀劉倫臺已見唐詩果與伯倫荷鋤地乎不過以此地山陽附會之耳何如何如

又

舊說志上載棠梨涇白水塘常豐堰未及淵河且未及高家堰疎畧可知務要沿革挖要十數語不可多黃河尚可賜古之庭柱長聯佳絕異曰可入先生家傳中但微有議者析薪雖出毛詩左傳與數米而炊從儉之意不合稱柴二字又俗欲取古人家貧負薪以自給易析爲負且暗合漢恭臣從宮皆負薪事決河意下即接完國兇國字對下童字精功當作工請書一字反說猜閣不如用周禮注倍諷背文曰諷倍文號作背文即暗誦之說與先生今日尤切朱子嘗稱伏生倍文暗誦亦兼二義愚嘗謂古人學博一一句殺二三事合併用之甚多死罪死罪

又

淮南子史保馮子小公所著書名與關子尚書古文疏證辯論而作也其說如傾山倒海而出知可惜所馮據在汲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豈謬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向來以春秋純用周正毛詩純用夏正今考之殊不爾曰爲改歲非周之歲乎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非周之月乎維莫之春非周之時乎但不如不改者之多耳先生以爲何如

又

歸榆漢書惠帝紀顏師古註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可見漢除鼻金及錢外無別賞賜驗之他處亦然寧人日知錄說頗有駁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淇保主人亦云信古文亦真所論難者他否耳正恐信亦不盡雲臺中無淮陰侯步騭疑在秦漢之間者有此封號久議之矣唯德明經典釋文於杜預射殤湖下曰射食亦反又音亦然則又有二音矣射水不知何處比張數文會心處先生亦取之耶

又
初聞郝氏有九經也自爾公始既聞于皇述其初受知大洪山人事頗妙舞鋏筆之書未果也其歷官最奇始授給事中即擢外九二門處縣令終南京中書令人以參考履歷及五十六家序而後得着先生居讀其書方悔前之未盡不知是杜尚書解何處千所標示以見公行心之同然乎今公各從其好亦殊不然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吾黨兩二公乃差矣直上與先生畢趨故近儒有古士君子不能陶鑄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徹以為先生獻若小子其可似顏子具鑄於孔子矣何如

又
歸檢淮陰侯列傳果有鼓行出井陘口之句鼓行對賦奏最典切但約明程軍矣三字一連實字對不行天子之氣止讀考必不肯認作鼓行先秋過軍侯將侯字作封字解愚意改曰鼓行先取過軍功何如然賦奏句乃相如一人事鼓行韓信事且恐功霍去病事出一人對兩人也不緊嚴且詩較兩聞詩話頗昭詩道理近人直是去之萬里之遙

又
孟子喜而不寐以答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清議得中一事奉聞長者以為寢食有味何如畫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為加納官員一體陞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姪臣錢香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
旨着現行事例行監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草廬第一功乎

又
俄羅斯國必非羅剎國以為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唐書羅剎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覩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見南史（唐書亦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以聞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癸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為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列朝詩集甲前）此一證也後有所得自呈覽

潛邱劄記卷五

吳門後學[illegible]廷[illegible]盈夫[illegible]

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粵二帝而上道與天通迄三代以還事惟人治故步日躔方壺之有推術察仰觀多周髀之莫驗弊治累季謬誤一家咸[illegible]我
皇上德齊穹壤氣順陰陽歷定二千年前[illegible]癸太初之疑[illegible]乖億萬載晷景測宣夜之微旨證天官調四時而琢璧合法宗虞聖齊七政而麗象明躔爰茲璿璣玉衡之圖爰命觸管摛辭而賦

賦曰

惟天成象惟聖憲天雖庶政之允迪亦若時而尤慶覽正朔於歲首兮農工有序體乾行於宵衣兮君德與府既復端以舉正兮歸餘於不忒自夫羲和謝職兮嵎暘莫宅乃至重黎有命兮元穹遂隔孰推行是而為廻為旋孰主宰是而以亭以毒蓋天運不爽於毫芒而理數無窮於智術舜於是治歷要矣觀象先之璿璣既飾玉衡用規參低昂於南北兮貫天經之軸提轉輪於東西兮分天緯之依或夜以候大兮瞰不可則雖以手為設兮無以聽為鵠搏旋轉之任撥兮炯精微於兩目環雙單於躔度兮如轂如車軌晝夜於輪腹兮為出為入此其不差不改圭篩定兮壞二曜以氣遊不驗不用分差晰兮錯五緯而斗移仰覆盆之渾渾兮匪設象之能齊曠人子弟之貿貿兮曷取範於渾儀由是太史作程春官協律天子居左个於青陽群物祖稱包而不息八柱互承四維同質天雖高兮作觀明明象雖頤兮指掌歷歷又何怪乎軒騰紫霧閣掩蕭雲熙時敘亮功之績煥光華旦復之文也哉此則大舜之法天亘古今而立極因明試而賦茲頌我
朝廷綿歷服于於萬斯年駕三代而上取重華之則

詩

省耕

一統數皇極三春卜稔年晷維方應序姑洗恰調絃紫陌流鶯囀青郊瑞麥連散陽農聚耜出震
帝乘乾化洽羽干日動知稼穡篇民依邦重本歲省食為天躬籍三推後行春四野前排雲飛鳳蓋拂霧出麟軿
御道纖塵淨高旌映日懸遠廬桑柘密近塢柳桃鮮饁織機兼柚鋤犂胝與胼土膏分舜壤作息赫

堯編其畝南東又有秋婦子使方占豐屢屢猶
壓念拳拳德浹壺漿汋歡騰雞犬聯粒餘歸地
力家歡屬
宸憐人鼓村村腹炊浮井井煙不煩天雨玉已變渠
如泉穀寶臙脩韻花明照達阡太平長有奏歌
咏在桑田
恭呈
御覽詩八首
生日唐名節河平漢紀年于今稱
聖代終古戴堯天鼓腹遊方樂摳衣趨忽前霓裳曾
共詠衰白羨舉仙

其二
體仁閣下試蓬萊廿年餘
錫宴頒珍筆裁詩訛玉除晚惟研性命近益措居諸
何意
大發喜猶同竊仰初（宋朱熹戊申上封事有竊仰天錄之語）
其三
堯水仍堯治無煩伯禹功但勤覲視外盡入
睿謨中萬國梯航集千村禾稼同應知未三載史策
諾神工
其四
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問月爲方盛進年甫

宇朔文明徽祚達燕壽微春蓮常作冊塀舞開
韶共鳳儀
其五
冕臨天北極
鑾出海西頭坎道齊瞻矚傾心奉豫遊租蠲真似水
粟賜亦成邱第白上元數（南巡始於甲子）
鴻恩古莫儔
其六
江南尤望幸父老合情深草愛承雕輦芳歌變
上林鄒枚盡濟濟兵衛不森森所願遊
宸藻

恩波非自今
其七
塞懸北斗外曾駕
六龍來翰海成飛渡天山計日回武敘綿寶歷文物
盛金臺側席幽人切猶思舉網該
其八
纔見豳民祝還聞召虎揚敷天同愛戴只有壽
無疆既醉需堯酒曰饑克禹樽可知巡守典原
具翕河章（周頌允猶翕河爲武王巡守祀四嶽河海之樂歌）

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逆難於令兄睓
碧先生先生以爲聞所未聞有僑札之歡感
賦一律敬寄 以下春西堂集
垂白李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瑶
光道大寧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龍更
登堂
東胡泛舟過霞巢紫嵐兄弟兼送其南行
野水初無岸人從樹杪行苔開綠漿動鳧散值舟
横未厭身飄泊還憐爾弟兄廣陵濤正壯八月賦
南征
重送霞舉

幾度雙娥畫猶餘態未工須知漢殿裏仍與越溪
同失母癡無盡求賢頗若過江天得早鴈便擬報
簞楗
重送紫嵐
阿姊行高遯君寧獨不然朱顏方薄俗玉佩自良
緣舊識吳歈意新成蜀錦篇小姑溪畔過一爲謝
孤眠
贈別子方
久倦圖飛翼還傷北望岬因成句南國爲予更雲
巾所業經秋老餘情逐物新終期採芳桂寄慰仍
頭人

閨班德令從兄聘試江寧先是國博兄連同
鄉會二試
藻鏡分南北朱輪集一門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
孫 叔參議公主試萬歷於今六十餘年 文重鉤兵氣知真減淚痕還
應與兒子桃李細堪論
村月
月出蘆藻外光搖一路長初疑採燕逕猶帶故人
香 李太白詩日日採蘼蕪上山成白道 强起竟何得入帷愁未央漢
家水晶箔竟夕更相望
李表弟邴二十索詔念其宿有神童之目口
占以應

二十年前蚤獨君稱似運倒懷曾答日信口邊能
詩多患勞生後初貧失學時古來成大器强半是
孤兒
平河升望
滿目魚龍氣俱從一艪收蒼蒼天欲盡汩汩地應
浮渴日海奔急斷霞川帶悠靈槎如有信直擬到
牽牛
答子方
自分無媒久空成欲嫁衣攪備臨七夕錯定減多
園川爾別增恨將余夢當歸天孫新樣錦仍出舊
鴛機

徐頤林過訪

暮雨猶堪款晨星卻漸孤惟君留古道不欲逐窮途麥飯何嫌儉蓴羹本自殊兩鄉俱足老隨意並圍蒲

寄從兄錦濤

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歡情仍負米協趣忽行師邑僻防巖險民頑問土宜急將新政報早被故人知

訪五歸途所見

渠鴨溪畔路片片散朝霞無復坐臨閣虛成出浣紗問年頻有弟得塔總空家莫怪周郎早雄姿不勝花（姑據相合）

聞楊公西行曾學秦中邊有此寄

關中秋色滿君忽動華纓士英輕抑孤文尤重射鵰積兵連二嶽麾羽隔三秦不乏謀猷贈何由慰寂寥

贈超宗丈

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詩篇能效美名位合誰先地靜閑花落齋空見鳥還亦知升累久（超宗孤居十餘）歲不是為參禪

得酒人消息

則身西望意寧只為君來問道自何處傳書隔幾

回老應欲洗面惹經營鬢頭剩有烏皮几還憑坐花前

銀漢

天路當秋向應從秋水空景能隨節轉流莫任縱橫流中心從此成章澤欲盈何如銜石鳥不向北中平

海棠

愛爾花開處庭分一半陰質嬌疑淡淚色淺絕傾心綠葉能酣合紫莖渦管侵終斷君國破只在睡情深

方理菴先生自寧古塔歸過家君論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贊此志感并以為弔

繞逐雞林國先傳孺子詩遍家原孔李（先余嚢出先生叔文大理公之門故與先生莫逆人太僕公從先生遊定交）半面卻參差（余乙巳過維揚始謁先生未出）色過風霜古聲餘金石志恭承庭話後絜酒酹何時

答勃安

家擅雕蟲技人推貫蝨工寧知拂脊者卻在畫籌中第五名應賤東山樂亦窮勞君相勉曰苦益臥西風

酬超宗丈見贈

哀死情彌切憂生念轉深自惟清淨理眞作白
頭吟定覺蟲臨砌起看松落陰籍戎方共輩（晉佐超宗正長）
（余一十歲）誰見鬢年侵

贈潘山補

我母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君已六葉家法守還
能縱酒愁書亂離鄉畏病增高堂幸强飯勉矣就
蜚騰

雪舫來口占即事以贈

重見已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
忠正誤能留史探亡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裴夏至
今雄

答琴川丈

鼎魚方未死風木盡悲吟偶感入孤調聽云求賞
音承酬況籍酒復託韋高琴煩謝軒車語時賢無
比心

丁舅兄爲其二子來乞名余名之曰醴源曰
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詩

清門盛丈藻遥冑出諸孫當綴名義寧徒恃本
根雙丁曾重魏孤族尚稱翮獨笑陽元晚何由報
外恩（盧綸送姨弟裴均詩相[illegible]得底長同是外家恩）

余少有悼亡諸篇什爲琴城夫人所賞夫人
仔誦諸琴詩一勤操聞者皆擁涕爲追賦

憑誰傳舊恨香閨得鍾期調急勞纖手哀繁損曲
音福應當此盡罰轉自今遲願句安禪榻茶煙裊
一絲

收坐有懷

霜重秋城柝更深聽漸低無端編蛩語不定獨烏
棲萬里寄書記三年押鼓鞞他時麟閣畫冠劍總
堪題

家君云過鶴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水所嚙公
先孺人曾王父也時子孫蕪有存者傷哉

言從尚書墓正屬蔡家貌（司空曙贈外弟盧綸詩平生自有分況是蔡家親）
親石馬欵秋草銀魚掩夜麟（公官學士）兼麥盤誥更薦
桂棗久虛陳去去猶盈淚寒泉在蓼蕭（嘉[illegible]）
（先觀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兩心）

與下第諸子

無官十居九不第莫嗟然獨惜非高才空云有棄
賢唐勤州舉日杜老賦成年況更兵塵滿須拌時
醉眠

按淵雅與贈陳子壽先生五十首（即做右倡不集）

懶下西樓爲篆霞揺探東舍就朝花煎茶石鼎依
然在炊飯勞薪即當家

夜山老子劇可憐眼底無花負有齊黃病相從遲
十歲而今方許共林臥（[illegible]）

(止十年矣)
絳雲墳典洞隨風劫火何曾到腹中他日傳家樊
綵鳳飛飛還集帝梧桐(子壽閣名清於取義山詩語為令子讀書處)
入門高興轉堪傷玉腕鈔詩有底忙秪得三錢買
水筆(龍俗絕無生筆故戲用東坡語)頗將玳瑁與重裝
溫玉孤亭更在東泰風留得楚人風(亭為京山李本寧宗伯出
宦時所構)百年片石苔花滿可語還推大泌翁
亭畔高松日幾過聽時無那客愁多直須對爾重
論賞醉倚松根作擘窠(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易杜老語易為論松屬子壽
書之)
勝地湖州是舊遊溪山金粉一時收(子壽集有苕霅遊記及著

歌艷體落想句然詩有美陽竈版之語即此地)人生有福還應折老向窮邊詠四愁(張平子四
手霹萬人曾得活心冰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宇今
猶在君說遺黎淚未乾(先大父叔家湖州司理與郡守陳公蒭塘同時政最
有聲音二句即用宜指方公魯嶽為號中語也)
一日爭傳有謫仙烏啼烏棲蜀道篇誰知賀老清
狂甚不把金魚當酒錢(余知子壽自蘄了荊名從都門歸始故追記其事)
鷄笑堂開鎖日開(堂為少余階六先生靜攝處)也知心物兩相
關丹邱消息初探得何用東柯養鬢斑
藥轉曾聞爾亦工豈緣關塞便衰翁白雲若在呆
鄉裏枉訪崆峒萬里宮

倡答詩篇錦不如敲斜補綴笑天昊重吟細寫成
長卷歸去家山示酒徒(余與子壽有隴右倡和詩若干首子方東歸請子壽
書之而徒謂稱名)
別後驚傳事可悲入門應悟夢先知莫尋元稹傷
兒句重和秦嘉贈婦詩
故鄉秋水晚彌漫直接新林浦上寬天際歸舟雲
裏樹何人得入畫圖看(子方將有宣州之行)
搔頭傳粉歎天人底事歸藩賦洛神君向芝田曾
瞥見凌波果爾纖生塵
秦川家世玉溪名慣逐歡場側帽行我別有懷忘
未得隴雲深處話平生(謂小鳳子壽每道之)

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定蹤坐久晝移魚
鑰動輸君獨聽曉天鐘(謂霞舉新居西偏與僧寺近)
令弟長余剛一歲君今又長二年餘馬融門下康
成小已報兒曹速寫書(霞舉紫嵐孔余受業於苓坡先生之門時余年最幼)
暫遊萬里蜀仙家岱嶽崧高接太華君只三句能
徧歷(子壽以客歲經齊魯周秦地自號三嶽山人)閒愁少別即塵沙(佛家
有塵沙劫)
岣嶁神碑何處覓(南嶽岣嶁峯有神禹碑)王官飛石亦成疑
(恒山王官石相傳自雲中飛至曲陽歷代遂因以祀北嶽其說紛紜究無定論)不應號爾
陳二嶽五嶽于今讓阿誰
簟紋如水曉驚秋推枕尋釵搭髻精郎困宿酲

未起一簾微雨看梳頭 未句乃子壽湖州體詩也余愛而足之
歌能傾耳笑傾城花底逢伊活一生不分天涯老
蕩子當筵空託水盈盈 子壽集有和李雲田贈生詩六章雲田每自稱老蕩
子
家鄰姑射隔年回 昔歲於汾晉間有所遇 添得難情是燭灰
美爾借名同小鳳玉釵頭上早飛來
氍毹醉卧滿堂嬌暗掐檀痕記益牢桃葉桃根何
處去新聲只數鄭櫻桃 偶與子壽閒話舊事遂有二作
昨宿林宗知掃地今來應物驗焚香高情合許閑
一人得共醉滄浪水石傍
蘇灣阮曲二公名 蘇灣在湖州城南阮曲見水經注 更有王維鶴

孟亭試問千年誰刺史風流端在少微星 霞棲所居為子
壽書寓暇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因題二首
堯時何得有賢遺招隱翻為猿鶴悲莫笑巢由迎
馬首淒涼更欲活頭皮
頭白真堪付汗青獨愁地志與山經百年共說康
公筆 康對山太史武功縣志最有名 爭似琵琶曲可聽
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劉揚博極時却羨歸來堂
畔客 謂郡平馬公贊仰其讀書處即宋趙明誠故莊 浩如煙海細如絲
臨川嘉定百年中 謂湯義仍歸熙父兩先生之學 新變方能許代
雄若為門庭求廣大辭香合體絳雲翁
綺語曾聞懺惠休況從獺祭恣冥搜 謂虞山石林源公所註藏

山詩 希寥也 羨江瑤柱清簞疎簾畫楚樓 希寥子書欲以
楚天巫夾半雲雨清簞疎簾看奕棊之句作畫東
坡畿問道人亦愛斯語邪希寥子曰譬不事口腹
人見江瑤柱豈能
兒一巫頭坡大笑
茗椀初嘗歌板新楸枰玉子妙通神穎川吏部能
譜貫總許紅樓繞一身 劉公戢考功曾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
茶皮曲圍棊耳
宋史紛如聚訟深霜松雪柏一生心 李燾字仁父張南軒稱其
如霜松雪柏無世味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凡四十年成 天將遺稾歸東壁
君向人間何處尋 公戢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為辯其書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
藏歸於牧齋宗伯絳雲災後此書絕矣
莫言北地便無書 牧齋書云內閣有藏承後漢書為一時相特去今人間絕無其

本然余曾於太原郡城見之永樂間刻也 一一牙籤觸手虛亂後西州
猶拾得衞徐傳授免躊躇 東觀漢記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衞宏
徐巡皆受其學
旗亭貰酒賭高王剩有涼州一曲狂底事竹枝能
繼響 子壽有隴右竹枝詞紀邊地風土甚悉 可無風雪艷紅粧
成紀王孫二李推新詩偏許樂工知管絃遍譜黃
金重消得平生嘔血癡 李君虞詩與長吉齊名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
之被聲歌供奉天子
不因中酒愛朝眠觸眼飛光蝶夢旋却借屏山高
白帢悦然身賦小遊仙 子壽喜聽歌故云
金河又見一秋分燕去真愁雁早聞安得生年肄

筋力皐鵰射罷看黃雲
趙家金石勝歐公丞相風流漢隸中宋洪适有隸釋隸續歟
去江南誰得並棗梨宋刻合同工余嘗告于壽金石文字小方爲多棗梨文字南方爲勝于壽曰今時刻愈廣金石碑跋後生不小要當以宋本爲定耳
夏五傳疑史遂成遠從碑版考來精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
漢家老嫗方知姓史記高祖本紀母曰劉媼司馬貞註云近得泗水亭長古碑文云姓溫氏
秦代儒生始著名虞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張晏証云名勝伏氏碑云
遠氣雄名倍苦辛天涯重見凌還眞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
壬子春復遇之相去二十餘年矣
拔緣君玉貌觀如堵不作山東
遊難人

尚書高宴必聯吟擊鉢含毫莊擲金獨出螳螂郢
警句就中低首是知音家古於合肥宗伯座上賦詩有蛺蝶誤入琴工皆
鶯虐尊鼓吏名之句時名充鼓闇筆不遺謂霞率
我友初傳新柳辭清秋回憶柳絲絲可能重
編平原影併繫春光醉客遲
衰誄能工世所稀安仁已矣義山非少黃墳令舜
叠路招得羈魂可當歸子壽近有祭兩邊臣文甚哀
舊雨人來南北多眷西堂上日徵歌惟憐下食無
兄弟獨聽忘樂事幾過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
多病翻爲萬里遊薊門春老太原秋相期祇隔桑
乾水似有井刀翦不流

秦晉重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涅源佛峽皆
天險涅水源出六盤山仝佛峽在華亭望裏猶愁嶽頂連
磴縮初爆尚未同移牀恰喜近元龍油燈一炷勝
官燭欲成還挑話殘宵
罷吟只解緣詩瘦力學何曾得道肥今日聽君談
袞袞十年前興忽翻飛
愛友論文實性成何期絕域慰平生他時若共吳
儂語瀧水遙添鳴咽聲吳儂亦謂對名

贈李公凱明府台受經先介甥

馬融門下有康成又得袁郎女早行慚愧我徒迎
百兩風流君已擅專城碧雞晴見蠻天遠白鶴寒
歸遵水青兩地並吟詩卷好把來還惹客愁生

贈陳解人

莫笑梟由拜馬前今朝徵君大可憐閩南候火接
天起薊北聘書從壁懸羨子麻衣能傲衆經時旋
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窮仁老樹邊

贈胡又弓學士

曾披邑志驚椽筆氣壓曾山接大河紫誥回看二
字少朱輪細數一門多豹枝從猶朝成頌燕趙論
文夜放歌知向令公香裏過姓名何意問煙蘿謂高陽相國

贈舒漢雯舍人

長安今日始相知說項難于未面時自愛江魚堪作隱却憐隴鶴又成歧地清每捧金函出召急仍將玉珮馳倘得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

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

後先同作帝城浮似別情懷不暫留華貴爭傳唐進士孤寒唯泣李崖州帆開秋水千層白路入霜林一葉愁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滯林邱

贈倪六過望（海州人州有孔望山官鐵封令）

如君真屬不凡材入座西山爽氣開家在聖人臨眺處身同仙吏抱關來朝揮鐵筆千峯峻夜擁銀箏一雁哀尤擅清談兼馬稍擬尋九日醉高臺

九日和張穀文即席韻即贈

共邀獻賦向蓬萊但願金莖分露杯誰似枚生文獨老（謂尊公物存丈）況兼公子與能開園林齊日朝馳彎龍首秋雲晚上臺閣道將翻新製曲昭容試愛夜珠來

疊前韻贈舒舍人

曾煩芳訊到荒萊飲德寧須接酒杯漸聽故人蒲穀轉（謂稽張兩公）原隨上相閤門開帽簷穩插霜籬菊屐為高登雪苑臺尤愛朝衣簪入坐親從侍史護香來

奉贈邱曙戒先生

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處何地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瓊海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毫髮安

贈李梅谷吏部（同博兄同年昔與同宮故有下句）

河尹傳來問孔融也緣名姓與兄同敢懷鳳闕經年刺不謁龍門百尺桐聯座蜂帷皆近北分曹藻鏡獨懸東曾聞省壁留圖鶴可許人乘上碧空

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為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穀文（重陽前一日為穀文内子初度穀文有詩寄内謝家生日好風煙句殘花春二月天又見悵客程歸未得綠穗紅淚令眉為皆詩也）

世間快意誰過此折桂人當設帨辰況是謝家風景好又兼越女嫁時新不歸猶憶愚前淚失路寧禁夢裏身細數廿年曾九度無如此度絕傷神

寄贈高澹人舍人

朝欲新豐酒未醒驚開捷徑五雲端侍臣自信無媒易聖主應教有夢難手校銀鈎呈玉几家沾仙饌出金盤人間止得囊歌跡一德由來契若蘭（世勣殿有狀闌舍人獻賦句）

和穀文移寓侍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稽杭外其踏地亦皆至）

倚閭人忽上征輪綵服朝衫一樣新崔氏詩成今日讌枚家賦獻漢宮春郊圍縮地移千里御饌從

天潔爾晨更善嵇公交未絕還同少傅作名臣
贈王元輔功郎遼東緒五臺人侯補
太行遙共豎閭建中有王山雲嶺巔一代自為佳
史部爾時須使無遺賢邑子趨門公例展故鄉在
眼各問年庭前嘉樹手早植攜酒來看樹底眠
贈趙遊戎新野人
江淮草木迴凌霜也識威名入望長上將營平非
異姓通侯高密是同鄉幾年射虎臨滄海早歲聯
鶻向戰場又見春風槁纘動好催正賦到倉箱
代仲兄酬石林舍人贈別之作
每憶流光自照時誰工三十六體詩君身却具仙
人骨我老虛同錦瑟思義山錦瑟詩大旨取五十以寓其作解多誤余年亦如蒲
不去庭闈凝望久飄然閶闔夢魂遙劍龍聽漏
知相待只恐清班又上移
懷家古古先生杜于皇二丈
佳會猶先問伏湣黨人翻不見人豪共傳鼓吏才
難近或意狂奴足尚高泗水寄書尺半鯉廣陵遙
別幾層濤何時同向山陽過應笑枚皋侍從勞
贈何崑宇會稽
驚傳握節漢臣還梨嶺烽煙柱設關六領諸侯戎
上郡雙尋風貌復仙班因依綠水詩情艷暫對寒
流旅思閒倘許狂生分半席辟纛明日滿燕山

王昊廬宮詹招飲話舊奉贈先太史起家准司李
棠梨花下憶經過猶覺僅登二月多白髮門生今
寂寞烏衣家世日蹉跎緇帷重續青藜火珥筆分
賡太液波賜得錦袍天上聚暫緣投座已陽和
送陳子度之任太原
太行燕薊割西東匹馬漳南北亦通天設羊腸登
詰屈地盤鳥道入虛空鄉心不盡看飄葉宦蹟何
端類轉蓬最是關情兒女子早紈錦字慰哀翁謂家君
其二
關隴歸來祿養稀簡亭少參公養上舉羨君勝看老萊衣

一官已抵十年計半載還尤多士鐵時待詔籌公籤給資用
簿領從容才素健拜迎羈疊分寧遠關河尋水知
乘興可奈楊花似雪飛
石紫嵐書來以詩報之
不信長歌蜀道難但愁一第若干盤夢中何路丹
梯上天外有人白眼看自分平生遺憾少且兼蟠
母食眠安絳紗半龍開吟眺憶到幽州北日寒
口占贈毅文
非出沙阿塵撲天今來張掖晴吐煙中外兩父俱
賢哲漢二千石傳三銓經義治河歸掌底神術發
姦高日邊爾從家學濡染久射策金門恩拜偏

頌眉見過口占 以下秋山紅樹閣集

老任眭鄉多門前任雀羅何期驚剝啄頓覺興婆娑酒至賓翻主情深怨亦歌及時惟有學此福足消磨

贈頌眉

昌黎愛侯喜新有能詩聲況在里門內因之無間情傳筒徵債急送酒比淮清既醉忘吟苦深憑爾弟兄

過漁莊

夾岸水紅花舟行逐港斜漸無人識處祇有網爲家溪上娟娟月潮平片片霞頗言秋賽近酹酒賀桑麻 時嫂不爲炎

頌眉來云尊公文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

萬里輶軒使三秋藻鏡開文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媒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回

晚眺和頌眉

天地際將合悠然一望中無端成暮色不了帶殘紅路漫東西水林飄條淡風晚將心契託暮藻愧酬工

垂老

垂老尚謀生中宵思忽清飽于伯夸卧樂勝啓期一行壽漸臻耆宿身常遠藥鐺他年漢史傳稽古一相榮

八月十五夜月

獨有中秋月能同萬里天光如桂斫盡輪比鏡飛圓但益關山迥寧知臨照偏故人得解者還寢夢嬋娟

寄石二企齋

不復夢尋路是君已解維江山共彩筆綸綍候新詞月漸清輝滅濤偏勇卒馳要閱玉珮聲徵首詩相思

卷書

挂眼復何事晨昏一卷書亂思同複壁隱跡驗庭除老可呼黃妳生堪化白魚還憐稚孫輩續誦每徐徐

十七夜月

端坐待已久山銜月半輪光穿東屋角影下小池濱桂暗香能細蛩寒語偕親高樓誰倚偏紅淚恐占巾

哭超宗丈

老淚不能多聲聲喚奈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丈獻終古首

編摩

採菱詞示頌鲞

分付採菱舟畔肯歌渡頭紅放受朝川皓腕怯深秋角利翻宜數蔓長摘更留君家承詔者下筆不能休

琴

彈出文君手琴心應更奇山從看際見音琴風向鶴邊吹風入松琴曲名 有緣續名原合高臺響易著天公奥木異閨閣互牙斯

寄長籍嗜琴

桄弦有遺器遠見古初賢清性且能適微痾胡不痊塞門纔脫木鄉國正寒蝉絕矣躬調將知君若友倫

待紫函

是久鴈初至高齋秋氣清草門梅半落蘿逕橘還成乾案齊緗卷臨池係玉舭已嘗下酒物因見老人誠

逢吳子話舊

史局置祠山天教就臚閒陸洪宗異代掩鉞掩崇班碁散人猶值泥留鴻故還重陽得且任爛醉菊花間

在贍來詩有萬里從知己之句余即用爲起以贈

萬里從知己黔南復北燕一聲歌出塞故冢返林泉嘗與天下士奚君師友賢越江勤寫定臨老望流傳謂大史

宗安至自粤化得既庭消息

覽裳同日詠不省是何年各未歸天上相於隔眼前秋風吳郡早每月楚城偏且喜著書暇南總穩書眠

與亦韓

每笑淮南桂年來生忽稀君家斧尤利亦未獲芳菲不厭百回讀纔酬一寸暉天高須下聽鏡榜狀元歸

與雲九食蟹告以子疇在揚州以此寄先戲

圖公少游詩事集中載爾成說

紫蟹數揚州團臍味更優不須看糟醉已自愛清流每詩云紫蟹團臍磨噉應號君家物寧從蘇氏求敢黃鰲勝雪併映綠瓷甌

後讀佳每集始知團臍紫蟹等句出少游蘇公用之耳應號君家物似可爲詩讖笑笑

過企齋

年衰戀舊友年盛樂新知各自氣相合詎容別少時黃花矜晚節芳草失前期暇輒披衣笑莊生汝

尚癡

詠漢鄭康成

牛猶能識字婢亦解談詩書帶草無種鄭公鄉有墓經神信所紀畫手曷由追余嘗欲傳康成照寫定禮堂畢日西方暮期

詠宋劉敞李燾王應麟馬端臨

原父復仁父經奇史更奇辭科推一手謂玉海為博學宏辭科而設國論屬吾兄馬端臨之父廷鸞卒後為史官謂其擇人曰可嗟吾兒讀書將來有用處蓋自元訖今微古者又於文獻通考鬼別已先見之矣異哉有宋雖煙海斯人獨羽儀網羅遺失盡異代即同時余嘗集四公遺事為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

公擇見過

入門纔接杖入坐命童移自指新充耳能聞輒解頤心懸在口相晝對至冥時何必尋唐舉蕭茫問後期

西洮見過

見面翻無語昨書已細陳體安原勝學心醉詎關醇風葉空庭亂寒花曲室親仍懷十年讀應結爾為鄰

贈喬森

愛爾解吟詩晨朝走小溪出懷箋細墨拭眼畢初逃法到唐人備風從勝國低須拚窮日力不懈陟

丹梯

故人子劉予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

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户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同秋草名留紙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

北闈聞西溟得雋

六十纔一解真成人勝天陳同甫猿疾熙甫羅周旋老織新花樣貧操舊管絃樂游原上句重誦倍消然宗伯庚午鄉試陳大士出式年五十八矣臨榜前忽墮淚人問其故不答固問始誦李義山詩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寄頌眉

寧親真命子得士即名臣彀國文章獨趨庭館舍新蛬鳴無雨夜菊綻欲霜晨蕭瑟明湖上重過會有因

送吳亦韓之山左兼寄顧在瞻二首小丁許叙亭集

觀樂宜從魯撫碑首及秦非君號閱覽何以作佳賓九點齊煙遠千重海市新余雖倦遊者仍欲向風塵

顧子偕翩翩先君月五圓大明湖畔路風流荷花鮮對此應相憶折來誰與傳可堪蘆葦續蕭瑟暮秋天

呑聲 為東海公作

無復空山哭呑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
晴鳳詔徒霑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保汶
陽耕

送宮允徐公北上 并序

公初聞召有遲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
宋元豐末大程子謂司馬君實遠臣也不
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
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
出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蒙恩故
且一家而兩召一已矣一尚存忍不出乎

公聞而慨然就道于其過淮也送以詩

十二年來處三千里外行撫心原戀闕顧影只傷
兄與物了無競爲霞定有成 劉禹錫詩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 平
生知己最力疾餞朝旌

讀唐書張説列傳有懷

佩刀唐令辟瓦器漢叢臣但得風雲會寧辭艱險
頻在家臨潁史列類若成都讀罷忽一歎淮公繼
後塵

送中孝廉 東海公甥

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遊風飄珠履盡塵壓玉簫
收爲我謝諸子終當傳鄭侯 末二句失稾

送劉堦紫函

所業忽思徙故書將復尋城南秋別墅山口夜深
林勤學誠關福家聲詎自今秋端出蔡少亦覺鬼
神欽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

兩人非白首一別遠黃泉司贖身猶在將招魂未
旋槃叢蕤花早澤及故鄉倫泉下逢東海參差意
見捐

彼蒼何太酷五日歲龍蛇 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日後四日石林卒 萬
里尚書第遺函太史家素車歸未幾丹旐望倫餘
留恨松雲嶺還須覓土加

題趙漁玉雙遊萬里草

君定驂鸞侶余爲鍛鶴翁不然萬里道記得中年
中雄秀川原異登臨歌哭同詩囊盡攬取吟賞意
何窮

題金道州魯游艸

地脉羅尊岱星文獨重奎於人瞻至聖何處復堪
栖校藝分藜火論交半馬蹄明年春艸綠賴爾一
相攜

何堦而栗授保定縣令

得子徵南信欣然做古人才同劇郡治宦過廣文
貧一念持三載群謳遍四郊阿翁方轉粟粒粒上

星辰（爲杭檀寫）

送秦雲九還錫山

愛睨石泉青誰標第二名素華朝汲散碧色夜窺澂昨歡疾已愈今思體更輕君還時寄我不羨賜金莖

示唐器（戴西北新更字也）

勸爾廢吟卷知余別有因人皆識風雅世爲篤終倫但力追前軌毋輕棄後塵菊殘梅又發題後綺漁春

送沈壻敬存還豐濟

最小蜊庭女于歸沈氏郎能爲介婦長已習海城荒依讀惟留火調絃且在旁須與兩子咸六韻叢應長

鄰伯

今日山影路浮移到王峯一壁鄰笛發萬淚濟笑容（以績勝作下辭害人滑也解）金鑄龍紫騮馬封侯去老賓客失意欲他從

送趙漁玉還錢塘二首

曾聞別母難（食丈凡先六戴通故唐府州引 七作第九句押句字下官蝉泉入 欠聲張必第一句押後 字了天煙鞭年入先罷）君已聞重泉但未几筵徹能與伏臘牽麻衣雲楚雲畫舫破吳煙見說春風動玉程一月天（將階查太史北上）

我遊君故里一室成古今彝鼎斕斑色絃歌幼眇心因忘遍殘歲發興度深林君若逢朋好瑤琴定遺音

贈趙漁玉兼簡范用賓二首

文藻集清門吳興文敏孫數來凡幾葉承去頻孤根淚漬和丸重心懸看線盈終期然佛日長護北堂萱

君友亦我友居然少伯風煙波常唐畔蝦菜足湖中蘇小新鄰侶參寥舊寓公（婁謂嗔）南昇寒食近野祭許誰同

示李壻喬森

是我舊游地子歸饒幾時周秦憑一水陵冢辨殘碑嶽隊星壇拂河窮派自歧歸攜有圖志歷歷補新詩

贈查公子

濁世名佳句秦川去貴難君才真繡虎何筆不汎驚瓊客西園月慶人楚澤蘭願憑前致語勿藥慶加餐（謂母夫人）

夢唐器賦寄

誰言不識路我夢却逢君君夜或同夢晨朝應遇聞花源隨雨合（唐盧綸有同吉中孚夢桃源詩）楓塞逐魂分倘忽吹微雲攜衾就水濆

得劉搢紫函書感賦

若筆漸相親知余老態新園林返景候風雨落花飯甘味分從我清絲寫任人古文琉證畢端望作宏返（杜林得秦書古文尚書一卷後牧東海衛宏齊南徐巡）

晨起送漁玉不及

總白一聲雞君行豈後期因人難少緩別友闕臨岐林杪擢歌出雲間鴈影荒到應時二八圓月映羅帷

題仲子花嶼讀書林圖

此語咏高岑風流照耀今因尋闕士靄彌見古人心書味酣同醴花光錦簇林翻憐杜陵叟朧草動

哀吟

哭萬公擇五兄二首

一老魯靈光（謂黃太冲先生）門多弟子行充宗經作筍季野史成箱就內推殊絕於心辨卧莊小樓授書外直欲廢篇章

顧我質頑鐵空期百煉金苦言宜鏤骨玩物不觀心倏忽斯人化經承何處尋負君真已矣長涕對書林

劉頌眷同兄紫函讀書寄之

一葉下連枝無風葉亦隨讀書還共被求友卻逢師高眺水天合迴看霜月疑新詩久不寄我寄此

催詩

殘年哭知己

白日居然瘦寒風也自號東將入海盡北忽視天高落葉亦物理翻雲聽爾曹楚些哀宋玉只為賦離騷

贈曹子猷

骨肉誰兼筆墨歡（令兄子清織造有恭惟骨肉愛永奉筆墨歡之句）羨君兄弟信才難南臨淮海熬波遠北覲雲霄補袞寬坐嘯應知勝公幹暮歸還見服邯鄲請揮一匹好東絹（善畫）怪石枯枝即飽看

尋吳娙望丈

世承孔李後交在紀群間額予曾摩頂宜翁屢破顏高名震寰宇亨史著朝班尚有聖居約招攜任往還（丁亥亭年八十元日先往謁孔翁余十載前曾舉此以擬吳文令屆期矣）

讀元微之遣悲懷詩題後二首

俸錢十萬今何有營葬營齋盡屬兒白笑黔婁翻不死彊將開眼報攢眉

其二

遐壻何人得似元他時與慶首朝天鸞鶯翡翠春無數輸與西亭鶴獨眠（李義山西亭詩云孤鶴從來不得眠）

酬劉頌眷餉菊

繞堦採摘向霜天（李義山詩云霜天白菊繞堦墀）水遞何當又惠

泉烹欽一杯涼沁肺殘牙缺齒笑依然

席上贈賈五鉉二首

偉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龍門感恩同覆載誰知千歲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尚書在欣然倒衣迎肅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燈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

其二

吾生耆讀書不以老而倦輿篇及隱帙倍文如覿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遭人賤思儆春明居顧謝手翁餒忽聞東土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間

未經見因君達書名繕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

答戴唐器

遺到黃柑憶昔歡落霜霏霧益增寒細君不在殘燈在一任癡兒女飽餐

洞庭山人餉橘

讀書洞庭秋霜林耀金實冬後奇寒生枯絕百遺一君從何處採致此離離橘爲言陽和轉大地草木茁培滋歷十年芬香更稠密此物固足珍循環理可述

劉行人訊至答之

自愛多年布被眠窕同雪窖與冰天道人不作綺疏夢賓過蘇卿十九年

題壁

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尚想桑榆變彩霞

讀管寧傳

皂帽單衣白布裙臨池濯薦蘋蘩此翁八十何其健應守曾參王駿言孫男學翼註寧年八十四卒初喪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有感四首

御史高臺迥向西霜威栢影意都迷從今樂府篇名滅但有烏棲無夜啼

其二

大鳥不語小鳥聲猶使池頭老鳳驚莫道盛明無闕事古來憂盛更危明

其三

西臺策馬便西天咫尺曹司自序遷他日漁洋續一文略諫書焚盡不曾傳

其四

汪鈍王詩重
本朝詩尤兼筆挾風騷晩來酬答爭名甚輸與抽身

價却高

贈天台周道士

君向此峯巖室蒐萬八千天風吹欲化嶺月照還
顛已近期頤日十八歲九自生墜萬年栢片井根柏顛
賦讀遊仙

送周道士之清江

漢皇雄略可效靈鉞子歌罷梁楚寧幽哉黃金獨
不成算塌四出天下驚乃知二者難合并何況區
區之編氓我得持錢隨堤平沙黃莫辨疑儲城人
言可塞田可耕田耕爲用金滿籯我笑此若蒼蠅
聲世間孰有黃金精朝結壯士任縱橫夜吟華屋

羅羣英即如仰眠日上讀著書欲求後世名亦須
飽飯湯充盈孟郊喫飽僻思生韓愈牽捽筆不停
今我一日腸九縈歸則已矣愛攜嬰道士大笑以
指令君書成于我藥鑪點化丹頭光焰焰月有寄
今歲有星舉室歡詠眞夢醒且向清江爲經營牖
車秣馬導之行恍惚如有飆輪迎天風吹雪花冥
冥

題窈窕居四首

簾垂篁竟徧塵埃窈窕名居自可哀不信星能替
月沒祇思香得返魂來

其二

莪儐壇曾生亦輕關君何事戒卿卿而今歎逝兼
修道不覺人間有不平

其三

死去全憑文字留誰家碑版照松楸語兒不用丹
青手淡掃蛾眉也便休詠將爲其母之銘長安

其四

良農工在鋤非種種欲繁持亂我苗頸變吏皐成
旱土不生短葉及長條

送邱汝紹孝廉二首

闊河東合路杳杳少人行君獨乘騾去余因賠計
程心隨沂水渡日若岱宗迎到日剛新歲晴光滿

屬城

其二

家本秦川舊名傳洛下新撫心惟鞠養謂祖母太夫人得
力正孤貧濟世誠關福當雷始報親若逢劉文起行人
與李公歎太常欵欵話垂綸

題邱珠巖吟卷二首

二十今過一寰區老氣橫閒情偏在賦秋讀漫多
聲宜作聲雲計還期逐鹿行眼中吾老矣端望爾
成名新更名日兆元請予字之字曰期一

其二

從兄年長七翔通永腹笥富便便武庫縱橫見文淵

委折旋由來邱氏望祇覺六朝傳兩接泥金信誰
諠動市廛

簡適求

聞說讀書處新添窈窕郎月斜方入寢風捲亦凝
香餘事及玄箸深心託素章鐘聲仍夜半聽輒意
難忘（以南齊邱仲孚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

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

報道明年稍盡捐
聖恩如海復如天就中亦效涓埃助日省治（音持）疑十
萬錢

其二

治毀使皂亦勞神何似人遊浩蕩春家祭告翁朔
望日聽然一笑見吾身

其三

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堪濟物心（謂翕石林也）知天
網曾無漏伏枕殘軀蟲鳥音

其四

天地無為只有生人懷生意即平成讀書益長細
綸手且取陳編聰下橫

新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

雪中來二妙鼻翳阮何雙玉貌纔傾座爽感放過
聰額廚令辦飯入室自開缸忽爾搖鞭去看花醉

南邦

與唐器

一笑不平事聊因君自鳴人同舊歷棄詩似新春
生

讀向長傳二首

勒斷家人事勿關家居快似老深山不知何故同
爺慶虛費草鞋錢若干

其二

名山未徧意難消同好同遊勝寂寥直至無人識
終局方知損卦死為超

讀王僧虔傳

生即愛松栒何復闕兒子達哉王僧虔遠勝虎邱
鬼（唐大歷虎邱寺石壁鬼詩云雖復隔幽顯猶知念子孫）

朝誦獨漉篇

朝誦獨漉篇暮誦獨漉篇父冤胡不報乃存嶺海
巔我欲往從之海何濬濬嶺難攀援跟蹤兹脫霜
蟊顛恐此殘骨委鳥鳶委鳥鳶奚足憐上可恥雪
對青天下可無恨歸黃泉朝誦獨漉篇暮誦獨漉
篇

除夕寄周道士

暫遊原小別會若天之涯明日逢元日碧桃千樹
花誰能九十九笑予家無家願一隸仙籍赤城凌

紫霞

吳亦韓有杜陵樊孫學翼詩句眩此志慨

雛鳳豈負淸老鳳後人幽欲跨前人請看一盞修蘇酒輸到家翁是未巡

讀唐器鴛湖憶曲蓋興起於蓑山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句也調之

錦瑟爲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揖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汎蠡船鴛鴦湖望有范蠡湖

過亦韓

隔溪定過版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春泥

題玹閣學樸園圖卷

謝公跡京華心猶戀鄉審昔曾聞斯語風流不可作今見海陽公繪圖過寄託彌兼迷祖德元氣彌漫無人代閑滄桑素業留如昨丹青縱鮮寡球玉不錆錯就中覺長洲笮路五丁鑿顧余實何人蠟聲漸體弱忽憶昌黎詩和奏得大略林園勝事窮鐘鼓淸時樂

雨宿寤硯齋二首

夜雨對牀好空憐百編過今來欲同夢寧問路如何冲㳄巴山遠江連平陸多猶思向篷底聲雜老漁蓑

其二

四十强而仕如君不仕奇爲郎居天下對客說能兒茗撥啜留墨書數觸化縮縐雜帶雨氣聽屐起相思謝秋谷趙先生

宿安宜李氏水亭

過半春猶冷寧知三月來爲傳芳訊近忽見水亭開流急腸難凡雨多情易哀還思鐃南歌相勸徧蒿萊

安宜訪唐器

亦知君不在勤問叩君廬昔有讀殘卷泥多過從車馬闐白田近橋度彩虹餘唐安宜詩二橋交尙往來今仍如之

復頻年稔相攜定卜居

聞其官京師納妾之作

老皆誰當復與搔垢汗生瘡夜中號也知君及問夫子炳燭攤書筋骨牢張男學以註光武詔丁卯曰笑中夫守農乃案南鄭獄誰當搔其背搔者

贈張石虹太史

倚相千年後誰當良史名卿雲兼麗爲筆舌茲風生愛覺相從晚交於意外成頤言享黃髮衛宇變蓬瀛來詩云衛宇似相對

重贈

老益惜光景昔人皆已然許將求海外書直訪唐

前孤義辨如響高文賞欲顛聯牀更接膝不食過
年年尹敏與班彪談富宴漏不食
三贈
一贈復再贈蟬連豈自由官同輕薄尹人是斂彪
傳城僕君甘屈絳臺吾且留城濮絳臺皆近所談事流傳成
雅謔翻為脫頤愁
四贈
江河流萬古晉楚霸同時人地巧相值雲泥詎足
知有孫承素業時贈孫學貫詩無夢赴佳期空說肩生屬
攜來謁導師
五贈
地老天荒日虞翻得一人豈應死無恨直覺物皆
春於樂同笙磬為祥比鳳麟他年撰年譜記取在
庚辰

雨中簡石虹太史
積雨罷行吟空齋坐臥深相累悲自昔越病感于
今愁藉當還擢滄溜或鑒臨蒲觴邈共泛又恐動
鄉心
重簡
五月倏如秋彌深澤國憂古苔侵几榻今雨絕朋
儔蕉境何當失桑陰願倍收自言讀疏證二復不
能休

三簡
最美玉山禾年年付白波千倉君較少一粒我爭
多大塊俱勞役微生在養和共成冰雪卷避俗手
攜過
四簡
吾黨有三子戴邱稱賁音六朝冠文苑南史文學傳以邱靈鞠遲居首
兩漢列儒林班書戴德戴聖范書戴憑苦詰口銜槩利機
鋒作心煩公為酬對衰謝力難任
五簡
天無不漏處怨見霞蒸時地有欲沉勢安流鎖丈
祇行將杵雷動已似檣艫馳且喫此閒飯細和河
復詩東坡聞黃河復故亦在庚辰歲河復詩則熙寧十年徐州作也

重五日陪閣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
學士湖即同用李白句作起
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學士亦此水湖應與官
俱清光何必醉相賞在菰蘆裊究沖融閒神女儀
弄珠樂哉今夕宴毛髮濯冰壺不復歌鈴子寧須
弔左徒我公別有懷江湖語非誑佳名標佳境照
耀楚城隅安得王石谷潑墨寫為圖傳之百千代
尚可謫仙呼
年少
誰家醉年少挾彈笑遨遊隸事抽花蕚聯吟得玉

鈎風流泉白絕野眺亦何愁祇覺銷魂處盈盈紅
袖樓

家大人追和先大父楞伽臺述懷井命璩作（中元遺墨第）
到此成三世居停總一曾岫川悲易變祖武遡難
絕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晚登追懷愁不極汀水撲
層層

疑中爲潛菴題
一鳥飛雲端二鳥向樹止止將爲飛勢吾故以潛
氏

壽子仁二十韻
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
始㕘蓬設門左筆酉來郭比或曰東坡生磨竭命
相似迄今六十年祗得窮不死所以昨稱觴聞之
輒懷恥閉户從書林嗒焉但隱几甲辰有雌雄戊
子更變徙距此丙子中不有偉人起偉人者爲誰
試予友南氏手揮千萬金足踏千萬里結納皆豪
英決拾盡委靡譬彼欲飲人就君得醇醴譬彼病
困人就君霍然已渾然元氣成帝應錫蕃祉遍徐
嬈七日行樂爭寸晷華屋肆長筵笙鏞鎬爲履君
忽顧余笑乞予一言耳余跽前致辭以德安敢齒
願訂歲寒交心期同淡水

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追錄戊午冬作）
將門才子冀廷尉執法驚傳長者風與慶班行常
領北（謂婦大人）江淮轉久辭東遠謫黑水旌旗麗近
指黄河帶礪維怜愛道翁詐句台西飛虜日送歸
鴻（唐顧況送大理張卿云目送歸鴻句西）

其二
千峯雪色照乘乾卓旌誰云行路難舊賜金盤緣
射雁新頒綺席爲乘鸞泰棲地近雲多暖漢苑春
生花未殘調膳頻君前寄語安危身繫在加餐

奉投江寧巡撫宋公二首
相門才子百僚師（漢以御史大夫爲百僚師）使節真膽兩道宜
（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皆合）心比玉壺冰更潔人當
化國日初遲鯨波息罷功彝鼎鳴珂招來澤子遺
願視松筠衞從王祗綠鏡鑄向東甾（邪東成以毛詩維莫之春）
（爲今正月）

其二
八千里路幾句過有御湯春奈爾何猶似振衣臨
勃碣（振衣臨勃碣王新城讀公秋日巡海塘詩句也）居然長嘯駕黿鼉開
清謝傳惟論書餘事韓公亦作歌自笑白頭王粲
遙將從北面未跪詑

簡吳子山吳門
老嫌寂寞惟尋酒貧愛繁華只看花鄧尉山邊千

樹雲憑君消息報天涯

贈劉長籍

淮南叢桂近如何折向仙娥又屬他紫綬回看七葉少朱輪細數一門多交從燕翅文逾壯心戀庭闈病易磨遲爾燈窗六月息依然兄弟並鳴珂

示學僎

老翁晝抱孫夜即抱孫眠多年冷衾不許足踏碎帳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既閑翻終未遺隻字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與津津涎欲墮果得縮與衰質發留勿替遠哉君子澤亦在進士第大可數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逃志拔萃靈閣錯兢寂山林甚效比瓶飛騰跆彼恐命薄作詩示汝誦汝轉告舉季一門七素與遠遺當戲數老翁頗之笑西山爽氣（高啓然之太原山）

詠史

子房從韓生信陵先魏死未識當彼時何策延宗祀墓殘藏勝賞醫高具生理即選賢大夫有謀不用乎

重簡子山

爲卦春寒懶出門西山玉雪未歸翻憑君試蒼鮮鱗酒攜去同看月桂村

三簡子山

漸覺風恬日色暄凍雲解駁碧山鮮爲憑亭向中丞道折獻繁花祭戟前

貽邵克承

聞道邵遲宅常鄰水寺鐘也知讀最苦復有子能從學荔紅生夢探梅白減蹤舊遊多勝絕未許逐球鳩

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

不省玉溪先偶于此擅名神仙尚留宅（呂洞賓永樂人有宅）故佳麗已傾城（楊貴妃永樂人武后叔父家）人自說鄉園坐曾看草木芸深境況尺泊昔有餘情（余癸丑冬從遊永樂鎮未果歷深新居入留訪永樂許也）

說合道州之官馬乎兼簡沈敬谷來賓（道敘寅）

春作

孔李先朝籍最真（孔聖出魯李老出中五公之所）劉從京館叁青壘怱偉大國六千里猶勝騎驢二十春楼葉醛還欲翠羽釣斬聲裹化蠻民尚書能吏今聯璧爲看咲危句闌頌

春藏愛之至戲贈

哉女弄環水嫣然一笑爲君饒了人饑如渴刺溪角麗句豈同白高懷誰與寄故人老李子（謂孝廉公）

仗此溪淹留
後漢郡國志會稽郡餘暨縣今蕭山縣也劉
昭於餘暨縣引越絕書注曰西施之所出則
知爲諸暨人者非喜而正之
兩地苧蘿山誰斗窈窕頗信從端木筆疑是子皮
還簪抹若耶浣鹽逢浣浦艱年年春賽日歌舞不
曾閒（蕭山有士神祀像爲西施）
浣沈守備之官銅鼓（在靖州）
伏波銅柱武侯鼓兹在西南天地間誰取佳名標
比衛儼聞遺響動諸蠻先生溪洞金多現俗近巴
□有尚班待號蒼頭馳奏捷碧山學士笑開顏（公謂□）

□□學姓
之□也
承聞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閻某校定
不克免誤敬賦
一人知己足驚喜得元臣涓滴歸肥水衡峯隻片
慶德初徵白燕勳重畫黃麟已識桂名後垂輝兹
映春
吳梅村有不似少陵長作客祝融峯下住年
年之句戲題其後
祝融峯下思廻棹即是死生離別時那得經秋還
客此也應枉讀少陵詩
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

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終古幽明隔空云雞黍
來冢高難挂劍花盛忍銜杯哭罷應餘淚隨潮到
海迴
二月十六日渡江作
不信江神也也情爲余波定放舟輕昨宵有夢蓬
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
舟中聽止所誦詩
頁成風雪過江寒撲面銀山眼笑看我欲翠衾歸
臥穩湘娥哀怨動波瀾
贈洞聞
三千客後又三千師弟風流六十年今日逢僧追

舊事水天閒話淚潸然
其二
買絲曾繡合肥像沽酒惟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
風裏留得空門一洞聞
化城菴趙凡夫葬處
支硎此度引深蹤放鶴亭連馬髭封一逕潤飛千
尺雪數聲經和六時鐘
悟石軒梅
水國陰寒花未開穿林踏嶂昨空回忽驚爛熳迎
風笑似爲生公傍講臺
梅花樓紀所見

繞隔珠簾已杳然傾城消息託僧傳不知當日閑
閑慕曾許芙蓉徽曉眠芙蓉睡李長吉詩西施也

題壁

一百五日作春光三月却恨風風雨雨忙廻棹靈
巖花未見客居虎阜月偏藏

訪馬長逸

聞名揖貌迴堪驚委巷泥深没徑行回首松莊稱
韻學謂湯曲尊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何圖斯世有元聲

與蘐切話舊

平生知己感偏希適館分驂未足奇亂裏淨書藏
篋行名爲安石碎金詞

元日作

屈首廁聞受一經東西遊走竟何成憑將骨與青
天誓老入儒林號伏生

祝蝶注

山小而高岑特爲泉川注黃山彼拳石奚若德門
黎中宜産偉人經綸唯其遇上籌國計豈下脇與
情素五色書煥爛巧值爲初度衆賓醉長箋酬獻
不知數余時驟南榮蚕覺陽春布立春前二日題詩字
欹斜實恐高才顧請更念老饕麟脯分一箸

答吳亦韓一絕

老愛青春任杖藜却嫌委巷入深泥君家空邑壁

如舊醉罷還能滿壁題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陶徵君此經句曰百詩不要益都趙執信評

贈曹子清侍郎四律

漢代數元功平陽十八中傳來尺幾葉世職少司
空手自裁雲似心還補衮同我遊當首夏玉驄棟
花風

其二

亭名志孝思最貫杜陵詩謂父執楝于皇二丈已覺風雲遠
寧爲草木期女勤襄邑杼貢勝兗州絲燕寢清香
動猶追侍從時

其三

又得況金信風流第一人謂可嶽狀元沙平新賜馬地
近承攀鱗伊陟仍傳户唐趙嘏上令狐相公詩贊司伊陟傳家户延年
但遜身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古來饒
盛事未若此殊倫

其四

藻火彰虞帝冰紈重漢宮直疑天作樣不與巧同
觀簫鼓中流湧篋箱兩岸盤既蒙公一顧短袖遂
忘寒

失題二首

直道從遭黜寧爲繞指柔欲加應有罪反已實無

光日月光華徧風雲際會優誰言烏翼瑚簪帘任
逡巡
其二
獨立金堤上共皮逡卻廻天心豈易感臣節記吝
摧肝循句門柳香飄靈谷梅溪知浮大白呼我盡
餘杯
賦謝王淮揚觀察十韻
仲冬日建庚忽傳歌鹿鳴老驥卧林莽亦往聽韶
韺濟濟何所爲餞送入上京恭惟丁夫子兩主斯
文衡振起已墜典儼復故集英豈徒朝服立豈徒
拜於庭謝公之恢方拜送於庭韓昌黎張籍集壬西上詩也觀者塡闔閭

共羨登瀛今時獨惆悵兒輩久啓行宗被國士
知一閒塲春明馳書詩啓事何限鳴兒清玉文公用中新
句
讀漢書
服華卑云妃褒長之尺宮芭端麗婺鷥臨於光米白昭賦大才學嬰美上君禁于軒王中昭安鉄名胛實孝善侯人王宮是許後王色仙才構可咨奏於因部分外從要自疫成事百至置貴妃於如是許後王色仙才構後主貴妃於爲衛見學所不談記者貴如舒然上共決之字赫所不能侍疏無所遺脆
後主勸狄事想當酒醒時麗華坐膝上剖決無復
還玲瓏記事珠即爲傾城妄陋彼騈脅人南威紙
見推推音吹也

讀金石錄
李易安後序云建中辛巳余年十八歸趙氏夫婦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正第纂題每獲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
男女各有命色護兼才奇歷覽無遺文茗椀非空
持一笑擐懷中翻若鶯鳴時醒古洁餘歷千載沁
心脾
今老矣不復能古人得二人爲各疊記以作詩
遊弘齊寺題宋葛寰先生詩後　庚寅冬
燕子磯頭謝未生榜人高卧客偏行穿林不礙空

崖雨踏陰方知鈴墻綺歎遊當年曾民咸題詩觀
壁句縱橫萊陽才子今劉察足與江山共盛名
弘齊寺僧言杜二丈于皇墓土未葬成賦
空山萬古宅雖卜未曾居薄命何應此忘文記心
吟魂猶戀鍾阜主或寄僧廬何日延陵子松楸種
自如
贈王慈峨
癸雲明倏咸君笑渡江來爲攬三山勝是同六代
才雄心仍留馬韻事且銜杯未信春生早驚看一
樹梅
北固山經有懷王于一杜于皇兩二丈

北固名山徑祇因二老過有僧識遺跡無客敢高歌目極江流湧魂消戰壘多平生重知己柰此辦香何

蒻軒司農有微吟許劬詩之句賦寄

丈夫重然諾寶劬等鴻毛一片心長在千秋義汸高顧余猶志感于世敢稱豪回憶微吟日邊淮首獨搔

揚州詠古

春風路十里明月夜三分錦帆天子後占盡是何勳

慈娥言紀一丈伯紫亦未葬㑹然同作

鍾山有遺老痛未上覲肩幾見尋公助還闔一塔呼妝唯時齋鬼枯木不棲鳥藏得相如艸茂陵求也無

過無錫

壓皮比爲最宜載傾城人莫具千絲網常生逐步壓櫓柔見欸欸風細覺鄰鄰遥向白雲游姑蘇訪隱淪

蒻軒司農屬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

片帆纔別石城頭又見閶門瓦欲流兩地投宗供王府一時補袞護金甌探梅舊約須春至詠雪新篇待客酬回首甘棠鄴最盛烽煙銷盡貢航浮

書蓬臆

平生不中酒祇是阻風多自笑懷忠信其如未試何

謝張寶應 己卯

假公畫舫二千里朧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升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送徐知望之如皋

吾鄉仲車子往師安定翁卓哉得正傳蘇湖猶餘風今來仲車後更繹海陵東此理若循環當益正其躬濟濟雞生徒淵淵伐鼓鐘芹藻生海濱采其聖人宮況值敷文德在泮屢獻功勿以一邅微濾

愧司馬公謂令涑超庭

祝王搗齋淮揚副使四首

漢家將拜河隄使中祕先頒禹貢書永平十二年景治汴渠賜以河渠書禹貢等書北播九條皆到海東流千載尚臨徐謂淮水經明始覺奇謨出漢以經術爲貢使行河著績著應知前計疏見說生申是陽月梅花待雪綻增除一大前日

其二

緋服朝彩一樣新稱觴先獻百年人家爲國瑞皆云盛孝作臣忠兩得伸樹遶叢臺彤隱見雲連行阪氣嶙峋回思慷慨歌同地今日題詩却治民張籍寄蘇州白使君云今日是州民題詩

其二

朝伎堅憐拋健兒已從昨夜望前知城頭亦氣原呈瑞慕丁詞人作賦詩忽爾拔戈陳組豆依然綬帶見師資玉溪贈句偏相合杜謂李商隱司勳詩曰牟枯葉丹盡有碑豫章碑以其事可傳於世皆公案官府

其四

夙泥龍飛四十載河平運許在斯年庚辰已足成先兆占者以為黃河清聖人出今所謂黃河水清者乃永安元年癸巳何妨嗣古賢漢周成功者于元年戊子癸巳雖苛糧餘陰魄至澤中諸作見為旋如椎之酒為公壽頗勸青瑤當彩箋

詩[illegible]

贈劉紫函

相思駕千里兄在駐步閶闔文材年文有行理亦還師資出當內韓李宜仰攀陶謝承夕話枝故甘癡須

[illegible]

然頗有用意處此篇便有入門處此五六古非律也

香邨剳記卷六

風俗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

元大德九年無錫州學刻本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拜泰山太守。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爲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註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聲音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讐、頗有譌誤。如十反類中分范茂伯、郅朗伯爲二事、而佚其斷語。窮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無錄。怪神類中城陽景王祠一條、有錄而無書。今並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譌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於郪子、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篇。或即從廣韻註中輾轉援引歟。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尙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註多同、而不及廣韻註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採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

上行下傚謂之風衆
心安定謂之俗移風
易俗在則人亡則書
此應劭風俗通所由
作也然漢世有其書
後人著述多引以為
證令罕見全本錫學
比刋白虎通矣風俗
通一體書也尚缺爲
三衢毛希聖挈來横

經錫守劉平父一見
以此勉之遂鏽梓于
學客有自錫山來者
道廣文此意徵予跋
語余謀嘉　教之決
洽異書迭出可為斯
道賀敬因其請而題
于篇首云大德丁未
中和節太中大夫行
都水監李杲題

風俗通序

之瑊爕衡張纂謂天生寶
物終當合古衡古書一也
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
行于二千年前不復見久
矣余覩風西浙至無錫有
耆儒李顯翁晦家訪云
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
劉平父世常求守吾郡
嘗刊白虎通于學
參政格齋嚴公題于卷
首方憲未得風俗通以完
二書未幾蔡之子元昭錄
具泮得之於館下生以歸
郡博士道抄之將併刻
于學碩求著語余曰神
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為
書大德乙巳陽月中議
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
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　劭

昔仲尼没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眞僞紛争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

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脱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録 [illegible]

漢太山太守應　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内呉匡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内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燁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紏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内太守府盧江周景
河内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倀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塤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籟
菰　荻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膢
臘
祖
禖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魄持其家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録終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

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

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

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

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

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謚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尅帶

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數舉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遠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家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

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

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
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
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與
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
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蠶
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
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
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
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

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
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
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
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
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謀
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
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
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　魏之
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

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
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
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
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
穆王為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
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
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
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
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
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
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
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
樂于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
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
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
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
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
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
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
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
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
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
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
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
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
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
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
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
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
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
也簡子弃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
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我以
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
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
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三百
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
王赤黑龍面鳥噣鬚眉髭髯大膺大胸脩下
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
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

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

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檐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爲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

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幾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問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

而御宇内吞二周而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薾條混壹海内爲漢驅除蓋秉天之所壞誰能枝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

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

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曆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

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

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己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摘斥也五帝禪於亭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于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事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巳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巳又言武帝與仙人對愽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

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刻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

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

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録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

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秉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頗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虙羲神農黃帝堯舜殯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别在宮中惟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悋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閑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

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

韓信擊虜豹媪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揖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

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

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驛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

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

饑饉之害譴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
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以不及太宗之
世不可以為外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
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書舊
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
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
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
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
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

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
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
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
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
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
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
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
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

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
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
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
廷短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
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瘻汁見愛擬於至親賜
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
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
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
獵漸臺下馳射狐兔果雉刺彘是時待詔賈

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
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
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
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
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
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
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
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
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

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

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

即位後朔日為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

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

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詼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

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黄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

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

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勳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
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嶽垂出而孫適
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
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
中興以來𡖖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
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
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
而不娶曰吾不及用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
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

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愼無迎取汝
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祗
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
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
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
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杞賢
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
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
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殲
殲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
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户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將推政宜有異乎
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
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
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
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
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
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

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

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己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幸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斜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

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識稱然宣度凉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

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範
傅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
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
而曾無惻容當内崩傷外自矜飾此為矯情
偽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
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
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
公諸子親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内吴匡伯康少服職事
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黄
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
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比援
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
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
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
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
功曹州治中在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拔選
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
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寬疑和解仇怨國之大
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宫車晏
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
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
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
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
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紀多不親至何

乃褒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
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
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
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旻慈復
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
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
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
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

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御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覵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御文而首倡導犯禮遺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鄙人失兄子阜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距而交荅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

同生之家而碩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狷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朋友衎衎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弃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燿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胥胥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户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

母念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屐食止壚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論若異域下牀閤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别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

避世之士由訕子路毅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户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黄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甍既葬負笥步涉齎一盤醱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

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若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醱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怒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

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

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觵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

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
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
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
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歆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
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
大者而歆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姦
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歆可行
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

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
爲惡積怨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
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
延姦疊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
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
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
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
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

論者茍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
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
干上怵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而政
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
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
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
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
被考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

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
君子不素食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
興吏病百日應免所以恤民急病懲俗逋慝
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
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
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疾恍
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
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誣吏

民扶輔耄亂政自巳出雖幸無闕罪巳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披署用之愆章問洶赫父子湮没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待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愼身愼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巳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

自然為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讎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衞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為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衞修有事陳茂治之衞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

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
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
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
光昭舊交之門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
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
弃天常進止由已執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
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脩善由鷗鵝
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

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
上郡太守昊物故規素縞到下亭
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
及舉奏荅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
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
家計耶規爲中郎將督并凉益三
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

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
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
舟危而自投水蓋憂難與處樂
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
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
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
盜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覩義在出身

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抉功
苟念去位弟實儁德不患無位而徒闚看何
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
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勑令視之曰匈奴不
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
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
事先自勞街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
不可得唯是從何擇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
於冰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譬

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孟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郷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遠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與微繼絶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為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先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衞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為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説子弟當見寵拔也曾有右成叔聘衞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辟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

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
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
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
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
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
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
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
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
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
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
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
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
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羸
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兵推
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illegible]

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
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
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
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内實十
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
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
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
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

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
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内趙仲讓舉司隷茂材
爲高唐令密乘羸車徑至高唐變易
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
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
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
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
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

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内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户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禄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内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長龠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庖徒步而裸形窮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 同有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歼曰十反

沛國劉 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學敦 土名不休揚又無力仕 陵 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傳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慰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爲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戚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 爲察授之輝耿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痡家人 子莫 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 在 合 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吉仲考等審 論奪取友衾窮夜獨處迫切至 無聲嚳徒喑喑而子平 曰我其公也謂汝遐兄耳何意 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 歔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綾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醱神坐顚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

隕厥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
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
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
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
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
起今俱餬匐號咷上闕莫爵下困餬
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
畜牧多所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
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

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
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
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
子翻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　公區區欲碑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　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
而告人子翻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翻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
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
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
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
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
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

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襃
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
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
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
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
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恐能
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
權嬖此罪人也田燀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
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
同産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路首肉袒辭謝太
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頭頭流血自
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
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
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
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
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
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
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厝用其人石碏惡
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

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
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
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
昔樂羊為魏伐中山啜其子羹文侯壯其功
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麑而孟氏旋進其
位麑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
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異泰山太守
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擢重任吝嘉休
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垠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達數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殁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

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秉與鄭伯堅
即日辭行祈與黄叔度鄧伯嚮盛孔
叔留隨輀柩秉拜郎遷陵長治無異
稱意亦涛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穉斬衰公
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
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

主也義當服悤闋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
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竄然要勒同儕
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内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
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
笑宴宴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
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
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内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
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
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
踈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
君子歸爲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
賢而貴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藏
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

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黄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
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
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
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
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
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
自劾暫以家急假太　季崇請乞相見頻領
功曹與俱班録訖乃　遣時公亟隗意亦非
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
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譏也詩云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勑小懲而
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季爲郡屬曹吏左馴
校尉薛丞君卓爲户曹史太守公孫
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
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
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
肺腑過闇前訓不能備光輝脊附之
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
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
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特關言出成謨大見
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　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
曰吾何執執御乎　御冉子僕有政事之
士列于四友然循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
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騶知禮

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掌司
御侍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
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
或在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貿
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
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
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
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寔以忠見害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
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家肱爲犍
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
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而著雖以承命矯言宵征民不見
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
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
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
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
綽綽有餘裕哉常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
也蔑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
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
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
家遣吏追之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
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
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
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
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
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
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
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

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甚喜
權時有寒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
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兄拜統
侍中○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
隸廣調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
怒曰頗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
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
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

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劍草臣聞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
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
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
再見誠切恇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
熒惑大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
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誅禍福之微慎

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
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
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
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
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
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
召見方[illegible]親賢納忠

誠應人[illegible]宋景公有善言熒
惑徙舍延　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
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没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
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内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敕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
以此無疆謹觸冒自力手書密上上

覽倀表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
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倀
家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
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
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憒義當自引以避賢
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
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臣陳起自營

衞夫奉義順之謂禮變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航內省不疚進對温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臧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

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蟄蟠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儁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紛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

見譏切不竦坐詡宥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頗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

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凡歸爲物

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哄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晋鼓皆二面詩云鼙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籥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

白王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黄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黄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鄙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

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

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

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

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幷凉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荊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入秦事敗

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扑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咸衆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

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撾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同䶵篪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筩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於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釋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立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跆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illegible]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旣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子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為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

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

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萬户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澮曰君怨於齊大夫　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　則又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　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巳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絶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　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

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illegible]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　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　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内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屛居藍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　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　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　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　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

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　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　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　失將軍梁冀意還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　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勳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欝蒸寒則

禀涷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
愁奠亦舉寵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
尚書令五卿三公國先鎮王都慙悔自絶
司徒中山祝恬字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
友人鄴令謝著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
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
無醫師聞汲令好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
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
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

凶莫見收舉便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
義高聞之驚愕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
摸對之垂涕曰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
輔人何有生相者黙止客舍不爲人所知
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謙謝遂不聽歸取衣車
厚其薦蓐躬自御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
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
終之具後稍加損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

交心悶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
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
到拜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大將軍從
事中郎義高爲守八年遭母喪停柩
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
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淩薄
流聞不爲公府所
司徒頴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
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

中贓舋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
歲也未至謂其賓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
之狴犴堅其鐐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
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
桎梏入與相見爲餚異曰明府所在流稱
今以公徵往便原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
過於所望到亦遇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
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

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猒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辛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

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冷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輿以臧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交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訛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後隙其終始以交為難況客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

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illegible]臞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illegible]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通義祀典第八
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
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
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
族也不在祀典禮奐論語非其鬼而祭
也又曰淫祀無福是 泰山不享季氏
而易羨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

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
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
宗巳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
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
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
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
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
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
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

社神

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封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
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
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

祇

稷神

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
稷而祭之
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
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

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杜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衞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

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説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産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黄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欝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閲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欝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歳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illegible]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illegible]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illegible]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illegible]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淄水至決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户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鋭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

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温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䝙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

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别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刼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乎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据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

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歡章為酒吏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

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

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為

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挐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罷弊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廣祭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

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若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

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

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怪
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
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
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
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
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

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
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
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自愈謝以一豚目
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
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間一
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
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

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
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
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
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
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
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軿
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
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

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
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病
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
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
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
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絰到
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

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單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

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蔕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猒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户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

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

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虵高如隄其長竟路文
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
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
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
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克罪三也有三罪
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虵吏夢天殺虵曰何故
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

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
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
食設案欻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
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　中起衣物燒盡而
籠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
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
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

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
物內中婢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
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
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
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
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
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
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

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
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
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
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
失之家卽持去奇發行　里腹痛到新頓利
陽亭加劇物故樓遂　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
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
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

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
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
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
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
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
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
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
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
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

發樓屋得所髠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
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泝江而上到
岷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
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
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
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

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
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
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
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
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
同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
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羡如此其禍
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
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
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
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
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
感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
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
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

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窮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内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性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鄕人有董彦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彦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倮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熟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崏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衺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絶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

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壠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盧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

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幷州曰昭

餘祈在鄒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沈

謹按傳曰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沈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

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
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
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
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
可讀愛其近古抄録藏之携至中都
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
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乎好古者或
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
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黼書

余向知二書有元人大字合刻本聞諸藏書家而弗肯者
錄者朔于道光初元夏日精廬購得吳門士禮居所藏獲
白虎通刻本以為得所未見而盧氏書此已佚今夏
子萍明經出示通得二書元刊本假歸並借一過繙書中
十篇篇目及書中間有書眉訂俗本之訛者盧氏校勘已
著其略至盧氏書自宋以來各先校惟此十卷本僅存而明
代叢刻訛謬彌甚其元刊本合浮合璧者真絕無僅有書中
句末脫誤者亦與明刻無異大异並如卷一建興說並共六國俗
卷二收某條穎本前伯楚傳卷三由說并條精上夏甫俗卷五起家說
非吳王傳又柯桃說則家說皇家傳李說卷七去並字三見當作去
並吳傳書實吳並書者傳人合刊字也卷九許夫妖傳缺增石賈士計俗之類非得元刊善由
搜後來實易正之大約閣有精校書序皆要薺資李字古書
多道假且用後人不如郡誤而校改者皆可指是本正定之
蓋猶元刊猶存古書真面誠足寶貴矣
道光辛丑八月宋露溪五日八十拙叟黃正鈞識
又按盧氏羣書拾補中見此書元刊本然所錄李果序文說
作李時謝居仁序末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十二字中說
空十字乙巳陽月誤作三陽月難其書復差不全逮此本矣
拙叟又識

東坡先生志林十二卷

（宋）蘇軾撰

明鈔本

東坡志林五卷（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註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稱昨日今日不知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值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爲一條、不復別贅一語。是亦蒐輯墨迹之一證矣。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此本與雲山趙氏刻於南中者頗多異同蓋後人各取先生語爲之耳按趙本在此本之後刻分門記事殊不若弇州公外紀之精備也丙戌秋再識已書也　白泉老人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一二

杜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人云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用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退之青龍寺詩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石介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其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

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點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　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昔此公惡争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著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養生難在去慾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五代文章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弥精語既凡近而字無法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后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數首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詩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尚矣

肉騣馬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頗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鄭公騣馬行云肉騣碨磊連錢動當作肉騣

杜子美悲陳陶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斜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

皆貫休齊己彛格二人皆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此不足多怪

禁同省往来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来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搆小亭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来可嘆也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斉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傳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児強作解事者

李善注文選

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又北征詩云桓桓陳将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内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国忠之策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及出塞云我今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将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駈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悪名幸脱免棲老無兒孫詳味此詩盖禄山反時其将校有脱身歸國而禄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董傳善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昔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予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独苦豈独畫哉

解杜子美詩

憶昔詩云関中小児壊紀綱謂李輔国也張后

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子美自許契與稷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閑道愈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比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樂天為王涯所讒

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人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踈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荅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敘如夢兩闋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為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

金卿

舊讀子美六如子詩云松橋待金卿覓日獨遊留阿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

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李陶子忽作詩

冠元祐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甞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易書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之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漢武以方祠詛匈奴

漢世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国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請廣陵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請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菓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

罪人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顏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余赤壁賦鏗然鶯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之法孫東坡門僧也

柳公權論研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鞚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龐安常耳聵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張顏忠義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郗嘉賓

郗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畔而子以孝予韙之可乎曰求對米蒜與以下錄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邪乃欲以女與兵坦

之是以不與溫之禍使鄒氏父子能如此吾無
間然矣

子由之達自幼而然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某篤好書畫
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
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
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
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
輕得也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
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
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特養百病皆作如州縣
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
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
勞永逸也

僧伽何國人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
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
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
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
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
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
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
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
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
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
易真也曰忠亦貞也方是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班固不當述酈寄賣友

班固有云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
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
劫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
曰當是時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
子而與國賊游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
吁游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
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

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貫友之織回之於義陋矣

蔡廷慶李定朱壽昌

蔡廷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蠻臣蟬綏不服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経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秦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爾遠邪余謫居於黄而壽昌爲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爲撰梁武懺引者也

郗超出與桓温密謀書以遺父

郗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徐仲車有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税務專知官每見魚鰕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澹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於淨慈師應以前曾得度故菩薩乃見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竊逐海上去死地稍遠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劉凝之沈麟士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敘為誕妄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永者必嗚咽然雖子産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孫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婿者乎宗元與任叔文之交蓋亦不善於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記蘇佛兒語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米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諸內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

馬夢得同歲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馬糞巷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近有鄞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往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自平宮中呂太一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中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子由為人心不異口

子由為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

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死生可
以相犄禍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
不得珎重珎重

徐陵多忘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
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
言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
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
王貴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
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
以時日不到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
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
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
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
聊以避禍蓋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
行兇所嗜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
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
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
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
戰国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
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
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
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
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珎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
珎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
能知蠋之巧也

論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
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
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
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
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
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

蟲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鑿知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鳥鵲近人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韓公與大顛書非是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亦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亦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漢武帝用王恢

漢武帝遣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堯舜之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曰此何以稱焉
東坡先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
之亦不信也

子由作棲賢僧堂記

子由作棲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
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
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李赤詩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
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国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
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
李白故名赤卒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
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
之罪

僧正兼州博士

杜牧集有敦煌郡僧正兼州李博士僧慧苑除
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番僧最
貴中国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
等輙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錞于制度

周礼有金錞国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
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
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
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
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能道其尺寸之
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
彷彿甚可恨也

張平叔制詞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
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
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
悉何人平叔議塩法至為刻剝事見退之集今
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
必小人也

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光黃人二三月皆群聚謳歌其詞
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
下往返如雞唱爾與朝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
有所似但極鄙野不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
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

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今士人謂之山歌云

書雜事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且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管仲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王翦取荊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管仲與民爭利而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礼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常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辨宰予不爲叛臣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論子玉將兵

賈爲論子玉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將以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礼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衛瓘欲廢晋惠帝

晋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策而未敢發會燕淩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賈氏五不可

晋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晋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証龜成鱉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証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歳月後者邪

張華鷦鷯賦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英雄自有以相伏

桓温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昌邑從臣誅光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悪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悪可尽信耶

匈奴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群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矢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人主與臣下爭能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晋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魏武袁紹成敗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本初孟德所以興亡者

趙堯設計代周昌

[illegible]公謂周昌曰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尔何至是居頃之堯説高祖為趙王貴貴強相獨周昌為可高祖

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尒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尒安能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呂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辯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汲長孺不爲風俗所移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甚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雖易相反其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遂良對太宗飛雉

唐太宗時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伯擁〕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患諂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八蜡三代之戲礼

八蜡三代之戲礼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秦王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晋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予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宫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特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悪亦孔子所謂下流之歸歟

黄覇以鷃為神爵

吾先君文人史經臣彦輔豪偉人也嘗言黄覇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鳥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盖可疑也覇以鷃為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宰予不從田常作亂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恵施徳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斉国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辯直不疑

曽子曰自吾毋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悪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徳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賛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𢶍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暁者吾是以蹤之

楊雄言許由

巢由不受堯禅堯舜不害為至徳夷斉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説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譲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斉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涸夷斉之口乎子以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辨四族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特有可考以正漢以来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頼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此出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豈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張儀欺楚商於地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儀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礼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商君禍福相償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

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盖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劉禹錫為書自解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監國王豈可同年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以此知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辯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尓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雖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房琯陳濤斜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秩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殊矣

史經臣思子臺賦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子同舉制冊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

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流亦無子哀哉

穰苴事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司馬相如小人

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尒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哉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孟嘉謝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本秀非浮圖之福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廣武嘆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剗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歐公問子容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尓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聳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御者執中舉吳育上即日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晩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李舜舉李稷賢不肖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　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開走以閑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

斬彭孫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紛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国至詣其第與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覬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張芸叟西征二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途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囬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得罪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

圍靈武不下粮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㩦否或仰而荅曰兀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斬兀㩦也

曹瑋語王鬷元昊爲中國患

天聖中曹瑋以節鎭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将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illegible]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国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国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專兵講邊事鬷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鬷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叛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鬷之孫爲予由增故知之

高麗公案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礼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范景仁上殿定新樂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安道比孔北海

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悫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悫哉

孔道輔爲張士遜所賣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劾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 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方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事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賈婆婆薦昌朝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 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李士衡父

李士衡之父壹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 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体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歐公撰范文正墓誌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 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太常因華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寔諫

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白居易欲罷伐蔡事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罷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罷之者其詩有海圖屛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高瓊之言大畧似邳彤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為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尔公既爭之力上曰卿大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辨齊高帝言金土同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志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武帝踞廁見衛青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唯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尔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唐村老人言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

若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頁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四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五六

子由老子解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国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晋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子方虫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虫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虫有虫盖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為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虫為害甚於蝗有小甲虫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用此吾未嘗聞也故録之

万花會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万花會用花十餘万枝既残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万花本洛師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宫妾愛君之意也

富公嘆君謨小團茶

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公嘆曰君謨乃為此也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榷饒州陶器自監榷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徐浦下場糴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人見淮東提舉黃寔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錁鋌夷人皆折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來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蒋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此方能不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寶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唐人以春名酒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

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抛青春亦是酒名也

李誠之爲夷獠所畏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illegible]入梅山溪洞中說諭其酋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知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識之常爲提刑權知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耳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近世人輕以意改文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万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馬正卿有氣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嘆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成相恐是古謳謠之名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說也亦恐由此得名

原文戲介甫食姜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觧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原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盡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散聲也散音彈聲鼓錄出兩年之間遼則有散故曰間遼徽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進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裴頠對武帝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子雲論書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昔不能當貲枝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廿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跡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以來自覺功進此又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乃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偽妄可知也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

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田單以疑似置齊人心中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誤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寸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果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灵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若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盜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去青神二十五里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寸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声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尔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何然尔

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内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旛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記之且

脩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黄州隋永安郡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東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説甚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吴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先夫人不許發藏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爲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迁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吾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某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孫抃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面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忽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死矣予來黄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妙絶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余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菱寒而芡暖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人輙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人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今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塚中弃兒吸蟾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蚍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見奴爲崇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於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崇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崇不復出普亦愈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

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率富人出錢救不舉之弊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変此風而黃之士古耕道雖推魯無他長然頗誠実喜為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国寺僧維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輙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許敬宗硯

杜叔元字君懿為人文雅斈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為作沂乃以遺孫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為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

夢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吃天厨予甚領其意或曰真即享佛壽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其

人甚可予言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啅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千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輙刻除之

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付馬又使諸曹撿已籍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鵞有二能不免烹

鵞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鵞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群鵞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予心也鵞不独能警盜亦能却蛇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鵞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五穀耗地

吾昔求田蘄水田在山谷間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水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為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為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為野蚕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為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産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能動者皆佛子

水族痴暗太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冤者李公擇嘗謂金雞有死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

不数日輙死此卵可食非殺人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雞初如塗粉竹葉上尓然久乃能動百千為曹死非佛子者梁武水陸会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冏冏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雞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尓而謂水族雖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許與不能許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数食蛤蟹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記其事以為一笑

脉難明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厘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数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尓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実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乃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薬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黙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実冷熱先定于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涪州朱砂

尓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尓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産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状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錬丹数年竟於涪之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无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有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尓讀本草偶記之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刘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纍纍然二君皆已為鬼録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刘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

盗不刼幸秀才酒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无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時順往来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於蘄黄間群盗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為刼幸老所親哉斂所刼还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常啖物而不飲水云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門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两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还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黄毛如驴馬械而坐處子識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飡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争取其飯僧所食无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送还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為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学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独称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学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

且告别持所得尽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秧馬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来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田鵰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筒竹用水鞴去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来蜀始用筒井用圜刃鑿如盌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横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唯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指揮使姚歡以身任監卒不反

丙子寒食日前宗積長老曇穎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庶明知州巡檢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怨争遂害監卒反庶明為閉衙出申付巡檢任討之歡執挺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為斂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迁雄略指揮使老于黄州須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麻痹周匝頂踵或教服黄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黄連去須酒浸一宿焙乾為末蜜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卧酒吞二十粒

塗巷小兒聽説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国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古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

原缺

雪堂問　潘邠老名大臨

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眾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有失乎蘇子之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噫是矣子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眾礙而散其智者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

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此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堂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遊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遊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

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優不寒而栗
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
飮氷之疾彼其趍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
者何異探湯執熱之僕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
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
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
有怨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
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卑我以子
為師予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闕一不可將
其與予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
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惟
之便意之適不在於此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旣
非吾方展轉一覩曉隙之塵飛子不弃兮哉其
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
頷之曰有若人哉

予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
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
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機負頃筐兮行歌
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
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
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
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懼吾之口終也釋
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
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

錄李王詞 并跋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
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奉國與人故當慟哭
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
聽教坊離曲

書贈鄭君求字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宦於黃一日以此
紙一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誘者酷好君書囑
我為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用筆
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懃甚殆不可
阻後數日適會中秋僕病客飲酒江亭上醉甚
乃為此數字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
也然古者本為絹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
倅之子本謂河陽倅也而僕誤以為姓乃鄭也
子瞻雖醉甚亦是川若礎鮓故態視絹為紙以
鄭為孟適當子瞻眷未成碧時耶此公胷中落
落決不至如刻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也

夢中作靴銘 此事在二十六卷所說夢謝詩首末稍異故併錄之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
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忘其一
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睞裙帶
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
雲輕植立含風廣欵微聞環珮搖声

夢中語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
惡賊其身忠先愛欲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
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
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
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
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
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
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
理故錄之

辨君字

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耶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年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聽聰師琴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講歐陽公贈李師詩嘱予書之以贈賢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雷琴

唐雷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於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為佳非貴遠而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廬山処士崔成老彈之以為絕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

聽林道人琴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足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覓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

蜀中詩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三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処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鐵墓厄臺

予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

東漢陳思王寵散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此說為近之

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十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還水不乏即可決灌古有之而不能行也當更問知者

名西閣

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頗出巡未歸其子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便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廟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輙以仰公家不知可否

黃僕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在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

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状皃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禄仕者

冲退處士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予成都曰子甚貴當策李育已而果然

記韓玉汝

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

最喜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声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実

評詩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尔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万古流不尽白鶴双飛意自閑万馬不嘶聽号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争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井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関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桃花悟道

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争頌桃花便将桃花作話五十年轉没交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争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夲長史書便口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銭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銭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帰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微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晋恵帝問飢民何不食肉麋細思之皆一理也耶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邉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評淵明子美詩

陶潜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盖或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觧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論淵明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尽壷自傾日入群動息帰鳥趣林鳴笑傲東軒聊復得此生静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淵明飲酒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宝宝不遇軀軀化則宝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評文章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評徐寅賦

徐寅唐末号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論夫妻同葬事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為一室獨蜀人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甓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某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為壽室追為先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昌宊譙以為已之文不敢甫歐陽公同葬也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礼也

辨樂行列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丞給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尓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也予按說文佾以八佾声佾許吃切佾从肉从入声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為佾之声疑古文从人从肉

辨陽關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已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

勧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関其声宛轉凄断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黄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関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勸君更尽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声今為第四声則一句不疊審矣

辯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声音挙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必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覩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蔵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声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帰妻乃反以為鬼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変桑田時吾輙下一籌尓来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与崑崙齊矣以予觀夫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少年不怖死

元豊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争甚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戯猛獸之爪牙豈虚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傴而号曰遺我一盃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盃之飯不可以欺於小児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実痴也如覚而実夢也悲夫

樂苦説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尓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切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声捕影繋風趂夢此四者

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殺生事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尔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楂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声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而余事粗相類故并録之

禁殺生

予在黄州與陳慥季常往来每往過之輙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子瞻文過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曽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酒後寫字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讀晉隱逸傳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荅孫子荊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幸盛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快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而可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有不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頻蹙而去京之意盡曰以

魚鳥觀万物不悟其非也我所以知魚鳥之為
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吊
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為亦如我之觀魚鳥
矣京得道異人也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為說之
戊寅八月八日讀隱逸傳

嶺南氣候說

嶺南天氣卑陋氣蒸辱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
物无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
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
不論也乃知壽夭无定習而安之則冰蚕火鼠
皆可以生但當湛然無思寓此竟於物表使折
膠之寒無所施其洌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
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時蚕鼠生
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京相
續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
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
日秋霖不已視幃帳間有壞[illegible]帳已腐爛感
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信道法贊說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
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
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
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數書藏
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其恭書
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
謂之性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法而不智
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
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
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評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
壁足履繩墨行顧為目前檢言顧為無窮則少
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
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
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
之處於襠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
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懷本趣也籍未嘗臧
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礼法之士疾之如讎独
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

亦亂之出入往来於衣巾之間者也安能視中
之滅于吾故以書爲將来君子一笑

程奕筆

近世筆工不能經師匠妄生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汝南檜栢事

予来汝南地平無山清穎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持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紐紋治事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絶乾謂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與

判偉酒狀

道士某人面欺主人寄昔鄰座側左元方之盞已自厚顔傾西王母之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醆

蜜酒法

予作蜜酒格與真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餅麯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麯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二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麯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鷄爲鑽籬菜竟无所益但欺而已世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論宋玉邪公推事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某亡楚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独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凉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戲書惬意事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温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鵞吳兵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

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辨或人語

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知居心不定者常欲滓穢太清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居廬屋七八間横斜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暁豈无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嘗爲人眼中沙乎

論高帝羹頡侯事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号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轢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評二生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処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死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米元章藏書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无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无善聲以聞无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書文甫達軒評書墨硯

唐末五代文章衰陋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跡獨雄强往往與顏行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喜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評花

荼䕷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似絹花荎栗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宗衆議評花如此

芍藥

呂拜卿言芍藥所以不及牡丹者以重耳戴芍藥一枝比牡丹三四花開猶當著數品蓋有其地而無其花譬如荔子之與溫柑也耶

讀朱暉傳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煑鹽且行均輸独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无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吏富奸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日詔出曰国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見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

知所為乃共劾奏曄希意鮮寝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伺曄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命曄乃
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偶讀後漢朱文季傳
感歎不已肅宗号称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
季矣詔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強直不足
多責而詔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何
等為禍盖以帝不悦後必不甚進用為莫大之
禍也悲夫

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
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
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
矣舍中掩關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
失問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
無得更欲遠去不知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十

杜介求書

杜幾先以此紙求予書云大小不得過此且先
於卷首自寫數字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大字費
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无
以懲其失言當乾没此紙耳

論事

去病為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學
即不是不學亦不可予瞻書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
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
以書問僕近日比舊知何僕荅之可作秦吉了
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
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
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
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
有異論故特為明之

論君謨筆法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舡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吳越景

僕與吳興有游飛英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盆中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曾參唯解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有唯而曾子云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以告哉

判官奴狀

從召南之教其志固可嘉而空無比之辟所懇宜不允

圍棊賭書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棊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作飯會以飯僕杜思聽之若不賽者俾陞其歸乞克復國

赤壁洞穴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

遊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

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子敬帖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予亦嘗有詩取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千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沒哀哉嘗有詩寄僕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別文甫子辯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澳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步乃還尓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昔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元日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持太行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論桓範陳宮

司馬懿封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呂布既擒曹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者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何言智識武仲曰柳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二

年九月十八日書

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滕元發相訪

久在江湖間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嵬然使人神聳好一个没興的張鎬相公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也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詘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息又甚於退之也

改樂天寒食詩

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搗項黃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參寥求醫

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喜輙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无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

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醫生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評畫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張僧繇畫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傳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評李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青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志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評子厚詩

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淵明知詩病也

子厚瓶賦

或曰柳子厚瓶賦倣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云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愧於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央注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

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輞子聞者為之絶倒

録壁上詩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酒世上無眼禅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个是子奉使閩西見邵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

服松脂法

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清水一日沸湯煑浮水面者以新竹罩籬撩取投新水中久煑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搗羅細末耳拌匀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用少熟水攪嗽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嗽之仍以嗽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顔烏髭也 贈米元章

辯杜鵑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壇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万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牢合程度偘偘然者也是篇句処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悲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雖横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職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声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嘘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為詩俴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徐州殺狗事

今日廟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礼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礼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煑魚羹

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煑魚羮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為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辯齊帝孟子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救衆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之時大辟徧四海也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所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任介郭震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覊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乱震游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乱鞋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而不亂也

評晉史

唐林興王濬伐吳為先彊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

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慾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 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雌雄竹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為雌物无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草書禪語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費孝先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業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艾人

端午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似其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効幼時見一書中云尔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復何疑耶

司馬長卿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詩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為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辨伊尹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廢三桓不疑其害己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安納

其執政而不疑往来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攘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終篇皆委伊尹往来兩国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李忠臣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黥妻生覆口死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无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麤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污朱泚僞命誅背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万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潞公言新義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口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頂乎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朕无用此冠以予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閑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蚤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地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手

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烏数千既竟惘然懷思文之南軒光君名之曰來鳳者也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来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道引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茶墨

近時世人好蓄茶与墨閑暇輙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為尚墨以黒為勝予既不能較則以茶較墨以墨校茶未嘗不勝也

啜墨看茶

真松煤遠煙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数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两山間落於堂復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群鶴舞參寥子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先乃食言於神也耶

師中庵題名

元豊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孔姥往氏墳鋤治茶園遂造趙氏園探梅棠至尚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虵形憇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乃帰且約後日携酒尋春於此

録温嶠問郭文語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先弃之何樂又曰

李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騐錢塘郡遊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半錄此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吃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試墨

世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版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雪堂義墨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罷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與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論竇田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

數年忽若滎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有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之弃以為可以預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逸絶塵者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凡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論雨井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以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能服井花水者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故道士謂中金

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與太平會竇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吏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又為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故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此

論太息一篇送秦覯歸京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也游談之士假以成聲令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之未嘗不廢書太息也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訕公者所在成市曾不

可養錬為丹此固嘗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况所謂玄者乎

付過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决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决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月六日付過

浮屠宿桑下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矣去後仲脩使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合浦清樂軒書

煎茶用姜

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姜宜煮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輙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姜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司空表聖詩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緑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月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兒子邁詩

兒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脱半腮迎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戴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陶靖節詩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臨臯閑題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

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孫以不如君者上無兩税及助役錢爾

王夷甫事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杖劒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其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无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曇秀別東坡

曇秀來惠州見坡將去坡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王子直別東坡

紹聖元年十月五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相識明年迁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別東坡

石塔來别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
塔起立云遮著是塼浮圖耶坡云有縫塔塔云
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
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
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
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九十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

荔枝何所似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
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
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辯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
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
言會也

道士李百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
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
可愛也余幼時嘗學於道士張易簡觀中伯祥
與簡易往來嘗見吾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
其何以知之

問鄭先輩與李公弼

鄭君先輩知其後敏篤學向觀所為詩文非止
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
李公弼亦再三傳語蒙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
窮独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
與之到日使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措大喫飯

有八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吃飽飯了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辨真玉

今世真玉至少雖金鋼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論常德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當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爲元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論天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雖不然猶知強之於外此所以為天性也

鳳咮研與王十六

十六及第當以鳳咮風字大研與之請文甫收此為據十六及第却當以石碌天硯為償作利

布頭牋

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尔

北歸喜事

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也

故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嘗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嘗喜人未嘗見其慍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不能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寺後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

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茘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共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羅浮題名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東坡居士延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䢖二十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礼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葛稚川丹竈次之諸仙考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想進士許毅来莊呼與飲既醉还宿宝積中閣夜大風燒松甚有声晨粥已还舟想花九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宝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人陳熙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来

栖禪題名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雨風且視東西有豆人迹五足月無日眉山蘇某與男過來觀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万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萃不足惜觀其容皃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論用樂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宮惟擊七鐘其五鐘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和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其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之云大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製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　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周律考之黃鍾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是唐自肅宗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

亡以理推之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數隨止觀還定

此道以老晡佛語蕪惰之常自念此身猶如橋水堅一作竪老定不動若復動搖一毫髮許即墮大地獄如孫武令商君法有死無犯鄭大王所得輙命老夫不謀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

妙總師參寥子予交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独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独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又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又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无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又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硏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又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予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又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又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又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又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愛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

又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闍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又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尔不復出嬉遊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又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有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門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為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名何答之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循子為童子狀兒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示參寥桃符艾人事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代茶飲子詩

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膈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

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麄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煑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陸道士能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蜀山人好丹藥道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章虛者父母使守　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病痺十餘年虛療之去頃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持而立少頃去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書示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古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為善也臨別以是告汝四月十五日

天台玉版

李獻之遺予天台玉版紙殆過澄心堂須所未見

月石屏

月石屏揃之月微凸乃偽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

樂天燒丹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文甫好古物

文甫好典買古書奇物今日自言已典兩端研及陳歸聖篆字用錢五千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幸川僧悟渚在傍知狀

王秀才好收東坡書

王十六秀才好蓄子書相從三十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分遺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八陣圖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亭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王濟王愷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逸人遊浙東

到杭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唐張鎬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

舟中獨飲

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鎚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

恠石古木與金買處士

金買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輙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可也

蔡公家賜紙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得之於公之子穀以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為作此数

得之奇男子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能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麥熟禽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語也

東坡作陂

雪戍老來雪堂百日晝寢會東坡作陂喧喧不復成寐吾能於桔槔之上聽打百面腰鼓一畔齁鮯且吃茶罷當傳此法也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予出入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論作字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録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録之

讀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所殺程昱郭嘉之

流固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建輙中操病況旹為用乎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旣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紹聖二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函仆案上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書視之則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十二終

此石川先生所藏書也題籤猶其手筆偶從肆中得之書以識歲月

丙辰冬日蓁竹堂

昔人讀書有探得者必乙之陸魯望云得一書詳熟能復寫於方冊值本可錢亦以再三為記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予以窮蒸之以嬾多廢業志林二冊為石川先生舊藏證誤不少再三錢定坊復之